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捌輯・拾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捌輯・拾伍册目録

潛書一卷 〔清〕金蓉鏡撰 一

我儂纂削七卷附古謡諺讖語歌誦五卷 〔明〕不著輯者 二九

中道全書六十二卷 〔清〕謝維嶽輯 一五九

潛書一卷

〔清〕金蓉鏡撰

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潛書

光緒三十四年
戊申季秋開雕

潛書目錄

原道
釋性
辨命
形名
演孔
評老
說佛上
說佛中
說佛下
原君

封建
原才
程功
非兵
馭夷
文心
述言

潛書

秀水金蓉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原道

內經曰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人兼神智而爲言則道通天人之際矣道無大小散於萬物與之彌綸道無始終立於宇宙與爲橐籥老子言有物先天地生言道之始中庸言率性之謂道道不可離言道之終子華子言混淪空洞言道之大莊子言道在稊稗瓦甓言道之小無非道也其寄於天曰玄同曰元一曰太一曰寥天一曰陰陽曰恍惚希微曰六極五常曰溟涬曰窈冥之門其寄於人曰六德曰四端曰良知曰受中允君子曰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用理者

道之綱識者道之目莊子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賈誼言道節凡五十六備其寄於物曰短長大小厚薄好醜方圓黑白無不周也帝道法天本人無爲而及物聖道盡人合天而不撓於物其心如鏡其行如砥其志如神此之謂執道之樞故蹔萬物而不爲戾澤萬世而不爲仁辨彫衆形而不爲功以人合天道之至也黃帝得之以襲氣母堯舜得之以親民心孔子得之以及物諸子得之以守已釋迦得之以利益羣生若夫得之則無得也得於無得是謂真得真得之人不天天不人人不物物而後日月有明人官有序物曲有宜不内惱于心不外揣於名智循於物而不自爲物此可以用天下老子言

道常無名道也關尹曰道不可執道也冒黎言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亦道也莊子曰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然則形名賞罰者自道觀之則其泰山之培塿渤澥之牛跡也俯掇之由包之而已何爲其役役勞措紳之論列邪吾觀赤子三月孩昀八月生齒期而生髖三年瞎合十六情通壯謀妻子長營仕宦老至務得骨骼有強弱而靈神不爲之伸舒知識有明暗而虛靜不爲之成虧故曰道無爲而無不爲吾觀里社之巫禖犾旅祝十言質色暗然以安柔色欲然以入用志不紛精意乃凝諸絕簡決腹之徒扶輿而來祝由之而其疾若移故曰愚故道譬諸飲食稻粱黍稷皆可以佐飽柤梨橘柚皆可以佐味族庖擇物良庖不遺物故曰大道多容臥雎雎

視盱盱毛四蹏羽兩足傳獸兩翼加禽四蹏變而不常帝江韓流飲氣之民食鐵之獸變亦其常故曰大道多爽道者接物之名心之精微也參天兩地而倚數與玄同體與化齊流精貫無垠羅絡萬有故不爲不容不夷不墨不足以爲道人人在道中法法由道出形無形味無味名無名在易謂之大始在老謂之元牝在佛謂之般若在西人謂之阿屯胥是物也冒黎原道專闢二氏予之言道兼包百家形名各異實理則同故不以門戶限之初哉首基十有餘名而同爲一大百家騰躍不出環中故備論之人攫於物則道喪而自同於物天地可以芻狗其形帝王可以鞭笞其身金玉可以谿壑其欲死生可以禍福其心而人於是乎不靈古諺曰不斑白語道失吾年斑白可以語道矣

釋性

言性之書始於湯誥之降衷恆性易之各保性命孔子以性相近習相遠釋之繫辭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爲道之繼善之府也則知習爲欲之纖惡之原矣性者雜於質而未離於道之名釋迦言法性言性空般若部專明此理孟子言性善皆性之根道者也言復性者復以此也告子言生之謂性仲舒言性如禾揚子言善惡混荀子言性惡賈誼言性膠而厚昌黎言三品性之雜氣質者也喻性以水火喻以此也性倚於質萬品千歧諸家各據一端不可以立宗惟孔子本道以爲宗而言其全夫性者道之妙用君形者也天人之關鍵生理之斗極靈明畢具不可以形名舉天元紀大論云在天爲玄在人爲道道生智玄生神性乃神智之事五常政大論云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性乃神機之事佛說神不滅般若無知與靈魂相應意人猶衍於印度高原故學術亦相通西洋格致家闡明表微窮於質點以上事無數可分無氣可化名曰伊特是性道爲伊特中事惟佛之神悟能測之曰四神足曰八解脫曰般若曰摩訶衍曰泥洹曰涅槃攷之最詳由神智而生知識由神機而辨經權知識既開經權乃立故窮神智則天命可知窮神機則變化可測其見於降衷者有物有則見於行習者孝弟忠信其分寓於五臟者肝仁心禮脾信肺義腎智五德有所宜其枝衍於六情者喜怒愛惡欲懼六欲有所坩夫言性必言情者情爲性之舍習情以繇性喜者性之仁怒者性之義哀者性之禮樂者性之智愛者性之不忍惡者性之潔清執形色以名其變化立耳目以鏡其虛靜若天地之槖籥而萬物爲之苴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謂善矣言性又必諸以習者水地之凝蹇而爲人發九竅出五慮察於荒芯而觀於要眇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東辟之民精以僥南辟之民朴以信西辟之民勁以剛北辟之民肥以戾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水道躁則貪麤重濁則暴疾聖人之易俗其樞在水地此性之域於地也形氣之章灼其心行也若鼓之有桴聲響應之若百官之各司其職而以事應也氣清以慧氣濁以愚詭詐者心習覺者傲心高則滿於氣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則螫有蹶則跌冠鳥多勇帶鳥多仁氣化聯禪而物爲之移此性之域以形也積古今不殊渾夷夏若一或囿於地或囿於形習因之而移情也習也皆足滅性皆足見性性與習會而識生情與習遷而意生可以辨章萬物可以顛倒萬物識既情之先導意又性之末流蕩而失所則經權流爲譎詐神智發爲伎巧濟其性而爲物則爭爭而不已則亂故孔子言誠意佛戒意業管子言意行誠絕其流也夫生事愈微則性靈愈佚周之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其僕昔昔夢爲國君皆逸之復數若循環抱朴以富貴爲不幸開科大化總歸以人世福澤祿足贏人德性是矣故儒家言廉道家言儉佛家言知足少欲絕其累之原祿其真之府累生之物少則存性之專多性勝習可以驂鸞太虛把握陰陽習勝性則滯爲形質隨其所近而賦之關尹子云以仁升者爲

木星佐以義升者爲金星佐以禮升者爲火星佐以智升者爲水星佐以信升者爲土星佐不仁沈者木賊之不義沈者金賊之不禮沈者火賊之不智沈者水賊之不信沈者土賊之魂魄半在人間此其義也大化總錄云堅定性生發性活性氣性此後天之品本性繼性先天之品四性人與物同氣性人與物異氣性承本性以爲用本性所有之知能發現盡何之氣性但氣性分別者情形本性分別者義理本性各具之性寔公共之大命故曰人性曰德性此非獨人與物分即人與人亦分又云性猶穀果也死者穀果成熟之時而葉黃落耳又云性明身暗性勝者善身勝者惡善之極爲天堂惡之極爲地獄又云天堂有八品阿爾寔爲至聖性所藏寓庫爾西爲大聖性所藏寓土天爲欽聖性所寓木天火天日天爲列聖性大賢性智者性所寓金天水天月天爲介廉性善人性庸常性所寓下品天堂著乎形迹善人所躋中品天堂泯乎形迹賢人所處上品天堂玄妙各具之聖人至焉西岸人爲性靈之學者分五才皆以識知爲用爲心理學者以情感爲晴夜見星以性理爲定方位婆羅門書分性靈魂靈爲二品各教皆言性是人類之大原知見之妙用悉具於此故詳載之性爲形君意爲其僕情動之書感之可以爲惡破滅羣類可以爲善躋於天堂天堂何物也太空裹廓中一物也可以意構可以性通可爲珠宮玉女讖氏言塵世爲天國之影或言三十三或言八十一或言八品亦猶地球之住天空歷家測天空爲三百六十度以我之識命之爲世之大準知塵世以識名即知天堂亦可以識命知三界以心住即可知空界以性住矣此中國聖人所以言盡性西方聖人所以言見性無二理也衰世湊學雕琢其性不知性命之可樂矯拂以束其形骸鉗釱以役其智慮終身爲悲人善養性者外遺萬物若塵埃內遣情欲若拳梏眞死生爲一條合得失爲一化獨游於昭曠之臺而契於湛明之府故獨出獨入而世不能遏其生

辨命

形制於命命制於數數制於道然則命者道之文章分形布寫者也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其道生者其數知道則無命知數則有命佛言因緣不言命周書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古之善言命者不越茲二端楊朱之力命形名相域生死有限堯桀不能以自逃是謂有常墨翟言非命貧富自時賢愚自學孔跖皆所以自定是謂日成白虎通言壽命遭命隨命子華子言全生虧生迫生語其不齊可別三科要其大歸厥有二品數以祛固惑道以策進修有形皆制於數數有定形有數皆制於道道無定形有定形故蟬不知雪蟪蛄不知春秋龜鹿千齡鯤鵬萬里非有巧拙數限之也無定形故溫谷有湯泉蕭邱有寒焰南海有浮石牂牁有沈羽入竹爲青寧腐草爲飛螢牛哀可爲虎楚姬可爲黿枝離可爲柳秦女可爲石書佐爲蛇鈴下爲烏非有造作道別之也試博證之以星氣言命禮疏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務宋衷注云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鄭注中候勅省圖云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黃帝金天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禮大傳鄭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世謂之感生帝佛亦言天帝人王其說不殊抱朴子云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

也命屬我是則其人亦不信仙道則亦不自脩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習是也以太素脈候言命和緩爲富貴敦厚爲福祿浮淺急疾爲夭折沈靜幽深爲期頤人生二十七脈與造化相應與人事相參故一折肱而可知其微以陰陽五行言命有刑德有建除有飛伏有孤虛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術拘泥使人禁忌而少信有制用以測盛衰有格局以定貴賤猶律有長短各徵其聲不可紬伸其言迫促使人意而失其所守然精微之故與理相會雖辨者不能屑也以水土宮宅言命淮南云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平土人慧以至青烏撼龍紛紛辨水口尋山脈以決人衰旺皆得命之一證以氣色言命始於文王官人演於姑布唐舉繁於栁莊麻衣

以聲色骨骼占其一善以四時八節驗其一候於是有流年有大限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凡氣至形聚與人相接必有其精意游氣與爲磅礴故占夢相笏相印骨卜龜革無不可以驗休咎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吾故謂有形皆制於數也惟聖人不受命而自有其命蓋受形之始起於意根（禪秘經天演論皆言人類始於意根已成地球公理六經雖不言可以誠意推知蘊罕墨得福都耳經云善惡之機早具於靈性氣性之中理亦相通）踐形之終合於性空意有善惡故形有好醜壽有短長命有厚薄（堯舜之子不肖顏夭跖壽當別以因緣論）之意之所發司於妙道成於習染賢者去習存道可以回已定之命制未來之命制於道則神而慧制於習則愚而劣故計倪言慧種生聖癡種生狂也鄭巫之相壺邱示以地文示以天壤示以太沖無㴱示以未始出吾宗而名實不入季咸自失而走數可以御有形不可以御無形聖人無死地至人之息以踵真人若未有形此自制其命吾故謂有數皆制於道也就其變者言歷陽之郡一夕成湖長平之卒同日而坑賦形不同而遭命同佛言世界未劫地火洞燒人物皆盡而生理不滅（譚氏亦言萬物皆朽其相不朽其理天地如何朽世盡之期即朽之徵）就其不變者言君子知命利害猝投而不惑夭壽當之而不貳顏子四八而夭不害爲庶幾子路結纓而死不失爲逌儒聖人能造命（此理當證之三世參之輪迴而益信）其生也與天地同行其死也纍纍去之故可自制死生孔子之頻月再食邱首河目道鍾素王釋迦之星沸夜明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應世爲轉輪聖王出世爲無著等正覺天人之師天子以瑞人碁

之祥若形爲命舍數爲形根道爲數主主弱則形勝主强則形從勝則物概之從則天與之至人提挈陰陽呼吸元氣塞物之兌而物不能怍其生若未嘗生其死若未嘗死（王弼云形者物之累也淮南云若未有形者真人不爲形累故可以灰死生）是以孔子罕言命佛不言卜問吉凶此道得也嗚呼人當爭不朽之道毋爭必朽之形則命自我操而數不能持權古之命世大賢無不由之班彪論王命理正而詞精陸機論辨命趣昭而事覈亦儒者事也五德終始讖緯與亡其決於道乎

形名

大道無形大德無名道不足治以德德不足治以仁義仁義不足治以形名至形名爲治則繁章采侈聲色鉤𨥁條貫繳繞是非天下枵然皆喪其寶於是儒墨名法縱橫陰陽隨時爲帝各救一時之急而不能相通太史公所以論六家之指而獨折衷道歟形名何從生乎生於萬物物生於度數數有繁簡多數生於少數數生於一一生於道由道四累而至形名固爲道之末迹也道不可見以形名別之則名乃實之姓字形乃無形之圖像執姓字以爲真實懸圖像以爲真形五尺童子非笑之爾世且以爲治而孟荀墨翟鬼谷尹文鄒衍鄧析田駢慎到公孫龍且各以名其家莊生言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痛其離道禍不旋踵也世之治其流別繁其枝條其數將旁出而不已其敝將一潰而難收秦漢以來其道日散歧中有歧其勢至不可立家其治亦不復以形名相檢散經籍爲章程析典誥爲條例變貢賦爲推酤破禮樂爲桎梏以法術爲治以權詐爲治以勢力爲治上下偷爲一切苟以自娛樂不復知有道術有因名以失實者宣王射不過三石終身自以爲九石是也有因名以喪名者周人之鼠璞是也有名實互舛者楚人擔山雞以爲真鳳凰是也有實違其名者和璞再刖是也是非紛如糾纏眞僞出於喜怒物無定形形無定名處名位則雖愚物不疏已僕之門且仁義存於是道黜而命伸理黜而力伸其禍實鍾於衰周賢人君子思撥亂而無由乃寄其思於皇古俗奢而理之以儉治繁而正之以要所以有挾混沌氏之術神農氏之術黃帝之術大禹之術以游一世不得已也班固藝文敘錄九家以爲皆出王官之一守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略殷其懷于道而惜其遇矣及規其各引一端取合諸侯則愚蔽者之過非九家之罪然則形名不可用乎孔子云必也正名固貴以道正之形有小大名有美惡賢愚醜好物之內質冠裳斧鉞物之外文以外文飾內質君臣父子物之天質忠孝慈惠物之情文以情文飾天質當其位則治不當則亂堯舜大禹當其實美名生桀紂幽厲不當其實惡名生辨當與不當非形名所瞭有君形名者故形名不離道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娠官婢女厮亦謂之娠樂器爲笙宋魏之間謂簧爲笙同名異實匈奴呼天曰撐犂苗人呼曰孟尚人呼爲瓦法人呼爲西言勒異名同實定以形而方俗不能眩九譯可以通是形爲名君禹桀同名一帝湯紂同名一王春秋褒誅異辭詩書美刺異文是名又爲形君形名之實孰究之哉道究之而已形名固不足爲治周之諸子且有以詩書禮樂爲繁者後世又離其枝條別施花蕚其紊於形名亦甚矣九家之失當以道正之後世之失當以九家正之九家離道而不遠復者也

九家言形名佛家言名相九家滯於形名所以離道佛不滯名相所以入道道與世俗同一名相滯與不滯是謂道與世俗之辨放光般若超越法相品云凡愚以二相著一形相一無形相諸有好形惡形微形於是消耗之法中有所起相是

名爲形相諸無形之法於中起相生垢是名爲無形之相菩薩學般若於相中出諸眾生建立於無相以善法具足建立眾生於三乘又云諸法則是法性無名之法以名教授從五陰至道皆以名號法數字說之譬如幻師以無端緒之法樂眾人令使有端緒無形相與作形相是則超越法相九家不能所以滯形名況不及九家者耶備記之以質辨學術治術者

演孔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道備六經心周歷聘孟子以爲集大成史遷以爲至聖戰代以來評泊之論玆焉是定悉雖之主不敢非聖愚賤之夫可以與知孔子之道歷二千載而不渝可不謂大昌乎然劉歆言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何歟孔子教世以心立心惟道心在汎愛道在樂天轍環周而不倦汎愛故也負杖歌而不憂樂天故也惟汎愛故大惟樂天故微心不可見道不可知故人日誦其言得其名字而已名字非所以爲言日由其義循其禮數而已禮數非所以爲義六經俱在其言可見而所以爲言者難見也其義可知而所以爲義者難知也故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一以奉人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則刪定之功栖皇之迹非孔子絕詣矣孔子嘗言禮樂詩書無救於治亂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illegible]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兼之有革之何爲然後知孔子以此寄其心焉耳知其所寄則禮樂所從生詩書所由出必有其大者微者存乎其中惟自知其心者能知孔子之心惟自見其道者能見孔子之道請以樂喻六經猶曲譜有一定之管色而雅俗不存焉夔曠撫之而雅鄭衛演之而俗孔門之學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有大儒有小儒有俗儒有雅儒有賤儒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漆雕氏之

儒仲艮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儒名同而實異微言大義惟大儒能得之得一端而多運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天下盡矣故兩漢經師之箋訓不如周秦諸子之詆譏後世學校之祟祀不如當時沮溺荷蕢之規諷一則見道一則知心一則求工於攷訂之末一則尸祝乎俎豆之間其淺深固不相及矣晏子曰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補民又曰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墨子曰魯君弱主孔子聖相列子曰欲辨覺夢惟黃帝孔子辨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

之名莊子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以是爲己桎梏耶迷陽彼婦之歌擊磬植杖之詞究其遠理遺其近數皆足發明救世深心力杜後世八儒之敝語不相知而道足相成易分費孟尚書分古今詩有三家春秋有三傳箋注紛紜見道日淺衰飾日隆知言彌少陸九淵有言六經皆我注脚我謂六經不足以注孔又況後之注六經者益六經孔子之下學爲世設不爲己設必從心不踰矩斯爲上達斯爲己事故諸子識其繁孔子亦思格其方禮言離經辨志學必離經而後能合經道先天地心通古今未有文字已有聖人既有聖人乃立文字六經者傳理之筌蹏圖音之器數固不足以盡聖故姬公思兼三王必寄懷於待旦

孔子盛年志學必通感於琴夢由是而言詁訓何得其理可知孔子之心反本修邇功在克己惟顏子然後知高堅孔子之道窮理盡性事在下學惟子貢然後知美富惟聖知聖惟賢希聖賢聖既遠所以難知譬如天焉窮化育而不與極參贊而無名萬物各得其所生而不知天之功百家各持其一義亦安能知聖之大至如端門血爲漢制作空桑感夢緯商周而素王辨羵羊萍實防風骨肅慎矢皆小數之前知所謂成人之行建乎性情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曉遊气之源豈足以神孔子近有持口義以濟私說覜聖經如射覆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擬經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不已進而改制以爲微言大義所在潛於形迹而僻者也是之謂妄人

戊申秋課士發孔門微言大義解一題試卷精言極罕因作演孔一篇以粗究其理趣千聖一心唐虞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十六字便難得解人必身入其中心入其中故周公待旦孔子發夢豈文字所能說此種深義必參觀大乘般若部始見涯略佛言依義莫依句知此可與論微言大義

評老

談治道莫精於老子身爲聖師其言內景而不餘其光外燦而不雜涵六經之華而嚌其眞包羣物之賾而司其契其脩軒轅氏之說乎黃帝聞道廣成求治天下之術廣成進以治身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歸而三月治其國如華胥其術一與本經相契故云脩軒轅之術衰周諸子無不師黃老言道術當時學問大源皆出於此卽孔子從周文勝之制亦以居敬行簡爲南面之術未嘗相非至秦漢之際呂覽淮南賈誼韓嬰申公司馬談猶傳習其說漢文卒用黃老以休息天下之民至家給人足比於刑措豈非已驗之明效歟彼尸佼著書爲商君師韓非襲道德餘論以飾其刻覈之術晉人復以放曠樂其玄言商韓自以法術禍秦江左自以淸談禍晉其心術非也後世詐僞日滋何事不可託抱朴子云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纂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漢魏以後多高儒效而昧道術史公生當天漢崇儒之代見法術之士樂引道德遂與申韓同傳劉向班固見山林養性之士得道之一隅敘錄羣書別爲道家遂爲後世黃冠所專歷隋唐以來未之有改豈老所及料哉刑名之學多出於禮蓋禮法同源禮立法生有馴致之秩序卽今人考求印度馬劄法典者亦謂出於喀爾拍拉禮典也老之言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史公不咎禮而咎道何其傎歟夫道若大圜立於一而形

於萬非特一儀所受範亦恆星所經緯執刑名以咎道則形有妍媸名有是非道將不勝咎吾決其說之不然尹文子言以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知言哉蓋黃老執其本而名法儒墨治其末譬如張網必握其綱則萬目咸理執一目以求魚必不得魚今道裂爲一家祇爲刑法所始猶執一目之網欲以得魚而棄其綱宜後世繁法而愈不治也甚矣道之難明非一世也豈老之不幸實生民之不幸耳今西洋之治其國不知中土名法儒墨一以易簡行之其上玄默其下樂業非其政悶悶其民湻湻乎知道之無不貫又何疑於老子

論佛上

佛者印度之聖名修道之極軌不可以一人名一隅限釋迦以
前已有六佛大千世界各有一佛不拘何世何教皆有此盡精
微極高明之一境中庸言純亦不已至誠前知道德經言其精
甚眞其中有信皆佛之實際也佛於器世界言不二法門不退
轉地於有情界言心住一處安住不動信中得諸根方便亦得
名人根（見持世經）於自性言得無生法忍究竟涅槃言其教則法法
不同言其理則萬法無異佛以無色界色界欲界三界詮性空
而見佛性即我所謂道也以根塵識三界詮意識緣即我之誠
意也以過去未來現在三際說因果即詩之無德不報也以十
八性十二因緣壞衆生依止壞受想行識壞和合一相（持世經）即

我之盡性至命也其微旨殆過之其名相餘義足包堅白異同
之學其門庭設施足攝世間淨法諸儒未盡之蘊諸子未決之
疑觀於佛經而六通四關誠西方博大眞人哉佛住世間無世
間想出世間無出世間見住常寂光中而得方便設施故其應
帝王也說王功德十種王方便五種其立教也說五種法難得
說二淨法能護世（二淨法謂慚愧也）其言神通也說大千世界可置一
毛端其言微密也說正見圓覺其明鬼神也說六道各有相及
中陰相天龍八部種種相凡以明道也或執神通輪迴不娶戒
殺議佛不通於物者也物皆有形物各有道握其道源持而措
之耳易之精義入神關尹子言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
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

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陰符經言宇宙在乎手萬化生
於身神道之謂也列子言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賈誼言忽然
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亦何足患輪迴之說也惟不娶
不殺爲世法所難佛有入世之智而不累於物有出世之神而
不離於法其剃度也忘嗣續之俗諦而有孝敬之大德其茹素
也無滑和之碎智而有博愛之廣心安得援以世法議之佛之
盡性既合於古佛之格物且合於今其言天眼也能辨水中微
生物即今之顯微鏡佛以尊精鍊目西人以尊精鍊鏡其理一
也其言處胎也窮盡一千九節八萬戶蟲今之圖生殖器合信
氏以剖解得之佛以鍊性明之其言四天下即今之五大洲詳
於鄒衍之談其言百億世界即今之言行星天恆星天工於璇

機之察懸斷於千載之上而千載下應之非聖能之乎佛道大
冒其在格致大通之代乎儒家之學譬如力田逢年釋氏之學
譬如攻地質辨肥料及徵其得同歸一飽然不可謂格致之無
補於農術也儒佛之比亦若是而已且釋迦以王子脫屣榮爵
辨波羅門之違失獨立宗乘衍其傳於震旦東南洋西藏蒙古
無不至心禮向不假勢位而尊不恃利誘而久非夫至德大慧
深合人天何以至此彼九十六道互用譏議方俗不同儀軌各
異其徒傳習又囿見聞所以多譁也亦猶儒墨刑名分家角勝
不足以病道豈足以病佛粵人楊榮鋕撰釋迦牟尼攷親見大
小乘巴里文山西止文剖斷四韋陀釋迦兩宗謂佛絕世高人
不傳文字不立像設其徒依託而譌竄能洞其根源賢於牟子

理感劉謐平心論矣然則謝敷侯白王琰廣徵異瑞妄陳象法唐僧道宣感通記縷羅古事至於夏桀益滋其誕俞理初辨之當矣佛無人倫絲髮之過自爲天人師非羣謗所能損亦非畜佞所能加智度論云衆生千百劫罵詈不生瞋心若百千劫稱讚亦不歡喜涅槃經云若爲利養王欲名聞而說經者事同貿易速滅正法佛自言之矣又何以加茲然帝王之趑趄郝般若之眞詮窮妙道之道辨性始之性是謂玄覽絕於辨囿

說佛中

世言佛學空吾謂佛學眞實佛從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六識剖判而入意爲生滅萬物根識爲分別萬物根俱此二根而後有天地萬物(長阿含經地水風火何由永滅佛言識滅餘亦滅)於是說五盛陰六入十二因緣十八界內外空此言萬法惟識之事於是言四大無我八萬戶蟲可以滅盡三十三天可以隨心住佛言經典依人住人依稻麥住稻麥依地住地依水住水依風住風依空住空無所依但因日月故有空虛日月依四王天住四王天依三十三天住三十三天依燄摩天住燄摩天依兜瑟哆天住兜瑟哆天依化樂天住化樂天依他化樂天住他化樂天依梵世住梵世依大梵天住大梵天依忍辱溫良住忍辱溫良依涅槃住汝今從我受問無邊涅槃者無所依住涅槃滅說涅槃爲最(中阿含經)此言三界惟心之事於是言四禪四諦四念處八支聖道四果(僞言登遐須言羽化佛譬之卵出殼)言四辯才四無畏六神通四神足十地三十七品十八法性等正覺至般若而極(義均見四含佛言般若是好心中心眞涅槃心)此去雜心而得靈明妙心譬如歷家正璣衡而得渾蓋眞器以八綫高弧測黃赤交而得天地寒暑三百六十度眞形佛以解脫慧而得靈明妙心以靈明妙心而得天地鬼神之眞情故渾蓋立而天地莫能遁其形般若生而天地鬼神莫能遁其情此之謂佛學眞實歷家言十二重天以九重人算佛言三十三天又言無央數天即恆星天矣歷家言靜天測量靜天之根即寄於地又云土星以內其動漸殺以及於地球是謂不動之

處佛言大梵天依於忍辱溫良住長阿含經大梵天造作萬物眾生父母無不知見即西洋之造物主儒家之上帝佛言於無所有而不動即靜天之情寄於人心人心之精微名曰般若即不動地矣歷家言細測火星能割入日天金水二星又時在日上時在日下使本天皆寔體焉能出入無礙以重數解之不如以諸圜解之爲得佛言內外及有無空即無寔體之謂也天且無寔體故菩薩行空歷家又言欲明諸圜之理必詳諸圜之動必以至靜不動者準之然後得其盈縮佛言慈心徧滿一方餘方亦廣布無際無二無限無礙遊戲此心而自娛樂與梵天比邱俱共同也即至靜不動之準也歷家求難見之形寄之於靜天故不可欺以形佛家求難知之情類之以己情故不可欺以情地心與諸圜之心不同故生盈縮佛心

與十方心初無有二故不增減知一心而十方心無不可知治一心而十方心無不可治故廣說三界六道也歷算借根於靜天佛學求根於方寸不動地也知歷算之可憑即可知佛學之真實天難知也測以寸管而可知佛亦難知也測以寸心而可知今人不寔驗則不信吾故以實驗言佛西人奈端發明地心吸力格里遼發明全力常住質力二物常住常住故不生滅佛言涅槃常住與阿僧祇眾生等無生滅亦其理也儒家言廉道家言儉佛遊行世間少欲知足乞食一中衲衣壞色瓶鉢自隨如飛鳥之過太空居廉儉之極於物少取所以絕物累惜物力儒言天性佛言法性言天可盡言法無盡洪範說貌言視聽思心論語說視聽言動佛說眼耳鼻舌身意其學皆近取諸身其功皆推極於天是善言性道者莫

如佛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今人不知生故不知死列子言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董子言天地之間若虛而寔人常漸是淡淡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流通相殽饌也晏子亦言曉遊乞之源夫天地初闢空洞無物積習所生遂成萬有既知世之萬物可以幻有則知天堂地獄不虛既知誠於中者必形外則知輪迴有報身既知吾身有夢寐則知幽冥有鬼神佛言罪莫重於意業眾生依業住又言心持世間去心拘引世間其心爲一法能制御世間是善言生死者莫如佛佛之爲佛窮儒墨之精微盡歷算格致之廣大又豈一方所得私洵九十六道佛道最尊是以其教名爲如中教也吾讀佞佛之書不知所以佞讀謗佛之書不知所以謗釋提桓因持天名香天幡蓋八萬天妓樂不足以供養佛魔波旬五欲結使幻化蠱惑不足以壞佛況塵土語言能謗佞佛耶然則吾之讚佛非筆所宜心筆爲之也假於魔力以讚佛耳阿毘曇八犍度論如來語言亦結使所纏假佛威神以讚佛耳然佛非文字語言所能讚寄於一聲一光而已聲光幻事不能讚佛心讚而已

說佛下

佛言照澈也非有非無卽色卽空體全杳冥用澈神機也亦猶吾儒言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儒者謂佛學空儒者自不解空六經不言空而得空性佛言空而得實法六經曰性曰道曰德曰仁義禮智信曰忠信篤敬曰危微精一皆無形可見空性也佛說六根四大三界衆生皆有形可見實法也六經大義在愛人佛大事在普度衆生儒言下學上達佛言小乘大乘皆可與言天人之際儒言實踐菩薩言行空惟實踐故陳禮法惟行空故設戒律然禮法非聖戒律非佛聖則自成道範不藉禮法而聖佛亦自趨正覺不藉戒律而神特寄言數以導俗假設施而濟物未有天地此理不無復歸渾淪此理常存故孔言存性存

佛言般若不壞等無差別但地分東西故應世之迹有異耳明儒竊佛之似詆佛之迹囿於方閫不可與語大方形名紛糅古今殊致中無眞聖亦無眞佛執皇古以擬今日隨化遷貿迷其所自況欲執震旦以擬身毒耶莊生所謂往而不返必不合者此也然宗教大通皆出一性見執各異不外一中知其源則言鬼神可不言鬼神亦可被逢掖可被緇素亦可是丹非素知非眞知矣然天地各教皆依一天言上帝言造物主言主宰不出依賴性惟佛獨立三界一無所依獨依自性爲天人師爲天中天教曰圓宗氏曰大雄此其所以爲圓歟爲雄歟今之言平權者欲與帝王平勢必有人禍佛之言平等則與天比德天且勿違固與世諦殊也或以佛爲出世法非也小乘善出大乘善入小乘破碎諸有獨趨斷滅四果羅漢辟支優爲之亦如巢許沮溺獨善其身大乘一相無相與物有情普度衆生惟佛功德能之亦如堯舜獨傳心法兼濟天下所以小乘一切皆捨大乘一切不捨小乘言果報大乘不言果報也或以佛爲空無事實非也大地何物非空惟空能包至實使天地不空無以合羣生帝王不空無以參位育無始以來金玉瓦礫人禽草木水火兵革不空無以銷融亦不能彌綸天自運也地自載也物自生死也宮室衣服器械自造作也振而不盈雜而不穢其精明者孰消息之其成敗者孰推排之惟大空能之是謂眞空是謂不空是謂佛之空佛之照澈經言性空法空佛乘衆生亦空空之義大矣哉論者說方法譬如算術列平方冪積也或說圓法譬如八綫割圓求微積也以戒殺絕欲爲佛教佛立三乘求人乘者與之言五戒求天乘者與之言十善求菩薩乘者與之言二百五十戒根器不同化導亦殊隨機施教不局一方其道最宏恆星行星環布天空求佛乘者可以神游亦何憂託足大千種類息絕哉古之帝王皆傳心法爲治世之公器至孔孟而明諸子始言道術猶心法也至秦漢迷於形名而亡我佛西來復言心法至講師分宗淪於頑空而亦亡古人何以著書爲救世也我佛何以說法亦爲救世也千聖所傳燈燈相續其道不亡不救世而強爲著書所騖者聲名利祿其道始亡地球大通意謂宗教亦將大通彌施訶光大而厲謨罕墨㚖詬而忍五種民族優劣不同日聚鬭諍非無上妙法不足以統之舍佛奚歸論語有教無類佛法平等不姓國土一法種族一姓西人分種物競之說殺人以自存非仁術也若天演競於道德無所謂天擇亦自度而已

原君

君者羣也所以羣萬民而和調之者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經與大論不可易也（近人以為偽古文何可偽義不可偽）賈誼大政篇曰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民必勝之后王所以稱孤寡也黃棃洲言為天下大害者君為暴君言之也後世亂日多故責君之辭亦多吾獨謂當并責之民何則君者其始亦民中之一人舉天下無道德之民亦安所得道德之君譬如今之士民無不疾視其官及身為之而為人所不快猶夫前日之官況君為大物顯庸創制并無鈐束之人亦安得不自恣雖然以必勝之民與孤寡之君爭勢亦安能久自恣耶吾觀於古宿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堯舜禹益皆視民去就為進退堯舉舜於畎畝之中舜舉禹於石夷之鄉時又有洗耳之許由耕野之伯成子高師友之務成子尹壽西王國潛德勿曜偏於岩穴道義之士積於斯會所以能成禪代之美非特其君聖亦其民賢也及夏德衰而湯代之殷政失而武代之一則讓於三千有慚德之言一則血流漂杵有蹈厲之色且桀奔亭山民皆去之紂焚玉門民蹴踏之非特君有升降亦民分仁暴矣故道德不足降而仁義仁義不足降而霸功降而詐力夫至積於詐力而人將相食矣吾決知詐力之君不能治霸者之民三代之君不能治五帝之民民德愈高不可以卑者治之有斷然者秦漢以後詐力相尚亦互分升降封建之治壞以郡縣中夏之俗壞以五胡由是而治之以盜賊治之以夷狄降而不已恐將以犬馬治之雖由君德之衰亦民德之薄也此其故有二近事在好爭遠理在緣感何謂好爭一家之事不能自平於是有恃力者平之而為之長則情理破而力伸矣力伸不已則盜賊之行夷狄之俗皆可以為我長蓋禮讓者中國聖賢之所尚力爭者盜賊夷狄之所長今自棄禮讓而尚力爭宜其聖賢不興而盜賊夷狄如秦漢金元之所以迭主中夏也何謂緣感人心日詐強凌弱眾暴寡家屬相詐而鬭訟繁諸侯相詐而并吞起天子相詐而征誅成唐虞萬國至殷而存者三千至周而存者千八百為春秋為戰國至孤秦而極始於詐偽必終於胥食人積道德安得不堯舜人積詐偽安得無桀紂人以犬馬自居且安得不以犬馬治之感應有自然天心雖仁不能為惰農生穀聖亦安能為詐民求治此三代之後所以無賢君也馬來之種亞非利加之黑人徧於南洋各島以盜竊為生不聞有治國米利堅之民主英吉利之君民共主百餘年來不聞有暴君得失皆其自取君之賢否視民心之誠偽此其彰明較著者也世皆知責難於君而不知自責試思極治之代非一人所能成寄之者有腹心佐之者有股肱敗亡之世亦非一夫所獨擅必有貢諛之臣朘刻之夫相與仇民覆國而不疚宋之季世黨禍交爭而祚移於元明之季世亦黨禍交爭而祚移於清非不幸也宜也吾故原天下之治亂而獨責之民人心之去留為國運之隆替為君者其義孤寡慎毋與必勝之民爭是非也天下庶幾小安

吾讀棃洲原君惜其徒責孤君無補民生人人自責無諸臣

斯無暴君矣吾故責民而不責君右手據圖左手揕其胸愚人不爲生有玉帛之樂子孫有無窮之禍庸人爭爲之以悉雖在目前而遺殃在身後也惟佛家因緣果報之說足以破之世之願爲君者以產業耳爲言人生不過百年所需不過衣食稱身而衣量腹而食何貴帝王爲暴君歟則傾宮璇室酣歌恆舞酖毒之府也爲賢君歟則堯腊舜墨禹跳湯扁變患之大也如是而許由巢父將接迹矣始可與論君貪者恐怖兩念去而尊德樂道救世之真君出

放光般若經夢中行品云菩薩行六波羅密教化衆生我成佛時令國土皆平如掌一切衆生皆同慈意和志相視如父如母若兄若弟相向無害令我土地從下際以上純以黃金爲地令我國中無有四姓純以一姓一切衆生無有優劣無有若干色皆悉端正得第一色令我國土無有王者之號但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爲法王如來宏願奇之夢行今米利堅人略已具足餘者恐諸行星天中必有是事願力所持決非空述我所以言緣感期斯民或悟以登仁壽也

封建

易六十四卦言封建者三曰屯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曰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曰豫利建侯行師屯以撥亂豫以說衆比以自輔三端並舉而封建之義明蓋廣土衆民非一人所能獨治必有分治之人分治於牧令不如建國之尊分治於選舉不如延世之固分治於親貴不如衆建之密密以坿民固以禦變尊以自輔三古大同之規建於不拔凡以爲民也故三聖人皆致其殷勤於大易也後世儒者以爲必不可行者何也遐溯封建之代自伏羲以來二十餘萬歲列子中更一百八十七代六藝論女媧至神農七十二姓文羅鈞神農至炎帝又一百三十三姓譙周 淮南兵略訓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與譙說別二人合春秋命歷序炎帝號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歲次日帝宣日少昊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日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帝嚳傳十世四百歲鄭據此以准禮大傳言世次之最可信者下逮黃帝高陽高辛唐虞夏殷周歷載遐邈皆以萬國爲稱鄭以唐虞始建萬國班固謂始於黃帝然伏羲重卦時當已備之惟塗山一會浸以淩夷君用私授國用并兼鄭云有虞氏以上尚德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至殷而衰王制在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三千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公羊說殷三千諸侯至周而微孝經說周千八百國布列五千里至春秋而僅存百二十一國至七國而亡其淩衰之故皆起於自欲廣地轉致不能保尺寸之土大道既隱私欲害之非古制之失也秦以霸政任留郡縣其民欲以一人專制其國迄今不及三千年中更一五胡五代叛臣叛民羣相制爲民罹鋒鏑君遭屠創不以爲尊榮而適得卑辱以爲安固而適得危亡以

爲詐密而適得疏縱較之封建年歷不及萬分之一而禍敗速於眉睫秦制之過也封建之法鄭注臯陶謨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在畿內此爲唐虞之制殷三千里每州二百一十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差爲三等周七千里州二百一十國以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差爲五等其黜陟之法有削地紬爵流討加地進律之殊又有興滅繼絕之法以二十里祀其始封之君天子之後列爲諸侯此古制之善也忠厚之至也諸侯環衛而天子臨於列辟之上故體尊國皆世傳民皆土著故守固一國之地不過百里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官能其事論當其材故治密後世不然天下之吏統於吏部（亡隋之法漢行辟召）

則事疏萬幾之務與僕役議之則分辱天下之大以一人決之則勢危古制之美若彼秦制之禍若此而人猶樂秦禍而去三代之安者何也不勝其嗜欲之私也（人君以天下爲其産業所以甘屑創而相爭其實人君亦人也一口一腹所得幾何以啓天下之爭愚之極也）往古聖人無自爲之心尺土一民不私其有故能成其大垂萬年而安秦以窮奢極欲而成專制天即以奇慘酷禍報之二世而亾至不得保蓬蒿之冢而託葬焉豆籩之祉而託祭焉（以佛理言之此特陽報其陰禍尤有甚者）其奇禍已見於秦者後世復不易其所以然至其末世帝王願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尙襲是而不變可不謂愚乎儒者亦以爲封建必不可復豈非愚之甚歟說者以爲時異宜俗異治是又不然今德意志聯邦共治而威廉特以征伐交涉爲其共主瑞典那威或分或合

存於西方此例甚多則時未嘗異宜也今民猶古民土司猶封建也永順彭氏自五代至今傳九百年靖州楊氏自唐末至宋南渡傳三百年至今民皆思之則俗未嘗異治也封建有十六利郡縣有十六禍封建治詳郡縣治略封建民聚郡縣民散封建分治而君佚郡縣獨治而君勞封建任道而俗厚郡縣用法而俗薄封建費省而用給郡縣費繁而財匱封建備密而寡侮郡縣備疏而多侮封建無邊防遣戍守在四夷郡縣有召募轉輸烽火接郊甸封建親賢有分地繼代有三恪郡縣宗室成寓公子孫無置錐封建以列辟爲衛朝廷尊郡縣與奴隸共守朝廷卑封建人自爲守而固郡縣一人獨守而危封建傳世各子其民而民安郡縣數易刻剝其民而民困封建分天下禍福人

皆共之郡縣私天下天子獨當其禍封建有易帝無易侯八百會而天下安郡縣君民同殃封建統延郡縣年促封建多助郡縣寡助封建多勝郡縣多敗綜茲大數不越易之三事古治之所以隆本朝横四海也（其利害析之可數百事而不能盡茲僅十數仍不外易之三事經學言其要而末不能遺此通經所以能致用也）俗儒狃於近習不通遠數所以卒不行也若夫合五種民族爲一姓囿九萬里爲一家聚萬國爲一法鑄大地爲黃金齊斯民無夭札軒轅氏之夢寐華胥釋迦氏之寄懷淨土華盛頓之捌爲合衆皆憑意造欲爲則成亦必自封建始矣蓋必分之極其精始能合之極其和私之極其均始能公之極其平此經義所以可貫世無公溥之君明通之士非特不能行亦不能知也嗚呼

原才

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論語云周公之才之美孟子云天之降才皆以性質爲言（西人性靈學亦言五才）自莊周稱墨子爲才士世始以文武技數施設爲才而才之義荒何以明之燧人造火庖羲作瑟神農和藥黃帝作冕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沮誦蒼頡作書伯余作衣裳相土作乘馬共鼓化狄作舟蚩尤作五兵祝融作市后稷耕稼垂耜夔樂夙沙煮鹽伯夷作五刑皆世所謂經緯萬端一世上才也備在世本作篇不名爲才然則一日之長一技之巧一事之奇一代之名世所謂才眞荒矣然則文如班馬武如絳灌辯如隨何定章程如蕭張奮功名如衛霍世所謂才又荒之荒矣夫足於性之謂才得於

己之謂才不溺於習之謂才不蔽於物之謂才處危疑而不疚當震撼而不疑立大節定大計外生死齊禍福威武不懾富貴不淫貧賤不絀出則伊周處則顏閔恬然有以樂其志肫然有以充其道此之謂才難必一介不取而後可投以天下之重而無不取必一介不與而後可拯生民之憂而無不與必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而後可爲天下之至才後世求才者好奇好大其始必曰跅弛曰無鄉曲之譽曰不治家人生產其終必曰權數曰識時務曰度外合是數者乃稱爲才臣其尤得志者乃名爲才相實一切苟且操懿之才乃適以禍國禍人此所以曠世而不見一才也管子曰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矜者細之屬也才爲物制自同於物矣凡物之大必始於積點積點而成質積質而成形質斷點散而形隨之靡凡物之奇必基於平實五城十二樓可以聳霄漢而敗於一瓴甓一木石之不具奇固不可以捷得大固不可以虛競故五帝掄才以性三王官人以度孔子論爲邦曰克己經云小物克勤必視聽言動無過乃可以無過於天下譬之育子必求之洒掃應對而後大成可期譬之鑄冶鎔金一鑪季鍛月鍊乃成精鏐不使有瑕纇有駁蝕乃可切玉乃可繞指譬之技擊始爲緜蕝繼爲拋墮般辟應飾胕足合度乃可以緣撞踢壁千里之行必自跬步累土爲臺必自圭撮針成幕絲成錦皆從小起所貴乎才者爲其能治人也必不失己爲其能御變也必不失常爲其能經遠也必不忘近其終積於風俗其始議於廟堂其用妙於一身其源出於一心

心治而措之耳目百骸無不從令設之萬物無不咸宜使跅弛權數不事生產爲才如是盈天下又孰能治之故取才貴精或曰馬跌踶而致千里人有負俗之累而成功名古之取才非一途非子興於牧馬衛青起於人奴卜式桑羊皆備一時之急何子之隘乎應之曰跌踶負累非才千里不由跌踶致功名不由負累成古之人知其千里知其成功皆有精微之故超曠之識故可用也瞽者使司樂跀者使守門此用才之通方非辨才之平軌也故用才貴當周禮六德六行六藝取才之精也故有眞才工虞水火各任一職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用才之當也故無棄才後世繁於衆多之文紛於毀譽之口淆於愛憎之見習於瞻徇之私設資格以困之資格破則躁進者喜定科舉以

限之科舉廢則選拔將窮躁進喜則飾智市譽載貨挾術以炫名選拔窮則官不能容其選額不能副其求不究心術不揣能否寬取之則濫約取之則漏取才者必能自知者也用才者必能自審者也故徇人愚術也專己蔽術也惟虛中以道觀之不迎不距俟其自呈隨其姸媸而與爲進退經衡雖多物無遁情取不失方用不失事此爲立才之樞

事功

五帝道德三王事功言道德者無事功之名故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illegible]）不以餘獲罪僾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裘而盭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眾下聖人寡爲故用常壯也（韓詩外傳）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言事功者必本道德故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尚書大傳）後世無知妄作朝廷之制臣民皆莫之行亦有强迫之令立木棄灰而民始畔故曰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夫道不可執可執者名事不名道德不可形可形者名功不名德事者道之末迹功者德之土苴古之事功必原道德如寒暑成物而無心如父母養子而無功利今之事功出於嗜慾故必利之而後行名之而後動亢倉子言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今之言事功皆市譽爭進飾辭以敗政者也五藏爲政

而獨壞其心不得託於事功可別之為嗜欲漢武之者廣唐宋
之造邦衛霍之勳業房杜之謀斷趙普之佐命皆以名聲自瀏
其身策略合一時之急字之曰嗜欲之民今之郡國列舍衙衙
禁匾巍巍或書德政或題去思問其民無知者其大臣或刊奏
議或傳政書攷其實無一忠言可錄無一心得可銘字之曰嗜
欲之文何則無道以幹之其事常僞而其傳常微以常僞之事
當常微之勢是以文詞繁而䂓紀金石刻而亦徹亦有詭說得
名閏年見紀則有時宥命漢祖之仗劍韓彭之力戰遭秦之時
也李廣數奇衛青天倖遭時之命也此二者世皆有之謂之徼
幸之民時不可常得命不可必期侯王將相隕顯於位驕溢於
時敗軫相循曾無覺悟若遭堯舜之世卜式終老於牧羊叔孫

亦困於博士久要所倖其功名耶故曰今之事功出於嗜欲其
成者皆倖也大旱而後望涼雨大亂而後言弭兵飄風之迫而
後珍縕袍粗糲之曆而後美食芹有道之世道固常存而德固
常得不因於時不遭於命甘雨隨車不知貨家給人足不知珍
美芹縕袍無以爭名悶悶淯淯而已堯舜不傳丹朱商均不欲
命於天誅如桀紂也故其道彌著其功彌高後世得則爲太祖
失則爲殘賊小得意則微名美稱歌詠於奮奴小失意則白刃
揭竿怵迫於衽席怒則誅伐臣不臣之民闢疆拓地改土歸流
蘇張之智也喜則游幸罄府之藏竭地之毛築台傾宮之積也
故其位彌危其爭彌烈事功常繁生民常困嗜欲爲之也嗚呼
林林之衆冥冥之生畢世不見三代之盛出其身命征賦以住

當世之嗜欲事功云乎哉

非兵

兵之興始於身出於情安於習危於欲以禮樂飾喜以斧鉞飾怒喜則鐘鼓怒則征誅過喜則濫賞過怒則濫誅此兵之源乎脩身窒慾則無兵矣或謂王者不能廢兵曰唐虞無兵三王以兵止兵猶無兵也環萬里可端拱而議合異族可揖讓而致聖王貴夜行夜行者心行也心行德則天下莫與之爭言兵非也或謂欺詐兵也愛憎兵也爭訟兵也笑罵兵也齒牙兵也竊盜兵也饑寒兵也權謀兵也琴暑兵也孺子嗁號亦兵也誰能去兵曰此皆情之流而爲禍也正其情止其欲則無兵以至情揆其情以無欲副其欲則無兵聖王不爲可非之行不留可攻之隙禍福絕於幾先安危決於心始故兩階可以格非去岐可以

圖大西母致盖地之圖越裳受重譯之貢奇肱制飛車善芳列王會非有折衝之爭而生收廟勝如是則言兵非也或謂大庭有版泉之兆陶唐有丹浦之師顓頊有觸山之爭文命有南海之征殷湯有南巢之放武成有漂櫓之文高宗有鬼方之伐周宣有玁狁之詩棡皷出於軒轅弧矢著於羲畫自五帝而弗能偃三王而弗敢忘爲日久矣誰能去兵曰知道者不爲物先不造兵端出之以因守之以應兵之本在田宅在制度昔七十九代之君治其國皆重農貴粟立民之司命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必有利也然後有害兵者用民之死命者也不樂其生不能得死然則制勝尅敵不在兵將以明禮義

薄恩澤也柔節先定行於不敢立於不能秉時養人先德後刑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故曰廟戰者帝神化者王言兵非也或又謂我不攻人不能禁人之不我攻我不危人不能防人之不我危曰王者禁勝於身自恃而不恃眾譬如魚鱉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在我而已五帝之代無邊防非無戎狄也德足以動其感心曰懷道足以格其非心曰柔懷柔得而奸不生矣三王之盛無征戍非無奸宄也其眾戴之若父母歡之若芬芳謳歌之若師保無與爲非誰與爲亂民氣安故難動也於文止戈爲武於法自勝者強大武之詩包載干戈而六師不動廣運之世文思欽明而化行若神言兵非也或又謂佳兵不祥忘戰必危曰爾所謂

不忘戰者將稱戈比干以勵武節乎抑拊循其民以求可戰乎若拊循其民以求可戰則其戰不在兵也昔有卷領兜牟而王者有教耕嘗藥而王者有彈五絃歌南風而王者有立明臺衢室而王者有膚不毛仮土簋而王者此皆勸民之業恤民之隱以致其安不能止人之攻而自爲必勝不能必禍之來而知禍之不至言兵非也或謂古今異勢用舍殊時徐偃爲義而滅子噲行仁而亡魯君以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亡今取帝皇之事施之五霸猶乘驥入榛薄也以五霸之事施之秦漢猶霜降樹穀冰泮求穫也景風至而求箑飄風發而成裘杭水則舟登山則蕖行沙則鳩涉泥則輴搏鼠用狸不用犬享鳥以鐘鼓不如山林篤於時也戰者危事有時以謀安兵者凶器有時以爲吉

慈母不爲愛子廢折笅帝王不爲愛民廢干戈何不可者曰兵之端極微禍之至常忽恆人務於既著聖人絕其機牙火之始然必星星一童子可蹠而滅也及其燎原則百夫重趼持樽瀲水白汗流汁不能勝之水之在山濫觴可攓裳渡之及放乎江海非舲艎不能濟凡事其本必小其末乃大吳楚之爭肇於漚麻蘇張之謀成於竊斧趙代之孽搆於婚媾秦項之爭發於篝火古今之兵皆有其始而後成著非一世也聖人常絕其始至平其忿心牧賢良以勸之論官材以辨之則內禍不發隆尊俎以禮之寡嗜欲以儆之則外憂不作兵安從生害至而爲之備禍形而爲之防常不及矣言兵非也或謂多備勝於少備有防勝於無防曰是則末王之儆術非上理之通方也持此說者必悉索其賦愁苦其民離其南畝習於惰游甚則以兵召兵以兵搆兵輿衛飾而白刃起於輦轂徵調繁而盜兵弄於潢池秦亡於謫戍漢亡於郡兵唐亡於方鎮宋亡於挑戰明亡於加餉當其下五嶺樹邊兵設鎮將盛復仇急外患地非小弱也器非不利也尺籍非不滿也卒之尉陀自擅章邯健鬥無補於秦董袁交鬨岐梁搆禍無救於漢唐佽胄似道以亡宋四鎮索餉以亡明此已事之可鑒也傳曰兵猶火也勿戢將焚又曰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是以聖王謀道不謀強飾政不飾兵開公信之路重勸賞之門置不傾之地儲不涸之倉謀於無形修於無朕至巧不用劍善閑不關楗善游不刺舟善水不用障善筋不學騎不豫謀不棄時不求所無不失所得故義兵之用至於不戰而止兵之本不在兵淮南子曰兵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管子曰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智之君必立於勝地故其強難折也今民信未孚民財未阜而好言兵是撄禍也多備多喪多防多變故曰憤兵必敗驕兵必亡窮兵必困冗兵必潰玩兵必擾

駁夷

世言駁夷無上策非無策也五帝以道勝三王以無欲勝所謂非中國所有不臣其人是也故其時少夷禍至秦築長城以自閉無策甚矣漢唐之盛皆以和親繒絮互市不出賈誼五餌之說餌之以壞其口耳身心以嗜欲壞之壞之大者也魏絳之和戎趙之幷代秦之幷義渠皆是術也蘇軾以爲賈誼王佐才信不虛矣後世不能自無欲而導人以欲勝負之數常居其半宋五代易和親以名分易繒絮以歲幣則拙矣和親也繒絮也歲幣也互市也名分也漢以後駁夷不越此數術漢唐用其三僅乃勝之宋五代用其二則折而入於夷夫國無常勢地無定形兵爭則危而不可恃歲幣則竭而不能支惟互市則利害參半視人主所以用之得道則可以中夷之欲收夷之利失道則夷反中之我與夷常相對待不勝則敗古人所爲以道勝以無欲勝爲自勝之策也國勢不同情而有道常勝無道地形不同利而無欲常勝有欲今之爲策者曰海軍曰常備曰巡警曰鐵路曰招商曰電報曰學堂曰銀行曰統稅曰議會曰裁判其術且十數而未已甚則曰立憲自治以敗內治變更法律以收外權其說將以愚夷乎而夷不可愚將以慰民乎而民未嘗慰屢變其說漫誕無歸台百夫之思慮竭才智之末辨其眼光不越魏源師夷制夷之說無術甚矣至積數十年議官博士之識其學術不能過魏源尙安能制夷既以師夷矣則夷之弟子夷之輿台耳輿台固不可以制家翁弟子又安能抗其先師前者招商電報海軍郵政設而無救於弱其效已可覩矣今者日繁其數皆以夷爲主動而我爲副其欲追隨於壇坫軺車之使歲出游學之彥紛趨以貧窶之資財供富豪之笑噱流極恐不止弱而已器夷器技夷技以耗我財言夷言服夷服以亂我俗學夷學法夷法以紊我名分其人知有夷而不知有國此不出歲幣而已輸於人不言和親而已制於人不爭名分而已屈於人循是以往興作日多耗財日甚風俗日偷名分日淆民生亦日困如是則爲夷驅民則有之師夷以制夷則萬未有一也其拙百於秦之長城漢唐之繒絮和親宋五代之爭名分不待戰而我財已盡我民已空矣賈生慷慨於漢初其說不行不可謂無補於漢魏生綢繆於禍始其說大行將以自斃其國莊子所謂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哀哉一則權衡道術其言質而切一則震懾器數其言華而浮浮切之效學術之判也今之夷與古異而嗜利畏死之情無不同縱不能驅夷使去亦不必延之使來不能絕夷之禍亦不必自啟其釁然則將奈何曰師五帝之道以正身師三王之無欲以淸心正身以治官則才必用事必脩淸心以慮民則財必阜志必固以我修事固志與嗜利畏死之夷折衝於尊俎何遽不若況任我多賢出我滯貨以方域萬里之國人種四百兆之衆何業不興何事不舉可以六五帝四三王來西母之環郤越裳之貢會塗山以集共球登崑崙以銘弇迹此瑣瑣者耳道大可包宙合無不容之民欲寡可融競心無不泯之爭萬國者萬民之積也萬民者一心之積也王者敕一心

可以彌綸萬國古有道之君未嘗不由之又何師夷師夷云乎哉語云上兵伐謀善戰攻心以此道伐謀則伐至深之謀而謀無所效其奇以無欲攻心則攻至堅之心而心無所逞其力孔子曰我戰必克克以此也九經曰柔遠人柔以此也又曰知足者富自勝者强故必捐去今日富强之薄藝而後可與言富强亦必剗除今日師夷之末議而後可與言馭夷以吾言告堯舜大禹必以吾言爲當以吾言告秦漢末王必以吾言爲誇當誇之辨必質之知足自勝之君子

文心

文有心術其人終身一節其文百篇一心（六經同聲諸子一鳴佛藏十八部一心）其人狙伺多端其文譎詭無守後世文道多雜篇各一義亦見人才之衰其病必尊源於天其事必受範於中不可飾不可僞故大易言修詞立誠說文言從中出信言從心鶡冠子云權德而言德音者所謂聲也本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孔子曰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傳曰聞其末而知其本者聖也明斯術也可以言文字宙至文經子爲大經子之別皆折於中譬如射焉同貫一的或上或下則證力殊焉文心之發道爲其的聖文在中賢或上下而不肖者違之易之言神故彌綸萬有書之言公故五代一意詩之言情故綜當世之心合一國之意春秋之言恩故三世異辭禮之言數若方罫然依物則立訓五作十道偏立則亂具立即治義不可繁故貴敬也此經之要蓋之文之凡也周衰諸子奮起悼世之亂故多危言惻怛於中孟荀以儒辨雄莊列以道術鳴管晏名墨尸佼鶡冠亢倉子談理入微析義合道此子之粹賢士之文言之英也推而論之五經之文實大於聲詳而不盡純而不雜故論約而旨廣其心肫然教世者也諸子之文名實參同詳而好盡雜而不越故恢奇而深警其心皎然憂世者也非特文異亦以意別向歆以五德配五學以王官配九流劉勰謂博明萬事爲子逢行珪謂子者男子之美稱猶爲未盡其理善乎孔沖遠之言曰道本沖寂非名可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凡諸經史因

物立名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慨聲心此其知文心之要最乎騖性文友李實孔師二書隱括深秀可媲於經離騷忠愛煩冤宛轉有怛於中賈生慷慨漢初三表五餌洞明治本容經六理道術深規性始漢之詞人莫能過之可合爲子商君農戰趨時之急韓非博喩抵世之巇皆欲嶇於靈臺適遭於筆舌小人之好盡者也呂覽淮南懸金著書成於衆手漫漶無家子鈔之濫觴策略之事類皆不可以名子後世著書罕明茲道詩歌衍爲詞曲序述別爲文集與書短說橫點史目麗言雜句充牣四庫葛洪已言浮華之詞賦語益之短文有同面牆雖世近愈詳詳則舉細而諫教之義曰溥過中之言日騰亦文心之乖也文有心術亦分時代其氣剛柔其體有單複其感在音聲上古文純太昊十言而已中古文潔始飾巾几下古文著猶明道術春秋文繁戰代文說魏晉齊梁可從一例以積字爲工唐宋以下始推八家於是唐修晉史則雅語多遺宋述唐書亦駢詞盡刪蓋風會既異體製遂殊兼存則朔夏同牢劃損則珠璣盡棄難得而善也所以班書范史陳志卓絕於世亦年代接近體無詭側譬如釀花爲蜜惟名一香穠酪成酥要爲一乳推而言之漢後才彥詞凡三變兩京雄奇六朝綺密唐宋疏宕人心愈降文亦日卑生心害政將惟言是責乎此時代之說也清剛之氣近予溫柔之氣近經董劉賈馬宗經趾柔而文單班楊張蔡近子毗剛而文複然文有度數其術必複六經寫被於單道德八十一章其詞皆複偶三藏譯於梁唐義出彼教回互其辭華轉爲

巧其詞皆單其理純複艮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聲響難傳而詞義有迹故也兩物相雜而文著兩意相錯而義生偶者其形名之至乎此氣體之分也意動成言結詞爲響臨文端意出言副情故採綴以冶性觀風以知政此音聲之感也綜茲數事文道立矣若夫尊道合漢微言動人心口相契顧不愧景思出塵外義炳寰中倘無其心無取辭費繁弦偏張君子罕御昌黎言文以載道觀其人禍天刑之語知其於道未深雲間作賦彥和立辨子元析例以通史記室尋源而品詩妙言體制綳削務精敏行訥言其義蓋闕廬陵考亭始原道德宋濂有原文兩篇崇實養氣深得文道桐城別傳義法其識亦卓然製仍韓柳未窺聖文執中之階無由云造則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總其大歸積理之文窮於諸子至八家而隘積字之文窮於齊梁至汪陸而頽隘者使擴頽者使振非聖不述嗚呼難矣一篇之中一語之微挾幽隱而俱陳載世風以並見若有尺寸不得逾越而屬文之士違情曲筆每乖典則欲以遁聲何可得哉文心之著妙寫其人是以君子慎之

古之文爲傳心之器故記事可信說義可味六經語孟周之諸子佛之十二部多而不可厭久而彌可徵今之文爲爭名之具故記事不可信說義不可味學漢魏則贗而非則學六朝則靡而不切學八家則隘而非體如冒女唱傳奇聲情意味皆非矣

對査驗大臣語
爲擇要條對事宜 職爲京曹十餘年爲牧令三年周歷中外當世之務畧已知其大凡爲靖州鄉士志訓俗常談治平牧令格潛書郴州決事比靖州決事比潛廬文鈔靖州議事會章程考査民事冊平議詞訟冊蓋已數十萬言意欲救世之紛其繁者世不能盡覽其微者世不能盡知玆就當世已推行而極有弊者摘要言之呈明
鈞鑒

一自治　古之宗教無不言自治孔子論爲邦曰克己復禮夏之書曰允恭克讓皆求身心之事今用於權勢則以此召爭以此啓僞

一平權　易言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佛言平等則與天比德莊子亦言與天爲徒以此言平悉本道德今之言平權者欲與帝王爭勢則多入禍

一實業　四民皆各有業農以鎡基爲業工以藝事爲業商以轉般爲業士以尚志爲業今農工商尚居本位以之奉生利用而有餘惟士失業不知道濟天下心憂萬民無鎡基之勤而與農爭稜無斧斤之勞而與工爭用無貲本之富而與商爭利則爲世大蠹亟宜端士習以復尚志之業三民始可以安

一義務　民之務在奉上官之務在愛民兼舉則治偏舉則亂中國之民家族主義仰事俯畜旁睦一家八口之務萃於一身人少餘力與外洋民族主義者不同宗教異故法度亦異今欲比而同之此不揣之言禍民之深者也說在常識

一理財　大易言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正詞則巧立之名不當有曰禁非則奇邪之用不當效外國橫用其財一身之財不傳世故以奢爲流通中國豎用其財子孫遞嬗故以儉爲不損各有意義勢難强同今欲爭勝外洋雜采兼施未得流通之益先棄不損之規故立官銀號則病商緐間接之取則病民究之病商病民皆所以病國說在常談

一練兵　中國之兵蠹與外國之兵保民蠹與保之分兵有恒業則退伍有所歸出於浮浪則無所歸徵兵在伍斷無久而不敝者愈多愈病愈練愈不振說在非兵

一外交　國與國相接而有交涉不越理與勢二者而已理爲勢宰理得而勢亦隨之其本在內政不在外交今內政未盡舉欲以口舌爭勝壇坫立言無本豈可以飾說愚人假使洋人學中國語言惟妙惟肖而無致强之本我能奉其語言之工信爲强國乎假使高麗人能操英法德語我能視同英德諸國乎此可以三隅反者說在馭夷

一勸學　學問之事在身心不在形式宣尼之於魯釋迦之於印度彌施訶之於如德亞皆世所謂大宗教家也絕不聞籌經費備形式且形式始於精神譬如人之一身其初萌於意根而後可七尺可百年今務工形式以爲鷹精神之具則象生之花鳥不可以爲用虛胖之懦夫不可以爲久且自辦學

堂以來動聚萬人於城市旅店皆滿離鄉棄親以求不可必
得之功名入學則添旅學之費學成則添浪游之費往往年
未三十出外求差使打抽豐徧於各省此舊學所無管子曰
朝不合衆鄉分治也唐摭言云太宗時士不願去鄉選人缺
員至行文徵取所以成貞觀之治執此以鏡當世殆非太平
之象

以上八條皆彌近理而大亂真六經之文皆言理而不言事蓋
事有萬變理惟一致極古今之殊中外之歧皆有其不易之理
則無不同也中國言愛民佛言普度耶蘇亦言救世中國言性
理佛言法性西洋亦言哲學知此心此理之同然後可措萬事
不此之求而波靡於末流則所為振興者煩勞而已消耗而已

故職身歷兩州辦事不敢言籌款講學不敢言形式雖無大益
於時尚不為民所疾視時時預備撤參不意乃得保薦則非始
願所及今蒙
考驗仍不敢偽言勸說以欺
朝廷而求冒進焉惟
鈞台鑒之

〔明〕不著輯者

我儂纂削七卷附古謠諺讖語歌誦五卷

明末鈔本

[illegible]

戎傀纂削

神傀類

木公　仙傳拾遺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是為玉皇君雲房之間紫雲為蓋青雲為城僊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稟其命而朝奉翼衛故男女得道者名籍隸焉漢初小兒于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衆子房見之再拜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蓋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東極大荒中有山焉以青玉為室深廣數里凡天地劫歷陰陽代謝世運興廢陽九百六劫善惡靡不由之與一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噱呼監切嚬嚼嗤者言開口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而失所以勸懲云也

王母　集僊錄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以主陽和理于東方、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為極尊之元、位配西方、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咸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飆車羽輪、不可到也、神州在崑崙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黃帝征蚩尤、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烟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九天玄女、授帝真符之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為文、佩符再戰克蚩尤于中冀、其後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舜即位、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為十有二州、又遣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又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萃之士、使造父為御西登崑崙而賓于王母、漢武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于漢宮、事具周穆王傳漢武傳此不復載焉

老子　神僊傳　晉葛洪撰

老子者名聃〻名重耳字伯陽楚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有娠生老子李樹下生而能言指李為姓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踈齒方口厚脣頞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文王時為守藏史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為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孔子嘗往問禮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也孔子歸嘆曰老子其猶龍乎老子將去而出關〻令尹喜占風氣逆知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為傳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于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至是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〻見女美尤喜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謂甲曰汝久應死吾昔傭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〻語汝到安息以黃金計直還汝〻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于地丹書文字如新甲即一聚枯骨矣喜為叩頭請命老子復以符投之甲更生喜執弟子禮老子語之九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

廣成子　神仙傳

廣成子者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

而龍草木不待黄而落何足以語至道至道之
精者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
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
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
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
士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
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黄安 洞冥記

黄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權荆讀書畫地以記
數一夕地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年可八十餘纏
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
龜廣長三尺時人問此龜有幾年矣曰伏羲始
造網罟得此龜以授吾其龜背已平矣此蟲畏
日月之光二千年則一出頭我見此龜已五出
頭矣行則負龜而趨焉

孟岐 洞冥記

孟岐清河人年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
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
以玉笏與之岐常寶執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
分今銳欲折恒餌桂葉聞漢武帝好仙披草萊
而來武帝厚待之後不知所之

彭祖 神僊傳

彭祖者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
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
疾閒居不與政事善于補導之術又采女者亦
少得道年二百七十歲王事之于掖庭乃令采
女往問道于彭祖彭祖曰欲舉形登天此道至
大非君王所能其次當愛養精神不知交接之

道從服藥無益也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其宜欲絕其源故有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宜其宜不以減年得益也夫遠思強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于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導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但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期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限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産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父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于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欲秘之乃下令國中有傳彭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

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人于流沙國西見之云王常行祖之術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婬王失道而殂有黃山君者修祖之術數百歲有少容追論其言以為彭祖經

魏伯陽 神仙傳

魏伯陽吳人也性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不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犬食丹即死謂弟子曰作丹惟恐不成丹既成而犬食之死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服之死得無意耶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作手書與鄉里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

王子喬 列仙傳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頭及期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後立祠于緱氏及嵩山

琴高 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

取龍子與弟子期候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中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鬼谷先生 仙傳拾遺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為號先生姓王名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々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引二子到秦々皇時大宛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齎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亦名養神芝

蕭史 神仙傳拾遺

蕭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許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風神超邁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與弄玉吹簫作鳳凰鳴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妻止其上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云

徐福 廣異記

徐福字君房秦始皇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唐開元中有士人患惡疾不治至登州人海側遇空舟隨風行十餘日至一孤島之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岸旁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床坐鬚鬢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此則是也登岸致謁具語始末以藥丸與服病愈遣還至登州以餘藥聞時玄宗令有病者服之皆愈

偓佺

偓佺槐里采藥人也。體毛數寸，行逐走馬，以所食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時受而服者皆三百歲。

尹喜

尹喜周康王時為函谷關吏，語其徒曰：天里星西行，貫昴，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若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之徵也。果見老子乘青牛薄板車，徐甲為御，來度關。喜拜之，為著道德五千言。臨去謂喜曰：後于青羊肆相尋。化胡經

河上翁

漢文帝時，有河上翁，結草菴河上。帝讀老子不解，遣人問之。翁曰：道德尊貴，非可遙問。帝幸其菴，翁授帝素書二卷，遂失所在。帝于西山築臺望之，名望仙臺。

張楷

張楷字公超，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云霧市。今華山有張超谷焉。仙傳拾遺

陽翁伯 仙傳拾遺

陽翁伯，廬龍人。事親以孝，葬父母于無終山。翁伯廬于墓側，晝夜號慟，感神泉出于山頭。因引水以濟行人。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種于田，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求婚，徐氏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婚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為玉田。

王次仲 仙傳拾遺

王次仲，當戰國時，居大夏小夏山，變篆籀之體

為隸書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于人徵之不至使赦之持首來次仲化為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以復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墮其三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今謂之落翮山在幽州界鄉里祀之不絕

王喬 僊傳拾遺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舄焉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後天忽下玉棺于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臥棺中蓋便合埋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馬皆流汗喘乏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

白石先生 神僊傳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餘歲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享人間之樂道以交接為主而金液之藥為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豕十數年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為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如四十許人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不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皇初平 神僊傳

皇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索歷年不能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山東無羊也初平與初起俱往視之初平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餘歲能坐在立亡初平改字即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

王遠 神仙傳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桓帝徵之不出同郡太尉陳耽為遠營道室拓之凡四十餘年一日尸解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骨相當仙遠知之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然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為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遂告以要言委經而去經後忽身作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惟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十餘年忽還家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期先聞金鼓簫管之聲比近嘩家皆見遠乘羽車駕五龍前後麾節幡旗導從有十二

伍伯皆以蠟封其口既至從官皆隱獨見遠坐
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
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人
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否須臾信還語曰麻
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
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
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
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從官
半于遠也麻姑至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
十八九許于頂上作髻餘髮垂至腰衣有文彩
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入拜遠遠為之起
立坐定召進行廚擗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
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
又水淺于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

遠歎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
蔡經母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
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
以米袪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
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
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
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
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良久酒盡遠遣左右
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
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
恐地上酒不中尊飲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
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
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
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

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伯山甫 神仙傳

伯山甫者雍州人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〻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〻女時年已八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〻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已二百三十歲兒八十矣後入華山去

劉安 神仙傳

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安篤好方術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未成郎中雷被伍被誣告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收即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遂仙去漢史恐後世人主廢萬幾而競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自殺按左吳記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為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朗或誤稱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為之謝過乃謫守都廁三年後為散仙時人傳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王烈 神仙傳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常服黃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嵇叔夜甚敬愛之烈之太行

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々如雷聲烈往視見山
破石裂數百丈石有一穴々中青泥流出如髓
烈取泥試丸之々如搏蠟然隨手堅凝氣如粳米
飯嚼之亦然須臾成石烈攜少許歸示叔夜叔
夜曰此石髓也神山五百年輙開服之壽與天
相畢與烈往視山合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石
室中有石架々上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
字暗書得數十字形体以示叔夜叔夜盡識其
字烈喜乃與叔夜共往讀之比及又失石室所
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

焦先　神仙傳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
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々入山伐薪以
施人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菴居止其中野火
燒其菴々燼而先危坐不動衣物悉不焦灼又
更作菴雪壓菴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
共去雪求之見先熟卧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
休如盛暑醉卧之狀如此二百餘歲與人別去
不知所適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
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
楊駿為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荅駿遺以一布
袍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又復斫碎之
置于駿門下駿錄之不放去登乃詐死駿給棺
埋之于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
書于治下故人稽康々請登々不與語康退登曰
少年才優而識寡勞于保身其能免乎康善彈

琴閒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康歎息絕思也

沈建 神仙傳

沈建丹陽人也建常欲遠行寄、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食奴婢奴婢聞飲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飲食如故

劉根 神仙傳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成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遇仙人韓衆告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筭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夢與惡人鬭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潁川太守張府君以根為妖遣吏召根擬戮之根至府問曰若何道術能召鬼乎曰能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根勅下車上鬼赤衣便乃發車上被見下一老翁老嫗大繩反縛因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為犯神仙使我被收困辱若此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根勅將因出車出南壁開車過去壁如故根亦隱不見

李仲甫 神仙傳

李仲甫豐邑益里人少學道能隱形有書生學其法不得懷匕首刺仲甫仲甫已隱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我寧得殺耶我其能死汝但恕爾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來頭已墮地腹已破仲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

李意期 神仙傳

李意期蜀人漢文帝時人也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雖千里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廛人未曾見意期不解意期則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劉先主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先主不悅果為吳所敗崩于白帝

王興 神仙傳 前在子有此以字收於午七十不服不老但食菖蒲根飲水而已皆服同而服之 不能作斷整正

王興陽城人居壺谷中乃凡民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見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下垂至肩帝禮而問之曰吾九疑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帝因採菖蒲服之經二年覺悶不快遂止惟王興聞仙人語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

欒巴 神仙傳

欒巴蜀郡成都人巴陵太守屈為功曹自似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卻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一虎經還功曹舍往視虎乃巴化成也後

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于
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盃人往乞福能使
江湖之中分風舉帆也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
在巴曰廟鬼詐為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
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此鬼走至齊郡化為
書生太守以女妻之巴請太守箏硯作符須臾
書生自齎符至庭化為一狸叩頭乞活巴勑殺
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兒復化為
狸亦殺之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
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
巴不敬詔問巴々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
生為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々
不能早飲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
故漱酒為救之非敢 不敬當請詔問虛頼抵罪

乃發驛書問成都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
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氣
尋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于廟
中送之去時風雨晦冥莫知所之

左慈 神仙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
于天柱山中得石室丹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
記曹公聞而召之以為左道欲殺慈々已知乞
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
公曰無有此意卿高其志不苟相留乃為設酒
曰今當遠曠乞分盃飲酒公意謂慈便公先飲
以與慈耳乃拔道簪以畫酒杯酒中斷其間相
去數寸即飲半々與公々不善之未即為飲慈
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

鳥俯仰々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貞不視杯良
久乃墜既而已失慈矣曹公益欲殺慈乃勅收
慈々走入群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
一口乃知是慈化為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
見先生暫還無怯懼而有大羊前跪而曰為審
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々于是群羊
咸向吏言曰為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
在乃止

壺公 神仙傳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汝南費長房為市掾見公
市上懸一空壺日入々後公跳入壺中人
莫能見惟長房樓上見々知非常人敬事々不
懈公一日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
我跳有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々後不
復是壺惟見樓觀重门閣道諸長房曰我某日
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々心不可復言悲使
所親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青竹
杖與房戒々曰以竹杖歸家便可稱病置竹杖
卿所卧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
已死屍在床哭泣葬々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
已而遣歸以一竹杖與々曰但騎此得到家矣
到家具述前事發棺視々惟一竹杖房所騎竹
杖棄葛陂中乃青龍也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
三年謁請雨者曰東海神前來淫葛陂夫人吾
係々遂致久旱今赦々令其行雨即便大雨房
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放々復舒如舊

董奉 神仙傳

董奉字君異候官人吳先生時為人治病不取

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
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獸
遊戲其下竟不生草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于林
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將
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
穀少而取杏多林中群虎出吼逐之每歲貨杏
得穀旋以賑救貧乏後奉上昇妻女猶存賣杏
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

劉子南 神仙感遇傳

劉子南漢冠軍將軍武威太守從道士尹公受
務成子螢丸以火又隱形之術永平十二年于武
威邑界遇虜大戰為虜所圍矢下如雨未至子
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傷虜以為神解圍
去螢火丸用雄黃各二兩螢火鬼箭蒺藜各一兩鐵椎柄燒乃焦黑鍛竈中灰羖羊角各
一兩半研如粉以雞子黃并丹雄雞冠血丸如
杏仁大以三角絳囊盛五丸常帶左臂上從軍
者繫腰間居家懸戶上辟盜賊諸毒百鬼魏武
帝傳其方于人間亦名冠軍丸

許真君 許真君傳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真君弱冠師大
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令
尋以晉室亂棄官東歸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
敦謀反求謁敦欲止敦暴以存晉室敦殺郭璞
二君在坐飲酒許君擲杯梁上飛遶梁間敦等
舉目二君坐中隱身去抵廬江入舟命二龍夾
舟入雲中凌空行舟師潛窺駕龍要舟于萬仞
崖頂遺迹尚存後于豫章遇少年自稱慎郎許
君知其為蛟蜃之精以劍揮之走歸潭州先是
潭州刺史賈玉婿得此郎每春夏之間常求旅
遊江湖歸則珍寶財貨數萬計至是一身空歸

且云被盜所殺舉家歎恨之際典客者報云有
道流姓許求見賈延之真君謂曰貴婿是蛟蜃
老魅遁形于此呼出復變本形死轉堂下為吏
兵所殺并殺其二子皆是小蛟穿其宅下又餘
已旁互無蹤矣今速徙居俄頃官舍崩沒白浪
騰涌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舉家四
十二口拔宅上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
于故宅鄉人因其地置遊帷觀焉

吳真君 十二真君傳

吳真君名猛字世雲家于豫章武寧縣之翁事
父母以孝聞夏寢卧不驅蚊恐其去噬親也及
長事南海太守鮑靚因傳至道將遊鍾陵江波
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
之後于西平乘白鹿寶車沖虛而去

許遜

晋許遜為護軍長史紫微夫人致書與遜云玉
醴金漿交梨火棗此飛騰之藥昔休來正直纖
急盈懷恐此物不來又云此藥我當與山中許
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長史謂遜道士謂遜
幼子生爺也 續仙錄

葛洪 葛仙翁冬月延客時人謂仙翁曰冒不與人之共爐請作一火共煖者仙翁以氣火從口出頃之滿座皆熱客盡脫衣

晋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元帝時求為句
漏令至康州刺史鄧嶽留之不聽去乃止羅浮
山煉丹自號抱朴子卒時顏色如生體亦柔軟
舉尸入棺如空衣然

鮑靚 靚字太玄陳留人為南海太守且行部至海阻風舟中得一粳煮白石食之卒瘞石子岡後發其棺無尸惟大刀一柄蓋取之有聲如雷驚懼而走

廣東惠州沖虛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
靚嘗夜訪葛洪與語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

頻而不見其車馬窺伺之但見雙燕飛至綢之得雙履後因構軒云女道葛洪號鮑姑行於廣州唐崔煒遇之贈艾少許善灸贅疣

王守一

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鄉信者有子既冠眉頭生一肉塊延守一治之守一于壺中探藥一丸嚼傅肉塊眉史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五色爛然漸長及一丈守一乃叱蛇一聲蛇即騰起雲霧昏暗守一乘蛇而去 大唐奇事

劉海蟾 海蟾名昭遠燕時人

東軒筆錄李觀遊南嶽有一人持鉢鈸見問曰問君遊南嶽華頂諸處長素先生廬方云劉處士華問先生何用懷胎媚何出得觀至南嶽訪方真道其語方異然驚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視曰然方曰君不過此人命也此所謂劉海蟾者君賢聦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君道是年方卒

刻木作羊賣

昔由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俱得仙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王老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門月餘忽遍身瘡瘍請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王老遂為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童子謂王老曰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

輕擧合屋雞犬皆飛空中猶聞打鼓聲

丁令威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擧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沖天去

木鑽穿石

真誥傳先生入焦山遇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石厚五寸云穿此便當得道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仙

瑤草

高唐賦帝之季女名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精神化為草歿名瑤草仙家用以合丹

腦中誦經聲

高道傳唐開元中玄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各就枕忽聞小兒誦經聲泠泠然如金玉天師窺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照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

骨節珊然

唐李泌少時身輕能屏風上行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飛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後辟穀骨節珊然

杜蘭香

洞庭岸有漁父聞兒啼聲視之可三歲女子將歸歲餘天姿奇偉忽有青童自天而來携女上升謂漁父曰我杜蘭香也有過謫人間其後降于包山張碩家賫瓮榼酒并七○子○標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碩仙去（墉城仙錄）

吳彩鸞

吳猛女，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遊西山，觀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潛躡其蹤，顧曰：非文簫耶？與生攜手下山，歸鍾陵為夫婦。簫貧不自給，彩鸞寫孫愐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者僅十載，稍為人知，各跨一虎而去。

連眉女

犢子，鄴人，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有陽都女生而連眉，會犢子來過都，女悅之，遂留侍，出門共牽犢而走，莫能追。覩都賦犢配連眉即此。

毛女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体生毛，自言秦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飢寒。輔州上洛山中有木客，形像類人，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有食木實得不死，能詩，時就民間飲酒

蕚綠華

名羅郁，梁簡文帝時降黃門侍郎羊權家，贈詩及火浣布、金玉條脫各一枚。真誥

夏姬

晉楚之諺：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呂翁

開元中有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止邯鄲邸，遇呂翁者，授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喈然歎。翁問其志，曰：大丈夫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茂而家肥。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為饌，翁乃探囊中磁枕授生，寢之，生視之，見其枕竅大而明

胡可處業紛而入至其家娶妻登科仕宦至出入將相八十餘年一夕卒乃欠伸悟見方偃于邸舍翁呂翁在傍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耶遂拜翁道去 異聞集

玉局

成都有玉局觀東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腳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洞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守庚申

洛中紀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乙觀拉師共守庚申師作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酉陽雜俎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于天帝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樓三彭者三尸之姓謂彭質彭矯彭居也凡學仙者先絕三尸故柳子有罵三尸文

索象

續博物志有道士李終南遇李德裕一玉象狀如拳曰此可求勾漏砂等微者為餌燃香致象吳下象自服之即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又出金象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顏面倍少乃于都下採聘名妹至百不止由是象砂不復吐後南遷遇道士思甚索象象如圓火自然飛出德裕死朱崖

步虛聲

吳競記陳思王游魚山聞岩裡有誦經聲清遠

瑪亮因使解者嗎之為神仙之發人道士效之作
步虛聲

申宗

宇文周時扶風人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君胄好
服食日誦黄老一百紙居鶴鳴山下一日覺兩
耳中有車馬聲因頹然思寢頭纔着席遂有小
車朱輪青牛駕而積出耳中各高三二尺亦不
覺出耳之難車有二小童下車謂君胄曰吾自
兜玄國來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
國來二童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得處我
不信請從吾遊而能使留則君雖生死苦矣一
童因傾耳示君胄視之乃別有天地相耳投之
已至一都會二童已在其側引謁其君蒙玄真
伯授主錄大夫因暇登樓遠望忽起歸思二童
怒曰吾以君沖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
去鄉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乃自童
子耳中落已在舊地問諸鄰人云失君胄已七
八年矣君胄未覺在彼生今身一日遇占者告
之故如此占者又云吾乃出耳童子後身以汝
前生好道得到兜玄國今生壽可千年矣因吐
朱綃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
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至開元中已二百餘
歲進士張佐少年時南次鄠杜郊行見某叟青
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
自斜徑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而不答
俱至逆旅佐乃貰白酒試就請曰單賤期先生
共之因色悅佐餘請之曰小子勞昧願先生賜
言以廣見聞宗乃自述云之（玄怪錄）

蘭公 十二真君傳

兖州曲阜縣髙平鄉九原里有蘭公者家族百餘口精專孝行得斗中真人孝弟王妙訣黙辨往由備知前事與里人出郊覩古塚三所乃云此吾三化所化之墳請報官令移塚旁之路吏祇蘭公之曰第一塚有真人骸骨今已復形第二塚見有仙衣一對道經一函後有一人如醉卧第三塚有玉液丹服之白日便當冲舉吏發之驗蘭公乃詣塚取仙衣着身服金丹拍卧塚二人同舉身而輕舉

杜子春 續玄怪録

杜子春者盖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家產見棄于親故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東市西門彷徨不知所往仰天長吁有老人策杖于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故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于顔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于西市波斯邸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日宿倡樓中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倏忽如初復無計自歎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為從此謀身

治生、石季倫猗頓小竪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
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
遇老人于故處、子春不勝其媿、掩面而走、老人
牽裾止々、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
不痊、則子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
涯罄盡、親故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々、何
以當々、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
食、于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恩、立事之後、惟叟所
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于
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
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
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族親、恩者
煦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
于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十里餘、

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鸞鶴飛
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
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
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縫帔
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
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愼勿語、
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為所
困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安心無懼、
念吾所言、々訖而去、子春視庭、惟一巨甕、滿中
貯水而已、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徧滿
崖谷、呼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
長丈餘、屈甲光芒、親衛數百人、皆杖劍直入堂
前、呵曰、汝何人、敢不避大將軍、竦劍而前逼問
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摧斬爭射

ゝ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吉餓而猛虎毒龍狻
猊獅子蝮蝎萬討哮吼爭攫爭前欲搏噬或跳
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雷
電火輪走其左右火光繞其前後目不得開須
臾庭際水深丈餘瞬息之間波及坐下而將軍
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
子春前長槍兩叉四面周匝傳言曰肯言姓名
即放不言即當心取叉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
其妻來捽於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及
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
號哭曰誠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
事十餘年今為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
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孰無情
君乃忍心如此而決庭中且呪且罵者欲不顧

因取其妻從脚寸ゝ剉ゝ將軍曰此賊妖術已
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
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峰妖民乎捉付獄中
于是鎔銅鐵杖碓擣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
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
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
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勸家
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床
痛苦不ゝ終不辭失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
無聲其家目為啞女親戚狎者侮之萬端終不
一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娶之數年
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
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
夫之妻鄙其夫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憾今吾

又不及賞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丈夫
夫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于石
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
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
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
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錯大誤余乃如是、因
提其髮投水甕中、少頃火息、道士曰、吾子之心
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
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
難得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為世界所容
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
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
子削之、子春媿其忘誓、復自効以謝過、行至雲
臺峰、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裴諶　續玄怪錄

裴諶、王敬伯、梁芳約為方外友、隋大業中相與
入白鹿山、學道十數年、梁芳死、敬伯謂諶曰、吾
以去國亡家、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
不免就死、且遊京洛、圖腰金衣紫、無空死深山
也、諶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敬伯遂歸、諶留
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
參軍、大將軍趙朏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
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
風生、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
中有老人衣簑戴笠、鼓棹而來、敬伯謫之、近視
乃諶也、因命維舟、延之入坐、握手慰之曰、兄久
居山、乃至此極、伯敬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
矣、雖未可言達官、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

昔尚如裴曰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諶曰吾沉子
浮魚鳥谷逍遙一無所須吾市藥廣陵頗有息肩
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々北車門吾宅也
子公事隙當尋我于此逍遙翛然去敬伯到廣陵
十餘日事少間思諶言因試尋之果有車門分
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
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有
閣倒佩携之青衣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
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諶也揖以入
坐堂中步寶羅列皆非人世所有已而日暮促
席燃九光之燈異香滿室女樂二十人皆絕色
左右侍坐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吾山中之友
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孫為廷尉屬今
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頓從家女無足召者

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遣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
里內皆擇々小黃頭唯々去諸妓調碧箏調未
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敬伯細
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
甚駭目々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
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
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納
于懷妓奏々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
時々停々以呈其曲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
趙夫人且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
與王為方外交憐其為俗所迷故命于此一以
醒々後日々會誠兩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
遊雲山萬里復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
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

且就館、未赴闕閒時訪我可也、塵路遇逸、萬悲
攻人努力自愛、敘伯拜謝去、已當使還、潛詣取
別不復有、定乃荒涼之地、烟草極目而已、及京
奏事畢、歸第、詣趙競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
君子、然已矜禮、亦宜敘之、奈何以妖術致之
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宋李尚在其言足徵、何
諦乎、敘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敘伯亦自不
潤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
裴言、遂不復責、

盧二舅　逸史

盧二舅與李生隱居太白山學道、李不能甘此
寒苦、訣別去、後于揚州阿使橋遇二舅、草蹻布
衫、要李過城南數十里路側朱门斜開、二舅入、
則星冠霞帔、侍婢數十、視橋下儀狀、全別矣、既
夜開宴于堂之北亭、且謂李求得佐酒者若座
候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色極豔、新粧甚嚴
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
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頗願作婚姻否、此人名
家、質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許為成之、又
李時欠官錢、二萬貫、乃與一拄杖、詣波斯店取
錢、波斯見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如
數付錢、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李、既
婚、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覩者、解箜篌、果有朱
書、視之、天際雲間詩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
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
夢見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言、李生歎訝、却尋
二舅之居、唯見荒草、不復覩亭臺矣、

元藏幾　杜陽編

處士元藏幾自言後魏清河李玉之孫也隋煬帝時官任奉信郎大業九年為過海使判官風浪壞船同濟者皆沒藏幾獨得破木載浮經半月忽達于洲島間被中人問其從來自言此滄洲去中國已數十萬里乃出菖蒲花酒桃花酒飲之神氣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洲上有久視之山山下出澄水泉濶一百步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為船舫更有金池其中有四足魚洲上有金蓮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揚如飛婦人競采之以為首飾且有語云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強木造船其上多飾珠玉以為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縋之終不沒藏幾淹留既久忘中國洲人製凌風舸送焉激水如箭不旬日達于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其年號貞元也訪其鄉里榛蕪也追其子孫疎屬也自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鳥大類黃鶴每翱翔空中藏幾呼之即下或令銜珠或令受人語謂之轉言鳥出滄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十數年間遍遊江表人莫之知而趙歸真嘗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大得其實歸真以藏幾之異備奏上上令謁者齎手詔急徵之及至中路忽然亡去

李林甫　神仙感遇傳

李林甫少時在東都遊獵無賴一日于槐壇下騎驢擊毬偃仆兩手返據地歇有道士旅言曰此何處郎君如此愛也李改容謝道士笑曰與

郎君後三日五更會于此至期會談笑極洽且
日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
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
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複會于此李回計
之求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
可以白日昇天易之乎計已決及期往白道士
嗟歎咄叱如不自持曰可惜可惜李悔欲復之
道士曰不可也神明已知之矣與叙別戒其慎
勿行陰賊廣救拔人則三百年後白日上昇李
領其教入京以蔭叙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
遂為宰相權巧傾詐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
衡軸稍忤後有同盟切起大獄誅殺異己冤死
相繼都忘道士規勸之戒忽一日方午門者見
有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門者呵之明日門
者稟聞白李公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
謝也慚悖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
至矣乃拜道士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
請並不見從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奈何李公但
搕顙而已留道士宿夜深問曰某人間之數將滿
既有罪後當如何道士曰要知可一行恍惚間
不覺便隨道士如從大海食頃見大郭邑介士
數百羅列城門道士李公至皆迎拜約一里到
一府署入門後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帷華侈
李公因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亦可悲不可
間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當如是某亦不
恨道士笑曰茲介鮮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公
遂覺涕泗交流明日別去

王老原化記

賀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對門有小板门常見一老人乘驢出入其間積五六年視老人顏色衣服如故亦詢問里巷皆云是西市賣錢貫王老更無他業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言論漸密迎云善黃白之術賀信重之備與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鄉日得此珠保惜多時將上老人求說道併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餅來童子以珠易得三十餘胡餅遂延賀賀私念寶珠特以輕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豈在力爭慳惜未止術無由成當須深山窮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賀意頗悟謝之而去數日失老人所在

右老人 原化記

功曹蕭穎士常寄遊于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鬢髮皓然眉目尤異至門日蕭久之微有歎息又似相識觸之其意遂起揖問之老人曰觀郎君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悵然耳蕭問似何人老人曰郎似齊鄱陽王耳郎蕭八代祖遂驚問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識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為鄱陽青衣蒙王寵遇遭梁明之難遂爾逃亡苟免患耳因入山修道得度世遂見郎乃不知是王孫也問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久之乃別

權同休雇者 酉陽雜俎

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雇一走使者本村墅人雇一年所需無不給臨辭去日予固異人有少失禮于下賤今合于秀才役負且言萬物皆可化惟淤泥中朱漆筯及髮藥力不

能化耳目不知所之

丁約　唐人異紀

唐大曆中有韋行式為西川採訪使其姪曰子威弱冠好神仙修煉之術部下步卒丁約者執廝役于子威周旋恪勤未嘗少怠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悽惻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但五十年後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耳于是遂去後子威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及擢明經第調蔡邑宰已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輦夕于驪山旅舍聞通衢甚喧詢之曰劉悟執逆賊李師道將校至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被髮長軀而西幽髮殭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獨認之際丁已見矣微笑遙謂曰尚記臨邛別否二瞬五十年矣幸存相見請送至驛須臾到滋水驛則散縶于郵舍開一窗以給飲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以席蹤自窗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丁歎子威之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既有先見之明聖朝布定天下何私叛臣乎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劉闢之際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又問曰來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嵇康郭璞皆受戮害以此委蛻耳與韓彭輿葬壞并也其或惡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而進亦妣領之威曰明晨法場寓目豈睨于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不克行刑兩晝雨止因有小故至十九日天限方

及君于此時举一訪別言訖就館復自穴入荷
校以䇲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風埃忽起夜
中果大雨澍遲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而宿齋
則姬王有甍于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
九日方獻廟巡鄽始行大戮子威是日啟僕飽
馬詰旦往棘闈候焉亭午間方號令囬觀者不
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停囙從至丁
誌焉遥目子威笑領三四及揮及々際子威獨
見𨙫年霜鬢倏忽間丁躍出虎衆蹦足以進又
登酒肆其言如蜀脫衣換觴與威對飲三其自
此遊遼矣勉于峯道緇偶兩塵當候于崑崙石
室言訖下旗亭々西去數步而滅

瞿道士逸史

黄尊師修道于茅山法籙绝高靈應非一弟子
瞿道士年少不甚精懇屢為黄師所咎草堂東
有一小洞高八尺荒蔓蒙蔽以蛇虺所伏一日
瞿又怠惰為師所箠遂巡避杖遂入此洞黄公
驚訝遣去草搜索之一無所見食頃方出持一棋
子曰適覩秦時人留飡見遣此秦人棋子也黄
公方怪之意其為狐狸所魅亦不甚信茅山世
傳仙府學道者數百千皆宗黄公甚以為德業
階品尋居上昇每至良辰無不瞻望雲鶴明年
八月望夜天氣晴肅月光如晝中宵雲霧大起
其雲五色集于胞崗山樂滿庭復有步虛之聲
弟子皆以為黄公上仙之期至矣遂備香火黄
公沐浴朝衣以候真侣將曉氛烟漸散見瞿生
乘五色雲自東方出在庭中靈樂鸞鶴彌漫空
際于雲間再拜曰尊師當來更須修造亦不久

矣複與諸徒訣別乘風遂去斷遠不見隱隱猶

聞衆樂之音

白樂天 逸史

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為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至一大山山上若大寺觀見道士云此蓬萊山別有一院扃鎖甚嚴窺之問道士曰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後得歸至越具白廉使李公錄以報白公先是白公修上乘業及覽李所報乃自為詩云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

陳惠虛 仙傳拾遺

陳惠虛江東人也為僧居天台國清寺曾與同侶遊山戲過石橋水峻苔滑懸流萬仞下不見底衆皆股慄不行惠虛獨超然而過徑上石壁至夕不回群侶皆舍去惠虛至石壁外微有小徑稍稍平闊遂及一處宮闕門樓朱碧相疑見一叟扶杖持衣而來問之云此是金庭不死鄉司之使出門行十餘步已在國清矣惠虛自此慕道好丹石晚居於南山捨日寺年漸衰老其心愈切寢疾月餘羸憊且甚一日暴雨後有老叟負藥囊入寺大呼曰賣大還丹繞廊數遍衆僧皆笑之乃指病僧惠虛之門謂叟曰此僧好還丹售之老叟欣然入惠虛曰還丹是仙藥一劑幾錢叟曰隨力可致惠虛曰老病沉困床枕月餘昨將得襯錢少許可致藥否叟取錢留藥教其服法乃去衆僧相率來問言已買得還丹否之矣但要新衣青帛還起勢若飛躍衆僧驚

歎間忽飛上殿角從容久之揮手相別冉冉昇天而去時大中十二年也

裴航 傳奇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人崔相國贈錢二十萬將歸京師僱巨舟載于湘漢同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言詞問接雖相昵洽無計會面因賂侍妾裊烟求達詩一章曰同為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夫人因召航相見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幽棲某往一訣耳豈更有情留盼他人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為意航為愧謝後使裊烟答詩一章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亦不能達其旨趣未幾抵襄漢與婢挈粧奩不告辭竟去航遍求訪之絕跡焉遂飭裝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呼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也俄于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甆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于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芳麗非常航驚怛植足不能去因白嫗願納厚禮娶女嫗曰吾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君欲娶此女得玉杵臼為聘吾當與君金帛無用也航拜謝願以百日為期恨恨而去及京國遍于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明友若不相識衆以為狂一日

有貨玉老翁言虢州藥舖卞老有一玉杵臼非
二百緡不得航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數遂步
驟獨攜抵藍橋媼大笑曰有如許信士乎吾豈
愛惜女子而不酬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
為吾搗藥一百日方議姻媼于襟間解藥航即搗
之晝為夜息夜則媼收藥臼于內室如此日足
媼持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幃
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
從迎航而往別見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屏
幄珍玩莫不臻至如貴戚家侍女引航入帳就
禮訖航拜媼感泣媼曰裴郎是清冷裴真人子
孫業當度世不足深謝女媼也及引見諸姻多
神仙中人後有仙女裴拜訖謂裴曰不憶鄂渚
同舟回而抵襄漢時乎航深驚怛陳謝問左右曰
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太和
中航友人盧顥遇航于藍橋驛之西因說其事
後無復有遇之者矣

孫思邈 宣室志

孫思邈雍州華原人也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
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
疾不起唐太宗即位召詣京師授以爵位不受
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二年
辭疾歸終南山與宣律師相接往來時大旱西
域僧請于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
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師求救曰
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時久匪由弟子胡僧利
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救
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

因請患遊曰我知是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予之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予事急固無所吝乃有頃持方至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慚恚死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別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于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則天累徵之不起睿宗屢加尊異方赴召欲加寵位固辭歸山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途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玄宗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船為風飄到一山見道士指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此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到自然乃回求承禎受度後亦上昇

羅公遠 逸史

羅公遠鄂州人郡有白衣人隨衆至刺史門觀春設二小童旁過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其人遂攝衣走刺史擒小童問之云姓羅名公遠適見守江龍上岸看某趣令回耳刺史不信至水濱作一小坑深一尺去岸丈餘引水入刺史與郡人並觀良巡有白色魚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漸大青煙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尺莫辨公遠曰可急上津亭避未至電光注雨如瀉須臾而止見一大白龍于江頭連蜷雲中良頃方滅時玄宗酷好仙術刺史具表聞公遠至京玄宗與張果葉法善棋二人見

之矣曰村童耳何解乃名握棋子十數枚問曰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公遠處大為駭異又與張葉并齒坐廁南有果初進為月熟子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卻不到相顧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爐公遠笑于火中久樹一筋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無路可過適遇火歇方得度開元中秋夜公遠擲杖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至月宮見仙女素衣舞于廣庭玄宗問曰何曲也曰霓裳羽衣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卻顧其橋隨步而滅旦召伶官依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云時武惠妃尤信金剛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癢公遠折竹枝化七寶如意以進玄宗大悅顧謂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曰幻化耳臣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寶如意以進公遠所進者即時化為竹枝玄宗幸洛武妃同行在上陽宮修麟趾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徑六七尺時公遠葉尊師金剛三藏皆從侍焉玄宗謂葉師曰師試為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而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其失耶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眾壓一頭故不舉時玄宗奉道武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三藏亦隱心自惟惟公遠低頭微哂玄宗謂三藏曰師神咒有功葉不能及可為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詔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頂真言不終遍葉身欻欻就瓶不三二遍葉舉至瓶嘴遂誑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自在既使其入能為出

乎三藏曰是僧ゝ本法也復咒ゝ數遍漆鉢不
出三藏懼玄宗謂公遠曰將若ゝ何公遠笑曰
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奏曰葉尊師入玄宗大
驚曰銅瓶在此自何所來引入問ゝ對曰帝王
邀臣與啟面奏的不放臣因一咒得去玄宗大
笑已而使葉設法籙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櫃
ゝ以盆覆ゝ葉禹步叩齒繞三匝曰太上老君
攝去盆下袈裟ゝ縷隨色皆攝名為一聚三藏
曰惜哉金襴至毀如此玄宗曰可正乎葉曰可
又覆ゝ咒曰太上老君正ゝ略着袈裟如故葉
又取三藏鉢燒ゝ烘赤手捧以合三藏頭失聲
而走玄宗大笑公遠曰陛下以為樂乃道之末
法也葉師何用逞ゝ玄宗曰師不能為朕作一
術以慬朕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術何如三

藏曰貧道收回袈裟試令羅公取ゝ不得則羅
公輸得則僧輸于是三藏結壇焚香于壇上趺
趺作法取袈裟貯之銀合又安數重木函皆有
封鎖置于壇上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
重菩薩ゝ一重金甲神ゝ一重金剛圍ゝ甚嚴三藏
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床言笑自若玄宗與
葉公皆視ゝ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ゝ得無勞
乎公遠曰臣闘力安敢自衒其能但在陛下使
三藏略觀耳令開函取袈裟雖封鎖如故中已
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令人于臣院內救
開櫃取來須臾袈裟至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
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柰
上界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術上所知適使玉
清神女取ゝ則菩薩金剛不見其形取若坦途

矣玄宗大悅葉公三藏然後從焉玄宗欲學隱形之術于公遠公遠不可玄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復入玉磶中又易磶破之爲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玄宗謝之乃如故孫之不已因敕焉然隱常不盡或露袍帶或見影迹玄宗怒斬之後數歲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見公遠于黑水道中改姓維名公遠并以蜀當歸寄玄宗天寶末玄宗幸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寄

許宜平 續仙傳

許宜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于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或負薪以賣擔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之拄之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天寶中李白于傳舍壁間覩其詩歎曰此仙也乃詰之得宜平之實于是遊新安訪之不得乃題其菴云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烟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柱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宜平蹤跡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常遊伴入山採樵于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宜平與汝一桃食嫗歸家言之傳聞于郡人後歲荒明奴徙家入山嫗採樵不歸或見其衣藤葉行如飛遂之昇林木而去

蕭靜之 神仙感遇傳

蘭陵蕭靜之置地葺居掘得一物類人手肥而且潤其色微紅歎曰豈非所云太歲耶烹而食

之美既食盡遍月而白髮黑落齒復生貌如童
子莫知其由偶遊莿備一道士頑前之咳曰子
神老是必嘗餌仙藥求盼其飯曰子所食肉芝
也壽同龜鶴矣然當隱山林更期至道不可自
混于與闠之間靜之如其言遁跡雲水竟不知
所之

朱孺子 續神仙傳

朱孺子永嘉安國人居大箬巖登山採藥一日
見溪岸側有二小花犬相戲孺子逐之入枸杞
叢下告其師王玄真俱往掘之得二枸杞根形
狀如花犬其堅若石挈歸洗而煮之孺子益薪
看火三日晝夜不離灶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
及見根爛告玄真來共取食俄頃而孺子忽飛
昇在峰上謝別玄真昇雲而去今俗呼其峰為
童子峰玄真亦餌其根盡不知年壽

葉法善 集異記

葉法善字道元本南陽葉縣人後居處州松陽
縣（卯酉山脉）四代修道至法善有役使之術景龍四年辛
亥三月九日括蒼三神降傳太上之命汝當輔
肅宗及開元聖帝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皆
以先知其年八月果有詔徵入京迨後平帝厄
立相王肅宗玄宗承祚繼統師于上京佐佑聖
主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
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歟然法
善曰此是凶函陛下勿開宜令蕃使自開及開
函中弩發中蕃使死燕國公張說嘗詣師命酒
師曰此有麴處士者頗解酒請召之斯須而至
其形不及三尺腰帯數圍使坐于下拜揖之禮

甚魯朴酒至杯空神色不動燕公將去師忽奮
劍叱魏生曰曾無高談廣論惟沉湎于酒亦何
用哉因斬之乃巨榼也嘗謂門人百六十年後
當有術過我者來居卯酉山初師居四明在天
台東忽五月一日有老叟詣門號泣求救師引
問之曰某東海龍也天帝命司八海之寶一千
年一更其任無過者超證仙品某已九百七十
年矣微績垂成有婆羅門逞其幻法住于海峰
晝夜禁咒積三十年矣其法將成海水如雲卷
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將竭海寶必為幻僧所取
乞賜丹符垂救至期師敕丹符飛往救之海水
復舊僧愧赴海死龍謝因謂曰此崖上去水遠
致一清泉為惠是夕聞風雨聲及明泉出成渠
經久不涸與謂之天師渠顯慶中法善奉命修

黃籙齋于天台道由廣陵明晨將濟瓜洲是日
江干渡人艤舟而俟時方春暮浦溆晴暖忽有
黃白二叟相謂曰爽間可以闔葛為遊乎即何
空召賓兒俄有丱童擘波而出一叟曰挈棋局
與席俗焚須臾丱童如命設席沙上對坐約曰
賭勝者食明日北來道士因大笑而下子良久
白衣叟曰卿北矣無以味美見侵也曠望逡巡
徐步凌波遠遠而沒舟人知其將害法善也懼
惑不寧及具有內官馳馬前至督促舟楫舟人
以昨日所見具列焉內官驚駭不懌法善尋續
來內官復以舟人之辭啓法善法善微哂曰第
過無掛意促解纜發岸僅咫尺而暴風狂浪天
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顧失色法善徐謂侍者曰
取我黑符投之勵首既投波浪頓息有頃濟顧

舟人曰爾可廣召僻侶沿流十里々內或蘆洲
㳂渚有巨鱗在焉々可取々當大獲其資舟人承
教不數里果有白魚長百尺許罔三十餘間殪
暴沙上就而視之腦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鬻割
載歸居近村閭食魚累月

張果

張果者隱于恒州條山往來汾晋間唐太宗高
宗累徵々不起則天召々出山佯死于妒女
廟前時方盛暑須臾臭爛生蟲聞于則天信其
死矣後有人于恒州山中復見々果常乘一白
驢日行數萬里休則重疊々其厚如紙置巾箱
中乘則以水噀々還成驢矣開元二十三年玄
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于恒州迎々到都備
加敬禮々一日秘書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嘗
同造焉時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謂
二人曰娶婦得公主可畏哉二人相顧未諭其
言俄頃有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歲
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二人方悟
向來之言玄宗賜酒辭曰山臣飲不過二升有
弟子飲可一斗玄宗使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
簷飛下玄宗命坐賜之酒飲及一斗果辭曰不
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笑玄宗又逼賜之酒
忽從頂湧出冠子落地化為一榼玄宗驚笑視
之已失道士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
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
宗嘗召果坐于前敕夜光視之夜光奏不知果
安在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見又有邢
和璞者有筭術每視人則布籌于前能詳悉其

苛細玄宗命笑果則連聲移時忽謁神仙終不
能定其甲子玄宗因進酒飲之有死試以飲果
飲盡三巵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此酒非佳味
即偃而假寢咱憒覺覽鏡視其齒皆燋然焦黑遂
命侍童取鐵如意擊其齒盡隨收于衣帶中徐
解衣出藥以傅齒久之忽寤其齒已盡生
矣堅然光白愈于前齒玄宗方信其靈異復授銀
青光祿大夫賜號通玄先生玄宗將咸陽獲一
大鹿果見之曰此漢武元狩五年上林所獲武帝
指之以銅牌誌于左角下遂命驗之果得銅牌
二寸許但文字闕暗耳玄宗復奇之以問葉法
善曰果何人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即死故不
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許之
法善曰果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
僵仆于地玄宗遽詣果免冠跣足自罪果徐曰此兒
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以水噀其面復
活後果懇老病乞歸詔歸恆州天寶初再
徵召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

顏真卿　玉堂閒話

顏真卿為盧杞所排授李希烈不屈縊死之賊
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啟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
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握拳不開爪透手背
遠近異焉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雖藏于鐵
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行及中路旅
櫬漸輕後達葬所重斂空棺而已

馬自然　續仙傳

馬湘字自然杭州塩官人湘與婺州永康縣牧
馬嚴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入長溪

縣界夜投旅舍行旅已滿主人戲言無宿處道
士能壁上眠即相容已逼日暮姑徵延叟切丁
止宿湘日前往丁係於中眠而湘躍身梁上以
一脚掛梁倒垂直下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湘
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久不出主
人拜謝乃出

徐佐卿 廣德神異錄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于沙苑時雲間
有孤鶴迴翔玄宗親御弧矢中之其鶴即帶箭
徐墜將及地歘然矯翼西南而逝萬衆極目
久良乃滅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觀青城山道
士徐佐卿居之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謂院
中人曰吾行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
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于壁後年箭主到此即
即付之因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十三載九月
九日也及玄宗幸蜀偶至斯觀忽覩其箭命侍
臣取覩之蓋御箭也因詢觀中道士具以實對
即視佐卿所題乃悟前歲沙苑從田之箭佐卿
蓋中箭孤鶴耳

韋仙翁 見聞集

唐代宗大曆中道監察御史韋君驅驛詣太華
山尋訪黃帝壇韋至山下縣后陳設館傍舍
店中夜有嗽聲韋問何人遣家視之曰有一老
父姓韋韋君以其同姓邀之因訪韋君祖父又
訪高祖為誰韋君曰曾祖某任某官高祖奉道
不仕清朝入此山不知所在老父喟然歎曰吾
即爾高祖也吾名某有二子爾即吾之小子曾
孫也豈知于此相遇韋君涕泣再拜老父止之

謂曰、爾祖母見在、爾有二祖姑、亦在山中、片過寒食故入郭、與漿華求脂粉耳、有一布襆々、內有茯苓粉片、欲貨此市、貨問葺君、爾何々葺君曰、本取于此山中、求貨煙人、莫有知者、不留爾能知否、老父曰、通於中峰西南上有一古墩勞歸餘址、此當是也、但不定也、遂與葺君同宿老父絕粒不食、但飲少酒、及人參茯苓湯、明日葺君入山、以乘馬讓老父、々曰、爾自騎、吾杖策引汝、山路險阻、馬不能進、遂下馬入谷、行不里許到室見三嫗、老父曰、此乃爾之祖母及爾之三祖姑也、葺君悲跪再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餘、俱垂髮、皆以木葉為衣、相見悲喜、謂曰年代遷变、一朝遂見玄孫、遂與老父上山、果有一壇、葺君仰拂拜謁、立標記之、到老父石室辭出谷、葺君曰、到京奏報、并留請假、却來奉迎老父、曰努力好事明主、葺君拍到闕、具以事奏、代宗歎異、乃遣葺君齎詔入山、與史以禮邀請、到山中、迷失舊路、数日尋訪不獲、問山下故老云、自少年已見此老父、遇一到城郭、顏狀只如舊時不知其所居、葺君望山慟哭、而返、代宗悵然、具以事跡付史館

橘中老叟 玄怪錄

有巴邛人種橘為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膚紅潤相對象戲、身僅尺餘、剖開後亦不驚怖、但與決賭、々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

虞瀛洲王屋九脯、河母麻髓凝酒四種、河母女
態盈娘子躋尾龍綃織人紉綴日于王先生、背
城、草堂遙我丹丁一隻曰、王先生許夢見待不得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摘下
耳二叟曰、僕飢矣須龍根脯食之卽于袖中抽
出一草根形狀宛轉如龍目削食之、隨削隨滿衣
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
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江妃 列仙傳

鄭交甫常遊漢皋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
珠大如雞卵交甫見而悅之下請其佩二女解
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去行數步視
懷空無珠二女忽不見

毛滂 女紅

闕下有酒母過師呼于老者不知何許人也、一
日謂酒母急處求與汝共進中散王喬是夜果
有異人乘村二茅狗一與于老一與酒母俱令
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 一本闕下卜師呼子先者老有鴟歲矣

女几

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甚美有人過其家
以素書五卷質酒几開視乃仙方也、几私寫要
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
質酒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
几隨去亦所居即女几山也

樊夫人 女仙傳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為上虞令有道術與
夫人共昇舉其元中關有一嫗不云姓字
常居止人家以丹篆救疾于閭巷一日忽告鄉

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里人張拱具
舟楫送之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處々巨舟沒
于君山島上而碎觸數十家近百餘人並不至
損亦有舟楫來救者果於島上忽有一白龍長
丈餘游于沙際數十人觸之槌殺分食其肉明
日有城如雪圍繞島上人家莫能辨其城脚窄
狹東島上人忙怖號叫衆蘗皆為虀粉求其人
為猴其廣不三數丈又不可攀援勢已際急俄
陽之人遙觀雪城亦莫能曉時媼舟已至岸遂
登島撫劍步罡喚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
霹靂遂崩乃一大白龍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
立其胸遂救百餘人性命不然頃刻均為血肉
矣島上人咸號泣禮謝命拱返舟因渡忽有道
士與媼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慰悵拱
詰之道士曰劉綱與君之妻樊夫人也拱方知
媼即樊夫人云

郝姑　莫州圖經

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傳郝姑
字女君本太原人後居此邑魏青龍年中與鄰女
漚麻於水邊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云女君前
云東海公娶君為婦言訖斂衽于水上行坐
往來有若陸地鄰女走告其家人咸怨女君遙
語曰幸得為水仙無怖勿言每至四月送刀魚
為信至今四月內多刀魚鄉人為立祠々前生
青石一所縱橫可三丈餘高二尺餘有舊題云
此是姑夫上馬石

我儂手摹兩石菴撰人名此與石證諸日乃一手勘錄書中玄得石論
蓋州李公所錄曲考傳　秀麗細潤枝山行楷可珍也　吉

我儂手集

異跡

崑崙

博物志崑崙山縱横萬[seal]所出雲水沓五色雲東南流黄水入中國為河十洲記崑崙號崑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之山形如偃盆下狹上廣故云崑崙釋氏謂之須彌山為帝天所居山頂四峰挺出各高七百由旬山東天下名東弗赤西天下名瞿耶尼南天下名閻浮提北天下名北鬱單越閻浮提今中國四夷皆是也涅槃經謂閻浮提界内有震旦即此梵語稱天子為震旦

泰山

在濟南府泰安州即東嶽一曰天孫一曰岱宗高四十餘里凡十八盤由南天門歷東西二天門至絶頂上有石表云秦時無字碑其祠曰青帝曰碧霞其峯曰日觀雞鳴可見日曰秦觀可望長安曰越觀可望會稽曰丈人曰蓮花曰明月其峪曰石經曰桃花其嶺曰黄峴曰雁飛其洞曰白雲曰水簾曰黄花其池曰玉女曰王母曰白龍其古蹟曰封禪臺曰五大夫松秦李斯篆唐磨崖碑自黄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上有金篋玉策能占人修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乃倒讀曰八十果應其數下有明堂古帝王巡狩朝諸侯之所漢柏武帝東封時植

華山

在西安府華陰縣即西嶽也石壁直上如削成最著者曰蓮花明星玉女三峰而仙掌崖日月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巖、蒼龍嶺皆奇境也、韓愈嘗賈勇而上、及下則
心悸目眩、發狂痛哭、投書與家人永訣、邑令乃
百計取之、然後下、李白登落雁峰曰、呼吸之氣
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一問青天耳
陳希夷蛻骨在峽中、即名希夷峽、其上一穴、舊
有垂鎖道、上嘗攀以上、見骨齒、石函色微紅、香
甚、後有人竊趾骨而去、道士惜之、遂斷其鎖、不
得上、希夷初隱武當、有五老人來聽講易、謂希
夷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所棲、宜往目
御風而行頃之至華山、或云希夷之睡、乃五龍
蟄法、龍所授也、述征記、華山與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掌跡至今存焉、

衡山

在衡州府衡山縣、即南嶽也、周八百里、上有七
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其峰
高峻者五、而祝融為最高、禹祭衡山、夢一人自稱
蒼水使者、授禹金簡玉牒、三日果得于岣嶁峰
下、禹因導水通瀆、刻石書之于碑、宋嘉定中、蜀
士得樵人引至其所、以曆紙蹋其碑七十二字、
皆科斗文、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

恒山

在大同府渾源縣、即北嶽也、水經謂之玄嶽山
多奇花靈草、映帶左右、斧斤不敢入、上有飛石
窟、而崖壁亦嶄然、中虛、相傳飛至曲陽縣、歷代
怯升登者、就祠于曲陽、以為嶽靈所寓也、曲陽
縣屬真定府

嵩山

在河南府登封縣、即中嶽、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少林寺在少室北麓、達磨面壁處、壁猶有痕

磨笄山

在保安州西北趙襄子姊爲代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迎其姊夫人曰代已亡吾何歸乃磨笄自殺因以名山

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復成文畜生時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泉

投金瀨

溧陽溧女救子胥處子胥欲報不知其家投金瀨水而去

莫愁湖

江寧府三山門外昔有盧莫愁家此故名

桃葉渡

秦淮口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嘗渡此獻之作歌送之故名

胭脂井

蜀都賦注臨邛縣有火井夏至之際則炎赫彌熾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爓出通天

即景陽井在臺城內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入避隋兵處後名辱井

百尺樓

南唐李後主建百尺樓于樓中作金蓮高六尺令宮嬪窅娘以帛纏足似新月一鉤翩翩素襪舞金蓮上旋轉有凌雲之態唐鎬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

瓦棺閣

瓦棺寺昇元閣高二百四十尺西晉時地產青蓮兩朵聞之所司掘得瓦棺開見一老僧從舌根頂顱出詢及父老曰昔有僧誦法華經萬餘卷臨卒遺言曰以瓦棺葬之此地

夢筆驛

一說淹嘗夢張景陽謂曰前有匹錦相寄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無用聊以遺君

江寧府東江淹嘗宿此夢郭璞曰吾有筆在公處可還淹探懷中五色筆授之自是才盡

勞勞亭

江寧府城西南勞勞山上古送客于此

新亭

府南俯瞰江渚周顗與群公宴此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因而涕下王導曰諸公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肅然

響屧廊

靈巖山上吳王建廊虛其下實以甕令西施步屧繞之丁丁有聲

蝦虎城

宜興古陽羨城一名蝦虎城

青冢蕭墓

大同府城西北地多白草獨昭君墓草青

臨江府城西有蕭墓相傳梁武帝嘗幸此一女死鑄金為塔而合葬焉

辛女巖

盧溪大江之左奇峰絕壁高峻插天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辛氏女所化隔江對峙一巖有機一乘船一隻懸于崖孔其遺跡也

鬼田

竹山有地二頃不生樹木惟長茅茨每歲清明日祭而燎之預卜歲熯草盡即豐多驗

蔡廳

黎州治世傳唐三藏植蔡杖于此云化日州治也後果驗杖成株高五十尺圍九尺

凌雲臺

凌雲臺上一樓魏文帝築先稱衆木輕重乃造

每值風搖動而未嘗傾側明帝畏其勢危升以大材扶持之樓即壞論者謂輕重力偏也

二酉山

荊州記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昔人避秦于此學道因留之梁湘東王繹賦訪酉陽之逸典序山在開廣辰州府西北五十里大酉山西北四十里山顛有善卷墓

鳥鼠山

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注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山在臨洮府渭源縣孔氏尚書傳曰鳥鼠共為雄雌

黍谷

劉向云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以溫其氣遂生黍今名黍谷在順天府懷柔縣

疏屬械尸

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劉向對曰此黃帝時貳負之臣犯罪大逆帝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出外帝謂其妖妄收向繫獄其子歆出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乳之即復活帝令女子乳之應答如何言帝問何以知之曰出山海經

酒香山

酒香山在岳州山上有美酒飲之成仙漢武遣欒巴求得之未進東方朔竊飲之帝怒欲殺朔朔曰酒有驗當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無驗遂赦之

昆吾石

十洲記流州在西海中上有昆吾石治之成鐵作劍切玉如泥

乞子石

郡國志馬湖南崖有二石東石腹中出一小石西石腹中懷一小石故人乞子于此多驗號乞子石

玉梁化龍

漢武帝時玉笥山有玉梁觀魏武帝遣使取玉梁去觀數里雷電大發裂殿脊化為白龍摩烟霧而去 玉笥山號

八陣圖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雖峽水衝激巨石隨波纏川而下獨此象石分布宛然六七百年至今尚存又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愚公移山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里北山愚公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欲畢力平險指通南豫達于漢陰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于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醉石

廣輿記鎮江府北固山甘露寺中有很石狀如羊相傳諸葛亮坐其上與孫權謀攻孟德者俄云此[illegible]

廬山記陶潜所居栗里有大石潜醉眠其上故名又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廬山石雁

潯陽記廬山頂上有池〻中有二石雁〻霜降則飛

零陵石燕

零陵郡有石燕出每風雨相傳則石燕亂飛晴則如故入藥用

画眉石

究平縣有画眉山出画眉石

然石

豫章有石黃〻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安鼎其上炊足以熟冷則復灌之雷煥以問張華〻曰然石也

塩石

汶山有塩石煎之得塩

無為軍廨石

宋米芾初入無為軍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當吾拜〻命取袍笏拜之每呼為石丈〻

然海

渡流山下有然海十里民汲之以代油〻光明過于油始皇使人汎海求仙草舟人不知水性以燭照投水中火大發通海延燒無一人還者

桂海

南方多桂故曰桂海北方多氷〻故曰氷天

陸海

高平曰陸〻關中地高故稱陸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之饒富故云海

嶓冢異草

嶓冢山有異草名夜骨空若〻食之令人無子〻

駒驪山條囊

駒驪山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持去故地即死諸葛恪出獵見之

康水采文

杜甫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求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于豆壠取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扪之硃篆熟聲振扶桑亭天福夜因佩入葱市歸飛火滿室有聲曰邂逅鏘吾令而文而不貴出父覧

馬嵬之兆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宮人各以椀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色豔惟襟上色不入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嵬之变血污衣裾與紅無二

石鼓

晉武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聲聞數十里

石棋子

峻靈山側有石如棋子每取之以紙錢祀神座之下所取不得揀選取畢視之黑白相均

掘井得舡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于函旁復掘三丈遇磐石下有水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舡觸石而出人窺舡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舡 玄怪錄

蝦蟆陵

勝西相董仲舒墓在長安人乃致敬過者必下馬名陵後人語訛為蝦蟆陵、西京記

梅根冶

宣州志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昔女李娥廟娥父為吳大帝鐵官冶鑄金鍋爐而金不出吳法裁折官物十萬即坐斬娥父所損折過數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爐中赫然屬天于是金液沸湧溢于爐口娥所躡二履浮出于爐身則化矣其金汁塞爐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所收金凡億萬斤吳俗每冶銅鐵必先祀娥云

陽虛之山

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文勒二十八字景刻于陽虛石室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

韓陵山一片石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韓陵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韓陵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沈釀埭

瀨林漢鄭弘為靈文鄉嗇夫行官涼洛赤至宿一埭于埭遇故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之酣暢皆得大醉因名其埭曰沈釀

地脂

高辰為并門判官一日見砌間流出如手攝之試塗一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辰甚之

問丞天道士，答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乃発甑，已無所覩。

僵人

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鎖穴故岫，經取名焉。擇較試穴旁上可百餘仞，石路逶迤，旁通單穴，僵尸倚扇枯骨尚在，惟無眉髮而已。訪其川居之人，云其鄉中父老，作兒童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水經注

山都

南康山中有物曰山都，亦曰山客，頭面語音亦似人，但手腳爪如鉤利，居絶巖穴中，能斫榜索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隨置多少取之，合其意便將榜與人，但不與人對面，能變化隱形也。

揚州塔影

陳少游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翻則如此。酉陽雜俎

浪井

寰宇記：漢高六年，灌嬰開井，年深湮塞，孫權經此，自標此地，命工鑿之，正得此井，有石銘云：頴陰侯開，不滿三百年當復為應運者所開。權以為己瑞。江有風浪，此水輒自漂動，土人呼為浪井。今在尋陽城內。

平陽城

晉永嘉中，有韓媼者，偶拾巨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橛。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橛因變為蛇，令媼舉灰誌後，曰：憑灰築城，可就。果然。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忽有泉源出成池。

我儂叢肖

方術類

董仲君 王子年拾遺記

漢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帝思念之方士董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温夏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語不異真人帝令求得此石依先圖刻作夫人形置輕紗幕中婉若生時帝大悅問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親近乎此石毒特宜近望不可迫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帝從其諫仲君使人舂此石人為九段不復思念

張山人 原化記

唐曹王貶衡州時有張山人技術之士王嘗出獵得群鹿十餘頭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湯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纔及寸負囊拄杖覽覽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遂命向北逐之十餘里果見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因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向見諸鹿無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患之未召山人與相見乃山人舊識郴州遊山觀往生其足尋亦平復王從容遣之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因驢驚斷韁而走生追至終南山下見一處茅齋有葡萄架其驢繫在樹下閒門二老人出曰幸會此實洞府以君有道骨是以相召生拜謝授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以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曰將此入城々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授竹于彼取其女來但心存者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候入戶部王侍郎家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妝生投杖于床攜女而出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殭臥在床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時侍郎下朝權要請謁盈門生懼不敢出隱于中門側半日矣須臾葉天師詣侍郎喪女來嗜視之曰此非真死乃道術者為之耳遂取水噴呪死女亦幾為竹又曰此亦不遠嚴搜尚在持刀禁呪遶宅尋索果于門側得生々被擒拷訊遂述其本情就終南同取老人至山下都無徑路所司益以為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嵩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闊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遣我命禍自取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徒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噀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枷鎖委地水亦不見矣

周賢者記

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為號州司戶號州有
周賢者與司戶善謂曰吾前月中至洛見公兄
被戮繫其首于右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
勿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今君與兄同
禍為君設酺章請或得免也司戶如其言法事
畢如急去官移家襄陽月餘染風疾十月裴令
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
有司奏請則天曰既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
此一房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犬咬
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用以髮繫其首于
左足下一如周言

俞叟　宣室志

孫光
吳時有孫光者常行術于市里從人乞瓜勿與便從索瓣掊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尚書王公潛節度荊南時有呂氏子為王公表
姪投刺謁公公不為禮寓于逆旅月餘窮乏益
甚有市門監俞叟者召呂生而語且問其由生
告之故叟曰某貧無以賙吾子之急然何有
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為吾子具食幸
宿我宇下呂生許諾于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
床榻敝席與呂生坐語久命食以陶器進脫粟
飯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為吾子設一小
術以致歸路裹糧之費呂生雖疑誕妄然甚覺
其異叟因取一缶合于地俄頃舉而視之見
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腰帶俛而拱焉俞叟指
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呂生熟視其狀貌果
類王公心默而異之因戒曰呂乃汝之表姪家
貧無以給旦夕之膳故不遠而來汝何自矜曾
不一顧豈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貲之無使為
留滯之客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于是却以

缶石于上有項再俗之已無見矣及旦生歸述
旅主公果召之方見且謝曰吊內務般未能一
日接言深用為愧是日始館呂生于驛亭與宴
遊累日呂生皆去王孚贈僕馬及縑二百延呂
生益奇之不敢言後歸僧北固與友人道其事

陳季卿夢異記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
棲輦下二日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出息于暖
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者亦伺僧歸得季
卿就爐坐日已晡矣季卿正飢甚翁乃于肘後
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杯與季卿啜訖兀
然暢適遂不飢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
踏因長歎曰得自渭泛于河遊于洛泳于淮濟
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
致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扁舟置圖中渭
水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則如公所願季卿熟
視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若
登舟矣始自渭及河維舟于禪窟蘭若題詩于
南楹明日次潼關登岸題詩于關門東普通院
壁自陝而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月餘至家妻
子兄弟拜迎于門側又題江亭晚望詩于書齋
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
乃吟一章別其妻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
一更後兄弟妻子見其舟泛江而沒于是慟哭
江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途至于渭乃
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
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
而日將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寓後二月季

卿々妻子賫金帛自江南來謁季卿歎世故不訪々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于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又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閼門蘭若見所題翰墨尚新

馮漸 宣室志

河東馮漸名家子善制鬼長安中人率以漸字題其門蓋以此

楊隱之 酉陽雜俎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柳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箇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紙耳室中忽朗若張燭

趙廓 列仙傳

武昌趙廓齊人也學道于吳永石公三年廓求歸公曰子道未備安可歸哉乃遣之及齊行極方止息同息吏以其犯官長將收之廓走百餘步變為青鹿吏逐之走入曲巷中復變為白虎急奔見聚糞入其中變為鼠吏悟曰此人能變斯必是也遂取鼠縛之則廓形復焉遂以付獄法應棄市永石公聞之歎曰吾之咎也乃往見齊王曰吾聞大國有囚能變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圍之廓按前化為鼠公從坐翻然為老鴟攫鼠而去遂飛入雲中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建時殿上鐘自鳴帝甚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々曰蜀岷山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奏蜀山崩

楊由 漢書

後漢楊由善占候為郡文學掾曾從人飲敕御
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趨去後主人舍
忽有鬪相殺者或問何以先知之由曰向者社
木上鳩鬪此鬪之象也

　右象　建康實錄

吳有象字元則與吳王論膳何者最美象曰海
中鯔魚為上請于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
綸于坎中食頃得鯔魚作膾

　管輅　魏志

管輅至郡忌家有飛鳩來止梁上鳴甚悲切輅
云當有客從東來相探被攜豕及酒自有小故
耳至晚人如其言既而射雉作食箭發從籬間
誤中數歲女子流血驚怖

　桑道茂　劇談錄

建中元年有術士桑道茂請城奉天為王者居
德宗素神道茂遂命京尹嚴郢發眾數千與六
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
其故及朱泚亂播遷都此乃驗先是道茂善相
李晟于左貴初職久未遷趨齎錫一定凌晨往
謁道茂時謁者甚眾道茂多不即見之問李在
門親自延接施設殷勤情意甚厚既而謂曰他
日建立勳庸貴甚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
為托李莫測其言但惆悵而已請留所服綠襖
李公自上汗衫仍請于衿上書名云他日見此
相憶及泚叛道茂陷賊廷既克京師從亂者悉
皆就戮時李受命斬決道茂將欲就刑請致詞
并出汗衫李公始悟前事奏以非罪特原之

　胡盧生　原化記

諸者胡蘆生賣卜于中橋，宰相李藩嘗僑寓東洛，妻即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崔氏亦不甚禮之，李又悲見疏，欲挈家居揚州，甚悶，與崔氏兄弟往候生，生方負暄在幕，坐倚蒲團，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為之起，但伸手請坐而已，曰須臾當有貴人來，顧小童曰掃地，方畢而李至，敘下未坐，生遽執手曰：郎君貴人也，何問？李公曰：某且老矣，窮悴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何貴之有？曰：公在兩紗籠中，豈畏此危？李公詢紗籠之由，終不復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居左近有高員外者，與李公素善，一日欵寢，夢藩莊宅亡已十數年矣，為陰吏，蒙差當直李三郎，高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參佐橋與員外往還者。高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高以告公，公亦笑而謝之，心異紗籠之說。後數年，張建封領徐州，奏李為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公不能為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諸判官，亦曰並無。張尤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座者？因更問：莫有判官未來否？報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李方悟胡蘆生及高公所說。李後果為宰相。

李秀才 酉陽雜俎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于定水寺院，僧具蜜餌時果。時有鄰院僧與李秀才偕達，來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茗，巡將匝而

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末及李秀才何也僧失
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々鄉院
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僧又曰不還
之々弟何所憚秀才遂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
識焉知予不還僧複大言望酒旗翫妓場豈有
雇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
因揮手袖中據兩膝叱僧曰粗行阿師敢如此無
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筇杖忽跳出
連擊其僧衆起為救護杖伺人隙中猶擬擊李
複叱曰捉此僧向墻僧乃負墻拱手色青短氣
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
無數衂鼻敗顙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
能殺此爲衆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
惡狀

賈耽 芝田錄

唐宰相賈耽精于陰陽象緯之術有村人失牛
詣桑國師卜之卦成曰爾之牛是賈相國偷將
置巾笥中爾但候朝時突前告之叟乃如其言
祈請公詰之具以卜者語告公々于馬上發巾
笥取試盤據鞍運轉視之良久謂失牛者曰相
公不偷爾牛要相公知牛去處耳但于安國觀
三門後大槐樹之梢鵲巢探取之村叟往詣三
門上見槐樹杪果有鵲巢都無所獲乃下樹低
頭見失牛在樹根繫之處是盜牛者家也

廬山道士 集異記

廬山道士茅安道有二弟子以幻術見潤州師
韓晉公滉之惱之詢其所師悉加戮焉而安道
已在門矣遽召入之安道龎眉美鬚姿狀高古

公望見，不覺離席延之對坐。安道曰：同弟子二
人愚騃，干冒尊嚴，乃者命之短長懸于指顧，然
我請諾而媿之，然後從公之行刑也。公即臨以
衣衞械繫甚堅，召致階下。二子叩頭求哀。安道
語公左右，請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術，不與。安
道欲然，遽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噀二子。當時化為
双黑鼠，亂走于庭前。安道猶迅忽變為巨鳥，每
足攫一鼠，沖飛而去。晉公驚駭良久，終無奈何。

周隱克 逸史

唐道士周隱克，于段文昌鎮淮南時，段公病漸
起，與賓客博戲飲茶。周生連喫數椀，段起旋溺
不已。良久，驚語周曰：乞且放。虛應文下不自持
矣。曰：與相公為戲，也蓋飲茶痛起，遣段公代之
耳。

張上故 逸史

唐王潛在荊州，有百姓張上故善術，得王子弟與
之狎。張取草一握，再三揉之，悉成燈蛾，飛去。又
畫一婦女于壁，酌酒飲之，酒無遺滴，須臾畫婦
人面赤半日許。

趙昞 水經注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為丈夫，東陽趙昞善方
術，相遇于路，登法高昞，師事之。後登故，昞東入
長安，人未知昞，乃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怖。
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舟人不
許，昞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于是百
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于
永康，而蚊蚋不入祠屋。

東海黃公 西京雜記

東海黄公少時以赤金爲刀厭虎御虎而行及衰老氣憊飲酒過度不能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黄公以赤刀厭之爲虎所害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取以爲角抵之戲焉

胡僧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咒術能生死人太宗令于飛騎中取壯勇者試之〻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〻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咒奕〻對之無恙須臾胡僧忽自倒地不復穌

明崇儼 野朝僉載

唐諫大夫明崇儼有術法文帝試之爲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嘗聞絃管是何祥也儼止之〻儼曰諾遂書二桃符于其上釘之其勢遂歛上笑喚妓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不敢作樂也蜀縣令劉靖妻患疰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靖以爲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俄史有龍下入甕水中剔取肝食之其後儼獨卧堂中夜被刀子刺死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蹤跡或以爲儼役鬼物苦被鬼殺之

東明觀道士 開元傳信記

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〻輒流汗倦怠因從容奏于帝〻曰此必術士所爲也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見石硯在案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風〻上寤而具啓帝〻乃潛以物色令于諸宮觀中求之果于東明觀得其屏

風亦文尚在所指道上已通矣

荆術士 酉陽雜俎

大曆中有荆士從南來止于陟屺寺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技請呈衆觀乃合彩色于一器中驟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宜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難陀 酉陽雜俎

唐延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初入蜀與三尼俱行戍將將斷之僧曰三尼妙于歌管為諸君夜張之戍將遂留連為辦酒會客文假襉襠巾幗市鉛黛與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廻風迅趣摩跌技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尼不應僧忽起取戍將佩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節杖也血乃酒耳

張和 酉陽雜俎

貞元初蜀郡張和大俠也有豪家子與和善和引出西郭門入一廢蘭若有大像巍然與豪家子升像之座和扪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行數十步忽覩高門崇墉和扣門五六有丸髻婉童出迎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豪家子

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于中堂珠璣綈繡羅列
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進妓女豔殊類絕世神
仙豪家子竊問主人姓曰此次四也本擬伯
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顧妓曰無廢歡
笑予暗有所適揖客而起騎從如州敘列炬而
出豪家子因私于墻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
曰嗟曳君何以至是我輩已為所掠醉其幻術
歸路永絕君若要歸但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
戒曰有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
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
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婢負心敗吾事胡不復居
此乃馳騎他去妓即與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
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闌妓自持鍤開東
墻一穴亦如佛龕推豪家子于墻外乃長安東
墻下遂乞侯方達蜀焉

板橋三娘子 河東記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
來寡居三十餘年無男女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
為業家富多驢畜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
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
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鄰比主人房壁而三
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
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
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
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房中悉窣若動物
之聲偶于隙中窺之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
挑明之後于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
木偶人各長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噀之二物

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來去數回又于箱中取一裹蕎麥子授木人種之々須臾生花結麥令木人收割持踐可得數升又安置小磨磑成麵訖却收木人木牛入箱即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燒餅于食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于戶外窺之々乃見諸客圍床食餅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盡沒其資財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慕其術中心籌策于回時將至板橋亦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夜窺之々見一依前為所季和乘間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己餅食之々方食次三娘子送茶出季和曰請主人嘗客燒餅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々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即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盡收其木人木牛等物然不得其術後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廟東五六里路旁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亦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々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不知所之

我儂彙刊

妖怪類

哭呼阿舅

宋元嘉元年南康營民區敬之與息共乘舫入山溪中敬之夜卒中惡死其息然火守屍忽聞遠哭聲呼阿舅孝子驚疑俛仰間哭者已至如人長大被髮至足髮多蔽面不見七竅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懼此物坐七人頭邊哭孝子于火光中竊窺之見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須臾裂剝露骨孝子欲擊之無兵仗須臾其父屍見白骨連續而皮肉都盡竟不測此為何物也　述異記

白骨小兒

汝南周濟川與兄弟數人讀書別墅三更後欻桐將寐忽聞窗外有啪啪聲濟川于窗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于庭中趨走始則叉手徘徊而擺臂啪啪者其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起厲聲呵之小兒即跳上階入門欲上床其弟巨川擊之小兒連曰阿母與兒乳旋擊散旋復聚家人以布囊盛之擲一枯井中明夜又來如此者不一夜家人先備大木鑿空其中內入小兒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之懸一巨石沉之大江小兒在空木中云謝以棺槨相送自是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　詳異記

青竹上掛髑髏

李信甫元和九年初調選時在都過景風門見廣衢中人鬧圍一大場中有一短婦人布幕其首言無次第群小兒大共嗤笑有欲近之者則

來婢攫小兒又退如是日中者益衆婦女人方坐有一小兒突前牽其冪首布遂落見三尺小青竹掛一髑髏然金吾以其事上聞 乾𦠆子

哥舒翰妾屍

哥舒翰未達時宅長安新昌坊有愛妾裴六娘死既殯尚未葬翰獨宿總帷以伴靈一夜月色皓然翰悲嘆不寐忽見門屏間一物側首窺內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後更有三夜叉相從進言曰床上貴人奈何一曰寢矣便昇階入殯所拆發昇櫬于月中破而取其屍棄割肢体環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物狼藉翰恐怖且痛極不能忍潛取帳外竿于暗中擲出大叫夜叉驚走蹣跚而去有一夜叉最後不得去翰擊中之流血乃去家人聞亂起救翰具道其事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啟底亦無餘骸翰恍然以為夢驗其墻又有血迹竟不可解 通幽記

吳生妾

有吳生者嘗遊會稽娶妾劉氏初以柔婉聞後數年吳生宰于雁門劉氏忽曠烈自恃不可禁有逆意者即發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與吳生始知劉氏悖戾心稍外之一日吳生與雁門部將獵得狐兔甚多致庖舍吳生他出劉氏即潛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詰狐兔所在婢輩告之旬餘有以鹿獻吳生者命致于庭而吳生詭言他出潛身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眥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久之乃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

立庭乃一夜义耳目若電光齒如戟牙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义四顧若有所懼良久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何去 宣室志

壁上画夜义

經行寺僧行蘊為寺都僧初秋將備盂蘭會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師因戲之曰世间女人有似此者我以為婦其夕歸院夜未分有二女子叩扉進見一云蓮花其婢云露仙與僧綢繆敘語詞氣清婉俄而滅燭童子替階聽之未食頃忽聞蘊失聲究楚頗極遽引燭照之則拒户闔禁不可發但聞牙齒齟嚼骨之聲如胡人語音大罵曰賊禿奴遣爾辭家剃髮因何妄想假如我真女人豈嫁與爾作婦耶于是馳告寺僧壞垣而入乃二夜义也騰蹴而出至佛殿壁上乃沒僧視之壁上有二畫夜义正類所覩脣吻間猶有血痕 河東記

牛言

晉太安中江夏功曹張騁乘車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亂甚乘我何之騁及從者皆驚懼因驅還 搜神記

宮人化蛇虎

蜀王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為大斑理蛇長丈餘逐于死中夜復來寢床下勢懼遂殺之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勢為桓溫所滅 獨異志

常

右監门衛錄事參軍張翃有親故妻天寶初生

于方收所生男、更有一無首孩子在旁跳躍攪
之明不見手去則複在左右、搜白畢圖其名曰
常依圖呼其名忌苑然乃滅、記聞

食子婦人

開元二十八年、武德有婦姙、將生子、其夫不在
姑與隣母同視其産〻男、其家婁有麵數百斤
米一區、姑與隣母具食〻畢、婦猶苦飢、求食不
絶、姑饋之盡數人之饌、猶言飯、姑又餚升麵進
之〻婦食無餘、而益稱不足、姑怒更為具之、姑
出後房內、餅盎在焉、婦下牀親視器、取食之、餅
又盡、姑還見之〻怒且恐、謂隣母曰此婦為何、毋
曰、吾自幼及長未之見也、姑方詢怒、新婦曰、姑
無食〻見乃因提其子食之、姑奪之不得、驚而
走、俄却入室、婦已食其子盡、口血猶丹、謂姑曰
新婦當卧且死亦無遺、苦食言終、仰眠而死、聞記

食土

開元二十八年二月、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縣
人無故食土、云味美、異于他土、先是武德期城
村婦人、相與採拾、類而言曰、今米貴人飢、若為
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謂婦人曰、何
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婦人取食、味頗
異、遂失(又)老、乃取土至家、拌麵作餅〻甚香、由
是遠近皆取之、縣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並盡
聞記

冢上枯骨

岐人于凝見荒冢上一枯骨如雪、其頭而尖、五
体百骸、無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玫瓏、枝節
可數、凝跨馬稍前、枯骨乃開口吹嘘、稿葉輕塵

彷彿自此上有鳥雀翻飛啁啾甚衆擬良久稍逼近之乃淡然挺立骨節絕體凝心悸焉亦驚之集異記

鐺負釜行

唐陽武侯鄭綑巽相居昭國里弟緼為太常少卿嘗在家廚饌將備其釜忽如物于灶中築之離灶尺餘連築不已其傍有鐺十餘隻並烹庖將懸皆兩耳慢搖良久悉能行乃上灶每三鐺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自廚中出有折足者有發不用者亦跳躑隨之出廚東過水渠諸鐺並行無礙而折足者不能過其家大小驚異聚而視之不知所為有小兒呪之曰既能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鐺乃棄釜于庭中却過每兩鐺負一折足者以過往入少卿院堂前大雁排列定乃聞空中轟然如屋崩其鐺釜悉為黃埃黑煤盡日方定其家憂懼數日少卿許相國亦未幾而薨靈怪集

枯骨巖

青城山丈人觀巖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按手膝上鉤鎖附苔蘚蔓色如白雪酉陽雜俎

鼠人

渠州刺史李黃夏日憩于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鍤掃前穴而入有二人亦長數寸舁一鑊添水爨薪須臾鑊前有一夜叉執鐵杖叉一人被紫袍執笏長數寸形色狀貌乃李也黃雖懼而不敢驚之乃出黃脫衣入鑊中須臾而出黃衣服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穴中乃黃之嬭姊寓岳州久矣主鑊者叔姊如黃清

已而舁艭入〻灘雪者又掃去其灰燼黄〻大憂遣
訪其婢秉無恙（閲奇錄）

石門

進士宋洵下第南歸迄設為金州石泉令〻洵以
縣邑喧雜于縣東数里葬一山居亦畢〻役者聞
山石中有婦人語云〻宋三郎來矣及洵居之〻月
夜于書堂閒履步〻又聞石中云〻〻驻聽之〻石門
忽開見婦人数輩再拜矣曰請三郎入來洵欲
走為数輩所擒〻入其室〻石门遂閉僕夫急告波
穿石求之終不能得（閲奇錄）

茗泡中人

江淮有士人莊居其子年二十餘嘗病厭其父
一日飲茗甌中忽泡起如甌高出甌外瑩淨若
琉璃有人長一寸立于泡中細視之〻衣服狀貌
乃其子也良頃爆破〻一無見茶甌如舊数日其
子遂著神譁神言斷人休咎不差（酉陽雜俎）

竊食老翁

漢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〻雞生
輙失子〻如是数歲〻民乃多作美食〻覆蓋著一室
中陰藏戸間伺之〻果復來發聞聲便閉戸闇以
杖撾之〻于室隅聞有呻吟之聲〻乃明燭視之〻
得一老翁可百餘歲〻言語狀貌頗類于獸遂周
問及于数里外得其家云〻失來十餘年矣得之
哀喜歲餘復失之〻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猶
以為此翁（搜神記）

錢易洞微志李員為永貞韋使至瓊州
遇一叟自稱楊避舉年八十其父叔年
皆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一百九十
五頂雞窠有一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
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亦不知其年歲

魅

夏縣尉胡頊嘗至金城縣界止于人家〻人為具
食頃未食私出〻反還見一老母長二尺垂白寡

珍撥案而食餅米此盡其家新婦出見而怒之軹其耳耳入穴穴稍就而窺之俄毋手攬巾窺望雨目如丹稍問其故婦人曰此名為魅乃七代祖姑也壽三百餘年不死其形轉小不肖衣裳不懼寒暑鎖之櫃從前如常忽得出櫃偷竊飯食得數斗故號為魅 記聞

兒穿瘡出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宜妻樊氏有娠過期不孕而頷有瘡兒穿之而出又長山趙宣母姙身臂上生瘡兒從瘡中出 廣古今五行記

壽安男子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時捐校集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鳥犬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無異 朝野僉載

崔廣宗

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為薊縣令犯法張守珪致之極刑廣宗被梟首而形体不死家人舁歸每飢即画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于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忘決之如是者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凶具果如其言 廣古今五行記

老僧喉聲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歲後每寢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役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如此者二十餘年 酉陽雜俎

半段婦人

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

美人而無腿足由帶以下如截而齊餅皆具備
其父輿之于獨車有鄰南遊廢御乞丐于市日
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
人嘆異皆相延之後京城獲北戎間諜官司追
案乃此婦為奸人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死（玉堂閒話）

揚州從事

南齊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會文義
遊公卿門仕至揚州從事而事泄明帝令東還
始作婦人服歎曰有如此技還為老嫗豈不惜（南史）

孟嫗

貞元末左衛李胄曹名上廣過三原縣南董店
店有孟嫗者年一百餘歲衣黃紬大裘烏幘跨
門而坐問李何官士廣具答之其嫗曰此四衛
耳大好官李即問嫗曰何以知之嫗曰吾年二
十六嫁與張詧為妻詧為人多力善射郭汾陽
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邠涇岐隴是焉吾
夫張詧為汾陽所任常在汾陽左右詧之貌酷
類吾詧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投名
為詧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缺如此又寡
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
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為
婦迄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
五十有二是二兒也（乾𦠆子）

黃崇嘏

王蜀有鄉貢進士黃崇嘏謁偽相周庠祇對詳
敏屢獻詩于周周極奇之命與諸甥姪相伴弈棋

琴妙書画周蔦攝府司户參軍肴吏畏服案無留牘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才柔欲以女妻之崇嘏辭謝不得賁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板掾永拋鸞鏡画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黄使君之女幼失頃復惟與老嫗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内咸歎異之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隠莫知其終 玉溪編事

白項鴉

契丹犯闕之初所在群盗蜂起陳州有婦人為賊帥號白項鴉年可四十許形質粗短髪黄体黒來詣戎王襲男子姓名衣巾靴鞋戎王賜錦袍銀帯鞍馬署為懷化将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盗賜予甚厚僞燕王趙延壽嘗問之婦人云能左右馳射被鎧鞬日可行二百里盤矛擊劍皆所善也其屬數千男子皆役服之人問有夫否云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出入衆馬後有一男子華服亦乗馬隨侍之已而為兗州節度使符彦卿所戮 玉堂閒話

虢國夫人小猿

有西蜀僧在長安賣一小猿虢國夫人見之買以束帛小猿日侍夫人側甚聰慧後半載楊妃遺夫人芝草夫人喚小猿令看玩小猿忽倒地化為一小兒容貌絶美年可十四五夫人呵而問之曰我本姓袁隨父入山採藥自不覺變身為猿我父懼而棄我被此僧收養口不能言心中之事略不遺忘也夫人育之衣以錦衿侍側常

秘密其事小兒惟嗜藥物夫人以侍婢常供其
藥忽一日小兒與此婢俱化為猿夫人令射殺
之小兒乃一木人耳（大唐傳奇）

我儂寡斋前

再生類

九江神乳

梁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萇卒子
裒葬于九江三年因大雨冢壞移葬換棺見萇
復活良久謂裒曰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
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冢亦九江神之所為
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窮神秘苑）

以藥傳形

唐韋諷緝園林親稼植小童薙草鋤地見人髮
鋤斷係斷多而不亂若新梳理之狀諷異之即
掘深尺餘見婦人頭肌膚容色儼然如生更加
鍬鍤連身俱全惟衣服隨手如粉少頃便能起
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名麗容娘子多妒郎不

在便生埋于園中冥官憫我無罪被殺減娘子十一年祿以與我因判官去職此案寢絶九十餘年矣昨天官來按求積滯皆決遣方得處分諷問形何不壞答曰地界主者以藥傳之遂不至壞（通幽記）

易胡脚

晉元帝時有士人者衣冠望族暴卒司命推校其曆未盡召主者發遣令還士人脚痛不能行主者共憂之遣新死胡人姓康者在西門外遂以其脚易士人脚後生發視果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士人深惡之每惆悵欲死旁人識此胡死猶未殯家在茄子浦士人親往視胡屍見其脚果著胡体正當殯斂士人對之泣下胡兒怪問之具道所以胡兒並有至性每朔望悲思並馳往抱士人脚號咷或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士人為之譴出入守門以防（幽明錄）

玉簫

韋皋少遊江夏館于姜氏姜氏孺子曰荊寶有小青衣玉簫年十歲常令祇侍韋數載玉簫年稍長因而有情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促韋歸覲命玉簫往從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遂與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于鸚鵡洲又逾二年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絶食而殞姜氏憫其節以玉環著于中指殯焉後韋鎮蜀鞫囚徐究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囚偷視聽事乃厲聲曰僕射憶姜家荊寶否公驚記之果是問其犯何罪坐是

日別公後以明經及第、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熨
廨舍庫房帥、即出其罪、裝為帥、僚時大半々後
草劍事縱、經數月方問玉簫、姜曰、卒矣、具言其
節帥問之、益增淒歎、想念之懷無由可會時有
祖山、人者得少翁之術、帥因令致玉簫魂、云旬
日便當北生、後十三年再為君妾、帥以隴右之
功、理蜀、不替累遷中書令、天下嚮附廬輿歸心
因生日、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及破瓜、亦以
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
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焉 雲溪友議

化魚

唐泉州晉江縣尉張縱、被病死、魂入水、化成小
魚、日夕增長、至七日長二尺餘、忽見晉師至河
所下網、意中甚懼、不覺已入網中、為晉師所得
須臾聞晉江王丞使人求魚為鱠、持至王家、見
堂中有客李藹、為縱所相識、入其室見丞夫人
對鏡理粧、已而到廚、被膾人將刀削鱗、初不覺
痛、但覺銷冷泓然、尋被剪頭、本身遂活、時李藹
在王家喫鱠、聞縱活、遂往視之、既入、縱迎執其
手謂曰、喫鱠飽耶、藹問何以得知、縱具言始末
方知所喫之鱗、是縱所化

神視錄

五藏神

鄭齊嬰開元中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將歸途中次華州忽見五人衣五方色衣來詣廳再拜齊嬰問之答曰是大使五藏神今氣竭當散齊嬰曰審如是吾其死乎未幾果卒

離魂記 陳玄祐撰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有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亦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家人莫知有賓寮之選者求倩娘鎰許焉女聞之皆恚恨宙因托以當調請赴京泣別上船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人行聲甚速至船問之乃倩娘也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是以亡命來奔宙遂匿倩娘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一日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五年恩慈間阻胡顏獨存宙哀之遂與俱歸既至衡州宙身先至鎰家首謝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為有此詭說宙曰見在舟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舟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妝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後四十年夫妻皆喪二子並孝廉擢第

精神問卜

柳少游善卜著名京師天寶中有客持一縑詣少游問命少游為作卦成歎曰君卦不吉合盡

今又其人悲傷久〻因求衆家人持漿至見兩少游不知誰者是客少游指令與客〻乃辭去童送出門數步遂滅〻〻聞空中有哭聲還問少游郎君識此人否具言前事少游方知客是自已精魂遍使看線乃一紙練歎曰神指我去矣日暮果卒

借馬送魂

孝廉裴珙家洛陽仲夏自鄭西及端午以覲親焉日晚方至石橋忽有少年騎從鷹犬甚衆顧珙笑曰明旦節日今當蚤歸何遲也乃以後乘借之珙甚喜謂二童曰爾可緩驅投宿于白馬寺西叔兄實温〻墅明日你歸因上馬疾驅俄頃至上東門歸其珍騶重而別珙居水南促步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〻婢妹張燈會食

珙乃前拜曾莫瞻顧因俯階高語曰珙歸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〻輩亦無應者但見其親歎曰珙那今日不至也遂涕下珙私怪曰吾豈為異物耶因出至通衢徘徊久〻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〻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櫜鞬者出于道左曰地界故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七郎子案鷹回借馬送歸以為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為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既至寶莊方見其形僵仆二童環泣櫜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橋際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投于此既至則已絕矣珙為歎少頃無恙

屍異録

無頭亦佳

漢豫章太守賈雍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胸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頭斷盥手

成都花敬定單騎遇敵頭已斷猶跨馬荷戈至鎮下馬盥手逢浣紗女語曰無頭何以盥為遂僵仆

刑人不僵

梁元帝天監元年荊州刑人殺了其屍不僵手足猶動頭墮于地口張目閃血如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散 下與晋元帝時督運令史淳于伯同元帝殺淳于伯非其罪血逆流上柱也

聞樂起舞

處士鄭宥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斂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旋轉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覺樂聲在一柏樹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正舞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止遂負而還 酉陽雜俎

髑骨齧耳

福州僧弘濟嘗于沙岸得一髑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髑骨為怪也及明果墜在牀下

遂破而棄之

屍搏

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斂有朱衣人來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共卧在牀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識遂同棺瘞之

古謡諺讖語歌誦

擊壤歌

帝王世紀曰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力字為韵一作帝力于我何有哉

康衢謡

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于康衢而童謡云之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夏人歌

韓詩外傳曰桀為酒池糟隄縱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皆相持而歌

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薄 薄即亳湯所都 薄亦大兮

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殷末謠

帝惑妲己玉馬走 叶養里反

黃澤謠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宮樂謠云

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

白雲謠

穆天子傳曰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天子答之曰予歸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出叶尺為反 來叶陵之反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夏叶後五反 野叶上與反

童女謠

史記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于帝庭而言曰予褒之二君夏帝卜藏其漦歷夏殷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化為玄黿以入後宮童女遭之而孕生女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云云遭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之逃于道見鄉者所棄妖子之哀而收之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女于王是為褒姒幽王嬖之竟為戎滅

檿弧箕服實亡周國

朱儒謠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敗于狐駘誦之

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鸜鵒謠

左傳魯文成之世童謠也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定公宋立是為定公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

遠哉遙〻、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
來哭、

魯童謠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止于殿前、
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魯問于孔子、孔子曰
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
且謠之云〻

天將大雨、商羊鼓儛、

宋城者謳

左傳、鄭公子受命于楚伐宋〻華元樂呂御
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人
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于鄭、半入、
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以訕
之、華元亦作歌、使驂乘答之、役人又復歌
之、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驂乘答歌

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

役人又歌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澤門之晳謳

左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于門妨
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云

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野人歌

左傳、宋朝與衛夫人南
子會于洮、野人歌之

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豭古音遐

子產誦

左傳、鄭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及三年、又
誦之、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

孔子誦

家語孔子始用于魯
魯人鷖誦之云之

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

又誦

及三月政成化
既行又云之

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南蒯歌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々以費叛將
適費飲鄉人酒々鄉人歌之

我有圃生之杞乎 圃不宜生杞以喻蒯 從我者子乎 男子美稱
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所親 已乎已乎非吾
黨之士乎

成人歌

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
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歌之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
子皋為之衰

齊氏歌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不雪
之以政公曰善因發賑三日而民歌之

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齊臺歌

景公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國人望晏子晏
子見公飲酒樂晏子歌云之景公為罷役

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

萍實謠

家語楚昭王渡江々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
直觸王舟々人取之昭王使聘于魯問孔子々
孔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云之
此楚王之應也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

靈寶謠

靈寶要略曰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真文以授
帝嚳々將仙封之于鍾山至夏禹巡狩度
弱水登鍾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
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

名隠居。闔閭加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巻、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謡云）、

呉王出遊観震湖、龍威丈人山隠居、北上包山入霊墟、乃入洞庭窃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

包山謡

（楊方呉越春秋載此謡）

禹得金簡玉字書、蔵洞庭包山湖

夫差時童謡

述異記、呉王夫差、立春宵宮、作天池、與西施為水嬉、又有別館在句容、楸梧成林、謡云

梧宮秋、呉王愁、

越謡歌

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云

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為友善、上下四旁、莫不並具、君乗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松柏歌

戰國策、秦使陳馳誘齊王建入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早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

松耶柏耶、住建共（地名屬河内）者客耶、

攻狄謡

田單攻狄、三月而不克、齊嬰児謡云、

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

趙童謡

風俗通、趙王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為所滅、

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失平聲）

齊人誦

天口駢（田駢）、談天衍（鄒衍所言五徳終始天地廣大）、雕龍奭（鄒奭脩衍）、

之文飾若炙轂過過作髡言淳于髡如車上箴
雕鏤龍文輠膏之輠炙之雖盡猶
有餘流其智不
盡如炙輠也

秦人謠

虞喜志林秦穆公夢之天帝所虔鈞天樂賜
以金策祚世之業於衛口穆公覲帝饗以鈞
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賜用此土而翦
諸鶉首

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

泗上謠

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始
皇時見于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系
而行未出龍齒齧
斷其系泗上謠云

稱樂太早絕鼎系

長城歌

秦築長城死者
相屬民歌曰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
支拄

甘泉歌

始皇作驪山陵周迴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郭
使東西流運大石于渭北諸民怨之歌云

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
餘石大如塸

河圖引蜀謠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

列女傳引古謠

佷石佷壐可以支常久佷石佷来致可以得
長壽

周諺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又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晉士蔿引諺

晉獻公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其諺云〻、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宮之奇引諺

晉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云〻、虞虢之謂也、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鄭孔叔引諺

齊侯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云〻、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請下齊以救國、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宋樂豫引諺

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君子乎、諺所謂云〻者也、

庇焉而縱尋斧焉、

鄭子家引言

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以書告趙宣子曰、古之人有言云〻、又云〻、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將悉敝賦以待于鯈、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鹿死不擇音、音當作蔭

晉伯宗引古言

楚子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云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諺曰、高下云〻、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晉韓厥引古言

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韓厥辭曰、古之人有言云〻、而況君乎、

殺老牛莫之敢尸、

晏子引諺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及晏子如晉，更其宅，及反成矣，既拜乃毀之
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
云云，二三子先卜鄰矣，卒復其舊宅。

非宅是卜，惟鄰是卜。

魯謝息引言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
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

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

子產引古言

子產為鄭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君以
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其子弗敢
有，古之人有言
云云，敢以為請。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太子晉引言

佐雝（雝之祭 助祭雝）者嘗焉，佐鬪者傷焉。

伶州鳩引諺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衛彪傒引諺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張儀引言

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莊辛引鄙語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蘇秦引鄙語

寧為雞口（一作尸），無為牛後（一作從）。

燕王喜引語

仁不輕絕，智不輕怨。

語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張儀引周語

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一 蔡澤引語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

韓子語

長袖善舞，多財善賈。

古語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古語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人所咀嚼，神必凶之。

管子語

墻有耳，伏寇在側。

家語

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列子引古語

生相憐，死相捐。

古語

人不婚宦，情欲減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鄒衍引古語

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古語

女愛不敝席，男歡不盡輪。

墨子語

馮公之黠，三斷不僂（馮公有足虫 世僂叶弓）

魯連子語

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艷色媸。

孔叢子逸諺

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

桓子新論引諺

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牟子（東漢太尉牟融）引古諺

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

漢官儀引語

仕官不止車生耳（崔豹古今注曰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

師春（晉書云汲冢竹書中師春書爲師春似是造書者古語）

斧小不勝柯

洛諺

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齊語

疲馬不渡澠水（澠水流迅疾）

上黨人謌

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黃（消）土欲買釵不謂山中白有楮

易緯引古語

一夫兩心拔刺不深

蹭馬破車惡婦破家

春秋緯引古語

吐珠于澤誰能不含

月麗于畢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

四民月令引農語

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

河射角堪夜作犂星沒水生骨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

闞駰十三州志（敦煌人沮渠蒙遜同時）

峴山張蓋雨滂沱

齊民要術（後魏賈思勰撰）

智如禹湯不如常耕

子欲富黃金覆（謂秋鉏麥曳柴壅麥根也）

夏至後不沒物但雨多濕凉駝五月及渭父子
不相借
羸牛劣馬寒食下 言其乏食瘦瘠者中必死
水經注引諺
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 射的山名狀如射侯土人以驗
豊歉的明則米賤闇則米貴
蔣子萬機論 魏太尉蔣濟
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抱朴子 葛洪著
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勉治生
方回山經引相冢書
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
如土
文選註引古諺

越所度陌立為主客
史炤通鑑疏引諺
足寒傷心民怨傷國
妍皮不裹癡骨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古諺
惑者知反迷道不遠
白刃交前不顧流矢
一淵不兩蛟 又曰一栖不兩雄 又曰兩雄不並栖
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
乳犬攫虎伏雞搏貍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
且朴
鐸以誇自災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

之捷求燭
通閣不可復、亡析不可再
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

漢謠諺讖語歌辭

平城歌

高祖擊韓王信、至平城、冒頓從兵三十萬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救餉、歌云

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畫一歌

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曹參代何為相、守職、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百姓歌之

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淮南民歌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長廢法不軌、文帝載以輜車處蜀、長不食而死、民有作歌者、帝聞之、乃追尊之、置園如諸侯儀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其辭、與此稍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

不能相容、

衛皇后歌

衛子夫為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鄭白渠歌

韓欲罷秦、使水工鄭國説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溉鳥鹵之地四萬餘頃、因名曰鄭國渠、漢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

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如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潁川歌

灌夫家潁川、豪橫不法、兒歌之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匡衡歌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世農、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絶人、諸儒為之語、

無説詩、匡鼎來、匡説詩、解人頤、

牢石歌

一作印綬歌、元帝時、宦官石顯為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民歌之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五侯歌

成帝河平二年、悉封舅大將軍王鳳庶弟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五侯爭為奢侈、百姓歌之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成都侯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曲陽侯第園中土山漸臺、類白虎殿、高都外杜長安里名、

樓護歌

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吏甚得名譽與谷永俱
為五侯上客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
里歌之
五侯治喪樓君卿

尹賞歌

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永始元延間上怠于
政貴戚驕恣交通輕俠藏匿亡命長安中姦
滑浸多又群輩殺吏受賕報讎賞以三輔高第
選守長安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
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收捕
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人內穴中覆以大石
百日後令死者家自發視屬號哭道路歔欷
長安歌之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
何葬

上郡歌

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其後弟立亦自
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
與野王相似
吏民歌之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
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君歌

張堪光武時為漁陽太守乃于狐奴開稻田
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
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董宣歌

宣字少平光武時為洛陽令搏擊豪強莫不
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云
枹鼓不鳴董少平

鮑司隸歌

鮑宣字子永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
驄馬京師人歌之
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廉范歌

范叔度建初中為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
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
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云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

褚

黎陽令張公頌

公與守州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慰此屯民寧厥居

范史雲歌

范冉字史雲桓帝時為萊蕪長遭母喪不到官後遁身于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于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冉漢書作丹

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劉君歌

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桓帝時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于是覆案姦宄所案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高孝甫歌

陳留耆舊傳高慎字孝甫敦厚少華嘿而好沈深之謙為從事號曰臥虎故人謂之曰

巖然不語名高孝甫

賈父歌

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為交阯刺史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故聚為盜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蜀國刺

桓帝時河南李盛仲和為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

狗吠何讙讙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及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往鄉貸鄉人兒言遺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隴頭歌

秦川記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于中嶺泉涌因名萬石泉ゝ溢漫散而下溝澮皆注故北人升此而歌云ゝ按横吹曲有隴頭而亡其辭此或其遺也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

隴頭流水嗚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絶

匈奴歌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顔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燕ゝ童謡

五行志成帝時童謡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平陽奔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ゝ涏ゝ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也

燕ゝ尾涏ゝ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ゝ皇孫死燕啄矢 涏徒見反

成帝時歌謡

五行志曰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継嗣也王莽自謂黄象黄雀巣其顛也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黄雀巣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鴻隙陂童謡

漢書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関東數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苦旱郷中追怨方進時有童謡云ゝ子威方進字也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黄鵠

天水童謡

五行志時隗囂初起兵于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

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

王莽末童謠

昔年食麥飯今年食荳豆荳豆不可食使我枯嚨喉

蜀中童謠

公孫述僭號于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果滅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城中謠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會稽童謠

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無遺賢息民謠云

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京都童謠

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為己功太尉李固以為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以親屬就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月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小麥童謠

桓帝初童謠云云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大為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嚨胡者不公言私咽語也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城上烏童謠

桓帝初京師童謠

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而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民舂黃粱而食之也、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京都童謠

桓帝末童謠云、按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間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殺之、朝廷思其功、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為合諧也

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

童謠

桓靈之世、更相濫舉、人為之謠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又見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京都童謠

靈帝末童謠至中平六年、少帝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

羊續謠

續字興祖、太山人、靈帝時欲用為三司、而中官求其賂、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者、時人謠云、

天下消苦、平輿禍、

童謠

獻帝初京都童
謠謂董卓也

千里草何青々十日卜不得生

吳中童謠

興平中吳中童謠、閶門與西郭門、後孫權即
位稱吳

黃金車、班蘭耳、開閶門出天子、

少林

益部耆舊傳王忳、字少林、詣京師于客舍見
諸生病甚困、生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
相與、乞收藏屍骸、未問姓名、呼吸因絕、忳
賣金一斤以給棺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
度亭長、到亭日有馬一匹至亭中、其日大風
有一繡被隨風來、後忳騎馬突入它舍、主人
見曰、得真盜矣、忳說得狀、又取被視之、彥父
悵然曰、被馬俱亡、卿有何陰德、忳具說葬諸
生事、彥父曰、此吾子也、姓金名彥、遂迎彥喪
餘金具存、忳、謠々

信哉、少林世為遇、飛被走馬、與鬼遇

石里

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
亮拔劍而前斬一虎、乃右以其一半去、時人
為之
謠云

石里々々勇商子華、禁虎兕之藏爪牙

楚人諺

季布為任俠有
名、楚人為諺云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韓信引人言

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淮陽語

河南志、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
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鄙語

兒婦人口不可用、

賈誼引諺

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前車覆後車誡

欲投鼠而忌器

袁盎引語

千金々子坐不垂堂百金々子不騎衡（衡樓殿邊欄楯）

晁錯引語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韓安國引語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

語

狧穅及米（狧古舐字）

諺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引傳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李廣傳引語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諫獵疏引語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紫宮諺

李延年與女弟俱幸時人語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逐彈丸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苦飢寒逐彈丸

馬肝石諺

洞冥記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帝享群臣于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公卿語云：

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

黃蛇珠諺

洞冥記有鳳葵草，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銜黃珠一枚，色如金，或言是黃蛇之卵，亦名蛇珠，亦名銷疾珠，語云：

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聲風木語

洞冥記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枝獻帝，此木臨因桓之水，禹貢所謂因桓是也，其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于周世七百歲，枝竟未汗，偓佺生于堯時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已見此枝三遍枯死而復生，豈汗折而已，故里語曰：

年未半，枝不汗。

龍爪薤語

洞冥記𨛢哀國有龍爪薤，煎膏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千歲不飢，故語云：

薤和膏，身生毛。

龜黃語

洞冥記影娥池中有靈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璧弄于沙岸也，故語曰：

夜未央，待龜黃。

路溫舒引諺

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東家棗

漢書王吉少時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吉，吉後知而去婦，東家聞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請吉還婦，為之語云：吉字子陽，琅琊人，昭帝時為博士，擢大夫。

東家棗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卹胥諺

漢書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

五鹿

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者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谷樓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喉舌

里語

檮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蕭朱

漢書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為友始育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為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舉拔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于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友為難也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王君公

漢書逢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語曰

避世牆東王君公

情如屋

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故語曰

莽頭禿幘如屋

南陽舊語

前隊王莽時官名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言其廉儉也

竈下養

更始所授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

郭氏語

郭況者，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于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云

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賈長頭

賈逵字景伯，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夏矦尚書教授諸儒，為之語云

問事不休賈長頭

虞翻引諺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

語

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門

楊伯起

楊震經明博覽，無不窮究，家弘農之華陰縣，諸儒為之語云

關西孔子楊伯起

孤犢諺

孤犢觸乳，驕子罵母

崔寔引里語

政論曰：每詔書所欲禁絶，雖重懇惻，罵詈極筆，猶復廢格，終無還悛意，故里語云

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朱伯厚

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臧罪，之故諺曰

車如雞棲馬如狗，疾如風，朱伯厚

太常妻

北海周澤為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掾吏扣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云

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賈偉節

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尤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雷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走，不應命。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作奏

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有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善為記文，自可為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避驄

桓典字公雅，靈帝時為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政，典執正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〻止〻，避驄馬御史。

時人語

呂布驍勇，且有駿馬名赤兎，常騎乘之，時人為之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

狐渡語

狐欲渡河，無奈尾何。

龐儉

龐儉父先逃走，隨母流宕，後居鄉，鑿井得銅，遂溫富，買奴，曰：堂上者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有黑子，腋有赤子。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時人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游幼齊

游殷字幼齊，為胡軫所害。歲餘，軫得病，自言伏伏，游幼齊將鬼來，于是遂死。關中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人之靈。

封使君

漢宜城守封邵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云

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祁君

祁原別傳：原避地遼東，遼東有虎患，有原之
處虎去。嘗行得遺錢，以繫樹枝。此錢不見取，
繫錢者逾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神。原惡其由己而
成妄，乃辯之。于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諺
曰

祁君行，虎避也；無虎祁君行，廓路樹成社

貨殖傳引諺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藝文志引諺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殽語

東殽西殽，澠池所高　謂殽有二陵，乃據澠成池所殺之土也

洛陽語

金馬門外集衆賢，銅駝陌上集少年

三國諺語

孔明諺

襄陽耆舊傳：黃承彥，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
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
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諺曰

莫學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李鱗甲

諸葛亮表都護李嚴，少為郡吏，性深克苟利
其身，鄉里為諺曰

難可狎，李鱗甲

蜀諺

巴有將，蜀有相

諸葛諺

諸葛亮卒，楊儀整軍而
出，宣王不逼，百姓諺云

死諸葛走生仲達

行者歌

拾遺記：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年
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谷習以千金寶賂
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
燒石葉之香，不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

濺車挂咽路塵起蔽于星月又累土為臺基
高三十丈列燭于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
又于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
數故行者歌云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
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兜鈴曹子歌

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云云後
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其奈汝曹何

景初中童謠

明帝景初中童謠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
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
東渡河終翦曹室
如童謠之言也

阿公阿公駕車馬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
當奈何

嘉平謠

魏齊王嘉平中謠按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
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

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

彪賜死

諺

太祖為魏王中尉崔琰取表草視之與楊訓
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
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
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云云會當
有變時意指不
遜遂賜琰死

生女耳耳非佳語

帳下語

典韋容貌魁傑名列三軍其所持手戟長戟
一尋軍中為之語云

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把雙戟八十斤

白鶴

王子年拾遺記曹洪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
人諺云

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諺 曹植宮 諺云云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楊阿若

魏志注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
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王昶戒子書引諺
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謗書
魏略丁謐外似踈略而內明悲雖與何晏鄧颺等同列而皆少之惟以勢屈于曹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其時謗書云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謐尤蛆囊也魏志默作點蛆作壞
臺中有三狗二狗啀喍不可當一狗憑默作蛆囊
　孫亮初童謠
按楊子閤有反語石子岡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有篾求其腰投之石岡後聽恪故吏收葬求之此岡
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揚子閤
白鼉鳴童謠 晉書五行志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云 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
　童謠
武昌記大帝築城江夏以程普為太守遂欲都鄂川改為武昌郡其民謠云云繇是徙都建業又五行志孫皓還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故謠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還一作歸 止一作何
　童謠
孫皓天紀中童謠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眾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羊祐別傳先時吳童謠云云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即表濬為龍驤將軍濬小字阿童
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
　吳謠
周瑜少精意于音樂有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謠云

曲有誤周郎顧

時人語

高僧傳孫權時有支謙者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云

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題門語

新語賀邵會稽山陰人為吳郡太守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云賀出門反顧索筆足之云云

會稽雞不能啼

不可啼殺吳兒

孫皓時詩妖

晉書五行志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石云云皓聞之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

六朝謠諺

醇酒歌

拾遺記張華為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蘖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雞鳴而用之俗呼為雞鳴麥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謂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為長宵之樂閭里歌曰

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爭光

襄陽兒童歌

晉書山簡字季倫永嘉初為南征將軍出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

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向葛彊何如并州兒 彊家并州簡愛將也

吳人歌

晋書鄧攸、元帝時為吳郡太守、刑政清明、百姓歡悅、後稱疾去、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

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庾公歌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于岸上歌云、後連徵不入、及薨于鎮、以喪還都、皆如謠言

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

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蘓

阿子聞歌

穆帝升平中、兒童輩忽歌阿子聞、曲終輒云云、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阿子汝聞不

廉歌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〻〻、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白門廉宮庭廉

郗王歌

郗超王珣、並以俊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為之謠

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御路楊歌

晋海西公太和中、民為此歌、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三子非海西公之子、偽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

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

鳳凰歌

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之、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

以為己子一言桓温將
廢海西使為此歌云

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

懊憹歌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歌尋而桓玄簒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擲也

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擲

讖

晉王嘉字子年著讖三章事過皆驗嘉死之日有人于隴上見之

帝諱昌明運當極特申一期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卯金折其鋒

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鋪身甲体永興福

齊太祖姓蕭所謂草肅肅也穀中精細者稻稻道也熟猶成也

金刀利刄齊刈之

翹游歌

晉紀翹允金城人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歌曰

翹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

隴上歌

劉曜圍陳安于隴城安敗南走峡中曜使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于峡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绝人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遂追斬于澗曲安善于撫從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為之歌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壯士同心肝驎驄父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蕩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驎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河一去不還奈之何

武帝平吳後童謠 三首

太康後江南童謠，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晋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童謠。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

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

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

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

京洛童謠

·晋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南風，賈后字也；白，晋行；沙門，太子小字；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傑，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

又

是時愍懷頻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焉。

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來年纏汝鬉。

永熙中童謠

惠帝永熙中童謠云云。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荊筆楊版。

二月末，三月初，荊筆楊版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

大安中童謠

惠帝大安中童謠云云。其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

元康中童謠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云云。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

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

著布謠

齊王冏將滅，童謠云。

著布袙腹，為齊持服。

洛陽童謠
惠帝時洛陽童謠、明年而胡人石勒劉羽反
鄴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
蜀郡童謠
元康三年正月旋一夜
有火光、地仍震、童謠云
郫城眍盆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
永嘉初童謠
司馬越還洛時童謠、按越與苟晞構怨、天狗
謂苟晞也
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天狗至
元超（越字）兄弟大洛度、上桑打椹為苟作（時討汲桑也）
王彭祖謠
王浚都督幽冀、會京洛傾覆、浚有異圖、後為
石勒所忌破滅、
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
門、翟雉入廳事

棗郎謠
棗嵩浚之子壻、浚聞謠
責嵩而不能罪之也
十囊五囊入棗郎
愍帝初童謠
建興四年帝降劉
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天子何在豆田中
建興中江南謠
按白者晉行、坑器有口、甕屬、訇如白坑破者
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甒小于坑、瓿甊又
小于甒、合集持作甒者、元帝鳩集遺餘、偏安
江左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後三年錢鳳
復攻京邑、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
軍踵之、充父子授首、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
覆瓿甊也
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
瓿甊
咸康二年童謠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謡云〻後如其言

麦入土殺石虎（晋起居注作麦如土）

太和末童謡

桜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麦

犢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麦

太元末京口謡

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棲也

黄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〻被拉颯棲

元興初童謡

玄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

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

永嘉中長安謡

後劉曜逼遷天子焦嵩陳安隴冠右東與劉曜相持秦人死者十八九獨涼州刺史張寔勤王

秦川中血没踠惟有涼州倚柱看

鮮甲謡

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田斗鮮甲也秦苻堅國號後果為慕容冲所攻又為姚萇所殺）

貂不足

貂不足狗尾續（趙王倫僭位諸虎至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云〻）

王與馬

元帝初渡江威名未著王敦王導同心翼戴以臨中興時人語云

王與馬共天下

幼輿語

謝鯤字幼輿任達不拘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齒時人嘲之鯤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王羊語

羊敬元尤長隸書子敬々々後可以獨步時人語云、敬元羊欣字

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五龍

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父奭尚書郎兄鑒弟寶晷俱以才識知名秦雍語曰

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書版語

蜀書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見譙周々語次因書版示立曰云々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典午忽兮月酉没兮

跋扈謡

宋武帝紀諸葛長人貪淫驕縱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人懼禍及所謀作亂帝自江陵長人到門引前卻人間語帝已密命左右丁旿自幔後于坐拉焉化牀倒輿屍付廷尉旿驍勇有力時人語曰

勿跋扈付丁旿

謝靈運謡

靈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謡云

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

石城語

南史袁粲謀舉兵誅齊高帝褚淵發其謀粲兵敗遇害淵輔政百姓語曰

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王遠

齊書王遠為光祿勲宋世為之語曰

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楊婆兒謡

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楊旻隨母入内為何后寵童謡云楊婆兒語訛遂成楊叛兒

楊婆兒共戲來所歡

大同中童謡

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

青絲白馬壽陽來

江陵謠

南史侯景既誅傳首至江陵元帝命梟于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景首既至元帝付李季長宅之東苦竹町也既加髡鑊即用市南水焉

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之

北童謠

南史齊遣柳達摩領兵侵梁陳霸先命侯安都敗之達摩謂衆曰頃在北童謠云云侯景服青正南于此今吾徒衣黃皆謠言驗耶

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

童謠

梁兵既勝齊兵以賞俘須酒一人裁得一醉先是童謠云云

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

府中謠

南史徐君蒨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人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謠曰

北路魚南路徐

長沙王語

南史長沙威王晃昇明中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多武容赫奕都街時人語云

烜烜蕭四繖

王彬語

南史王彬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

三真六草為天下寶

二技謠

北史孝明之時治下以兩枝相擊謠云云好事者以二枝為拓枝賀枝言俱將衰之兆

銅枝打鐵枝元家世將末

治中童謠

北史尒朱彥伯節閔帝時封博陵郡王及張勸等掩襲尒朱世隆神武執彥伯與世隆同斬于閶闔門外懸首于斛斯椿門樹先是治中謠云

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

頭去項腳根齊驢上樹不須梯

李波小妹語

魏書廣平人李波宗族殭盛殘掠不已公私咸患百姓為之語云〻刺史李安世設方略誘而殺之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楊公語

魏書楊津行定州事賊每來攻津于城中置爐鑄鐵持以灌賊〻〻相語曰

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星

瑤光寺語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永安三年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誚京師語曰洛陽伽藍記

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婿

白墮語

河東有劉白墮善釀永熙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路逢賊盜飲之即醉皆獲擒俠語曰

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京師語

白馬寺浮圖前奈林蒲萄異于餘處味並殊美帝熟時常詣取之京師語云

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老嫗語

河間王琛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琛為秦州刺史羌數反琛討不勝令朝雲假為貧女吹篪而乞羌聞之流涕曰何故捨墳井在山谷為寇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

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童謠

北齊書神武穆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武成于昆季次實太孕時夢龍浴于海太后崩武成排祀如故未終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太后未崩時童謠云〻

九龍母死不作孝

童謠

北齊書武明太后宮中呼為石婆不病時童謠云〻株方回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皆為事斬冢媒人但左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四月數者平言伐殯具之物至四月一日后

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

北齊末鄴中童謠

未幾齊為周所滅周都關中故云西家也

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

訛言

北齊書蘭京子欽欲害齊主高澄々々自投傷足入床下賊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

軟脫帽床底喘

鄙諺

北齊書琅琊王儼執和士開送御史臺斬之遂率京畿軍士屯千秋門帝率宿衛者將出戰斛律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々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琊必不敢動後主從之

奴見大家心死

武平中童謠

七月和士開被誅九月琅琊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為西州刺史

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餻正好十月洗蕩飯甕十一月出却趙老

後主時謠

北齊書斛律光為當時名將與祖珽穆提婆積怨周將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于鄴曰百升者斛也明月光也高山謂齊珽因續之曰盲老公云々穆提婆聞之告其母陸令萱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後主誅光周武帝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盲老公珽自謂饒舌老母謂令萱即後主乳母

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豎

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

陰生語

北齊書賈思伯還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休師事北海陰鳳受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服時人為之語及思伯之部送遺鳳因具車馬迎之時人稱嘆焉

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

周宮歌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蹀而歌云々帝
即位二年崩
自知身命促秉燭夜行遊

周初童謠

隋書周初童謠云々按靜帝隋氏之甥既遜
位而崩
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

枯樹歌

北史王劭隋文帝時為著作郎上表言符命
曰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老子將度世云々
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
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
子相與歌曰云々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
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
果行考校眾事太平主出于亳州陳留之地
皆如所言
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

長白山歌

北史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尤驍勇討擊群賊
所向皆捷諸賊歌之
長白山頭百戰場十々五々把長槍不畏官軍
十萬眾只怕榮公第六郎

滛豫歌

蜀之三峽最號峻急四月五月尤險故行者
歌之滛豫或作灩澦
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
灩預大如牛瞿塘不可遊
滛預大如象瞿唐不可上
灩預大如襆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

經過

巴東三峽漁歌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湘中漁歌

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綿州巴歌

亘子山打死虁揚平山撒白雨下白雨取龍女
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

三峡謠

水經注峡中有灘名黄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黄此巖既高加湍江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云

朝見黄牛暮見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僰道謠

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樚氣與天通

三秦記民謠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
險俱黄金（谷名）子午（谷名）盤蛇烏樚勢與天通

隴西謠

即樞女樞十馬九駒安陽大角十牛九犢（西地名皆在隴西言宜畜牧也）

紇其語

郡國志望々數百里内夏恒積雪故彼人語云々又有神泉人歌云々

紇其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紇其山頭有神井入地千丈絶胃涼

仙靈鬼怪歌辭

綏山謡

列仙傳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之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

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漢初童謡

雲笈七籤漢初有四五小兒戲于路中一兒歌云云時人莫知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

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赤雀辭

列仙傳陶安公者長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須臾朱雀止冶上曰云云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昇

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

蘇耽歌

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群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為剩身雲外沖返吾君蘇耽桂陽人一日白母道果已圓升舉有日母云爾去吾何依耽乃留一櫃封扃甚固若有所需告之如所願也預為植橘鑿井及鄉人大疫但食一橘葉飲一泉水即愈後化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攖樓板似漆書云云

丁令威歌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遂高上沖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昇仙者不知名字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

石鼓歌

金精山記漢時張芒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鑑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領兵求聘女時年十五因而來乃登此山仰臥被髮覆于石鼓之下人謂之死芮使

人往視之忽見紫雲鬱起，于遂失女所在，石上
留撤云云。至今石鼓一處黑色，有下狀女髮
髮時人號
為張女髮

石鼓

石鼓石鼓悲哉，下土有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
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解兮，主扃不可奪爾。
志有鸞有鳳，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網（羅）世
人之子其如我何，暫來期會運往即乖，父兮母
兮無傷我懷。

寇呼祁孔賓

晉書祁嘉字孔賓，酒泉人，少清貧好學，年二
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云：

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人世甚苦，
不可諧，所得未毛鉄，所喪如山崖。

此書集錄古人謠諺，凡分五類：曰古謠諺讖語歌謠，曰漢謠諺讖
歌辭，曰三國謠諺，曰六朝謠諺，曰仙鬼怪歌辭。未題編名，未署撰人
名氏。考杜文瀾[illegible]編[illegible]共輯[illegible]為一手輯錄，實具
[illegible]嘉[illegible]季八卷[illegible]八用[illegible]字思兼有古今謠諺，[illegible]慎著
古今謠、古今風謠，惜用以有諺無謠，楊慎謠諺分載，此謠諺合錄入
一編，[illegible]六朝而下及今謠諺[illegible]為一人所撰無疑。咸豐中秀水杜文
瀾著古謠諺一書，自上古至明，廣搜博採，至一百卷，鑑周楊兩書之[illegible]，但
[illegible]今可謂博而精矣。而[illegible]序因杜氏[illegible]例[illegible]未言及
此書，蓋[illegible]秘藏[illegible]。中華[illegible]二年四月四日[illegible]跋[illegible]
與馬司[illegible]太平宮

〔清〕謝維嶽輯

中道全書六十二卷

清宣統二年中道齋刻本

中道全書

宣統二年仲夏月中道齋鐫成

中道全書敘

粵稽太極立而道始與伏羲畫而道漸著及虞廷治創執中孔門教垂中庸而中道遂大昭明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身五倫之大百行之細人材之用舍師儒之造士婦女之閫範與夫吉凶

之典律呂之奏以至講農田而衣食足興水利而澇旱泯薄稅斂而財用阜寇賊姦宄爰立刑罰反道敗德不忘武備舉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爲經爲緯不偏不倚天賴以清地賴以甯身賴以修家賴以齊國賴以治天下賴以平五

帝由之為帝三王由之為王稷契皋夔伊傅周召由之為帝臣王佐孔顏曾閔子思孟子由之為至聖大賢美哉中道之在天壤覺隆古不得而易者並萬古亦莫得而踰焉。雖然天之生人賦質不齊識見多偏談天不談乾健測地不測

坤順不自修而自由不敦倫而斁倫官以財賄為重敎以邪說為奉技藝以為學簡慢以為禮妖淫以為樂衣冠小巧而以為文明男女雜處而以為通脫加以田置買責貧富不均水逆失性災祲時告民不畏志嚴峻示威下之剝也民

財窮盡兵之利也殺戮無辜環顧東西皆競起而好為損人利己之謀以傷太和之元氣由是世運日趨而日下人心愈變而愈漓紀綱為之罷敝風俗為之頹敗民生為之凋殘訟獄繁興盜賊蜂起內亂作外侮生其患伊於無底此豈

氣數使然哉中道之不行焉故爾。獄入學就傅矢志求中始肆力於四子六經繼潛心於濂洛關閩稽之史冊考諸典禮廣之以先儒語錄名臣奏議慮其泥於古而戾於今也為之博覽夫時務懼其明於中而昧於外也為之旁搜夫各

國憂其知於虛而徵於實也為之切求夫事迹千里鄉嬛趨走借觀卅年帷帳誦錄兼施竊歎天下之事理人品之程度誰是誰非何利何弊具有中道帝王聖賢闡發殆盡但散若金錢未有統緒學者不得其門而入爰萃菁華分十六

門曰天文曰地理曰修身曰倫紀曰君道曰臣職曰學術曰閫範曰禮制曰音樂曰農田曰水利曰理財曰刑律曰武備曰治術計卷六二為目一千詳定鱗次以二帝三王為綱領孔孟程朱為宗旨先之以名言附之以末議體用具備

法戒分明顏曰中道全書謂著與述則[illegible]豈敢願以愚者之一得就有道而正焉閒嘗曠觀千古縱覽六洲天運宏開地球盡闢水則輪舟皆通陸則火車悉達亞歐非美諸君既聯臂之相好黃白赤黑各種復聚首而共處駸駸乎有大

一統之勢則必有德冠羣倫才超庶彙者出以總御全球自今以始天命維新咸思肇造昔可粉飾以偷安者今偷安則必為強鄰所兼併昔可納幣以議和者今議和則必致片壤之竭盡昔可以智取術馭者今用智而天下多以智自

雄用術而天下競以術相角至富國强兵乃霸者擾攘之下乘非王者治安之上策然則欲治安而籌上策果何道之從哉夫亦曰中而已矣中者天下之正理内聖外王之事業學術不本聖功則天理未明何能學不誤人治術不本王道則人情未協難期治臻上理中道行則君以揖讓而為聖明臣以選舉而為賢良興養則開源節流以厚民生立教則嘉言懿行以復民性凡食有害於民生教有悖於民性者則立起而除之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建一法而天下

悦服施一令而天下謳歌體兩大覆載之德造一世和平之福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卒之大邦俯首而聽命小邦懷德以輸誠聖帝明王宅中圖治五洲萬國歸於大同胥是道也

聖天子神靈首出大布新政統一寰宇吾知太極至中之道昭明於修齊平治闡發於帝王聖賢者必由是而盡行孔孟之教於以大昌唐虞之治於以再見有直接乎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道統行將搜羅當世人材以黼黻

皇猷敢拜手稽首敬獻輯書以為太平之

策焉。

宣統元年正月朔邵陽謝維嶽龍山識

中道全書目錄

天文門天道

太極 天運 二氣 五行 四德 四時 神化

鬼神 造物 大德 大道

天文門法象

天旋 日度 月道 月光 交蝕 北極 五星

紫微 太微 天市 蒼龍 元武 白虎 朱雀

風雨 雲雷

天文門曆數

元會 歲月 閏月 治曆 月建 氣候

地理門地段

地體 地圓 地廣 東西球 南北球 水陸球 亞洲

歐洲 非洲 美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地理門山脈

葱嶺山祖 江南山幹 河南山幹 河北山幹 漠北山幹 嶺前山幹 嶺後山幹

嶺西山幹 嶺西左幹 美洲山幹 澳洲山幹

地理門地勢

華夏中原 西藏高原 蒙古高原 伊蘭高原 滿洲平原 日本平原 臺灣島地

琉球島地 西北低原 印度中原 美蘇低原 奧國中原 俄羅平原 歐西平原

日曼平原 英吉島地 非洲地勢 撒哈沙漠 巴巴平原 非洲地質 瑪達島地

北美三原 美國中原 革梂島地 美希高原 中美高原 西印島地 南美三原

瑪雷島地 澳洲地勢 澳岸島地 奧達島地 波尼島地 賣呷島地 美拉島地

地理門生物
二度 五帶 人類 鑛產 植物 動物 人物
地理門江北形勝
中國建都 西藏 大吉嶺 四川 三峽 清溪諸關 湖北
威海衛 河南 虎牢 崤函 三城 山東 膠州灣 煙台
地理門河北形勝
甘肅 陝西 潼武諸關 禁溝 棧道 山西 雁門
直隸 天津 宣化 居庸 山海諸關 盛京 吉林
海參崴 吉林大道 蒙古 新疆
地理門江南形勝

雲南 點蒼關 瀾江橋 八關七隘 騰越邊塞 貴州 湖南
郴州 寶慶 岳州 五嶺 江西 浙江 仙霞
舟山 江南 崇寶沙 南匯九團 小角山 圖山關 三江營
焦山 青山營 烏龍山 江防
地理門嶺南形勝
緬甸 安南 廣西 藤峽 鎮南關 廣東 瓊州
福建 閩江 馬尾 厦門 臺灣 朝鮮 對馬島
日本 海防
地理門西南形勝
印度 西域 土耳其 但丁峽 瑪摩拉 馬耳島 紅海
陀羅峽 奧斯馬 法蘭西 英吉利 阿勒 哈歪 紐約

東球建都
地理門交通
北冰海岸 南洲海岸 漢西鐵路 日本海岸 地球普通 西伯鐵路 朝鮮海岸 海洋航路 印度鐵路 東南海岸 海陸電線 歐洲鐵路 西北海岸 漢北鐵路 漢口總埠 西南海岸 漢南鐵路 北洲海岸 漢東鐵路
修身門
人身 天性 氣性 心性 仁 義 禮
智 信 矯情
修身門
存養 克治
修身門

言行 威儀 衣服 飲食 衛生
修身門
境遇 義利 人品 敬身
倫紀門
五倫 父子 事親 順命 慶愛 諫親 侍疾
立身 孝誠 孝徵
倫紀門
兄弟 友恭 長幼 呼召 請見 進饌 侍坐
待行 遇道 任事 非禮 侍君子 夫婦 擇德
嫁娶 別義 和敬 朋友 擇交 交道 友德
友義

倫紀門
齊家 祖考 子孫 閨家 家用 宴客 僕役
齊家總論 宗族 親戚 鄉黨 接待 人道
倫紀門名稱附
父黨 族黨 母黨 妻黨 婚姻 名字 諱名
稱丈 稱晚 稱老 稱臣 稱地 稱官 稱王
君道門
皇極 典學 正心 宮闈 儲貳 宗藩 外戚
閹宦 聽納 交泰 安民
君道門
懋德 滅德 敬肆
君道門聖明
堯帝 舜帝 大禹 成湯 文王 武王 漢文帝
漢世祖 金世宗 明太祖 明孝宗 聖祖皇帝 華盛頓
君道門昏庸
夏桀 商紂 秦政 隋煬 唐僖 宋徽 完顏亮
元順帝 明武宗 明神宗 天命 傳賢
君道門官制
郡縣 三公 六部 監司 州縣 鄉正 族長
胥吏 差役 奴僕 汰冗 官祿 官爵
君道門用人法
用人 邪正 賢才 選舉 薦訪 擇相 辟屬

命官 專任 考察
君道門用人弊
捐納 科舉 資格 文法 迴避 薦私 幕賓
用舍
臣職門臣職
官職 公職 相職 戶職 禮職 兵職 刑職
工職 諫職 監職 牧職 鄉職
臣職門官箴
官箴 正心 潔己 忠君 同寅 事上 接下
愛民 處事 御吏 爲政 官誡 官則
臣職門賢良
任聖伊尹 元聖周公 鄭相子產 諸葛武侯 陸忠宣公 韓魏公 范文正公
司馬溫公 李忠定公 于忠肅公 王端毅公 熊文端公 李文貞公 歷代名臣
臣職門奸邪
王莽 曹操 李林甫 秦檜 韓侂胄 嚴嵩 溫體仁
歷代奸臣 賢奸通論
學術門學規
學校 學制 尊師 師學 士禮 學則 讀書
學術門士道
立志 勤學 虛心 剛健 沉厚 操守 安樂
德業 出處 通論
學術門雜學

經學　文學　字學　王勃　安石　蘇軾　異學
楊墨　老佛　姚江　神仙　伎術　耶穌　通論
學術門聖賢
至聖孔子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　亞聖孟子　繼聖周子　紹聖程子
翼聖程子　成聖朱子　橫渠張子　南軒張子　魯齋許子　敬軒薛子　敬齋胡子
楊園張子　桴亭陸子　稼書陸子　恕齋張子　聖敎
閨範門女學
婦德　立身　事夫　事舅姑　和叔妹　睦妯娌　事兄嫂
去妒忌　安貧　恭儉　重義　守節　敎子　慈嫡
屏邪　婦德通論　婦言　婦容　起居　服飾　妊容
婦容通論　婦功　蠶績　中饋　婦功通論　女學通論
閨範門女詩
聖母　賢女　仁后　敬婦　思婦　貞女　貞婦
孝女　孝婦　節婦　烈婦　棄婦　義婦　忠婦
貧婦　貳婦　淫婦
禮制門吉禮考正
祭祀　祀典　郊禘　郊數　郊時　配享　熟薦
祭品　祭疏　祈穀　朝夕　社稷　山川　先農
先蠶　城隍　太廟　太祖　昭穆　賢貴　禘祫
祭品　奉先殿　傳心殿　孔聖廟　帝王廟　賢良祠　家廟
祠堂　神主　神像　始祖　位次　祭時　品獻
主祭　賓客　義田　神祇　鬼神　誠心　德馨

禮制門吉禮釋非
郊抗非禮　堂主無義　生冷不薦　俗褻不享　紙錢非禮　獲罪無禱　禍福淫祀
雨暘淫祀　疾病淫祀　兒戲慢神　饕餮邪鬼　淫祀通論
禮制門凶禮喪服
五服　斬衰　齊麻　大功　小功　緦麻　隆殺
族服　君服　師服　友服
禮制門凶禮喪事
棺槨　疾革　喪主　襲斂　奠祭　弔唁　發引
葬地　葬法　成主　虞祭　祥禫　親喪
禮制門凶禮辨惑
短喪　食旨　聞樂　居處　嫁娶　侈費　超度
時日　風水　遷葬　厚葬
音樂門
樂律　律數　聲數　損益　二變　中聲　律義
變音　五聲　八音　樂章　正樂　樂和　偕樂
農田門農政
制產　經界　田畝　墾荒　勸農　憫農　種田利
擇莊佃　恤佃戶　訪良農　稱儀稟　主忠信
農田門通法
氣候　土壤　選種　輪種　肥料　益蟲　雌雄
農田門百穀
稻類　稻種　耕田　秧田　灌田　耘田　壅田

治病 除蟲 陸稻 麥 麥種 麥土 治地
選麥 播麥 鋤麥 壅麥 麥蟲 玉米 黍稷
黃粱 蕎麥 大豆 小豆 梅豆 脂蔴
農田門園蔬
園圃 園向 種菜 菜宜 善圃 甘藷 藷土
藷糞 窖種 園種 壅藤 插藤 牽藤 本藷
翻藤 藏藷 留種 藷益 蘿蔔 胡蘿蔔 蔓菁
芋芝 薯蕷 瓜菜 豆菜 白藕豆 茄 芹菜
茼蒿 蒜 蒿 葱 薑
農田門樹植通法
樹植 木生 選種 核種 插種 壓種 接種
扦種 移種 淺深 澆灌 修葺
農田門蠶桑
桑種 桑土 桑秧 接桑 栽桑 壓桑 秋桑
剪桑 採桑 壅桑 桑蟲 桑皮紙樹 蠶種 留種
醃種 飼葉 搭山 落繭 繅絲
農田門棉麻
棉種 棉土 治地 浸種 播種 選科 打頭
鋤灌 壅肥 除害 選種 拾花 棉布 麻種
麻地 治地 子種 移栽 鋤培 刈麻 剝麻
漚麻 麻局 火麻 葛 藍 茶產 種茶
摘茶 炒茶 蒸茶 紅茶 煎茶 竹類 種竹

培竹 禁竹 伐竹 剝皮 丁頁 料白 卷籠
官堆 表芯 諸色
農田門果品
柑橘 栽法 施肥 除蟲 常法 柚橙 梨
棠梨 柿花 荔支 龍眼 梅 西瓜 百合
蓮藕 甘蔗
農田門材木
漆木 選種 漆壤 苗圃 雌雄 除護 肥料
製臘 采液 貯驗 女貞 停放 寄法 收蠟
烏桕 植桕 採桕 樝 桐 楮 杉
松 柏 梓 楊 株
農田門畜牧
畜牧 牧料 飼料 畜舍 畜疾 馬種 牧馬
治馬勞 相馬 牛種 牧牛 治牛病 羊種 牧羊
治羊病 猪益 猪種 餵猪 魚利 魚種 養魚
治魚病 鷄種 飼鷄 鷄舍 鵝卵 鴨 鵝
蜜蜂 蜂窠 蜂地 蜂濕 蜂料 分羣 合羣
取蜜 蜂病
水利門水道
五大洋 黃河 入河巨川 大江 入江巨川 淮河 粵江
閩江 浙江 太湖 三江 黑龍江 入黑巨川 遼東巨川
燕北巨川 朝鮮巨川 日本巨川 西伯巨川 貝加爾湖 安南巨川 緬甸巨川

印度巨川 入波斯川 入鹹海川 入裏海川 入黑海川 入地海川 入西洋川
入北冰川 英吉利川 歐洲湖海 北洲巨川 尼羅河 庚哥河 遮佘河
備散西河 非洲大湖 米士西河 桑羅稜索 太平河 北美大湖 南美巨川
阿瑪森河 拉伯達河 俄利哥河 三川運輸 南美大湖 澳達巨川

水利門治水

黃河衝決 大清河防 黃河分流 黃河開湖 黃入遼河 審勢 治堤
挑淤 疏濬堤塞 河官 幽燕水利 淮澤

水利門治水

江漢疏支 三吳濬浦 治吳淞江 治長橋門 黃浦開支 劉河作壩 白茆孟瀆
孟瀆諸港 壩移握下 江不宜壩 米士河口 米士上流 米士隄防 閘壩涵洞
興水利
蓄洩

理財門經制

道義 賦稅 本色 緩徵 催科 存留 糧冊
火耗 鹽田 竈戶 煤鐵 金銀 錢幣 銅錢
花錢 鈔法 貨貝 禁銷 度量權 漕運 市糴
工藝 商務

理財門耗損

游民 洋煙 糖酒 利臣 豁藏 節儉 國用
理財通論

理財門積儲

積儲 常平 社倉 義倉 廣積 種倉 量倉

理財門救荒

荒政綱目 修省 消亂 報勸 通商 興工 獎義
圖賑 良吏 備荒 救荒通論 養濟院

刑律門

刑部 獄官 刑禮 刑具 刑刺 懷刑 慎刑
刑惡 聽訟 治獄 平反 結案 命案 監獄
書差 株連 贖赦 出罪 籌法 酷吏 淫刑
德教

武備門講武

武經 京營 郡兵 邊兵 團兵 屯田 民軍
兵部 選將 任將 大將 選鋒哨長 營官 哨長
什長 選兵 練兵 練鎗礮 練騎乘 練長矛 練藤牌

練神氣 練戰陣 簡軍實 軍服 軍餉

武備門用武

師貞 良策 安民 招撫 地利 屯地 隊地
地形 擇地利 步馬優劣 步兵 馬兵 礮兵 步馬礮兵
攻守 牆壘 主客 奇正 制勝 戒滾戰 戒騎散
苗防 山戰 礮臺 平地築臺 堤溝安礮 毛竹避架 沙藤遮護
臺宜口內 臺宜疏聚 定點 號綫 點數 瞭房 鐘表
明燈 礮彈 鐵船自衛 鐵船攻臺 攻鐵船法 造小戰艦 賞罰

武備門失武

周兵 啓兵 宋兵 明兵 綠營 腐將 召募
和敵 黷武 軍國

武備門 神武
平內患 去姦臣 遠小人 撤胥吏 治人民 用人行政 弭盜
安流 馭戎 交鄰 聖武
治術門
治道 變法 憲法 議院 王霸 功利 揖讓
征誅 篡奪 興王 喪亂 災祥 氣數 大一統

中道全書卷一

天文門 天道

邵陽[illegible]龍山輯

太極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生陰陰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交感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

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羅羅山先生曰天地人一太極也至哉道乎無聲無臭綱維二五根柢萬化至誠無息天以誠而運也至順有常地以誠而凝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眞實而無妄者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渾然中具不偏不倚分而爲健順判而爲五常五常一健順也健順一性也性則與天地同此一理也其未發也眞而靜其既發也順而達性存於中情自著於外也事萬殊而理一萬物一

太極也理本一而萬殊物物一太極也約之一心不見其有餘散之天下不見其不足聖者至誠無息與天地合其德也賢者靜存動察善反天地之性者也愚不肖者千百其功亦可馴至聖人之域使所受之於天者不失也盡吾之性以盡人之性以輔相天地之宜則可與天地參

陸稼書先生曰太極者萬物之總名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眞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學者有志於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存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卽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明乎吾身之太極可以知天地之太極矣

羅羅山先生曰大矣哉立極之功乎聖人明體達用動靜交修視極其明也聽極其聰也言極其從也貌極其恭也語父子則極其親語兄弟則極其愛語夫婦則極其別語朋友則極其信語君臣則極其敬也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人道也卽天道也無所增於道之外亦無所虧於道之中也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亦推己以及之耳至矣哉孰有加於此者哉大學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天運

朱子曰天地之初一氣運行太極旣判兩儀以立氣之淸者浮而爲天在外常周環運轉地者氣之渣滓凝結於天之中隤然不動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運不息晝夜旋轉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

二氣

邵康節先生曰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

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傷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

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剛柔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

五行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水本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遂故火陽勝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各以偏勝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

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結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所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陽之初爲木陽之盛爲火陰之初爲金陰之極爲水土則分旺於四季而位居中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質則陰陽對待凝合而成氣則陰陽流行循環不已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

張橫渠先生曰五行之氣分主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燃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也

眞西山先生曰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位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於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五行之體水

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神也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

四德

黃勉齋先生曰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爲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爲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爲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爲水

程叔子曰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

薛敬軒先生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爲貞下之元生理循環未嘗毫髮止息間斷

四時

黃勉齋先生曰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於根冰凝於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言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

神化

羅整盦先生曰神化者天地之妙用天地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神莫之爲而爲者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化言其運行者神言其存主者化雖兩而其神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

鬼神

羅羅山先生曰天地之大無非陰陽之氣運行而已張子云物之方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者神反者鬼鬼神者二氣之良能無鬼神則無萬物無天地謝上蔡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者神也摧仆歸根者鬼也邵子云鬼神無形而有用若人之耳目口鼻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情狀

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以二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

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

張南軒先生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曰神散而死曰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然皆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造物

蔡九峰先生曰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伸而已天者明而伸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伸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伸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寒暑晝夜幽明屈伸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

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

邵康節先生曰陽交於陰而生蹄角剛交於柔而生根荄陰交於陽而生羽翼柔交於剛而生枝幹陸多走者陽交陰而生也水多飛者陰交陽而生也陸則走者巨而飛者細水則飛者巨而走者細不得交之中也鷹鷂之類食生陽也而鷄鳧之類不專食生陽中之陰也虎豹之類食生剛也而猫犬之類又食穀剛中之柔也飛者風之類故喜風本乎天者親上故又利於飛上走者土之類故喜土本乎地者親下故又利於走下走者宜俯飛者宜仰故鳥迎風而立順其毛也魚泝流而行順其鱗也魚鳥皆生於陰陰屬乎陽故魚鳥皆卵生肖陽者趾奇肖陰者趾偶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獸爲天之陰草爲地之柔陰與柔一類也故獸毛如草莖鳥爲天之陽木爲地之剛陽與剛一類也故鳥羽如林葉水之族以陰爲主陽次之陸之族以陽爲主陰次之水類出水則死陸類入水則死而鶂鳧之類出入乎水者生於陰陽之交者也凡動物皆橫生橫者爲緯植物皆縱生縱者爲經緯宜動經宜靜人亦動物體橫而反經此所以靈於萬物也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兼飛走以兩手象翅而兩足象趾也天地間正氣生者嘗少繁氣生者嘗多故人止一而獸生二三禽又倍之蟲又倍之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故草木無知禽獸知而不全人則無不知也動物本諸天故頭順天而呼吸以氣

植物本諸地故根順地而升降以津然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本諸天者其性溫本諸地者其體冷

大德

張楊園先生曰天地無所不覆無所不載春夏秋冬迭運而不已日月風霆雷雪雨露消濟而無私任其並育並行無怒無喜無疎無親所以萬物之生莫之紀極靡所往而不見其盛德耳

左晴山先生曰天地之生人物亦似聽人物之自然然其於人恐其無以安之成之也則生聖人焉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敎之恐其無以生之養之也則生百物焉爲之

食以食之爲之備以遂之一歲之中有春夏以發榮而滋長之有秋冬以蓄聚而收藏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昭之以休祥警之以災異天心仁愛何德之盛大哉

天道

羅羅山先生曰天地之道曰誠而已矣太虛虛也理至實也萬物物也用至神也宇宙其寥闊乎至道彌綸無一毫之或間也古今其悠久乎至理流行無一瞬之或息也以言乎大則無不包以言乎小則無不入以言乎遠則無窮以言乎近則卽物而在聲色雖泯萬物之宰由是推之天地之外莫測其極曰惟一理以統宰之形有內外道無內外也天地之後莫知其終曰惟一理以遞嬗之氣有消息

道無消息也天地一闔闢古今一呼吸

曷觀兩大之覆載乎流而爲川峙而爲山盪而爲風雷昭而爲星辰日月天運於地之外未嘗見其停也地涵於天之中未嘗見其陷也孰爲旋之孰爲奠之能如是之定位不易也

曷觀一元之運會乎開天於子闢地於丑生物於寅而閉於戌終於亥伸不常伸伸極則必屈也屈不終屈屈極則復伸也孰爲終之孰爲始之能如是之循環不已也

曷觀四時之流行乎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蓄之不發育無以見其行也不斂藏無以緘其機也孰爲舒之孰爲慘之能如是之錯行不悖也

曷觀萬物之發生乎潛者動者植者始以氣化隨其所鍾而成形也繼以形化萬古因之而不變也孰爲消之孰爲息之能如是之並行不害也

蓋理也者所以宰夫氣者也氣也者所以載夫理者也無理氣無所宰無氣理無所附二者不相雜而不相離者也是故陰陽異位道無往而不存也動靜殊時道無往而不在也散之萬殊統之一致也非默契天地之化育孰能識其微哉能知其道而體之不少失者其唯聖人乎其唯聖人乎

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

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生之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謹案天地皆陰陽之氣所充周實太極之理爲主宰其

高明則峻極九重而無私覆其博厚則四圍九萬里而
無私載其健順則晝夜旋轉不爲停息地道無成而代
有終水潤下火炎上金從革木曲直土稼穡五行流布
春元始夏亨通秋利成冬貞固四德循環天尊地卑則
上下有等也乾父坤母則父子有親也陽倡陰隨則男
女有章也剛大柔小則長幼有序也節候不爽則朋友
有信也日月照臨昭其明也巖谷開通昭其聰也山嶽
持重昭其恭也河海深沉昭其睿也五色成章昭其文
也五音順律昭其和也時行物生無稍間歇昭其勤也
物皆實用不雕不琢昭其儉也其於人也畀以官骸賦
以五常維以百行養以萬物愛之也何其周其於物也

鼓以雷霆潤以雨露惠以風雲堅以霜雪養之也何其
至天非不儲財也生之長之在公用不在私藏天非不
示武也栽者培傾者覆天非不任刑也水旱之災無非
曲成乎庶彙動靜闔闢神變化也溫和寒暑協時中也
屈伸死生任自然也由太極而二五由二五而萬殊次
序原有定也此豈天之好爲多事哉不然不足以妙化
育之功著裁成之德由是觀之彼器宇卑下度量狹隘
委靡不振傲上自由者非天道也無所猷爲斲喪生機
遺棄倫理者又豈天道乎暗昧閉塞輕佻淺露譎脆乖
戾怠惰奢侈者非天道也輕視人生暴殄庶物貪冒財
賄殺戮用乂者又豈天道乎至拘於一偏不識化裁昧

厥時宜托爲怪妄以惑愚蒙甚且輕德而重藝倒行而
逆施天更安有此道焉且夫天爲人物之祖無極太極
昭明上下傳授今古人得天之道而生率循天道者則
爲天之肖子違悖天道者則爲天之逆子肖子在當時
爲一時之所敬重至沒世爲萬世之所崇奉所謂順天
者吉逆子見者憤怒聞者疾惡災及其身禍延子孫所
謂逆天者凶書謂天道福善禍淫又謂惟吉凶不僭在
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以故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虞廷臯
以出治天性天理天德天爵孔門主以垂教灼見乎天
道之流行宇宙無人可出其範圍蓋教不本諸天道斯
爲邪教何以正人心而立紀綱治不本諸天道實爲壞

治何以胥天下而致治安無識者舍天道而言氣運謂
氣運而通則吉與治隨之氣運而塞則凶與亂生焉不
知二氣皆天道之運行雖有時不無偶爾之戾氣究非
天道之失運溯自球列東西代成今古東球此天道之
氣運西球亦此天道之氣運古時此天道之氣運今時
亦此天道之氣運而治亂不齊吉凶雜出知吉與治者
由人之所爲合乎天道凶與亂者由人之所爲離乎天
道不可諉於人皆天之所生天何不盡生賢哲而生不
肖開暴棄之門反譏聖人盡人合天之學徒爲多事千
古之治得天道者無過堯舜千古之敎得天道者無過
孔孟後之人敎師鄒魯治法唐虞庶幾人有吉而無凶

世有治而無亂天道大顯氣運皆通豈非明道之聖人哉

中道全書卷二

天文門 法象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天旋

明史天文志渾天家言天包地外如卵包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天有九重最上曰宗動天南北極赤道所由分也無星辰每日帶各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曰列宿天三垣二十八宿經星行焉次曰鎮星天次曰歲星天次曰熒惑天次則太陽天黃道是也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太陰所行白道是也自恆星以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

朱子曰天圓如彈丸故曰渾天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

朱子曰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恰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比天進一度則爲日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爲日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

胡敬齋先生曰天左旋日月亦左旋天行健日次之月又次之日繞地一周天何嘗有過月何嘗不及各循其性之自然以天爲主則一日未滿而一周也以月而言則一日有奇而一周也天非過也以其行之健陽之盈也月非不及也以其陰之縮比天爲小緩也日非正得其中也乃陽之精明之主以其所行之出入而分晝夜也日出地上則明而爲晝日入地下則暗而爲夜一周一夜繞地一周故

以日行分晝夜而天與月難以分故以一日而論爲得中比天行爲少遲比月行爲速

陸桴亭先生曰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天無度以日之行爲度天無赤道以南北極爲準而中分之爲赤道天無黃道以日之纒所經爲黃道天無十二次以日月所宿之次爲十二次天是積氣自地以上皆天日月五宿二十八宿皆氣中之物氣愈高愈緊有寬和生氣若不運旋則乾坤毁乾坤毁則萬物幾乎息矣

日度

天文揭要曰赤道迤南迤北各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之半內日於每年必過其天頂二次而成一道名曰熱道日在冬至其光祇照球之北半至北緯六十六度三十三分而止故自二十三度二十七分至六十六度三十三分又成一道名曰北溫道而日所不照之處卽凡所距北極不過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之處名曰北寒道日在夏至其光祇照球之南半至南緯六十六度三十三分而止故自二十三度二十七分至六十六度三十三分又成一道名曰南溫道而日所不照之處卽凡距南極不過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之處名曰南寒道

陸象山先生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其赤道去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

漸北夏至行赤道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日月相交會時日月在黃道赤道相交厮撞故曰交蝕

王蕃曰日南至去極北一十五度少强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得四十刻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得六十刻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少强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得六十刻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得四十刻春秋分日在黃赤二道之交中

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强、日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

元史天文志、陰陽往來、馴積而變、冬至日行一度强、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內二十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

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復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於盈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

漢天文志、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凉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過而短爲常燠、

協紀辨方書曰、日出入之早晚、晝夜之永短、所由分也、而早晚之故有二、一由於日行之內外、一由於人居之南北、蓋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春秋分日行正當交點、與地平交於卯酉、地平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適均、春分以後、日行赤道至夏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寅戌、地平上下之度、上多下少、故晝長夜短、秋分以後、日行赤道外、至冬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辰申、地平上下之度上少下多、故晝短夜長、二分前後、距交不遠、黃道勢斜、則緯行疾、故數日而差一刻、二至前後、黃道勢平、則緯行遲、故半月而差一刻、此由日行之內外而生者也、至於人居有南北、則北極出地有高下、於是見日之出入早晚、隨地不同、中國在赤道北、北極出地上、南極入地下、故夏晝長冬晝

短、自京而北、北極愈高、則永短之差愈多、至於北極之下則赤道當地平、夏則有晝而無夜、冬則有夜而無晝、蓋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

月道

漢天文志曰、月有九道、立春春分青道二、出黃道東、立夏夏至朱道二、出黃道南、立秋秋分白道二、出黃道西、立冬冬至黑道二、出黃道北、並黃道而九、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四時交會於黃道、輒變焉、故有九道之異名。

大衍術曰、推陰陽律交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

在黃道正東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律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律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則月行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至冬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律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北其大紀皆兼二道而實主八節合於四正四維。

秦味經先生曰月行之出入黃道猶日行之出入赤道也赤道正而黃道斜絡之一歲之中冬至極南二十四度夏至極北二十四度春秋分則交赤道合二至二分而日道周焉。黃道斜而月行環繞之一月一周朔交爲交初望交爲交中初交中交之半爲半交內外皆距黃道六度交一終而左旋退一度半弱至十八年有奇而月道周焉。交無定處而行度有常古人統之以八節而交候之大綱舉矣交有出入而行有定位統之以四正四維而交道之定軌彰矣一道原有九行九道實則一道。

經世文衡曰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朔交中黃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杪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

月光

顧臨邦曰月體常圓無缺月非無光而必借日之光爲光也月自有光但半明半暗不及日之通體皆明耳日如火毬四面皆明月則半明半暗其明處爲光其暗處爲魄陽大陰小陽全陰半理本如此而其明處常不敢背日又陰不敢敵陽之義故晦日則月與日相疊初二三日在西月

去日不遠而明亦向西人在東望故光背而所見如鈎至初七八日漸遠而在月之側故傍對而光漸滿至十五六日在下月在上而明亦向下故人得見其體之盈如沈括之說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不知十五六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何由掩映先儒謂日光由地之四邊空處射出月被其光故明愚竊以爲月體雖大百不及地地之障隔不知凡幾。

交蝕

朱子曰交者月道交於黃道也月以黃道爲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其北至則在黃道北不滿六度其自北而南自南而北斜穿黃道而過爲交交乃有食凡日食

月掩日也、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三者則有月食、故日食恒在朔、望時月與日正對、如一在子、一在午、皆同一度、南北相向、陰敢與陽敵、火日外影、其中實暗、望時恰當其暗處、故月食恒在望。

沈括曰、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値、乃相陵掩、當其交處則食而旣、不當其交處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凡日食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食起於西南、復於東北、自內而交出於外、則食起於西北、復於東南。凡月食、月道自外入內、則食起於東南、復於西北、自內出外、則食起於東北、復於西南。

鄭戴堉曰、春分以後日行赤道北畔、交外偏多、交內偏少、秋分以後、日行赤道南畔、交外偏少、交內偏多、是故有南北差。冬至以後日行黃道東畔、午前偏多、午後偏少、夏至以後、日行黃道西畔、午前偏少、午後偏多、是故有東西差。日中仰視則高、旦暮平視則低、是故有距午差、食於中前見早、食於中後見遲、是故有時差、凡此諸差、惟日食有之、欲推九服之變、必各據其處、考晷景之短長、揆赤極之高下、庶幾得之。

顧臨邛曰、從來論日月蝕、日月非眞有食、日氣弱則月侵黃道而行、以魄掩日、而日似爲食、若月氣弱、而行倚避傾側、與日差池、則魄虛而月似爲食、然日月雖弱、不與羅計二星相値、則不蝕、惟羅計恃强爭道、而二曜讓之、則見蝕矣、可見月體半明半暗、因讓道之故、而行倚避傾側、其光處側與日相避、故似食耳。

北極

晉天文志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上規下規之中、相當一百餘度、其最中爲天之紘帶、紘之內外三十度許、爲日月五星之行、謂之中規。

蔡味經先生曰、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其位、北極正相對爲南極、二極之中、紘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星八重之天、循黃道而行、各有所行之道、南北不定、惟赤道爲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則各有一極、其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轉運、晝夜不息、而北爲之極、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夫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皆近、其北距天極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

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星家謂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不動誤矣。

五星

秦味經先生曰五星者五行之精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五星合見之行皆由距日而生星與日同度謂之合星光爲日所掩故伏而不見如月之合朔也。既合以後星行遲日行速星在日後故晨見東方如月之生明東方也。始見順行最疾已而漸遲及距日一象限而留不行如月之上弦也。既留之後星始退行由遲而疾距日半周謂之衝日如月之望也。衝日以後星之退行由疾而遲日又漸與星近至距日一象限而復留

不行如月之下弦也。既留之後又復順行由遲而疾去日漸近復與日同度而伏是爲一終。合伏以後星後於日謂之晨見衝日以後星先於日謂之夕見此土木火伏見之理金水之行速於日無與日衝之時方其與日同度亦與合伏既合之後星速日遲星在日前故夕見西方始見順行由疾而遲距日漸遠始留不行自是漸退行亦由遲而疾復與日同疾而伏謂之退合。退合以後星在日後故晨見東方退行由疾而遲距日漸遠復留不行自是復順行由遲而疾追及於日復與同度而伏是爲一終。土木火有合有衝金水有晨夕兩合

秦味經先生曰五星歲輪則土以行道十二度奇木以三十三度奇火以四百零八度奇金以五百七十五度半水以一百十四度奇而皆一周起合伏終合伏。要其平行遲速不同由本天自有高下土星天最高故行度最遲木星天在土星之下故其遲次之火星天在木星之下故其遲又次之金水二星在太陽之下太陰之上金以二百二十餘日而一周水以八十八日奇而一周爲二星平行之度。

紫微垣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坐第二珠第三宮中庶子居第一前星曰太子四爲后宮五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一太一當門中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上宰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

次上丞後門西邊大贊府門東喚作一少丞以次卻向門前數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今無)五天柱(今無)大理兩星(今無)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今一)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帝(今無)內座後門是華蓋並杠十六星(今四)杠作柄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箇(今八)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廚階前八星名八穀廚下五箇天棓宿天牀六星(今無)左樞在內廚兩星(今無)右樞對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疏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師太尊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今一)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向西偏即是元戈一星圓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著開陽淡北斗之宿七星明第

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星、第四名權第五衡、開陽搖光六七名、搖光左三天槍樻。

太微垣

上元天庭太微宮、昭昭列上左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左皁衣一謁者、以次卽是烏三公、三黑九卿公背旁、五（今黑）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屏、五帝內坐於中正、幸臣太子並從官、烏列帝後從東定、郎將虎賁居左右、常陳郎位居其後、常陳七（今三）星不相誤、郎位陳東一十（今十）五、兩面宮垣十布星、左右執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星靈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長垣雙雙微西宮、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

天市垣

下元一宮名天市、兩扇垣墻二十二（今二）、當門六箇黑市樓、門左兩星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亦依次、帛度兩星居肆前、候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芒宦者星、遍南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橫著七公成、天次恰似七公形、數著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牀、此座還依織女旁、

東方蒼龍七宿

角兩星南北正值著、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連、別有一烏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周鼎形、角下天庭左平星、雙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今九）星屈曲明、樓中五柱十（今十四）五星、三三相似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橫。

亢四星恰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今黑）子亢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頓頑星、兩箇斜安黃色精、頑下二星號陽門、色若頓頑直下存。

氐四星似斗側量米、天乳氐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無名、一箇招搖梗河上、梗河橫列三星狀、帝席三（今黑）河之西、亢池六（今四）星近攝提、氐下眾星騎官出、騎官之眾二（今七）十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氐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輻兩星在陣傍、將軍陣裏振威霜。

房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黃斜向上、鉤鈴兩箇近其旁、罰有三星直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狀、房下一星號為日、從官兩箇日下出。

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下有積卒共十二（今三）、三三相聚心下是。

尾九星如鉤蒼龍尾、下頭五點號龜星、尾上天將四橫是、尾東一箇名傳說、傳說東畔一魚子、尾西一星是神宮、所以列在后妃中。

箕四星形狀似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

北方元武七宿

斗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星二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下圓安十（今十三）四星、雖然名鼈貫索形、天雞建背雙黑星、天

箭柄前八（今無）黃精、狗國四方雞下生、天淵十星鼈東邊、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丈人（今無）狗下眠、天淵十黃狗色元。

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一脚、牛下九（今無）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今四）坎連、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今八）星、河鼓兩畔右邊明、更有四（今二）黃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堰三烏牛東居、漸臺四星似口形、輦道東足連五丁、輦道漸臺在河許、欲得見時近織女。

女、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陳、五（今無）箇離珠女上星、敗瓜珠上瓠瓜生、兩箇各五瓠瓜明、天津九箇彈弓形、兩星入牛河中橫、四箇奚仲天津上、七（今四）箇仲側扶筐星。

虛、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陳、虛危之下哭泣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團圓十（今五）三里、敗臼四（今二）星城下橫、臼西三（今二）箇離瑜明。

危、三星不直舊先知、危上五（今四）黑號人星、人畔三（今三）四杵臼形、入上七（今五）烏號車府、府上天鉤九（今六）黃晶、鉤下五鴉字造父、危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星斜虛梁、十（今四）箇天錢梁下黃、墓旁兩（今一）星能蓋屋、身著黑衣危下宿。

室、兩星上有離宮出、遶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雷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升、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今二十六）五卒三爲羣、軍西四星多難論、子細歷歷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鈇鉞、一顆眞珠化落門、門東八魁九（今無）箇子、門西一宿天綱是、雷旁兩（今一）箇土功吏、螣蛇室上二十二。

壁、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橫著行、雲雨次日口四方、壁上天廐十（今三）圓黃、鈇質五星羽林旁、土公兩黑壁下藏。

西方白虎七宿

奎、腰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繞鞋生、外屏七烏奎下橫、屏下七（今四）星天溷明、司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宿軍南門、河中六箇閣道形、附路一星道旁明、五箇吐花王良星、良星近上一策明。

婁、三星不勻近一頭、左更右更烏夾婁、天倉六箇婁下頭、天庾三星倉東脚、婁上十一將軍侯。

胃、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廩胃下斜四星、天囷十三如乙形、

河中八星名大陵、陵北九箇天船名、陵中積尸一箇星、積水船中一黑精。

昴、七星一聚實不少、阿西月東各一星、月下五黃天陰名、陰下六烏芻藁營、營南十六天苑形、河裏六星名卷舌、舌中黑點天讒星、礪石舌傍斜四丁。

畢、恰似爪叉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二星畢背傍、天節耳下八烏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下四皁天高堂、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車有三柱任縱橫、車中五箇天潢精、潢畔咸池三（今無）黑星、天關一星車脚邊、參旗九箇參車間、旗下直建九（今八）斿連、斿下十三烏天園、九斿天園參脚邊。

觜、三星相近作參藥、觜上座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連、
司怪曲立座旗邊、四鴉大近井鉞前、
參、總是七星觜相侵、兩肩雙足三爲心、伐有三星足裏深、
玉井四星右足陰、屏星兩肩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
足下四天廁臨。

南方朱鳥七宿

井八星橫列河中靜、一星名鉞井邊安、兩河各三南北正、
天罇三星井上頭、罇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今無）、欲
覓積薪東畔是、鉞下四星名水府、水府東邊四星序、四瀆
橫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團圓十三星、中有一
箇野雞精、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兩星從東說、闕邱兩星
南河東、邱下一狼光蒙茸、左畔九箇彎弧弓、一矢擬射頑
狼胸、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入壽無窮。
鬼、四星冊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是爟位、
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廚六門柳星次、天社六星弧東倚、社
東一星名天紀。
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爲酒、享宴大酺五星守。
星、七星如鉤柳下生、星上十七軒轅形、軒轅東頭四內平、
平下三箇名天相、相下稷星橫五靈（今無）、
張、六星似軫在星旁、張下只是有天廟、十四（今無）之星冊四方。
翼、二十二星大難識、上五下五橫著行、中心六箇恰似張、
更有六星在何許、三三相連張畔附、必若不能分處所、更

請向前看野取、五箇（今無）黑星翼下頭、欲如名字是東甌。
軫、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附兩星
軍門兩黃近翼是、門下四箇（今無）土司空、門東七烏（今三）青邱子、青
邱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以上便是太微宮黃道
向上看取是。

風雨

大地一統志曰、空氣遇熱則漲而輕、輕則上騰、四圍之涼
氣、迅流而求補之、因此鼓動則爲風、水者氣之所化也、不
冷不熱時、爲無色無味之流質、冷至攝氏表零度、華氏三
十二度、卽凝結爲冰、熱之攝氏表百度、華氏二百十二度、
則沸化爲汽、大陽爲熱之原、海面之水、經太陽之熱力蒸
發而上騰、凝集而下降、循環不斷、瀰蔓於天則爲雲、映日
則爲霞、滂沱則爲雨、雨結花霏霏而爲雪、如珠而爲露、露
結而爲霜、種種現象、皆一水之原質。雨降之時、每多雷電、
由電有陰陽、陰陽二氣相激而發聲、其聲爲雷、其光爲電、
皆熱氣之作用、凡兩氣愈熱、則雷電愈多、雨水愈甚、故赤
道下多雷電亦多雨。
張橫渠先生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
勢均散。陰氣歛陽於內、陽欲出而不得、則激而爲雷。陰氣
格陽於外、陽欲入而不得、則飄而爲風。陰氣出而陽驅之、
陰不能拒陽、則集而爲雲。陽氣升而陰壓之、陽不能勝陰
則持而爲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雹霧

噎霾陰嘗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薛敬軒先生曰雷二月發聲八月收聲者氣之動靜也雲皆地氣自下而上蒸騰而成天愈高則氣愈淸不能成雨雲氣合而成雨故雲散則雨止地氣合而成水地凝聚故水無窮。勉齋云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杆格而不交則爲旱交感之太過則爲雨陽有餘陰不足爲煖陰有餘陽不足爲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爲風。

天文門 曆數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元會

邵康節先生曰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一元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元有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閉物而消亥會消天而消地子會又生天而循環無窮。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十二會爲一元

歲月

胡敬齋先生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所行以天所差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天之速於日者恰値一周天爲一歲月之所行每日縮於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縮於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之所過月之不及恰當一周天日月相會而爲晦日月相會於三十日之中則其月大爲三十日相會於二十九日之內則其月小爲二十九日每一月則日多周一天月少周一天。

朱子曰月之大小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

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

閏月

胡敬齋先生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分七釐五毫爲一氣以二氣爲一月則溢乎三十日之外者爲氣盈以日月之會爲一月縮乎三十日之內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蓋盈者愈盈縮者愈縮盈縮之數恰當一月朔望之數則置閏焉以三十日爲率每月氣盈四百四十一分二釐半朔虛四百四十二分則盈縮之間八百八十二分二釐半以盈虛之數挨至三十二箇半月有餘其月無中氣則置閏月。

朱子曰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

常數故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爲二十四氣者爲氣盈而晝夜寒暑於是定焉一年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爲十二月者爲朔虛而晦朔弦望於是定焉移歲之有餘補年之不足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餘三日有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少三日有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而至朔同日謂之章七十六年四章而至朔同在甲子日謂之蔀凡千五百二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時謂之紀凡四千五百六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年謂之元

治曆

顧臨邗曰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數定於容成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杜預曰凡治曆者但當順天以求合不可爲合以驗天朱子曰治曆者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郭守敬亦曰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候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爲合由此言之冬至爲一歲氣機之始冬至之時刻既正而曆亦無不正此漢之太初以鍾律起曆然則治曆者亦惟準之朱子之說而已矣。

月建

蔡咊經先生曰古人十二月建當因黃極之一歲而周四

游定名試以赤極爲中子午卯酉正向順布均分十有二宮冬至夜半黃極在正北子位爲建子每晝夜一周叉過一度小寒則過丑宮大寒正當丑位爲建丑立春過寅宮雨水正當寅位爲建寅驚蟄過卯宮春分當正東卯位爲建卯清明過辰宮穀雨正當辰位爲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正當巳位爲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當正南午位爲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正當未位爲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正當申位爲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當正西酉位爲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正當戌位爲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正當亥位爲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復於建子如此終古不變非若斗杓所指隨歲差改移。

氣候

禮記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瓜秀、農乃登麥。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農乃登黍、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農乃登穀。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鑴中、盲風至、鴻雁來、元鳥歸、羣鳥養羞、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霜始降、草木黃落。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日短至、陰陽

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征鳥厲疾、冰方盛、水澤腹堅、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氣候

蔡九霞曰、曆之所紀者候也、而候之所應則氣至而物感、物感而候變。天地之氣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正月而東風解凍、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則天地發舒之氣收矣。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二月而雷始發聲、陽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陰之中也。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六月而水潤溽暑、大雨時行者、陰之濕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腹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鳥獸草木得之最先。丑則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雞亦鳴者、陰氣動也。春而鴻雁北、元鳥至者、各乘其陽氣之所宜也。秋而鴻雁來、元鳥歸者、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鷹主殺而秋擊、鼠主貪而夜動、而卯辰之月能化鳩鴽者、以卯辰者陽之壯、陰爲陽所化也。爵乳子而春集、雉求雌而朝呴、而戌亥之月能爲蛤蜃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爲陰所化也。蟄蟲啟戶者、與陽俱出也、蟄蟲培戶者、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逐陽氣而上游也、季秋而豺祭獸者、感陰氣而見殺也。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螻蟈鳴者、鳴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鵙始鳴而反

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鶡旦能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氣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結者陽雖至而陰尙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鹿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也禾得陽之稱也故木王而生金王而熟而禾登於七月麥得陰之稱也故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而麥秋在於四月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陰陽交而爲泰也九月而黃落者陰陽消而爲剝也桃桐華於春者應陽之盛也黃菊華於秋者應陰之盛也四月而靡草死者陰不勝於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復於陰也至於腐草之爲螢則植物變爲動物無情變爲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陰幽之物亦隨之以化哉大抵陰陽二氣無形而默運於內風雲雷雨昆蟲草木有知而改換於外一歲之間七十二候卽二十四氣也二十四氣卽十二月也十二月卽四時也四時卽二氣也二氣卽一氣之周流也君子觸其氣而測其應則可以寓對時育物之心因其候而思其義則可以悟陰陽貞勝之理

卷三終

中道全書卷四

地理門 體段

邵陽魏[illegible]龍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地體

朱子曰天地之初間只是陰陽之氣磨來磨去便磨許多渣滓結成地在中央隤然不動岐伯謂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大氣舉之以故四圍緊束而終古不墜此地體之所以成之道歟

卜舫濟曰地之所以爲地其成以漸非頃刻可就如五穀之種其生也必由芽而苗而秀而實以漸而成地球亦類是又如雞蛋其中之黃白本係流質得母雞之熱漸漸成小雞地球之逐漸結成亦若是地球未成之先與日球爲一因旋轉之勢而分始分時爲極熱之氣質漸涼而成甚熱之流質再涼而凝成外殼之定質然外殼雖成定質而其內仍爲甚熱之流質地殼分水陸陸地成泥土而植物生焉植物既生方生動物最後而人類出苟非無所不能之天主持乎其間安能若此之有條不紊哉地殼六十里至六百里地厚三千里至二萬八千六百餘里

地圓

大地一統志曰周髀算經云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日行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極南極西亦然設不以地爲圓形而爲平形則東西一望皆平日一出地而萬國皆曉二入地而八

表皆昏安得有時刻先後之差而且此方日中彼方夜半乎。西人言人在地面視之幾謂地爲平面天如盂形覆於地上而不覺地爲圓體及向南行則見北天各曜漸低南天各曜漸高向北行則反是航海者自東而西與自西而東可繞地一周而仍至原處地苟非圓又何能若此或曰地面高山深谷高下懸殊安能成爲圓形不知天下極高之山秖高十五里而自海面量至地心其有一萬二千里則雖極高之山祇得地半徑八百分之一與福橘之粗皮無異若地與福橘同大則其面當較福橘之皮爲更平矣又安能礙其圓耶地係圓形狀如福橘然非正圓中部赤道稍膨大南北端稍平扁爲橢圓

地廣

瀛寰全志曰地球南北直徑七千八百九十九萬英里東西直徑七千九百二十五萬英里相差二十六萬英里其中數爲七千九百十六英里赤道之周二萬四千八百五十六英里汽車一小時行二十英里必五十三晝夜始能繞地一匝汽船行駛極速者則必三月一人行步每日二十五英里則必三年地之面積凡一萬萬九千六百九十四萬方英里全體積凡二千六百萬萬立方英里。

東西球

姚氏平吾曰地球可分爲兩半曰東半球曰西半球東半球陸地東西橫列西半球陸地南北縱列東半球東至日本琉球極於大洋洲西極大西洋英葡諸國南至印度婆羅洲蘇門答臘及非洲大浪山北至北冰洋再抵伊策三布拉島西半球東極洛衣倫與巴西西極舊金山與秘魯北極巴利諸島南極麥折倫峽鐵耳聶離依休勾山。東半球總約二億七千萬方里西半球總約一億二千二百三十萬方里東半球陸地大於西半球二倍。

南北球

馬晉羲曰地球又可分爲南北二半球赤道之北曰北半球南曰南半球。北半球之中有亞細亞歐羅巴北亞美利加三大陸及亞非利加之北半境南美利加之小半境南半球之中。僅有澳大利亞洲及亞非利加之南半境。南美

利加之大半境北之三陸大。合計方二千六百五十萬英里有餘南之三陸小合計方一千六百五十萬英里不足北半球陸地三倍南半球北半球之形狀甚複雜多港灣內海半島及附屬島嶼表面亦甚複雜有山脈高原平地之分且三陸相互之位置又有交通之便南半球之形甚平庸少港灣內海半島及附屬島嶼且位置相隔無交通之便。北半球皆會於溫帶南半球專屬熱帶

水陸球

大地一統志曰地球之面不外水陸兩界更可剖分名之曰水半球陸半球陸半球以英國爲圜心。水半球以新西蘭爲圜心北則陸地較多南則陸地較少陸多於東北水

多於西南前者稱爲陸半球後者稱爲水半球合計全世界水之面積凡一萬四千一百九十萬方英里陸之面積及南大陸凡五千五百六十九萬七千方英里以比例言水二零五而陸一東半球之水多於西半球之水二倍北半球之水多於南半球之陸三倍古今人事多在北半球北半球水面五千四百萬英里南半球水面九千萬英里

亞洲

瀛寰全志曰亞細亞洲北沿北冰海東枕太平洋限於海峽與美洲西北絶境僅隔百四十二里南接印度洋西南以紅海蘇彝士河與非洲分界西以地中海黑海裏海高加索山烏拉嶺山與歐洲分界極南抵北緯一度十分極

北抵緯七十八度十二分極西抵東經二十六度三分極東抵西經一百六十九度南北最長五千三百英里東西最寬七千英里面積一千六百九十五萬六千方英里占地球全陸三分之一大於歐洲者幾五倍澳洲五倍非洲一倍半以較南北美洲亦多一千二百萬萬方英里熱溫寒三帶之地均備而中間北溫帶所占陸地東西爲最廣全洲之形略近正方惟東南二方地多斗出

歐洲

瀛寰全志曰歐羅巴洲位屬東半球之西北在北緯三十六度至七十一度十一分四十秒西經九度三十分至東經六十五度全在北半球內其大半皆當溫帶下疆域北界北冰洋東以烏拉山烏拉河嘎斯卡海與亞洲分界南界高加索山黑海地中海而與非洲相對西界大西洋與北美洲遙對其東西橫長自羅嘎角至裏海之岸約九千餘里其南北自北角至瑪達班角七千二百里面積三千九百四十二萬方里約爲全陸十四分之一亞洲五分之一非洲三分之一美洲四分之一

非洲

瀛寰全志曰亞非利加洲位在東大陸之西南成一極大土股其東一窄土腰連於亞洲是爲綏斯地頸低而多沙廣僅二百十里全洲之極北笨角在北緯三十七度二十分極南之阿古拉斯角在緯三十四度五十一分赤道正

貫其中極東之瓜達斐角在東經五十一度二十七分五十二秒極西之斐德角在西經十七度三十三分爲六大洲中開化最晚者世稱黑洲以其情事多未明於世耳疆域北隔地中海而望歐洲僅一水耳東北與亞洲夾紅海東界印度洋西界大西洋地形上圓下尖南北最長處約萬五千里東西最廣處約一萬三千五百里面積約一萬一千五百萬方里爲天下第二大洲幾居歐洲之三倍當亞洲三分之二而強爲地球全陸五分之一

美洲

瀛寰全志曰亞美利加爲西大陸之總名東界大西洋西界太平洋北界北冰海分南北二部中間最窄處爲巴那

瑪土腰計一萬六千萬方里南北約長三萬里北亞美利加占地九千餘萬方里南亞美利加六千餘萬方里形俱三角銳角向南北洲有世界最大之湖南洲有世界最大之河北洲海岸多曲折如歐洲南洲海岸直率如非洲二洲皆有大山自北向南沿西海岸而縱列中多火山東坡平廣西坡窄歧江河大半向東流。

北美洲

瀛寰全志曰北亞美利加爲亞大陸之北部當北緯八度至八十三度西經五十二至百六十八度革林蘭不在其列全在北半球故大半居北溫帶疆域北向北冰洋東瀕大西洋與歐洲遙對南與南美洲其夾美希哥灣而以巴

那瑪土腰相聯西臨太平洋其西北土地伸出與亞洲不啻接壤其西方四千餘里之對岸爲日本南北長約萬五千里東西廣約萬里面積九千三百萬方里居全陸六分之一爲六大洲中第三視歐洲二倍有奇。

南美洲

瀛寰全志曰南亞美利加一極大土股北以巴那瑪土腰與北美洲聯合當北緯十二度二十八分至南緯五十五度五十五分西經三十五度十七分至八十一度二十分疆域北界嘎利比海東界大西洋西界南太平洋南自赫倫士角至極北嘎那利斯角其長一萬四千里東自散羅革角至極西伯郎哥角其廣九千五百里面積約七千萬方里幾逾歐洲二倍爲全陸十八分之二。

大洋洲

瀛寰全志曰大洋洲一名澳大利亞一曰南洋諸島散布太平洋中羣島之總名如瑪雷西亞奧斯達拉西亞波利尼西亞賣叩尼西亞如婆羅蘇門答臘呂宋所包甚廣均在東半球之內西自亞西亞及印度洋東至南北亞美利加合計面積四千萬方里在非洲之次。

山幹

葱嶺山祖

大地一統志曰論坤輿之所由起必以北極下爲託始論山脈之所羣聚必以葱嶺爲最大無匹葱嶺盤旋千八百

餘里舉所謂阿喇古山吉布察克嶺和斯魯克嶺喀什塔什嶺齊齊克里克嶺類皆以葱嶺統之居大陸東西南北之中心點。山脈四出率逾萬里黃河出其東印度河出其南阿毋河出其西錫爾達里亞河出其北名山大川要皆以葱嶺爲宗祖帕米爾爲葱嶺最高之處彼以喜馬拉高山爲祖者非焉葱嶺山脈東北迤者北幹爲天山漠北山幹東爲崑崙自崑崙而東分三大支北大支爲河北山幹中大支爲河南江北山幹南大支爲江南山幹葱嶺正南迤者爲印度山幹葱嶺西北迤者爲烏拉山幹葱嶺正西迤者爲歐非山幹

江南山幹

姚氏平吾曰南幹山脈託始於勒斜爾烏蘭達普蘇山金沙江最上之源水曰喀齊烏蘭木倫出馬山之北包二水至玉樹土司起巴顏喀喇山臨木魯烏蘇河北岸爲河南河北中幹北幹之祖南幹沿喀齊烏蘭木倫南岸東行者初爲巴薩通拉木山實爲南幹之祖繼爲阿克達木山至格爾吉土司爲索克音里山分支南迤盡於後印度正東幹爲阿穆尼喀察穆山折南爲僧顏巴爾都山入川藏界爲甯靜山金沙瀾滄兩水緊束南支入於安南爲橫山正幹至雲南麗江府矗起玉龍山南至賓川州起雞足山下爲梨花江源北繞滇池東歷霑益宣威南盤江發源於霑益北盤江發源於宣威二州固橫踞兩粵之顚南分支爲

勾漏山正幹入貴州爲白巖山至廣西曰越城嶺益東至湖南曰萌渚曰都龐曰騎田曰大庾爲南服五嶺大折而北抵黃鵠山右出起匡山廬山而畢與北幹至大靑山大折而南至中條山而盡其象無異庾嶺東行稍南起九連山山周五百餘里東幹曰杉關嶺徑容單騎至崇安曰武夷山溪流九曲至浦城曰仙霞嶺周圍百里據豫章閩浙省之嶺稱往來扼要之區實爲東南一大祖南支達福州省會以渡臺灣東支入浙江盡於雁蕩天臺仙霞幹脈北出近則爲廣信之懷玉山繼則爲徽州之黃山西出則爲九華山北出則盡於砲河口幹脈東折則起天目大山分支東出則至杭山正幹北出起何容之茅山更北雄挺鍾

山稱爲龍盤其地東以獅子山爲關鎖沿江東下訖福山與北岸中幹支餘之狼山同時大江之口

河南山幹

姚氏平吾曰中幹起巴顏喀喇嶺黃河重源之所出分脈右行當黃河南岸起葛達素齊老山及拉毋拖羅海山連峯疊嶂左縈黃河右抱江源夾東山脈東行矗起岷山岷山北出之支初則爲西傾山次則在渭源者曰鳥鼠在固原者曰崆峒由崆峒東南行爲岍山吳山岐山由崆峒北出遠則直抵河套近則東爲橋山荆山梁山龍門山岷山南出之支厕於岷江瀘江二水間者有蒙山峩眉山厕於岷江涪江二水間者有鹿頭關諸山及成都武担山厕於

白水江左右者南則爲陰平道爲劍門山北則爲沓中諸地爲葭萌關舭山正幹東出爲朱圉爲嶓冢益東爲大散嶺一帶山分支而南爲陳倉道其大山亦曰嶓冢山又名金牛峽循漢水南岸由牢固關過峽勢極雄峻高入雲表綿亘起大巴山東行起古荆山荆山之北爲武當山荆山之南爲綠林山而襄陽之隆中山峴山則荆山之支麓漢陽之大別山則綠林之餘阜大散嶺正幹自煎茶坪分水界之處過脈脈形極細過後疊起高山東行爲太白爲終南總之皆曰秦嶺長八百里再歷冢嶺少華太華諸山自華山宏農以降爲熊耳爲崤山歷北邙而盡於偃師之東自華山冢嶺沿洛水南岸亦爲熊耳南支初則爲天息爲

方城南下則爲桐柏山再南爲隨州之古厲山鍾祥之古槁木山正東爲安徽之灊山霍山餘氣盡於大江北岸正幹歷伊陽登起少室太室是曰嵩山北界黃河東界賈魯河由敖山一綫中抽東北行六百餘里至南旺湖爲南北山脊稍高之處說者謂千里平衍至此始微起一峽又東北行歷曲阜九龍山爲　先師墓塋更東行數百里爲倍尾山爲大弁山艾山矗起爲東泰山爲山東諸山之祖西北去者曰原山曰泰山曰歷山正北去者曰牛山猛山東泰山東行起琅琊各山折北經分水嶺北則之罘山峙於海濱東則大小崑崙山盡於成山

河北山幹

姚氏平吾曰北幹亦始巴顏喀喇山沿黃河北岸行初則東對五百里爲阿拉克沙爾山繼則折南屈曲而東爲大雪山郎古積石山幹脈自阿拉克沙爾山北出初爲珊瑚阿達爾山分支折東至西甯府南者爲小積石山自珊瑚阿達爾山北行折東起阿穆尼厄庫山祁連山北東出界大通古浪歷紅水堡出邊牆東北起賀蘭大山盤亘數百里北出繞河套爲古陰山綿亘千百里復蜿蜒至歸化城矗起大青山東行至黑水河源則有官山折西南行起桑乾河源之洪濤山再南起汾水發源之管涔山爲山西諸山之祖形勢最大蜿蜒數百里自管涔山西出則爲離石爲呂梁爲狐岐爲壺口龍門諸山自管涔山東出則由勾注至渾源爲北岳恒山恒山之東行爲蜚狐口爲涿鹿山盡於大房山以東恒山之南行爲五台山訖於正定之域其幹脈由管涔山中出南下者爲清漳源之大黽谷東趨者曰贊皇曰太行幹脈自大黽谷西南行則起沁水發源之綿山由綿山東支南繞至長子縣爲濁漳發源之發鳩山橫出則爲羊腸坂爲林慮山爲蘇門山舉無不可以太行統之幹脈由綿山正南下垂初則起霍山太岳終則折西爲蒲州之中條山又名雷首山此外若王屋析城諸山皆東與沁水近者官山東至張家口外抵獨石口之馬尼圖嶺始折而南歷邊牆南下起燕然佛浴擎笏諸山再東入內邊牆起居庸關一帶山綿亘而南則爲西山爲玉泉

山其自馬圖嶺一帶東北分支迤邐爲興安嶺一帶折東南行爲古白狼山水曰白狼河今稱大凌河山脈自白狼河南出則盡於山海關東出則盡於醫巫閭山其自興安嶺東北出者爲喀拉坎山爲金山山脈潛伏入柳邊內地始長嶺山啟運山東出起小白長白諸山橫亘千餘里爲鴨綠混同圖們三江之所發源者北去則盡於混同江口之濱東由海參崴起老爺嶺而入日本長白山分支向西南迤者至白頭山入朝鮮白頭山爲朝鮮最高之峯山之東圖們江源出焉山之西鴨綠江源出焉自白頭山南迤至甲山之東南爲黃土峯分爲二支其東北迤者爲烏登嶺爲豆釐山爲白德山而盡於圖門江南之羅端山其西

南迤者爲白雲山爲大博山爲文山爲太白山爲馬耳山而盡於與濟州島相對之海濱

黃公度曰日本山脈自北而起至陸羽之間驒奧高峻始分數脈皆蜿蜒西走而趨於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其至於信濃者爲淺間山至於甲斐駿河之間者爲富士山此山挺立於東海中又分脈南出爲伊豆半島與南海羣島相連北陸道之一脈至加越之間者爲白山立山迤邐近江者又分二支一經伊勢太和聚集於吉野山而趨紀伊一西走分山陰山陽二道而至西海道經筑豐諸國南折有阿蘇霧島等數峯盤旋後肥日向之間遥聯琉球羣島其山陽及紀伊之餘脈由淡路島而至四國爲雲邊山石鎚

山諸山淡路島以西山陽四國之間島嶼碁布爲瀨戶內海其東口爲明石峽其東南口爲鳴門峽其西北口爲下關峽云

漠北山幹

姚氏平吾曰漠北山幹其始發自葱嶺也由東出之騰格里山昔曰天山匈奴呼曰祁連山者分支北出初由伊犁博羅塔拉河之西迤邐東行山北起齊爾山貝倫山空紳山折北繞出顔爾濟斯河之源益北起阿爾泰山綿亘三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山之北幹直抵北海其東北幹經歷滕格爾鄂依都山東至烏曾薩池之北起唐奴山東行綿亘凡千餘里由唐努山東行盡處相距百餘

里者爲杭愛山頂自山頂折北而南首尾均千餘里漢時所謂燕然山色楞格河爲漠北最巨之川則出山之北麓鄂爾坤河之源則出山之南麓杭愛山自北而南歷伊遜都蘭哈拉山及枯庫嶺及鄂爾桔圖都蘭哈拉山抵鄂爾坤河之西折而東行遂踰鄂爾坤河南岸漸臨瀚海迤邐起巴顔烏蘭山卓爾郭爾山都蘭哈拉山汗山始折而北起巴彥集魯克山左挾土拉河水右扼克魯倫河中貫六前直起肯特兩山山在北極出地約高四十九度而弱高大爲漠北羣山東至大海之祖肯特山據土拉河鄂爾坤河敖嫩河喀魯倫河衆水發源之嶺實漠北最大分水之嶺無與比其高者東北行包敖嫩河北岸起大興安嶺橫

亘數千里與新疆之天山等歷數水以至東海皆以外興安嶺區分南北自嶺以北連峯不斷直抵東北海隅盡於白冷海峽允爲東北距鎭

嶺前山幹

大地一統志曰葱嶺山脈正南迤者初爲岡底斯山在西藏之阿里其峯高於海面二萬二千英尺藏布江出岡底斯山東南麓印度河出岡底斯山西北麓再南矗起大雪山世稱喜馬拉雅嶺其二萬四千尺以上之高峯凡四十餘其最高峯名埃佛勒斯高於海面二萬九千英尺實地球上第一高峯在赤道北二十八度二十三分常戴古雪凝冰嵯峨絕頂人跡不到西人乘輕氣球探之以升高空

氣不足卒不能至喜馬拉雅山自西北至東南綿亘五千餘里西北阻於印度河東南阻於雅魯藏布江其餘氣由恒河印度河發源之間一脈中抽而後散布中印度南印度訖於錫蘭島

嶺後山幹

大地一統志曰葱嶺西北幹脈始自葱嶺東北庫庫爾特留克山綿林河發源之處分支傍納林河北向西迤爲闊克達山爲朱穆戛勒島山爲亞歷山得嶺爲烏塔克山又傍錫爾河東北向西北迤爲的爾綿山爲達烏特山又繞薩雷蘇河所滙各湖之南而西渡漠爲圖爾干雷求特肯平原帖斯布拉克平原科吉勒戛克平原爲麥求别山又

北爲入圖爾蓋河各水發源之山又北爲入托波爾河及入烏拉河各水發源之山又北矗起烏拉山嶺而北盡於喀拉海長三千五百餘里隔斷東西最高峯五千六百英尺分三大起伏一至赤道北四十九度再至五十五度再至六十度其在赤道四十九度又分三大脈左二支由烏拉河東繞出右一支由倭嘎河向北又一由烏拉爾山下撤灌爾河起蜿蜒至波羅的河止名曰烏拉爾婆羅的山至諾甫果倮特境曰巴爾台山一由烏拉爾山起處向西經達喀爾巴特兩山脈枕亘東西

嶺西右幹

大地一統志曰葱嶺山脈西趨歐非兩洲者初爲興都庫什山系横亘入阿母河各水發源之南入印度河各水發源之北又西爲入喀蒙薩丸爾湖撒列湖喀沙福河亞特拉克河諸水發源之山又西爲禿馬溫山又西爲薩馬蘭山爲亞臘山至裏海南爲班哥爾達甫山分爲左右二幹南幹西迤爲喀拉巴爾山又分爲二北支西迤穿黑海地中海而訖於但丁峽南幹南迤爲亞剌伯高地由蘇彝士而出非洲北幹北迤起高加索山縱一千里横二百餘里其哀耳勃士峯高一萬八千五百英尺爲歐洲内最高之嶺潛行黑海北岸西向轉北起喀巴天山迤西爲哈爾士山又西爲多腦河發源之林南支爲巴勒干山正幹西行矗起亞爾伯山爲歐洲第一大山長一千五百英里廣一

百四十五英里高六千尺至萬五千尺之間爲天然障壁第一高峯曰白山廣盤二十三里長七十四里高一萬七千八十尺石壁千尋懸崖陡絶羅尼河流其下山中吐納萬景所穿行者數十洞聖勃那特隘高八千一百尺色隘祇步行可過其南支名阿皮奈山爲義大利土股之脊其北出高山曰汝拉山箐蔽天日再北曰窩日山青欲插天又北西渡英倫海而結三島諸山亞伯山正幹又西而爲比利尼大山山之勢東盡地中海西盡大西洋峰低亞爾伯山其西盡西海濱者曰千達伯連山其南盡比斯海灣者曰些拉法達山爲歐洲第二高山

嶺西左幹

瀛寰全志曰非洲帶山俱排立海洋之緣環抱其內地高原形勢殊爲齊整山外窅地平而低斜計大山帶有五一曰阿德拉山在洲北部起大西洋岸東沿地中海以達笨角折而向南更東走沿地中海至埃及與阿比辛伊亞山接一曰庚山在西海濱沿基尼海灣北岸東西綿亘高不過三千五百尺向東若斷若續沿北緯五度直達尼勒河畔橫斷非洲中央兩分之爲南北二部三曰雪山在基尼海灣邊自月山分出至嘎沒龍山勢頗高峻有高峯一萬三千七百英尺直走南方沿大西洋以達好望角轉而東西橫列向東遞高自四千尺至萬尺云遙與庚山相應四曰月山一名魯巴達山起自好望角之東距東南岸約一百五十里沿河北走直至稜茅利成瓜達斐士角突出印度洋山中央近赤度當南緯三四度間距印度洋共百里有基利滿乍羅峯其北約六百里有革尼亞峯均高一萬八千尺二峯雖在赤道炎熱處然山頂皆積雪不消五曰阿比辛伊亞山南接月山北走紅海之濱構成阿比辛伊亞高原直達綏斯土腰最高處有一萬五千尺

美洲山幹

大地一統志曰西半球一大山幹直貫南北兩洲北名羅基山南名安地山羅基山自北美洲北冰洋隆起向東南馳至馬肯西河育空河發源處轉西分支西爲海騾山葢於比令海峽轉北東迤爲呼加山至美國米西利河源分支西出爲內法達山長一千五百里幹脈至來歐干河源西迤出米利堅境北長萬千里綿連不斷惟美國歪俄明省之南有深谷太平洋鐵路由此穿過其最高峯在革羅拉多省者曰革胥峯高一萬四千里入美西哥向東南迤爲些拉瑪德胥山山多禿石故稱羅基譯盤石嶺又東南左右皆海一綫單行歷中亞美利加至巴拿馬入南美洲名安地司山忽西迤沿南太平洋至瑪革大利河源分支東北出散布於歐利冓叩河之南北幹脈又西迤至厄瓜多蠶延三山成鼎足之勢東爲叩透怕西峯西爲浸波拉搜峯轉而東南爲替替喀喀湖畔之搜拉達山分大支東出沿瑪德拉河拉怕他二水源間入巴西境蜿蜒數百里

又歧出而環抱於海濱幹脈直南止於赫倫角計自巴那瑪至赫倫角長一萬三千餘里阿利革尼山在北美洲東部起於拉伯拉多與大西洋海岸平行西南直把美希哥灣長約三千六百里廣三百里爲平行山脈最高處不過六千尺

澳洲山幹

瀛寰全志曰澳大利東南海岸山嶺綿亘東岸之山頗爲高峻每爲仄立海岸總名澳洲亞爾伯山共長五千一百餘里各段名稱不一曰澳洲比勒尼斯曰革蘭賓山藍山利斐波勒山稱亞爾伯山爲新金山金銀花山實皆一脈平均高度千五百尺有二三高峯自五千尺至七千尺最

高峯曰可斯休斯可。四時積雪。西部帶山不如東部之高峻平均高度僅一二千尺南岸有已熄之火山遺跡在焉牛西蘭地有一大山脈自北而南。貫東西兩島新基尼東南與奔史旦列帶山。蜿蜒沿海高峯至一萬三千尺峯嶺積雪長年不消

中道全書卷四終

中道全書卷五

地理門 地勢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西藏高原

大地一統志曰。西藏高原崑崙山繞其北喜馬拉山繞其南印度古施山繞其西。巴顏喀喇山岷山繞其東中間廣袤南北約八九百里東西約二千里其高於海面平均約一萬三千尺世界第一之高地。夏秋二季。高陸嚴寒如三冬。山谷中蒸熱如釜。冬時沙礫紛飛蔽天障日。山嶺四時厚雪。雨澤甚少。空氣乾燥。木不遮布自裂。食肉不晒自乾土田磽瘠耕種維艱處萬山之中。爲大水之源河之大者首推雅魯藏布江發源達木緯克哈巴布山自西至東橫

貫全藏折南出界。次怒江次瀾滄江澤之大者曰騰噶里海其北曰布克池。又北曰克爾池。雅魯克海。

蒙古高原

大地一統志曰。蒙古高原崑崙山賀蘭山陰山繞其南內興安嶺繞其東葱嶺繞其西天山阿爾泰山杭愛山肯特山繞其北中間廣袤東西約五千九百里南北約二千里。袤延萬餘里平均高於海面自二千尺至五千尺。東南爲平原。蒙古之地荒野蒼茫人烟稀薄。地質多磽确間有粘泥。人以游牧爲業高原道路。地本砂礫。而踏成蹊徑堅與鐵路等。中央有永無雨滴。不生植物之大戈壁。又曰沙漠四麓皆生樹木。河之大者曰黑龍江曰色楞格河源於此

而東北分流焉。

伊蘭高原

大地一統志曰。伊蘭高原自葱嶺興都庫什迤邐而西。連為高原。名伊蘭高原。為阿富汗波斯東土耳其北境。西盡於黑海及地中海之濱。阿富汗南有沙漠曰雷斯坦。波斯內地為高平原。環以帶山東方及中央部。大率為鹵地沙磧。西北部及南部。地多肥美。而阿剌伯高地。又突於伊蘭高原之西南。高原多肥美而南方沙漠皆甚廣大。蒙古西藏為中央東高原。伊蘭為中央西高原。自東北至西南橫亘無多間斷云

華國中原

大地一統志曰。華夏中原。東北自山海關。西南至緬甸之仰光。長亘幾七千里。北界蒙古高原。南距印度南海。廣約五千餘里。聯成一片。劃分三區。北區為黃河之所灌注。土地頗肥。中區為楊子江之所灌注。地土最肥。南區為珠江之所灌注。地亦腴美。北部冬令嚴寒。俱凝堅冰。夏日風沙瀰漫天際。南部幾多燥濕。最不宜人。惟中部寒暑適中。風雨調和。總之處溫帶之下。受日光之熱力。與空氣之雨量。皆平均適度。無寒帶熱帶恆雨恆暘之苦。洵足稱為樂土。以故礦產之富。無美不備。土產之多。無物不有。中夏不必仰給於外邦。而外邦無不為之輻湊而共羨焉。至地之靈秀。所鍾而為聖賢者。直駕乎全球

滿洲平原

大地一統志曰。滿洲平原南距朝鮮。北盡黑龍江北外興安嶺以南。東襟大海。西距蒙古。東西三千餘里。南北三千二百餘里。山脈四分五歧。原野繁茂。黑江南注混同。中貫松花江嫩江遼河鴨綠江烏蘇里河。皆利舟楫。冬則冱寒堅冰。不可行舟。滿洲之風土。長白以東有定風期。自太平洋面南至西北方則風劇烈。東南降雨多。春秋淫雨亘數月。諸此氾濫道路泥濘。又山河所在。土地膏腴。牧場散布山腹森林。農產之物。亦多繁植。滿洲之地。不如蒙古之艱苦

日本平原

瀛寰全志曰。日本四周濱海。長三千餘里。廣百里至二百餘里。西北近朝鮮。由長崎至釜山僅二百里。西距上海千餘里。南至臺灣二千里有奇。地勢由北東延於西南。長一千三百陸里。而幅員甚窄。中突山脈貫通。多山岳之平原。最高有信濃高原濃飛高原。平地僅山系兩側之海岸及河流之兩岸。關東原為日本第一大平原。其次畿內平原亘於五國。此外濃尾平原。宮城野筑柴平原。不狩平野。台西平原。越三平原。內海岸平野等。皆國中平原之重要者

臺灣島地

瀛寰全志曰。臺灣太平洋內大島也。北有東海。南有南海。西有臺灣海岔。與閩省相隔。最狹處相距二百七十里。地

形北與琉球日本相連南與斐律賓相遙接東南廣三百八十五里南北袤一千九百四十里全境三千里中有山曰大山南北縱列山之西土地廣平泥質肥美淡水河流於其北南亦有小河山之東地窄而長海岸多石壁矗立所有江河皆山溪耳內地有水番河長十二里廣六里天氣溼熱冬暖無雪多瘴癘鑛產煤硫煤油北方淡水雞籠煤田甚廣煤質鬆而易燃植物多熱帶樹木動物皆有

琉球島地

姚文棟曰琉球為東瀛一島嶼周百里起於日本西海道薩摩之南百四十里海中合大小島嶼四十餘成國至臺灣島之東二十六七里而止東南為太平洋西北為中國

海全球地勢自分為三北部總稱大島南部總稱先島其中間稱琉球島土質肥美林木茂而不大其物產穀米鹽布自福州五虎門至琉球姑米山一千四百里中部諸島之北少東偏有大島為小琉球

西伯低原

大地一統志曰西伯亞低地北沿北冰洋西界烏拉山阿爾太山東界白令海腰極北為包斐羅角極東為東角南北約七千里東西約二萬六千里面積約四千八百二十萬方里北方一大塊地也但氣候苦寒土壤磽瘠中央地勢平坦多樹林可耕收向南則漸高西南有沙漠烏拉山以東平原一望無際北緯六十五收以北直斜至北冰海皆下濕地常年多月結冰夏月浮面凍解泥濘難行近北冰洋三千里內之地甚為低平其高度僅距海面一百七十尺耳長萬餘里之色楞格河貫全地而流入北冰洋

印度中原

瀛寰全志曰印度中原北界喜馬拉山西界來蘇曼山東界巴爾給布山南半入印度海北境三面阻山南境三面環水南北長約五千七百里東西最廣處約五千四百里面積一千四百萬方里疆域天然分五大部曰喜馬拉山部曰恆河灌域曰印度河灌域曰南方代干高原曰後印度又稱五印度廓爾喀為東印度克什米爾為北印度新的亞為中印度信地為西印度孟買為南印度中印度平原

千里有川原而無岡阜東印度地勢平衍南印度瀕海多山西北二印度風氣剛勁地勢為大三角形其西凸凹不一大率中央為高原分南北二部南曰代干平原向東而斜北曰麻耳窪向北而斜北部東西二大原東為恆河灌域地土肥美向東南而斜上流苦濕多雨而草木興盛禽獸充斥人不可居中流以下廣漠無際皆良田也西為印度施古沙地向南而斜全地東南沿海各有二條低原在代干高原外幅員不廣地質皆肥東曰哥羅曼代海岸西曰烏拉海岸皆多大都巨邑印度半在熱帶內高原以外天氣皆熱雅魯藏布江域喜馬拉之麓及西海濱雨水最多然印度施河之域雨量最多印度有氣候風其方向遞

西南與東北西五月至九月多西南風故西濱海受雨最多西十月至三月多東北風故東濱海受雨最多

美蘇低原

大地一統志曰幼發腊底斯水底格里士水兩河所注之低地名美蘇波大密者亦屬平原所以間伊蘭阿剌伯兩高原爲二者又裏海與阿來爾海近傍之低地所謂土耳其斯担者爲中亞西亞低地其地偏地沙漠古爲海洋之底多鹽地因名鹹海受東南高原向西北流之水裏海受伊犂河東來之水水面較海洋低八十英尺實爲天下第一大湖又爲地球上最低之地面雖所在沙漠而常爲河水濕潤故青草繁茂牧畜適宜若夫東南平原濱近波斯

海岸土皆肥沃

歐西高原

瀛寰全志曰歐西高原分南北二部南部自日斯巴尼亞向東直至土耳其北部即大英羣島與司干第維亞二部之中介以俄羅極太平原其分支西伸直至比勒尼斯山是故西南多高原東北多平原高原面積共一千二百萬方里日斯巴尼亞高原爲歐洲諸高原之冠高約二千六百四十英尺

俄羅平原

瀛寰全志曰俄羅平原東界烏拉山南界高加索山北盡冰洋西至北海中央數千萬方里之地一例低平佔全歐面積三分之二惟摩斯瓜與散備德伯之間有東西綿亘之陵曰法勒代山實爲平原之分水界焉其最高點不逾一千英尺東與西伯利大平原祇隔一烏拉山其北爲溼地多沼澤冬結堅冰其南向裏海黑海而漸低黑海之濱草木最多倫勒第海之濱地土沃肥爲全俄要部中央平原及東西多樹林土壤色黑極爲肥美多瑙平原幅員次之低度更甚倫巴第平原在義大利之北土最肥沃平原面積共二千六百萬方里

奧國中原

瀛寰全志曰奧國中原北緯四十二度十分至五十一分東經九度三十五分至二十六度三十分東北界喀巴天

山西界阿勒伯山北界黑龍大山南界摩雷斐亞山地形略圓長三千里廣千五百里高度不一氣候亦不甚齊大略可分三部南部約北緯四十六度天氣和平冬冷短促不常見雪夏令長至五月暖地果品俱盛中部自四十六至四十九度爲國要區冬寒而夏暑葡萄可擇地而栽小麥最繁植北部自四十九度至五十二度冬令長而嚴寒葡萄等類可種植惟小麥大麥少穀多瑙河灌注平原爲國命脈全地十分之九適於耕種務農者三八而二故農產物最盛動物之產亦多礦產之富居歐洲第三革雷哥弗石鹽礦爲天下最

日曼平原

瀛寰全志曰日耳曼平原南界哈爾士山西界北海北波海東接俄原在北緯四十六度至四十八度間地勢平坦向北而斜概爲布路境平野間邱陵起伏大河數道爲來因河偉色河俄德河橫流其間田畝相望皆農家要地雖東北多沙地低濕及淺水大澤西南又稍有山無礙其爲平原也天氣温和物產最盛伯林爲德意志之京師跨中央平原斯伯雷河之兩岸四通五達之地水陸俱便焉

英吉島地

瀛寰全志曰英吉利島北界北海西界大西洋四面環水東南與大陸僅隔一海岔最窄之多弗海腰僅寬六十里大庇探島在東阿爾蘭島在西中間阿爾蘭海其窄處北

曰北岔南曰卓支岔島形如奎星南北長千五百里東西最廣處約一千里因地形別爲三部東南平地曰英格蘭西南山地曰阿爾蘭北方高地曰蘇格蘭英格蘭地勢平坦略有高低西方數帶山勢斜向東東方沿海原有濕地北部有山曰社非阿山與蘇格蘭分界山直向南有奔奈恩帶山長六百里俗稱英國之地脊山之二坡各有平地東爲根伯河之流域西坡平地濱阿爾蘭海幅員偪窄中間突處有山曰根伯連其河流域爲貿易要埠奔奈恩山之南爲中央平原幅員廣闊支河灌其間實爲全國要地偉勒斯伸入海內爲一土股長四百里廣百里至三百里全爲山地蘇格高地可分南北二部北部占地過半有草蘭牌山橫列中央高原有河分南北流南部杜非阿山自東北橫亘西南湖之大者曰婁門風景清絕阿爾蘭山地南北約九百里東西寬處五百餘里爲歐洲第一大島島中多平地四周有山西面多小河氣候温和滋潤攷其緯度雖在五十六度之間與西北利之南方同位其天氣和暖五穀豐登者因西風自美西哥温海溜吹至所受感化較歐洲諸國爲最多耳惟蘇格蘭較寒而溼西風多則和而潤東風多則乾而寒西方雨量較大水氣太多煤產額居世界第一鐵亦全球第一產額錫產爲歐洲之首他如銅鉛石鹽等物亦復不少英格蘭土地肥沃植物亦豐蘇格蘭地土磽瘠祇宜畜牧阿爾蘭草地連綿土地不爲饒

天氣不爲暖而田產豐盛者以農事之精器皿之良灌溉之便故耳

非洲地勢

瀛寰全志曰非洲南半爲一大平原地勢高下不等向北拔而斜爲蘇旦大平原正當赤道再北皆低地惟西境之森伊千比亞東境之阿比辛伊二處有高原與帶山爲南方大高原之餘支伸入平地不啻石山之深入海中也土地肥美物產亦豐饒則西北濱海處有巴巴利高地統計全洲形勢不若他洲之高下參差亦不若他洲之山岳平原交相錯雜其平均高度自二千尺至三千尺不等

撒合沙漠

瀛寰全志曰非洲在赤道之南北各有終年無雨之沙漠北廣而南窄在赤道北之沙漠曰撒哈拉與亞拉伯波斯蒙斯等一帶沙漠遙相連續而此沙漠特大推世界第一古者其地當爲海底東起尼勒河畔西盡大西洋岸廣九千里自北緯二十七度阿德拉山麓南抵北緯十五六度奈遮河畔廣三千六百里其面較地中海爲大每四五年一雨炎熱異常沙隨風揚塵埃蔽天高積爲邱深陷爲壑更有高原山嶺最高者可八千英尺每遇大風轉沙成柱盤旋地上行旅遇之爲所捲埋人畜俱無痕跡又有惡風曰雪蒙熱不可當所携革囊中水可一旦蒸盡人畜皆以渴熱死又一種熱風曰西洛哥吹過地中海沙漠中有良

田泉水上湧產棕櫚棗樹橘柚等人畜可以得水就蔭儼如海中之島嶼名曰沙漠田在東方一帶尤多大者長三百六十里廣自十里至十五里不等西方近大洋一帶其地最惡寂無人行餘則有南北商隊之路數條通蘇旦及海岸沙漠中惟駱駝耐渴可行稱爲旱海之舟獅子鹿豹駝馬等多居沙漠中東部名利比碩沙漠南方之沙漠曰喀拉哈利自南緯二十度至二十五六度俄蘭之河畔其平均高度約二千英尺雨水稀少微有叢草小樹而已

巴巴平原

瀛寰全志曰巴巴利國南界伊及西盡於大洋北界地中海南接大沙漠內外庫勒哥阿勒支度尼斯德利波四國其約一千萬方里地勢分南北中三部北部濱地中海幅員狹長向西漸廣平坦肥美中央高原阿德拉山橫亘之自大西洋至笨角中間山谷類多肥美溪澗逢旱皆涸南部沙漠地南向撒哈拉而披斜山北天氣和暖地多肥美多產礦植山南夏令酷暑冬令嚴寒土脈磽瘠皆產動物

非洲地質

瀛寰全志曰亞非加地外環山石內爲原隰與五洲情形不同其地質大率北部之地多第三石層其砂石片石俱不甚堅固質易霉爛南部則花崗石居多質甚堅硬非洲火山發動無多惟西方喀沒龍東北阿北辛伊亞有火山蹤跡餘皆無之地震則自古未聞以其地平坦鮮有高低因此故而然歟

瑪達島地

瀛寰全志曰瑪達喀斯喀非洲東南印度洋內之第一大島距岸九百里長三千里廣八百里爲世界第五大島地勢中原爲高原低地周繞土肥美多林木有高山一帶貫通南北其最高峰正距島中可九千尺西北多佳港東方沿岸九百里皆珊瑚湖最大之湖曰阿拉德拉河水多向西流海岸酷暑多癘內地清涼東西北三面多雨因受東南貿易風地質肥沃物產豐盛革摩羅羣在馬島與非洲之間其地六千里散赫利那在南大西洋中距非洲海岸三千六百里沿海多危崖有佳港舟楫常灣泊焉斐德角

羣島約一千里港灣頁佳航海舟楫每下碇焉惜多瘴癘民多以牧牛爲業

北美三原

瀛寰全志曰北洲全體以高山二帶爲脊南北縱列分全體爲東中西三部東西高原中爲極大平原其形若一摺扇面西部高原居羅基山及太平洋之間自北至南幾全占西海岸其最廣處當北緯四十度寛三千里沿岸內法達山與羅基山夾大高原出海面四千五十尺占地二百萬方里高原以西沿海則低地也中部大平原北起北冰洋南至美希哥海灣南北萬三千里最廣之平野東界阿利革尼山西界羅基山中央邱陵橫列爲米西西比河源

高出海面千五百尺南向美西哥灣爲斜坡是爲米西西比谷北向赫德森海灣而低斜沍寒不毛亦一大平地也東部高原西界阿利革尼山較西部略低然不一致自西南而東北高千尺至二千尺不等高原以東沿海爲低平也

革林島地

瀛寰全志曰革林蘭爲天下大島之第二在北亞美洲東北中隔巴分海灣德斐海腰北枕北冰海洋東界大西洋與伊斯蘭僅隔一峽南北長約六千里廣約二千餘里其不爲冰雪所掩者僅四十六萬方里地多盤石土瘠天氣冬長夏短間有高山突出經年冰雪不斷惟南方數處歲二三月間冰雪融化草木萌芽始得耕種蔬穀稀少鳥獸頗多又牛分蘭島東南北皆濱大西洋內地多小湖窪地天氣溫和備木達羣島在大西洋中央距牛約海岸二千里天氣溫和美人每往養痾海軍重鎭

美國中原

瀛寰全志曰美國居北洲最要之中央當北緯二十五度至四十九度西經六十七度至一百二十五度北界英干阿達南界美希哥灣東界大西洋西界太平洋南北長五千里東西廣八千里面積三千五百萬方里地勢自東而西可分五部一大西洋岸坡地二東部高原三中央大平原四西部高原五太平洋岸坡地大西洋岸坡地介於大

西洋及阿利革尼山之間幅員不廣然有根內第革河赫德森河東南流入大西洋運輸便利又隔大西洋與歐洲各國正對故居民最稠爲華盛頓興盛之地東部高原由阿利革尼山麓瀕大西洋一帶傾斜之地幅員廣大諸河水東南流入大西洋運輸甚便對洋海對歐洲爲北米要地氣候不順爲沿岸寒流所觸冬寒特甚夏有意外之熱中央平原東界阿利革尼帶山西界羅基山占地最廣殆全國之半其東北部有五大湖河水皆向東南流入美西哥灣惟米西西比河爲巨川薈流衆水灌溉中央兩岸多煤鑛土脈肥美産木棉爲天下冠小麥珠粟産額亦富西部高原羅基山之西尙有嘎司開德與內德達二山與羅

基山平行中央高原、廣千餘里、峰巒環抱、谿谷幽深、黃石林公園在其間、地質乾燥、產金銀銅等鑛物、太平洋岸坡地、地窄而長、廣僅四百五十里、向太平洋而漸斜、天氣和平、地土肥美、有撒咯門透河、西南流入太平洋、對東洋及南洋諸國、爲通商之樞要、全國在北溫帶內、然北部爲寒溜所感、冬則嚴寒、夏則酷熱、中部天氣溫和、夏熱冬寒、北方積雪有三十尺者、兩岸諸邦、因有暖溜、氣候最和、果木茂盛、南部近美希哥灣、天氣暖熱、西南部與美西哥交界處、多瘴癘不宜居。雨數以東岸爲多、南部尤甚、其餘各處亦均勻、惟西部高原、雨水絕少、而地瘠。鑛產之富、幾爲世界之冠、地極膏腴、適於農耕、動物亦盛。

美希高原

瀛寰全志曰、美希哥東界美希哥海股、南界瓜第瑪拉、西界太平洋、北界米利堅、南北長四千五百里、東西廣四千里、內地爲高原、中央帶山、曰些拉瑪德雷、南方山曰波波嘎達備德、東北有革蘭河、西南境有沙巴拉湖。中央正居北帶南半爲熱帶、北半爲溫帶。高原天氣涼爽、雨水稀少、土脈頗瘠、沿海低地皆熱濕、乾季自十一月至四月、餘爲濕季、乾季多暴風、自美西哥灣吹來、爲害殊烈。鑛產甚富、尤以產銀著於世、高原農產不一、尤以珠粟爲多。

中美高原

瀛寰全志曰、中亞美利加爲高原、介第歡達伯及巴那馬二土腰之間、東界嘎利比海、西界太平洋、長三千里、廣百里至千里不等、全境帶山、爲高原、天氣溫和、居處適宜、物產亦多、海岸低濕、瘴癘盛行、散歡河達拉咯嘎拉瓜湖與大海、湖長三千里、深十二尋、美人議開尼咯拉瓜運河、自大西洋濱之散歡城、沿散歡河西三百里、循尼咯拉瓜湖百六十里、西向開新河四十八里、出太平洋、二洋交通、商業之興、定操左券。

西印島地

瀛寰全志曰、西印度居南北美洲之間、北抵弗羅利達土股、南至俄利挪哥河口、中有大小海島千餘、謂之西印度、羣島連綿、如弧綫、北爲美希哥灣、南爲咯利比海。就其形勢、又分爲三大羣、北曰巴哈摩羣島、中曰大安第勒、東南曰小安第勒、地當熱帶、天氣濕熱、然四周繞海、風信調和、且高地稍涼、故可安居樂業、土地肥美、產珠粟芋薯、民恃爲食。

南美三原

瀛寰全志曰、南美洲地面與北美洲同、亦可分爲三大部、曰西方山地、曰中央平原、曰東方高地、西方山地、安地司帶山、爲南洲之地脊、一　如北洲之有羅基山、沿西海岸南趨、當南帶之南、始分爲三支、迤南則二山平行、包波利斐亞高原、幅員廣四千方里、高度自九千尺至萬二千尺、乾燥異常、至哀瓜多合並爲一、當南帶之南、儼如屏障、中

央平原、安地司山東、直抵巴西中部、與東部高原之間、爲極大平原、東南向大西洋而坡斜、面積三千五百萬方里、居全洲之大半、分北中南三部。北部爲俄利挪哥河流域之草原、茫茫數千里間、無林木沙石、惟見短草叢碧、繁殖馬牛、每年乾季草枯沙飛、牲畜皆匿居他處。中部爲阿瑪森河流域之林原、天氣鬱暑、雨水甚多、故喬木蔽天、蔓地藤蘿繚繞、陰翳空際、葉落江河、徧鋪水面、數百里間、禽獸蟲蛇居之、殆無人跡、惟河上可行舟楫耳。南部爲拉伯拉達河流域之草原、間有沙地、天氣溫和、雖遇燥季、草木不盡枯落、內革河南地多砂礫、土質磽瘠、天氣嚴寒、常多風雨。東方高地、巴西高原地甚廣大、中有數帶山、曰弗利俄、曰達巴定嘎、俱不甚雄峻、與北洲阿列革尼山遙遙相對、阿馬森河之北爲基阿那高地、勢頗險峻、有巴革來瑪山、阿喀來山東西橫列。

瑪雷島地

瀛寰全志曰、瑪雷西亞、一名東印度羣島、大洋洲西北部、介亞西亞與奧達拉之間。森達在西南、波羅居中央、斐利賓在北、西里與謀勒喀居東方、諸島中以山嶺爲脊、江河縱橫、灌輸便利。地近赤道、四時皆夏、草木不凋、雨澤甚多、以海風頻吹、故勢尚可耐、惟瘴疫流行、不宜養生、且多颶風爲災。鑛產甚富、土地沃華、植物固豐、動物亦多。

澳洲地勢

瀛寰全志曰、大洋洲地勢、皆廣大高原、內地沙漠草野相交。東西海岸山脈連亘、東列河第一大流、發源東南隅阿爾伯山一千七百英里以上、可以通航、其支流流域廣大。中部多湖沼、皆湖口之鹹湖。北部入於熱帶、甚炎熱、中央平原少雨、往往三年一雨。南部位南熱帶、稍濕和、雨量多、唯東風氣候最平、多產物、爲最要地。澳洲全境不正之凹字形、北岸加濱利達河灣、卽凹入之所、約庫岫突出其東、隔脫爾列士峽、與新幾內亞相對、其間有產珠之地、曰有灘島。以南沿岸斷崖壁立、海岸珊湖礁、斷續若牆壁、其內爲航路。南岸有斯賓寒爾灣及澳洲大灣。

澳岸島地

瀛寰全志曰、澳洲沿岸諸島、塔士馬尼阿島與澳洲隔拔司海峽、內多山、風景甚佳、號爲南洋之瑞西、氣候稍溫和、適於牧羊、產鐵錫煤、良材。新西蘭島在澳洲東南千二百海里、以苦庫海峽、分爲南北兩大島、有大山脈、貫通兩島、南島之苦庫山一萬二千餘尺、北島之北部、有窩苦蘭之要港、氣候溫和、產羊爲大宗、及農產物、金銀鐵煤石油。新幾內亞島、世界三大島之一。

奧達島地

瀛寰全志曰、奧達利亞亦稱澳洲、爲世界第一大島、在亞瑪雷亞之東南、南帶正貫其中、西向印度洋、東臨太平洋、縱六千里、橫七千五百餘里。內大島三、最大者奧達利亞

其南曰達美尼遠在東南者曰牛西蘭內地爲大高原土地磽确天氣雖熱而乾燥適宜雨量稀少故多沙磧金鑛殆徧於全土銀鑛居美洲之次銅煤亦盛鉛鐵寶玉無不產之樹木獸形與他洲但顯特異

波尼島地

瀛寰全志曰波利尼西亞爲東經百七十五度以東散布南太平洋中之無算小島天氣終年如春土肥草茂産物甚豐弗連德利羣島居赤道南二十二度面積三千七百方里風俗純厚善遇外人稱友島梭賓伊第羣島居赤道南十五度至十七度面積四千五百方里最大者曰大希地在極東周三百餘里天氣和平土肥物豐稱南洋之樂土瑪革撒羣島山高土潤風景宜人。

賣叩島地

瀛寰全志曰賣叩尼西亞譯小島部拉德倫羣島南北縱列在赤道北十二度至二十一度共十萬方里地勢平坦水利交通喀羅林羣島在拉德倫南東西橫列計六千里地土肥美林木密茂比雷羣島在嘎羅林西南瑪沙勒島在喀羅林東哈歪伊羣島爲賣叩尼西部要地當北緯十八度至二十三度南經百五十五度至百六十一度西距日本橫濱約一萬二百里海程十一日東距美舊金山約六千二百里東西二大洲之要衝天氣頗熱雨降均勻土脈肥沃甘蔗碩大無朋檀香尤著故華人稱島曰檀香山收業興盛其島爲美亞澳航路之中心點太平洋內第一大埠。

美拉島地

瀛寰全志曰美利尼西亞譯黑人諸島在赤道之南巴布阿橫四十里縱千餘里東西兩端則狹爲世第四大島天氣炎熱不宜衛生山多林木土壤肥美輸出貨之最要者爲海鼠珍珠燕窩又有畢司麥克所羅門牛亥伯散丹克魯士諸羣島牛喀多利亞爲美拉島之最南境長七百里廣百里地多山果品最盛

卷五終

中道全書卷六

地理門生物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二度

大地一統志曰、地球之上、北極南極正對、凡一百八十度、勻分各半、以橫線畫之、是曰赤道、在北者名北半球、在南者名南半球、由赤道之東數至北極、計九十度、由赤道之西數至北極、亦九十度、由赤道之東數至南極、計九十度、由赤道之西數至南極、亦九十度、周圓數之、合爲三百六十度。析分三百六十度之法、端憑經線緯線、全球經線、由北極豎畫至南極、由是在南北二極之東者、爲東經度、在南北二極之西者、爲西經度、緯線自赤道橫畫之、由是在

赤道之北者、爲北緯度、在赤道之南者、爲南緯度、經緯二度正、而全球三百六十度、絲忽可辨矣。

五帶

大地一統志曰、赤道當南北二極之中腰、當春分秋分兩日、太陽正射赤道上、於時天下晝夜皆齊、無長短之別、自赤道以北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五十七秒、畫線爲北帶、自赤道以南、亦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五十七秒、畫線爲南帶、二帶之間、四十六度五十五分五十四秒之地、統名熱地、以太陽行於本道、光芒直射、炎熱較他方爲甚。赤道之南北、卽從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五十七秒起、至南北兩極、逆算至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五十七秒止、中間各四十三度有奇、爲赤道以北、赤道以南、兩温道、其地日光斜照、暑熱融和、氣候在大地全周中爲最佳。其南北二極各上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五十七秒、南北各畫之以線、在北者爲北圜線、在南者爲南圜線、南北圜線之內、均曰寒道、以歲中多半無赤日照臨、卽照臨、而日光偏倚、凜冽嚴寒、水陸皆冰。

瀛寰全志曰、地面各處、寒暖不同、依其差數、別爲五帶、最熱之處曰熱帶、居赤道兩旁者曰温帶、再遠曰寒帶、均分南北。日行於天、常在二熱帶內、往復進退、夏至則至北而回南、冬至則至南而回北、均不離赤道二十三度半、春秋兩分、則繞赤道左右、是以赤道之地、光熱直照、酷烈殊甚、

而草木繁茂、禽獸孳生、亦較他處爲多、而民大半野蠻云。地面最寒之處、名曰寒帶、分繞二極、北曰北寒帶、以北圜線爲界、距北極二十三度半、南曰南寒帶、以南圜線爲界、距南極亦二十三度半、受太陽斜射、自寒帶內視日、常低近天際、半年常晝、日無沒時、半年常夜、全不見日、氣候冱寒、冰雪凝積、動植物均不繁茂、而人煙亦絕少、地面温和之處、名曰温帶、當熱帶兩旁、北温帶南界北熱帶、北界北圜線、廣四十三度、南温帶南界南圜線、北界南熱帶、廣亦四十三度、温帶居民見日影正在頭上、歲僅一次、氣候寒暖適中、動植咸備、人民智慧。中國在北温帶內、温帶居地面二分之一、北温帶占陸地之半、南温帶占地甚少、熱帶

居五分之二寒帶居十二分之一北半球之春秋寒暑晝
夜分至與南半球適相反。
大地一統志曰氣候之寒暑其於人族大有關係。人居熱
帶者色黑其獲衣食易性情逸豫志氣昏惰。居寒帶者色
白其資生難拮於衣食不暇旁及性多愚魯。溫帶氣候中
和其人色黃動植物均足供衣食之資最適人生之發達。
且土地之高平亦大有關於人生之發達平原之民器識
宏達不拘小節而缺精密山谷之民知識卑陋局度褊狹
而質性樸實有勇悍之風。江海通港之民心思活潑有長
駕遠馭之志而失輕佻機詐皆須藉乎教化。

鑛物

大地一統志曰中國金銀錫鉛悉備而煤鐵尤富阿爾泰
山興安嶺崑崙鑛脈最厚五金煤炭取之不盡銀出雲南
者色白如銀尤推上品三晉煤鐵直逼英倫滿洲蜀藏金
苗不下美國歐洲金銀銅鐵鉛錫煤石鹽俱有而無寶石
烏拉山金銀銅鐵為歐洲第一瑞典產佳鐵英煤供全洲
之半銅鉛亦然錫則全洲幾盡賴之。非洲庚山產黃金南
部產金最盛中部多產銅鐵北部產鐵銅鉛。北美鑛產埋
藏之富為六洲之冠煤鐵隨處密佈美國有煤田一百九
十萬方里在阿利尼山附近尤特盛羅基山以產金著名
美與墨西哥之銀富冠天下蘇比利爾湖左近出最上純
銅美國與干河達之煤油每歲輸出甚多南美秘魯以產
銀著於世支利產銅最多安地山產寶石。澳洲金鑛徧於
全土尤以東部為最銀鑛居美洲之次銅多產於南奧餘
若鉛鐵碧玉寶石等無不有之石鹽與煤則地球處處生焉。

植物

瀛寰全志曰植物之產分布各地熱帶天氣炎熱產香料
喬木柯葉不凋一望濃綠多榕椶櫚椰子檳榔胡椒咖啡
芭蕉等物穀有米粟蔬有薯蕉其竹茶木棉亦繁茂無匹。
溫帶氣候適宜產松柏杉檜堅緻之木五穀百果皆備暖
處尤以產棉蔴橄欖葡萄甘橘著名中央則桃櫻蘋果為
多稻不能畜則植小麥最北之境則多粗麥杉林寒帶氣
候太冷穀類不生惟多苔蘚之類柯矮而少僅楊樺杜松

等而已至近二極之地終年冷雪更無草木。氣候關乎高
度故熱帶高山之足多有椰柯山腰為溫帶之植物再上
則小柯叢生彷彿寒帶最上則冰雪永封無異二極。

動物

瀛寰全志曰動物可移居各方形性亦隨氣候而異。熱帶
之動物大而猛紋理可觀獸有象犀獅虎駱駝猿猴鳥有
鸚鵡駝鳥孔雀風鳥蟲則王蟒毒虺鱷魚蜥蜴為最著大
抵可用者少而有害者多。溫帶之動物多馴而有用惟狼
與熊為兇殘而所產之地不廣餘如牛馬羊鹿皆供人用
海內多魚可薦庖廚鳥屬毛羽雖不華美而鳴聲可聽蟲
類亦無大而可畏者寒帶無馬牛惟犬與麋鹿可供驅使

野獸則有白能狐獺數種而巳海產鯨魚海狗等頗多居民賴以度日羽蟲之族亦微動物與高度有關係亦如植物

人物

大地一統志曰考中國物產烏拉山鐵礦一峰之產日可採十萬斤雖累歲與開仍在外殼中心依然未動且因礦苗深入地脈可以取之不窮山西一省之煤可供地球三千年之用其餘如漠河熱河蒙古徐州台州四川大冶淄川永興萍鄉福山金銀煤鐵銅錫鋅鉛無處不生礦材無處不利北方之境沙漠多寒雖種植不易爲功而畜牧速於苗壯除油肉可供食用之外其皮角毛骨爲製造之所

必需者一歲之中何止數千萬若在蒙古新疆張家口各處多設製造工廠更得商運以濟之已足與國國抗衡況尙有可耕之地耶南省土腴地沃農圃皆宜江西之苧蔴安徽之穀米鄂湘之糧食川蜀之藥材蘭州以煙草著名福建以皮絲馳譽漢岳是江魚之藪甯波是海鮮之鄉蠶絲則浙江之嘉湖江蘇之金錫香稻則蘇州之常熟揚州之仙女廟茶葉則浙閩湘鄂贛蜀無處不生果則承德口外之葡萄津薊順直之梨杏以及齊魯之核桃蘋果霜柿桃梅櫻李幾於遍地皆是閩粵各省則爲柑橘柚橙荔枝桂圓課果香蕉甘蔗交丹與夫洞庭湖西子湖黃天蕩後湖之菱藕蓮芡並蘇杭之枇杷楊梅蔬則湘浙之笋哈密之瓜京口之金針廣州之木耳口外之菇菌南八城西安之白菜巴州之萊菔皆能致樂利而養民生若夫器用之材則景德之磁于闐之玉黃岡之竹嶧陽之桐博山之琉璃皖川之油漆繁博如此尙可貧乏之足云然而土性雖宜非培植不能出也生幾雖暢非耕作不能收也若是者利乎農製器尙象物能自致不能自成也利用厚生天能生材不能生器也若是者貴乎工有農工而無商以濟之則緩急不能通有無不能易物產雖富以文明之時代仍守頑蔽之故常斷不臻乎優境所望貿易改良聚藝士之精神智民之慧悟盡驅策於農工之圃貿易之場陶鑄熱心所以惜物產亦卽所以栽培國本保固身家敬告同胞

從此其大興商務乎天下無量之物產須得無量數之農工以致之更須得無量數之商人以通之庶致於盛大發達之域否則菁英永閟負大造之生成勢必槁木死灰同歸於盡悠久寂滅豈能長此終古哉

謹案地爲大氣之所結而成者也山又爲地之精氣所結東半球之山葱嶺爲始祖諸幹爲旁支西半球之山羅基爲主腦安第爲後身皆一派相承脈絡貫通有雄者峻者靈者秀者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而其生之靈於萬物者則爲人。顧吾思地之於人也幾費經營恐其無食也爲之生百穀以養之恐其無衣也爲之生桑麻以服之恐其無用也爲之生貨寶以給之雖賢

父母不能若是之如願相償焉、人必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裁成輔相、爲隆平之世界、然後可以對大地而無慙。吾因之更有感焉、曠觀千古、縱覽六洲、地之所生、不知幾許人矣、多湮沒無聞、與草木同腐、而能地以人傳者、曾有幾人、舜大孝而歷山生色、尹樂道而莘野增輝、蕃宣若申伯、嵩高以顯、道德如孔聖、尼山以彰、繼絕學者、周子也、濂溪稱焉、翼道統者、程子也、伊川名焉。余地有龍山、周二百里、高與衡埒、漣水源於頂西、邵水源於頂東、其勢雄峻、其形渾厚、其峰挺秀其脈磅礴大開大合、盤余門首、余朝夕眺而樂之、竊嘆好山好水世不多覯、此中必有人出焉、廬山雖富、而神秀遠不逮也、嶽麓之美、其抱蔵大相合也、不可謂非天下之名山、而名未聞於天下者、以歷來山下之人、無盛德大業之可稱也、若有人焉、特爲其所鍾毓、稟清明之氣、具剛健之體、不欲有所辜負、惟思爲之光顯、舉毀譽欣戚富貴貧賤、置之度外、而一意進取。由是學問之大、明體達用、無美不備、若山之珍寶良材、無物不有。心術之仁、胞與爲懷、若山之發育萬物、生生不息。周旋端方、變動不拘、若山之環抱端拱、時起時伏。挺然特立、不隨流俗、一山之高出雲表也。中道自守、不爲俗學所誤、不爲異端所惑、一山之龍蟠虎踞也。道德之光、發而爲經濟之文、一山之佳木葱蘢、名花芬芳也。達而在上、出其抱負、建大功立大業、澤潤生

民、同山之能出雲雨、潤彼萬物、才能之用、時出不窮、其益人無量、同山之採取百貨者、各得所欲、而養人無限、天下後世慕而稱之、則曰此龍山之間氣所鍾也、於是龍山之名、震於寰宇、傳之無窮。且余觀夫天下名山三百、人得勝槩而生者、襟懷與山相肖、出則行道於當時、處則傳道於來世、世名稱不朽、已之幸、亦山之幸也、其與世之醉生夢死者、相去奚啻倍蓰、人安可不奮然有爲於大地之上哉。

中道全書卷七

地理門 江北形勝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建都

陸桴亭先生曰、建都之地、議者以關中爲第一、北平次之、洛陽爲下、竊謂自古建都、當以漕運爲第一、嚴險次之、三居中而應四方。北平背倚雄關、東環滄海、天府之國、然漕貢之道、元人全仰海運、兼取給會通河、一旦海波有驚、河淮路塞、京師便成枵腹、此不可之大者、又其偏在東北、內阻黃河、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守、南距珠崖六詔、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設邊警卒臨、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中原阻塞、則無退地、

京師爲孤注也。關中沃野千里、三面阻險、一面東制諸侯、地勢之險、天下莫匹、然此霸國、非王國、據之以取天下則有餘、臨之以守天下則不足、輓天下粟給關中、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於是而易輸、冤抑於是而易訴、朝覲會同、於是而易期、赴調上計、於是而易達、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則易以敷暢、洛陽居天下之中、地勢適均、漕河便利、欲以洛陽爲堂奧、關中爲家、當無事則坐鎮洛陽、享天下之便安、有事則退保關中、據天下之形勢、建都之善、無過於此。

陸桴亭先生曰、建都長久之策、必當如成周之制、以洛陽爲堂奧、以關中爲家、當至王畿之地、尤當較成周爲倍廣、北枕太行、則可收胡貉代馬之用、西控潼關夔峽、則可通秦蜀晉豫往來之路、絕川蜀覬覦之萌、南引江淮漢沔、則可盡粟米百物之利、制東南上游之勢。所當備者、惟東北一路、仿古封建之意、參賈誼眾建諸侯之法、使之碁置星羅、人自爲守、而又於燕雲青徐要害之區、各設重鎮、統以京師重臣、戍以京營鋒卒、更練土兵以輔之、即有不虞、力能自衛、況以京師之力、西收秦晉川蜀之甲、南漕江廣三吳之粟、勢又甚便、其誰能窺之。萬一不支、上則入關、次則入蜀、可以恢復、最下則泛舟江南、有國家者、以得民心爲第一、漕貢便則民心不至遠失。

謹案荊州、中華腹心之地、江漢沅湘之所會聚、地勢閎敞、沃野千里、士庶安富、前蔽武昌、一束於金口、再束於龜蛇、後倚夔府、莫要於建平、莫險於三峽、爲天下之重鎮者襄陽也、則峙於左、爲湖湘之重鎮者岳陽也、則峙於右、形勝莫尚焉。漕運之便利、近則常澧一歲再熟、遠則吳會財賦要區、不難朝發而夕至、轉輸莫易焉。朝覲之來、撫川滇者、則駛舟金沙、撫兩廣長沙者、則揚帆郴湘、撫天山甘陝者、則行舟漢沔、可以徑達、撫兩江閩浙燕齊遼吉者、則浮大海、泝長江、可輪舟直上、而皆一水之便、撫晉豫者、則走信陽、至武漢、朝覲又莫易焉。由是政令易於敷施、民情易於上達、地處適中、坐堂奧以御

四方天下四至八到皆重重環拱誠聖天子宅中圖治建極之都會中華賴聖明疆域宏開西極葱嶺東極東海南極南海北極金山山環海抱堂堂數萬里皇圖有統一區宇之勢非歷代之拘守一隅者可相提而論並非各洲之爪分而治者可同年而語建都之地昔多在黃河流域地近寒帶轉運維艱至珠江流域僻在嶺表美哉揚子江直貫東西橫納南北其流域天時溫和土地肥沃卜都者舍此其奚屬耶然西蜀沃野千里巖險四固雄踞上游但遠隔南北建業龍蟠虎踞帝王之都但近海疆六洲未一殊難建都閒嘗統籌全局莫善於荆州敬爲聖明卜宅焉

西藏

龔柴曰西藏正南及西南有雪山峰巒之列戟盤互極數千里爲天下第一高山西北有葱嶺北有崑崙皆奇崎高峻綿遠千里河之大者首推魯藏布江發源達木綽克哈巴布山自西至東橫貫全藏次怒江次瀾滄江山河之險遠勝內地一夫把隘萬衆趦趄

王我師曰昌都兩河環繞雙橋高架實爲前藏之東戶嘉至一橋最爲緊要若拉里玉樹係其咽喉布長江堪爲保障再則類五齊邁姜黨之橋與唐家姑蘇之鐵索橋皆須設防者又如哈拉烏蘇北界西甯皮船爲渡與彭宗鐵索橋皆非拒守不可者再觀正北之要隘皆通準噶之要路所喜冬則積雪難行夏則水草維艱復多瘴癘豈非天設之險乎惟騰格腦兒兵可肆行他如通後藏之聲息克里野噶藏胡又松根阿脚等處獨羊八景口子新橋之守可稱握要更兼普羅爲重鎮阿里復有朱兒瑪徹登鎮守西南接連諸番以控西北再於爾撒鐵索橋而守之斯無兵革之虞黑竹工卡所轄冰巴爲西海要隘八木地方通達子宗爲西海要津則水陸扼要可不預爲設防哉

松筠曰札什倫布東北行至江孜西南行至定日泊左有薩迦溝內之曲多江聳右有彭錯嶺峭壁連岡爲後藏咽喉實天然要隘協噶爾定日左首之絨轄喀達定結西路之宗瓊噶爾聳塘拉大山皆爲天然門戶曲水巴則江孜又爲前藏之要隘而江孜迤南之帕克里甘霸等界連藏曲大河尤爲後藏第一險要拉里大山察木多與西藏中道之咽喉拉里西南達江有三星橋甲桑橋二水會流東西要津所轄之章谷并犨鄂說與疊工接壤又北通青海之要隘

入藏路

魏默深先生曰陝川滇入藏三路北道甘肅西甯出口西南行由青海至玥里麻白燕哈利左折入郎嵯玉樹過河由畢利當阿以至甯城南戍可至察木多若由白燕哈利過拉布其圖河木魯烏蘇河盡屬黑帳房草地至黨木熱貢八個塔年八景抵藏再考北道松潘黄勝關出口由郭

羅克阿、樹雜竹卡、至竹浪過河亦會瑙里麻。南道、成都西九百二十里至打箭爐、爲番夷總匯、出口西三百里逾雅龍至裏塘西五百餘里至巴塘此道沃野千里、四時和煥、西千四百里、至察木多爲前藏亦西甯西藏川滇縮轂之地、又西數百里、逾瓦阿雪嶺、而至洛隆宗城又西數百里險丹達而至拉里、亦兩經雪嶺又西逾烏蘇江、至烏蘇汎始平坦又三百里至布達拉中藏距打箭爐共三千餘里。南道別一途自打箭爐稍北行、由草地至察木多復稍北又由草地、亦至札什城其地近於裏塘拉里之路、然與北道皆寒苦尤甚、故行者由南道裏塘者爲多。自札什城南行、九百里至札什倫布所謂後藏也由札什倫布通阿里

白布布魯克巴自札什城、又南行則至怒江、接雲南域外西夷之境。雲南進藏者、由塔城過溜通江、由大小雪山直至察木多。

大吉嶺幅員百餘里爲藏防要地其地三垂高山幅員百里、東抵布魯克巴北界北哲孟雄、西界西藏帕里宗并廓爾喀南界孟加拉印人入藏之路至此分爲三藏人入印之路、至此合爲一而珠拉巴里山適其衝、下坡而南二里、方爲大吉嶺過山而北、至廓布之南四十里、爲入藏中路由帕克里、經噶魯至大吉嶺之路、所經皆哲孟雄之地、不由布魯克巴。其東一路、由布魯克巴、哲孟雄兩部之間至大吉嶺之路、兩部之間、卽支莫摯山、自大吉逾山入藏邊、僅百餘里、支莫摯山、在大雪南幹之北、大吉嶺在大雪山南幹之南、此路橫絕東西、雖由支莫摯山北面經過實不由嶺頂踰越轉而東經布魯克巴行兩山谷中、由藏曲河南岸以至大吉嶺。其西一路、通吉嶺由業木奇、棕納山業朗至吉嶺與哲孟雄宗里口交界、宗里口有岸高十五丈、以木梯往來、宗里口卽帕里宗沿途皆棧道、東在巴里河外、覇拉木定結、絨轄、喀達諸汎之東、然此道逾河而西至定結、有路北行、可通帕克里、是帕克里不獨爲中東兩路縮轂、抑且爲西路扼塞由帕克里而西北、則會於一路、以達江孜、其形勢與宗木拉捧喀同西藏自大吉嶺以至眞比皆藏境也東之布丹西之尼保爾、爲其都會耶斯距拉

薩約一百五拾英里、眞比爲藏地要隘高於海面者約萬尺、自此而趍西金非止一途中有狄爾必峒其地當爲戰塲、至由大吉嶺以至拉薩、必經眞比山麓、約三百九十六英里、若假道耶斯、則三百二十英里。

四川

地理參考曰四川重山疊嶺深溪大川、環織境內自相藩籬。成都坦夷數百里灌縣以下、江流棼錯、涸河作堰、歷代故事。渝夔東出、則據吳楚之上游、利閬北顧、則連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馬湖敘瀘以扼南僰、龍安北通階文、當陰平之道。緜州古涪城自來蜀中有事、必先據之、以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保甯順慶、據嘉陵之江、保

背北控劍閣、以廣元爲蜀口、順慶倚山帶水、舟車所輳、重慶據嘉陵涪水之委流、扼長江之要道、三面臨水、有險可憑、城南佛頭關最稱要害。雅州近帶靑衣、遙接大渡、臨關据於西北、邛崍扼於西南。巴蜀自昔稱險塞焉。

關隘

方輿紀要曰、臨關在雅州蘆山縣西北六十里、峯嶺嵯峨、旁夾大路、下有三峽、口濶三丈、長二百步、自關西百四十里爲邛崍關、山巖阻峻、縈紆百餘里、九折坂路極艱險、登者回曲九折乃得上、由大渡河而北、關當其衝。淸溪關大渡河南、連山帶谷、夾澗臨溪、西南夷入犯、必經之路。

三峽

張洲曰、蜀萬山之區、長江行乎其間、不數里數十里卽灘、無灘不危、惟峽灘爲著、自平羌峽入巴峽、至夔門、所在峽多、惟夔巫諸峽特險、且長爲蜀路要害。云魚復浦八陣圖、聚石爲蕝、水漲卽沒、水落行列如舊、不可亂、亦一奇也、東白帝城、踞白帝山、東連赤岬、北近磨、南臨瞿塘、對岸白鹽、夾江並峙、灩澦堆在其間、巨石孤立江心、形如獅蹲、昂首向南、冬時出水餘三百尺、夏秋盛漲至滅頂、且高出數十丈、可畏哉。瀼溪經赤岬、白帝城間、與草堂谿谷、紆回入江、前爲峽門、有鐵柱二、巴蜀衆水匯流於此、經龍脊灩澦石、入瞿唐峽口、峭壁刺天、中通一綫、過黑石峽、峭窄甚劣、則又峽中峽也。諺曰、灩澦冒頂黑石下、井至門扇峽、卽瞿唐

東口、前有虎頭灘、皆瞿唐險處、經大溪口、經泗瀼、泗瀼間水橫來、兩山對立、一名錯開峽。抵巫山縣、隔江東南卽巫山、巫山峽十二峯、皆在北岸、幽奇絕倫、過萬流驛、有萬流溪、流發施州、至北入江、驛爲巴楚分界、至巴東、楚塞邑也、經石門關、緣崖間有石門、僅通一人、過葉灘、峽中名灘與新灘並稱者、有葉牀葉枕、夏時水覆牀枕、舟行正灘、一曰狼尾灘、東卽吒灘、抵歸州。過石門灘、白狗灘、入白狗峽、一名兵書峽、絕壁小洞、露出數片石、如書帙狀、東卽新灘、俗謂靑灘者、三峽首險也、舟人不敢過、必盡出舟、所載人貨登岸陸行、空舟而下、泊空船峽口、一名馬肝峽、崖有懸石如馬肝、峽口東𤃩灘、湍渦洄洑交錯其間、操舟避就稍疏卽不可知、與忠州之折魚相似、達洞灘、惡灘也、多巧石、前望卽黃牛峽、過使君虎頭鹿角諸灘、至黃陵廟、前無義灘、亂石磥砢、如劍戟齒、險絕不可向邇、又有渣波灘、五峰石、長林磯、輪頭石、紅石子、險與無義等、黃陵廟上下十餘灘、總名竹節灘、俗謂腰站河、入西陵峽、過扇子峽、卽明月峽、泊平善壩、灘險已盡、其地平善。三峽之名、說者不一、惟以瞿唐、巫山、歸鄉爲三峽者是。自灩澦灘至虎頭口、總名瞿唐峽、卽夔州峽。自巫山抵巴東、沿江一百六十里、總名巫峽、所謂巴東三峽巫峽長。兵書峽、空船峽、總名歸州峽、卽歸鄉峽、而黃牛、西陵、明月諸峽、則又歸鄉之餘尾。

湖北

攷亭曰湖廣居八省中最爲閎衍山川險固自昔稱雄武焉全楚都會止一武昌全楚要害首在襄郧次在江陵次在蘄黃襄郧者全楚之首領江陵者全楚之腰膂蘄黃者全楚之肘腋。襄陽西接梁益與闗隴咫尺北去河洛不及千里南去江陵步道五百里帶以漢水阻以方城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達可左可右得之則西北可圖失之則東南不保郧陽東至襄陽西至陝西南至四川北至河南當四省之交可以左右前後顧而跳盪江陵上通蜀下通吳巴蜀少有不測則歸施之間盡屬要害蓋西夷建平國之門戶猶之承天逼邇江陵西抵襄陽又僅百里爲西北之襟喉所以同承黃而並亞於郧襄黃州爲武昌之捍

蘄州爲九江之蔽二地又界淮楚之交欲連數省之形要莫若郧陽欲呼淮楚江右之聲勢蘄黃且蘄黃北至河南僅四百里得重兵守之不但可爲九江武昌之蔽且與襄郧並控中原若虎頭黃土穆陵白沙大城五闗陽邏一堡北衛汝南南衛江鄂惟所用之。武昌扼東江漢襟帶吳楚形勢壯闊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之闗鍵而武昌爲荆襄之咽喉控制長江惟鄂爲要固東南一大都會平吳之策必在先保鄂郡保鄂之不失必須先固漢陽漢陽爲江漢總匯武昌僅通南岸二郡而漢陽則可通八府武昌左蔽爲黃州右蔽爲荆州襄郧似不相及然守在荆黃戰在襄郧則武昌安戰在荆黃守在武昌則武昌危故襄郧爲必爭蘄黃爲必守而武昌當屯宿重兵爲宅中之勢。

河南

朱雲錦曰豫州之故都曰洛曰汴。汴則四面平衍藉兵爲衞宋代環畿屯衞之軍四十萬人靖康之禍金人長驅直入。洛則東成皋南伊闕西函谷北孟津四塞險固居中制外周公營洛固取天下道里適中亦以形勝莫尚焉。論者謂洛陽四面受敵爲天下所必爭未可居。不知天下有事所以必爭洛陽者正以洛陽形勝爭洛陽卽以爭天下耳周公之東征也先居東都宣王之中興也講武東都秦以函谷澠池之險既得宜陽韓又獻成皋鞏而遂以蠶食諸侯漢高之制楚也以據成皋鞏洛之險五代唐宋以來莫

不爭險奪隘於洛陽扼要之地以取天下是豈不可據而有而姑以爭之耶。特是制天下之命者有二一曰德一曰勢德有盛衰周公營洛而治平王遷都而弱者是已勢有强弱秦以據險而興韓以據險而亡者是已。德盛者險不足言其據險以爭而其得失勝敗闗於勢者又不一言而盡。方輿紀要云自古及今洛陽之患由於闗中者什之七由於河北者什之九此言洛陽不可孤立必先得闗中與河北洛陽乃可據而有故漢高先定闗中乃保成皋光武先定河北乃事洛陽故守洛陽者未有無闗中河北之固而可以獨存其或以洛陽定闗中則必與闗中爭崤函之險洛陽西守崤函再西而守函谷之險則闗中失其險矣

李光弼不守洛陽而守河陽河陽洛陽北關也守河陽以制河北而河北失其險矣善守險者制人而不制於人紀要之所未及大約洛陽之險可用以進取而不可守以待斃可以制一面之騷動而不可以支四方之攻圍守之而不足以當天下之爭而爭之即以制天下之命毋謂四面受敵遂與四面平衍者并稱而置洛陽險要於不講焉

虎牢

方輿紀要曰虎牢關鄭州汜水縣西二里一名成皋華山冢嶺沿洛水南岸歷伊陽起嵩山而至洛口北界黃河南界汜水虎牢當其中衝自滎陽以東地皆坦夷西入汜水地漸高城中突起一山如萬斛囷出西郭則亂嶺糾紛一

道紆回使一夫荷戈而立百人自廢信乎為洛陽之門戶

崤函

方輿紀要曰崤山永甯縣北六十里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純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二崤皆在新安漢關之西靈寶秦關之東自新安至潼關秦漢通稱函谷輿地記二崤山連入硤石界自古險阨之地今自新安以西歷澠池硤石陝州靈寶閺鄉至潼關凡四百八十里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峯插天絕谷深委峻坂紆迴僅容一車崤函之險甲於天下

三城

方輿紀要曰河陽三城孟縣西南三十里漢河陽縣古曰孟津都道所輳古今津要李光弼屯中潬應南北兩城陝州以修武備關輔無虞河陽天下之腰膂南北之襟喉三城記河陽北城南大河長橋架木古稱設險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潬城表裏二城南北相望黃河流派貫於三城之間秋水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而中潬屹立如故自古及今常為天造之險

山東

馮琦曰齊之所以稱四塞者東面海西南面山惟正北一面縮轂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二百里山勢西起中幹南接蒙山鉤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

之間一大都會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於萊則登不能救南而日照諸城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登萊可捍外不可衞內若外控登萊內護直省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為重

膠州灣

形勝紀要曰膠州聯絡淮泝屏蔽齊兗據海道之咽喉為登萊之襟要與即墨皆迫近海濱而即墨南望淮安安東東海衞所諸城左右相錯如襟喉關鎖其瀕海要衝則有雄崖大山夏河石臼等所乳山栲栳古鎮信陽夾倉諸巡司及海中之唐家灣全家灣青島徐家莊一帶而青島為

最以有天然船塢而煤礦頗多。膠州一灣爲大小沽河、膠萊南河會流入海之處前明設衛立所南曰浮山所西曰靈山所以資控扼其外羣山環抱口門狹四三里口內有島中峙實爲天然門戶周灣之地約數十里水深八九拓且地當南北之中上顧旅順下趨江浙均一二日可達其膠萊南河與北河海口通連元時海運曾由取道以避成山大洋之險溯自浙之溫州以北至於青齊濱海非口門坦漫卽港路淺狹惟膠州灣形勢完善又居衝要爲地利之所必爭。

煙台山

形勝紀要曰煙台山三面臨海搭耳頂障其後芝罘島崆峒列島蔽於前山青明秀風景絕佳。煙台衛城在北煙台有東西兩礮台西炮台在山上針對芝罘島東礮台在龜台嘴卽搭耳頂東麓針對崆峒島芝罘島長十七里濶二里左右山高九百餘里北有沙灘如頸連於大陸右蔽煙台港左衛福山城。輪船進口停泊煙台山之西

威海衛

威海衛城東北一帶地形突出三面臨海翼蔽海灣。劉公島橫障於外分爲南北二口輪船俱可出入島長八里周二十餘里山高五百餘尺北岸懸崖絕壁峭不可登頂築長圍東西兩端各建礮台與南北兩岸礮台相犄角。而日島扼南口之中流上建礮台勢尤險阻青島黃島嶙嶸島排列北口之地頗爲扼要。灣濶而深四圍高山環扼形勢天然

地理門河北形勝

邵陽[illegible]龍山輯

甘肅

形勝紀要曰關中據天下上游而甘省又俯瞰關中東面最要在平凉一府其爲西安鳳翔屏蔽說者以爲外阻河朔內當隴口襟帶秦凉擁衞畿輔關中安危繫蕭關咽喉。寧武府北重地西面西寧一郡控制青海河湟環帶山峽紆迴土地肥沃灌溉流通。鞏昌北蔽蘭垣西控岷洮扼隴首而東窺岐雍下階文而南伺梁益。南面階文諸州下跨川省鄧艾由陰平襲蜀之道明傅友德攻四川亦由階文趨綿州兵事出奇制勝自守攻人胥不可忽。西北肅州安西當嘉峪關內外肅州古酒泉地河山環帶稱爲要會居內控外嘉峪關自是樞要重地。

陝西

形勝參考曰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其以下兵於諸侯譬如高屋建瓴水章俊卿曰蜀江東下黃河南注天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爲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又在川陝。

關隘

方輿紀要曰潼關在華陰縣東四十里東至河南閿鄉六十里古桃林塞也自靈寶以西潼關以東皆稱桃林自崤山以西潼津以南通稱函谷數百里間盤紆峻極北臨大河南對高山澗道極狹車不方軌實爲天險所謂秦關百二者此耳。武關在商州東入陝者自龍駒塞而上人行山澗徑路欹側過此西而深入峻嶺路尤艱難。散關在寶鷄縣西南大散嶺上終南山自藍田而西至此方盡又西則隴首突起汧渭縈流關當山川之會南北之衝。

禁溝

形勝書曰潼關鎖鑰西秦謂　古之函谷關者非耶然入關有三道潼入關之正道也商之武關入關之孔道也朝邑古臨晉地自夏陽至關平曠百里大河易渡漢祖往來關中嘗由臨晉而七國謀反亦欲兵由此入是又入關之隙道也一方不戒三險俱失誠哉是言。然武關萬山險阻

一將偏師可以無虞朝邑雖曰平曠百里命將建營於中路設巨礮數十南北巡守則大河卽天塹也至潼關之守則禁溝爲最要地昔黃巢以禁坑破關明李闖亦由禁坑陷關豈非一方不戒而失三險之明驗乎蓋疏忽地理之要而十二連城之廢也。古設十二連城於禁溝之西由南郊以抵山麓計三十里而十二連城是三里一城每城設兵百八而中益其兵多設火器矢砮連絡呼應疾若風雨卽有百萬之衆豈能超越而飛渡耶故守關而不守禁溝者守猶弗守也守禁溝而不　守連城者守猶未善也是猶一室之內杜門塞竇以防鳥雀之入而忘閉其牖也是以圖予敵也非所以固吾圉也。後世守關者察地利之形

勢謀封疆之萬全周歷山川曠覽古今豎觀成敗其於建遼城以控禁溝控禁溝以固關亦訏謀而重慮之乎

棧道

方輿紀要曰漢中府入西安之道三褒斜道卽北棧道南口曰褒在褒城縣北十里北口曰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長四百七十里儻駱道南口曰儻在洋縣北三十里北口曰駱在盩厔縣西南百二十里谷長四百二十里其中路曲八十里凡八十四盤子午道南口曰午在洋縣東百六十里北口曰子在長安縣百里谷長六百六十里漢中府入川三道金牛峽卽南棧道自沔縣西南至四川劍州大劍關口入川正道也間道爲陰平道由甘肅階州文縣

至四川龍安江油米倉道自南鄭南循山嶺達四川巴州

山西

顧祖禹曰山西之形勢最爲完固關中而外吾必首重夫山西東則太行爲之屛障西則大河爲之襟帶北則大漠陰山爲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爲之內險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汾澮縈流於右漳沁包絡於左則原濕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轉輸矣且夫越臨晉泝龍門則涇渭之間可折箠而下也出天井下壺關邯鄲井陘而東不可惟吾所向乎山西居京師上游表裏山河且北收代馬之用南資鹽池之利因勢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搤其吭說者曰大同於京師尤爲建瓴之勢朝發白登暮叩紫荆國門以外皆戰塲也往者土木之變敵雖深入郊圻賴大同特其後故不能以得志嗣是關門告警未嘗不以大同爲鎖鑰之寄山西鎭邊起保德州黃河岸迤邐而東歷偏頭抵老營堡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鎭邊起鴉角山迤邐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鎭口台實六百四十七里而宣府鎭邊起西路之西陽河迤邐而東北歷北二路抵東路之永甯四海治實千二十三里共一千九百餘里皆逼近冦境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鎭邊自老營堡轉南而東歷甯武鴈門北婁至平刑關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境歷龍泉到馬紫荆之黃土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

千七百餘里又東北爲順天境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百八十餘里共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險夷迂直總而較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老營堡分而言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而宣府之最難守者亦北路山西偏頭關以西百五十里恃黃河爲險偏頭關以東百有四里則與大同之西路略等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荆甯武鴈門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然寇山西多從大同入犯紫荆必從宣府入外邊內邊唇齒之勢

雁門關

方輿紀要曰雁門關在代州西北朔州東南一名陘山一

名勾注山徑山有東徑西徑二關東徑關甚險固與西徑關並爲勾注之險西徑關在雁門山上東西山岩壁峭拔中有路盤旋崎嶇戍守重地與甯武偏頭爲山西三關關城周二里有奇傍山就石屹爲巨防。

直隸

顧祖禹曰直隸雄峙東北關山險阻所以隔閡奚戎藩屏中原說者謂滄海環其東大行擁其西漳衛襟帶於南居庸鎖鑰於北幽燕形勝實甲天下然而居庸當陵寢之旁古北在肘腋之下渝關一線爲遼海之襟喉紫荆片壘係燕雲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間遠不過二三百里之外且九原雲中制我上游之命。

天津

朱逢甲曰天津距燕京僅二百四十里耳而天津之外蔽則奉天之旅順山東之登州隔河相對爲舟往天津所必經固守二地而相爲犄角斯天津安而牛莊亦安而進論二地之前蔽燕台山峙海中成山山峙海角成山爲第一重門戶燕台爲第二重門戶登州旅順爲第三重門戶必重重扼險堅守直沽河去海曰二百里一曰大沽港港之外有沙洪一道通大艘凡海船進者必過沙洪得入口船至此淺不能行其港口之北曰北塘大沽之後路兩口則又天津至要門戶當堅築礮台層層扼要北塘迤東至山海關袤延五百餘里沿海之樫頭沽全合嘴秦王島老龍頭輪船可沿以登岸逕達燕京全駐營壘以備不虞。

宣化

顧祖禹曰宣化南蔽京師後控沙漠左扼居庸之險右擁雲中之固彈壓上游居然都會宣化不守而薊門之禍不免居庸者京師之門戶宣府又居庸之藩衛其地山川糾紛號爲險塞分屯置軍倍於他鎭邊牆東起昌平延慶界之火燄山西訖山西大同境之平遠堡千三百餘里計其隘險如西路之萬全甯衛張家口西陽河北路之獨石青泉馬營中路之葛峪青邊東路之四海治俱極衝要而獨石尤爲咽喉重地

居庸

錢良擇曰昌平西北二十四里居庸燕薊北面之極衝出關山峯插天三里至陰凉崖山高蔽日又五里至彈琴峽水流潺湲又三里至居庸上關城稍低而山益高又二十里至八達嶺乃山之絕頂自居庸西北入石門關關路狹隘一夫可以當百中國控扼契丹之險元人以此爲居庸北口築城設戍焉自八達嶺下視居庸若建瓴若窺井昔之稱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踰嶺下路漸坦五里至岔道則平原矣志云岔道有二路自延慶州至四海治爲北路自懷來衞至宣化府爲西路八達爲居庸之襟吭岔道又居庸之藩籬自居庸南口至岔道計程五十里凡過長城六層地勢北高南下岔道號稱平地然已高出

燕京萬山之上矣絕險天設豈偶然哉。

關險

鄭端簡曰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難焉內連眞定保定大名燕趙之郊平夷曠衍易於馳突惟居庸關中嚴固守而實易倒馬正定西北二百五十里正定之安危視倒馬之得失關有兩城北爲上城南爲下城相去三里山路崎嶇按轡徐行庶無覆患自蔚州廣昌南出倒馬至中山上曲陽石磴透迤沿途九曲偏頭有警必分列戍守紫荊易州西八十里路通宣府大同山谷崎嶇爲京師西偏重地勁卒擣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驗若夫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常山北控燕冀路通河洛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至於山海關北有兎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不可踰越東南西三面臨海關東北循海道狹數尺僅通一車自雄州至渝關沃野千里出關則地皆鹵瘠邊郡之咽喉 燕薊之保障古北在密雲東北百二十里兩崖壁立中路僅容一車下有深澗巨石磊砂凡四十里爲險絕之道自宣化龍門所北萬松溝至古北口四五百里皆崇山叠障得而守之可以斷賊往來之路。

盛京

張尙賢曰盛京形勝自興京至山海關東西千餘里開原至金州南北亦千餘里又有河東河西之分以外而言河東北起開原由西南至黃泥窪牛莊乃明季邊防自牛莊由三岔河南至蓋州復州金州旅順轉而東至紅嘴口歸復黃骨島鳳凰城鎭江鴨綠江口皆明季海防此河中邊海之大略河西自山海關以東至中前所中後所沙河甯遠連山塔山杏山松山錦州大凌河北面皆山南面皆海所謂一條邊耳獨廣甯一城南至閭陽驛十三站右屯衛海口相去百餘里北至新插之邊相去數十里東至盤山驛高平沙林以至三岔河之馬原此河西邊海之大略。

形勝紀要曰遼東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西至山海關一千一十五里西北至大甯廢衛八百六十里東北至建州衛七百九十里至燕京一

千七百里遼東門戶厥惟旅順口鴨綠江爲獨最鴨綠之險同於長江旅順之要過於宋石旅順者登萊朝鮮水道出入之要津旅順無虞則燕京可保無憂且旅順之東三百里有三山島從島可入旅順三山島轉北二百里爲廣鹿島從島可入金州廣鹿島東五十里爲長山島從島可入復州長山島東北二百餘里爲石城島從島可入海州石城島相近有小松島從島可入蓋州石城島又東二百餘里爲麗島從島可入岫巖麗島轉東二百里爲鮮鎭寬甸用兵之區。

形勝紀要曰奉省旅順一城孤懸海中形如葫蘆與山東登州相對天然門戶中隔二百餘里而有北城隍島南城

隍島、小欽島、大欽島、砣磯島、高山島、侯雞島、長山島、廟島小墨山島、大墨山島、連屬排列、如斥堠然、淺攤居多、輪舶經此、必俟潮滿、始可暢行、故旅順爲北海第一險要之地、顧奉錦視旅順爲安危、旅順以金州爲得失、大連灣與金澳南北陸路相隔僅一二里、若使陸路越鴨綠江、循黃海北岸西趨金州、海軍入大連灣、斷南北之衝、則旅順爲絕地、而海蓋不能支、甚至奉錦破胆、津沽震動、此誠北洋鎖鑰、非特謀遼東者、所當亟謀設守也。

吉林

熊希齡曰、吉林南障長白、北帶興安、東襟大海、延袤數千里、而長白以西、兼以奉天爲重蔽、混同以北、又以黑龍江

爲外藩、雖處極邊、其實形同腹裏、輝發總開原之驛路、拉林出呼蘭之徑途、通東海之要道、則甯古塔也、居混同之上流、則三姓城也。而吉林之最爲要者、莫如伯都訥城、北入齊齊哈爾、東入阿勒楚克、西入郭爾羅斯、遼東有事、阻三關爲險、我可由昌圖廳以出鐵嶺之後也、吉林有事、扼長春爲蔽、我可由蒙古站以出省會之後也、重鎮之設、舍此其誰取耶。

姚文棟曰、吉林控壓東海、有混同江綏芬河圖們江三海口、經絡其間、庫頁島直混同江口、如崇明之鎖鑰長江、台灣之屏蔽浙閩、最爲要地、烏拉嶺者、天所以限東西、而大興安嶺者、天所以限南北、乃吉墨之北藩、黑龍江上下皆險、而尤以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口、扼尼布楚入東三省水陸之咽喉。愚以爲混同江至松花江中、宜練水師一支、沿江三姓呼蘭、齊齊哈爾、阿勒楚、拉林、伯都訥酌設重鎮又皆有膏腴可耕之地、不下二千餘里、其地在混同江兩岸、若辦理陸團、不特與水師有犄角之勢、又可扼守嫩江松花江兩口、兵食胥足、節節有防、東省可以安枕無憂。

左傳曰、三姓至黑河口八百里、水路多涵、陸路多淖、天然險阻、三姓西南至吉城千二百里、陸平而水亦險、甯古塔東有無人之地五六百里、山川糾紛、溪澗泥淖、爲之阨塞、由甯古塔西至吉省八百里、由琿春西北至吉省千二百里、皆多險阻、由艾輝西至墨爾根、折而南至齊齊哈爾不

滿千里、中無險阻、由齊齊哈南至吉城平原曠野、路亦不過千里。吉林所最要者、琿春一城、其西南接連朝鮮之慶源慶興、一葦可杭、毫無障隔、三姓一城、水陸上距伯都納之三岔口一千餘里、自三岔口西南、陸路由蒙古郭爾羅斯界、徑徒草地、直抵奉天之總庫邊門、不及千里、最爲便捷、然兩處一以保護朝鮮北境、一以屏蔽松花江上游伯都納腹地。

曹廷杰曰、海蘭泡居黃黑二河交匯之間、背北面南、黃河居左、黑河居右、擁二江之水利、爲東北之咽喉。黑河口爲江吉門戶、在三姓東北七百里、當水陸之衝、凡順黑龍江而下、逆混同江而上者、其地實扼其喉吭、若駐兵松花江

兩岸拉哈蘇蘇屯則門戶益固。蜜峯山在三姓東南六十里與甯琿成犄角之勢於三姓爲陸路之門以兵駐守有事南可扼双城海參崴之後路北可據伯利之上游通口在三姓東北一千四百餘里爲烏蘇里江上口西距蜜峯山一千五六百里東距伯利九十里以兵駐守與蜜峯山及拉哈蘇蘇成鼎足之勢由伯利東北二百七十俄里松花江南岸金山北岸爲銀山南北對峙內有溜傒外瞰江流亦松江關要

海參崴

曾廷杰曰海參崴南距北黃道約十九度有奇天時和暢口外數里海水不冰海口形如撮箕長約十里寬約六十

里出口處寬四里。口外數里有大島名元島長七十餘里寬二三十里天然形勝八風不忌後山西二里山凹爲陸路咽喉。蝦蟆塘在海參崴西北俄里五十九爲綏芬河入海門戶扼海參崴陸路咽喉綏芬河之東兩山對峙有事亦必爭之險。海參崴西南由海道距彥楚河三百餘里距琿春四百餘里摩瀾崴在彥楚河口其南數里有二石山生海口水中平列如門與長江東西梁山相似商船由之出入。双城子正北距紅土岩二百九十里東南距海參崴俄里九十六里正西距三岔口華里一百四十里由三岔口向西偏北行四百八里至甯古塔双城子以東西二城得名。海參崴之後路。紅土岩在興凱湖西自紅土岩至双城子第三站站東五六里馬得克屯南通双城子海參崴彥楚河東通阿勒幹夾皮河蘇城溝寶爲興凱湖以南陸路咽喉據險扼要以備不虞趙老背紅土岩南四十三里扼伯利以南陸路之要推依河在庫葉島適中之地居伯利廟爾水路之衝。

吉林大道

脫鋪加曰吉林在滿洲之中大道四通其要路有三。一自吉林南出經奉天府新民廳錦州府及山海關至燕京又有奉天府分歧經遼陽至營口南下達旅順又有山路自遼陽通鳳凰城吉林奉天之間有二間道一可以至法庫門一可以至呼蘭諸道爲連結中國與朝鮮一帶之路二

自吉林省東向亦有數路經額莫赫索羅站及甯古塔達烏蘇里河濱雅者其一經三姓城達興凱湖畔白稜河口者其二依松花江達黑龍江北岸水路者其三。自吉林北出經齊齊哈爾自齊齊哈分歧一經墨爾城及愛琿至海蘭泡一經呼倫貝爾至奢託羅海大道平坦廣濶歧路則否。

蒙古

脫鋪加曰蒙古郭家屯南去古北口北去北岔東去喜峯口西去獨石口路各數百里爲要中形勝都會之區平原又頃蒙古砂地堅與鐵石等其途一自北京出長城經貢爾賚爾烏蘇而通恰克圖爲驛路大道一自燕京之北經

貢關烏達吳厄沁而通烏爾稽及恰克圖一自燕京經塘子口又由多倫諾爾烏里雅蘇台至烏爾稽及恰克圖一自燕京經多倫諾爾及克魯倫至克魯蘇台站一自燕京沿興安嶺脈西部經多倫諾爾至土爾扈特站六路當悉集於烏爾稽之地而後至恰克圖大軍可至烏爾稽入沙漠宜分爲小隊次第而進蒙古界中俄之間爭戰之一大障壁

新疆

滿洲七十一曰新疆爲古西域天山東西綿亘九千餘里爲南北兩路之分界其最大而著者烏魯木齊爲博克達山三峯孤峭插天薮曰哈喇沙爲莫勒土斯圍逾千里水

暢草肥伊犂烏什之交爲穆肅魯塔山其山皆水南北兩路之衝衝葉爾羌爲米勒台塔山冰玉皆作山尤險阻爲葉爾羌溫都斯坦往來必由之孔道哈密北界巴里坤南界闢展爲關外第一要衝巴里坤南界哈蜜北鄙喀爾喀西接烏魯木齊進可以攻退可以防爲南北兩路適中緊要之區烏魯木齊山川靈秀沃野千里草肥水甘足資耕牧人民輳輻中外要衝伊犂控制南北兩路新疆以伊犂爲總滙重地其河綿亘千餘里其最大者曰圖斯庫爾周六百里塔爾巴哈台地處岩疆土宇廣闊爲北部險要之區新疆屏翰之地當設提鎮大員領行營數十闢展雖極小回城而地當孔道東去哈密七百七十里爲南路要衝哈喇沙拉土宇寬廣著勒土斯山場迴環足資遊牧開都河水暢流足資灌溉要害之地布古爾蒲灘蘆蕩綿渺無際爲西入回地之咽喉其自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哈什噶爾沙雅等地來者雖由山徑荒灘亦必逕歸於布古葦湖之土橋過渡舍此別無路徑漢書所以稱土橋之險庫車古龜茲國幅幀寬廣地扼衝衢爲西入回疆之門戶烏什在庫車西千里諸峯環抱大河滎洄阿克蘇拜賽木里皆地當孔道葉爾羌土地平曠東接烏什西界八達克善南扼和闐北鄰喀什噶爾西南與外藩接壤爲西域籬藩和闐南行二十日爲西藏北距葉爾羌七百里西皆崇山峻嶺與外藩道路不通皆戈壁沮洳之場喀什噶爾者土地

膏腴爲西域極邊西北雪山障蔽外藩新疆之形勝豈淺鮮哉

西域圖志天山自葱嶺分支至喀什噶爾之北東行經烏什庫車哈喇闢展之北入鎮西至塔勒納沁皆曰天山鎮西哈密同在天山東陲南北相隔中爲庫舍圖嶺自鎮西西出通天山北路自哈密西出通天山南路西域之咽喉邊關之鎖鑰門戶所憑鎮西至伊犂三千里之間以烏魯木齊爲適中之地傍近祁連山環水帶最稱膏腴塔爾巴哈古爲古匈奴烏孫交壤土地肥腴金山以爲屏邏水以爲池伊犂形勢甲西域高山長沙表裏環抱準部以爲庭而自哈什迄裕勒都斯其門戶氣候和煖人民殷庶物產

饒裕西陲一大都會。空格斯地勢寬平氣候溫煖饒水草宜耕牧爲伊犂東南要地與哈什相脣齒其全境形勝山朝水東爲西域之冠自伊犂而西洪流奔逝萬川輸委層山疊坑稱兌域之奧區焉闢展北倚天山西倚金嶺爲回部東境之門戶哈喇沙北倚祁連南至計式當西域之中雄區獨擅自庫車西出爲阿克蘇居回部之中宰制區域。回部名城不一而喀什噶爾爲之冠西屏葱嶺東引長沙葉爾羌地近南山山縈水帶境尤寬廣邊徼之上腴足同功於內地漢代莎車王賢陵躐兼并雄視一時襟帶之間要以葉爾羌爲門戶西通布魯特八達克山則控扼綦嚴。烏什適中和闐通藏亦南路之要郡焉

邊防書曰新疆大局分南北兩路其形北短南長南路自吐魯番至喀什噶爾四千一百餘里防守之要當以喀什噶爾爲第一重門戶而吐魯番爲後路重鎮以其入南八城要道由吐魯番一路至阿克蘇外地局寬闊相距一千四百里爲葉爾羌阿克蘇之北站近伊犂葉爾羌之東南遥接和闐兩地南疆中路當事者宜爲扼要之圖。北路自烏魯木齊至伊犂一千三百餘里伊犂居天山之北塔爾巴哈台之西南迤西八百里即阿里碼圖則守禦尤急伊犂之東當以古城爲緩敵自布倫托南下直搗古城則伊犂烏魯木齊均隔絕在西呼應不靈全局皆震加意古城東可固科布多之邊界西亦可固塔爾巴台之東境一舉而三善備焉。

中道全書卷九

地理門五 南形勝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雲南

王思訓曰雲南形勝左繞金沙右界瀾滄重關複嶺鳥道羊腸而雲南一府山盤水曲較諸郡平衍實足以控馭兩迤東以曲靖爲門戶西以楚雄爲屏翰澂江衛其南武定障其北大理居迤西之中與雲南相策應元臨開化接壤交趾永順外臨緬甸鶴永近連吐番此數郡者實資鎖鑰而雲南大理永昌尤號沃野又曰曲靖廣西全省之咽喉楚雄姚江武定西北之輔車蒙自元江鎭普西南之藩籬澂江臨安正南之屏蔽廣南開化東北之保障昭通東川

北界之鎖鑰。

顧祖禹曰雲南山川形勝東以曲靖爲關以霑益爲蔽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西以永昌爲關以麗川爲蔽北以鶴慶爲關以麗江爲蔽。昔人言雲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界老撾交趾諸夷以元江臨江爲鎖鑰西南界緬甸諸夷以騰越永昌順甯爲咽喉西北界吐番以麗江永甯北勝爲扼塞其疆域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甸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南至臨安之麗滄江北至俄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

劉彬曰疆域之形勢不同必各有扼塞險要以天下論則天下居其全一省居其偏以一省論則一省居其全一隅居其偏必周知各省之形勢而後可以論天下之形勢必周知各隅之形勢而後可以論一省之形勢故居中馭外乃統一之宏規而守扼拒險實控制之要略。滇南越在邊荒其視天下非有關中四塞之扼要也非有蠶叢劍閣之崎嶇也非有沃野千里之富饒也祇以山高箐密路遠林深諸夷竄穴而盤踞無事則闢草而耕疇非樂土有事則依山爲勢卽是鴻溝滇中形勢較他省獨異所以論滇中疆域亦當較他省各殊吾嘗浪遊兩迤流覽山川有以知其疆域之夷險輕重焉內而昆明爲省會之區巨浸則昆池浩淼危峯則太華峨峨沃野平鋪羣山四控堅城深池雄踞中央信哉南服一大都會焉外則平彝者滇之門戶

曲靖者遙應黔蜀近控猓夷樞紐之地也由武定以達建昌由霑益以至畢節皆通蜀之道也東川昭通雖已設流然地廣山深夷種正夥不可不有以防之尋甸是其隘也陸魁雖已甯靖然地甚寬山更險彼可以來我不可以往夷人剽悍以劫掠漢人爲生計自景東以及楚雄之尋甸與易門嵋峨新平臨安元江諸處沿邊千餘里在在皆其出沒之所雖臨安有鎭元江有協新嵋安甸景東皆有營易門塔隴界牌皆有汛然禦之最難備之宜謹不能保其不竊發也元江普洱孤懸夷境廣南接壤粤西距昆明九遠而中道聲援遼闊其係於滇也猶滇之繫於中國可以不有而不可不有也蒙自開化俱係通交之道而開化僻

東與光江廣南迤相聯絡地接彌金日南之界一鎮以彈壓之何可少也此迤東之大概也迤西則蒼山洱水據其上游大理者西連永順南接蒙景北帶鶴麗永北東敞楚姚爲昆明之應固滇西雄鎮以提標駐之宜也其跨於北者則麗江逹於中甸乃烏斯藏之衝前阻金沙後依鶴慶然其要在江而不在鶴也劍州亦中甸之別徑所以爲猓玀之防實以爲麗江之翼也雲龍羊腸一線在萬山中左望劍川右顧永平不但鹽井之利亦藩籬之助也其僻於東北者姚安永北連壤川南永北則獨居江外路通建昌逼近吐番尤偏而且要也其時於西南者永昌遠隔蘭津峻嶺崇山獨處極邊之末然地土肥饒城池堅壯內

而屏障九郡外而鎖鑰諸夷西南重鎮無以踰此騰越又距其西瀾江內阻八關羣列近控三宣遠篤六慰一府一州自相連接而緬甸車里孟璉耿馬之屬胥藉此有維繫之勢則又甚遠而最要之地也滇南居天下之西南隅自平彝至騰越縱延二千餘里皆三面環夷獨以東面臨天下而永騰亦三面環夷獨以東面臨滇滇爲中國之犄角永騰亦滇之犄角也至若順甯蒙爾之區似無煩於籌措然界在沿邊往者莽賊入寇剖孕婦爲卜得女則由順甯而入是可鑒也此迤西之大概也他若楚雄乃滇西之莊逵廣西亦苴蘭之羽翼其餘坦易每係安危滇之形勢在於此所以制滇者亦在於此而余更有進者從來有一定之形無一定之制時不同則制變有一定之制無一定之功人各異則功殊嘗考滇之先有錢能楊榮諸閹之縱肆則流毒蒼生幾開邊釁有賽典赤父子及張立道諸公之賢良則民受其福國賴以安他如鮮李之喪師辱國劉深之啟禍窮兵張繼孟笑談殲逆坐收不戰之功劉安世黷貨媚奸遂致諸夷之叛清介如楊涑鄭純張翕王阜梁毗之輩何民之不克化勇略如傅友德沐英藍玉蔣貴方政劉綎鄧子龍之徒何亂之不可戡無韋皋之招徠則南詔未必歸唐無太弟之專征則段氏奚能平定形勢又安足恃哉善治滇者亦惟在文武守令將弁慎擇其人當承平之日能潛消默化於未事之先而後形勢斯可藉以爲固

故得其人則眾志可以成城非其人則天塹投鞭可渡函谷丸泥可封自古皆然也天下皆然也況於滇中哉

點蒼山

方輿紀要曰點蒼山大理城西五里高六十里盤亘三百里介龍首龍尾兩關之間大理城西倚點蒼東臨洱海以爲固石門大理府北八十里當點蒼山之背遵洱河而上其山兩壁牆立有若門然石門南有上關城在府北七里一名龍首關當洱河之首亦曰河首關府南三十里有下關城一名龍尾關當洱河之下流亦曰河尾關皆控點蒼洱河之險爲拒守要地自來用師南北者無不由石門

瀾滄橋

林文忠公曰永昌之瀾滄江兩岸皆依山爲險路極彎曲其最爲險要者莫過於瀾滄江橋江橋一座爲往來咽喉要路回匪之燒橋啣匪之折橋皆謂此橋一斷官軍卽不能渡江以致匪類恃爲負嵎之固以兵一百劄瀾滄南岸之平坡距險憑高四面皆堪瞭望以之守禦折衝自當倍形得力方輿紀要云霽虹橋府北八十里江廣二十六丈其深莫測南北往來橋爲孔道守永昌者扼江爲險橋其重地。

八關七隘

輿地紀勝曰騰越八關一曰銅壁關設於布嶺在蠻哈山內南甸宣撫司地所以控制蠻哈海黑蠻暮之要隘一曰

萬仞關設於盞達山在弔橋後猛弄山嶺所以控制港得港勒迤西之要路一曰神獲關設於盞西後猛戛山所以控制茶山古勇威緬迤西等路一曰巨石關設於戶岡息馬山所以控制戶岡迤西要路此四關者明陳用賓設蠻哈守備以守之者一曰鐵壁關設於等練山所以控制蠻暮之水路一曰虎踞關設於邦杭山所以控制蠻棍遮鰲先隘猛蜜之要路一曰天馬關設於邦欠山所以控制猛㢧密猛曲之要路一曰漢龍關設於工回者也此四關者明陳用賓設隴把守以守之者乾隆五十三年後各關正副撫夷加邦中山杉木籠山壩厄三卡設有撫夷焉七隘一曰古勇隘隘口在胆札山其地自緬箐三十里至黃草壩箐口二十里至甸頭正龍寺二十里至田心街三十里至冷馬五里至胆札四面圍山對山名瑯琊山石峯峭壁洵稱隘口有三路通夷境至小茶山一日路外卽金沙江流入麗江者蠻暮戛鳩地亦可通一曰明光隘由固東汎至明光八十里其地兩旁夾江別有天地一曰滇灘隘自固東營八十里至忠孝寺再三十里至關其田壩甚寬已爲樂土一曰止那隘在盞西境有江流由古勇蠻旦江入止那繞盞西赴千崖之海壩江路通神獲萬仞兩關又通古勇之奔麻山亦一要路一曰馬面隘其地遠通雲龍五井近接十五喧爲鹽梟出沒之所一曰大塘隘路隔明光馬面之門通野夷其地南越大山西南繞古勇山北州城之

遠脈由大塘隘而來潞江龍川江俱從大塘隘流入中國七隘昔入永昌道由漁村天馬臨江木瓜寨石塘黃蓮河上心鋪至八灣其水分嶺卽古全勝關爲隘口之一今以盞西當之分水領在州東北而盞西在州之西介神獲萬仞兩關之間云。

騰越邊塞

黃楙材曰滇緬沿邊二千餘里以騰越一面爲衝途騰越入緬之路六以蠻允一路爲捷徑由蠻允分三路入緬路皆二百里下爲河邊路中爲石梯路上爲火炎山路下較近捷然上柴草方便約三四日至蠻暮入緬界又舟行一日至新街計大金沙江以東潞江以西江卡以南騰越以

北中原袤二千里重岡疊巘悉野人山寨又印度東境之亞山路可通孟養達騰越徼外英人輪船上駛於新街公使案駐於瓦城歷囲攸關規復關隘招撫野番南甸都司移駐蠻允其野人山二百餘里添設塘汛以資保護海珀江自千崖而下地勢平衍水寬數十百丈合會大金沙江疏濬灘淺可通舟楫元代征緬亦以舟師制勝蓋順流而下有建瓴之勢。

貴州

貴州志曰貴州自貴陽而上若安順若威甯若興義為府者三自貴陽而下若平越若都勻若鎮遠若思州若石阡若思南若銅仁若黎平為府者八所轄州屬十有二縣屬

二十有六袤然與十五國同封而並治遂為西南一都會焉於稽其地銅巖濮溪阻其東赤磑蟒山控其西盤江關嶺扼其南西望烏江限其北懸車東馬碎蹀穿蹄一以為太行一以為孟門行道之難稱天險矣然險可用不可恃可用者一夫守之千人自廢也不可恃者廪無隔夕之儲帑無宿貯之金也幅員非不廖廓要皆割截補湊而後成祟岡沓峰蟠互而爭雄卉服椎髻偏處而肆暴非無水也舟楫魚鹽之利不聞非無土也金錫絲枲之饒不興延袤雖千有餘里實不及中州一大縣然而地有所必爭昔人欲棄之而不可則以其肘腋咽喉乎四省議者欲東割沅靖西割思田北割遵義以益之究亦同於畫餅比者裁衛併府又取偏鎮二衛歸於黔事權一而統制專大抵籌黔者富養之事難於武備列其疆域綜其形勢備籌邊守土君子講求焉。

湖南

左斌曰湖南東控安仁南連嶺嶠西通黔蜀北逾洞庭東西相距一千二百四十里南北相距一千二百五十里以長沙為都會順巴邱下流則鹽荊鄂之腦矣穿辰溪旁出則扼川貴之要矣上遡寶靖則桂林之聲援絕矣側擊桂陽則東粵之肘腋掣矣鄰百粵者永阻介蠻落時或稀矣江華永明道州尤密邇富賀猺蠻而道州之高橋午田界排可防守之地三永明之祖山岡龍虎關冰水鋪枇杷桃

川可防之地五江華之嶺東錦田所沂村營太平寨高村開塘歐陽山白芒營香山可防守之地九其間相距遠者百餘里近者數十里平時當以重兵聯絡永州者湖南之頭頸永州失冦必乘勢下衡而省治震卽永州不失冦既入零陵攻之則左竄邵陽右突郴桂而省治亦震故永州不可失並不可受冦三州之要害得而零陵安零陵安則寶衡郴桂無肘腋之患而上流治論者謂永州要道尤在全州桂林有警必以重兵出駐全州阻截咽喉分守東安南黃土井西南柳林井西路白沙道州扼度嶺之間道然後屯兵永城以為後援永州禁粵樞紐而全州又永州屏蔽辰為常之保障漢馬援破五溪蠻進營壺頭地屬常辰

接境辰州西南一帶楚黔蜀萬山之交辰之地重山複嶺諸蠻叛服靡常麻陽蠻爾鎮筸銅平週迴數百里視諸洞爲阻絕辰龍關在沅陵縣北三十里其西爲亂石關又西爲馬鞍關峩峯揷天仄徑如線在我爲要在敵爲害鎮筸一處兵威彈壓其地上接銅仁下抵瀘溪地廣五百餘里險隘四十餘處兵防辰龍關苗不敢窺桃源而秦取楚黔中之故道塞矣兵防鎮筸苗不敢蹂麻陽而沅州之全境靜矣總而計之湖南宜守防西南境而東北次之西以辰爲要沅次之南以永爲要郴次之乾州鳳凰永綏附辰郎辰之牆壁晃州附沅郎沅之咽喉衡處其上而永爲之蔽岳處其下而常爲之援割據者以二郡爲隘阨若夫永順

界鄰牂柯靖州道極夜郎冦塞森羅綏之則帖耳聽命虐之則出入刼攻

郴州

黃仲騏曰兩粵之門戶郴當其衝湖南之籬藩郴據其險郴之爲州在五嶺以北山高水駛關隘林立崇巒可控險間道可出奇設伏可爲攻逸可待勞主可制客此其大勢而其最要者南路則莫如摺嶺五里衡楓樹坰東路則莫如黃草坪水阻灘東江西路則與郡相接壤之黑石口昭里渡藍王橋及賊由郴水而下也東路則莫如桃花廟黑石嶺西路則莫如牛角井石壁塘知地利者其於邊境隘塞孰爲通行孰爲蹊徑孰　宜屯堠然後擇奕鬭敢死之士扼要而守之萬夫不能前爲先事之謀者莫若以郴爲重鎭。

陳起書曰五嶺橫絕南北郴五嶺之騎田也州南三十六里嶺高二十九里周迴三百八十一里絕頂一望郴桂皆在目中其支曰摺嶺爲楚粵之隔。騎田南北羊徬摺嶺自臨踞其峽宜章當嶺南之衝郴所以救宜險要在摺嶺自臨武入郴爲高堂山西有小徑黃毛是也東爲摺嶺起五盡山其東之小徑則大隈焉明由摺嶺救宜彼必盡力以禦陰由黃毛大隈以出其背則無不勝。且夫中原險要在水與在路所會歸之處邊鄙險要在山實在兩山斷而復連之處山龍也斷處峽也山防之法在斷龍治盜善禦外侮

亦無不善禦猺尤善。猺善行山其伍散而不聚我聚而攻其一道則徑小難容衆散而攻其數處則彼盡力以圍我一道我仰攻則彼乘高以禦我登峯則彼圍其下擊東西奔擊西東奔擊首尾則上下四旁奔而我不能追。斷其龍則彼無奔路節節斷節節攻如破竹然節破則竹自解險要大路大峽也間道小路小峽也摺嶺大峽也黃毛大隈小峽也陰平峽也散關峽也武關峽也凡出奇之路無不出於峽者看水知峽則鄉導出奇可以意會焉。

寶慶

鄒叔績曰寶慶腹心重地山脈自南幹金紫山在城步縣西分東西兩幹。西幹自金紫山結城步崇包山龍鬚岩茅

坪坳、蕭家山綏甯凉山界、歷望雲冷溪拖風坡、接安化。東幹自金紫山入新甯結八十里山、河北大嶺、入武岡結四尖山發郡脈入邵陽結四望山、檀江出焉、大茅坪爲衡嶽龍山分脈處、向北折西結龍山、盤亘百里、高幷衡嶽、邵漣二水出焉北入安化。楓門嶺踞城步上游、與武岡綏甯交界、形勢天險西爲雲貴咽喉東爲寶慶肩背、第一要地、黃茅鴨婆爲楓門之下脈、蓮花山與楓門相輔車、防守尤急、守蓮花、當防鑼鼓坡雲霧嶺之間道、橫嶺居綏甯城步之界、南接廣西義甯、中高四下、雄踞城綏九肯、其地有龍開口者、尤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五肯之險要、首推莫宜、然仍以橫嶺爲根柢、而長安營實踞橫嶺之堂奧。八十

里山、爲滇黔趨粤之間道、烏道羊腸、可以設伏、楚南巨防。四望山、橫亘武岡東安祁陽之界者數十里、峯巒傑出、登之可望四州縣、地深險、最易藏奸、自四望山東、爲東安之花橋市、居四望雲霞二山之峽、爲邵陽祁陽東安之通途。郡北茱萸灘爲小灘之北戶、自茱萸灘循資江而上六七十里、至銅柱灘、中有灘瀨數十、兩山夾峙、蹊徑曲折、水行固難、陸行亦匪易、蘇溪關爲新化西北、通安化之道、水陸交衝。總之寶慶爲湖南西偏屏蔽、武岡邵陽有四望高霞黃帝諸山、以界衡永、新甯有八十里山、江頭嶺、城步有金子山、湖南界、以界桂林、郡西有洞頭、蓮花、楓木、凉山界、龍口坳、牛家店、老牛坡、紙錢、筍芽、諸山以界辰沅靖、形勝之關係大矣哉。

岳州

形勝紀要曰、岳陽之地、三面阻水、一面當山、陸戰則雙路、七里、花板、雲溪、鳳凰、金鷄、新塘、冷水、相犄角、水戰則熊湘、鹿角、城陵、舵桿、青草、白塔、鼓樓、銅盤、爲羽翼。岳陽形勢、莫要於蘆席口、下達武昌、西通長沙常德諸郡、據扼蘆席口、則岳陽糧稍、可以立絕、荆江口、郡西北十五里、湖南之水、皆滙於洞庭、由荆江口、以會大江、爲湖湘之門戶、豈惟岳州之險要。而白螺磯、道人磯、對岸峽峙、僅隔一里、尤爲至要。金口一束、地屬鄂省、實湘省之關鍵。論湖南之形勝者、陸莫要於郴永、水莫要於岳陽。

五嶺

方輿紀要曰、五嶺一曰越城嶺、又名臨源、在廣西興安縣西南十七里、立關其上、曰嚴關、關南二十里、爲古秦城關、湘粤咽喉、兩山壁立、中爲通道。二曰騎田嶺、又名腊嶺、又名黃岑、又曰黃箱。三曰都龐嶺、又名揭陽、又名永明、在永明縣北五十里、東北連掩山、西南連荆峽、鎮高險殊絕。四曰甿渚嶺、又名白芒、又名桂嶺、又名臨賀、在江華縣西。五曰大庾嶺、在江西南安府西南二十五里、磅礴高聳、上有橫浦關、兩山對峙、螺轉而上、周迴九磴、至頂而下七里、始平。五嶺橫絕南北、不啻千里、土風逈別、寒煖頓殊。

江西

形勝紀要曰江西以贛水爲經流以彭蠡爲總匯源二分於章貢流一合於贛縣出荷湖館而會袁州趨象牙潭而抱蜀江奔騰直前不可以遏洎抵會垣洲渚廣出尾閭一東帆檣林立旅人駢臻洵雄圖也少折東北支渠四達連絡交錯注彭蠡湖其歸宿也贛水之左南則綴以血木嶺汝水出焉經南撫建三郡會寶唐宜黃諸水東北注於彭蠡昌江樂安江自徽入饒瀠洄演漾分流抵鄱鄱湖總其勢西注彭蠡贛水之右表以黃龍幕阜二山修水下瀉越二郡境會上潦博陽諸水東注彭蠡彭蠡一區羣流朝宗汪洋浩淼自古稱巨浸焉匡廬西來隄防汜濫迤邐北走扼湖口東其委輸入於大江如咽喉然一氣貫注旁無越

逸天險之雄扃以加諸此全省之門戶也大江雖北偏一隅自楚之皖逾境不過一郡然七省通衢尤扼要津南至梅嶺東至銅塘西至黃岡沿界設隘堵禦綦重是故綜觀夫四境三面阻山一面阻水虔南據上游則高屋建瓴之勢也潯陽據下游則北門管鑰之司也廣建左輔則關鍵七閩也袁吉右犄則樞紐三湘也饒扼皖浙之衝屏翰於外撫瑞臨開曠衍之形聯貫其中王公設險全勝可紀豈虛語哉

浙江

顧祖禹曰浙江之地崇山巨浸包絡四維而臨安實爲都會左峙重山右達大澤水陸輳集居然形勝嘉興則接壤蘇松運道之咽喉也然而湖州一隅北過震澤則迫毘陵走陽羨可以震建康西出安吉則通廣德指東壩亦可以問金陵用嘉興不如用湖州之爲便利溫州海澳可以捷渡福甯處州山藪可以疾走建安然而衢州之壤自江山以趨仙霞則全閩之要害舉自常山以趨廣信則鄱陽之屏蔽傾自開化而走婺源則宣歙之籓籬壞以一郡之地而動三路之權未可謂三衢之要害後於吳興也若夫嚴州密邇臨安西連歙郡爲控馭之地而甯紹台諸州皆濱於海淼風帆一舉上可以問江淮下可以問閩粵浙江之形勝豈淺鮮哉

海防新論曰浙江之源始於黟縣林歷山合溪壑至錢塘

江龕子門爲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爲第二門戶羊山許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爲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龕子門可守龕子可守然後省城無虞然欲求省城無慮當守附海之三關羊許去乍浦大遠許山嶼門淺狹惟山直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乍浦海中有山至下八山爲極遠寇來必於下八山之盡陳錢壁下取水候風流犯犯則龕子門之險與下八山之哨首尾相應尤爲緊要嘗聞海甯父老言邑中南有赭山實爲江門東

有黃灣尢通海港、兩端相距百四十里、而中無城守、島夷屢犯者、趨龜鰭、據石墩、若有岩城、扼其險要、使無駐足之地、東不得以過袁化而至峽石、南不得以犯省會而浮錢塘、

仙霞

方輿紀要曰、仙霞嶺路、自江山縣十五里清湖鎮、舍舟登陸、七里至馬頭、又二十七里至蘇嶺、地勢益高、尙平坦易涉、至窰嶺、峯勢突起、行近仙霞關、高峯插天、旁臨絕澗、隘處僅容一馬、至關嶺益峻、凌虛駕閣、躋徑回曲、又南爲茶嶺、松篁相接、又里許搗姑嶺、又南曰大竿嶺、突出高峙、其閒坡陀曠衍、二十里小竿嶺益雄峻、延袤十餘里、北麓童然無林巒、再南爲浙閩交界之楓嶺、曲澗長松、夾道相屬、險窄處伐木爲欄、以便行者、又南十五里、曰黎嶺、危巖仄徑、又南二十里曰魚梁嶺、不甚高、六大嶺之險、止在七十餘里之中、皆可以仙霞目之。

舟山

方輿紀要曰、舟山周圍一百七十里、自西北至東南、長六十里半、最濶處約三十里、定海港潮性甚疾、並多隱石、頗不易入、左普陀、右册子、北澳蘭秀峙、左長白峙、右長塗岱山諸島森立、蘭秀東南海底泥質、可拋錨避西北恒風、舟山南大嶼馬秦盤嶼諸山、蔽於內、白龍摘箬螺頭諸山、障於外。

江南

曾文正曰、江省跨江淮南北、當長江委流、江甯虎踞龍蟠、控制長江、金陵外如九洑洲、七里洲、中關、下關、雨花臺、紫金山、秣陵關、江東橋、上方橋、皆爲要地、近城者曰中和橋、雙橋門、七甕橋、稍遠者曰方山、土方、上方門、高橋門、方山以南則爲秣陵關、以至博望鎮、亦金陵之外輔、烏江鎮斜對九洑洲、爲犄角之勢、九洑洲之上面、又有大勝關、橫距三十里外、尙有秣陵一關、環水巍峙、金陵之雄鎮、亦大勝關之右輔。鎮江水陸交會、形勢便利、於甯垣爲關鍵之區、於江陰亦建瓴之勢。蘇常有京口、猶洛陽之有孟津、東南有事、必以京口爲襟要、東南梁山、古稱天險、爲金陵門戶、

粵匪踞金陵、以安慶廬州爲犄角、以太平蕪湖爲屏障、以東西梁山爲鎖鑰、尤以金柱關之城爲關鍵、太平府屬莫要於蕪湖一城、莫重於金柱關一隘、蕪湖之南、有固城南漪丹陽石血諸湖、上則通於甯國之水陽江、清弋江、西則止於東壩、東壩爲江皖浙三省關鍵、掘東壩而放之、則可經太湖歷蘇州、以達於婁江。徐州錯列三省、北走齊魯、西通梁宋、三面被山、獨西平川數百里、南北之咽喉、古今之要害。

崇寶沙

經世緒言曰、吳淞一口、爲江浙之門戶、外有口門二、曰長江南口、長江北口、由銅沙而北、經崇寶沙、吳木峯而進者、

為長江之路由北西南過木房灘干沙而往者為杭州海所經之地由銅沙而西南直抵談家濱江東沙而來者為黃浦之門口以崇明為屏蔽以銅沙為保障談家濱砲臺扼南北兩路之要然海面廣闊縱橫二十餘里有長鞭莫及之虞江東沙地在吳淞口外孤峙海中直對長江門戶俯視銅沙諸腳與談家濱成犄角之勢籌防吳淞口者築江東沙衣周塘吳淞口三礮臺與談家濱鼎足並峙以扼銅沙尾入口之路以杜敵船直逼長江之漸且與長江口門互相牽連援引其勢方雄其備始周然長江亦不可不築砲臺一宜築在吳木峯一宜築在崇寶沙吳木峯距談家濱三里許同在海塘之上直對外海所以吳木峯之水

勢最為急湍較他處為險崇寶沙在銅沙石之後與吳木峯相對其形尤為險固直伺敵人之背若吳木峯崇寶沙兩地均有礮臺使左右受敵然後夾攻則必曳尾而遁

南滙九團

鄒氏垣籓曰大江口廣幾二百里崇明居中扼塞分為南北二水道崇明與通州之蓼角嘴為北水道皆平淺沙灘深處纔十餘尺西自崇明之東南嘴東至海中之佘山又東南自佘山東北至蓼角其間沙亘相屬殆無隙地以阻北水之口故惟帆船可行而火輪巨艦從無過其地者崇明與南滙之九團間為南水道南水道中又涌新沙自西北至東南亘百餘里與崇明為平行勢亦名東沙東沙上

又出二小島於是東沙又分南水道為南北二水道南水道之北道口雖稍深而口門當佘山之南迤邐皆淺沙長江之口雖一望無涯而能行火輪巨艦者僅南水道中之南道耳口內兩旁仍多淺亘僅中通一道廣三四里入口者須西北過吳淞江口至崇寶沙始出東沙險東沙之內又狼福兩山間之沙淺尤為難行江流至江陰靖江間而極狹江面不過三里過此而東江面廣三十里水勢因而散緩多停沙為淺灘潛伏水綫之下東南自南岸之白茆司西北至北岸之假山角相距百里為狼山渡由東南岸亂流而至西北岸左右沙綫密布惟中泓一水可通輪船廣處不過五里狹處僅一里許長江蜿蜒而上一束於江

陰再東於鎮江最據江山形勝明險則在鎮江江陰隱險實在白茅狼山渡與東沙耳竊謂江防大勢當於南滙之九團置堅礮為第一重門戶次則扼寶山城與崇寶沙為第二重門戶次則扼狼山渡為第三重門戶

小角山

形勝紀要曰江陰要害在東山東山曰黃山西山曰小角山自小角山頂斜伸西北下臨江滸其山腰次頂演武廳山岡蜿蜒一里中起小頂數處建設礮臺可以旋擊上下游最為扼要之處鵝鼻嘴山向西北斜伸入江山岡頗長中起數頂江流環繞亦為至要君山西顧江陰縣城西北遏江陰港口東北與鵝鼻嘴山相犄角東南小角山亦稱

次要十圩港與小角山斜對，天興港東岸與黃山相對，南北互爲犄角。

圌山關

廖連城曰圌山矻立江濱，與北岸周家橋相對。江中有順江洲，爲兩岸分界。周家橋南至順江洲，江面止六七里；順江洲南至新洲，夾江面止七八里；新洲夾南至圌山關，江面十四五里。當江流自東而西而北，轉屈之間，層峯峭壁，俯瞰濁流，若屯設重兵，水陸協守，賊必不敢越此而西，實京口之咽喉，留都之門戶。

形勝紀要曰圌山關乃鎮江門戶，江陰以上此爲最要。舊設礮臺逼近五峯山西岸磯頭，面江背山，形如釜底，最爲兵家忌地。圌山要隘，以龜山頭東西絡驛兩頂最爲扼要。建築礮臺可以迎擊下游西上之船，並絕太平洲夾江偷渡之路。

三江營

形勝紀要曰三江營在圌山關東北，長江北岸可迎擊太平洲東岸轉而上駛之船，最爲扼要。循江而入，可搗揚州，若由霍家橋折而西南，至沙頭鎮，已繞出圌山關之險，而拊我都天廟之背，設更循江趨瓜州，則圌山、象山、焦山諸礮臺有如虛設。故三江營一口，實爲北岸門道，於南岸利害關係頗重。且此口至沙頭鎮，水深數丈，水面亦闊，淺水兵輪可以駛入。

焦山

形勝紀要曰焦山屹峙中流，並爲扼要，與南岸象山、北岸都天廟相爲鼎足，可以迎擊丹徒口上駛之船。焦山控扼中權，最稱便利，惟孤峙江心，屯兵不能過多，守亦較難。象山則後踞甚寬，屯兵儲餉，轉運子藥，均視焦山爲便，守亦較易。天塹之雄，甚稱京口，形勝有由然矣。

青山營

形勝紀要曰青山營嘴在六合縣東南，大河口迤東里許，自六合之方山、雙乳山屈曲東南，趨至大江口，東盡於江濱，遂成低阜，曰青山，爲金陵外戶。且足上固六合、江浦之防，即以屏蔽省垣。北岸實鎮江以上江北山水縈會之所。

烏龍山

形勝紀要曰烏龍山在江甯城東北三十餘里，逼近省垣，爲金陵內戶，折而東[illegible]雄峙棲霞之下，乃石埠橋，西上爲草鞋夾，東口與大江合流處，江面甚狹，扼之於此，而夾內燕子磯諸險乃不孤。至北岸沙洲圩沙鬆易圮，可設地阱、礮與南岸犄角。

江防

馬徵麟曰大江之源，實出於吐番之犂石山，歷一萬里而入海。江防門戶，舊稱蓼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爲第一重；狼山、福山相對，爲第二重，然皆江面遼闊，堙塞爲難，不如南匯與崇寶沙之險。江陰之蝦蟇山、鵝鼻嘴一帶，實爲第

一關鍵。南岸大山石灣與北岸劉閘沙相距三里許。磯堤兩兩相屬。此易所稱地險。大塊資我守禦者也。泝洄而上則圌山爲鎮江門戶。屹立兩岸。江中順江洲亘數十里。北岸三江營互相犄角。順江洲南有新家夾。舟行其間。東折而南。層峯峭壁。重重險隘。此所謂表裏山河者也。京口邗溝。互通南北。東南漕運之所經。鹽課之所出。咫尺之地。半壁咽喉。顧不重歟。又上則划子口。其南岸對出者。爲石埠橋。前扼長江。後控滁口。烏龍山與沙洲圩。磯堤對出。爲金陵之門戶。古稱宣化鎮。南岸對靖安鎮。最爲衝要。當即此矣。又上則牛渚、采石。中權之津要。東西梁山。安徽之屏翰。馬當、小孤、彭浪、湖口、九江。豫章之喉吭。田家鎮、西塞山。全

楚之鎖鑰。陽邏堡、沙武口。荊揚豫三州之關塞。岳州爲楚南門闥。而全楚之腰膂。螺山、鴨闌、楊林、臨湘、白螺、道人諸磯。兩兩相對。又荊州之扃鐍也。又上則胥箕窪爲沮漳之口。虎渡、荊河據鄂郢之勝。握全楚之樞。上流有要矣。岳州一鎮。勢若高屋建瓴。水瓜州一鎮。形若九泥封函關。姑熟山川阻險。扼要江津。居中馭駛。江陰守。瓜州固。則淮海有蔽。九江固。則利盡南海。漢陽固。則荊襄高枕。岳州固。則湘滇安堵。長江天塹。限南北而扼東西。長江之防專防長江云乎哉華湛恩扼要隙曰。江防形勢。自峽以西。可以無論。其下流大勢。有二扼。有三要。有十四隙。二扼者。自鎮江至池陽。自池陽至荊南也。三要者。江自湖口以來。小孤、蓮花、白沙諸山。股數不一。直至黃磯與南岸雁汊相對。爲一要。過此爲烏沙夾、梅梗、銅陵、紫沙、丁家二洲。支派復分。至獲港爲南岸之板子磯。與北岸泥汊斜對。爲二要。過此爲蘆席夾、叫花渡。支派復分。至蕪湖南岸之清風樓。與北岸梟磯相對爲三要。十四隙者。東流而下。南岸香口接建德、堯城渡。與彭澤相通。則爲一隙。一自黃盆河口至殷家匯。爲二隙。一自大通河口至青陽吳口鋪。爲三隙。一自獲港至青陽繁昌。爲四隙。一自魯港而下。至方渡、石貫渡。爲五隙。一自蕪湖口而至涇縣旌德。爲六隙。一自姑熟溪、采石口。接於宣城黃地。爲七隙。一自北岸雁汊。有安慶山口鎮。直通宿望漳發諸湖。爲八隙。一自縱陽湖口。直接羅刹、廬江諸處。爲

九隙。一自湯家港出谷港。爲十隙。一自仄河抵廬江。爲十一隙。一自泥港抵無爲。爲十二隙。一自需溪口乃巢湖出江大路。爲十三隙。一自梁河口與南岸和尚港呼吸相通爲十四隙。

羅山先生曰。黃河北條之水也。秦晉燕趙之險憑之。大江南條之水也。巴蜀荊襄徐揚之險憑之。黃河渾濁。操舟維艱。長江數千里。一帆可以上下。其要害有四。一曰荊州。蜀江初出峽之水也。荊州不守。則西可以窺蜀。南可以襲常澧。一曰岳州。沅湘洞庭之水由之以匯大江者也。岳州不守。可因之以犯長沙。窺衡嶷而遁嶺外之寇。一曰武昌。江漢之所由合者也。荊岳諸州倚之爲鎖鑰。而溯漢水而上、

卽能犯湖北之襄鄖陝西之漢中度南棧可以爭劍閣踰
北棧可以據陳倉秦蜀奥區悉爲震動。一曰九江大江東
流彭蠡入之南昌之門戶也西踰湖南東犯閩浙在在可
通。此皆自古用武之國智謀之士所必爭焉者也。至於皖
城江表重鎭爲都金陵所必重而非長江險要之地。建業
龍盤虎踞古稱天險而地居下流勢尤不足以控西北荆
鄂潯非其所有遂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六朝偏安江左
其安危恆係於荆襄。

姜宸英曰長江固天下之至險而有國者之所恃以爲守
孫吳東晉五代及後唐南宋時則以金陵爲居重以上流
爲控扼以全蜀爲根柢自京口而至秣陵爲長江之險自

武昌而至江陵爲荆湖之險守長江者以兩淮守荆湖者
以襄漢南宋李綱論守備之宜請於淮東西及荆襄置三
大帥屯重兵以臨之遣偏裨進守支郡上連下接自爲防
守南唐罷瀕淮扼淺之戍周師得以深入楊行密與朱溫
亟戰於淮上溫不敢渡江而楊氏遂以淮南一隅與中原
抗此則江淮相爲脣齒之效也。晉羊祜據襄陽險要開建
五城給吳人罷守石城杜預得以收江陵之捷陶侃取襄
陽命桓宣守之而越人不得越漢沔以取荆湖此則襄陽
與荆湖相爲脣齒之效也而根柢尤在於蜀不得蜀則長
江之險與敵共之晉之滅吳隋之平陳元之蹙宋皆先取
蜀而後舉兵隨之故巴蜀固而後襄漢得爲荆湖之藩蔽

荆湖固而後兩淮得爲金陵之門戶

姚文棟曰大江七千餘里稱爲天塹之險然江在唐時直
至揚子江橋今橋距江二十餘里瓜洲向在江中今惟兩
岸瀕江靖江係馬馱沙孤懸江中今北岸漲成平陸與如
泰毗連論南北之形勢則今不如昔論門戶之形勢則今
勝於昔何則南北之形勢利於寬在昔長江險闊不能飛
渡惟京口采石爲渡濟要地而采石比京口爲尤狹有事
東南者多自橫江濟采石形勢莫尙焉今則橫江采石宜
徵京口寬六七里掛帆徑達隨處可渡勢將防不勝防門
戶之形勢利於狹舊時狼山福山隔江相對瀕江置戍恃
爲門戶之險然昔時面江濶八十丈風帆倏忽欲卻敵於

江中誠未易言今北岸沙腳日就墊高淺處多見地面且
自狼山渡至假山角一段沙趾變遷不常爲揚子江第一
險地非熟水道未敢冒進控馭之方於是焉在。他若君山
圌山屹立江表寬三里許地有常險者至於太平洲北西
攝焦山象山之間急湍深洪爲洋艘針路所必由尤爲中
權之所要。而輪船自狼福入口上溯重慶沿江五千餘里
險與敵共論扼守之要不重南北而重東西。曾文正經畫
長江水師鱗次櫛比節節操防專建提督以一事權復分
隸沿江督撫以資聯絡江防要領巳極周密四川有警則
扼守夔巫湖北有警則扼守武昌湖南有警則扼守洞庭江西有警則扼守湖口海洋有警則扼守
崇明福山及江陰圌山等處無論小醜不足慮卽強敵亦

不足憂所憂者承平日久而軍政寖弛賴有實心任事之大臣力加振刷以持其後耳。

中道全書卷十

地理門 嶺海形勝

緬甸　　　　邵[illegible]龍山輯

緬甸志曰緬甸之形勢以阿拉岡及孟加腊灣尼格來地角爲最高阿拉岡包裹西南東爲潞江商由馬山在西南當江之東撒倫江之西高三千一百九十四邁當直趨麻喇甲全省境支幹紛歧水以潞江爲最大發源緬甸西藏交界山中行三千餘里南入大洋。騰越境內之水其大者一曰雲龍江一曰龍川江龍川江入江之口爲蠻暮南境流經木邦孟密稱爲邦莫江當水陸之衝。雲龍江入江之口爲蠻莫北境流經緬甸之南牙山麓當蠻莫南甸之交。

潞江最要之區在土石坑灣曲甚多兩旁皆崇山峻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論者謂自緬京阿瓦而上必得瑞姑新街爲潁江要地北據大小葫蘆峽之險故不得瑞姑則新街難保不得新街則騰越難守蠻莫新街踞怒江之上游東至騰越西徼僅二百里豈非防守之要鎭也哉。

師範曰騰入緬路騰越爲入緬必由之路亦爲西南各土司境總匯之區由騰越州城南六十里爲南甸土司由南甸左行六十里爲龍抱樹五十里爲杉木籠山山之險者也三十里爲蠻隴三十里爲隴川土司四十里爲邦中山又一百里爲孟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由南甸右行九十里至黃陵關五十里至千崖土司八十里至盞達土司三

十里、至太平街、三十里至銅壁關、凡三百五十里、自隴川八十里、至臘撒土司、戶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臘撒至鐵壁關八十里、由鐵壁而左、九十里至虎踞關一百十里至天馬關。漢龍一關、在孟密土司境內、亦騰越八關之一。至於臨夷之路則有五、一自騰北道、四程至茶山界。一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千崖、四程至盞達蠻哈山、十程由蠻暮至孟密、二十七程至緬甸、三千有奇至南海。一自騰南、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隴川西南、又十程至孟密、轉達緬甸、自隴川東道、又十程至木邦、轉達景綫。一自騰東南道、二程至清窩、二程至芒市、轉達鎭康、皆撫剿所必由、惟茶山而西、峭壁不

可梯繩弱水難於舟筏至阿瓦之道、出銅壁鐵壁虎踞三關、皆可乘船赴緬、惟孟卯出天馬關、陸路多於水道、自天馬關五十里而小濫、八十里而孟卡、八十五里而孟老、四十里而孟勒、百里而孟密、百三十里、而尼孤、凡五百九十里、然後下船、兩日抵和瓦、又三百里至阿瓦、計天馬關至阿瓦、水陸兼行、九百里耳。傳經略由萬仞關四十里、歷孟弄、孟拱而至孟養、四百二十里、因瘴盛回師、而駐營老官屯、其地則出鐵壁關、五十里而至孟卡、六十里而至洗帕河、歷孟允孟映而至新街、南行爲老官屯、臨厄勒瓦拉江。

安南

姚文棟曰、安南之地一大連山二大平地二大平地者其一爲富良江及其支河灌漑、其一爲瀾滄江、伯伊谷柴棍邊和諸河之灌漑、二平地之間則所謂連山、其基發於雲南及圖伯特、界劃江河與瀾滄江之中間、其支脈如支堡者甚多、皆至海而止、其本線脈則経於星爵格岬陽里阿山。至瀾滄江之西方、亦有大連山、發基於圖伯特之深山、劃界南緬羅兒阿二河灌漑地與瀾滄江之中間、其脈經拔坦至河仙至昭篤而止。

徐延旭曰、越南中圻瀕海沿山形勢狹隘。大橫山起自北圻、貫中圻全境、而入南圻、與大海相接、萬山叢叠、延亘數千里、中圻形勢以橫山爲綱維、山陽爲南圻、山陰爲北圻、山東而爲國都、西南爲暹羅高蠻。諸水皆發源於橫山東

流入海、最著者曰雙馬、曰雙匯、曰雙江、與廣南之漢瑯河、而沿海港濱之深闊者、皆在廣南之南、惟漢瑯河四面環山、泊船最便、距富春百六十里、水陸皆通、爲越都南面門戶。廣德居適中之地、建都之所、城名富春、地稱順化。河內爲北圻總匯、水陸要衝。廣平省在山脊、關曰廣平、山北七百九十一級、山南七百七十三級、爲南北之咽喉、稱天險焉。

魏默深曰、安南與滇粵接界。由廣西至其國道有三、從憑祥州入、則經文淵、脫朗、諒山、溫門關、保祿縣、凡七日至安越縣之市橋江。由思明府入、則過摩天嶺、思陵、陸平二州、又過車里江、安博州、耗軍洞、鳳眼縣、凡八日至市橋江。白龍州入、則由平而隘、七源州、四日至文蘭、平茄社、分二道、一

從文蘭過右瀧縣北山、經鬼門關、渡昌江經世安安勇二縣、凡三日至市橋江。一從平茄縣西、經武崖州司農縣、凡四日至市橋江。在安越縣境昌江之南、諸路總會處五十里、至慈山府嘉林縣、渡富良江、入交州。由雲南至其國道有二、一由蒙自經蓮花灘、入程瀾洞、循洮江源右岸過水尾、文盤鎮安夏昭、中清波諸州縣、凡二十七日至臨洮府、又過山圍縣、興化府、白鶴府、凡十日渡富良江。一由河陽隘循洮江源左岸過平源福安宣江端雄諸府州縣、凡二十三日至富良江。然皆山徑欹側難行、若循洮江左岸入、乃大道也。由廣東入海道、自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潮陽鎮、又自廉州冠山前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

可抵海東府。若沿海岸而行烏龍嶺、一日至白龍尾、又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寗州、又二日至廟山、又三日可抵海東府。自欽州天涯驛經猫兒港、由萬寗州抵其國城、陸路止二百九十一里。又欽州城下登舟兩日至涌淪、自涌淪至防城、陸路一十五里、防城水路三日、可至萬寗州管下之江坪、防城水路兩日、可至欽州之東興、街東興街至江坪、路止五十里、隔一小河耳、計欽州東興街至安南國城、海道約六七日、陸路約十一十二日。

廣西

形勝參攷曰、廣西形勝、梧州據三江之口、聯絡東西、控扼夷夏、通商巨鎮、舟車所萃。潯州據黔鬱兩江之會、扼溪峒潯巒之衝、封域廣延、藤峽險阻、平樂處桂梧之間、六百餘里、萬山參錯、漓水懸崖、石峻湍急、昔所云府江天險也。柳慶接壤黔中、有右江爲通道、田泗比鄰滇服、有左江以啓途、一旦有事、皆未可泄泄視也。南寗控扼西江、坐臨交趾、粵西保障端在是焉。

大藤峽

方輿紀要曰、藤峽在桂平縣北六十里、地域約六百里、峽中之水皆夾山澗而下、砯砑巑巘、最爲險惡。自大藤峽截潯水而東、又爲府江、府江大藤相去約二百五十里、諸蠻恃藤峽爲奧區、以桂平之大宣鄉崇安里爲前庭、象州東南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

右、峽以北巖洞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稱絕險者、亦十數處。

劉武愼公曰、鎮南關在龍州南、左右石山高插雲表、中設關、兩旁建城、一百九十丈。廣西南邊綿亘二千餘里、原設隘所一百零九處、分卡六十六處、與越南之諒山高平宣光等省接壤、山箐紛岐、路路可通、而鎮南關至龍州一路、較爲寬平、故曩爲使命商賈往來之通衢、東出太平南寗、西出歸順鎮安之總匯、且自龍州以東、河灘漸廣、舟行下水直達潯梧、其視全桂腹地、東省上游、據有建瓴之勢、實爲兩粵利害所關。外防游匪、內靖伏戎、故鎮南一關、尤中外鈐轄。

廣東

粤東扼要攷曰粤東爲濱海要區洋面之廣三千餘里廣州省會居其中東至惠州而潮州接壤閩海西至肇慶而高雷川廉接壤越南瓊州一府孤懸海外在在皆可登陸言粤東防務者言海而不及陸海固而陸自安省城爲全粤根本固當首爲之備虎門爲粤省門戶尤當嚴爲之防自虎城至省城計程一百八十里虎門沙角上下橫檔洋面雖寬中只一泓三四炮等力尚能洞出敵船實鎖鑰之城再入數十里則水道漸狹惟離省四十里之黃浦常州相距兩岸各有四五十丈山形包裹水勢瀠洄足資控扼僉謂虎門沙角上下橫檔爲省垣第一重門戶不可棄而

不守而黃埔常州白兎岡白鶴山魚珠沙路實爲第二重門戶尤宜厚集兵力築臺嚴爲之備至附近省垣之大黃滘中流砥柱爲省垣第三重門戶宜修築砲臺聯爲一氣又海口虎門外有焦門崖門橫門三虎磨刀兩門均可繞至省垣之右宜一律佈置擇險以守則門戶固而根本自固則居中調度東可以扼制惠潮西可以控馭廉瓊更於潮州府屬設險以守而聯絡閩疆廉欽添設重兵以固邊陲選能員鎭撫外瓊敵人雖狡安敢越雷池一步哉

林文忠公曰虎門海口爲粤海中路咽喉而重重門戶險要天成自伶汀大洋過龍穴而北兩山斜峙東曰沙角西曰大角由此以入內洋爲第一重門戶進口七里橫檔山屹立中央其前巨石名飯籮排又其前小山曰下橫檔海道至此分爲二支右支多暗沙左支以武山爲岸山前水深輪船由之出入爲第二重門戶由橫檔再進五里東爲大虎山西爲小虎山歸然雙開而海出入其間界中外爲虎門乃第三重門戶武山最見緊嚴其海面自西東至東南橫寬二百七十丈至三百餘丈其排練礟臺安根於武山橫檔飯籮排

瓊州

陳倫炯曰瓊州屹立海地從海安度艇五指南向七指西向黎峒形勢北以十萬峒之牛欄坪爲要東以太平峒之什密爲要東南以寶停司爲要南以羅活峒之安司爲要

西南以古振峒爲要西以紅毛峒之凡陽爲要皆出入衝要可以屯兵足食萬州控臨大海雄視東隅爲瓊州之指臂儋州外濱瀛海內扼黎猓翼戴瓊崖有唇齒之勢而最爲衝要者則在白沙口地與海安海康對峙海內港口東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門港樂會之新潭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邁之馬裊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叟船其餘港汊雖多波濤險惡不能寄泊而沿海沈沙行舟艱險亦足以資守禦惟地力所產不足以供食指必仰給於高雷云

福建

顧祖禹曰福建之地海抱東南山連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雖封壤約束而山川秀美福州一郡居然都會說者謂溫處衢信閩之北藩也建昌南贛閩之右壁也惠潮閩之西門也大海閩之東戶也建甯一郡北當仙霞虔浙江之突入西瞰分水處江右之交馳東帶松溪防礦賊之竊發誠全閩之頭目保護不可或怠者也邵武逼近建昌杉關之衝恒由不意而汀漳二郡與南贛惠潮鄰接山谿曠邈奸宄逋逃易生釁孽且汀漳南極島嶼其民險巇往者倭奴流突大率漳郡之人爲之向導不可不折其萌也福甯一州屹峙東北溫州南下此其最衝隘建甯一郡最稱上游亦不過北走浙中西達江右而已無當於中原之要

會至敵之來不特惠潮逼近汀漳籓籬易越而南贛山谿相錯窺伺之道甚多由建昌而趨邵武由廣信而下崇安敵已在肘腋間矣仙霞南下建瓴之勢也而處州之龍泉慶元與建甯之浦城松溪大身出入往者葉宗留肆惡其間而建甯以及衢信道皆爲之梗山藪隱慝保無有忽然闖入者乎溫州以南由泰順而踰分水自平陽而越流江福甯侯官之郊皆戰塲也而海道之捷抵白沙浦徑進五虎門又無論矣

閩江

鄭代鈞曰閩江口外羣島橫列北曰長岐山南曰馬祖山再南曰白犬羣島此水深浪靜而閩口淺亘交錯甚礙舟行凡船入口者恒於三處阻風候潮防閩者北守長岐北與北茭司嵩成犄角之勢南守白犬西與梅花所之沙峰角與海壇鎭遙爲聲援中守馬祖澳南北接應而閩江之屏蔽固矣次則扼琵琶州嵩以固第一重門戶扼金牌角長門以固第二重門戶扼閩安鎭以固第三重門戶無論巨艦不能入即一葉扁舟無由暗渡地據重關之險若守海壇北可以顧閩口南可以蔽興化

馬尾

沈文肅公曰馬尾一區上抵省垣南臺水程四十里下抵五虎門海口水程八十里自五虎門而上黃浦壺江雙龜金牌館頭亭閩安皆形勝之區而金牌爲最要自閩安而

上洋嶼羅星塔烏龍江林浦皆形勝之區而羅星塔爲最要馬尾閩安鎭踞羅星塔之上流三江交匯中間港汊旁通長樂福清連江重山環抱層層鎖鑰非人引港不能自達省垣自大吏籌備海防載石鑿舟以塞林浦上流劃重重天險而棄之豈策之得哉

厦門

王命岳曰福建泉州諸河溜急皆潮至通舟潮退淺擱不能直上故賊木艘不敢闖入所守者惟厦門厦門有鼓浪嶼障其外大舟進港可至虎頭小舟可至稅關設礮臺於口門不足制賊僅足自守海門山與厦門相望海門之左爲青浦青浦之左爲鎭海衛往來通津漳州第一門戶設

大將領兵據之、分駐一營於青浦、則青浦之陸師、可護海門之舟師、海門之舟師、又可以渡鎭海。泉州之同安地方出港以趨厦門、則嵩嶼鼎尾排頭高浦石潯沔州劉五店綿亘三十四里、無不可渡厦門、而高浦爲適中之地、宜設將鎭守高浦、分兵諸處、泊舟師其下、而守以固。

臺灣

薛福成曰、臺北在島之北、據淡水河東岸、總督駐焉、其海口曰淡水、可泊輪舟、雞籠山在臺北之東北、亦爲商埠、有鐵路貫臺北新竹臺中臺南、直抵南端之恆春、爲島之大幹路、臺中在島之中間、扼南北要衝。臺南在島之西南境、其海口曰安平、有輪舟北達日本、西至香港。大海環繞、爲

閩省外障、並江浙粵三省之外界、諸番島往來之要會、緣高邱之阻以作居、臨廣洋之險以而勢、鹿耳爲咽喉、澎湖爲門戶、七鯤身毗連環護、三茅港匯聚澄泓、誠天設之險、爲海疆要地。北路之後壠港與興化南日對峙、後壠而上有竹塹、與海壇對峙、竹塹而上、有南嵌社、與福州閩安鎭潼關對峙、自南嵌至上淡水、與北茭對峙、淡水至雞籠城與沙埕烽風火門相望、鳳山縣之彌陀港萬丹港歧港東港加藤港、與漳州之古螺銅懸相望、順風駕駛、針路皆以卯酉爲方向。鹿耳門居省治之西北、澎湖又居鹿耳門之西北、與泉州同安縣之厦門、東西斜對、針路以巽乾爲方向、由浯嶼與大嶝放洋、用羅徑向巽、已行、初渡紅水溝、再

渡黑水溝、險冠諸海、順流而東、則爲弱水、水程七更至澎湖、島與錯落有名號者三十六、滿底皆大石參錯、內溪可泊千艘、南有港門直通西洋、此臺灣之外門戶也、由澎湖水程五更至鹿耳門。臺灣以鹿耳門一港爲門戶、乃天險也、省治南沙淺環抱、七起八伏、名七鯤身、第一鯤身建安平鎭、潮長水深丈四五、潮退水深不及一丈、七鯤身少行而迴鯤身北即鹿耳門、與北綫尾相對抱其門、闊僅里許、水中皆沙石淺游、名鐵板沙、舟觸立碎、港路紆迴、一綫可入、僅容三舟、門內轉大、然須依水線行數十里、橫渡至赤嵌、爲戰艦停泊之所。臺灣之可通大舟者、鹿耳門外、南路有打鼓港、東港、北路有上淡水而上淡水、可容多舟、可通

小舟者、南路有嶢港、北路有鹹水港、八掌港、笨港、海翁港鹿子港、大甲西港、二林港、三林港、中港、竹塹港、蓬山港、而笨港有馬沙溝、可通鹿耳門。總之臺灣三路俱可登岸、惟鹿耳門爲用武必爭之地、者以入港即可奪安平而扼省治也、奪安平則舟楫皆在港內、所以斷其出海之路、扼省治則足以號召南北二路、而縋依附之門、是故覘臺灣之形勢、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爲最上之策焉

朝鮮

高麗志曰、朝鮮王都漢陽府、襟帶漢江、山圍川抱、中敞平原、漢城北枕高山、險峻雄固、城之東西垣、亦依山爲險、城西南五里、漢江縈紆深闊、城東十餘里、摩天嶺崖峩山、險

峻巽常可守可伏、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漢江海口、斜與國都相對、其北則臨津江海口、其南則大富島海口、敵若由此攻其腹、其勢莫當、宜於臨津口之交河縣、漢江口之仁川鎮、屯兵以資防禦。咸鏡道東北以圖們江爲界、西北以鴨綠江爲界、兩江之間有長白山、爲江發源、分注左右、交環若連若續、一衣帶水、天塹中分、實爲東三省之屏蔽、慶源府之慶興一帶、其海口則端川利城外、有小島依之防非可綏。平安道大同灣入海之路深闊、虎島當其衝、全道之中、於玆爲要。黃海道附近各島、先大鉬、次椒、次白朝、及大小青、環大東灣之上下而列焉、與山東成山角遙相注射、下至喬桐朱灘河口、又下爲臨津江口、論海防以疋山

豐德爲重、重疋山、以專固大東灣之防、重豐德以兼顧朱灘河臨津江之防、扼玆二要、餘概可輕。忠淸道舒川浦庇仁鎮、概依其側、舒川鎮亦列其旁、元山島斜北對之、羣山島斜南對之、其爲要害無疑、北有端川島、與京畿道南陽縣水原鎮相對、設防者立背水爲營。江源道論其要害、聿有三浦、高城浦據其上、建谷浦互其中、越公浦繞其下。慶尙道其海口自越公與江源道分境而下、盈德海口次之、柳等浦又次之、若甘浦、食伊浦、西生浦、豆浦、釜山浦、皆沿海要口、南與日本對馬島相直、爲高麗海峽、爲東西扼要、全羅道海口南爲光陽左水與陽諸鎮、西爲沃溝扶安茂長諸縣、內則虛嚴郡、外則黑山島、重兵備守、斯爲最要。總

而論之、八道之中、陸地以咸鏡爲咽喉、海防以京畿爲門戶、而平安一道、爲鴨綠江吭背、爲盛京屏蔽、有事由東三省濟兵運餉、亦甚安枕。

蘇默深曰、朝鮮北距遼東、東南西距海、東西皆崇山絕島、惟釜山與對馬島相望、爲日本出入之闖、由釜山入王京、必經全羅慶尙二道、而全羅之間、雲峰火邳、皆可據之險、萬歷間劉經略以兵五千戍全羅二載、海外截然。忠州左右鳥竹二嶺、羊腸繞曲、有一夫當關之雄、倭嘗守此以防明師之南渡、而明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以備倭船之內窺。燕臺固仁川之應援、而仁川爲王都之門戶、水原亦當敵之衝、馬山浦距高京百八十里、尤入高登陸之要地。

對馬島

大地一統志曰、對馬島雄跱朝鮮海峽中、南東約距一歧島二十四里半、北西約距朝鮮南海岸二十七里半、其長自北北東至南南西、三十七里、闊平均約六里。島之中腰、劈開而成一新灣、名竹敷浦、足容大艦巨舶、而潮漲滿時、由該灣分島、形爲兩部、南曰上島、北曰下島、島槃多岬角。灣澳除竹敷浦外、尙有嚴原綱代鴨居瀨阿須等諸港灣、又島之南西端曰豆歐、北端曰神崎、此角附近有二三巖礁、此外非濱岸接近處、絕無隱險。亞洲東畔險要、以此島爲最、中國與朝鮮與日本、皆以此島爲籓籬、宜名築礟臺於此、而以互相聲援、藉以名壯聲勢、免爲歐美之所覬覦、

則海東屏障、可萬古不敝。

日本

傅雲龍曰、日本險要不在陸而在海、而諸道疆域時亦有之、函嶺以東、本蝦夷窟、地匙險而港穩、相模東北有相根之險、可以防西、可以制東、富士山屹立東南、毗連信濃隱相制伏、武田氏之興亡以此、富士川奔湍如箭、而上流懸橋、下流淺瀨、平氏恃險所由潰敗。畿內比叡愛巖東西險山、勝敗倚之、大和山路四塞、南朝之不易改、殆由是歟、制和泉攝津扼大坂、不如兵庫港之艮。東山道之要有磨鍼、鳥井、和田諸坂、合渡、木曾千隈三川、而碓水坂險與相根敵、若日光山、若那須源、皆兵家所留意者、北有白川絕險、

北陸道罔非南山北海、故其出東山道之路、輒若崎嶇、賀敦著名港也、七尾在能登為艮港、粟穀山在加賀越中為北陸第一險要、信濃則可扼之巨流港也、新潟北陸之港、而佐渡則海表孤島、亦一大帑藏。山陰道丹波山易霧、兵家難可忽也。山陽道之明石巖屋、皆要害也、丹坂三石、亦古人扼要地、而赤馬關則海路要扼。南海道紀伊淡路內海巨島也、北狹南寬、與紀伊對、為畿內之門戶、東有熊野險甚、淡路沿海環山而腹坦、其對紀伊播摩阿波皆海門之要口、志度與多渡津為最著名港。西海道亦巨島、筑前為西海要路、而筑後川可禦一方、豐後山河多險、薩摩僻而要、大隅次之、皆琉球之石臂。北海道箱館咽喉也、松前亦要路、迤北岸崎嶇、宗谷則如西北要地、東岸如日高之礦、十勝之水、膽振之室蘭港、皆彰彰者。

姚文棟曰、日本之形勢、首西南而尾東北、其險要之地瀕於東者、為橫濱、當東京之衝、旱道相距僅八十里、水道則輪船逕達品川、品川距東京外城不四十里、則橫濱為東京要害。浦賀當海灣之口、形勢扼險居奇、則又橫濱之要害。來自中國、其路有四、一自香港、一自長崎、一自箱館、一自太平洋。其在中權者、為大坂神戶、當西京之衝、神戶屬兵庫地、山東海回、風濤險惡、自長門入內海必經之處、旁面有淡路島、逼處堂奧、明石峽峙其西、加太由艮鳴門三峽峙其南、水道狹窄、又神戶之咽喉、大坂距神戶七十里、

為東瀛奧區、距西京僅八十里、河山表裏、磊石為城、濠池深廣、寇盜崛起、必先爭之、得其地足以進退伸縮、坐制西京之命。其瀕於西者為長崎、以其當江浙之衝、其瀕於南者為鹿兒島、以其當閩粵之衝、然長崎屏立五島、而山川港又鹿兒島灣鎖鑰、由此東可以進武藏、西可以薄長崎。下關乃南北之津梁、東西之咽喉、下關之道四、一由長崎而北、一由橫濱而西、一由佐賀之南、一由山陰沿海西逼長門、而翼下關之險、翼險之道二、一為長崎西之瀨戶內海、兵可以伏、一為平戶之北二島南五島、狹可以守、此長崎與下關中間之要害、敵若輕犯、則能入而不能出、兵家所忌之道、若扼守其地、則餉援隔絕、四不相通、為全國最

要之地。壹岐、對馬二島、屏蔽其外、且當朝鮮衝途。阿波中隔內海、東達橫濱、西通長崎、爲咽喉之地。箱館係北海門戶、由琿春圖們江而渡青森、可以逕達、此固北海要害、扼亦通國上游、吾扼之亦可令彼餉援不通、故北有箱館、猶西南之有下關。

陳家麟曰、海峽之樞要者、紀伊阿波之間有紀伊峽、淡路東與紀伊之間有友島峽、北與播摩之間有巖屋峽、西與阿波之間有鳴門峽、伊豫豐後之間有豐後峽、長門豐前之間有赤關峽、陸奧渡島之間有津輕峽、北見樺太之間有知主峽。地峽者陸奧有北郡峽、備中有藤戶峽、肥前有諫早愛津二峽。中土島控內海、括五畿四國、島括土佐、阿波、伊豫、讚岐、九州島括西海道、北海道括十國與千島列島。

李嶽衡曰、日本四島幅員無幾、而大海環之、四面受敵。元代平壹之役、專攻其西、彼得以全力守禦一方、故能制勝。德川氏末造、米船入浦賀、旋入下田、俄船入大坂、旋入唐太、英船入函館、旋入長崎、東西往來、倏然無定、彼首尾不能相顧、不攻自潰。且四路進攻、據其要隘、絕其餉援、杜其策應、自能俯首聽命。攻中國制日本之道、自上海歷長崎至神戶者、必經瀨戶內海、而達橫濱、其間島嶼棊布、節節可伏、且一入下關口峽、彼若以兵絕吾後路、則能入而不能出、用兵時此道不復可行。自香港逕臺灣、琉球、順流南下至東京、一水汪洋、駛行無阻、水程一百五十餘更、此正道也。西攻下關、牽掣其勢、此間道也。由江浙之定海、江蘇之吳淞、至長崎、水程三十餘更。由福建之廈門、至阿波、水程八十餘更。由臺灣出米糠香簟二洋、直北至橫濱、水程一百三十餘更。由朝鮮釜山浦南下至對馬、水程僅四五更。由琿春東北、斜渡青森至箱館、水程三十餘更、南下會於橫濱。由圖們江橫渡太平洋、至能登、水程四十餘更。自南洋逕入加太等峽、據淡路以逼之、此又一道也。自長崎南繞北、奪佐賀關、搗攻下關之腹、此又一道也。或兵船抵新瀉、而陸路出東京之背、此又一道也。或擾山陰、沿海西赴長門、會於下關、此又一道也。或自福建臺灣進師、先據

鹿兒島、而分兵以助功東京、此又一道也。自鹿兒島西上長崎、此又一道也。然則吳淞定海之師出、分奪其長崎薩摩、則西南之屏蔽撤。琿春之師出、一支規取箱館、據其上游、絕其援饟、則西北之籓籬壞。一支自圖們江渡能登、進則直取甲斐、退則戰據越中、則搤其國之脊、而東京震動矣。臺灣之師出、由外洋逕達橫濱、分兵先取浦賀、則扼其國之吭、而東京坐困矣。廈門之師出、力爭阿波、淡路、下關島口、牽制神戶大坂之兵、隔斷其國爲兩截、絕彼東西之聲援、爲我出橫濱之策應、則全日之要害失矣。粵東之師出、直搗浦賀、進逼品川、東京、橫濱皆舉矣。雖有神戶之礮臺、大坂之形勢、下關之險要、皆廢而無所用之。

海防

華湛恩曰、遼左至樂會瀕海之區一萬四千里。廣東瀕海之區、其扼要者、尤在羅州瓊海防之者地分三路以雷廉高爲西路、東莞爲中路、惠潮爲東路、東路則柘林爲第一關、中路則虎頭門爲第一關、西路之關則在陽電等處然賊之來莫便於東路、使屯兵謹守東路、庶中路可安、而西路不難整暇以待。閩粵之交、則爲南澳。而福建瀕海之區二面當海者興泉也三面當海者福漳也、其間要害之處、若同浯嶼、走馬溪、崇武安海日港、晉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冲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福甯突出海中形如吐舌然守福甯者、當守三沙、又先守銅山元鐘浯嶼安邊官澳金門等處、則賊不敢泊漳泉、先守南日之岱墜湄川、小埕之海壇連盤、則賊不敢泊福興。浙江地界、南至玉環島沙門諸山、與福建交接、北至羊山馬蹟之地、與江南交接、而陳錢爲分䑸之處、其間扼要之區、則杭之龕山、赭山、嘉之乍浦澉浦、紹之三江沙門、甯之定海、大峽湖頭渡、溫之飛雲橫陽館頭、臺之松門海門、至若出洋要扼、則有金盤之鳳凰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臨觀之烈港、海甯之洋山、許山、皆賊寇必經之地、而舟山特出海中、與江南之崇明、南北對峙、天設形險以蔽江浙門戶。至論防海於江南、則更有南北異勢焉。江以南蘇松三郡、皆瀕海、江以北、淮揚二郡皆瀕海然欲扼其要而固吾圉、金陵其大防也、欲安金陵、當防京口、欲安京口、當防沿海之蘇松淮陽。蘇松之瀕海者不一、若嘉定、若崇明、若華亭、若上海、而吳松江實爲要衝、吳淞而南爲川河堡、爲南匯、迤西爲青村、爲柘林、爲金山衛、西連嘉興之乍浦、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了港、迤東爲崇明、其設備於吳淞而南、當以正兵守柘林、而以奇兵游擊焉、其設備於吳淞而北、當以鎭兵守崇明、而以遊兵會哨焉。至淮揚之要地、則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鎭也、楡東、楡西、蓼角呂背等場也、淜港、新插港也、劉莊、金沙場、姚家蕩也、而其最要者有三、曰新場、爲偪邗郡也、曰北海、爲通新蕩港也、曰廟灣、爲通大海口也、設三重兵、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總而論之、閩漳之間、當以剿爲防、而以撫應其後、粵浙之間、當以戰爲防、而以剿爲應、南北之間、以守爲防、而以戰應其後。山東直隸遼東、海疆計長一千八百餘里、遼東爲北直之唇齒、天津爲運河之咽喉、登萊爲山東之膂脅、而鳳凰廳之鴨綠口、與榮城縣之成山頭、爲第一重門戶、成山頭在鴨綠江口西南六百里有奇、登州諸島、與金州廳之旅順、爲第二重門戶、蓬萊縣之城隍島、與金州廳之鐵山島、相距百八十里、城隍島東二百餘里、爲文登縣之威海衛、亦要之要者也、南北東如左右臂、而大沽北塘、則咽喉也、爲北海第三重門戶、有攔港沙三道、蜿蜒引伸於北塘大沽、論者謂之天險。

姚平吾曰、直隸起臨榆、至鹽山、灤河、薊運河、大沽諸口、曾無大沙、界限不過滄角、流沙礦、先沙口、沙壘田、硬泥亘、攔門沙、老黃河、沙灘諸處、而以攔門沙爲較甚、自此次利津河、間有二沈、船最宜防險、然亦非如江蘇諸沙之足資防禦也。江蘇自贛榆訖金山、計一千二百餘里、崇明據大江之口、島外諸沙環列、水道向分南北二道、近惟南水道中之南道可行輪船、餘皆沙淺易擱、論者謂大江鎖鑰端在於是、最要則淮安通海各地、既不閩海濱駐以總兵、復不滋外人垂涎互市、則以海中五條陳錢馬蹟子諸沙錯列潛亘、迴礙巨舟、凡自閩粵往山東兩京、則必先從盡山對東開一日、避過其沙、方敢北向、藉是海防較紓、此亦足見

沙礁之隱伏、且踰島嶼之可恃、其島嶼交錯五省、在盛京則鴨綠江有鹿島、小獐、大獐諸島、岫巖有光祿、長子、馬鞍諸島、旅順有鐵山、海毛各近島、相遠爲南北隍城、大欽、小欽、大竹、小竹諸島、金州則有杏園、博羅諸島、復州則有長興、蓋平則有連雲、更歷遼河、大凌河、至甯遠州、則又有大小筆架、桃花、菊花諸島、而旅順與岫巖島嶼莫夥於是者、亦形勝莫重於是焉。山東之島嶼不一、至萊州而芙蓉島以著、至黃縣而崆峒島特近、至登州而廟島、長山島、大小黑山島、沙摩島、北與旅順相值、所謂海面不及二百里者也。再東至龍門港、則有崆峒、養馬、姥姥諸島、而以芝罘島爲最、再東至威海衛、則有劉公島、雙島、衣島、益東爲雞鳴

海螺諸島、其地已至成山、凡南北行船者、莫不望成山以爲之準、世所稱黑水洋、風浪之險、亦以成山爲劇、折南而西、起石島司、歷望海、田橫、勞公、訖於唐家島、屬在文登、海陽、即墨諸縣之域、率皆小島參差。浙江起海鹽至平陽、凡馬蹟、陳錢、白塔、東霍、五齊、列表、蛟門、虎蹲、大謝、長白、大衢、小衢、岱山、秀山、普陀、大小洛伽諸島、屬在定海之北東者、固皦著已、定海近南數十島、外復有鎮門、銅下、牛頭、穿礁、大陳、琅璣、松門、楚門、霓奧、鳳凰、大小琵琶、七星、屏峯、北關、南關諸山島、而與福建接壤、內尤以陳錢、東霍、大陳爲最要、陳錢可泊舟百餘艘、東霍亦可寄泊、且與陳錢爲犄角、大陳南北兩大島對峙、中間水深百尺、爲收泊輪船要地。

福建起福鼎、至詔安、首爲屏風臺山二十餘島、次爲湖鷚、馬織、斜入霞浦、甯德、海灣、蓮花、覆鼎、橄欖、數十島、次爲白犬、日月、梅花、磁澳、大練、小練、數十島、則皆遙列福州海口左右、又次爲鷺鷀、南日、小日、鵝尾、賢良、獺窟諸嶼、又次爲大嶝、小嶝、古浪、連晉、大柑、小柑、岱嵩、小嵩、三澎、赤黑白諸嶼、則已交廣東界內、如南澳、金廈之險、茲以衆著、可不復及。廣東起饒平、澄海、訖欽州西境、首爲大小金門、大小萊蕪、濤舊、馬耳、達濠諸山島、自潮陽至粵江、急水門、有金嶼、江母、祀心、雞籠、急水門在香港西、對濠鏡島嶼、如東澳、梅蔚、珊瑚、橫當、關鎖廣州水口、不下數十處、而以虎門前山及老萬、磨石、南臺、北臺爲著、西望爲宿聚、阜蘭、海角、大小

磺琴、大小淋洲、大鑊、小鑊、諸山島、次則爲白蕉、大小汾洲
限門、飛雲、漉洲、新丁折南則爲徐聞瓊州海港、小島濱徐
聞瓊州者不一、再由徐聞至欽州、則自英高嶺、大小蓬萊、
香爐、釣魚州島無幾、而以白鱗尾、白龍尾爲粵東西界之
盡焉。其沙礁之屬在諸省者、大抵有島嶼、率不無石礁沙
則洲島之間尤多、特其最著之沙、則必以閩廣海洋萬里
長沙爲稱首、緣自落漈以至瓊海萬州、中有長沙一門、西
北與南澳、西南與平海之大星、鼎足三峙、一溜入不可復
出、所當審愼、以識所趨向已。
海防紀要曰、大沽口爲天津門戶、旅順與燕臺、又天然對
峙、拱衛燕京、須備水雷鐵艦、以與礮臺相策應。又須鐵艦

巡歷高麗、以固外藩、高麗外門也、外門固、而旅順燕臺大
沽口內門均固、且其地毘連東三省、進可以戰、退可以守、
而又爲南北洋樞紐。瓊州一地、孤懸海中、非若廣州、吳淞、
甯波之易守、廣州之有瓊州、猶浙江之有舟山、瓊州有失、
則廣東全力爲其所分、舟山有失、則浙江全力因之掣肘。
然此僅關係一省、不能牽動全局、全局所關、厥惟臺灣、高
麗爲北洋外門、而臺灣爲南洋屏障、南洋海軍、又當重視
臺灣、生聚教訓、以固疆圉。舟山瓊州、固當綀防、而凡福州
甯波廣州吳淞各口之當防備、似不待言矣。
姚文棟曰、海洋自明中葉、秦西各國東來、皆由大西洋從
阿非利加洲入葛留過蘇門答剌之巽地海峽。嗣後蘇彝

士河開通、別有小西洋一道、從地中海紅海而來、入麻剌
甲海峽、兩海峽乃其來中國第一重門戶。過瓊州七洲洋
有千里石塘、萬里長沙、爲南洋界限、其間惟天堂門、五島
門、沙馬崎頭門、可通出入、爲第二重門戶、闢鎖層叠、非夷
攔入北洋、自非易易、今洋人創開新道、從地球西半面之
美國、繞日本橫濱長崎而來、正當浙江洋面南洋數重門
戶、皆爲虛設、所恃庫頁爲混同江外蔽、旅順口爲牛莊洋
河天津外蔽、羊山馬蹟諸山、爲長江吳淞外蔽、斤斤然固
守近藩而已。海防之策、聯絡沿海各省水師爲一支、特設
總督一員、以專其責、略分三道、每道各設一提督、燕齊爲
一道、江浙爲一道、閩粵爲一道、建總督行轅於天津上海

廣州。常年周歷操防、陸地可堵而守之、海疆必截而擊之、
遼海以旅順登州爲要害、有重兵接擊、則不敢過而犯盛
京天津諸郡縣、浙海以馬蹟陳錢爲要害、有重兵截擊、則
不敢過而犯淮海登萊諸郡縣、閩海以廈門澎湖南澳爲
要害、有重兵截擊、則不敢過而犯閩廣諸郡縣。東三省有
混同江、綏芬河、圖們江、三海口、爲東北瀕海要地、混同江、
西接黑龍江、松花江、嫩江、一水可抵伯都訥城、又通內蒙
古、輪舟駛來、一無阻閡、亦當添設水師、維繫南北、鎖鑰東
西。要之江海防以外洋爲大宗、而控馭外洋、尤以自強爲
本計、但使政教修明、人才蔚起、則外人懾服、其效自遠、而
向來所談、皆末務已、古人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防云乎哉終

地理門 列國形勝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印度

黃楙材曰、印度幅員遼闊、地勢三角、週八千里、廓爾喀爲東印度、克什米爲北印度、新的亞爲中印度、信地爲西印度、孟買爲南印度、西北二印度、風氣剛勁、好爲戰爭、孟買爲入東南洋之咽喉、英沿海立三瑪頭、一曰孟加拉、所以控其東鄙、二曰曼打拉薩、所以扼其南疆、三曰孟買、所以鈐其西北、

鄒氏垣籓曰、新疆入印度之路三、一自和闐城、和闐河南上、入葱嶺、逾英吉達温山峽、出邊、逾喀拉[illegible]山、至克

什米爾、爲東道、一自葉爾羌城、泝葉爾羌河南上、涉葱嶺、入茂斯臺山峽、出邊、入巴勒提境、渡印度河、至克什米爾、爲中道、一自伊犂西行、歷霍罕、至賽馬爾罕、北而東南、踰鐵門、渡縛芻河、越興哥都士大雪山、入克什米爾、爲西道、西藏入印度之路四、西則自阿里順印度河、西北行、達克什米爾之東北境、爲一道、自阿里順塞特勒河、西南行、重森姆拉城、爲一道、東則自日喀則城南、順阿隆河、西南行、由埃佛勒峯之東、逾嶺、經廓爾喀境、南至孟加拉之佩尼雅城、爲一道、自日喀則城南、經哲魯克巴、哲孟雄之間、逾山至大吉嶺、爲一道、三藏之與印度、中隔大山數重、綿亘數千里、峻嶺危峯、道途險阻、八月大雪封山、往來絕迹、惟大吉嶺一路、最爲扼要、由江孜南行三站、至帕克里、踰嶺即布魯克巴、又六程至大吉嶺、計五百餘里、爲往來孔道、新疆之路、商旅往還、西藏兩路、峭壁深谿、繞出迂遠、行者甚少、惟阿隆河一道、昔爲印度往來常徑、哲孟雄一道較阿隆河捷近、而所踰之山亦稍低、又師範謂雲南之騰越州、正與天竺東西相直、使能假道野人、徑直而上、則免由緬由藏兩迂途、而自騰越達天竺、不過千有八九百里、昔漢武開西南夷、欲由梁州達大夏、偉矣哉、

西域

黃楙材曰、西域之阻、莫險於葱嶺雪山、而霍罕之南、大山矻立、有石峽、兩崖如斧、勢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

路通東西、號曰鐵門、元太祖征西域、守鐵門、察罕降其衆、遂駐蹕焉、出鐵門、至覩貨羅境、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千餘里、東扼葱嶺、西接波斯、北據鐵門、南臨雪山、山谷高深、盛夏含涷、石壁千仞、臨之目眩、鑿石通路、渡河正北印度、帕米爾居葱嶺之西、與都哥士之北、阿克蘇及阿姆兩河之間、地方高峻、俯視新疆、有高屋建瓴之勢、霍罕古大宛國、納林河西流北折、注於鹹海、都城曰壽思干、元置行省、以控西域、新疆南城通霍罕之路、一由喀什哈爾西行、經葱嶺、經奈曼布游牧、過喀喇泊、以達霍罕、計一千四百里、一由葉爾羌西行、循徙多河上葱嶺、經賽勒庫爾泊、折西北至克什南、又北過覩貨羅境、以達霍罕、約二十日、霍罕

越葱嶺以達喀什哈爾、僅二百餘里、亦往來孔道、賽勒庫爾扼新疆印度之衝。由霍占渡河西南行七百餘里至賽馬爾罕、爲康居故城、其地居四達之衝、元封賽因帖木耳、遂霸西戎。由賽馬爾罕東南踰鐵門、渡縛芻河、歷博羅爾巴達山、南入阿富汗、廣袤三四千里、東倚印度河、北負大雪山、與都哥四境險塞、風俗勇悍、樂爲戰爭、波斯南枕海灣、北面裏海、長於擊刺、設水師裏海、以資防護。俟勒特介阿波之間、阿姆河以南要地。

土耳其

鄒氏垣籓曰、土耳其千地亞八部之一島、其西偏北臨海有埠曰千尼亞、尤扼要、有海灣、置船塢、爲停泊、千地亞之

北名愛琴海、西爲希臘、北爲土耳其西土、東爲小亞細亞、三面環抱、僅東北一道通黑海、名他大尼里峽、南則千地亞島橫亘以塞愛琴海爲門戶、立國於土耳其者、能西據希臘、東守小亞細亞、南扼千地亞以爲門戶屏蔽、則不獨恃大尼里可恃爲險要。

君士但丁峽

薛福成曰、黑海東北至西南直達地中海、峽分三段、曰波斯福爾、曰馬爾馬拉、曰他大尼里、土耳其跨歐亞爲國、都城建於歐洲之羅美里、曰君士但丁、對岸爲歐洲之美裕、曰斯居得里、中隔海峽、黑水入焉、峽名波斯福爾、亦曰君士但丁、歐洲一岸長三十三啟羅邁、當亞洲一岸長三十八啟羅邁、當寬自六百邁當至三千二百邁當、歐亞兩岸礮臺之間寬祇五百五十邁當、深二十七邁當至五十七邁當、水流速率過則瀦爲馬爾拉海、過則爲他大尼里峽、長六十七啟邁當、深中尺十里、礁多流駛、船不易渡、祇可魚貫而進、不能方舟並行、兩岸礮臺可以對擊、爲黑海及君士但丁鎖鑰。

瑪摩拉

瀛寰全志曰、黑海與希利尼海之間有小海曰瑪摩拉、東由波斯波魯斯海腰、西出達達內勒斯海腰、公法以瑪摩拉海爲土屬境、各國軍艦必允准而後可入。京師曰根斯旦第那伯、南臨波斯勒海腰、扼黑海與瑪摩拉海之咽喉

瓣之勝、稱歐洲第一、城北有港、名金角港、口極佳。革哩底島在希利尼海之南、長四百五十里、最廣處百里、共三十萬方里、天然屏蔽。

馬耳他島

鄒氏垣籓曰、馬耳他島北界西治里島、南與黎波里城正値、地形如曰中出一山、四周環拱、周百餘里、橫出枝腳、灣曲四五、據地中海之腹、爲歐洲往來要道。西西利島、爲地中海內最大島、土地膏腴、古稱義大利穀倉。米利大在西西利之南、爲軍隊重鎮。

紅海

姚平吾曰、紅海爲亞、歐、非三洲綰紧門戶、自亞洲來者可

由印度海逕入紅海自歐洲至者自地中海臨蘇彝士海峽陸路三百里開廣六丈深三丈其海面甚峽而長南口之門廣五十里曰巴白曼德峽水底礁石可行者一二里有小島曰石林實當其衝英立礮臺其上爲扼吭計北行二百五十一海里東爲法克羣島西爲達魯羣島西北行海面漸闊東西相距約六百里又西北行抵蘇彝士海灣其地高於海面八千四百五十英尺之西奈山南伸入海分海爲二西爲蘇彝士海灣東爲亞喀巴海灣均廣不過百里而亞喀巴海灣尤短西北行則爲蘇彝士之新開河紅海於是行畢都計一千二百一十餘里三洲之更互往來莫不以紅海爲捷徑而謂紅海不係三洲際緊之門戶哉。

直布陀羅峽

丁韙良曰熱爾羅他城者歐洲之要津其地海港爲直布陀羅峽寬約五六十里狹則僅十里長三十里從此而入則爲地中海出則爲大西洋兩岸皆有高山儼然石柱對面雙峙其北山高千六百尺長十里寬二三里三面居海中山勢灣環迴抱宛如天生城堞不獨舟泊其中足避颶風天浪之險抑且屏藩溟渤實爲地中海及大西洋出入之咽喉英人視爲重鎮山上三面築臺多座設兵守禦西有平原數頃聚爲市鎮居積百貨以供兵用。

奥斯馬

瀛寰全志曰奥斯馬都城曰偉恩建於多腦河右岸平地地踞歐羅巴之中央距海雖遠然以多腦河貫注四方輸運交通均極便利伯拉革扼亞力伯河上流德利斯德海口甚佳奥國第一商埠其南有波拉埠爲海軍重鎮。

法蘭西

鄒氏垣篩曰法蘭西形勝其爲西南隅之屏蔽者比里牛斯大山高峰之嵯峨插天蔽日其爲東方之保障者則亞爾伯過士遮士乳拉諸山層巒叠障徑路崎嶇來昂一城境當衝要勢據形勝爲自古用武之地最爲重鎮其停泊之埠則土侖口馬里塞在地中海深得形勢所以扼東南之要羅拾縛爾俄爾莫特比臘斯的設貝格臨大西洋與

英倫海所以守西北之險外有別安尼雞士特聖麻羅聖沙灣悉係濱海要地。

瀛寰全志曰全國形勢得宜內地外海交通便利其自大西洋以通歐美則惟阿弗爲主要大埠自地中海以通細非則推瑪色勒爲要埠瑪色勒在利昂海股東岸之耶距倫河東二百十里地處要津掌地中海之貿易且當東洋各國梯航出入之衝爲法國第一海口。

英吉利

鄒氏垣篩曰英吉利險要之在英倫南岸者曰抱斯穆布來墩海斯頂爲南岸東段曰浦里埃克穆達德穆普里穆阜衛穆平泉西爲南岸西段在英倫東岸者曰雅穆斯息

里池英坦姆、大布汶爲東岸南段曰京士蘭喀波羅松德蘭、爲東岸北段。西岸則以阿爾蘭爲外蔽故防守亦疏惟於彌爾福屯兵船北扼阿爾蘭峽南護布里拖海口其在蘇蘭東岸者、曰里嗣布洛德、瑪英蘭島、在西岸者曰格剌哥、利威島之斯道羅限其在阿爾東偏者曰拉內貝法德都、伯秫京索爾在西偏者曰里摩黎威加爾。

瀛寰全志曰、英吉都城曰倫敦建典斯河下游跨其兩岸距河口百五十里、巨舟上溯至倫敦而止河底有隧道一爲世界第一大都會。主要軍艦港曰波斯末德在南海岸偉德島之東北爲第一重鎭、曰伯利末德在西南隅爲第二重鎭有石塘伸入海中以護內港不爲浪激其南有旋

渦燈塔著名險礁。

非阿勒

瀛寰全志曰、埃及京城曰該羅全洲第一都會建於尼勒河東岸距海口三百里、河原平坦阿勒散第亞濱地中海爲大商埠、當南北之要衝。其東有達茂達踞尼勒河支流亦一要港。庚哥國在非洲之中心、庚哥大河貫流全國實爲通內地之要道。

澳哈歪

瀛寰全志曰、哈歪伊羣島爲貢叩尼西要地當北緯十八度至二十三度、南經百五十五度至百六十一度西距日本橫濱約一萬三百里、海程十一日東踞美之舊金山約六千二百里當東西二大洲之要衝。

美紐約

瀛寰全志曰、紐約者美洲最盛之大都建大多遜河口長島橫其前以防風濤東由海路直達歐洲西由鐵道達大平洋岸占四通九達之要道船舶雲集百貨輻輳人民繁庶不久爲世界第一之都會。

東球建都

謹案王者統一天下其建都之地必氣候溫和土壤膏腴地處適中、而應四方漕運易於轉輸政令易於敷施官司易於朝覲民情易於上達形勢最爲扼要而後稱至善焉合東半球而度之其地有三曰中印度曰金陵曰羅美里。嘗觀大地之形如大鵬然、五印度爲頭腦蔥嶺爲脊背、烏拉嶺爲後尾、澳大利爲左翼阿非利爲右翼則四洲之形勝推印度爲首出。印度之山發於蔥嶺而大雪山爲地球第一高峯自西北至東南綿亘五千餘里、北有岡底斯山雅魯藏布江、出其東南印度河出其西北、共行五千三百餘里包印度而一東一西入於印度海、又大雪山之乾吉思恒河東南流入瑪普拉塞特勒至河西南流入印度河則山河之拱衛推印度爲金湯。五印度地萬八千里正當午位上印天度爲天地適中之地而中印度平原千里民物殷庶古稱中國居然都會建爲帝京以東西南北四印度爲藩輔孟買爲

鎖鑰水則揚帆四達陸則火車皆通中天下而立定六洲之民向明而治斯其地焉葱嶺以東地方數萬里幹分南北江貫東西建業龍盤虎踞周圍百餘里中平如砥秦淮流於內大江環於外沅湘章漢之所會注黃淮在北滄海在東川滇秦晉楚豫順流而下兩粵閩浙兗吉朝日泝流而上皆一水之便以崇明九團爲門戶以圌山金焦爲關鍵奥會財賦要區東方建都之地成周之世當在洛陽漢唐之代必在關中輪舟交通天下一家之世無有勝於金陵王氣之地者葱嶺以西地方數萬里山皆南向水盡西流地 海爲衆水之總匯南則印度洋由紅海而進西則大西洋由直布陀羅峽而入

東則浮裏海而來北則浮黑海而下土爾基羅美里據地中海之堂奥內以他大尼里瑪摩拉爲鎖鑰外以蘇彝士河直布羅陀峽爲門鍵地宜五穀土產五金爲西方第一形勝雖奥斯馬偉恩踞歐羅巴之中央有多腦大河流通土地肥美物產繁庶亦在其選而要無出於羅美里之右者三都之建以中印度爲帝京金陵爲東京羅美爲西京聖明居帝京以出治東京以總東方諸侯西京以總西方諸侯愼簡賢能以居之爲傳位之地而時巡狩夫兩京又於伯都訥爾聖彼得堡阿非利亞澳大利亞立四大鎭三京以敷文教四鎭以奮武衛豈非東球大一統之宏規哉

卷十一終

中道全書卷十二

地理門交通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北冰海岸

瀛寰全志曰西伯利北濱北冰洋白海伸入內地冬合冰封不利行舟近岸有挪法森伯拉與斯必支勃琴二島北荒天寒惟漁獵之徒一歲數往西濱波德尼亞海股及保勒海汉港頗多宜於交通北則北冰洋海岸西境有土股突出擁俄比海股俄比河入焉又東爲延伊色海股延伊色河入焉岸折向 北突出者色斐羅角也過此折向東南爲雷那海股折西北羣島橫於其前由是向東曲折不多迨抵東角隔比伶海腰與美洲相望爲地之東極折南

向則爲太平洋海岸首凹入者安阿疊海股也與比令海相接又南干乍德略土股向東南而突其端曰羅巴海略角與日本之千島恍如接應干乍德略之西有大灣則俄貿資革海也其西南大島曰庫頁正當黑龍江口黑龍江口向南直抵圖們江海岸直率並無出入干乍德略之東北有羣島曰魯申連亘數嶼橫臥海中

日本海岸

瀛寰全志曰日本北海道之北爲宗谷角以宗谷海腰與庫頁分界向東海岸多直東方有根室灣根室海口在焉南有噴火灣西有石狩灣南與本道夾津輕海腰本道太平洋岸出入甚多北端爲陸奧灣東有松島灣仙臺口岸

在焉。迤南爲東京灣、東京在其北岸、橫濱須賀二口岸亦在其間。更西爲相模灣、夾伊豆土股。再西有伊勢灣、紀伊土股南突、其形三角。北折過紀伊海腰、入內地內海之東北、有大灣曰大坂神戶、大坂俱沿灣岸。西有淡路島迤廣島灣至下關、爲內海之西端。出下關海腰、折向東北直抵陸奧灣、屈曲甚少、惟中間有能登土股、北突海內。其東爲富山灣。迤北抵新瀉稍田二口岸、新瀉與佐渡島相對。其西九州二島、海岸亦多曲折。

朝鮮海岸

瀛寰全志曰、朝鮮東岸向日本海、灣曲甚少、礙礁甚多、乏島嶼。東北有興慶灣、中央有永興灣、南有近日灣、永興灣

內有元山口岸、慶興與永興二灣間有城津口岸、皆爲要埠。東南岸向高麗海腰、港灣較多、島嶼亦衆。東有釜山浦、西有馬浦、皆通商要埠。海中有紀影、巨濟二島。南岸向東海、出入甚多、島嶼羅列、濟州爲大、長一百三十里、廣六十里。巨文島較小、而險要過之、以港水深可泊大軍艦也。此外如南海島等、不勝屈指。西岸臨黃海、南有高麗灣、中央有鎮南浦、仁川浦、皆外國互市。漢江之口有江華島、仁川有月尾島、皆島之著者。黃海岸出入島嶼亦多、西與東灣相對爲半島地、其南長山島突出、與山東岬相對。南爲江華島、其內仁川港。其南爲南陽灣、海線其長一千七百餘里。

東南海岸

大地一統志曰、中國鴨綠江之西、爲渤海、其間成二大灣、北爲遼東灣、西近山海關、有秦皇島、爲不冰之港。南爲直隸灣、而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相斷處、曰直隸海峽、相距二百餘里、廟島列島橫亘其間、又有小島十五、最南爲長山島、最北爲城隍島、互相連結。沿岸水勢甚淺、便於碇泊、實北洋之門戶。遼東半島之西有最要之旅順港、東有最要之大連灣、突出朝鮮半島者、名高麗灣、橫於大連灣之東、爲外長山列島。山東半島之北岸、西有芝罘灣、灣中有芝罘港、東有威海衛之軍港、而劉公島扼其口、最爲險要。循岸而西、有膠州灣、灣內深廣、碇泊甚利。又南海岸稍低、

出入極少、至揚子江口、一帶流沙交互、島嶼無多、更無良港、橫於吳淞江口者、有崇明島、與崇明島南北相望者、爲上海、實商埠之樞紐。沿海而南、至浙東、爲錢塘灣、橫於灣東南者、爲舟山列島。又南島嶼小灣甚多、其最大者爲海壇、厦門二島。厦門島擁厦門港之東北口、周圍約十七里。厦門西南經南澳海門灣、更西南經香港、再西達於廣州灣。沿廣州灣而西、則有雷州半島、突出海中、與瓊島相望。其中海面三十三里、曰瓊州海峽、過此成大灣、曰東京灣。其灣入於馬來、隅半島及暹羅之間者、謂之暹羅灣。其在馬來隅及蘇門答臘島之間者、謂之新嘉坡。西爲印度洋、突出印度洋之中央、爲科馬林岬。岬爲錫蘭島。迤南爲孟

加拉灣、西爲阿剌伯海。其西橫一大島、爲阿剌伯半島。灣入於伊蘭高地者、爲阿曼灣。再深入於波斯灣。其在阿剌伯之南繞偏西、爲亞丁灣及紅海。循紅海而北出蘇彝士河、爲地中海。經地中海東岸、至愛琴海之北、轉東過他大尼海峽、抵黑海東岸。計綠江至黑海、其岸約三萬六千三百英里。

北西海岸

瀛寰全志曰、北冰洋有喀甯與喀拉二土股突出、以擁白海。迤西有司干第那維亞土股、自東北突出西南、分大西洋與保勒第海。其北有波德拉亞海股、東北有芬蘭海股、東有利喀海股。保勒第海岸中央有呂根大島、東有旦劑

革海股。諸大河口多佳港、可容巨舶。司干第那維亞之南有喀特蘭土股、向北凸出。其左右分挾喀第德與喀格拉格二海岔。又與大英羣島相望、中擁北海。又日耳曼海。大英羣島與大陸夾英格蘭岔、其窄處名多弗耳海股。阿爾蘭海岸曲折、岔港分歧。大陸之西、有大西洋支流深入者、曰比斯喀灣、風濤最惡。日斯巴尼土股挺出於西南、幾與非洲接壤、中隔支伯拉德海腰。其東則地中海也。面積一百萬方英里、爲天下內地最大之海。利昂與挪德二海股之東、界義大利土股、伸出東南、與大陸對峙、共挾阿利亞海。南有小海股曰達南多。西西里之間、有美西那海腰。其東爲巴尼千土股、與亞西亞共擁希臘海。希臘土中央有

海灣甚深、自左旁侵入、曰哥林多灣。分土股爲南北二部。哥林多灣稍北、又一海灣、自右侵入、曰衣其安海灣。其島嶼最大者、爲內克洛捧德島、長四十英里。東南有天革拉第羣島。西有阿俄尼安羣島。典雅都城濱衣其安海灣。海風時若、氣候溫和、地土肥美、物產蕃盛、爲文明發達之原因。東過達達內勒海腰、有小海曰瑪摩拉。再東出波斯波魯斯海腰、則黑海也。面積十六萬英方里。黑海北畔相連之淺湖、名阿梭弗海。其深不四十英尺。黑海之東有喀斯卡海、實爲大湖。與黑海加撼高喀西亞土股、計白海至黑海、其岸一萬九千百英里。

西南海岸

瀛寰全志曰、非洲地形成一大土塊、罕有土股、海灣。海岸線僅長四萬八千里。北臨地中海、中央一海灣折入、分爲二。東曰西德拉、西曰加備斯。此處撒哈拉沙漠直至海邊。其西爲度尼土股、其端名笨角。迤西有司怕他土股北突、與支伯拉德其夾海腰、可直走海岸。又西濱大西洋、則黃沙滿地矣。稍德森伊干比亞地潤而多瘴。伯郎哥角、斐德角凸出大西洋內。再南折入、有基尼大灣。而巴勒瑪角、三岔皆向南、[illegible]此外別無港岬。迤南地形漸削、海岸低鹵、數千里無一[illegible]滴淡水。終爲阿古拉斯角。其西突出之角、即好望角、昔人稱爲大浪山。海岸多巉巖、折而向北、東濱印度洋、有小島數四。東南一大島、曰瑪達喀斯喀、與大洲其

夾摩散以、革海岔。東北有瓜達斐角、突出亞拉伯之東南、以撓阿曲八海灣、其海峽為紅海、可北出殺斯河而達地中海。

北洲海岸

瀛寰全志曰、北美洲之海岸線曲折最多、約共長九萬九千里。北冰洋岸、港灣無數、島嶼密布、極西有阿拉斯喀土角、偉勒斯土角、利斯伯倫角、皆與亞細亞對峙、而夾北令海腰。迤東有巴羅角、巴德斯德角、北冰洋中大島曰巴德利革邦、革斯阿勒伯地、斐多利亞地、美勒斐勒巴德斯德北德分、哥笨巴分地。革林內勒地、革林蘭、皆荒寒之地、惟土人穴居獵食而已。于海達之北、土股多向北突、而護海灣、波第亞、美勒斐勒、兩土股、其最著者也。迤東大灣曰赫德森、有色但俄質島當其衝、北則巴分大島、與東之拉伯拉多土股、共挾赫德森海腰而通大西洋、巴分與革林蘭之間、曰巴分海灣、以德斐斯海腰、與大西洋通、拉伯拉多之東、隔貝利勒海腰、有牛分德蘭大島、峙於海中、與散勞連斯河口相對、擁散勞連斯海股、內大島三、曰安替喀斯替尼德、洼瑕利吞。其南陸地、卽挪法叩西亞土股也。自此迤南、至弗羅利達土股、沿海一帶多小港灣、為貿易盛地、其間有美角、乍勤斯角、哈德拉斯角、陸地之東凸者也。備木達羣島、孤懸海中、弗羅利達土股、向南突出、與西印度羣島、及中美之猶喀旦土股、共擁美希哥大海股、可稱美

洲之地中海。島、其南曰干備支海灣。西印度之南與南美洲相隔一水、所謂喀利比海也。其西南巴那瑪土腰、議開尼喀拉瓜運河、則舟航可逕出太平洋矣。西海岸、漸斜向西北、有喀利弗尼亞海腰、自南灣入成喀利佛尼亞土股、其形狹長。自此向北、直抵阿拉斯喀土股、其中曲折、較東岸為少、有名多西挪土角、及古斐沙羅德偉勒斯王喀第阿革諸島、沿岸排列。太平洋岸、因近羅基山、故海灘高峻、佳港不多。

南洲海岸

瀛寰全志曰、南洲地形、與北洲同、其不同者、海岸少曲折、僅南方有數島、海岸線共長四萬九千五百里。倚喀利比海、有達連、與分額兒拉二海股。東北沿海至散羅革角、中間諸大河口頗為深廣、過土股折而西南、岸線牽直、幾無出入、但一二小港、皆有商埠。過拉伯拉達河口之南、乃有散瑪第亞與散卓支二灣、其東有法革蘭島、卓支亞島在其東、孤懸海中、洲之南端、有德拉德斐哥島當其衝、與大陸夾瑪遮蘭海腰、西出太平洋中、向北沿岸多附陸之島、偉令盾、支羅偉、其最著者。德勒斯門德小土股、橫衝海內。西方洋內、散斐利斯、欲斐南德二羣島。迤北海岸、又為直線。至伯郎哥角之北、有海股頗大、曰拐阿基勒。再北卽巴那瑪海股、而海岸之線止。

地球交通

大地一統志曰、西歷一千四百九十二年、西班牙人科侖布、跨大西洋、尋得美洲、西歷一千四百九十七年、葡人瓦士科達加馬氏、迴航非洲喜望峯、抵大洋洲、爲肇開東西兩洋直行航路之權輿。西歷一千八百年英人發明蒸汽之理、始創火輪、橫行大洋、風濤莫阻。西歷八百六十九年、法人列設布氏、鑿開蘇彝士運河、由地中海達印度洋、較之繞非洲喜望峯者、里程約近三分之二、澳洲亦得便道。惟航路仍不如汽車之穩捷、先是一千八百三十年、英人施蒂芬森、造火輪車、後各國鐵路日增日多、繞赤道可十八周。其交通一切政治貿易最要之機關、一爲電話、一爲電信電話之設、無處弗有發號施令、既無隔閡、而各路電

線繁密如織、雖距數萬里、可以頃刻告語、其尤者、至破海洋之障礙、而置海底電線、及無線電報。若尼加蘭夸運河開通、世界航路之短縮甚著、英於澳洲及各殖民地之間、皆得利便、日本由此運河以至紐約、比倫敦縮減千餘英里。至西伯利鐵路、易海航而登平陸、比東西兩洋交通之海航、運費行期、無不驟減、方今環地一周、至少須六十六日、由西伯利鐵道、其數減半、自德之布列明市出發、由鐵道一日半至聖彼得堡、十日至浦鹽斯德港、凡兩線、一爲歐洲線、一爲西伯利線、皆十日。自浦鹽斯德港、乘汽船、並日本海、橫行太平洋、凡十日至桑港、由太平洋四日半至紐約、航太平洋、七日復至布列明、凡三十三日間而環行

地球一周、從前上海新嘉坡蘇彝士、倫敦等處、爲貿易之中心點。此後則陸地之哈爾賓、聖彼得、航路之巴那瑪、皆爲世界之中心點。

海洋航路、

大地一統志曰、五洋航路、自中國至美洲、發上海、東行四日、凡三千海里至日本橫濱。分兩路、一偏東北、行十四日、凡萬二千六百海里至美洲加拿他之蕃古汢。一偏東南行十一日、凡一萬三百海里、至美洲之檀香山、又自檀香山東偏北行七日、凡六千二百海里、至美屬西境三佛蘭、西斯哥、名舊金山、自三佛蘭西斯哥、東南行十一日、凡九千八百海里、至可侖比亞之巴那瑪、自巴那瑪曲折南行、

至南美洲各國海港。自中國至歐洲、發上海、向南偏西、有三日、凡三千四百海里至香港、又自香港向西南行五日、凡四千三百海里、至新加坡、折而西行六日、凡五千六百海里至錫蘭島之可侖坡、又西行六日、凡六千三百海里、至阿剌伯之亞丁、自亞丁向西北入紅海、經蘇彝士河、至非洲埃及之亞勒散得五日、凡四千六百海里。分兩路、一西北行、渡地中海、至意大利之那不勒斯。一西行七千三百海里、出地中海之克的斯、入大西洋、繞歐洲大陸西岸北行、至牙里斯波亞、又東北至羅捨勒、又西北經散馬大地角、折而東至勒哈佛爾、又東北經多維爾海峽、又折西北至倫敦。自中國至澳洲有二路、一發上海至橫濱、南行

三千海里、至澳洲東岸之悉比尼港一自上海經香港、新加坡、南至瓜哇之巴塔菲亞、又東南行七千六百海里、至澳洲西南之亞爾班尼、自英至美洲有二路、一自麗佛普爾西、渡大西洋、至加拿他之魁北克、凡八日。一自倫敦西渡大西洋、至美之紐約。又分二路、一循北美洲東岸、西南行五千海里、至古巴之哈巴那、又西行三千七百海里、至墨西角之委拉古盧斯。一南出古巴海地、二島之間、七千七百海里、至可侖比亞之科侖、自此東南、循南美洲東北岸、至巴西之北拉、又東南繞南美洲東北角、折而西南、經沿岸名港、出麥哲倫海峽、入太平洋、折北循南美洲西岸、至智利秘魯各港。自英至非洲之路、發麗佛普爾西南行、

經門威得羣島、轉東南行一萬二千海里、至好望角之開普敦。又分二路、一東至澳洲之墨爾鉢恩、凡二十五日行萬八千八百海里。一東北行、經馬達加斯加爾、至錫蘭島、錫蘭島至馬達島、七千七百里。

海陸電線

大地一統志曰、電線之要者、一自俄都散備德伯、達海參崴、分支而南、達中國之北京。一自土耳基京都根斯旦第挪伯、經印度之孟買、至香港。一自新嘉坡至澳洲。一自俄德撒經高喀西亞、波斯至孟買、而長崎至海參崴、上海至長崎亦皆有海綫。日本中國印度內地、無不徧設電綫以通消息。

大地一統志曰、陸綫有由彼得羅堡、達海參崴西伯利亞綫、有通北美洲東西兩岸海綫。東西洋之聯絡分三路、一發端上海、由陸路至廣州、沉海綫達香港、經波羅洲、新加坡、至印度東之麻打拉薩、架陸綫達印度之孟買、復沉海綫至亞丁、經紅海達埃及之亞勒散得、又沉地中海綫以達法之馬爾塞里亞。一發端上海、由陸綫達燕京、北經蒙古通恰克圖、與西伯亞之線相接。一由燕京經奉天吉林、達海參崴沉海綫、通日本之長崎、美國經營太平洋海底電線、此世界第一最長之電線、交通便益。

漢北鐵路

大地一統志曰、漢北鐵路以順漢為正幹、北起順天西北

行經保定正定順德、過黃河、入河南、穿信陽、大塞山、至漢口、計長三千里。北段枝路、一自良鄉縣之琉璃河、達於房山之周家店、約三千里。一自正定、以達太原。一自順天正陽門、達平天津、由天津出山海關、經錦州至營口、與東省鐵路、與滿洲枝路接、由天津經山東嶧縣、至鎮江北岸。中分膠澳鐵路、自膠澳至濟南府、與沂州。中段由滎澤過河分三支、一至開封、長百七十里、可達濟甯、一至河南府、長二百五十里。一由郾城至周家口、長百二十里。南段由信陽州、經安徽至江甯對岸江浦、長二千餘里。

漢南鐵路

大地一統志曰、漢南鐵路、以粵漢為正幹、南起廣州向北

行經郴州衡州長沙、繞郴水湘水江水以達漢口、長三千里。南段支路自廣州府至九龍、計長二百七十餘里。中段支路由郴州而至永州、由衡州而至寶慶、由湘潭洙津而至醴陵。北段由甯鄉益陽龍陽而達常德至辰州。

漢東鐵路

大地一統志曰、漢東鐵路以閩漢爲正幹、東自福建厦門對岸起、經福州邵武江西撫州南昌、至湖北漢口、長二千餘里。自蘇州至杭州、至甯波長五百餘里支路在江浙者、一曰滬甯鐵路、自上海吳淞、經蘇州至江甯、長七百餘里。支路在江西者、曰南潯鐵路、上由南昌以達吉安、由吉安以達贛南、接廣東鐵路、下由南昌以達九江、此外道端袁以通湘道、撫建以通閩道、廣信以通浙。

漢西鐵路

大地一統志曰、漢西鐵路以漢藏爲正幹、西自後藏東行至前藏、一千五百里、又東至打箭爐三千里、又東至成都一千里、又東至重慶一千三百里、又東至夔州九百里、又東至宜昌五百里、又東至漢口、計長六千餘里。次爲川滇路、由重慶至貴州遵義一千里、又至雲南省一千里、由雲南省經蒙自至越南老街、一千餘里。次爲川陝路、由成都經漢中至西安、計一千里、又西通嘉峪、達新疆天山南北兩路。次川西路、曰四川青海枝路。次川粤路、由重慶經貴州思南、過湖南沅州、歷桂林平樂梧州抵廣州。

西伯鐵路

大地一統志曰、西伯利鐵路、起彼得羅堡、迤東一千二百零里、至墨斯科、爲鐵路四達之區。又東截阿瓦河、至烏發城、橫過烏拉嶺、共四千一百十里。至車里雅賓斯克境、又東至克拉斯那雅斯克城、過烏魯克穆河、稍折而南至伊爾庫次克、爲東方極大都會、共六千九百十里、行二百六十二里、經貝加爾湖西南岸、折至尼布楚城北分幹。一幹至加彼撒城、沿黑龍江北、至喀巴羅甫斯克西截黑龍江、折而南至海參崴而止。一幹穿內興安嶺東行經呼倫貝城北、齊齊哈爾城南至哈爾賓分爲兩路。一東經阿勒楚喀、及甯古塔北直達海參崴、一南經寬城子長青所過開

原、鐵嶺、達遼陽海城蓋平至金州分支至大連灣、又南分支至青泥窪抵旅順、其長一萬八千餘里。極速火車、每一小時、行一百八十里、每晝夜二十四小時、可行四千餘里、則一萬八千里之路原不過五日而至。

印度鐵路

大地一統志曰、印度鐵路西自印度河口入海之西北上溯、東迤至拉郭爾、橫越印度河上游、又過恒河上游而南下、至亞拉哈巴、過恒河分幹。一西迤至孟買、轉東越奇斯得那河向南麻打拉薩、又西南至近海岸、前爲錫蘭島。一東迤沿恒河南岸至加爾達城海岸孟加拉海、又北上過恒河分二路、一北向過大喜馬拉山大吉嶺過西藏。一東

過雅魯藏布江東南迤經緬甸過雲龍瀧川二江合流之下游又東南迤過路江南至遠歪折東經暹羅達東埔寨過瀾滄江抵西貢南海。

歐洲鐵路

大地一統志曰歐洲鐵路密若蛛網以維也納巴勒二城為四通八達之區維也納東南正幹路起波斯灣巴素拉迤西過君士但丁經紐薩嗣而達維也納東幹自散馬克汗接沿厄爾齊斯河西來之鐵路過西阿姆河又過裏海至第甫利分支南迤抵波斯灣止。又西北至哈斜分支北迤至墨斯科正路西迤曲折而達維也訥。北幹接墨斯科路西向明斯克及瓦薩城南與東路會而達維也訥。又北

路達伯靈城南路通意大利。正路自維也納西迤過二鐵路而至巴勒城巴勒東北鐵路自明朔克城西向經伯靈歴而會捨利斯而達巴勒。巴勒東南鐵路起地中海濱墨西拿北西迤至的仍與來自羅馬之鐵路會而西達巴勒。巴勒西南鐵路至馬德里分三支而盡於海濱。巴勒西北鐵路至倫敦而盡於蘇格蘭阿里蘭。

漢口總埠

大地一統志曰英法之開蘇彝士河美人之開巴那馬河俄之築西伯鐵路其視綫皆畢集於太平洋然太平洋諸島國若飛律賓檀香山波羅洲安國瓜哇之屬雖戶口殷繁物產豐盛皆不逮中國遠甚而中國沿海若上海天津寧波福建廣州梧州等埠不過為商貨出入之區而不得為商貨總匯之所惟漢口據揚子江上下流通適中之地北通冀豫南走湖湘西隣川陝東瞰吳越為自古商賈駢集之大都會近又闢為通商口岸不惟輪船商船可以直達且有順漢粵漢閩漢藏漢諸鐵道縱橫交錯於其間四方輻輳五洲萬國之商貨有不會歸於此者耶然則世界貿易殆將以中國為中心點而中國貿易之中心點舍漢口其誰屬哉。

卷十二終

修身門

邵龍山輯

人身

羅山先生曰人身一天地也得天之氣以成吾形得地之理以成吾性精氣其天之覆幬乎骨肉其地之持載乎眼目日月之照臨乎口耳巖谷之開通乎聲音風雷之鼓盪乎血液雨露之涵濡乎毫髮草木之榮滋乎經絡山川之條理乎呼吸晝夜之循環乎寢興寒暑之往來乎老幼死生元會運世之遞降乎曰仁曰禮元亨之通乎曰義曰智利貞之復乎天地一大人人一小天地天地人同一太極者理之一天地人各一太極者分之殊其分殊其理一

太極之在天地遠而難明太極之在吾身近而易見明乎吾身之太極可以知天地之太極

黃勉齋先生曰天一生水水有形人生精血湊成合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有氣人有體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潤炎聲容其形質終是輕淸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全具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視陽而聽陰亦猶木陽而金陰耳屬腎腎卽水水卽太陰目屬肝肝卽木木卽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旺於夏秋之間卽太陽少陰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卽少陰

薛敬軒先生曰天地之大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不出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器之形而下者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卽道之形而上者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其親義別序信卽形而上之道器卽囿於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

羅山先生曰官骸之運用目者所以鑑天地之色者也耳者所以敢天地之聲者也口者所以宣天地之理者也身者所以昭天地之節者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

非性也恭從明聰性之所由著也匪恭匪從匪明匪聰一事之失卽爲吾性之害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由中以應外也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制外以養中也道至微功至著也口體耳目禽獸所同具也人而不盡其道五官百骸皆爲虛器矣人也禽獸也人而禽獸棄天之甚者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天性

張恕齋先生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賦與於人其在天者生物之始曰元於時爲春生物之通曰亨於時爲夏生物之遂曰利於時爲秋生物之成曰貞於時爲冬四者循環迭運歷萬古而不易爲天道之常人得天道之元以爲仁

得天道之亨以爲禮得天道之利以爲義得天道之貞以爲智四者具於吾心而萬理無不具舉爲人性之綱。

勉齋先生曰元之德於性爲仁亨之德於性爲禮利之德於性爲義貞之德於性爲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行。

程伊川先生曰人稟五行之秀氣以生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隱惻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讓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

地之心爲心者也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隱惻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仁之爲道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哉。

羅山先生曰性稟於天具於心而著於事者也。二五絪緼品彙化生人得其秀至理昭著分陰分陽健順判矣五氣順布五常區矣。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著五常一健順也仁禮誠之通義智誠之復健順一性也性則無形無聲爲一身之主宰而立萬事之綱者也。是故蘊於中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寂然不動者也體之所以立也。發於外者惻隱也恭敬也羞惡也是非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用之所以行也。一本萬殊萬實一分日用云爲無一物之不體也性而情本立而道達也情而性動而不失其天也天地有道以宰萬物聖人順性以綱萬爲。

楊凝齋先生曰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人得此理

以爲生卽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卽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理所流行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不本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理爲制事之宜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別有所謂性而可以妄加於人哉。

羅壁翕先生曰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仁所以包四德而爲性之全。截然者卽其燦然之不可移者判然者卽其截然之不可

亂者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安排布置之力所以爲性命之理

陳潛室曰太極渾然之體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曰仁義禮智四端未發渾然全體無聲無臭而其中燦然有條所以隨感而應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蹴爾呼爾之事感則義之理應而羞惡之心於是乎形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姸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應而是非之心於是乎形由其惻隱知其有仁由其羞惡知其有義由其恭敬知其有禮由其是非知其有智故孟子道性善四者之中仁義對立禮則仁之著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

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四者之中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成冬則春之藏自四而兩自兩而一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仁包四端而智居末者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智則無事但分別其爲是爲非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成終猶元雖居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乃萬化之機柚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耳。

李貫之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燦然明晰不可亂健爲之也。義不拂夫可否之宜智不昧夫是非之別順爲之也若夫信也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所違者順也健順一性也。

張横渠先生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性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整菴先生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爲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爲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

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爲之經喜怒哀樂爲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

李安溪先生曰元亨利貞天德也元之氣爲春其職生亨之氣爲夏其職長利之氣爲秋其職收貞之氣爲冬其職藏人之生得元之德爲仁得亨之德爲禮得利之德爲義得貞之德爲智及感物而動由仁而發則爲惻隱由禮而發則爲辭讓由義而發則爲羞惡由智而發則爲是非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情皆道心也達天德者也雖然理乘氣而行故道心麗人心而發人心者愛也惡也欲也懼也愛之發爲喜惡之發爲怒欲之發爲

樂懼之發爲憂人心動而吉凶悔吝判焉。是故喜者吉之根也怒者凶之根也樂者吝之根也憂者悔之根也必也愛而仁斯其喜也道矣惡而義斯其怒也道矣欲而禮斯其樂也道矣懼而智斯其憂也道矣必也動乎惻隱是謂愛而仁矣動乎羞惡是謂惡而義矣動乎辭讓是謂欲而禮矣動乎是非是謂懼而智矣必也由仁而喜也道斯有其吉矣由義而怒也道斯無所凶矣由禮而欲也道斯無所吝矣由智而憂也道斯無所悔矣。吉凶悔吝之介興衰治亂之幾也是故喜者治之象也怒者亂之象也樂者盛之象也憂者衰之象也必也喜而仁斯治可致矣怒而義斯亂可止矣樂而禮斯盛可保矣哀而智斯衰可興矣。禮

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樂者先王之所以飾樂也兵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刑者先王之所以飾哀也必也禮而行於仁斯喜可以致治矣樂而節以禮斯樂可以保盛矣師而出於義則怒可以沮亂矣刑而折以智斯哀可以扶衰矣。是故喜怒哀樂之機學之要也自此而上則通於天君子以之順性命之理焉自此而下則闘於世君子以之持氣數之權焉。

汪星溪先生曰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去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至正斯爲至誠無妄。

羅羅山先生曰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衷者善也性而無善惟后綏猷不幾拂於性乎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者庸言庸行五達道九經之屬善也性而無善道何以謂之率性乎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之以善賦於人而人得之以爲性者性而無善繼之者果何物乎善者由於天命之本然惡者實爲後起之物欲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楊子曰善惡混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佛氏謂性無善惡能生善惡陽明悖古聖之明訓信外氏之邪說謂之本體無善無惡發用也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則天下之爲仁爲義爲忠臣爲孝子爲信友爲悌弟皆非本體所固有因乎意念之所動也爲奸爲宄爲盗賊爲寇攘爲篡逆亦發用所自有也

聖如堯舜於性何與暴如嬴楊於性何傷不將率天下之人淪三綱斁九法至於人將相食而不止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尊德性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惟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彼昏且狂苟賤卑汚淫視傾聽倚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顚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氣性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

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羅羅山先生曰人性皆善何以人之善不善若是之不同與。曰天固不外乎陰陽陰陽互分而爲老少水火木金之所以流行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人稟陰陽五行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自氣稟各異得木之性居多者淸則仁慈濁則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淸則高明濁則暴烈得金之性居多者淸則剛强濁則殘刻得水土之性居多者淸則秀麗濁則昏淫淸則厚重濁則輕慢又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況物欲所汨則惻隱者變爲殘忍羞惡者變爲鄙賤恭敬者變爲傲慢是非者變爲昏愚雖具人之形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由仁義行然後中正而爲聖人。

羅羅山先生曰天地之氣萬有不齊和風甘雨其氣淸明陰霾濁霧其氣昏暗迅雷烈風其氣震蕩愆陽伏陰其氣偏戾天時有不齊也東南之地平衍其氣多柔弱西北之地高峻其氣多剛勁得山之氣者其人多雄健其惡者爲粗頑得水之氣者其人多秀麗其惡者爲淫靡雖數百里

之間其氣多不同地勢有不齊也。天地之氣各殊故人之稟者亦不相侔矣且人之生也又須視其父母所感之氣何如天地之氣流行鼓盪息息與之相關人之心正者所感之氣亦正人之心不正者所感之氣亦不正多忿怒者其氣剛躁多憂戚者其氣鬱結多淫佚者其氣靡蕩多恐懼者其氣怯弱父母之氣各殊其子之稟之者適與父母相肖此又人事有不齊也是必值運會之明盛萃山川之淸淑而其父母之正氣又足以承天地之瑞氣故得哲人篤生淸明純粹此外有淸而不純者有純而不淸者有淸濁純雜相半者有濁多而淸少者有雜多而純少者必比而同之固不可得之數惟其天命之本然者無不至善是

以智愚並出、賢否迭見、而固有之天良、要皆不可泯滅、性分有定、不以智愚而有存亡、降衷維均、不以聖凡而有加損、孟子特指其本然之善者示之、欲人明善復初、而不自囿於氣質耳。

張南軒先生曰、人受生之初所稟之氣、有清有濁、有美有惡。得其清者爲智、得其濁者爲惡、得其美者爲賢、得其惡者爲不肖。若得其全清全美、爲大智大賢、其明德與天地同體、其所爲與天地相合、爲大聖人。若全濁全惡、爲大愚、大不肖、其心中堵塞、與禽獸相似、其所爲顛倒錯亂、爲大惡人。若清而不美、則有智而不肖、美而不清、則好善而不明。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命、貴賤死生、亦皆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爲聖爲賢、稟得清明者英俊、稟得敦篤者溫和、稟得清高者貴、稟得豐厚者富、稟得久長者壽、稟得衰頹薄濁者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天。

薛敬軒先生曰、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性卽理也、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爲耽溺、義流爲殘忍、禮流爲矯僞、智流爲譎詐、所謂惡不可不謂之性。

朱子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有不善、以其公而無不善、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有不善、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舜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必致其精一、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有不善者不得與焉。

羅羅山先生曰、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有人於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非、痛自損抑、則爲平和之人、其性柔緩、一日自知其失、勉自振作、則爲剛健之人、自古至今其得氣之極淸而爲聖人者少、其得氣之極濁而爲下愚者亦少、其餘縱其欲皆可以爲昏庸、奮其力皆可以爲聖賢、盡性則人事皆天、好學則氣質無權。

胡敬齋先生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生生不窮、人與物未始有異也、然氣因理而有、理乘氣而行、升降錯綜參差不齊、而偏正通塞分焉、正者理通而爲人、偏者理塞而爲物、然後人與物異、而能全其仁義之心、獨在於人。

薛子敬軒先生曰、元亨利貞天之命、仁義禮智人之性、四者人與天合而得其全、人又有氣質清濁通塞之不同、有全之全者、有全之半者、有全之少者、有皆不能全者、物則

拘於氣質、愈不能全木得仁之性、火得禮之性、金得義之性、水得智之性、蜂蟻得義之性、雎鳩得智之性、虎狼得仁之性、豺獺得禮之性、同者生理之一源、異者氣稟之萬殊。

朱子曰、天地生萬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得天地之正氣、靈於萬物、故能知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塞而不通、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

朱子曰、天命不已、固人物之同得以生、豈離乎人物之所

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省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

心性

朱子曰、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云、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性猶太極、心猶陰陽。

夏東巖先生曰、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精爽以爲心、心之爲物、虛靈洞澈、有理存焉、是之謂性、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隨感而應、各有條理、性有善無惡者也、心有善有惡者也。曰慈祥、曰恭敬、曰裁制、曰精明、心之能順乎理而不失者也、曰殘忍、曰放肆、曰柔懦、曰昏昧、心之賊乎理而不顧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直混善與惡而爲性矣。

陸稼書先生曰、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心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

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於動者爲心、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其不知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弗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累、宜其盡舉而棄之、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

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所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之心、而應未嘗窮究之事、其不顚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憚忌、禮法於是而馳、名教於是而輕、刑政於是而紊、邪僻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

仁

左晴山先生曰、天地之生物、仁也、若有毫髮之私以間之、則不成爲仁、何者、天地之生物、廓然大公者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雨露無私潤、風雷無私鼓舞、四序

無私行、萬物無私生、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仁者與天地同其體、與覆載同其量、與日月同其明、與雨露同其施、與風雷同其鼓舞、與四序同其流、與萬化同其極、與息息同無間、一天地生物之心也。欲知求仁、須於天地生物之心、反復以體念之、使理明性盡、人物無間、至於誠一不已、則爲仁矣、然其功惟在於克己復禮。

程叔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如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

朱子曰、人之一身、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

左晴山先生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一父母、祖宗也、人類一兄弟親族也、楚弓楚得、聖人小之、以其忘人也、乾

父坤母、張子銘之、欲其大我也、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渾我而全之也、飢由己飢、溺由己溺、卽我而任之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我而推之也。是故存人我之見者、忘仁人之心者也、仁者之心、則至公無我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廣愛曰仁、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吳氏詢曰、大凡與人並生於天地之間者、雖孩蟲、天地視之、皆其子也、自人視之、皆其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彼愚而人知、彼弱而人强、彼苦而人樂、彼賤而人貴、憫之憐之、寘其所而安之、因其危而護之、兄弟至情、天地父母喜也、淡漠遺之、天地父母憂也、戕而害之、暴而虐之、天地父母

之所惡也、尺地生蟺、尺水生魚、天地好生而已。王者與天地合德、極於鳥獸魚鼈、咸若爲宰相燮理陰陽、聖賢方長不折、匹夫敢盡不殺。

趙考古曰、仁之道七。一曰孝、存則承顏養志、愛敬不忘、沒則愼終追遠、繼志述事、愼行其身、不敢以遺體行殆、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二曰公、老老幼幼、舉斯加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不行、意必固我不立。三曰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念舊惡。四曰慈、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五曰愛、矜孤恤貧、隨力濟物。六曰寬、納汚藏疾、犯而不校。七曰厚、德必報、怨不讐、故舊不遺、篤序姻

親、成人美、掩人過。

趙考古曰、不仁之道十、一曰險、設機穽、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二曰忍、害物樂禍。三曰忌、聞人才美而媢嫉、見人富貴而熱中。四曰刻、督責太苛、掊克無艾、念怨不忘、敗人之善、成人之惡。五曰薄、喜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訾毀、好攻訐。六曰克、多尙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己出、議論專好己勝。七曰躁、不耐激觸、不能容忍。八曰私、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九曰褊、氣宇狹隘、不能容物。十曰暴、任情恣橫、挾勢憑凌。

朱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以愛言仁、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仁者生之性、而愛其情、孝悌其用、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爲仁。仁所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然、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

義

趙考古曰、義之道八。一曰直、志義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二曰弟、敬兄友弟、恭老尙年。三曰正、任理而行、不爲阿比、安命守分、不肯苟求、凡出處語默、進退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貴審其宜、而不失。四曰自反、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五曰剛、乾健篤實、不爲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屈。六曰介、確然有守、不爲俗變。七曰廉、見得思義、分無多求。八曰勇、見善必爲、聞過必改。

趙考古曰、不義之道十一。一曰貪、殖貨玩物、貪名逐利、不務自守、動輒有求。二曰吝、不濟人之財、當予者不予、不教人以善、所有則隱蔽、惟恐人知之。三曰佞、脅肩諂笑、巧言飾語、擎跪曲拳、投合人意。四曰欲、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五曰懦、柔而無立、隨俗浮沈、自守不堅、屈於威勢。六曰偏、不求中正、好惡任情。七曰鄙、計瑣屑、甘猥賤。八曰悖、執[illegible]、是違衆從欲。九曰比、不顧是非、狥情黨物。十曰憂、[illegible]禍、禍患之來、不思處置。十一曰怨、

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禮

趙考古曰禮之道四一曰敬正名辨分敬老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內則攝思慮去知故凝然主一而無適外則正衣冠尊瞻視儼然莊重而不慢二曰謹不侈然自放不軒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輕舉不出位而思不居下訕上不訐以爲直不徼以爲知務隱惡揚善避嫌疑審去就三曰讓辭尊居卑推多取少慮以下人善則稱人四曰謙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趙考古曰無禮之道六一曰驕挾富貴以自恣恃才美以爲高常欲表見常凌壓人二曰侈大宅廬華衣服盛車馬

美飲食麗器用越制度不循分三曰傲簡賢德侮老成忽祭祀自處放肆待物輕率四曰簡接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五曰麄厲氣象兀突難親六曰誕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智

趙考古曰智之道八一曰窮理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一不當致知疑事毋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二曰待人不逆詐不億不信又先覺不受人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賢人遠小人三曰知人鑑別邪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四曰處事別是非辨可否審利害始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五曰知言眞僞忠佞貴於辨察六曰知命貧賤富貴付於自然七曰明不讀非僻之書不爲非禮之視八曰聽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

趙考古曰不智之道十一曰昏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誠僞善惡遠賢人交小人二曰淺以小得喪爲利害以小毁譽爲榮辱以小逆順爲恩怨三曰陋安於卑陋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四曰滿器識褊狹不能自盡矜驕傲世侮慢才德五曰固拘方泥曲執滯不通六曰巧好穿鑿徼以爲智七曰不明溺於亂色觀非僻之書視非禮之

物八曰不聽諱過失喜諛佞惡正直九曰輕事不詳審而妄爲言不詳審而妄發十曰浮不敦篤

信

趙考古曰信之道眞實無妄言顧行行顧言循物無違爲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體道無虛僞不信之道四一曰詐虛言罔人匿行炫耀二曰欺食言僞言大言行事不確實爲人不親切有失自蓋藏三曰矯心迹不相副沽徼以求名四曰譎多機關挾術數務詭隨易反覆

賊

左晴山先生曰率性之謂道矯情之謂賊故姑息優柔不可以爲仁哇鵝讓國不可以爲義玉帛鐘鼓不可以爲禮

臆度權謀不可以爲智硜硜示約不可以爲信徒死報國不可以爲忠順令從親不可以爲孝乞醯證父不可以爲直暴虎馮河不可以爲勇

中道全書卷十四

修身門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存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材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程叔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君子之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

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張恕齋先生曰、珠玉貴也、粟米賤也、然珠玉不可以救饑粟米則可以救饑、錦繡貴也、布帛賤也、然錦繡不可以禦寒、布帛則可以禦寒、故聖人輕珠玉錦繡、而重粟米布帛、無珠玉於人固無損也、無粟米則饑而死矣、無錦繡於人固無傷也、無布帛則凍而死矣。然粟米布帛所以養身也、仁義道德、所以養心也、身無衣食則身死矣、心無義理則心死矣、人畏身之死、思所以救之、至於心之死、而不知所以救之、亦獨何哉。

張楊園先生曰、做人最忌陰惡處心、尙陰刻、作事多陰謀

未有不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陰報、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言夙夜念之。

張楊園先生曰、君子存心於利物、究也己未嘗不利、小人肆行以害物、究也適足以害己。君子於物、喜其成而惡其敗、然己亦得成焉、小人於物、樂其敗而忌其成、然己常得敗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哀樂、何可不謹、

張橫渠先生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

羅羅山先生曰、立一身之主宰、而提萬事之綱者、其惟心乎、心也者理之輿也、事物未至、理具於心、事物既至、心卽運此理以應之、其靜也、動之理所由存、其動也、靜之理所由發、視也聽也言也、皆心之所統攝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皆心之所因

應也、彝倫攸斁、本心以喪也、仁民也、愛物也、皆心之所運用也、一物不得其所、則心有所不忍也。心之爲物、靈變不測、出入無定時、也因應無定在也、放而縱之、茫然莫知其所至也、苦以拘之、又急迫而不能久也、御之以理、而居之以敬、動靜交養、內外夾持、庶能保之而不失耳。嗟嗟、心與迹非判然而爲二者也、存其心、所以爲應事之本也、敬其事、所以安其心也、徇乎物欲而不返者邪也、憂其力之所不能、思其智之所不及者妄也、屏見聞、絕思慮、以求其心之不動者、桎梏其心者也、去日用、棄人倫、直指此心見性成佛者、戕賊其心者也、其體不立、其用不行、烏可言養心。

羅羅山先生曰、心不絕於物、亦能不累於物乎。常人之心、

役於物者也物勝則理滅心爲物奪者也君子之心役物者也因物付物順乎理之自然者也事物未至心無所將迎也鑑空衡平至正而不倚也事物既去心無所繫戀也電收雷斂一過而不留也卽當萬念雜沓衆物紛紜之際一事有一事之理存一物有一物之理存隨其所至順理而應之於已無與也必掃除天下之事而後無所累於心頑石也壞木也朽壤也髑髏也一無所用於世者也一無所用於世天壤之間安用有此人哉

朱子曰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心之所以

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仁之功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敬固已主乎存養之實而知覺不昧已發之際敬又常行省察之間而品節不差此心之所以周流貫澈而無一息之不仁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

范茂明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朱子求放心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在手防微謹獨玆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朱子敬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

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髮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斁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斯戒敢告靈臺

薛敬軒先生持敬箴曰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歧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墮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疏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

吳草廬先生敬銘曰、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舍存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謹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於虛室。

吳草廬先生和銘曰、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愷悌、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泯若圭角、泰然心胸、如玉之潤、如酒之濃、睟面盎背、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宏、和粹之氣、涵養之功、敢以此語、佩於厥躬。

陳南塘先生夙夜箴曰、雞鳴而寤、思慮漸弛、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細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皎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玆。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整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玆在玆、日夕乾乾。

眞西山先生夜氣箴曰、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朕兆、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萬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闃、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夕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

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乎事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暾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作箴以自砭、常懍懍而瘝恫。

克治

羅山先生曰、人稟天地之性以生、日用倫常、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古之聖人、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始能無所偏倚、無所差謬、下此皆不免有所失焉。白圭有玷、磨之則潔、衮職有闕、補之則完、視其能克與不克耳、克之則爲忠孝、爲仁義、入於聖賢而不難、不克則爲邪僻、爲兇惡、流於禽獸而不知。

眞西山先生曰、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杲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盍亦反諸身而求之、方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本心之全體、推是心以行、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生理蔽於人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蟊賊、蟊賊除則嘉穀生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是則志道莫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

薛敬軒先生曰、人之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勝用者矣。

張楊園先生曰、酒色財氣四者、皆足以亡身覆宗、然四者之中、財色尤甚、犯之卽爲汚穢。朱子所謂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寤、是以無往而不困耳。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孝子慈孫、不能改也、貨色兩關、何可不視之如洪濤、如烈火、如虎狼、蛇蝎、如兵刃鼎鑊、色尤甚於財。

張楊園先生曰、世人惡聞亡命之詈、不知聲色嗜慾、一有所沉溺、卽以其身行殆、若行險僥倖、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其爲亡命、不亦甚乎。

薛敬軒先生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而傷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其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龍山小識、天下之損身壞德者、無過於色。人之一身、精氣爲之、貪色則以有用之精神、置諸無用之地、骨髓空虛、目爲之昏、耳爲之聾、齒爲之脫、四肢爲之疲倦、心不能思、事不能爲、面如刀削、疾病叢生、促其年壽、如樹木然、放其精液、安有不枯、人以爲樂、實見其愚而已、否則精神充足、氣象光昌、建功立業、而身名俱泰。人生在世、以德爲重、貪色

淫人婦女、敗人名節、宿娼鄰於下賤、上不可以對父母、中不可以對妻孥、下不可以對友朋、正人惡之、刑罰加之、性命之憂、財賄之耗、猶其顯焉者、且淫人婦、婦亦淫人、則其醜有不堪言者、否則保全令德、俯仰無愧、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世之好色者、其思之。

程叔子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滅天理而不返、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然則何以窒慾、曰思而已矣、思聲色臭味、爲伐性之斧、生於憂患、死於安佚、惕然知懼、不爲慾誘、覺莫要於思、惟思爲能窒慾。

許魯齋先生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

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歌曰、忿氣炎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凉。

李安溪先生曰木金水火統之者土、仁義禮智統之者信、愛惡欲懼統之者思、喜怒哀樂統之者和。是故誠則仁義禮智存矣、思則愛惡欲懼正矣、和則喜怒哀樂平矣、土周流始終、而旺於四時之季、四時之季者、相生之界。故愛欲惡懼相生之界、則當節之以思、喜樂怒哀相生之界、則當節之以和、節之以思、則理明而氣定、節之以和、則氣定而理明。

修身要約曰輕當矯之以重、浮當矯之以實、褊當矯之以寬、執當矯之以圓、傲當矯之以謙、肆當矯之以謹、奢當矯之以儉、忍當矯之以慈、貪當矯之以廉、私當矯之以公、粗率當矯之以細密、急躁當矯之以和緩、怠惰當矯之以勤、剛暴當矯之以溫柔、谿刻當矯之以渾厚、淺露當矯之以深沉、放言當矯之以緘默、好動當矯之以鎭靜。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張楊園先生曰、先儒云、攻人實過者最難、能受人實攻者尤難、吾不能自愛其身、至於有過、而此人者、不忍吾之有過、而以相告、是愛我過於我之自愛也。身者父母之遺體、辱其身、是辱親也、人不忍我之有過、而以相告、是愛我又及於我之親也、而敢不敬聽乎。然又非知之難、改之爲難、聽而不改、正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人而至此、亦可哀已。

張楊園先生曰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爲、不至梏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卽自責自訟不已。程子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人於每事之來、每念之動、必澄心而審

思之、思及生、初思及終身、更思及祖父之培植、思及子孫之垂裕、更思及聖賢詔教之切、師友期望之深、則惕然知懼、奮然欲前、而善之遷、不啻如風之速、過之改、不啻如電之決。

薛敬軒先生曰君子於幾之微、必靜必察、果天理耶、卽扶導而擴充之、果人欲耶、卽摧抑而遏絕之、至於暗室屋漏、獨居獨爲之閒、而不敢有自欺之心焉、則內外隱微、無非一致、而天德之盛、渾渾乎無息矣。若其不愼、必曰吾心之微、人所不見、吾事之秘、人所不知、雖滅理敗常之事、可以爲之而無害、不知此心之靈、炳若日星、所謂微而秘者、人雖可欺、而心可欺乎。况旣有幾於中則必有是迹於外積

之之久則微者著秘者彰所謂滅理敗常者皆將暴白而不可揜其爲修己之累可勝言哉。

張恕齋先生曰獨者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須省察克治。念慮初動此衷先覺其眞妄意之初起固獨也嚴以防之存其眞而去其妄。事物既接亦暗覺其是非者意之已成亦獨也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之。事物應後亦有默想其是非者意之既往亦獨也必是者不復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是故能愼獨則內省不疚可對天地質鬼神心常快足寬平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焉。

朱子敬義銘曰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

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懍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汩其眞。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貳表裏洞然上達上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闇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猷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眂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薛敬軒先生懲忿箴曰在損著象懲忿有教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觸物易動惟是爲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招尤變故叵測。我思我心本是湛如云胡震撼弗克甯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翦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體從令怒或當怒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王朗川治怒箴曰人之七情惟怒難制制怒之藥忍爲妙劑醫之不早厥躬斯戾滔天之水生乎其微燎原之火起乎其細兩石相撞必有一碎兩虎相鬬必有一斃怒以動成忍以靜濟怒主乎張忍主乎閉始怒之時止須忍氣忍之至再漸無芥蒂是以君子處世甯任理而行不可逞怒

而負氣。

曾文正公克治箴曰治心之道克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愼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綿綿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晬面盎背。

修身門

言行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劉念臺先生曰昔人云造物生人兩其耳目兩其手足而

獨一其舌意欲使之多聞多見多爲而少其言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戟三重圍之若恐其藏之不固而輕出者故聖賢教人惟以謹言爲兢兢言之不謹獲禍最酷不妄言不多言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其要二曰澄心曰定氣。

顧涇野先生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殺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

陸稼書先生曰游戲之言斷不宜出之口莫道詼諧其實輕薄況我以無心之言偶犯人所忌則恨不能忘遂成釁隙甚可懼也。中正之士一涉詼諧人便輕忽其亦何取於此哉。亦有靜穆之士見人皆詼諧我獨持正不洽於俗强爲效顰不知我守靜穆未嘗不見重於人何必學此輕薄乃爲洽衆耶。

儒家正誼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言不可不慎也闕人終身者不可言傷我忠厚者不可言干造化之和者不可言激人倫之變者不可言凡涉於嫌疑者不可言凡近於讒謗者不可言凡介在疑似者不可言酒場茶肆言宜慎喜怒哀樂言宜慎妻子僕隸言宜慎大廷廣衆言宜慎不可說盡知心防發洩也不可說盡傷心存體面也人言多端我當慎之又慎應對無訛是謂修辭之善者言不中禮必

受詘不可使人厭亦不可使人笑要使人感要使人服要使人敬要使人諒無俚言皆正言也無戲言皆質言也無寓言皆實言也無莠言皆法言也無順口而出也無隨聲而和也無高談而耗氣也。聖人之言粹而通君子之言法而則仁人之言其利溥有德之言其暉暳猥賤之物不可言於朝褻媟之事不可言於家與何等人卽說何等話言者心之聲身之文也顧可不慎哉。

胡石莊先生曰君子之行有當勉者有當克者。止貪於微止競於初止淫於意止匿於獨剛者和之艱者易之深阻者夷之猛決者馴之流易者止之隘者闊之卑者抗之驁者策之固者達之居敬者自强反觀者常勝隕而不喪得

而不矜損而不創盈而不溢迫而不困寬而弗陵羣而弗掩孤而弗危安而弗惰悴而弗辱喜而弗暱怒而弗毻能而弗倨絀而弗嫉譽而弗市毀而弗訾亂而弗敗其度步履端莊起居有節此君子所自勉也最難平者怒姑緩焉以觀理之是非最難防者欲亟窒其浸淫之路以驗心之疎密日聽庸俗之言則植德不固多所沮喪日親刻薄之人則心不仁和敢於爲惡慢惰不修勝己者遠燕遊無節佞我者近兵不憎鏌鋣而憎陰慘之志怨不深矛戟而深剌骨之毒福不遠暴戾而遠居心之薄禍不鍾顯惡而鍾詭秘之私遇故人不親而與諸名卿爲熾吾鄙之居官而達無一二可紀之政而擁厚貲以歸吾恥之九思自警無

時不在省察之中下流自惕終身不履非禮之地此君子所自克也若夫寬大而知界限柔弱而思自勵謙恭而戒足恭宏曠而非虛假勤勉內無益身心外無當事業博聞本無檢身之助日事見聞之末此又君子所必辨者

張子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敬夫先生頤齋銘曰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蹟貫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毫釐之浮則爲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程叔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滔言溺心姦聲敗德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

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眞西山先生四勿箴曰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之不仁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炫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傾人欲放縱天理晦瞑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非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鞫飈

馳、就敢干命、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酷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威儀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曲禮曰、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劉念臺先生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徙倚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失之。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之間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故威儀所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居義時曰、維坐容定、身端莊、斂足拱手、背欲直、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跂、以欹、以側、與人同坐、尤當斂身莊肅、毋得橫臂致有妨礙。立必正方、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禮曰、坐如尸、立如齋。凡行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兩手籠袖、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濶、毋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誤、登高必提衣以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爲輕浮、常宜收斂。

胡石莊先生曰、君子之相接、必有可畏也、必有可愛也、必有可則也、必有可象也、正廉隅、不爲傾側、所以爲可畏乎、易近人、人必歸之、所以爲可愛、輯柔存乎外、省愆存乎內、所以爲可則、行者有其可止、止者有其可行、行止不失、則動無不善、喜者有其可怒、怒者有其可喜、喜怒不失、則色無不善、語者有其可默、默者有其可語、語默不失、則言無不善、所以爲可象、天下無邉遠之大儒、無欹斜之端士、折旋中則、必不爲偷薄、斂佩在身、必不爲媟嫚。穆穆皇皇、臨下之容也。雍雍肅肅、事上之容也。濟濟漆漆、祭祀之容也。端謹信實、鄉黨之容也。詳審安舒、發揚明盛、會朝之容也。威儀嚴肅、勃然充滿、軍旅之容也。愉色婉容、戲而不嘆、事親之容也。和厚易直、節制遜讓、交接之容也。敦厚凝重、步履之容也。挺直升速、道路之容也。從容條達、溫厲有度、言語之容也。峩冠正帶、燕坐之容也。齋慄幽思、哀經之容也。舒泰和悅、容之常也。震悚莊栗、容之變也。父兄之容寬大、子弟之容謹栗、尊長溫然欲就、卑幼斂然欲紬。君子容必稱其服。

衣服

胡石莊先生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先王法服其義有四檢束身心一也表章威儀二也辨正尊卑三也象其道德四也端莊者不卽鄙褻寬博者不便趨促古道爲志者不與流俗同行法度文身者不與市井同好容非服不表著服非容不宜稱皆以存君子之心必不爲庶人之行懷細人之志也若盡弛檢身之具而並 放其形放其心與之然必有燕褻廉隅淫泆神志者故人主不冠則不見正士與正人君子相接不可服其本服尊長之前不當辭禮服臨乎臣民不二其服新造之制詭麗之組不可服也其燕居也德不盛者不可盡其美色之尤者不

可被其身世未太康不宜爲極盛之服以禮檢身必不爲燕惰之服可以錦尚絅不可以帛裏布

朱子曰爲人先要身體端整上自總髻下及鞋履加意修飾令與禮容相稱整衣欲直束欲緊毋使偏斜寬慢寬慢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昔人所以有頭緊腰緊脚緊之戒其燕居盛暑尤宜矜持不可袒衣露體冠巾衣服收拾常加愛護常令潔淨飮食照管勿令汚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沃盥必卷束兩袖毋令有濕著久垢膩勤勤洗澣破綻補綴只要完潔日中所著夜卧必更不但威儀可觀又可不費衣服此最飾身之要

司馬温公曰吾素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薛敬軒先生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有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世有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顚覆之無日節儉檢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人有分限不可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薛敬軒先生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爲輕佻浮薄者

左傳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

不稱也夫

胡敬齋先生衣冠銘曰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全具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旣無干神舍自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范忠宣公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敎之樂德義之尊辦之甚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必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甯不然顔樂簞瓢百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飲食

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呂羲時曰飲食斂身離案毋令太過從容舉筯毋致急遽撥亂肴蔬咀嚼毋使有聲毋恣所好毋揀擇去取毋留食

毋落食毋令羹汚食案必以匙盞承之安放盌箸必須整秩

陸桴亭先生曰范文正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張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用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知者饜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衛生附

格致類編曰造屋地位過低之處山谷之底俱非所宜稍高稍斜則爲妥便周圍高山遮阻風氣難通忽來大風過冷過熱俱屬不便屋之前面以向東南爲佳蓋日在東南取其明照又臥室早得朝曦令人清爽窗戶多向東南少對西北午後亦得多光如有樹繞村屋比近水更妙夏可遮炎日之威冬可禦烈風之寒春秋佳日亦多景趣屋後之樹多於屋前更壯景色與屋過近則阻風光易潮溼難

免生病故樹與屋稍離爲佳造屋以粗砂碎石之類爲最佳含白石粉者次之硬而不滲水之韌泥至不宜多開陰溝放水小溝通大溝深約四尺五寸內裝亂石與瓦管平臥其下則屋下泥土能恆乾可免潮溼房屋臥室亦以通風爲要均能散惡氣而換新氣至屋內熱度不可過大過小常以六七十度爲宜得熱最便之法以管通熱水較爐火更佳

格致類編曰身體以潔爲要凡不潔者每難長壽如皮膚潔則人舒暢衣服潔則神清爽房屋潔則體安適皆所以保護人身而致長壽者也人每日一浴浴以冷水則不易傷風人病浴以溫水並以布揩擦皮膚每七日以溫水與

肥皂灌洗一次、居海邊者、浴以海水、亦甚有益、惟有數病者不宜。

格致類編曰、身體宜活動不可枯寂、每日行放露天十里以外之程、則大獲益。否則血脈難通、食物難消、神疲身倦、必用資補、始能支持、俱因不活動之故。

格致類編曰、睡可養神、有關人壽、早起受天地清明之氣、精神爲之一振、倂晝作夜、大損於身。入夜以八點鐘起睡、夜膳不可太晚、衾被以輕爲要、太多太厚、人受困壓、致病之根。

格致類編曰、衣服亦關人壽、所衣者非徒取章身、亦欲身體得熱、週年相同、過冷過熱、皆易致病、衣之正用、實欲遮

護人身熱、不外散、羊毛護熱、好於絲棉、因其散熱更少也、鬆衣護熱、亦勝於緊衣、衣緊則礙肢體行動、血脈流通、彼緊衣箍體者、徒取無謂耳、時寒須添衣以阻出汗、多時熱須減衣以散身熱。

中道全書卷十六

修身門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境遇

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羅羅山先生曰、吉凶禍福、皆有正命、居心立身、準乎義理、無求吉福之心、而吉福自降、此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持身涉世、不悖法度、無召凶禍之端、而凶禍相値、此莫之致

而至者、亦正命也。順受其正、不特凶禍當順受、即吉福亦當順受、吾盡吾道、雖患難貧賤死喪、皆能有以自立、此順受乎凶禍也。幸値乎吉與福、當思所以承其吉福、富則安處善樂、循理制節、謹度不自滿溢、是爲順受乎富貴、貴則立政教、維風俗、靖共爾位、惟恐失墜、是爲順受乎貴、壽則在世一日、盡一日之職、在世百年、盡百年之理、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是爲順受乎壽、不然、雖富貴亦爲倖致、壽考亦徒不死、天之所以厚吾生者、皆虛擲矣、尚得謂之順受哉。

張楊園先生曰、富貴福澤、壽考康寗、子孫衆多、貧賤憂戚、鰥寡孤獨、夭折疾病、總是天地間人受之、安有在我、咸集其休祥、而人受其凶害之理。偶値其休、須無忘死於安樂

之義戰戰慄慄思保其終遇其不淑當思生於憂患之義怵惕惟厲以出於險。若安而忘危窮不求通民斯爲下而已

張楊園先生曰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人之生惟大德爲能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女於成惟修德可以追災恐懼可以致福。又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有以及人不然則害仁。

張楊園先生曰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

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爲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張楊園先生曰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卹之義在已越當奮厲忍苦支撐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能立自有來復之機。每見人當困厄輒以鹿死不擇音爲解不當爲者不惜爲之它日悔恥無及甚使子孫受害至於怨尤非徒無益益取困窮耳。

張楊園先生曰窮達壽夭天也智愚賢不肖人也在天者不可强在人者有可爲君子爲其所能爲小人求其所難强。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古今以不知命之故枉爲小人者衆矣。游氏曰居易未必常得窮逼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逼皆媿好媿成怨讐不能毁孝子慈孫不能改於已取之而已矣。

伊川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薛敬軒先生曰國以逸欲而亡家以逸欲而敗身以逸欲而爲昏愚爲戕賊患無不至蓋憂患是天理之行震動驚醒心膽變換之地安樂是人欲之窟般樂怠傲志溺魂銷之地故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語云富貴不與驕奢

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處順境者可以知所警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然後作徵於色發於聲然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利義

眞西山先生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

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者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利於己亦且利於人人己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鬬攘奪於是乎興己亦豈能獨享其利哉。羅羅山先生曰義之與利正天理人欲分途一言利則忘義。故聖賢行事祇顧理之當然者做去初無所爲而爲人以義爲心則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以利爲心則一身之外盡是仇敵盡惟利是圖此心祇知有我不見有人即此一念已是衆叛親離亡國敗家之象況存之於心即見之於事我欲利我人亦欲利其我我之心不記有人人之心亦祇記有我竊奪之心由此而起弒逆之禍由此而生利心一開自有不至此不止者則亦何利之有。

陸桴亭先生曰利亦訓通通則利不通則不利以義爲利者通於人者也以利爲利者專於己者也通於人者財散則民聚專於己者財聚則民散。又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言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張楊園先生曰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凡利於己者必害於人故怨與奪隨之。然聖人作易則使人趨利而避害利亦人所不能已。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是取之於天也。孟子曰不違農時深耕易耨穀不可勝食又曰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取之於地也。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可以食肉是取之於物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正蒙曰師道立善人多子孫賢族乃大是取之於人也。如此則利於己亦利於人所謂不言之利利者義之和利有攸往无不利。舍是而言利鮮不得罪於天豈創業垂統可繼之道

張楊園先生曰人生飲食衣裳以及冠昏喪祭饋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則問其所由來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執藝之類又下此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是非義也。果其量入爲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多斯爲相稱否則當用而不用即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源清固不可得其源不清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君子寧得爲義不言利而利存小人寧得爲利利未得而害伏愚哉。

張楊園先生曰名節不可不自愛一失足孝子慈孫猶將虛之況當人之身何能靦然視息於天地之間。行止語默辭受取與去處出就生死存亡一裁乎義而無所游移瞻顧斯爲自愛之實。義即命也不知命不知義枉爲小人而已。

袁君載曰居鄕在旅不可輕受人恩方未達時受人之恩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有德色及顯達之後偏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受恩多難以立朝人在貧賤患難之中忽有人周其困乏出之泥塗烏能無知遇之感然苟不擇而受之是妄以身許人也倘彼有所深求安知異日不大受其累乎後世逸才比附大姦身敗名裂史不絕書語云丈夫不受人憐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鄕黨乎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驕我能無畏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

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敬身通論

張氏鉻曰天人一體者也三才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形而上者一理之充周形而下者則一氣之融結也天之所以

成形者、氣爲之也、人之所以成質者、亦氣爲之也、其感應之不爽也、理有以相通、卽氣有可以相觸也、如心之於四肢百骸也、一髮之痛、心必覺之、一肢之癢、心必知之、降祥降殃、是以捷如影響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而人之自絕於天者、見爲已之身也、不知其爲天之身也、縱嗜欲、滅禮義、喪心伐性、所以病乎天之身者、無所不至、在天方悄然以悲、惻然以痛、而彼昏不知、且謂天道夢夢於我、何有也、不亦大可哀耶。嗚呼古聖人於天人之際、三致意焉、欲人知其爲體之一耳、不悟其爲體之一、而幽獨之中、可以惟我所爲、其甚者遂至爲所絕、而忍降之割、如毒疽潰癰、雖一身之物、亦有時決而去之、不復惜、可不懼哉。

謹案身爲天地之所生、父母之遺體、萬事之根本、人之所愛、莫重於身、安可以不敬修哉、是故爲一身之綱領者、性曰仁義禮智、爲一身之發見者、情曰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一身之主宰者、心則虛靈不昧、爲一身之舉動者、廢有耳目口鼻、動有手足、衣被乎外、食養乎中、以周旋乎五倫百行、家國天下之間、人之有身、誰無仁義禮智之性、誰無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誰無虛靈不昧之心、誰無耳目口鼻手足之運用、誰不衣食、誰無五倫百行家國天下之責、雖有不同、要亦大同而小異、顧何以有大人之身、有小人之身、有身而繪像以祀者、有身而

不得令終者、其故無他、在身之能敬修與不敬修而已。身之能敬修者、克去己私、全體皆仁、納身軌物、周折中禮、羞惡嚴厲、身不陷於不義、是非分明、身不流於不智、喜正直而怒奸邪、哀死亡而樂生存、愛人欲善而惡無理、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耳聽思聰、目視思明、口言思忠、鼻思德馨、手容恭敬、足容詳重、飲食必有節、衣服必有章、行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以至敬其身於五倫百行、用人行政之間、無美不備、是故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後世、誠身之學、日省乎吾、藏身之恕、實有諸已、用是疾病不作、精神强固、德潤身而心廣體胖、令問廣譽施於身、身名俱泰、形端表正、樂莫大焉、福莫厚焉。身之不敬修者、滿腔私欲、身無一仁、放蕩形骸、身無一禮、羞惡消亡、身無一義、是非顚倒、身無一智、喜小人而怒君子、哀盜賊而樂喪亂、愛奢侈欲珍奇、而惡道德、心爲形役、百病叢生、耳聽淫聲、目視邪色、口出傲言、鼻貪俗臭、手肆亢殘、足輕舉動、飲食同乎饕餮、衣服好乎奇衺、威不足畏、儀無可觀、以至肆其身於大綱小紀應事接物之際、無惡不爲、是故致身邪行、不知保養、以身試法、不知畏懼、守身之道、置若罔聞、亡身之禍、習而不察、用是形容枯槁、神氣疲倦、身一敗而萬事瓦解、詬詈刑戮加乎其身、身家莫保、天災人眚、賤莫甚焉、禍莫大焉。且夫聖賢之學、敬身爲大、帝王之治、正身爲先、身也

者家頼以齊國頼以治天下頼以平苟不修身則祇爲血肉之軀空食世人之食空著世人之衣無益於世非徒無益而又有害屋必修而後可居身不修何成爲人路必修而後可行身不修何屬爲人世有自矜才智逞人至問其身多有不可對人言者無識者謂人之一身不能長留於兩大之中何苦費其操修豈知人不修身雖有身亦如無身負天地之所生父母之所遺其與萬物奚以異所以人生在世莫要於修身修身不外存養克治謹言愼行君修身則爲聖君臣修身則爲良臣士修身則爲貢士民修身則爲良民天下之人無一人不修身則刑可不用武可不講斯稱太平大學曰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中道全書卷十七

倫紀門

五倫

邵陽謝龍山輯

羅羅山先生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父子兄弟天親也君臣夫婦朋友以人合者也君臣者主宰此人倫者也夫婦者似續此人倫者也朋友者輔翼此人倫者也人合也實天合也。是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皆以天理之自然立人道之極則君子之道本乎人倫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盡性故也虎狼知有父子也蜂蟻知有君臣也雎鳩知有夫婦也鶺鴒知有兄弟也伐木知

有朋友也人而不盡其道禽獸之不若也禽獸之不若賊天之甚者也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劉錫鴻曰聖人之教仁義而已仁者人心固有之純善義者處事自然之條理而其大用則維持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倫。君非臣則無手足臣非君則無頭目故君臣至親子非父無以生其身父非子無以傳其世故父子至親兄弟者同禀父母之氣血以生非他人所得同故兄弟至親夫婦者相與成家而育後嗣者也故夫婦至親朋者吾之同類友者吾之相助也故朋友雖疏而亦親惟親故相愛恤此固有之善心也仁也。君所以治其臣臣所以奉其君故君尊臣卑有父而後有子故父尊子卑而凡

與父同等者皆尊、與子同等者皆卑。有兄而後有弟、故兄尊弟卑、而凡與兄同齒者皆尊、與弟同齒者皆卑。夫婦者陰陽也、陽日陰月、陽天陰地。天上而地下、日大而月小、故夫尊婦卑。朋友無尊卑、其道主於相敬。不自尊而卑人、無尊卑者、自無尊卑、此自然之條然也、義也。天下生民、日相交接、不外五倫、果洽以仁、而不相棄害、維以義、而不相侵陵、家國天下皆安。聖人之教、所以奠宇宙而育萬物。否則君與臣互相殘賊、父與子互相傷夷、兄與弟互相摧剝、夫與婦互相搆怨、朋友互相戕殺、民物無以全其生、天地且不帖然於其位。教之爲用、孰大於仁義、孰實於五倫哉。

淩次仲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皆性之所固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是故聖人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簾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字軿輦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相見可賅也、而於相見焉始之。三代盛時、上以禮爲教、下以禮爲學。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執贄以至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豈虛語哉。

父子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然哉。

薛敬軒先生曰、人子生於親之膝下、方其幼也、其親出入顧復、惟恐驚之、痛之、饑之、渴之、未嘗須臾忘其子之身、而欲其安也。及少長也、其親誨諭諄悉、示之以孝弟忠信之

道、陶之以詩書禮樂之方、未嘗一日忘教其子、而欲其入於善也。逮其成立、處於鄉則欲其子以賢行自著、仕於官則欲其子以忠廉自修、其親之心又曷嘗一日忘愛其子、而不欲其子終有所成就哉。親恩如是、故其沒世雖遠、人子之喘息呼吸、卽親之遺氣、人子之身體髮膚、卽親之遺體、則所以追念其親之撫摩保愛、教誨期望之恩、而惻愴悲思之情、出於中心之誠、自不能於一息之間與子之身相爲終始者、是乃天理民彝之至、非由外鑠我也。詩所謂永言孝思者、殆以是歟。

事親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

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以適父母之所、及所下
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
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
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必嘗之而後退。男
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
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
視具。
內則曰、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
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
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
近、敦牟卮匜、非餕莫之敢飲食、與恆飲食、非餕莫之敢飲

食。
內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
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
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
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
灰請澣、衣裳綻裂、紉鍼請補綴、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
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
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呂新吾先生曰、子事父母、日俟其覺則向寢門、侍女而問
安之、衣服垢則獻新、以澣之、冠巾韈履亦然、袖巾手扇亦
然。日暮則拂振枕席、被褥而布、候寢則隨其寒暑溫涼而
加省之。爲客巾肩厠紙納諸袖中、手內換衣、付諸侍者。
呂新吾先生曰、出入升高下下、則扶掖之、夜行則子弟先
之、觸礙則告之、遠行夜歸、則率家衆束炬投殳以迎之、升
車操轅授軾、乘馬車三御、馬二御、敗車無坐、駭馬無坐、險
遠則子弟從之、必行之路、地淖則覆之、地冰則刷之、地泥
則沙之、隣牆無置坐、垂堂無見足。
呂新吾先生曰、侍父母之側、無戚容、無悲容、無惰容、無莊
容、無思容、無昏忽之容、無不足之容。無高聲、無叱咤之聲。

無直言、無費解說之言、無犯諱之言。怡怡溫溫、與與恂恂
載笑載言、承在意先、無令親難。家庭之樂、調黃鍾之宮、忌
商角之聲、南呂之宮。時花新果、異物奇觀、有得必獻、可助
一樂。
呂新吾先生曰、凡事父母異食、粟黍稷䆃欲鑿、稻去半粒、
麥欲羅頭、菽欲純而新。水欲甘、欲宿、羅酒欲醴、無宿壺、無
再熟、漿欲清、鹽欲淘、蜜欲盡滓、糖欲澄垢、醯欲澄根、茗去
初末、液在瓶則冪之、入盃則濾之。釜欲滌、器欲新、箸欲易、
諸食具、滌溉欲潔。日四問食、食問所欲、適溫涼冷熱之宜、
候生熟淸濁之節、嘗醎淡辛酸之味、視草毛蠅蟻之物。湯
粥不親指、羹汁不盈器、進食不吸涕、不咳痰、手不掩身、足

不履濡。魚無鯁雜鴨無骨經掌無節諸卵以酒諸腥以薑
分魚順理斷脯橫理葱韭薤蒜芥芹菘靑諸百圓蔬以脆
嫩者爲宜。朝食中午食多夕食少柔食多剛食少淸味多
厚味少。果食當饑飽之間桃李梅杏柿梨榴棗氣滿味足
色溢核堅而後進無蠹無損濯拭剝削而後進戒先時後
時先時味歉後時味敗胡桃四剝蓮實銀杏三剝去心菱
芡重剝棗去皮核生熟惟所嗜皆宜糖龍眼荔枝浸而羹
之用色紫而厚親無齒則漬以沸湯漬濃汁而飮之胡桃
煮栗合糖爲糜餳宜酥糍宜蜜蜜煎糖煎以侑茶酒。無多
進異味非習嘗者無多進。煮麥以水漬之久經暑月榨而
爲油曰甘油水茄以甜漿醃之壓而取油曰茄油入羹臛

肉最宜高年。憂驚悲怒宜進酒羹饘粥無進麪食食前無
報怒食後無報憂

順命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飮食
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
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
子之疏節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
杯圈不能飮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司馬温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
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
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
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
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廣愛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没終身
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
飮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没不衰。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
之禮焉没身不衰。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

寢處以其飮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張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
情若中人之情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
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
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
其難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呂新吾先生曰父母之所最愛者子女之子女已甯無食
必以食之己甯無衣必以衣之無財不可以爲悅甯於己
儉無怨言無後言。親之近侍以柔順勤謹者爲之否則數
易必得而後已果當於親則子婦訓迪之恩禮之等諸儕

行、長則以禮婚嫁之、貧則如願賙恤之。父母所悅之人、不悅子婦、含懟無以自明、當委曲以感悟之。
中道書曰、凡人父母雖亡、無可補過、然有兄弟、有姊妹、皆父母所垂念之人也、我當眷顧之、聯和之、則父母在天之靈悅。有伯叔、有宗族、皆祖父所不忘之人也、我當體恤之、周濟之、則祖父在天之靈悅。有親戚、有隣朋、亦祖父所加意之人也、我當提携之、憐憫之、不獨祖父在天之靈悅、即在天之鬼神、亦無不皆悅。
胡石莊先生曰、事親之道、愛敬而已矣、性之所近、意之所鍾、生則承順、沒則思慕、器物有藏焉、有展視焉、幼賤有常愛焉、尊長有常敬焉。凡親九族、平政治、惠鮮鰥寡、澤逮

黎庶、皆之屬也。居上不驕、處下不亂、謹言慎行、恪恭神明、皆敬之屬也。伐木殺獸、必以其時、豈必有濟於天下、亦云愛而已矣。不登高臨深、不苟訾苟笑、豈必有益於天下、亦云敬而已矣。常以愛敬爲心、則所行無過、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以治人則有用、以立德則有本。

諫親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聲、柔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呂新吾先生曰、親有錯履、無遽言、無盡言、無當人言、乘時乘機、設言以悟之[illegible]有激怒、姑從其怒以緩之、平時則順言以醒之、失禮於人者、陰爲遜謝之。
程叔子曰、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敗、則子之罪也、從容而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亦安能入乎、在乎屈下己意、巽順相從、使之身正事得而已。陽剛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侍疾

呂新吾先生曰、父母有疾、在病室出入、如竊立如寐坐、如尸、無噫噴、無咳咯、無履聲、無衣聲、無安置器物之聲、無喘息之聲、門之闔闢有聲者、漬其樞戶之無風自掩者、杙其扉、閑六畜於別所、有闌入者揮之、逐猫犬欲疾、逐雞鶩欲

緩。口常漱、手常盥、近枕而語、必嚼薑掩口、凡在室者、戒葱韭薤蒜萊葫之食。增減被服、無令知覺、揮扇無風、揮無力。問疾者至、應而勿傳、修文之客勿入、多言高聲之客勿入、休戚不關之客勿入、自遠來者、聾者瞽者啞者跛者勿入、病者欲其入則入之。子婦室人、省而勿問、候而勿請、其寒溫安否、移動起居、待病者自言而後應、亟問非孝也。先給直於販戶、購難得者美者新者、以備緩急之思、陳甘旨於目前、以觸見聞之嗜、不欲食無強食、偶欲食無多食、仰食咽曲、內以匕、側食頤解、承以盂、多則難下、寧少、沸澄水、十沸而經宿、澄之無生性、無塵氣、最宜病者之胃脾、病人多口苦、用飴鹽三淘以洗之。[illegible]帛各二、日滌而更之。侍

疾者不弔喪不入墓不見凶穢之物不談幽怪之事可悲可怒可憂可思可厭之事即急勿以告病人多躁怒不近情默而順之無辨是非病者欲樂則用管絃歌拍以娛之談古今人物以忘之聲欲輕厭倦則已寐勿呼安勿動誤勿正欲勿違有未可從者婉言之使自止麤醫不誠之醫行道之醫不讀書之醫泥書之醫皆勿用有良者雖遠必致之拜而敬禮之撿方製劑煎藥必親手將進必親嘗煎藥不於病室坐勿三醫醫勿驟易藥勿雜更勿多勿卻病者自問狀言減不言增言輕不言重子婦侍疾必强飯節力更番休暇設亦病焉諸將奚賴病篤治後事無令病者聞之在侍無慘容無憂色無泣狀强愉怡以悅病者流涕

而侍疾非孝也形氣欲離離時病者何如其爲身生者何如其爲情而紛紛問苦怛化亂神屬纊之際羣擾雜哭皆非所以安死者仁人孝子强制其情不可作兒女狀凡病室欲外者可入內者可出掃除院宇固密壁戶不受風不納日不生濕不入蠅蚊帳幃綿齊陽不畏明陰不惡暗病者喜靜惡喧砧杵之聲叫號之聲煩碎之言穢惡之氣煎煿之味拜挽四鄰須令謹愼應費者不惜費以悅之侍疾之時百般子道從此更無盡時兩膝親身從此更無見日與其必誠必愼於蓋棺孰若竭心竭力於卧榻臆有根心之愛者自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容已之情者自有不待勉之事

立身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此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

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張楊園先生曰人子事親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二語蔽之總以愛身爲本愛其身則能修其身修其身然後可以承先可以啟後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所望於子者豈有他哉身之不惜尙何孝之可言

胡石莊先生曰尊貴之養嚴父配天貧賤之家啜菽飲水苟義之所自盡其致美一也修身潔己不愧藜藿穢名沈行有慚黼冕苟內省甚嚴其無忝一也正考父之業歸美弗父何苟能身之所履不近非義其義皆相通也季子之感皐魚之哭皆能貧賤不恥守義恬淡其理亦何慽也

陸稼書先生祝遠亭父壽序曰子欲子之親爲鄙人張殿

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抑欲子之親爲汴人程大中公乎程生於乾興景祐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殿中丞大中公則賢矣其所以能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豈非以橫渠明道伊川爲之子耶遠亭無以世局之利鈍爲憂喜而必以程張自任西銘正蒙吾溫凊之具也定性書好學論吾甘旨之奉也經學理窟穎考叔之義也易傳春秋傳遺書外傳老萊子之斑衣也繹之於心而體之於身所謂不愧屋漏者弗能弗措也所謂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弗能弗措也關洛之學復見於梁溪二泉間泗菴先生顧而欣然曰吾何幸得追隨

程張二翁間也其爲樂何如耶其爲壽何如耶其於世之獲一官進一秩以誇耀於父母者所得孰多耶

陸稼書先生祝吳梅村母壽序曰願孺人之子大其志擴其學毋汩於俗毋囿於習以浮華爲可恥以雜伯爲可鄙以道爲歸以古爲法以窮理格物爲入德之門以戒愼恐懼爲存心之本必正誼明道如董仲舒必淡泊寧靜如諸葛武侯必先憂後樂如范希文皋夔伊旦吾鵠也思孟程朱吾師也左圖右史吾箕裘也內聖外王吾堂構也日而就焉月而將焉優游而漸漬焉浸假而孺人之子赫然爲大賢焉則孺人爲大賢之母矣浸假而孺人之子粹然爲純儒焉則孺人爲純儒之母矣榮莫大焉福莫厚焉爲之而已豈其難哉

羅羅山先生曰壽親以言莫若壽親以德壽親以德者惟自立身行道砥礪於聖賢之域以無忝於所生俾天下後世慕其義者共知其先訓之有自故有柳仲郢之賢熊丸之教以著有歐陽文忠之學畫荻之風日昭呂榮公德器成就申國夫人之訓以傳子輿氏明百王之大法繼洙泗之淸傳稱爲亞聖爲天下萬世師其母三遷之賢益彰是數母者其淑範令儀固足爲法於天下亦由其子之德隆望重而其徽音遂因之赫奕於古今耳

孝誡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

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身敢

不敬乎。

胡石莊先生曰恆舞酣歌燕遊偷肆淫朋比德貪叨忿懫汙漫突盜嵬瑣詭僻行之堅言之玷否則庸駑劣下不見取於人親老窮苦無一日之養否則妻子不道不能裁以大義使遂其惡皆貽憂之道人子所當戒者。

張楊園先生曰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好貨財私妻子將不順於父母而況兄弟不孝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情鈞是不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啟其手足之釁爲害尤大。

方正學先生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孝徵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弗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

也對曰俞得罪皆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大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

解双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忽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爲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弟妹以歸居歲餘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以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

張楊園先生曰自古人倫之變惟舜處得盡善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使父頑母嚚傲弟化爲慈父母友愛之弟後來天倫之樂更當過人至其克諧之道曰負罪引慝而已夔夔齊栗而已孟子謂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此負罪引慝也子夏告司馬牛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此夔夔齊栗也故曰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孝慈爲五倫第一要道嶽王父欽公性正直義方垂訓尊師重道獲三叔茂才皇考敬公剛直如王父家無立

錐欲繩祖武苦課嶽讀皇妣劉氏心仁慈孝順舅姑舅姑偶有怒於人下氣怡聲解釋嶽十二歲時停書未讀王父呼皇妣曰汝四男今歲讀書還業農皇妣會王父之意對曰讀書王父喜之連稱其善立送就傅皇妣嘗謂嶽曰火夫衆家時說汝待下寬恕余聞之深喜宜常寬以待下舅劉公國正幼失怙家貧外王母病偏枯終日臥榻飲食親自扶進傭工八里外白石嶺雖深雪必夜歸奉侍清晨進食而奔工午倩人代奉人有憫其難者公曰我事奉匪汝事也皆稱爲孝子嶽負先人德學道未明有漸孝思望後嗣之善繼善述焉

倫紀門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夫婦

胡敬齋先生曰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爲家陽不能獨生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爲室

擇德

張楊園先生曰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不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男女訂婚約十年上下過遲則難選擇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世舊之門不可貪慕攀附非偶

文中子曰婚姻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

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胡石莊先生曰古者男女皆擇德焉凡議昏者小大不偶非禮也尊卑不偶非禮也少長不偶非禮也不必避焜燿取淸貧察先世士農之家子孫樸魯親戚相依數世之益也淫惰之家子孫狙詐親戚相聚數世之累也若夫女之尤者非其人不可近非其德不可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天下之至言也可不愼與

嫁娶

夏之蓉曰子女當嫁娶之年正血氣未定之日隨所染而化之今乃示之以侈導之以奢長之以傲縱之以驕而欲其與有家承後嗣可乎欲不節則夭折萌中不固則德器壞

范文正爲子娶婦聞婦家以羅綺幃幔公不悅曰吾家素淸儉羅綺豈幃幔之物耶持至當火於庭抑又聞之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則置酒高會

而澆弛無行之徒沈湎喧呶且以媟嫚之詞相軋爲笑樂此尤風俗之偷有力者宜亟挽之閙房者懲治

吳榮光曰世俗昏不及時徒尙奢侈富者爭勝貧者效尤一有不備深以爲恥不顧舉家變產止圖一時觀美致兩家推諉期屢卜而屢更不但男女怨曠甚至釀成强娶賴昏之獄至戚反成仇讐過門立見貧窘富者不爲子女惜福貧者不以八口自計用是生男則喜生女不舉推求其故皆搢紳之族不以節儉爲先古之娶妻者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今之嫁女者椅桌數張被褥全具衣服一箱皆禮之得中而易爲者

別義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禮記曰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胡石莊先生曰先王教人必使知宜家之道而後爲夫婦知成人之道而後爲父子一夫一婦庶人不乏於家妾媵有數王侯不踰其制故女子守貞信而惡非禮男子重伉

儷而賤淫奔末世貴賤無等取女過度列屋而閒居者既衆苟合而輕棄者亦多又有早婚少聘不解以禮自閑男子耽樂無極女子席寵日驕始則委曲順從久且益生厭棄燕私既析忿恨遂深求爲路人不可得已

和敬

張揚園先生曰婦之於夫終身依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共故曰得意一人失意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母奉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輒怒有不知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道友則有滋益之義狎侮可乎惟夫驕恣妬悍不順義理欲專家政禍敗門風者爲不容恕爾

禹甄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爲夫婦者當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今人屈於外而威於內忍於僕而逞於妻以妻爲遷怒之地何以爲家强則易犯瀆則易褻弱則易暴孤則易施遂至大不祥焉人若無妻子孫何出家道何成祭則孰奇居則孰輔出則孰守如天之有地如君之有臣以言乎位則不可褻以言乎德則不可褻敬且和夫婦之倫乃盡

胡石莊先生曰夫婦之道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故昏禮主敬敬則克終克終則成物之道也克敬則延世之道也六禮之接皆主人延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所以致敬也質見婦於舅姑享以一獻之禮亦所以致敬也父母舅

姑以敬先之內外大小執事之人莫敢不敬慢易媟越雖冠冕之裔吾必謂之委巷矣恭敬儼恪雖農野之子吾必謂之學士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終而不敝在乎敬焉爾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乾坤而終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

兄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設有不幸鬩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張楊園先生曰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抑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甯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又曰骨肉之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根本既傷而枝

葉如故者

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長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柳開仲塗曰皇考訓誡弟婦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爲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甯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得全其家云

許魯齋先生曰兄弟同受父母之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叔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袁氏世範曰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卽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與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傚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己須以其善伯叔父者先之

詩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甯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

豆飮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友恭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

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我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哀求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

晉咸甯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出、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者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

楊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近出、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飯、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麻同爨、庭無間言。

司馬溫公與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

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觀、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長幼

曲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

長則肩隨之。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

謁見

通禮曰、卑幼見尊長、及門、從者通名族外、次尊長召入見、升階北面再拜尊長西面答拜命坐眂尊長坐次侍坐於側茶至起叙語畢稟辭三揖尊長皆答出尊長不送若尊長來見卑幼送迎於大門外行禮坐次如儀。

進退

居義時曰、凡見尊長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退不敢退進當鞠躬低首疾趨而前立不逼近離三四尺然後拜揖退亦疾趨而出須從旁路毋背尊長頻加回顧恐更有命。與同列共進以齒爲序進則魚貫而上毋得越次紊亂退

則捲席而下毋得先出偷安。

應對

居義時曰、尊長呼召、隨聲而應、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口則吐地相遠則趨而近其前有問畢則掩口實對毋先從中錯亂對訖尊長有命乃復原位

侍食

居義時曰、進饌於尊長、先拂拭几案、然後釋器於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尊長所嗜好者移近其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於傍食畢則進而徹之命之侍食則揖而就食食必隨尊長所向未食不敢先食將畢則急畢之置器亦隨置之凡飲食於尊長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記曰、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坐

曲禮曰、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少儀曰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

居義時曰、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侍坐尊長、目則常

敬候顏色耳則常聽言論有所命則起立有倦色則請退有請與獨語則屏身於他所。

侍行

居義時曰、記曰、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向長者所視侍尊長行、必居路之右雖後不可相遠有問則進於左右聽視尊長所向登陟則先後扶持之與之携手而行則兩手捧就之遇人於途一揖而別不得合尊長而與之語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居義時曰、遇尊長於道、趨進肅揖與之言則對命之退則揖而行尊長乘車馬則趨而避之名分相懸不爲已下者則拱立以俟其過。

代事

居羲時曰尊長有所事不待其命趨就其傍致敬服役如將坐則爲之正席拂塵如盥洗則爲之捧盤持帨夜有所往則爲之秉燭前導皆須正容端志毋怠慢差錯。曲禮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胡石莊先生曰魯之爲俗少長有禮道路之間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老者亦受而不辭。俗旣澆薄長老不自安與卑幼相讓斷斷爭辭故少者之禮長者不必過辭惟薄俗則必辭之。

非禮

胡石莊先生曰事長之禮不可以勞勩之事强之不可以不急之務煩之不可以浮華之業溷之不可以勝負之迹較之不可以技藝之末鬪之雖己之才能可喜而當長者之前不可誇示以爲聲譽也當揖者揖當拜者拜坐起旋避皆有法度不可爲非禮之謙恭俗態之逡巡非公事而用狀牒非職業而勤請問煩長者對答磬折皆非禮也。

侍君子

胡石莊先生曰侍君子者知慮昏濁欲進於高明胷次窒礙欲游於宣通才調樸鄙欲資以敏給學術頗雜欲造於純粹舉事僨敗欲底於克成亦在乎聽其議論觀其行事象其禮儀法其志趣而已矣。故言不戢匿情不泄貌然厭聽而語不可了作色相喻辨說不休對客不辭讓論說傲其儕偶以己之膚說錯雜長者之言長者竭其誠欵而不能信如此者雖日遊君子之側所得亦無幾矣。

朋友

黃勉齋先生曰大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擇交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張楊園先生曰家人骨肉而外無在不爲朋友交接之際先辨君子小人大都溫而厚者必君子殘而薄者必小人嚴正者必君子柔媚者必小人好學者必君子暴棄者必小人告我以過者必君子導我以慝者必小人辨之旣審與君子日親與小人日遠其於學也庶幾若淸濁不欲太分必也尊賢而容衆。

朱子與子書曰交友之間最宜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謟諛輕薄傲慢狎褻導人爲非者損友也以此求之百不失一。但恐自己偏僻卑汚不能克己從善則益友不期疏而日遠損友不期親而日近痛加檢革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歌曰損友敬而遠益友敬而

親結交擇德義、不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眞、小人甘如蜜、轉眼成敵人。

王陽明客坐祝曰、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弟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浮薄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玩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書此以戒我子弟、並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張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厭、故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交道

王相心曰、巽而正、恭而無失、處上交之道也。肅而不慢、惠而不暱、處下交之道也。善則相勸、過則相規、處同心之交也。虛而有容、和而不流、處汎愛之交也。敬以遠狎、厚以遠薄、處故舊之交也。開之而後達其衷、測之而後入其言、處新集之交也。交必信、未有已不信而能孚於人者也。交必愼、未有始不愼而能固其終者也。信矣愼矣、擇之以明、推之以恕、而交之道全矣。易合者必易暌、好譽者必好毀、多同者必多異、怨莫大於恃望深、隙莫大於求無已、釁莫大於廣攀援、殃莫大於痛絕人、向其公無貴其遍、交乃有功、執其貞無執其情、交乃可成、百爾君子、敬哉敬哉、交而後量則必敗、量而後交則无悔。

黃勉齋先生曰、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盡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具此理、朋友之交、亦去其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公爲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己、推其所以望於己者而勉人、盡其心、平其氣、毋匿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雅、將銘諸心而不能忘。

胡石莊先生曰、君子之友、仁義以相輔、勳業以相助、道行則相慶、勢微則相恤、急難則相扶、彙征王朝、偕隱隴畝、不以夷險易貞、不以初終渝節、不以貴賤殊心、不以死生易志、總其大端、其指有五、取善以相益、進德以相輔、存誠以相資、誨過以相戒、聞見以相廣。

友德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 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

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友義

箴言書曰范文正在睢陽遣堯夫至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尙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葬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嗚呼文正輕財重義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若堯夫麥舟之與父子濟美賢矣哉

中道全書卷十九

倫紀門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齊家

易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祖考

張楊園先生曰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若夫祖父用心果能終身不忘先世家法苟能遵守弗失傳之久遠遂成家風子孫易好好則又及其後人全要根本不薄基業牢固有基弗壞斯有肯堂肯構之望根本深固則有枝葉扶疏之理事在敬勉而已

張楊園先生曰居家之道祭爲重祖父奉養之日不可期惟追遠祠墓猶得以盡其心古人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凡門中男女不可不知此義。先世所遺若祭田祭器、譜系、影像、圖書、坟墓、祖居、田莊以及手植樹木之類皆當敬守弗失古人愛敬及於桑梓用心何如。

子孫

司馬温公曰生子求乳母必擇良家婦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教唱萬福有知教之恭敬尊長不然者訶禁之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

紀愼齋曰大凡子弟須從小約束飲食必示之節制衣服必示之樸素言語必示之簡默舉動必示之雍容長幼必示之有序五穀書籍必令之珍重百物性命必令之愛惜

習見習聞自然成人。

張楊園先生曰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尙爲農爲士始分其業則自幼不習閒游入於非僻易於爲善。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張楊園先生曰有田畝當盡力開墾有子孫當盡力教誨田疇不墾甯免飢寒子孫不教能無敗亡。疏溝導渠以備旱澇蕃糞完器以乘時令墾田疇之急務也擇業授事以戒游惰延師肄經以遠邪慝教子孫之急務也人生無一事不可不盡力此其大者

張楊園先生曰天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爲國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爲身家根本一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卽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中等之人得教則從而上失教則流而下子孫賢子以及子孫以及孫子孫弗肖傾覆立見可畏已。

張楊園先生曰近日師道不立爲子孫計者孰知尊師崇傅之道是以子孫日流於頑愚甚至生子不復延師盍思爲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爲愛其子乎抑以道德遺子爲愛其子乎司馬温公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然何若求賢師教之於昭昭之際乎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世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至於師

傅一入家門子弟志尙因之以變學術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亦害匪朝夕必擇剛毅正直學業充足者致敬盡禮事之終身。

張楊園先生曰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寛者多至不肖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寛則姑息放縱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迨德性已壞聽之不可禁之不能誅之又不忍始悔前日之失教也晚矣。觀此則家長執法以御羣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廢矣。

張橫渠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子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

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在而長。

薛敬軒先生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胡石莊先生曰父母之於子愛之在心不在其事使之以事不在其憐導之以道在乎服習不在相强羈丱成童必就師傅居處與偕必擇仁里朋友講習必求良士誦說討

論必務正學臨財取予必尙辭讓役使僮僕必多慈良居官服事必謹廉隅鄭師克蔡子産獨憂子國怒之賢父之心不以其子智略爲重以醇謹爲重馬援教子務在敦厚周愼而戒輕薄浮華王昶命子悉取渾默沖虛俾其顧名思義又言輕貴者不可法而淡守者可法性行不均得失相叅者不足慕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者足慕柳玭曰祖考忠孝必爲名門子孫驕奢必爲覆族德行根株也文學柯葉也慈孝友悌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不可一日無也凡此諸賢莫不益以義方之訓。

呂滎公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

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强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閑家

內則曰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內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左晴山先生曰內外男女之際尤不可紊阿翁者家之尊者也伯叔翁者與阿翁同一尊者也媳不上翁堂翁不覿媳面示卑幼明有所尊也非朔望時節請安慶祝媳見翁則避之翁遇媳則退俟其避夫之伯兄亦然至於外人雖

至親密戚往來候問男子則在簾外啟女子惟於帷中答拜問畢則退若夫疏者不請問也婦人男子毋許嬉笑接談混雜無別閨門為王化之本名節所由關貞淫所由起成敗所由基治忽所由判顧可忽乎哉

司馬溫公曰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通內外之言傳內外之物毋輒升堂室入庖廚

張楊園先生曰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祇宜勤紡織供饋食簪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玉綺繡求其全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況婦德

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為先稚子侈心益當豫戒

張楊園先生曰婦有七去之罪出之可也近世出妻之義不行其禍每至於妻弒夫而夫殺妻寡婦不能安其室再適可也世人必欲強之不嫁其弊甚至汙風俗而敗彝倫聖人之待下流固有寬路以處之不立一概之格求全滋弊

張楊園先生曰子孫守士農家風求為可繼惟此而已不可流入倡優下賤及市井痞棍衙役里胥一路

張楊園先生曰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為僧尼者若寡婦與尼往還及佞佛燒香即不如更嫁令子女為尼僧不如使入傭作

張楊園先生曰僧道邪術子孫愚不可延其徒以資福子孫慧不可讀其書以求道二者害有淺深惑則均也道一而已天下有外三綱五常而空虛杳冥以為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世有不修孝悌忠信惑世誣民恣行無忌而獲福者乎

家用

朱文正公軾曰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為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僥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況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

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奢惰則自絕其生理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以此思勤安得不勤以此思儉安得不儉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御羣子弟及家眾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張楊園先生曰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若能於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與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即下及子孫得

以示久不替。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已、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張楊園先生曰、人當富足、若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之後、卽不免饑寒失所、更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及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三百家、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事良可法也。吾又見慳吝之夫、每喪其所有、至於失所者矣。

王厓川曰、用之以奢、莫若積之以儉、積之以儉、尤宜散之以公。君恩所贏、家計所縮、以之資寒士膏伙、給窮黎衣食

不愈於媚妻妾、貽子孫乎。以之興學壇祠堂、葺橋梁道路不愈於營膏腴、窮土木乎。封鐍而藏之、將無翼而飛、不脛而走矣。斟酌而布之、必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乃素封之家、愈富愈慳、官俸所入、銖積寸累、雖有義舉、不復一出、此之謂不知類。

張文節公知白、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張楊園先生曰、王符卿之父、豐於財而慳吝無惠、人多竊伺、募人防守、一日對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以自養也。世之切於人者、莫如身、至切於身者、又莫如心。大人以多財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爲者哉。封公喻、招其族里、夙貸而負者、裂券免之、夙所積藏、悉捐以散之、里之人大悅、從而相依者數百家、無煩募守、符卿成進士、士林推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戴封君爲仁人。

宴客

張楊園先生曰、親友慶弔、稱情量力、以誠爲主、不以文爲

先。世俗浮奢、非禮之禮、不足循也。稱情者、親親則有殺、尊賢則有等、厚其所宜薄、薄其所宜厚、逆情倒施、小人之道也。量力則稱家之有無、富而悋財、非禮也、貧而求備、亦非禮也。

杷園先生曰、盛饌變色、爲相敬也、疏食必飽、爲相愛也、聖賢且然、況吾儕乎。物力有限、儉德當崇。古人二簋用享、每食四簋、斟酌時宜、再加其一、知己相聚、原取歡洽、非徒哺啜、卽爲哺啜、五鼎之奉、不爲不豐、何必羅列始足稱豪、會數禮勤、物薄情厚、我既易於待人、人亦易於待我。

楓山先生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肉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賓客往來、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飯食

而罷。魏文靖公在家、賓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年雖高、必就舟次回拜之。公府有所相遺、必以禮報、不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爲法矣。

司馬温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柹、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爲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在洛下與諸故老游、集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

僕役

司馬温公曰、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洒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洒掃中庭。女僕洒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夜則拂牀展衾、晝惟主人之命、以供百役。

司馬温公曰、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年二十爲之娶妻。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勞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張楊園先生曰、貧家役使之人、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人、第一是謹、要以不欺爲本。有才智者、害多利少、且於義未當。總不宜多蓄、及輕於進退。御僕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流、而恤其勞苦。

張楊園先生曰、先生分土授田、一夫無失其所、凡有勞事、使子弟爲之。王政不行、貧無依者、服役於人、以生家有餘者、養人以資其力、當善待之、不可橫加陵虐。陶公曰、彼亦人子也、須先開以爲善之路、示以資生之方。必其不堪扶植、與屢不用命者、然後去之、苟無大惡、亦宜寬宥、不可求之太過、責之太深。天子臣妾萬方、猶欲視民如子、士庶之家、牛羊犬馬待人、不思獲罪於天乎。

陳乾邠曰、君子當萬物一體、僕衣食之計、固宜有以周之。婢僕有過、好言理諭、讀書知禮之士、尚多過舉、況無知之僕乎哉、如再三不改、法當懲戒、必稟之父兄、不得擅自鞭朴。日用之間、當調停其事、俾時有暇羸、牛馬弗盡其力、而況人乎。羣僕之中、必常知其勞逸、時寓勸懲、遠役必令裹糧、毋有稽誤、隨宴必須早歸、毋俾久候、寒夜守餓、縱飲不返、深乖長人之道。客使遠來、務令速飽、敬主及使、焉可忘之。

齊家通論

張楊園先生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爲人、仁義而已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而親親則有殺、義者宜也、尊

賢為大、而尊賢則有等。若親其所疎、而疎其所親、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施之於家、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敖惰、無往而不辟、已足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賊仁之賊、賊義之殘、何必在大。

張楊園先生曰、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為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

張楊園先生曰、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概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其在於家、祖宗以厚德啟其後昆、則寖昌寖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隨及。

張楊園先生曰、人家不論貧富貴賤、祇內外勤謹、守禮畏法、尚謙和、重廉恥、為好人家。怠惰則廢業、恣肆則近刑、淫泆則敗門戶、喪身亡家、蔑不由此。又世祿之家、不農而食、不織而衣、不賈而財、不工而用、作苦之事不知、禮法之士不接、相習以侈、相誇以靡、相尚以勢力、故一世而為游惰之民、再世而為奸宄之民、三世而為無衣食之民。

柴氏曰、覘有家之興廢、當論其德、如醇謹勤儉者必興、澆薄荒淫者必廢、故高車駟馬、列鼎鳴鐘、良田美宅、歌兒舞女、非興也、興而恆與廢相倚。短布單衣、蓽門蓬戶、糟糠不厭、形容枯槁、非廢也、廢而恆與興相伏、但使居家有軌範、教子能成立、不必其勢炎炎、而堂構可期。

眞西山先生曰、父慈子孝、和氣滿堂、雍雍愉愉、為家之祥。子悖其父、父虐其子、傷恩敗教、皆由茲始。有媼曰陳、百歲康強、若兒若女、鶴髮成行。問其所致、曰慈曰孝、夫豈偶然、天道之報、我訓居家、是則是傚。福生於儉、禍生於奢、影響相隨、毫釐弗差。惟樸惟素、富足之具。惟侈惟僭、困窮之漸。廣用多求、心勞且憂、富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失之、其亦鮮矣、我訓居家、甯儉毋侈。貧富相資、今古同之。富而無貧、誰耕誰耘、貧而無富、誰依誰怙。田連阡陌、禾滿囷倉、宜念細民、朝無夕糧。厚積深藏、乘時邀價、衆怨是叢、天豈汝赦。厚德長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萬金弗如。為富不仁、鬼神所瞰、累世之儲、蕩於一旦、我訓居家、宜以為鑒。天地之性、

最貴者人、況為父子所主者恩。骨肉相殘、世之大惡、云何閭閻、有子不育。貧而為之、已謂至愚、富亦效尤、情尤可誅。人之有生、衣食素定、何必過憂、乃絕其命。子多而賢、家道愈隆、若其不肖、一子覆宗。虎狼雖暴、弗食厥子、人為物靈、胡忍為此。戕賊天性、泯絕民彝、咨汝家人、其戒於茲。健訟求勝、鮮不招敗、帶刀自濟、適以生害。歲終而儺、所以逐厲、未聞成羣、爭耀凶器。凡曰有神、正直而聰、非道求福、豈神所容。巫覡興妖、本以自利、人而惑之、可謂不智。禁汝醫藥、以戕爾軀、誘汝祭賽、以空爾廬。甚至束牲、以人為畜、陷汝於刑、殞身覆族。凡此數者、蓄害之基、我訓居家、其重戒之。

左晴山先生曰、孝友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

伯叔子姪、率性而行、相親相敬、相愛相親、尊卑長幼、風饑揖讓、耕讀紡績、戒謹游惰、有事同力合作、無事聚首言歡、咨怨悉泯、妍醜不爭、孝以及友、友以全孝、仕大夫珍饈養志、士庶民菽水承歡、醴酒魚羔、隨時話慶、雞犬桑麻、觸處娛情、鶴髮含飴、日月偏長、竹馬追隨、天眞自裕、人人遜順、事事眞純、一堂太和、滿門祥洽、本孝友而教和教順教讓教恭、一室中無小無大、不言而喻、本孝友以睦親睦戚睦鄰睦鄉、一室外莫違、具邇不戒而孚。

宗族

羅羅山先生曰、宗族者祖宗一人所自出也、一人之身行爲數千人、數千人之身卽一人之身也、人以祖宗之身爲

身、則當以祖宗之心爲心、一族之內、俊秀者尊之、象賢者也、孝子悌弟、義士節婦、則欽崇之、立身行道、貽先人以令名者也、有位者慶之、大吾門閭者也、富者衛之、克其家者也、貧者弱者孤者寡者獨者鰥者、疾厄者患難者、相與救助之、賑恤之、吾祖若宗所不忍視者也、不肖者教戒之、懼辱其先者、耄者安之、幼者慈之、宗支賴以遞續者也、使隔膜相視、嫌微互生、路人也、秦越也、仇讐也、何以告無忝於身之所自出也。然而世系必明也、親疏必辨也、斬衰至於緦麻、至於無服、隆殺必別也、本雖一支則分也、其支分、則親親有其等、其本一、則雍穆不容傷、道無往而不在也。

王士晉曰、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 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老也、則 扶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族彥、賢也、賢者乃本宗楨幹、則親炙之、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隨處爲之効力、鰥寡孤獨、王政所先、況乎同族、得於耳聞目擊、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則周之、量己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遇人助之、氣愈激、得人勸之、氣遂平、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此之謂四務、爲義田義倉義學義家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

張楊園先生曰、鰥寡孤獨之人、窮而無告、他人遇此、猶將惻然矜卹、況在族人、而可漠不相關、若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捐衣衣之、捐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爲、弗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范文正公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以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並置義田宅云、

齊家要約曰譜之修也原世系序昭穆別賢否萃渙散睦族之道也世人苟無宗譜則不知身所自出卽有之者又數十年不一修愈久愈湮後來莫得其實誠可陋也已雖然譜之義二譜者普也普載遠近姓名諱字年號以示後人之不忘譜者布也敷布流澤廣遠世德卓異以示後人之不悖非特著世次章故顯以夸耀門閥而已。凡各宗子姓之賢達者宜溯流窮源續加修訂近者十年遠者二十年書生卒明配適記葬所述行實以垂不朽不惟睦族有道而宗嗣之衍亦無眞贋之失矣

顧九錫曰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國一日無史則文獻遺佚而體統紊族一日無譜則統緒不明而世系晦近世

仕宦之家更相通譜江浙之人多以外家易姓通譜世系無稽尊卑淩夷名分倒置至於置本生之父母指他人爲祖宗薄惡澆漓其何以厚宗族而敦風化哉。嚴禁仕宦不許通譜外家不許易姓諭族修譜牒定其世系以人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者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承以爲大宗統族人主祭祀以次第分爲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使各主其祭而不紊則上祀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人心繫而禮樂修於風化不無所補云。

親戚

張楊園先生曰親戚雖與本支不同推其所自母之黨祖

聖

妣及曾祖高祖妣之黨欤吾身皆有一本之誼。其姑姊妹及祖姑曾高祖姑之屬也由一本而分遠近雖殊其宜親厚一也。世人厚其新者情好盡於妻及子之親以爲至戚不求舊姻再世而後同於路人薄已。

張楊園先生曰女子既嫁若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子女媳婦敬事之。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疎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鄉黨

張楊園先生曰鄰里鄉黨與吾先世室廬相接行輩相差昏姻慶弔世世弗絕誼本厚也其有强盛情固樂之益宜

內懼而思自勉。其有憂患卽不能恤忍利之乎擔石升斗以通有無不可虛也。薄俗之習窮約則耽耽思攫惡人所有貴盛則勢凌利誘曲肆并兼貽謀弗臧無往不復。

張楊園先生曰處鄉黨惟有謙以持己恕以接物謙則和和則不競恕則平平則寡怨遇勝己者不可萌忌嫉卑詘之心遇不如己者不可起輕侮凌虐之意洪範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凡今之人得罪於鄉黨而不獲善其後者衆矣。

聖諭廣訓曰人有親疎概接之以溫厚事無大小皆處之以謙冲毋恃富以侮貧毋挾貴以凌賤毋飾智以欺愚毋倚强以凌弱談言可以解紛施德不必望報人有不及當以

情恕非意相干當以理遣此既有包容之度彼必生愧悔之心一朝能忍鄉里稱爲善良小忿不爭閭黨推其長厚鄉黨之和其益大矣。

接物

張楊園先生曰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況其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己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己不責人責己

張楊園先生曰鄉愿所以見絕於聖人者特以同乎流俗

合乎汚世其於道德如苗之有莠而已若和而不流羣而不黨君子立身之正理憤世嫉俗要之不免小丈夫行徑。

方正學先生曰處俗而不忤者其惟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惟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左晴山先生曰凡人釁端已發而後弭之不若未形而先遏之何以遏之唯公誠寬恕平其情而已公則無私誠則無欺寬則不刻恕則不强無私則人服無欺則人信不刻則人悅不强則人順主之以敬行之以禮審時度勢爲所當爲不爲所不當爲則我無隙而釁自消故君子之道不察人之釁生與不生惟反己之情平與不平。

張楊園先生曰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不能無德怨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己當反己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恥。要之作事當慎謹其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栽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之義小如陵侮侵奪大則如關倫紀者也。

薛敬軒先生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暇非然者

妄人也又何較焉。

陸稼書先生曰人之待我有至陋者在我不可以陋處之有至刻者在我不可以刻加之惟安於仁禮可也。苟我亦較其刻陋焉人不見彼之刻陋但見我之刻陋即若亦自忘其刻陋但學吾之刻陋其招尤而叢怨也多矣即無怨尤吾生平所自待者何如乃效此輩所爲耶左傳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

陸桴亭先生曰橫逆之來聖人不免然所以待橫逆之道則有間矣出爾反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至必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禽獸何難此孟子之所以待橫逆也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孔子之所以待横逆也吾人有志聖賢則凡待横逆之道其於數者之間可知所以自處矣。

左晴山先生曰聖人所謂量之大者一體萬物胞與民物爲懷也。若凡事不辨是非可否一以包函容之已得寬宏之名人受不祥之實此鄉愿之徒人所賤也。若夫犯而不校三無之反處横逆之小人則然使稍有知識者猶當從容示教夫子非無量者也原壤夷俟然必叩其脛而責之不欲以無知絕人也且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但不可過爲耳。

張楊園先生曰天道福善禍淫栽者培傾者覆君子遏惡揚善進賢退不肖所以與天地同流。吾人日用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一循乎理所以事天也苟一念不循乎理是爲得罪於天。

人品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邵康節先生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張楊園先生曰賢者必剛直必平正必虛公必謙恭必敬愼必讓必開誠必特立必持重必樂成必韜晦必寬厚慈良嗜慾必淡持身必嚴必從容有常必見其遠大必厚其所親必行浮於言必後己先人必見善如不及必樂道人善必不虐無告不畏强禦。不肖者必柔佞必偏辟必私褻必驕慢必恣肆必爭必險詐必附和必輕捷必喜敗必表暴必苛刻殘忍勢利必趨律人必甚必急猝更變必見其近小必薄其所親必言過其實必先己後人必妬賢嫉能必好稱人惡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總不外公私義利而

已知人則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疎乖戾、而身危家敗。

曾文正曰、陳容有言、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無間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所爭祇在幾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

以爲蓋世之勳、推之以孑孑爲義、以硜硜爲信、以齪齪爲廉、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須積誠以相感、而動疑主恩之薄、朋友之交、貴積漸以相孚、而動怨知己之罕、覩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地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詡詡然號於衆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許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

曾文正曰、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才德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爲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甯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

謹案人得天地之道而生、天與之氣以成形、與之理以成性、形爲五官百骸、性爲健順五常。人之形、天君本乎太虛、爲靈氣之所會聚、眼目本乎日月、口鼻本乎空谷、

頭圓本乎天、足平本乎地、手則本乎山川之環抱、身體本之山嶽、度量本之湖海、得木氣而成毛髮、得水氣而成精血、得土氣而成肌膚、得火氣而成神運、得金氣而成骨節。有人則有人倫、父母一乾坤也、君臣一尊卑也、夫婦一陰陽也、兄弟一生成次序也、朋友一寒暑往來也。有人則有人事、動靜其闢闔乎、寢興其晝夜乎、喜怒哀樂其生殺乎、人不可以無衣冠飲食、猶天地不可以無文章雨露、天行常健、安得不勤、地不言利、安得不儉、天有陰翳、人有困窮、天多晴明、人多舒暢。要皆有理以宰乎其中、爲性中之所固有、仁原於春元、禮原於夏亨、義原於秋利、智原於冬貞、爲健爲順、而條理不紊焉。是

故人之有身也受制於心心虛靈而爲萬事之主其官則思必以光明正大爲宗非禮勿視視必明是非非禮勿聽聽必別可否非禮勿言言而世爲天下道頭容宜直足容宜重手容宜恭身鎭而量大髮膚不敢毁傷精神用之道義砥節以守天眞其於人倫也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父止慈爲子止孝夫義而婦順兄友而弟恭信以交友朋其於人事也靜存而動察夜寢而晝興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正其衣冠不偏陋尤不奇異節其飮食不饕餮亦不素餐勤勞以立德業儉約以養廉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皆一一盡道不失仁義禮智之性而健順有常庶幾克成乎人不然者自問其

爲何如人耶嗟夫人道出於天道昭然日用不可踰越人之盡人道者全天之所生則爲聖人爲賢人爲善人而皆爲吉人人之失人道者負天之所生則爲狂人爲愚人爲惡人而皆爲凶人爲吉人上可對天地中可對祖父下可對世人明則人欽幽則鬼服非我族類猶將馨香祀之祥鳳耳仁麟耳玉樹耳罔不好之悅之而福祿宜之吉孰大焉爲凶人穢汚天地羞辱先親汗顏人世顯則人惡隱則神怒雖有子孫不以祖宗系之臭蟲耳蟊蠈耳豺虎耳無不疾之除之而禍殃祟之凶莫甚焉如魚然入淸流則生入毒流則亡如奕棊然善著則勝誤著則敗如捧油然正則內藏偏則外傾人之爲人豈易易哉盡人道非不難也難則爲聖賢善人見其吉不見其凶而有至易者存不盡人道似乎易也易則爲愚狂惡人見其凶不見其吉而有至難者在總之吉凶均用力也與其耗畢生之精力失人道而爲凶人貽害於兩間曷若竭畢生之精力盡人道而爲吉人參三才而立極哉

倫紀門名稱坿

父黨

爾雅曰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母之妣爲王妣王父之考爲曾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王妣曾王父之考爲高王父曾王父之妣爲高王妣父之世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昆弟先生爲伯父後生爲叔父

族黨

爾雅曰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兄弟於兄弟之子稱從子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兄弟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兄弟族父之子相謂爲族兄弟族兄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礽孫礽孫之子爲雲孫

母黨

爾雅曰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妣。母之兄弟爲舅母之姊妹爲姨母。從母之男子女子爲從母兄弟姊妹。

妻黨

爾雅曰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姨夫。男子謂姊妹之子爲甥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

婚姻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爲舅稱夫之母爲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大伯夫之弟爲小叔夫之姊爲大姑夫之

女弟爲小姑子之妻爲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親家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名字

胡石莊先生曰名者生而有別之稱人之有名父所命也父沒之後名不可更臣雖欲更君不當聽袁愍孫居班次之首不得不更緣嫌而易名不可也父母之前子相名也雖弟亦名其兄君之前臣相名也雖子亦名其父。父之於子命之以名所以教義其不義者不可命也義之所在行之卽爲禮有義有禮可以治國可以隆家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君父之前相名朋友之前相字貶責書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字避所諱也應字而名謂之貶應名而字謂之褒宰咺書名所以貶也儀父書字所以褒也功勳之臣俱以字氏其家孔父有死難之勳嗣君卽以其字爲諡以旌異之由此觀之命字豈可以無義耶。

諱名

胡石莊先生曰諱名之禮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諱多則難避高祖以上親盡不諱有事於高祖不諱曾祖以下禮曰大功小功不諱則期親之諱可知一字爲名言簡易避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故二名不偏諱祖父之字

不諱故古公亶父見於周公之詩儀禮有皇祖某甫之文。古者入門問諱私家之諱不避於公朝。

稱丈

朱子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加第行者則云某姓某丈晁氏子弟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

稱晚

唐甄曰名者序長幼辨貴賤別嫌疑禮之大者今也士而不仕其謁於貴者自稱曰晚非禮也晚者齒長於我也非

以爵稱之也謁於貴者名之上不敢有所稱曰某而已曰稱亦曰某若均貴均仕於先舉先貴者則稱曰晚今也有等於我而長於我者則不稱晚非禮也齒之尊猶爵之尊也通謁於長者三十以長二十以長雖非貴則名之上稱曰晚曰稱亦曰晚

稱老

唐甄曰今之稱貴者先生之上雖少必加以老焉非禮也於師曰先生於賢曰先生於富年曰先生可謂尊矣奚假於老古人於少之時曰富於春秋謂之爲老將短於春秋矣不祥莫大焉是故於貴者但稱先生

稱臣

唐甄曰明謂奄人爲內臣非禮也在列謂之臣有職謂之臣奄人備洒掃非臣也奴也奴也而臣之是抗奴於公卿矣辱公卿矣天子無外奴也而內之則股肱心膂之臣皆外乎庶士庶民皆外乎是屏手足赤子於四裔無臣無民矣是故爲奏爲文勿曰內臣但曰奄人

稱地

唐甄曰今之名地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地若爲異代之土地非今日之土地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蘇州則曰蘇州勿曰姑蘇吳江則曰吳江勿曰松陵

稱官

唐甄曰今之名官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官若爲異代之朝廷非今日之朝廷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某部尚書侍郎則曰某部尚書侍郎勿曰大宰少宰大宗伯少宗伯

稱王

石徂徠先生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三代天子稱王而已三代諸侯無稱王者宗親勳強根本莫大於周公太公皆不封王晉鄭曹衛陳蔡其爵公侯伯子男而止亦無稱王者吳楚僭而稱王聖人非之稱曰人稱曰子漢興襲亡秦之弊高祖初曰王而自稱曰皇帝功臣子弟封爲王稱王者之號行王者之禮衣服制度車輿宮室竊擬於王於是僭奪之心生而叛亂之志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爵

稱也器者車服也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中道全書卷二十

君道門

皇極

邵[illegible] 龍山輯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羅羅山先生曰今夫天子者繼天立極致天下於中和者也宰輔者燮理陰陽佐天子以建極者也百官有司各修天職撫四方之風氣同歸於極者也天人之理一也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天人之分殊也人之所不能爲者恃乎天天之所不能爲者亦俟乎人也是故五穀豐穰俟農夫之耕種蠶桑繁盛俟女工之澡浴至理昭著俟聖賢之發明民物並生俟帝王之平治作君作師民物託之亦天地賴之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羅羅山先生曰大矣哉皇極之用乎極也者物我一源體用一致者也立己之極尤必立人之極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也至誠窮理盡性德修厥身人倫事物無不可爲宇宙法故以之成己則極立於一身以之成物則極立於天下蓋其存諸心者天下之民莫不信也修諸身者天下之民莫不敬也發諸政事者天下之民莫不悅且服也聲教所訖宇內革心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由是觀之至誠不奉若天道無以成郅治之功天地不得至誠亦無由顯乎成之化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典學

胡石莊先生曰人君之學以養德爲先施政次之人君之德其端有四含宏寬大物莫不育謂之仁剛果決斷事無不裁謂之義恭謹齋肅用無不和謂之禮詳審精確道無不極謂之智四德之本皆在視學賈誼之言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親有序而恩相及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序而民不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帝入北學上貴而尊德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喩又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而若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傅之官講明四事使人主晝之所爲夜復從而思之坐以待旦期以必行有所未至師傅又從而匡正焉四學之外又當愼其所近謹其所習宦官宮妾

不能皆知聖賢之學者必選擇而後近俾非僻之言邪媚之態不得相進以爲好學之累服食器用雖無當於學問皆近質樸屏巧麗不以日新之玩好賤禮服之服用則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冒以非物亦君德之助也推本言之人主之學正心爲要不可使旁側之人誘之以福利怵之以鬼神誤之以邪說溺之以小道雜乎稗官野史文詞末藝浮屠老子之學爲講官者必取志行端方威儀嚴重學識淵源議論純正廉退寡欲表儀朝廷者然後爲之不可兼以他職使用心不專誠意不屬有納誨之名無啓沃之實

程子曰君道之要在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曉然趨道之至正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然患嘗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輔成德業。願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職官、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程子曰、今夫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豎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欲乞謹選賢德之士、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磨德義、

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爲益多矣。三代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樸實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庶幾隨事箴規、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正心

羅羅山先生曰、君天下者君也、君君身者心也、帝王之政、本之一心、以推及於天下、以一人之心、通千萬人之心、絜之無不合也、以千萬人之心、應一人之心、感之必有道也。

二帝者、心與理一者也、三王者、存此心而不失者也、漢祖唐宗、不能實有其心者也、嬴秦楊隋、戕賊其心者也、二帝之政、化、三王之政、純、漢唐之政、雜、秦隋之政、虐、操諸方寸者至微、施諸事業者至著也。嗚呼、修身謹行、聖主之所由興也、縱欲敗度、昏主之所由亡也、不能正其心、則無以正其身、不正其身、則無以正一家、不正其家、則無以正朝廷、正天下、欲天下之治、猶不耕而望穫耳。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愼獨。

蔡九峯先生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

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

魏鶴山先生曰、陛下見天地、毋專以禱祀爲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陟降、如在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毋專以備物爲享、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乎位、如聞其聲、可以受終而無怍。事太母、毋專以儼恪爲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捧盈、如將弗勝、可以感通而無間。對賓

卿百執事毋徒以尊嚴爲宜常使此心平虛寬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說爲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新而不已。播告萬方有衆毋徒以言語爲化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惑。心有未喻必反覆問辨以求之毋厭說以自畫心有未可必熟復思念以圖之毋恥過以成非息養瞬存朝習暮蓋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爲。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宮闈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

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天子治陽教后理陰德宮闈之氣正。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

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育萬物其旨深哉。

吳建三曰三代之天下肇喪於婦人之手夏桀以妹喜商紂以妲己而內助則莫盛於周太任太姒邑姜閨闈儀型彰彰在人耳目然其亡也卒亦以長舌爲厲階。馴至漢之呂雉韓彭則菹醢戚姬則人彘唐之武曌狐惑於二主麀聚於九五剷害忠良盜竊神器母后之蠹寔爲宗廟之罪魁。武帝殲鉤弋之軀而北魏奪臨朝之命彼其防危於未

兆杜患於未然者豈誠得已哉。嗟乎世之衰也則有以婦人而預朝政之嫌世之盛也則且以后妃而成君子之德。

儲貳

朱子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徹其膳而又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工箴士傳民語必使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孤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丞上之必得周召史佚之流下之猶必取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

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前後左右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降及近世其所教者不外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師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外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徒而已。嗚呼以帝王之世當傳位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疏畧如此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陸桴亭先生曰古者太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無所謂東宮官屬保傅之任宜擇勳戚老臣爲之。至於師則有太學之師在太子當日夕習禮樂政事於太學更妙選太學端方之士與之朝夕周旋更迭進見今設專官其途狹矣。

陸桴亭先生曰今之師傅即古之公孤天子之師也有王者起當制爲定例太子既生卜之大小臣工訪之山林草野必求如周程張朱其人者而聘之待以不臣之禮使太子北面受教講求至道雖即位終身以師禮事之問之以道而不勞之以政隆之以禮而不授之以權

高宗皇帝曰堯授舜舜授禹唐虞固公天下禹之傳啓亦非在

位時有建立太子之事三代以後人心不古秦漢預立太子其後爭奪廢立禍亂相尋遠而唐高祖立建成爲太子兄弟相殘建成被害近而明神宗朝羣臣請預立國本紛紜擾亂率爲希榮固寵之地宵小乘間伺釁釀爲亂階

皇祖立理密親王爲太子選公正大臣如湯斌者爲之輔導立後性情乖張亦不能有所匡救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終至廢黜即幸而無過竟承大統亦祇二年其長子縱欲敗度不克幹蠱年亦不永使相繼嗣立不數年間連遭變故豈宗社臣民之福皇祖有鑒於茲不復建嗣迨龍馭上賓傳位 皇考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淸皇考敬法前徽雖不預建儲位而宗祏之計早爲籌定雍正

元年親書朕名緘藏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內又密封一匣
常以隨身皇考升遐朕同爾時大臣敬啟傳朕御筆復出
內府緘藏換對脗合人心翕然。朕登極之初恪遵家法以
皇次子端重醇良藏名匾內未幾薨逝嗣後皇七子秉資
純粹深愜朕心惜不久悼殤其時視五皇子貴重且有才
學復因病逝設倣古制建立元良則朕三十餘年之內國
儲三易成何事體前復書所立皇子緘名匣中常以自隨
南郊大祀默禱上帝若克承堂構則祈蒼天眷佑俾得年
命延長倘非天意所屬則速奪其算朕亦可另爲選擇毋
誤我國家宗社生民重寄其默祝於　太祖　太宗
之前亦如之。總之建儲一事如封建井田之必不可行我

子孫其敬承勿替庶幾億萬年無疆之休。

宗籓

陸桴亭先生曰從來帝王之家處之最難尊其位重其祿
固親親之道然過於優厚不爲限制宗繁費大爲患終窮
亦國家莫大之憂。愚謂子孫之親與祖宗等祖宗尚以親
盡爲隆殺況於子孫而不爲之差等乎有天下者宜一以
古禮爲準上則高曾祖考下則子孫曾玄皆以四代爲次
第。天子之庶子則爲皇子皇子之子爲皇孫皇孫以下爲
皇曾孫爲皇玄孫其祿以漸而降至皇玄孫後則不降不
可降也。皇子之庶子又爲王子王子之子爲王孫爲王曾
孫爲王玄孫其祿亦以漸而降至王玄孫則不降無可降
也。如此則不至有過重之憂亦不至有失所之患庶幾情
義並至矣

太祖訓諸王曰語云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未之有也吾
世世子孫當孝於親弟於長其在禮法之地勿失孝弟恭
敬之儀至於燕閒之時長者與少者居宜藹然相接俾子
弟得翕如和樂以共處少敬其長以誠意將之長愛其少
亦以誠意出之毋虛假也若遇卑幼過嚴則卑幼無暇豫
時矣物雖少亦當宴會懽聚耳。

外戚

漢史要曰前漢外戚負勢專權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
孝元王后四世爲國母羣弟更持國柄竟致新莽之篡。光

武中興親攬大權明帝繼之最愼任使責戚皆遵法度莫
敢自恣明德馬后賢明好學明帝之致治賴后內助后性
謙謹不敢以私家干政事章帝卽位尊爲太后愈飾親屬
以盛滿爲戒故諸馬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訖無旣敗。及章
帝寵竇后諸竇貴盛傾馬氏再開外戚預政之端其後皇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五帝臨朝者六后定策帷帟委
事父兄貪立孩稚以專其威於是外戚權勢太盛其不肖
者輒驕恣不軌其賢者亦爲眾忌所擠旣敗相踵國勢淪
亡兩漢后妃之家四十餘氏非身遭害則家罹禍大者夷
滅小者放竄。

閹寺

[illegible]之設周禮曰閽人曰寺人曰內豎正內人
[illegible]之禮[illegible]中門之禁掌女官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
[illegible]已皇[illegible]內侍之條亦不外酒掃供養併飲食諸物
禮傳[illegible]延[illegible]出入。先王道廢時君失政任用閽寺內而
職掌奏牘大政外而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內外交搆
黨與衆多[illegible]作威盜竊政柄納賄招權賣官鬻獄引用
姦邪排擯忠直陷主虜廷身叛賊境主易儲君禁錮南內
謀爲不軌賄易后妃邀功起釁流毒邊徼引用左道蠱惑
上志導進淫巧盜虛府藏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人耳
目。

朱子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

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淸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排擠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則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其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壞之。

歐陽永叔曰自古宦者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以忍能以小善中人主之意小信固人主之心使人主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左右前後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之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甚則俱傷而兩敗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所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

唐忠告曰閹人導君以酒色導君以荒游導君以侈御導

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隱無不聞下巧無不達國之大柄移矣明示以便進之門邪曲進賢正阻矣金入則死罪求生拂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誡訓無所益雖神聖亦莫之如何也已兒畜公卿天子孤矣逐屠忠良朝廷空矣挾制天子干戈起矣此三患者其患大必滅宗社而後已。然絶之甚易也請著爲典凡閹人不授官不任事不衣命服後世臣入有言閹人之職司及使視戎事者殺無赦凡閹人傳命於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於道見而下焉過而上焉不得乘焉抗公者斬抗官者流大臣不

言者死小臣□□者黜。

聖祖諭大學士曰□監犯罪斷不可宥朕觀古來太監善良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慎之於始縱容姑息侵假事權迫其勢既張雖欲制之亦無如之何如漢之十常侍唐之北司竊弄威權甚至人主起居服食皆為所制有罪勿令倖免當大正典刑。

魏冰叔曰古者后妃嬪御有一定之數與職今宜倣古而汰其餘又常與臣下接見早朝晏罷不時召見便殿國家大政皆得面相諮覆而中旨傳宣之事寡則其本立矣。然今世所以不能無宦寺者不過以宮中勞力之事無以給則請選女子粗健者若而人為宮婢以供力役備非常以

左右倉卒傳宣之命無由得達則請於內外閤增設一所其男子則宿衛給事於外廷女子則給事於內宮。內外之間例選民間寡婦年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端慎足使者充之。令外廷之人有擅入中舍一步者斬宮中之人有擅出中舍一步者斬中舍之婦可使出至廷入至宮出入所至之地皆有限越限者則亦必斬。昔唐昭宗悉誅宦官其出監諸務者皆令方鎮殺之至莊宗即位於是復求宦者則此二十年間其不用奄宦亦明矣。

聽納

司馬溫公曰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便營身之計則下情壅蔽眾心離叛。明下詔書廣開言路無論有官無官知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者許進封狀盡情極言在京則鼓院投下書時進入在外則州縣投下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退抑其義理精當者施其言而擢其人其次取其長舍其短其愚狂鄙陋無可采者亦不加罪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倘在官不言而事發於某部某省則罪歸於某科某道宜無壅蔽又去壅蔽之患其道莫先於虛心莫要於任賢虛已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達明主之術情此而已矣。

程子曰願陛下日延見羣臣考政事之得失觀羣臣之志趣謂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者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

說也。謂憲章所當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君子小人不可並立者正論也謂兼容而兩用之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虛心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民罔常懷懷於有仁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不敢慢易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當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為者邪說也。謂損上益下節用愛人者正論也謂恭儉無足取者邪說也。察言觀人而邪正之分判矣。

王淡齋曰今天下議論有三勸陛下崇孝道厚天倫篤志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其言必懇惻憤主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

貪暴妬仇讎、惡佞諛如惡臭、此憤世疾邪之論也、其言必激切。觸其言、洋洋汗漫、察其意避就回曲、此模稜兩可之論也、其言必依違。願陛下以懇惻者施行之、激切者獎勵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之是非、即天下之是非、何憂乎沽激、何慮乎朋黨。

眞西山先生曰、小人欲排正論、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同、不苟同、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得時譽、則近乎好名矣、好直鄰乎賣直、救過類乎歸過、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皆迷誤君心之酖

毒、窒塞言路之榛荆、自非聖明、未有不爲所惑。望陛下恢洪聖度、以來天下之忠言、晰昭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士、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唯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唯拒絕之、又當擯斥之。

眞西山先生曰、樊豐之讒楊震曰怨懟、亦猶石顯之讒望之曰怨望、張湯之讒顏异曰腹誹、採腹心之說、而加以曖昧之罪、非遇至明之主、其能辨之。然則果難辨與、曰不難、爾之言彼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爾之言彼曰誹懟、以何事知之、爲之有何迹、覩之有何人、則有無虛實、可以坐判。雖然、聽訟不如無訟、辨讒不若無讒、爲人主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並觀、信任無所倚、則魑魅龔於震雷、雨雪消於見晛、讒何有焉。

陸宣公曰、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考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其矯誣、亦眞明罰。

陸宣公曰、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起、故人臣皆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直諫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

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愼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尙慮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警之、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直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忽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悟、迫至顚覆、猶未知非。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拒諫以敗身、成敗之迹、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

罔不昌。
胡敬齋先生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舜之爲治後世所當法也。然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直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高宗立傅說爲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

若王之休命。

交泰

朱子曰、古人上下之際雖嚴、而情意甚相通、唐虞君臣、從容坐論、帝拜皐陶、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漢見丞相在坐爲起、在輿爲下、古之君臣、所以事事能成者、緣親愛一體。後世宰相、終年立地、不得一日坐、人主終日不曾面見、君臣之勢懸絕、無相親之意、而事鮮成。故講論一堂、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尊德重士爲貴、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唐甄曰、聖人之定尊卑、將使順而率之、非使亢而遠之、善治必達情、達情必近人。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公卿大臣、罕得進見、無聞無見、權移嬖倖、誅及伯夷、賞及盜跖、海內怨叛、寇及寢門、宴然不知。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古之賢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婦、皆不敢陵、不必師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聖賢、閭里父兄、皆可訪治、尊賢之朝、雖有佞人、化爲直人、雖有奸人、化爲良臣、何賢才之不盡、何治道之不聞。
康有爲曰、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從容燕語、講求經國、故能播施晏如、用成上治。天子所以爲尊者、咸靈遠瞻、四夷賓服、德澤流溢、海內乂安、上播祖宗之靈、下庇生民之命、盛德成功、傳於後世、乃可尊耳、若九重深邃、堂遠簾高、隔絕

賢才、威臨臣下、以不見不動爲尊、以忌諱壅蔽爲樂、小臣引見、僅望淸光、大僚召見、乃問數語、天威儼穆於上、匍匐拳跪於下、屏氣戰慄、心顏震懾、何以得人才、而盡下情哉、夫以無益之虛文、使人不能盡其才、以宏濟艱難、甚非計也、其患有非臣子所忍言者。歷觀自古開創之君、皆與民相親挽輅、可以移儁止輦、可以受言、所以成一代之治。自古敗危之君、並與臣隔絕、隋煬之畏聞盜賊、萬歷之久不視朝、所以致國祚之傾。易曰、天地交泰、天地不交否。
胡石莊先生曰、朝廷之制、主於嚴敬、夫嚴且敬、則情或不通、先王制爲燕享、所以通上下之情、晝日之三接、接之以禮、宵雅肄樂、樂之以樂、備萬物之享、以象其德、玉帛筐篚、

以生其光亦不必過隆也但稱其德斯賢者受之矣。夫賢者豈必以飲食幣帛爲悅然必得其禮而後能安其身安其身而後能行其道是以一燕之頃君臣之間莫不相勉以禮義相慶以福祿相觀以威儀相示以大道相勗以謹愼相戒以傲慢無往而非道德之感焉不得已而用法整齊仕於朝者無不畏罪憂譏不知有位爲樂。惟掩義言昧之人偸安恃寵側身覥面於其間以盜取民財非國家之慶也。

趙次帥曰交泰之道有二曰通曰簡。各國之强在事事不隔人人不隔無一事不合衆而謀無一國不合衆而謀中國則內外上下之交無事不隔今欲除其弊非先求通不

可宮廷內外大小臣工皆見定接晤之期五日一次七日一次如有要政並可一日兩見必須嚴密者不用隨從不用煙茶不用寒暄公事則公言之密事則密陳之以通下情而資治理。各國之能通由於能簡今欲求通必先求簡如衣冠如出入概從其便如儀從如禮節概從其省如文法如款式不必其工如期會如奏事不必全到如公事呈轉不必太煩如要務敷奏不必擇日此外繁文末節一切忌諱及各省陋習如儀仗排場請安站班賀稟之類悉從刪除禁革。總之臣輔君以成治君賴臣以致治必上下交而天下治安。

陸稼書先生曰君臣之交莫貴乎誠苟有益於國家勿以專行而疑其擅苟有利於民生勿以樹恩而罪其私我第無猜忌之心則納其嘉言而不嫌於屈節叅以獨斷而不病於乖我第秉忠信之情則尊以祿位而天下共羨其寵榮卽示以裁節而天下愈見其無間上以一心遇其臣而臣不以一心報其上者未之有也總之馭臣之道用恩可用威可用寬可用嚴可而獨不可不以誠不誠則雜出乎權術上以術御下以術應一人之術必不足以勝凡爲下者之術欲其一德一心共矢勵翼也豈不難哉唐太宗叅用術者也唐德宗純用術者也叅用術故以劉洎之賢而不能保其終純用術故內惑於盧杞裴延齡而不能覺外制於朱泚李懷光而不能克此魏鄭公所以有去形迹之

論陸宣公所以有貴誠信之奏也在人主存之勿替而已。雖然人主誠於待臣必先誠於愛民何則人臣受主之眷必視其主之痌瘝思服者以求稱其意人主於爲民之外別無他欲而人臣於爲民之外亦別無可以報主則矢心勵翼共圖康濟而泰運成矣。

安民

羅羅山先生曰今夫繼天立極之道豈有他哉惟在有以安民而已蓋君之所奉者天也天之所愛者民也乾父坤母民物並生四海一家長子主器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善述其事者也修已以安百姓善繼其志者也害虐烝民賊骨肉之恩也無辜籲天痛極而呼父母也天無私愛撫民

則專天無私、憯虐民則仇、不縱一人以棄衆庶也。是故人君之治天下也、體天地好生之心、以乂安乎黎庶、養之所以遂其生也、教之所以復其性也、尊之以禮樂、所以涵其德也、威之以兵刑、所以息其亂也、務財用則民事可理、息邪說則民心可正、凡夫老弱廢疾鰥寡孤獨、以及飛潛動植之物、爲天地之所生者、卽爲天地之所愛、莫不思有以安全之、裁成之、使之各若其性、一物失所、引爲予辜、竊恐道有未盡、有負上天之付託耳。民之心、卽天之心也、民心之所服者、卽爲天心之所歸、向非德盛化神、民安物阜、何以代天理物、作配元命也哉。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書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薛敬軒先生曰、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南軒張子曰、元后者、民之父母、父母之於子、必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說、以斲喪之、崇其異端之教、以誣蔑之、豈爲民父母之道哉。

呂新吾先生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爲君之道、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開導撙節之、因人生固有之良、而爲得[illegible]制之、足其同好、去其同惡、凡所以安定之、使無失所、而後不負立君之意、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嗚呼、堯舜其知此也夫。

大學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僻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謹案今夫天子之所以君臨天下者、大都在於安民而已、安民之大綱有二、一曰養、一曰教。養民之事多端、田產必公、君令公之、荒地必墾、君令墾之、樹木必植、君令植之、畜牧必時、君令時之、水利必修、君令修之、良農必獎、君令獎之、私宰必禁、君令禁之、賦稅必薄、君令薄之、鹽就井稅、君令就之、礦務當開、君令開之、錢幣當鑄、君令鑄之、權衡度量當同、君令同之、商賈當通、君令通之、鐵路當修、君令修之、輪舟當造、君令造之、女紅當務、君令務之、儉樸必尚、君率尚之、積貯必豐、君令豐之、煙毒必絕、君令絕之、釐卡當除、君令除之、游惰必驅、君令驅之、盜竊必懲、君令懲之、賭彩必革、君令革之、演戲傷財、君令止之、焚化耗財、君令阻之、奢侈奇巧、君令戒之、貪官蠹役、君令汰之、庶幾養民之道盡、而民以安。教民之事多端、學校必立、君令立之、聖教必遵、君令遵之、身心

必正君令正之倫紀必敦君令敦之家族必睦君令睦之鄉約必講君令講之賢才必舉君令舉之耆德必重君令重之孝子節婦必旌君令旌之義舉善事必獎君令獎之閫範必飭君令飭之祀典必正君令正之衣服宜章君令章之音樂宜和君令和之異端害正君令黜之娼優壞俗君令除之頑梗不化君令誅之訟瘠無良君令錮之庶幾教民之道得而民以安。至於刑罰之虐民窮黷之戕民尤爲大君之切戒。民者天之所生天生之君不安之失天之所生也失天所生者民心離天命去天生之君能安之全天之所生也全天所生者民心悅天命歸。

君道門

敬德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甯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勑
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
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
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

伊尹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甯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
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
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
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

民時[illegible]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
至[illegible]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
儆[illegible]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
于[illegible]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
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
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
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

迪有命爰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
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
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
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
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
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
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
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傅說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
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
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
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
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
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手稽首曰非知之艱
行之爲惟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召誥曰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天王

命無彊惟休、亦無彊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
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
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
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
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
顧畏于民嵒。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
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
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
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
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型用于天下、越王
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

之[illegible]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周供王能祈天永命。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
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
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
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
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
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
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
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
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
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以庶邦惟
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
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以庶邦惟正之
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
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

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是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范文正曰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德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之如父母亡秦以力則人視之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力不可憑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嘗戒百

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惟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錦繡之貢焚雉裘出宮人革度異端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惟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示天下之勤也惟聖人勉之貴賤親疎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舍一已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

司馬溫公曰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勇仁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與教[illegible]事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非煩苛伺察[illegible]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勇非[illegible]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邪不能移此人君之勇也三者兼備則治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亡

司馬溫公曰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德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邪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舍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

李忠定曰帝王之所以爲神民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遠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勿以小累爲無傷而弗去日愼一日新而又新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不難中興

眞西山先生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然維持而主張之翳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使人生安寗不相殘賊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五常亦豈出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爲仁君臣之敬爲義夫婦之別爲禮智者知此而

已信者守此而已、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桓文出力以奬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常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陽德不剛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顚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釁、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爲人君者奈何其不監哉。天子之孝、與庶人殊、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者、所當先欲報慈闈之罔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兢兢朝夕、惟政是習、使朝廷以治、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

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敦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權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奸雄不得爲辭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德之懋孰大焉。

胡石莊先生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載在書傳、所以修己者敬也、所以治人者明也、敬以傳心、明以立政、二者君德之大綱也、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惠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者君德之條目也。易之有乾、象人君也、乾有四德、君亦如之、含育萬物、包羅衆善、君之元也、膏澤所及、發榮滋長、君之亨也、成功之日、性命各正、君之利也、宥密之中、太和不息、君之貞也、人君以萬物之元爲元、以萬物之亨爲亨、以萬物之利爲利、以萬物之貞爲貞、萬物並育不害、君之廣大也、萬物會聚偕樂、君之亨嘉也、萬物各成其功能、君之利益也、萬物各保其太和、君之堅固也、是以德大者福備、美充者施博、其

生才也衆、格天也、歆享於鬼神也、誠誅不服也、克及子孫也遠、君德之徵驗也。

高宗純皇帝曰、君人者在德不在寶、寶雖重、一器耳、明等威、徵信守、與車旗章服何異。德不足、則山河之險、土宇之富、拱手而授之他人、未有徒恃區區尺璧、足以自固者。誠能勤修令德、繫屬人心、則言傳號渙、萬里奔走、珍非和璧、制不龍螭、篆不斯籀、孰敢不敬信承奉、尊爲神明、故寶器非寶、寶於有德、美哉、唐梁肅之言曰、鼎之輕重、璽之去來、視德之高下、位之安危、然則人君承祖宗、思以永膺斯寶、引而勿替、其非什襲固守之謂、謂夫日新厥德、居安慮危、凝受皇天大寶命、則德足寶璽、而寶以愈重。

滅德

夏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遺厥子孫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

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其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調和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臺而右閭須南威之色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酒誥王若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眞西山先生曰三代亡國夏桀以妹喜商紂以妲己周幽以褒姒後世淫泆之主溺于衽席之愛以召亂者漢飛燕唐太眞其最著者焉成帝明皇當承平庶富之餘而忘持盈保泰之戒志念所營惟在聲色而尤物出焉妖姿蕩目

狡謀鉥心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獻媚牀第預干朝政左右附之憸壬惎之二君流連荒縱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亂萌伏於閨闥故燕啄皇孫國嗣絕舁載祿兒反謀決鼎祚移戚家兵塵暗宮闕可不戒哉

賈山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仭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靑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

侯、並吞海內、而不篤於禮義、故天殃加焉、至二世而亡。

張西銘曰、陳後主之亡也、三閣十客、長夜新聲、蔣山鳥語臨平湖開、自賣佛寺爲奴、而終不能厭勝。隋煬帝之亡也、東京西苑、神山離宮、宮樹秋凋、剪綵爲華、自長安至江都、開渠行舟、千乘萬騎、遨東歌作、而身死丹陽。宋徽宗之亡也、宮新延福、山成萬歲、花石應奉、雲擾東南、而靑城之禍、蒙塵晉郡、爲人君者、樂不可極、後主之樂、孔範施文慶導之、煬帝之樂、裴矩虞世基導之、徽宗之樂、蔡京童貫導之、京之言曰、泉幣羸積、和足廣樂、富足備禮、不知色禽音酒、亡國形具。

召公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熊文端公曰、古之人主、出入必謹、起居必愼、徼無名之動、戒非事之遊、故設衛而後出幄、張幄而後登輿、鑾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蹕、恐一時輕忽之行、致意外莫測之憂、若夫盤遊田獵、尤從古聖明所深誡、昔周穆致祈招之箴、漢武來逆旅之辱、前代英武二宗、具有明鑒、　皇上上則宗廟社稷所倚賴、下則中外臣民所瞻仰、前有祖宗創垂之艱、後有子孫久遠之計、一舉一動、當何如其愼重。今則冒霜霧、蒙塵埃、跨塹凌險、射猛逐逸、萬一鳥飛兔起、猝犯淸塵、不可無慮、舍九重萬乘之安、而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且乘輿一出、扈從千官、騎乘糗芻、供億匪易、以馳騁郊原之功、裁決萬幾、以控縱苑囿之日、講明理道、明堂淸廟之中、廣廈細旃之上、丞弼賡颺於前、師儒拜稽於後、優游泮渙、喜起一堂、以視櫛風沐雨、驟馳銜橛、疲精勞力、寒烟沙漠之間、其愉快果奚勝

也、如不得已而從事講武、請如古蒐苗獮狩之禮、按期舉行、非時不出、選方正儒官、簪筆左右、一言一動、書之史冊、宣付史館、以垂永久、則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其成就君德、裨益萬幾、休息民力、所關豈淺鮮哉。

胡致堂曰、二帝三王、則無欲者也、其餘賢主、則克己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道也、所謂欲者色貨聲酒、宮室遊畋、狗馬博奕、書藝圖畫、以爲文、開疆闢遠以爲武、志尙佛釋、希慕神仙、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不足以正民行、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修身則不好聲色之奉、不

崇土木之飾不事異端之教不爲田獵之舉不作無益之事不好珍異之物不興出境之師不用非法之刑凡非所當好者皆不之好凡非所當爲者皆不之爲如此則不盡民之力不盡民之財不盡民之情則無一人不得其所無一物不遂其生無一處不得其安孰謂天下平不由人君之修身哉

張蘊古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彼罔念卹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敬肆

薛敬軒先生曰王者之道無不敬而已唐虞君臣懇懇言敬不已三代聖人亦然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啟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所以誅獨夫也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桀紂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以判視乎人主之敬與肆

眞西山先生曰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儀狄之酒伐德亂性南威之色蕩心惑志皆害吾敬者也於此惕然自省曰沉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佚遊之娛滑稽之談皆害吾敬者也於此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盤遊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皆足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一念之愧不敢安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敬也謹之於心性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躋文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毋不敬

吳廷棟曰治亂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從古人主功成志遂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宦官有因喜而貢其諂媚左右有因喜而肆其蒙蔽容悅之臣有迎其喜而工其諛佞屏黜之姦有窺其喜而巧爲夤緣諂媚貢則柄暗竊蒙蔽肆則權下移諛佞工則主志惑夤緣巧則宵小陞於是

愛蠱惑塞聽明惡忠讜遠老成從前戒懼之念一喜敗之此後侈肆之行一喜開之方且矜予智樂莫違逞獨斷快從欲一人肆之於上羣小媚之於下流毒蒼生遺禍社稷只因一念之由喜入驕而已且夫上行必下效內治則外安而道莫大於敬其幾必始於懼懼天命無常則不敢恃天懼民情可畏則不敢玩民懼柄暗竊則諂媚必斥懼權下移則蒙蔽必照志懼易蕩則諛佞必遠邪懼易惑則夤緣必絕凡此皆本於一心之敬而已懼者敬之始敬者懼之實敬則大智愈明神武愈彰天之明命常顧於目民之怨咨如聞於耳一人篤恭於上盈廷交儆於下羣帥知懼必協力以靖餘氛大吏知懼必竭心以圖善後開誠布公

集思廣益無欲速無見小利一切鑄其萬全庶幾紹大業
而開丕基夏之治亂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唐太宗身
平羣雄貞觀之治軼於漢文而以驕致悔明皇親定大亂
開元之治等於太宗而以侈召禍若夫帝舜之治至於地
平天成大禹猶戒以無傲無慢而虞書首曰欽此所以成
中天之運也武王之治通於九夷八蠻召公猶訓以玩人
玩物而丹書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
彼懼而敬者如此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
要无咎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可弗以爲永
鑒歟。
孫文定公懿齋曰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

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專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
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
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
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
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
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
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
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
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
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
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

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
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
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
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
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
喜小人而惡君子是已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
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
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
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
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

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
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功則與心習又投
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
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
於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至小人合而君
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今
欲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危微之辨精而
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
返之已而眞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實見其未能夫
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
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

旦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是而後消琛於邪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戢斂心爲愼愼之久而見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漸親而不見其可惜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豈可不愼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好惡拂人之性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

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

中道全書卷二十二

君道門 聖明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堯帝

堯典曰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舜帝

舜典曰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史

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物變記曰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虞帝弗可及已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大禹

夏書曰禹敏給克齊其德不違其仁可親不寶尺璧而貴寸陰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見耕者必式遇罪人則泣惡旨酒而好善言爲銘於簨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

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而握髮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成湯

商書曰湯天錫智勇齊聖廣淵顧天明命罔不祗肅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子惠困窮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文王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康誥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武王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

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文帝

許魯齋先生曰漢文帝性仁慈恕可謂恭儉之主有愛民之心即位之後除收孥相坐律卻貢獻定賑窮養老之令除誹謗妖言之律今年下詔勸農桑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慮民用之或乏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移告訐之風為淳厚之俗且建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三代以下誠為賢君

世祖

漢世史曰世祖素好儒學諸功臣亦皆讀書有儒者氣象既平天下乃退武臣而進文吏首起太學稽式古典修明

禮樂遂起明堂靈臺辟雍每旦視朝日昃乃罷引公卿郎將講論儒書夜分迺寐即位之初首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親臨太學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人東漢一變至道者世祖重學之功焉。

世宗

洪稗存曰世宗之為君應乎天順乎人戡亂以武守成以文克服舊物本之以誠實濟之以寬宏御物則至公無私道國則節用愛人所不可及者夏主請分國予相則責以不守先業且曰續當遣使以詢高麗內禪則必向有司詳問其守將叛降則執使付還進玉不真則憐小國之無識南宋背盟改臣稱好亦不復與深較但責以請輦洛而

令欽宗之柩改葬以一品復葬宋遺宗室於舊陵其君臨蒞劉齊其民胞物與天下一家之量三代以下之聖人吾於世宗見之矣。

金世史曰金世宗最爲賢主昭德后烏凌噶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尙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無忘祖宗純俗禁學南人衣飾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有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己也至於佛法尤所未信嘗謂宰相曰卿等未嘗薦賢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朕於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何不肯盡言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專

務寬慈綱紀大壞朕思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唐太宗初甚厲精晚多飾詞朕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刑部斷罪歲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

明祖

續通典曰明太祖天錫智勇不嗜殺人知人善任定服制而明父母之恩一定官制而嚴宦寺之干政求遺書廣學校貢舉特倣夫周官薦辟間參夫漢制巡按察貪廉於外吏部課殿最於朝凡其制度準今酌古咸極周詳。至興滅繼絕顯忠遂良有同古帝王用心者倸理昇爲德義命子英從和林送元宗室北還護元宮人妃主封元帝子崇禮侯者謂豁達似高祖而尊禮儒術過焉神武似唐宗而勤求宮閫過焉恭儉似宋祖而得統正大過焉。

孝宗

彭笙陵曰明孝宗恭儉仁明孝於父母不究萬氏泣誦哀册篤於帝后鮮近嬪御置弼亮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倖之門卻珍奇放鷹犬抑外戚裁中官廢太監於邊榜方士於獄罷遣禪師佛子平台煖閣經筵朝午訪問疾苦旁求治安躬耕帝籍罷選淑女京師淫雨詔求直言天津星孛詔言闕失親國子正祀典停納粟免田租慎錄囚褒忠良其要在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帝初卽位召掌銓曹一時名臣恕皆拔擢宏治二十年間庶政咸理

號稱得人帝晚年召對大臣虛心采納倚任賢閣外臣宴見尤數袖金之納留客之喻誠懇委曲視如家人父子明史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明民物康阜帝不誠三代下之賢君哉。

聖祖

通典曰　聖祖早承大統撫御萬邦虔恭寅畏昭事蒼穹郊祀祈年必親必敬欽承祖烈光大前猷盡制盡情喪儀隆備親送梓宮慶謁陵寢歲時瞻拜御容舉念常伸孺慕宸衷祇敬前朝乾夕惕歷久彌新親政憂勤則盛暑祁寒未嘗稍閒整綱飭紀明目達聰施措咸宜德威並用焉

宗室則立學校以隆教育惠八旗則賜帑藏以備吉凶厚
臣工而加俸養廉眷忠良而建祠賜祭勵廉能以察吏宏
薦拔以羅才廣耤田以重農桑定品式以崇節儉重道則
經筵歲舉愛士則策式時珍隆先師五代之王封新闕里
于秋之廟貌修明祀典懷柔百神厚植綱常旌揚節孝蠲
賦動盈億萬賑恤曾不稽時水旱先籌犨築樂利備賑則
廣行積貯養兵則優卹身家律例則釐定科條決讞則特
詳咨酌盛暑則釋囹圄嚴寒則賑粥館大閱以詰戎兵訓
練以修武備睿謀獨運聖武布昭至於天縱生知日新好
學闡聖賢之精蘊宣心性之圓機淹貫天文總括地理旁
羅術數考正元音手定六經鑒裁羣編凡此難名之美善

洵亙古帝王首出之一人。

華盛頓

泰西史曰華盛頓慨英國政煩賦重民不堪命奮起而救
之屢立戰功英與各國會盟認英屬美洲十三州獨立建
國諸侯欲王之華盛頓曰唯宿德重望者可代天統治若
夫帝王世襲不問賢愚是私天下也非某所知遂謝兵柄
歸里事毋後兩任民主天下雄國推美第一皆華盛頓賜
也。力垂不貪別國瑏頭之說其政趨重農業以本富甲地
球與逐末權子毋之利異實爲諸國所莫逮。其功成不居
推位讓能同符堯舜其涵養公德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
求忠益聯團體以保國民豈非大智大仁大勇大信之人

乎。

昏庸

桀王

顧迴瀾曰履癸不道恃握鉤申鐵之力矜戰勝攻取之能
理臺瓊室以殫百姓之財肉山酒池以博妹喜之樂愛民
節用之規進而龍逢見殺鑿池夜宮之諫入而終古奔商
以故星隕地震泰山崩伊洛竭匹夫醜夏多士懷商鳴條
造攻時日云亡而四百三十九歲之夏社屋矣君天下者
可不誠哉。

紂王

泰誓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

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
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
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曰沉面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
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
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祝降時喪。

秦政

賈太傅曰秦王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懷貪鄙之心行
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庶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
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二世作阿房
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而
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臣

下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

隋煬

顧迴瀾曰阿麼弒君父烝宣華殺太子因章仇太翼之妄而工土木遊幸之華置苑廣袤禽游獸閒宮樹富翦綵之春馬上奏清夜之曲耀武窮髮逞志高麗使丁壯盡於矢刄衰弱塡於溝壑而侈志不休龍舟恣樂屢幸江都逞侈心窮人欲作一無愁天子雖罄南山竹決東海波亦奚足以窮其罪惡哉普天同怨禍起殿庭難免宇文化及之手。

僖宗

顧迴瀾曰僖宗昏庸專事逸遊而委田令孜以政事王仙芝黃巢之寇播越東方自誇擊毬狀元戮殺忠諫昏迷不

悟當時宰相若王鐸諸人旣非公輔之器而將師之討賊者又留賊爲富貴之資以致巢寇陷東都汚宮闕流血成川而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垂泣大庭遠幸興元猶不思去好責己以鼓勸王而垂頭弭耳受制於十軍阿父則是被袞冕居黼扆僅一木偶人而已。

徽宗

徽宗詔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謀利者尙肆誅求軍旅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顧迴瀾曰徽宗一惑於報復二惑於玩好三惑於方士四惑於神仙五惑於侈樂六惑於土木七惑於邊功八惑於聚斂九惑於微行上有昏君下有六賊沙漠覊魂自取之耳。

完顏亮

史臣曰完顏亮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爲君則弒其君欲圖鄰則弒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爲無道主以亮爲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順帝

王褘曰元順仁柔不斷奸相弄權藻鏡頓惛委任失當歷載之間靡一善政自古國家滅亡之道不一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强藩四者有一足以亡國順帝兼而有之靡但紀綱之廢弛政敎之怠荒其亡國也宜哉。

武宗

顧迴瀾曰武宗雅樂嬉遊昵近羣小威武大將軍大師鎭國公稱名下同臣庶方信梁儲有回天之力留不易轍改絃旣已遠歷邊庭復欲徧觀中土滿朝死諫杖斥多人雖駕不果行國體大損羣盜甫消宸濠繼叛久駐南京豹房悔悟固自貽伊戚爾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其不大於危亡者藉以此夫。

神宗

計用實曰神宗冲齡踐祚江陵秉政國勢幾於富强繼乃貴妃寵盛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絕不視朝綱紀廢弛君臣否隔廱相方從哲獨居政府不能持政臺省亓詩教恣肆放廢天下賢才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問賄賂日張風俗大壞遼東難發而將驁兵驕無可支吾賦加民貧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禍發於天啟崇禎之代至羣小背公營私日甚一日流寇之患愈迫朋黨之攻愈苛民益貧而吏益貪將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文官不知職業惟習貪縣雖以烈皇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萬一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卧治耶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哉

天命

周公曰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於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型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敎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太祖

曰上天覆育萬物公而無私非者非不以國大而庇之是者是不以國小而棄之。嘗觀歷代帝王其初苦心志勞筋

骨備歷艱難而後成大業。虞舜躬耕歷山克盡孝行遂聲聞於天而登帝位。漢高一泗上亭長耳奮力行間躬定禍亂遂有天下。金太祖事遼主幾被誅卒能奮志修身收服屬國滅遼稱帝。明太祖早喪父母棲身皇覺歷盡艱危卒成帝業此皆天眷有德不以微賤而棄之。周幽王寵溺褒姒紊亂國政西周以亡。秦始皇雄據西陲吞幷海內築長城防邊塞信方士求神仙自謂一世二世以至萬世傳之無窮乃恣意暴虐二世而亡。宋徽宗縱欲任奸招納叛臣搆兵啟釁爲金所敗父子被執身死於外。金完顏亮違悖天常荒淫不道獲罪於天卒被篡殺。元順帝不畏天威不治國政疏斥賢能信任姦慝致盜賊蠭起國祚遂亡。此皆

天厭罔德不以强大而庇之天豈作意於其間哉順天道者昌逆天道者亡。

羅羅山先生曰君天下者豈僅未聞有惡行遂足以稱天位哉必其德足以立萬民之極其才足以任宇宙之重仁育義正除弊興利然後可以代天理物以膺天命之任。才德不足則天下之紀綱法度盡墮壞於冥冥之中强藩因之而僭竊奸宄因之而作亂其君雖無甚惡行天下之受其害者不可勝言。庸主之亂天下與暴主之亂天下其迹不同其害則一暴主之亂肆一人之欲以亂天下也庸主之亂縱天下人之欲以亂天下也君臨天下不能操威福之權杜僭竊之漸使人人皆得肆虐於天下尚足以膺天命乎哉。

謹案人君上承天任下爲民主操天下之大權則天下之治亂皆繫乎人君之一人唐虞三代在二帝三王則治在桀紂幽厲則亂漢唐宋明治於世祖太宗藝祖太祖亂於桓靈懿僖徽欽武神亡秦者政也喪隋者煬也立美國者華盛頓也敗法國者拿坡侖也啓危亡於臣工臣由君用何咎臣工謂治亂有氣數亘古一氣實非氣數其原在君之有道無道而已。君之有道者其修己也務正大之學存仁厚之心言有物而動有法正衣冠而尊瞻視卑宮室菲飲食端好尚物皆屏乎浮靡身悉在乎範圍思我王度式如金玉。其敦倫也隆孝養以端大本謹宮闈以立刑于篤宗籓以全友愛擇名儒以教幼沖外戚止渥以恩澤近習必御以威嚴。其勤政也延羣臣以訪得失親萬幾而求治安興利除弊務臻上理早朝晏罷樂此不疲。其用人也求賢良正直黜奸邪昏庸賞功罰罪毫不慳貸。其造士也立學校選秀良頒先聖昔賢之書重道明德立之儒。其惠民也興公田薄稅斂勸農桑修水利廣積儲訓節儉教申禮義行獎善良頑梗必懲邪慝必黜。刑則明法律以弼五教不失刑亦不濫刑兵則練將卒以平邦國昭聖武而不黷武至於遠人順者撫之逆者聽之不威脅以奉我惟廣惠以安人發之以剛健主之以中正出之以肫誠持之以敬慎

其斯爲有道之君有道則治。君之無道者怠於修己好無益之學懷殘暴之心言無禮而動無義視不明而聽不聰峻宇雕牆酣歌恒舞侈服食好奇異貴實冠乎天下行竟類乎下流薄於倫理忘孺慕而稱兵無上寵艷妻而牝雞司晨縱尋斧以伐懿親近刑餘以害元良優容戚屬昵比小人荒於政事深居禁中罕接臣下政出多門不悟其非危亡迭奏不爲偶省。暗於用人官以賄賂而得賢以讒間而亡逢迎希旨之輩委之大權責難陳善之人屏之間散。昧於造士重技藝不重道諂喜浮華不喜篤實失於愛民恒產不制竭澤而漁饑饉不爲賑給末作以蠹民財重役煩興爲善者不賞爲惡者不

懲異端不爲厲禁而敎養俱失刑不懲惡惟是作威殺戮妄加無辜兵不戢暴惟是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至於遠方不事懷柔徒肆侵併通商以縮利權假敎以絡民心上不畏天威下不顧民岩前不恤宗社後不懼靑史其斯爲無道之君無道則亂且夫爲治爲亂人君之禍福憂樂榮辱見焉治則萬姓愛戴情同父母而福祿無期亂則萬民離叛視如讎敵而禍至無日治則大臣敬恭小臣奔走有明良之樂亂則强臣跋扈家奴劫脅有廢立之憂治則萬國玉帛航海來王而尊榮無上亂則外侮頻生納幣請和而羞辱難堪至於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又治所必有而改玉改步亦亂所不免皆係於君

道無道之所致是故有道雖勞勞則有無窮之美無道似易易則有無限之虞顧與其無道而亂禍患憂辱之並至也曷若有道而治福樂尊榮之交集哉況人君苟天之寵位在德元大權在握欲安則安欲治則治必奮發乾剛仔肩大道薄漢祖唐宗而爲二帝三王統六洲萬國而能發號施令俾天下有治而無亂庶幾克副天心而稱聖明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甯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傳賢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曰帝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敍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謹案帝王君臨天下撫有萬姓日有萬幾賢則治否則亂溯自球列東西代成今古罔有治而不由於君之賢罔有亂而不由於君之不賢以故大明治道之人思革不賢以免喪亂俾天下萬世君皆聖帝明王民得久安長治道在天下爲公不分疆域不論親疏不計貴賤求葢世之人以總朕師則傳賢爲一元至中之矩萬古不磨之論者斷可識已彼小而一官細而一邑下至一鄉一族非賢尙不能治非相繼爲賢尙不能常治况天下之大億兆之衆政事之繁豈一官一邑一鄉一族之可比非器小識卑德薄才疏者所能勝其任也必天下之器識宏遠德冠羣倫才超庶彙者始足以勝之又聖聖

相傳庶千秋萬歲常慶昇平是故頌欽明者堯也歷試諸艱而以天下與舜稱濬哲者舜也詢謀僉同而以天下與禹中天之治懸絕古今久而不替者傳賢故耳向使堯不傳舜舜不傳禹而傳於不肖之朱均肆其傲虐則湯武伐暴救民之師不待桀紂而始興也征誅之局創自黃帝亦以其時傳賢之道闕焉未講此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堯典終於試舜舜典先以禪舜起禹讓後以禪禹止所爲以堯舜之傳賢示萬世法程焉慨自夏傳子官天下變而爲家天下相承不改嗣後開創之主雖不皆如三王之賢猶可以君臨天下迨一二傳生之深宮長於阿保非下愚即中材非柔懦即强暴拘泥請建

嫡嗣奸邪利立幼冲以天位爲吾家故物視是貪營邑恣口腹好華侈廣宫苑樂遊畋悅奇巧尚末藝習異端好逢迎希旨惡忠直敢言奸不知黜正不知懲橫征暴歛以爲富窮兵黷武以爲强嚴刑峻法以爲威紀綱爲之廢弛風俗爲之頹敗民生爲之凋殘盜賊爲之蜂起列邦因之鴟張民心離天下去國遂淪亡是故賢皆天之所與子不皆天之所與不然天命何以靡常有夏至明朝代不一短數十年長數百年數百年惟商周治百餘年禮樂休明可稱盛世其餘治祇數十年惟建武貞觀世際小康治日少而亂日多皆此傳子之失階之厲焉向使夏后殷周春秋戰國秦漢六朝隋唐五代宋金

元明得一時之賢而傳之則賢者益勉爲賢不賢者皆化爲賢何世不若唐虞耶論者謂傳賢之局堯舜而後人心不古人才難得不可復議子噲與燕而民亂王莽承漢而兵興前車覆後當鑑一誤何容再誤古今如堯舜者曾有幾人不知子噲昏庸之胄子之宵小之流私相授受何謂傳賢奸如王莽玩孺子於股掌之上非傳也篡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傳不論賢人心所以不古子之王莽得以賭于天位賢能得傳人心安有不良子之王莽何敢僭犯天誅華盛頓奮起立美不私爲己有選賢哲以君臨美洲與堯舜後先輝映古今之人才賢於堯舜者多賢於華盛頓者最多其賢於繼世之君萬

前哲尤多惜爲傳子之所屈抑不得與於元后之位乎當天下。事在人爲豈可因噎廢食舍上取下託諸風氣之薄坐受民生之苦漫謂天下之無人古法之難復安於暴棄不思變計不爲振作耶。論者謂傳位於異姓誰泯子孫富貴之念萬金之產尙難別授何況萬乘其道未周曷若於子孫中擇賢而傳之則富貴可長保其事兩全。不知帝位者天予人以治民之具非爲人榮寵計也況人之子孫豈能世世皆賢不賢則甕牖之子揭竿而起跋扈之臣帶劍而入內外受逼少長無遺秦漢至明年方二千姓易二十後先一轍載諸簡策讀者惻然史不我欺吾見非左傳之實以害之何全之足云傳賢

則廟祀百世禮隆三恪眞萬全之道。彼守財之奴貽子孫以聲色之貲不轉瞬而化爲烏有呼爲報應終於餓殍賢父母不以財利爲傳授而以賢能爲傳授傳而賢何患乎無財。秦改封建爲郡縣而不改傳子宜夫二世而亂亡世主知封建之妨賢不若郡縣之傳賢豈神器獨可以封建而不妨賢乎哉。論者謂傳賢之難不若傳子之易傳子則一宣遺命嗣王卽位傳賢必幾經選擇乃可得人。不知建不世之功者計義禮不計難易義無可取易如匹雛而不舉理所當爲難若登天而不辭自畏難苟安之徒出用人者朝廷之大典畏才德之難辨拘資格而官多奸庸人才出於學校畏聖教之難明尙

技藝而眞才莫覩仁政始自經界畏田產之難授制買賣而俯仰無資其弊皆起於傳子貪位祿世守樂授受簡便一徇私而無私不徇一畏難而無難不畏。安一時苟且啟無端變故至末造失鹿天下共逐民之亡於屠戮者不知幾千百萬揖遜相傳消泯戰爭其保全民命者無限。又殫厥心思爲天下得人得人則天地賴以平成人物賴以安全篤恭而天下平無爲而天下治心無私繫大權在握欲傳則傳何難之有安得謂傳子易而傳賢難。論者謂傳賢不如與民主華盛頓創民主之局民議可爲君者則舉爲總統四年一任民所悅服者復留一任所謂得乎邱民而爲天子除君主權重之弊君

皆愛民之君不敢暴虐於民美洲所以日見其富强浸浸乎有大一統之勢爲有國者所宜師。竊思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固當以安民爲要務然君父大倫任民廢立等諸僕役非所以立紀綱又何以攬大權而行賞罰雖爲美洲之善道究非帝王之中道。孰若向背必卜之民而禪讓必操之君民所謳歌者君從而傳之寓民主於君主之中不予民以升降之柄致太阿倒持之失同官歷傳舍之譏至君民共主尤爲悖謬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有至尊而與至卑平權父可與子共主者泰西平權共主之道不容於堯舜之世何不希踪二帝上法傳賢。論者謂天下之治亂有

氣運存焉氣運而通則天下以治氣運而塞則天下以亂初不在賢之傳與不傳。不知氣運周旋何常變易古時此元亨利貞之氣運今時亦此元亨利貞之氣運東球此元亨利貞之氣運西球亦此元亨利貞之氣運古治而今不治東亂而西不亂世治而天之氣治世亂而天之氣未亂則不由氣而由人。顧人之賢否不可謂不由氣而生須知氣無時不生不肖亦無時不生賢哲讓賢而黜不肖爲千古致治之大綱亦千古弭亂之要義。乃帝王世襲天下爲私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致亂生不已反諉咎於天之氣運其誣氣運也實甚是必傳賢治傳不賢亦治傳不賢亂傳賢亦亂始可云氣運非然者

於氣運何涉。孟氏言一治一亂以治由堯舜亂由暴君如傳仁義禮智之賢君合元亨利貞之氣運祗有治安有亂。論者謂傳賢洵帝王治天下之第一大宗而天下之大固不敢謂無賢亦不敢謂皆賢傳而賢遺天下以大福傳而不賢遺天下以大禍果何爲不失傳於不賢而得傳於大賢。予惟天生眞王聰明睿智剛健中正崇明禮達用之學育賢有典任輔世長民之德立賢無方廣開賢路旁求人傑鄉爲舉官爲薦廷爲訪弊爲聘納言以觀抱負詢事以考眞僞名實不符卽爲屏棄猷爲並茂立許超遷察之身心嚴恭寅畏參之公議衆口一詞稽之政教平正通達試庶職則吏戶禮兵刑工罔不

優位冢宰則公卿大夫士庶無不穆賢大無匹天命有歸帝位之攝固應乃爾大寶之傳誰曰不宜又須刻賢否昭明取舍訂其憲章傳賢者入祀太廟傳不賢者天下共誅倦勤遜位文武咸押刻之金劵懸之宮殿市之天下藏之天府垂之久遠安有不賢而僥倖得傳安有賢君不擇賢而傳由是賢聖繼起相傳不息其善不容罄述者請爲約略言之。治世之道修己爲本賢者學極正大心極端正身極敬修倫紀極其敦篤御事極其勤勞至逸豫怠荒之愆舉不足以累其德行傳之則皇極建會其極歸其極。宰世之方知人爲急賢者知三德可爲大夫六德可爲諸侯剛明正直休休有容可爲宰輔

至庸碌奸邪之侶舉不可以在百寮傳之則用舍當明良會吏治淸。王政莫先於養民養民莫善於公田公田非賢君莫與傳賢則公天下者公土田民生厚而萬善可舉故傳賢爲公田養民之大經。王政莫要於教民教民莫良於聖教聖教爲賢君所重傳賢則遵聖教者除邪教學術端人材出而萬事可理故傳賢爲聖教教民之大法。世胡爲而日衰非禮壞俗淫樂蕩心共雜出以壞元氣賢者禮明樂備考禮以陶萬民之情正樂以淑萬民之性庶可以救弊扶衰。世胡爲而大亂以爲善不賞爲惡不懲咸競起而務侈肆賢者信賞必罰傳則賞一善而天下知勸懲一惡而天下知懼庶可以撥亂反

亞。百雄足君孰與不足。策富國者加賦重斂剝民脂膏民貧國何由富賢者知生財大道開源節流則財恆足故傳賢可以止小人富國之策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談強兵者快槍利砲殘害生靈仁人所不忍爲賢者必偃武修文以和萬民萬民和其強奚敵故傳賢可以弭小人強兵之談。道德齊禮有恥且格好刑名者深文苛法殺戮無辜乃不祥之刑賢者尙德緩刑以化愚民愚民化斯刑可措故傳賢可以革小人刑名之術。賢王之立法盡美盡善多爲不賢者嗣位而變更必傳賢而一德相承有治人乃有治法。百年勝殘必世後仁必傳賢而後可以得王者善人之輩出。三皇噩噩五帝渾渾聖王

不作治尙雜霸太和之氣日喪必傳賢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而後可以復太古之醇風天下無道賢者奉不賢者於上用是罔盡人事唯思倖成傳賢則相尙以道皆奮起而務實修。獨夫肆虐羣雄競起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簡賢而傳聖人作而萬物覩寰宇可大一統天施地生一切陶鎔之事皆上天之事第天祇能默化不能明作而付之人君非賢莫代必傳賢裁成輔相參贊化育而後可以對越上帝克享天心。仁民愛物一切利濟之務皆下民之務第民祇知順令不知定令而望之人君非賢不可必傳賢好民所好惡民所惡而後可謂靈承於旅兆民永懷。且夫百里千里之地必得百里千

里之才而君之萬里億萬里之地必得萬里億萬里之才而君之閒嘗縱觀兩大徧覽六洲全球之廣總約三億九千三十萬方里水則輪舟皆通陸則火車盡達加萬薈齊開適昌隆之運會昔者瓜分一隅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可以家天下而治今也星使萬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則必官天下而理不然一人無良四面皆敵難言永保天命。總之天下公器也公器當公諸天下之人何必據爲己私而示人以不公之心治天下大事也大事當附諸大有爲之人何可力小任重而負不勝其任之誚大君非榮聖君爲榮高位非辱竊位爲辱已無旋乾轉坤之略而忝居天位徒自貽莫大之憂已有經天

緯地之才而端拱明堂可以造無疆之福是故濟世爲心客氣胥捐己賢於人則人傳於己毋矜洗耳人賢於己則己傳於人如徹皋皮天下第一等人則幹第一等事其識如天之高明其量如地之博厚統南北溫寒熱帶並包無外合黃白赤黑紫種一視同仁不使後嗣耽困於逸豫祇圖億兆大得乎聖明仁育義正利無不興弊無不除生無不遂性無不復德格上下福造和平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載諸史策頌爲聖明。否則器量褊小心思淺近逞其機謀征誅攘奪牢籠天下箝制人材大制小親馭疏文法之密如蛛網令人不得有所舉動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德不爲天所重政不爲民所

桀卒之天人交變欲不傳賢終歸於賢載諸史策稱爲昏庸。是故帝位者四方之公器傳賢者萬世之令典聖帝明王存一片大公之心開萬世太平之治同唐堯虞舜放勳重華孔子贊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中道全書卷二十三

君道門　官制

郡縣

邵[illegible]能山輯

陸桴亭先生曰封建郡縣皆有得失封建之得在分數明事權一歷年久禮樂刑政易施諸侯賢明可以自立無掣肘之患封建之失在於子孫世守賞罰難行公族蔓延疏遠之賢不得進用郡縣之得在於力小易制無尾大不掉之虞官吏得其人則易治非其人則易去郡縣之失在於防制太密權位太輕遷轉太速小人得售其奸君子不得行其志故封建之弊謂之太强其末也跋扈不馴每壞於諸侯之分爭郡縣之弊謂之太弱其末也優柔不支每失天下於盜賊善治天下者循今郡縣之制復古諸侯之爵重其事權寬其防制久其祿位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無封建之害以此語治其庶幾乎。

陸桴亭先生曰封建傳子之法古帝王之學問皆推已以及人堯舜官天下故其所舉用皆取明揚九官十二牧大抵皆爲舉但久其祿位不必世守也三代家天下故分封侯國亦傳之世守示不敢獨私然天下大物惟天得而主之非具能與天爲一如堯舜者不能行禪受之禮傳子可也郡縣小於天下而又有天子爲主若更傳子反滋禍變故吾謂郡縣之爵祿權位當如古封建但易傳子爲傳賢耳。

羅羅山先生曰天子有道封建亦治郡縣亦治天子無道封建亦亂郡縣亦亂然欲靖天下於郅治終非封建不爲功封建者公田學校之所由行不封建則不能公田貧富不均養民之道失矣不公田則不能學校庠序無法教民之道失矣民生窮民俗弊雖有堯舜終不能治世之病封建者憂强藩之跋扈不知商周曾不聞有大國抗命者天子有道故耳苟爲無道郡縣豈能保其不失也哉。朱子曰若病其自恣而廢法强大而難制則雜封建於郡縣之中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爲而有弊耳。

三公

陸桴亭先生曰三公三孤古所謂論道經邦貳公宏化者也。今之國子監即天子之師傅而天子所當敬禮者也當慎擇其人以師傅之禮尊之北面受教隆之以禮而不煩之以事重之以道而不受之以權。後世公孤既徒設空名不徵實用而國子監又下夷於九卿胥失之矣聖王不如是焉。

六部

陸桴亭先生曰周禮天官謂之冢宰則既以宰與天官矣但專任恐權太重故使之同於五官。後世法周官之意以六官爲六相冢宰提其衡五官襄其事而天子親決萬幾於上則既無專擅之嫌亦無紛擾之患天下受眞相之利而不受眞宰之害

陸桴亭先生曰吏部古天官冢宰之職也然古者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大典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典偏言則專一職統言則包六職今則專於選事猶一郎曹之職愚謂宰相可不必設而吏部則不可偏於一事宜倣古冢宰之職事權雖分掌於六官而權要則獨綰於冢宰庶無專權之慮亦無渙散之弊。

監司

朱子曰路置監司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上通奏章下布政令置判官數員以佐之農田判官專主婚田轉運判官專主財賦刑獄判官專主

盜賊而刺史總之。稍重判官之權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發則許判官徑申御史台尚書省。

牧令

陸桴亭先生曰朝廷設官甚多惟州縣爲親民之官昔漢宣帝謂與我共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則共天下者惟良有司而已蓋即古者百里之諸侯也其禮貌不可不崇其委任不可不專一邑人才使得自辟召一邑兵食使得自調度。過防則太弱且不能自振又何能爲四境宣力哉。

陸桴亭先生曰縣令親民之官而章奏不得竟達民隱何由上聞。宜無事月一奏附於省臣有大事則竟達庶民隱

司以上罰而亦不至爲大吏所欺制。凡郡縣地方大政事大利害大災祥及事關人倫風化者俱宜奏聞兼備宣付史館之用亦治道一大關係。

鄉長

馮桂芬先生曰縣令控數百里之廣數千百萬之衆其能家至里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美瘠利弊哉度若干里爲一鄉立鄉長一正一副邑有大政疑獄則聚而治之興養立教有益國計民生之事則分而任之以一鄉之才治一鄉之事令不勞而自輯所舉鄉長州縣具冊申詳薪水正月十金副半之有過隨時黜之其有功在閭里者籍記薦舉授以親民。

陸桴亭先生曰六房吏鄉約長皆當用士人爲之如士人自入學後學校中當辨其賢者能者使之爲鄉約長有功鄉人頌之然後升之爲吏。

族正

張鱧夫曰天下有自然之勢而斯民亦有自然之性情可以使之相維相繫而不必以上之法與乎其間者則在重宗族而已矣族必有長而又擇其齒德之優者以爲之副先達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約族正以貴貴爲主貴同則長長長同則序齒無貴則長長賢賢族約以賢賢爲主凡勸導風化及戶婚田土爭競之事其長與副先聽之而事之大者方許之官國家賦稅力役之征以先下之族長。凡同氏譜之未通者官爲通之單丁隻戶不成族者則以附於大族游寓之家其本族不能相通者則亦各附於所寓之地凡某鄉幾族某族幾家某氏附某族某族長某人歲置簿以上於官。民返其所自出則忠愛生因其同類則維繫同以族長率同族則民不驚以單戶附大族則民各有所恃斯固民所自衛之方而即所以衛上之道詎非其自然之勢至簡之術哉。

陳文恭公榕門曰族立祠宇慎選房長族長官給牌照予以化導約束之責房有不孝不弟者匪打降諸事房長化導化導不遵告知族長祠中臨以祖宗當衆勸戒如有不率許報官懲口角爭鬭買賣田墳族長房長秉公勸斷。與

外姓爭競者兩造各長會議勸釋。如經官司當堂公言偏袒者罰戒族有孝弟節義之善行許報官請獎薦惡子弟因公言而欺凌各長尋釁報復者報官加倍治罪

胥吏

曾一同曰天下之患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官多者非事之利胥吏之利自州縣以上少其治官之官自州縣以下多其治事之官治官之官少則事少治事之官多則事皆自治彼胥吏者安能舞法弄弊哉其有疑訟大獄然後上之小者勿聽由是州縣上無上官駁責審覈之煩下有鄉族戮力同心之助文牘少衰可以暇晷勸農興學彼胥吏者留十之一足以集事。

陸桴亭先生曰、天子所與共治天下者士人也、而士所習不過帖括制義、空疏無用之文。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使不得并於士人君子者胥吏也、而吏胥所習錢穀簿書、皆當世之務。士人共治天下、則所當親也、而遷轉不常、歷官如傳舍、吏人不與流品、則所當疏也、而終身窟穴公庭、長子孫而無禁、天下何由致治哉。凡士未入官時、當養之於學校、自論古論道之外、凡當世之務、俱宜練習。其吏胥則用識字者、取其足備書寫而已。仍三年一換、已經充役者不得復入。則官日智、而吏日愚、可無舞文弄法之弊。

黃敬熙曰、三代而上、胥吏之屬、取之士人、食祿於朝、名顯於世、故其時之胥吏、多謹守畏法、行已有恥、而胥吏貴、秦

漢以降、市井無賴、豪族健奴、大奸巨猾、卒皆入官、故其時多舞文弄法、貪贓營私、而胥吏賤。賤則不復自愛、強如虎、很如狼、人受其毒、官罹其災、而胥吏愈橫。橫則盤踞深蘗、氣廣勢足、黠豪強利、足阜家室、而不肖之靡絡亦稍稍慕之、交接往來、藉以自衞、而胥吏愈大。治胥吏若何、則亦曰改用士人而已、改用士人有七利、而仍之則有七害。京師之衙蠹、足以奪官府之權、大而選授遷轉、死生出入錢糧多寡、器用存餘、莫不肆其侵牟、供其弊混、其害一。督撫之衙蠹、足以抑勒道府、把持州縣、凡夫交代盤查、經征奏銷、蠲除恩賞、領解劃扣、莫不肆其刁索、逐其難留、其害二。道府之衙蠹、州縣之衙蠹、莫不魚肉良[illegible]、[illegible]絕官[illegible]、而並把

持其官、一官蒞任、不過數年、少或數月、而若輩熟習情形、諳練事故、文移遲速、可以玩延、案卷秘要、可以抽匿、其害三。然且賄賂行則耳目蔽、或上下之衙蠹互相勾通、或內外之衙蠹隱相瞻顧、授受秘密、情實顛倒、其害四。然且廉恥喪、則勒索多、或勾通詞棍、借事興波、或授意罪人、攀誣嫁禍、一紙呈可以破數家之產、一事出可以戕無數之生、其害五。至於一吏之名、必有經承、必有貼寫、一科之吏必有上班、有下班、而每署之中、又有無數蠹役、其爲之指縱者、必皆其最著名之胥吏、城狐社鼠、莫敢誰何、飲泣吞聲、不知凡幾、往往胥吏一而受病者百、胥吏十而受病者且千、其害六。至於娼優盜賊、所在多有、而爲之隱匿、爲之串

通者、則亦莫非胥吏、陽取其利、陰蔽其辜、怨讟之氣日深、而官民之情日隔、其害七。嗟乎、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害、始於簿書之煩、百家之書不火、則道終不明、天下之胥吏不除、則世終不治。改用士人、則可以通政學、可以明律令、可以勵廉隅、可以寄耳目、可以安良善、可以察奸邪、可以通中外上下之情、而一歸於治。

黃梨洲先生曰、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何謂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請以進士之觀政者爲之、次及任子、次及國子之應仕者、滿調則出官州縣、不能者落職。郡縣之吏、各設六曹、請以弟子員之當廩食者充之、滿調則升之國學、或即補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終身不聽出仕。

郡之經歷照磨知事縣之承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縣

差役

顧亭林先生曰一邑之中役之食利於官者亡慮數千恃法煩刑苛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餘並罷遣令營業而六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勒之應役有不願而逃者尤安民之急務。

羅羅山先生曰國朝設官不可無胥役而胥役亦有室家待哺衣食何出朝廷未分以祿宰令不給其求豈能枵腹辦事勢不能不巧取民財國家立法必使之得有微祿勿令開一錢弊竇庶乎可耳

奴僕

劉子章曰監司之家口多則屬員必不能廉而通省受其累州縣之家口多則本官必不能廉而閭閻受其累彼贓私之狼藉倉庫之虧空大都由此。制爲定數凡官員家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則藩司三十人州縣十五人有多攜帶者一經指參以違制論如此則地方迎送供億之費少而官民蘇矣本官盤飱豢養之用少而操守廉矣。

冗員

麥孟華曰昔者周以百里封侯直隸天子漢以郡守領令下逮小民。今則縣令控以府尹控以司道控以督撫上謁

長官如覲天帝下視民事動輒掣肘君與民相隔絕官與民相隔絕大臣小臣又相隔絕噎鬱壅塞上德何日宣下情何日達吏部銓選上不知其姓名參謁長吏勞毅同於僕役清流之士羞而不爲尙欲以之求治哉至夫卿寺冗閒有刑部而復設大理有禮部而復設鴻臚六部重任而堂官六七各無專事潦倒冗散乃若閒曹若天宰相則天子之元輔今則大學士四人加以協辦然樞密之事悉隸軍機內閣之設皆爲散秩小則虛縻國俸大則誘掣朝政先正有言國家多一冗員不特多一糜廩俸之人卽多一朘民膏之人且多一僨國事之人一鹽務計養閒員數百一釐局計養食客數千一漕運河運計養無用之人千萬至學官雜職與夫武弁其冗尤甚應令一並裁汰

謹案設官分職所以治民成周立公孤以弼一人六卿以倡九牧下至鄉遂州閭鄙酇各有其長疎於上而密於下故其時官清而民安後世冗員滿布皆治官之官而非治民之官密於上而疎於下故其時官貪而民困有王者起繼成周之軌立公孤以訪道德立六部以總百條外則省立一藩司藩司爲古牧伯縣立一牧令牧令爲古諸侯皆置六曹以分理其繁鄉立一鄉長鄉長爲古鄉大夫冗員少則責任專而廩俸亦省鄉長多則民事理而上官亦閒公孤論道而王心以正以百官之賢良責吏部以財賦之平均責戶部以典禮之惇庸責

營部以六師之張皇責兵部以刑律之明允責刑部以地理之時敘責工部以一省之政事責藩司以一縣之政事責牧令以一都之教養責鄉長則一人布令於上庶官徑宣於下百姓有事於下庶官徑達於上一切胥吏舞文之弊可以免國家中飽之蠹可以消。

官祿

陸桴亭先生曰古者祿以公田既予以爵則隨予以祿田故筮仕者無慮貧之心而不營心於財利今則俸祿甚薄而聽人仕者各以私計謀生若守禮安分徒資俸祿則饔飧不給失馭富之道矣。古者祿田之外別無私田既奪其爵隨收其祿田則無藉以資生故貪墨知畏今則貪墨者

無所限制田連阡陌即被削奪而擁貲甚厚無所損其毫毛失馭貪之道矣。然則廉吏何所藉而爲廉貪吏何所戒而不貪乎。

盧子弓曰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今計一縣所費歲五六百兩大吏檄令捐補庫缺有自除授至陞黜未得豪升斗者且非但無祿而已其陋弊相沿較所治之大小分定數目以獻於一歲之節辰者五謂之規禮大數之外以小數與其親幸之僕曰門包小數之外又與其傳禀之役曰茶儀自太守之上皆取之州縣以轉相餽送至州縣之官復有何項可取吏取於民上官雖知而不能禁者一役取於民吏雖知而不能禁者百民安得不窮

麥孟華曰官吏貪緣爲姦盤剝小民苞苴昌盛賄託餽遺恬不爲怪逐利否耳慮非顧行又甚者侵蝕國帑尅扣軍餉鬻欲謀差較揣肥瘠主人有急因以爲利可謂無行詣之最者然而沿習爲例視若固然其有佼佼自好潔已奉公則已詫爲奇行上自督撫下至縣令以墨敗者十常八九若夫京官之炭敬部員之印結因昌言不諱雖號稱賢者亦恬然受之而莫之爲非然繩以古義爲污耶爲潔耶非古所謂簠簋不飾者耶嗚呼捐廉棄恥乃至於此等此願趾等此視息豈其獨異人哉則上之道之者非其理故耳古者勸士首重重祿圭田之制詳於孟子庶人之仕

祿足代耕漢世以石爲俸厥有定制宣帝益吏百石以上什五京內外官皆給祿田建武復益官秩宋世階品官職封勳差遣皆有俸祿正俸職錢公用職田之外復有衣糧餐錢役制祠祿以佚老厚恩賞以優賢貞仁之世名臣疊皆潔清治行吏治循良。遞至有明官俸乃薄一品之祿未及百石兩本色折色賞得無幾始則以鈔折米十貫而抵一石則石俸乃僅二三十錢繼則以布折錢匹布而抵二百貫則石俸乃僅十四五錢制祿之薄古所未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身且不贍而責以潔身守正烏可得哉。國朝因明概制大學士之貴俸乃二百五十金二百五十斛米家無九人之食不及周之上農祿

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雍正始加養廉然儀飾繇爲費用浩巨處與軍役輒有折扣以此而求其狷介且不可得而猥欲澄敘吏治哉。人情莫不念室家顧妻子毀家濟國高節不可以責人上不與厚糈以贍其家彼必私取於下以自奉與其下取以賊民孰若上與以勸吏與其私取以敗公孰若公與以禁私惜此小費滋此大患未見得計量其缺分重其糈秩紓其窘急勵其廉隅則士必爭自濯磨約身赴治若患國帑空虛費無從出則冗員千百汰其虛糜併其額祿而糜費已裕馮桂芬有言大都京官部曹歲需千金遞加之至一品亂金外官養廉本數較厚牧令視本數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大吏二三倍如數以與之

於是議爲厲禁京官取外官一錢上司取屬員一錢官取所部一錢殺無赦議厚給養廉宜籍復職田縣若干畝紳士徵其租供州縣次上司次本籍京官。

官爵

陸桴亭先生曰賈誼云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循古五等之爵列爲定制治一州者爲子爵治一縣者爲男爵有分土無分民祿位爵祿一如古諸侯伯爵如今太守有分土無分民其職專主督察各屬子男合數郡而建一侯亦有分土無分民其職專主督察各屬之伯凡伯之賢否則聽朝廷之黜陟冢宰六部爲公如此要而不繁庶幾得爲治之條理

陸桴亭先生曰班爵之制行於天下既循古五等之爵則行於國中者亦當如古六等之爵郡縣之長既爲君矣其下則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今之佐貳當使如古之卿今之六房吏鄉約長地方保正之屬當使如古之大夫士今之胥役吏卒當使如古之府史胥徒皆今臣服於郡縣之正。凡黜陟予奪皆郡縣主之惟卿則請命於天子如古命卿之制庶幾古治可復郡縣可收得人之效。

陸桴亭先生曰班爵之制在古惟五等六等而已竊欲另分六等一曰師凡太學之師鄉學之師二曰賓凡古先聖賢之後古先帝王之後三曰藩同姓宗室異姓功臣。五位公侯伯子男。六曰職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師以論道德備訪問賓以報勤勞二者皆優以祿而不授以事位以

正南面董羣工所以通於天下職以效一長奉上法所以施於國中二者皆以宣天子之教化如此設官頗有頭緒

君道門 官人

用人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羅羅山先生曰大造絪緼鍾靈毓秀篤生一世之人才以爲天下之用俾共贊乎化育共維乎綱常者也賢人登庸天命以存不肖在位天命以亡進退一世之人才以寅亮天工典至鉅繫至重也是故五臣舉虞治盛伊傅起商道隆周召夾輔王化大行方召佐命宣王中興是皆以賢才之贊襄開至治於千古聲色雜進奸邪並出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君心益昏國運因之益替矣爵祿者萬民之賦稅上天之物力也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以其能乂民而順天也爵祿濫倖位進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矣上天祿天子天子乃能祿天下

張楊園先生曰書曰天工人代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臣曰帝臣賢才之生天意所屬故曰簡在帝心尊居人上而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甚者與辟小比一時君子則摧折禁制之使不得達其逆天理至矣天命安得不急去之所以自古應天之實修身爲先進賢退不肖次之問民疾苦修政易令又次之

羅羅山先生曰賢者民之所同好不賢者民之所同惡王者爲民父母豈一人能養育乎天下分田制里必賴賢人爲之區畫建學明倫必賴賢人爲之董誥凡憂民憂樂民樂必得碩德英才佐理其間而後小民之顛連得以上聞朝廷之恩膏得以下究發政施仁必以用人爲急務人君民之父母也大臣者克家之令子體父母之意以牽宗子庶子者也其人賢一家受其福不賢一家受其禍舉錯失宜小人在位牽皆竭下民之膏脂逢君欲民憂民樂罔知顧惜斯民之困苦遂有不堪聞者主敗亡豈可得哉

邪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

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如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旣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倭艮峯曰大抵君子樸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進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己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爲務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爲趨避者小人也

詠諍匡輔以爲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遷就逢迎導人主長傲飾非者小人也進憂危之議悚動當亡之敬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

黄鈞宰曰豁達之與放蕩儉約之與吝嗇謹慎之與拘牽簡默之與深險倜儻之與儇佻慷慨之與浮靡坦白之與麤野鎭靜之與空疏忠厚之與顢頇精明之與刻薄相似也而背道如燕越故視形不如視神視神不如察氣豁達氣博放蕩氣散儉約氣固吝嗇氣縮謹愼氣定拘牽氣滯簡默氣和深險氣沉倜儻氣超儇佻氣薄慷慨氣爽浮靡氣流坦白氣眞麤野氣陋鎭靜氣定空疏氣囂忠厚氣寬

顢頇氣鈍精明氣清刻薄氣促持此以相天下士擇交用人之道思過半矣

張敬庵先生曰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者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者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污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已之潔清而不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自非具大識見大眼力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概矣

張恕齋先生曰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矢天誓日舉不足信持此以觀小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

范祖禹曰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哉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自從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夷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不從其令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

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

許魯齋先生曰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憎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親近不敢言毒被於天下而上莫之知可不懼哉

朱子曰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而近忠直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

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疏未有可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能審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修身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哉

張楊園先生曰天地中和之氣產爲君子乖戾之氣產爲小人世道盛則氣和氣和則賢才衆多故曰君子道長世

道衰則氣戾氣戾則姦佞衆多故曰小人道長惟君子道長故得時用事者恒君子凡富貴壽考之類多自君子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每及於小人惟小人道長故得時用事者恒小人凡富貴壽考之類多於小人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亦及於君子譬諸草木感陽氣而生者陽盡則衰感陰氣而生者陰盡則稿但陽氣終無滅息之理故聖人參贊化育惟是進君子退小人崇正學黜異端則不仁遠而暴亂息政教行而治安久矣

賢才

曹一士曰大吏小吏有賢有能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而不足於賢者又其次也何謂賢六德六行務持大體與民休息者是也何謂能六藝趨事赴功綜核名實者是也天下能吏多而賢吏少則吏治必有不得其平者不可不急加甄別督撫之保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也爲人明白也辦事勤慎也其實跡則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也洵良吏也乃未幾以贓污虧空聞以草菅民命劾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誠有才焉以濟其惡耳若夫吏之賢者則不然惻怛愛人而已悃愊無華而已方於事上不爲詭隨而已吏人同聲謂之不煩而已數者皆上官所視爲無能者也然而賢者則必出於其中而未及薦剡毋亦重視能而輕視賢之故耶抑亦狃於積習以能吏爲賢吏耶且恐所謂能

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爲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謂之怠緩矣且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掇拾細故以劾罷之矣好尚一乖取舍頓異及至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誤舉於前統聽部議而已不知誤舉者可議其罪誤劾者則如之何敢請諭旨剖斷賢能詳加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若賢非真賢能非真能賜乾斷以罷斥之則天下百姓有不並受其福者哉

胡石莊先生曰任人之法不可舍德而先才有才者必至

於貪不可舍行而信言能言者必至於誕雖有千里之馬而不服銜勒猶無用也雖有才智之士不重道義猶無能也謀私而不謀公營身而不奉上念子孫而不念庶民此偏才小智之所患也漢武帝鄙夷中才欲得跅弛之士立非常之功或得之則爲張騫堂邑失之則爲主父偃江充由其所好偏駁不可訓也古之賢君必求耆耇而敬任之選馮翼耆德之士與共游處則無此過矣。

官人大法

選舉

文衡曰成周取士之法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閭胥則書其敬敏任卹者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則

書其德行道藝州長則書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則於三年大比考其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而爲能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之屬合閭族長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興之儀以興之書其文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司馬辨論官材以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張恕齋先生曰舉賢良方正之士以裨世教而正人心其道必本於人倫以忠孝爲主而序別信次之五倫兼盡者爲上選忠孝兼盡而序別信有其一者爲次選其法以謹身寡過急公尚義者爲忠以生事死葬始終盡禮者爲孝序別信皆隨其所行而愼註之學業才能其註亦然由士

民至內閣各核實舉之獻之天子天子召對以驗其實行考試以觀其經濟才德兼全者送與吏部量爲優用慮其有弊則連坐舉主性情之偏執事理之失當則祇罪本官。

羅整庵先生曰作人才厚風俗非復鄉舉里選之法不可科舉取士惟尙辭章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嚚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官吏既多若人風俗何由歸厚治不古若無足怪也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者哉。

胡敬齋先生曰欲治天下須得賢才得賢之道須如周禮

賓興明道選舉其次莫如搜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傅說舉於岩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illegible][illegible]之無不可得。才德未著者須用賓興選舉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興撫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日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

謹案治天下以得人爲本得人之道其源在正學術其要在行選舉。鄉學選高明沈潛之士講明體達用之學三年大比鄉官鄉師選德業有成者各書所長貢之牧令牧令首問以二帝三王孔孟程朱之道次詢以歷代治亂興亡之故次策以天文地理農田財賦禮樂兵刑之事詳對不謬儲之縣學學官察其性行究其政學大

比書其所長貢之方伯方伯策問亦如之不謬儲之省
學充其學行三年大比貢之天子天子策問又不謬儲
之太學時賜召對敷陳治道別其所長錄名吏部吏部
隨其所長而授之以職兼長者位以大寮偏長者任以
一職

薦訪

明道程子曰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
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凡有政事則委之詳察凡有典
禮則使之討論俾經畫得以奏陳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
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才識察之歲月人
品益分然後委付縣郡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進以帥臣

輔弼之任引類並進庶幾野無遺賢
陸桴亭先生曰薦舉當疏其實其人才德兼備有德無才
有才無德其才長於某事短於某事用可任某職不可任
某職不拘大小臣工有即薦舉多多益善天子臨軒策之
試以經義治事擇其尤者更召面試可者擢用不可者散
歸庶無弊而收實效
張南軒先生曰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
以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
降心以求遺逸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
則於克私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
君所尊禮延納者在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
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風俗所助又爲不輕
薦舉議曰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逃遁林泉不求聞達
聽所在保勘行以不次說者謂人心不古欲舉行而略文
恐教天下相率矯行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況司薦
舉者又不能無徇私之弊不思名者實之賓好名而矯强
爲善猶愈於不好名而安肆爲惡萬一有僞行欺人家修
廷壞與夫徇私而濫舉者斷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主連
坐之條孰敢不畏詎可以不肖繩人而廢先王已試之成
憲哉
明史太祖下金陵徵辟儒士日講經史治道創禮賢館以
處之敕中書省曰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隱於山林藏

於士伍非在上者開道引拔之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
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不
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詣闕面陳其事其下有司宣布朕意
於是歲舉賢才吳元年遣使以幣帛求賢才於四方洪武
元年徵天下賢才於京師授以守令三年諭廷臣曰六部
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
慮有隱居山林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六年詔
曰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勞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
王之於呂尚彼二君者豈其智不足哉顧皇皇於版築鼓
刀之徒者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
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

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藝可稱者有司悉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遂罷科舉別令有司舉賢才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

擇相

朱子曰人君正其心誠其意而必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正直之賢以爲輔相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補吾過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憂其吾所以任之者未重又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守有爲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補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便令之賤無得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

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後無多門之弊苟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苟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走承順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悅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紀綱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亦莫知以爲慮者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者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在於私門

朱子曰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正直之人以爲輔相則恐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掄選之際常先排

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疲懦輭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其患豈可勝言哉

大學曰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

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辟屬

朱子曰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官之衆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須吏部差注所以滚滚地鶻突差出何暇論其人之材否精選吏部尚書使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由中書吏部尚書考察每道亦令監司差除朝廷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事須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陸宣公曰前代有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召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昔周以伯冏爲太僕曰愼簡

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曰黃散已下皆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臣待罪宰相懷竊位之懼廣求才之路凡百司之長及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陞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沈既濟曰不愼舉者人主小加譴黜大正典刑責成授任誰敢不勉

楊萬里曰選法之弊在信吏而不信官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官擇人之具其病在乎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吏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弊可漸革

楊萬里曰臣聞吏部之權無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賢者得以黜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吏

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未有不由吏部而官者也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注擬始入官則得簿尉其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墨者疲輭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曰不應格矣雖眞賢眞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如募爲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薄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否

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臣願朝廷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予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不能人人而察之至於縣宰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行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人言尚書之權重則得以行其私奈何曰不然昔陸贄

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受賂贄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二三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縣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精擇尚書而假之以予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拘之以文法庶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陸桴亭先生曰天下之官皆選於吏部故冗雜紛亂人才不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此吏胥之事非長官之專誠能參用古法朝廷擇冢宰冢宰舉五官五官各舉其屬外官之長及外官之僚屬亦如之吏部但總其成則頭緒清而人才易於驅使矣。

顧亭林先生曰夫子告仲弓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才與職不相稱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軍前除吏而並其所爲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詔五品以上各舉一人明正統元年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名舉廉潔公正明體達用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及各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詳加察而擢用之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

命官

虞書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

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慄、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楊文定公廉曰、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欲使無一不得其所、在任相而已矣、相必有相德相度相才焉、言乎其德則中正、其度則有容、其才又能洞悉天下之利害、而輕重布

之、天子於六卿、日官之中、察其言行、果足以修身正家、過吾之非、禮樂兵刑之大綱、熟諳於胸中、則其德度與才、皆可坦然信之、而與之共理天下之事。九卿之職、必其人德足以率僚屬、才足以亮天工、乃可以居其職、九卿得人、而天下之大綱以張、九卿各慎簡乃僚、而天下之庶目亦舉、朝夕啟沃、侍從爲親、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人主所與講習游息者、必得慈祥篤摯之士、養其德性、而化其邪心、然後天下被其澤、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官不得其人、則耳目壅塞、而國脈傷、察百官之中、精明持重、深知國體者、以居言路、則國計民生、自能去弊而興利、爲外而監司、則守令之準繩也、守令則斯民之師帥也、監司不得其人、則守令弛、而斯民乃重困、是故天子之命監司、必考其平日居官之素望、政治之實績、非才德兼優、不得與於是選、又召見而細察其人、命直陳所以爲治之要、則其人之才德可知、又從而反覆訓飭之、使知天子以察吏安民、輯兵之責、寄之者如此其至。而各提鎮大臣、亦必擇其德器才能、實足以守常而禦變者而任之。守令爲親民之官、無以其卑而使不達於天子、每選是職在京者、召對闕下、命直陳平日居家爲學之道、修身理物之方、天子親覽焉、察其賢也、乃試之職、在任轉陞者、令藩司校其素行、且令條陳經濟事宜、轉達御前、三載考其實政而黜陟之、下而司鋒之官、亦考言試事、以伸

激勸、則咸務實行、尚實治士氣奮而民豫附。雖然人主欲用賢、必先明教化、以培植人材、賢人衆多、可以唯吾所用、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唯君子使、媚於天子。

專任

麥孟華曰、先王之立官也、廣其僚屬、而不佐以儲貳、所以專責成、而一事權、漢之三公、魏之九卿、沿而勿改、後魏之世、始建少卿、以分九卿之職、隋煬之世、始置侍郎、以貳尚書之權、遂乃控制紛轇、政事叢脞、其權不一、其見不合、其勢又相持而不下、始則牽掣、繼則推委、終則傾軋、專任之法、失人則亂、得人則治、分任之法、失人亦亂、得人亦亂、專任之法、治專其功、亂專其責、分任之法、治則相軋、亂則相

議而又慮其放惰無事於是一人之身兼差數四日到數署奔走困頓然每日到堂拱立畫諾而已其事不諳其勢不逮固不能治一事莫若議政行政分任其人修虞廷闢門之典復漢代議郎之制精選通達之士集之內廷熟審機宜詳慮利弊議政既定下部施行詢謀則羣策無遺措辦則一夫專制既不患其濫權復不憂其掣肘數年之間百廢具舉

王世貞曰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舉守而言其獄訟軍兵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以付之不以

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

陸桴亭先生曰古者論定後官量才役祿故三德者爲大夫六德者爲諸侯凡用之之法皆求其德與位稱其人而才足卿相卽布衣而立授卿相可也其人而才止百里卽筮仕而終身郡邑可也以才堪戶者終於戶才堪兵者終於兵如舜世五人終身不易何嘗有流轉遷陞如今日也哉

陸桴亭先生曰人才至難得也善用人者必審定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職而終身任之務使竭盡其才以唐虞之際而致治止於五人此人才之難得也以五人之聖而各專一事此人才之各有所宜也且各專一事而至於終身不易蓋任之而竭盡其才也今治不及唐虞而三歲試士多至四百則人才何其多聖不及五人而吏戶兵刑無不堪則人才何其大歷官如傳舍旦至暮出而動輒奏績又何其才之易竭也噫

麥孟華曰久任安其土地習其人民諳其風俗揆其人情察其好惡辨其土地衡其利害規畫有年然後可舉一事而徐奏其效若促其時日數其吏調方營一事而忽調異郡則他人嗣職將變易其前爲方治一職而檄權他郡則五日京兆以不久而諉卸自非上聖誰能過化況以之責效於俗吏哉古之封建分土予民愛國人如治家事故廢興墜舉土闢民治封建而郡守惟久任之法尙存封建之

遺意若遷移倉卒官如驛舍過客雖才誰能治驛舍之事哉古之吏治患其專今之吏治患其散古之吏治患其擅今之吏治患其諉藉口唐藩謂久任不如時易不思唐以武力之臣授之大郡私握兵柄世世子孫胡不引三代漢世前事而觀之

曾鏞曰欲循職守莫如少吏調古今吏治之壞多起於不久其職漢宣帝以吏數易則下不安久於其職則民服教化其二千石有治理效輒賜金增秩爵至關內侯迨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其時吏稱職民安業號稱中興宋文帝恭儉勤勞下官久於其職宰以六期爲斷元嘉之際四境晏然戶口蕃息故吏之不才者雖終朝褫之不爲驟地方

多一衙門、實多一百姓之累、官府多一吏、調羨多一倉庫之累、吏得乘間舞弊、

李穆堂曰、在京之官、宜久司一職、在外之官、宜久任一地、京官任事、莫要於六部、凡主事員外郎中、並由本司陞轉、陞至郎中、果才守兼優、加以京堂銜職、俾令久管本司、他若六科七道、亦由本科本道陞轉、則人習所事、吏不能欺、而部院之務、可得而理。至於外官親民者、莫過府廳州縣、貪酷者罷之、庸懦者罷之、才品卓異者特拔之、其餘中材、以九年為考滿、州縣歷陞、卽陞本府佐貳、府佐貳應陞、卽陞本府知府、知府應陞、卽陞本道、大吏雖在中材、久於其地、則察於民情、明於土俗、畢其猷為、而循良之治、亦可之矣、

考察

方望溪先生曰、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然後可以檢制寮屬、而防胥吏之姦欺。外而藩司郡守、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者、然後可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凡部議會議、有關國體民生者、必察其虛實公私、疑則召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每人獨問之。凡部院奏有疑、召見問訊、察其公正私曲、京堂科道翰林、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大寮中為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議論天下之事、以究察其底蘊。在內九卿、在外藩司、命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覆試驗、而次第用之、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

昔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又親臨邪言不在嚴考課之法於天下、而在精嚴考課之術於君心、清心寡欲、一人惟宰相是注、勞於擇相、而逸於得人。

衛衡講曰、宰相之責、首在薦賢、而職掌之重、莫過六卿、其分理庶務者、六曹之司屬也、表率外吏者、直省之督撫也、此司屬督撫者、誰總其成、非部院乎、此部院司屬者、誰挈其領、非內閣乎、則六卿之賢否、當於內閣是問、司屬之賢否、當於堂官是問、督撫之賢否、當於部院是問。敢請萬幾之暇、時御便殿、特召內閣部院諸大臣、俯賜清問、某人才品優長、某人才具疏劣、某人存心正大、某人存心憸邪、一一陳

奏、給以筆札、書記姓名。更倣唐太宗故事、召對諮訪之時、令諫官隨其後、脫有不公不法、毀譽失真者、許諫官立時糾駁、不得容隱、倘諫官通同朦蔽、不盡職掌者、事發一體治罪、庶人人悚惕、無不公忠盡職、仰答用人求治之盛心。

陸桴亭先生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考則九載、今定為十載、十載之中、凡遇考績、州縣赴省考之、疏其職事而訓迪之、十載則候新官交代、造冊而入朝覲。造冊之法、凡新官至、則方伯監之、令與舊官會同造冊、如戶口糧田倉庫兵馬、舊幾何、今增減幾何、利弊興除幾何、教化修舉幾何、一一對勘明白、然後入冊、造一樣二本、其一付舊官齎持呈部、以別功罪、其一付新官、為後次造冊張本、

如此則當局之功罪、即一交代、已自毫不可欺。又法上官造格式、令屬吏分載其下、隨時巡察、功罪自見。

訪親曰、救省大吏、令州縣官、將任其邑、必先徧歷境內、逐一體訪、某事所當興舉、某事所當整飭、據實造冊、詳報上司。執事考核、歲終大吏將通省州縣興舉幾何、整飭幾何、據實奏聞、自必實力奉行、不敢虛應故事。

顧亭林先生曰、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治。一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四二千

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乘傳奏事、爲百代不易之典。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爲得古人之意。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

鄭樵通志曰、後周刺史、以六條問治、其略曰、其一先治心、心不靜、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淸心而已。其二擢賢良。其三敦教化。其四盡地利。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

程月川先生曰、八條察吏。一郡守牧令中、能以經術飾吏治、盡心於農桑水利、學校人才、日與紳士耆民講讓型仁、培養元氣、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效在數十百世者、是爲儒吏。定當破格保舉。一居心誠樸、守潔才明、盜息民安、政平訟理、合境內之人爲一心、視百姓之事爲己事、水旱爲災、而能盡心救濟、全活數萬人者、是謂循吏、從優保舉。一才具開展、吏治精勤、除暴安良、案無留牘、水旱爲災、而能設法捍禦、事集而民不擾、奸宄萌動、而能掩捕神速、害去而人不知者、是謂能吏、從優保舉。一遇事勤懇、不辭勞瘁、或虛心學習、或聞過知改、或守優於才、或才優於守、或熟習兵刑、或精通錢穀、或善於緝捕、或達於河工、雖賢不如循吏、才不如能吏、而一長可取、亦當並蓄兼收、隨事保舉。一聽斷不勤、案多不結、或偏執粗率、顚倒是非、或驕亢不實、枉縱人命、或約束不嚴、丁役肆擾、或捕務廢弛、盜賊滋

多、或境有豪棍而不除、地有灾荒而不救、乃如之人、縱使操守可信、而民間之受累已多、是謂昏庸之吏、立予叅革。一用度奢侈、債累滿身、或狂童美妾、車馬如雲、或朝歌夜絃、日高不起、或耽心麴蘖、罔恤民艱、或侈談詩文、曠誤職守、乃如之人、縱使不貪不酷、倉庫必致侵虧、即不侵虧、民事必多惰廢、是謂荒淫之吏、立予叅革。一性情浮躁、行止卑污、或居心險詐、挾制長官、或作事乖張、擾累百姓、是謂惡劣之吏、立予叅革。一婪索贓私、鬻獄賣法、或藉端苛斂、或侵虧錢糧、或審斷案件、不細心研鞫、一味刑求、致有寃濫、或非刑拷打、致斃無辜、是謂貪酷之吏、立予叅革治罪。

繆彤曰、今日之百姓誠苦矣、苦於有司之剝削也、今日之

下吏亦苦矣苦於大吏之誅求也大吏之取小吏必飾其名曰公費不知藏之私囊之中者爲私乎爲公乎有司之取於百姓者飾其名曰樂輸不知得之敲撲之下者爲樂乎爲恐乎以故一日之入而有兩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賣絲而糴穀焉一定之稅而有無定之徵使吾民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耒耜方思東作而輸將不待西成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懲貪之法懲其貪之小者莫如訪其貪之最者而懲之彼貪冒無恥止爲室家妻子計耳以今日居官之所得爲後日平居之所樂何憚而不爲之惟行漢世懲貪之法宋人禁錮貪吏之制此非過於刻覈也除吏之蠹也去民之害也殺一二人而天下皆生而廉潔

之風且可致

陸稼書先生曰談吏治於今日欲舍錢穀刑名而講安民之術迂矣然置安民之術而止求錢穀刑名恐民不得交而所謂錢穀刑名亦不可得而全也善爲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不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外故其始也見有民不見有錢穀刑名其繼也民治而錢穀刑名無一之不治此兩得之道也不善爲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外不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故其始也見有錢穀刑名不見有民其繼也民散而錢穀刑名無一之不弊此兩失之道也然則課吏之法無他亦惟以民之安與不安課其錢穀刑名而已

趙廷臣曰古今最難者賢才上天最愛惜者人品職司錢穀者非不勤於催科而見徵之賦額全完帶徵之叅革忽及薄於論功而嚴於論罪可惜也職司刑名者非不留意平反而有心失入者不任咎無心失出者必罹罪略其大案而繩以微眚可惜也職司捕盜者非不盡心搜緝而詰捕之成效未嘗紀功一盜之疎獲先已掛議沒其勞績而計其小疵可惜也諸如各項職官中庶士百姓亦有稱其廉幹精明者而爲地方受過詿誤去官者不能悉數推之輦轂之下大小臣工甯無因公詿誤小過罷斥者揆之大造愛惜人才之意實有舍置不得者如何愀然動念耶

李承勛曰帝王治天下之要道在知人安民而已民之不

安以郡縣之官愛民者少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多不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賑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皇上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無人爲之宣播而小人無從沾惠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太平之治何日可期特降勅旨切責監司督察有司繩愆糾繆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　事厲民者罷而宜民者行姦有當擊則擊之而毋以強禦爲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爲虞

陳文貞公說巖曰、督撫之職在察吏、吏果能廉、毋敢加派
於火耗、毋敢黷貨於詞訟、毋敢朘削於富民、然後能行上
之教化、而民不罹於刑、令吏或不能、誠有罪焉、然非盡吏
之罪也、上官廉則吏自不敢貪、上官貪則吏雖欲爲廉而
不可得、方今要務、首在督撫得人、爲督撫者、不以利欲動
其心、然後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爲心、然後能加
意於民、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可行、請自今督撫保
薦州縣吏、必具列其無加派火耗、無黷貨詞訟、無朘削富
民、及宣講教化、而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已教吏、吏得
一心養民教民爲稱職、庶幾大法而小廉
熊文端公曰、民生困苦已極、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

額、一旦水旱頻仍、蠲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
官增其肥、而民受其瘠、民情實大可憫矣、雖然此非獨守
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守令以
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方授守令以養民之職、而上官實
課以厲民之行、故督撫廉則監司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
貪、則監司守令亦不得不貪、此理勢之必然也、伏乞將督
撫大加甄別、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
廉、爲督撫之優劣、督撫得人、則監司自得其人、守令亦得
其人矣、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
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
間、今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職業極其惰窳、而

正氣因之日靡、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風俗極其
奢僭、而禮制因之日壞、宜急思所以補救之、乞申飭諸臣、
盡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諉爲擔當、漢官
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獻納、勿以唯諾
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庶職業修舉、官
箴日肅。雖然猶非本計也、根本切要之地、則端在我　皇
上之一身矣、蓋　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豈常情所能窺、然生長深宮、春秋方富、
正宜慎選左右輔導　聖躬、薰陶德性、優以保衡之任、隆
以師傅之禮、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朝夕獻納、毋徒事講
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

有間、於是考諸六經之文、監於歷代之迹、實體諸身心、以
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
擇其人、佞倖不置於前、聲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不讀、無
益之事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眾之際、微
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操持此身者、無不備、防閑此心
者、無不周、主德精明、君身強固、舉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
非天德所流行、天則所昭著、由是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
自足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
不遂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君道門 官人六弊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捐納

麥孟華曰晁錯始爲納粟拜爵之說謂爵爲上擅出口無窮捐納之開遂爲嚆矢名器烏可以假人哉然但與虛爵未之或病桓靈之世鬻及實官吏治秕穢遂屋漢社是故敝政失德足以亡人之家國者矣而議者動曰權宜之計於是操奇計贏易朝爲市始則止鬻虛銜也浸而鬻及實缺矣浸而鬻及部司矣臧僕亡命市儈無賴之人皆得出其贏餘綰符紆組揚揚然與士大夫齒出粟內錢乘傳行郡此賈子所謂無行之尤者也人習知夫綰符紆組者一

曰我亦可以得也於是吏視官吏於是輕量朝廷於是幾功名而污其爵祿爵不足勸吏不足治如是尚可爲國哉況夫清流之士羞與噲伍咸自引匿不任國是而生民大計與夫興利除弊之新政遂皆託之亡命無賴之手嗚呼幾何而不爲漢季之續哉

蔡濤曰納數千金而捐佐雜納數萬金而官守令以利來者以利去以利補者以利陞得一州一縣不問風俗而問出息出一州一縣不問事功而問囊橐守令習爲固然督撫恬不爲怪僕從車馬飲食徵逐名譽洋溢而能員著聲勢廣而卓異多縣加捐而爲府府加捐而爲道而州縣之子若弟又以次遞而爲州縣問其所以弋名譽廣聲勢貲緣

而爲卓異能員者矣取乎則取之民也問其所以縣捐府
府捐道而子若弟復爲州縣者矣取乎則取之民也而彼
且肆然無忌也曰吾以財仕祇知財耳弱者鼠而强者狼
天下日縱數千狼鼠以咀嚼百姓之膏血嗟乎害至於此
尙忍爲哉
王恕曰人旣以財進身欲其砥礪廉隅爲循吏豈可得哉

科舉

李諤曰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大道好雕虫小技江
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競一韻之奇爭一
字之巧不出月露之形風雲之狀而已世俗以此相高朝
廷據茲擢士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葉適謂詞科之興其最

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陋而無用茲後居卿相顯人父
祖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其人未嘗知義其學
未嘗知方其才未嘗中器是何所取而相承不革哉
科舉議曰科舉之法沿習日久衡文者以文章爲甲乙柄
銓衡者以書判爲得人而泉巖隱遯之士方而少圓質而
少文率其恬淡姱修之性而不驚於擩悅嚅嚇之具往往
不合於當時當時亦譁然排之間有以科場嚴束無待士
禮終其身不肯就者又有以文章對偶爲可厭遂棄舉子
業者迺竟以陸沉項安世言科目日重實行日輕舉天下
之人不一限於科目之中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
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大抵科目足以得士豈能

得天下之賢中人以下之資可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
體用者安肯決榮辱於三場競是非於寸晷哉

資格

宋孫沬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
家資格之制乎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以
輔生民之治者也人之有大才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
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至貴任君子側身而
困卑位賢者戢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
祿不授能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
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指累考給而得之
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職

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
夜相關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爭羣怨矣甚者
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去市賈者無幾耳士之
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旣歲滿矣又去而
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劇牙而食於民賢者
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民之困於虐政暴
吏者資格之人衆也且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
弛法制之所以頹潰莫不由資格之失爲今之計大劚弊
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次序無以積勤累
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
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未之曾聞

麥孟華曰、且夫舉大事、任大政、興大利、精警倜儻、侃然不懾於衆議、則豈不以銳氣可用、而才力足以任事乎哉。窘以科舉、屈以下僚、剉以奔走、劘以歲月、其壯年之雄才偉略、皆已摧獨盪夷、以至於盡、幸而躋預樞要、則昏耗頹耄、駑鈍不堪、嗚呼、老其才而才乃敝、習之事而事乃墜、下固窘矣、上亦何所賴哉。且夫英后明辟、能羅駕天下之英雋者、豈不以罰賞自我、足以驅役而操縱之哉、漢武擢霍光金日磾於僕虜之中、起衛青霍去病於畊隸之下、委以國事、屬以兵權、用能剪勁匈奴、弼輔委裘之治、明太祖陟用不測、一言稱旨、立躋顯宦、蕭滋以貢生爲大學士、曾敏以監生爲尚書、故士皆銜國士之知、奮不顧身、格以官階、平

流而進、得遂崇秩、則曰致以自力、非上之特拔我也、得授達官、則曰得於成例、非上之能知我也、苟得老壽富貴、固所自有、誰復感激圖報、糜國士之身、以酬衆人之遇哉。古者官階疏簡、數遷可至公卿、今則官級多密、遷轉綦難、雖有曾閔之懿行、管葛之奇才、猶須首資格、末由自達、而庸材下品、反以年目深久、灼然先用、此躐舉之士、所以掉頭解體、褫朝廷而不顧者、魏崔亮創爲停年之制、不問賢愚、斷以格限、人才淪敝、拓拔遂亡。欲振國勢、必作人才、欲作人才、必破資格、聽其上書、試之行事、廣爲詢訾、遍加抽擢、果有異能、立授大官、則智勇功名之人、有不縱萃輩轂、奮身而圖報者哉、才既得矣、而尙憂事之不治哉。

文法

顧亭林先生曰、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柰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操也、而權乃移之於法、外於是多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人、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權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達於上、安望其至太平、而延國命、書曰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削考功之繁科、循久專之成規、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民事理、而治可致。

王世貞曰、國家於內如三公九卿、而制於外爲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一郡之民生待理、而顆粒之銖、而不敢專焉、其有軍府得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以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類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可謂詳於弭亂、而略於求治也已。

徐氏越曰、州縣爲親民之官、督撫爲宰民之長、欲其教化施行、豈可徒恃乎法令、則培養天下百姓、必先將治有司督撫之法、令寬平省約、使得釋其顧慮、寬其拘攣、然後能

養其精神發其才智盡其實心以從事於教化之途自考成之法嚴而愛百姓之心不勝其愛功名之心而一味催比敲扑戶無留宇矣自緝逃之法嚴則凡有跡涉可疑及挾仇誣首株連無辜者盡被搜究矣自諱盜之法嚴而被竊之家卽受失主之累自緝逃之法嚴而捕賊之役竟成誣良之習矣諸凡此類皆由法令太嚴遂不惜苛擾地方以圖免過而欲有司以教化興起百姓豈可得哉總督巡撫爲朝廷封疆大臣正己率屬察吏安民是其職掌乃水旱盜賊何以消弭士農工商何以綏輯未見有所責成而終日搜求者不外文移之瑣屑日月之遲速錢糧則藩司主之督撫止能稽其侵挪加派之弊至於冊籍錯誤舛

包低潮安能一一經手磨驗而叅罰並及之則何也刑名則臬司主之督撫止能察其狥枉賄賂之弊至於限期違誤律例疑似一一經該部駁改而叅罰又及之則何也在處分督撫者詳於苛細而略於重大而爲督撫者則又將任重責大之精神材智盡耗竭於苛細之中終日手忙脚亂頭緒紛紜料理部件之指摘而不暇給何暇求民閒利害之源流養地方平和之福澤以副 皇上教化百姓之盛心也哉請課有司則以愛養百姓使邑中無荒殘流離者爲上考其餘科條概從裁省俾其游刃有餘多方以行其教化未聞教化大行之邑而賦稅猶煩追呼奸宄尚難清肅者也察督撫則以綏靖地方使水旱不作盜賊漸息官吏澄清兵民和樂者爲稱職其餘叅罰各歸所司俾其神閒氣定先端教化之型徐收教化之效未聞能使屬員各奉教化而猶有叢脞以累上司之叅處者也於以坐致雍熙克臻上理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此之謂歟

汪志伊曰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因一弊卽立一法而法卒不能用立一法卽生一弊而弊終不能除且法愈密則規避愈多而廢弛愈甚與其詳於議法不如愼於用人人正而弊自除顧得人實難大抵中才多賢才少不肖者亦少察不肖而懲痛之則人心自振而吏治可轉澆爲淳見賢者而峻擢之則人心愈勸而吏治必精益求精中人胥奮發而效賢者之所爲斷不至下與不肖者等特患執資格

以限之使不得伸其志以作其氣復設科條以縛之使不得久其任以盡其才且扣得項以窘之使不得全其守以正其趨

蔡文定公曰後世人不足而問之法法不足而濟以刑上疑下之難知而故爲不測以神其術嚴爲防閑以定其意下疑上之難事而爭爲揣摩以迎其機巧爲隱匿以逃其罪其始也起於上下之相遁其究也必至於上下之相蒙雖法制禁令聖王不廢要皆以人用法非以法用人也以法用人毋論法未必盡行卽使令行禁止而商鞅尚不可以治秦毋論法未必盡合卽使引令酌古而安石終不可以治宋無他弊常生於所防之外而情每拂於用法之中人

主彰好愼惡信賞必罰使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汲汲於辨人才而不汲汲於講法令則易事易知而刑又乃煩矣

陸稼書先生曰聖王之治天下莫先於正人心人心正然後法度可行法度行然後天下可得而治是故恃法不如恃德議法不如議教伏願陛下日新其德競競翼翼有勿言言必可使天下共法有勿動動必可使天下共則於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舉其實而勿求其名則自相漸以仁相摩以義相勉以忠孝而恥爲浮文相勸以正直而恥爲邪僻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心雖然猶有進焉天下之人相遁於法也始於人心之不正亦由於用之不足書曰既富方穀今之大吏祿薄不足以給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今之小吏俸微不足以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陛下倣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之有以自給而又禁其侈靡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則爲士大夫者皆充然有餘無皇皇不足之憂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陛下然後德教可行人心可正而郅治之隆可成

迴避

馮桂芬曰事有顯背三代聖人之制釀生民無形之害開胥吏無窮之利沿襲數百年墨守之爲金科玉律而不知變莫如官員迴避本省之例成周三代世家阜澤俱仕於

其國漢之朱買臣唐之張漢周宋之范仲淹皆守本郡明代始有南北選之例後遂爲迴避本省不聞明之治勝於古之治也爲此說者不過曰官於本地關說之徑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槖之取攜便而已不知營私固易舉發亦倍易阿比固多責備亦倍多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孫家室之所託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非一官傳舍之比鄉評之可畏甚於輿論嚴則以爲官於本地較之他鄉倍省自愛自重亦人情也至於遠仕之害昔人多有言之者舟車驢馬人夫之費其給之也非斥產卽揭債其償之也非國帑卽民膏到任之後言語之不通風土之不諳利弊則咨訪無從獄訟則詞聽無術不得不倚奸胥爲耳目循宿弊以步趨於國計民生損乎益乎況夫關說之路難通則轉多因緣之輩矣恩怨之嫌疑難涉則彌無忌憚之心矣囊槖之取攜不易則更益齎送之費矣人果賢耶不可待之以不肖人果不肖耶仍無以禁其不肖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莫此爲甚國家之設官取其能治民乎取其能行遠乎傎孰甚焉且又何以處夫勾通書吏遷就以求合者乎不選人才而徒防其私充類之盡則家必用異姓之人以爲長國必用異邦之人以爲君予謂廓然大公卿愼選其地之人以爲長縣愼選其地之人而爲牧令省愼選其地之人而爲大吏賞罰嚴明何用過慮哉

薦私

屬宗黨曰、上司勒薦私人、非故鄉親串、卽舊日知交、在己無以應其所求、遂借下屬衙門、以爲周旋覓乏之地、而下屬亦遂藉此爲交結上司之端、延至幕中、以爲有恃無恐、一切任其主張、而不肖之幕客、儼然藉上司聲勢、挾制把持、主人墮其術中、付之無可如何、不敢過問、又上司之幕友、援引朋儕、分布各屬、私相關說、案規等弊。若薦而不用者、則凡遇案件、刻意求疵、再三駁詰、又故爲延擱、動干違限處分、屬員見事事隔碍、不得不俯首聽從。及既用其私人、則辦理卽有未協、亦可將就通融、且代爲更改、剛供換詳等弊、往往而有、又其甚者、則上下串通、暗藏綫索、甚至出入往來、毫無忌諱、其弊莫可究詰。至於長隨一項、尤係

微賤下流、惟利是圖、罔知法紀、滋弊更甚、且以上司而勒薦家奴、尤屬非體、特頒 諭旨、嗣有勒薦者、一經發覺、嚴加處分、則上下關防嚴密、屬員不致掣肘、而吏治於以澄肅

幕賓

吳應棻曰、幕賓之滋弊實多、當外官莅任之始、聘延幕賓、高其聲價、及其進署也、才且賢者、助本官爲公正、爲循良、爲廉幹、固不乏人、其次則依違曲從、苟且館餐、本官之聲績考成、一切不能爲力、又其甚者、作奸犯科、串通關節、挾制長短、在上司衙門者、陰藉下屬爲奇貨、在下屬衙門者、陽指上司爲司援、本官稍不覺察、卽身受其累、此輩則囊槖飽颺、立身事外、出一衙門、又入一衙門、營巢之燕、初無定主、更有一種坐省幕賓、在上司衙門者、爲之主持、呼朋引類、散布郡縣、綫索相通、入其黨者、文書申詳、曲爲照應、非其黨者、吹毛求疵、概與駁詰。冏命曰愼簡乃僚、其惟吉士、凡監司衙門、設八品記室二員、以董其成、皆報名吏部、按品按選、州縣設一九品椽司、皆令申明大吏、本官以賍酷敗露、不能救正、定議處事。雍正元年 諭曰、督撫衙門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辦、勢必延請幕賓相助、其來久矣、但幕賓賢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內外、肆行作弊、黜陟屬員、則淸濁混淆、申理訟獄、則曲直倒置、敗督撫之淸操、誤督撫之功名、彼則置身事外、飽槖而去、顧今之幕賓、卽古之記室參謀、凡節度觀察赴任、皆徵辟幕僚、功績果

著、卽拜表薦引、彼愛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嗣後督撫所延幕賓、須擇閱歷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將姓名具奏、如効力有年、果稱厥職、行文吏部、敍授之職位、以示砥礪、如徇私保舉、照徇私例議處

用舍通論

周公若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教告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爲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

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
邑其在四方克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
之人用于厥邦乃惟庶恤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
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
準夫牧作三事庶常吉士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
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
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亦越
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
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

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
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
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
相我國家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
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
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
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
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司馬溫公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
賞三曰必罰。陛下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者掌教化有文
學者備顧問有政術者爲守令有勇略者爲將軍明於禮
者典禮明於法者典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
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論其官無功則降黜廢
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刑竄流誅而勿加寬貸則朝無曠
官百姓蒙福社稷永安矣

司馬溫公曰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中
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
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者退不肖者進

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
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
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及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
則天下治亂安危不在乎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

司馬溫公曰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
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
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爵人於朝與士共
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
議也願陛下聰明詳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
宿昔怨仇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
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惡

勿廢也有懷姦亂禁爲人所病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蠻夷向化不然深宮自逸威福之柄盡自臣下取過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處否則所進者皆平生所私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

朱子曰四海之利病繫於民心之休戚民心之休戚繫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願陛下正心誠意於其大者使賛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

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治外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闕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以共圖天下之事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以懲其惡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

朱子曰陛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不能盡得其人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姑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壅已也則因聽外庭之論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於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亂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以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

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必汲汲以求之者蓋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於有仗節死義之事惟其平日自恃安寧而專取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之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

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稽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直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許魯齋先生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或遭時不遇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肯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

復使小人乘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哉。雖然此爲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已故其勢難合。況奸邪倖佞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難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益曰任賢勿貳以戒帝舜後世人主當何如哉。

張居正曰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憤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或以名高而尊用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願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

吝無功於國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凡京官外官三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臚陳治績以爲殿最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相準。

徐禎卿曰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吉士並進其道尙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小人在上其俗尙羣陰惡紏障否之寖也唐虞之世百辟惟寅幽厲之世士皆好佞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忠慤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若乃廉恥道亡國維殄絕污枝交門邪曲黨媚國何不亡故嚴正忠慤廉恥羞惡者賢士所恃以立身明君所藉以立

國者也、孰其本推其末、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以立致、今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真、阿附成風、因緣各寵依倣、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稗、廉士秉懿、則曰茸材、毀蝨摘疵、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損、賂鼠貨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計奉者有最考、刻民脂者有肥瘠、姑罪功者有上賞、問豪贓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羣、標榛雜用、瓦石同鳴、教化噤頓、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庶呻吟、若能補過反德、滌穢布新、砥礪道德之林、輝宏教化之門、秉貞部之穴、療彊石之垣、崇硬直之節、斥同比之謀、則大化滌通

秦文恭公味經曰、平天下之道、首重用人、人品不同、賢與邪二者而已、用舍有定、任與去二者而已、其始貴有鑒別之識、灼然而不淆、其繼加以剛健之力、毅然而不惑、蓋賢與邪之判在心術、而心術之辨在公私、心術而出於公歟、其氣象必有光明磊落之概、其行事必有平直正大之體、難進易退、爵祿非所戀也、矯枉從正、時議所弗徇也、潔己獨立而不藉聲援、竭忠盡愚而不避艱險、在大寮則以責難陳善為恭、而不以趨走承順為敬、在下位則以恪恭匪懈為事、而不以營求干謁為心、隱微幽獨之中、但知有愛君奉國、故曰公也、心術而出於私歟、其情狀必有掩飾閉藏之態、其行己專以圓熟軟媚為工、始而患得、終而患失、貽譽詭俗、而惟取模稜、因循緘默、而但求保位、其幸而循資歷倖、以至大寮、則容悅固寵、而全無建白、倘淹滯下位、則逢迎希冀、而不憚卑污、處心積慮、但知有身家祿位、故曰私也、公私之辨如此、而人主不能任之去之者、其故何哉。今夫賢者之事君也、議事則據理而不事揣摩、奉法則秉公而不容假借、如事在可行、縱破成例而不顧、如不可行、雖違成命而不辭、處唯唯諾諾之中、獨有蹇蹇諤諤之概、而奸邪之人、惡其不便己也、遂委曲隱約、以中傷之、不曰沽名、則曰賣直、不曰歸過、則曰攬權、日浸月潤、漸疏遠而不覺、甚且有不原其大節、而徵疵小過、指摘交加、吏議亦隨其後者、此從來善人君子、每不能久安於朝廷之上

者、皆貳之過也、彼邪人之保位者、方且以是為戒、苟同流俗、務為彌縫、非之無非、刺之無刺、當利害得失之交、全不以民生國計為念、其所輾轉籌畫者、不曰拂上意、則曰礙人情、調停之外無他長、承順之外無他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貪營係戀而不去、雖人主穆清之中、時多鑒察、然以其小心無過也、則寬大以容之矣、以其備位年久也、則姑且以留之矣、不知職事已為之漸廢、人心已為之漸靡、風俗已為之漸偷、綱紀已為之漸弛、而其人享有祿位、方晏然自以為得計、此則疑之過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亦曰誠而已矣、剛而已矣、誠則不貳、剛則不疑、果能確知其賢而任之、開誠布公、推心置腹、與之斷大事、而不疑其擅、與

之訓害計而不患其私與之進退人材而不嫌其黨與之賞罰專權而不慮其專有所言而裁之以理無弗聽也有所行而規之以成無弗從也有所忤而曲諒其心無弗恕也有所薦而明試以功無弗用也光明洞達表裏如一則眞意交孚融洽膠固雖欲稍有退委而情有所不安稍爲欺隱而心有所不忍夫然後利有舉而必興害有除而必去朝廷之上豈復有委靡觀望之習待人主之焦心勞思別求挽回之法哉至陰邪之輩一有覺察則立加罷斥雖無大過亦勒令退居不使倖位以妨賢路天下安有不治者大學釋平天下首重用人而論用人則申言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之命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之

過而歸本於愼獨然則欲任賢去邪以平天下舍誠意正心將何以哉

謹案天下何爲而治亂哉用人之賢否而已元愷登庸唐虞化洽伊傅佐命殷商又安周召夾輔鎬京思服漢用三傑鄧馮諸葛而治用梁冀曹節侯覽而亡唐用房杜魏宋陸裴而治用林甫盧杞令孜而亂宋用寇呂韓范司馬而治用安石蔡檜侂胄而亂元之治也用許衡耶律楚材其亂也用特穆爾騰格斯明之治也用徐常王謝其亂也用嚴魏周溫攷之往古歷歷不爽幾見有用賢而治用不賢而亦治用不賢而亂用賢而亦亂闗於氣數而不在用人之賢否哉蓋賢者其心仁愛其性廉潔其學術正大其品行端方致君澤民其素志也拔而用之必能責難陳善以匡君德開源節流以厚民生講讓型仁以復民性有作奸犯科者爲之明刑律以威之有忠正擾民者爲之奮神武以伐之無利不興無弊不除其才德有如此者不賢者其心殘忍其性貪婪其學問褊小其制行邪僻罔上行私其慣技也誤而用之必至尊奢引佚以敗君德橫征暴斂以竭民財矜奇好異以壞民風士之守正不阿者爲之假朋黨以誅之敵之氣勢方盛者爲之損國威以結之甚且迫主稱臣驅民從賊其禍害有如此者然則賢者治之本不賢者亂之基爲人君者其可不愼所用哉必也士由選舉賢以

薦揚納以言試以功以剛明正直者爲公輔以秉公持正者掌銓衡以才德邁衆者爲方伯以樂善疾惡者爲考察以道明德立者司教化以仁民愛物者爲牧令以智勇深沉者典兵戎以平恕明允者治刑獄以廉靜綜核者掌會計專其委任勤其考課功則有賞罪則有罰斯吏治修焉由是民心愛戴上帝眷顧四方享國祚長而天下大治否則士以藝取官以捐納拘資格嚴文法以逢迎希冀者爲輔弼以樹黨營私者爲銓選以庸碌無能者任封疆以暗昧不明者操剸舉以品學俱劣者權木鐸以貪酷無狀者官親民以韜略未嫺者統六師以鷹擊人命者主刑律以利析秋毫者理財賦豺狼戱

道亙石同鳴身家爲重君國爲輕斯吏治壞焉由是萬民離心皇天震怒內患生外侮作而天下大亂且夫治亂原於賢邪何代無賢伊周生之於桀紂何代無邪共驩有之於唐虞全在人君之知與不知爾雖然賢否亦不易知也君賢則所知無不賢是以用賢而治君不賢則所知非賢是以用不賢而亂天下果何由得賢君而用賢哉必也其傳賢乎堯舜傳賢故帝皆聖明所以賢無不庸凶無不去天地平成萬邦雍和　熙朝立賢故列　聖英明所以睿哲盈廷奸邪遠屏其治媲美唐虞非漢唐以下之所能及易以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爲否又云知臨大君之宜吉周子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心純要矣用賢急焉

臣職門官職

官職

邵陽謝維藩龍山輯

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萬邦惟無斁。

三公

賈太傅曰天子不喻於前王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齋不信於事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敘聲音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以節大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左右之習誶其師傅荃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閒少誦不博不習者少師之責。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

御側不以度采色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者少傅之責。天子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者少保之責。

相臣

胡石莊先生曰人主撫有四海獨任一相故爲相者天下一身則不私其身天下一家則不私其家不私其身不私其家則不有其才能不有其才能則不有其勢位要以其知大體無他技舉職業持紀綱斯稱其位。上順天子而致諸有道下順民生而撫各足以明德格天地以勤勞奠四海以和敬迎治平以恭儉訓主德以謹信倡後人以惇大開上意以忠厚革上風此之謂知大體。財以定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任以驟進爲耻其爲德也性誠惟一誠則能動物一則能成物也此之謂無他技。披四方之圖受天下之計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度而整頓焉使民間淸靜寧一雖在黼扆之側如馳傳而周海內思患預防措社稷於無傾之地此之謂舉職業言動嚬笑係天下輕重浮薄矯僞雖貴必黜忠勤木訥雖賤必敬趨走容悅雖勢必折疏遠掩抑雖微必眷不爲親屬求恩澤不以私意作輕重此之謂持紀綱。而最重者莫如養君德誦述祖宗格言善政動人主聽聽之心所以養德也說命之憲天召公之敬德周公之陳豫禱戒盤遊亦所以養德也。然欲輔君德當先自植其德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去欲

必盡其力擇善必固其守學問有餘而器量宏深以至誠待人而宅心仁厚此德之本也貴寵盛而持以恭信愛篤而將以順委任專而守法彌謹絕嫌去疑而不敢忽深慮曲防而不敢疏勤勞儆恪而不敢怠應辯敏給不敢先人任重舉力不敢言功受職則盡其事失職則去其官此德之用也。嗟乎大位難居大任難勝大鈞難挈大施難持必其能爲大賢而後天下歸德焉否則近於柔悅斯爲佞矣近於矯情斯爲僞矣近於不睏斯爲褊矣近於不達斯爲戾矣近於不讓斯爲愎矣近於不節斯爲僭矣近於不文斯爲鄙矣彼佐天子治天下者其道有二以天下智能爲已智能以天下安危爲己安危智能之集在乎用賢小人罷而君子附無以成王者之功也

君子疏而小人密無以為養德之助也古大人之好賢也車馬旌旄日陳於郊野求賢者而式閭焉為之衣以宜之為之室以居之為之粲以授之其用賢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不遺微賤不薄新知咨諏訪問於雅素之中參伍較量於器使之日延見者熟則推擇必精貯蓄者豫則位署必當無營置後進使有歸戴之念則抗志勵行者無所嫌而不來無植黨怙權之私則愛憎取舍無所眩而不清昔周公制禮作樂輔翼者衆也子產善為詞命擇能而使也趙武絕其請屬至公之心也祁奚忘其黨仇忠益之廣也彼數公者作人之志為國之誠不容自已樂與同道即樂與同事其天性然也其職分然也張九齡謂姚崇曰君侯

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彼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容媚賓客以取譽知大臣之門邪正皆在一失所比與小人為緣雖不為大害然好惡用舍必有默受其牽持而不自知者此賢者所不免也況讒諂而諛以搖耳目熒惑心志乎尤可慮者相臣每行一事而有數輩因緣依附以為進身之資所以舉事不當眾所同憂相臣亦欲改過而此輩扶持方牢不可破亦賢者所不免也又況引導假借冀其出力以搏擊棄己乎然謝絕賓客有中心之誠有矯枉之迹古者宰相當國不禁賓游使賢者往往集焉後世中才之相自麻未下門已扃鐍天下至理古今良法何由至耳目之前乎且閉門絕客適足遠高士耳彼望影星奔藉響川騖者非扃門所能止也是以雖謝故舊之迹拒攝齋之賓而懸管排闥自有其人相業之陋往往由此必也見士於素不厭其多取士以器必適於用是謂以天下智能為己智能也安危之道在乎以天下為心大功大業不必吾心居之但付授得人指縱有法猶在己也長於謀者不必居成事之功長於斷者不必矜始事之善德同則心同心同則功同始不自始以善終為始終不自終以成始為終相棄適以相濟也相繼適以相延也當危疑緩急之際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則人不因喜怒遂成過舉矣國有大難冒死以衞社稷登子反之牀蹈葛羅之壘猶不辭也則四郊多壘之日少矣慎選端人

直士以為給事御史則蹇諤之風不必以身親之而彊直有素矣以王道致主而功之小者不足競其局以天德律身而事之微者不以動其心矣若夫諫官者人主之耳目宰相之藥石也彼方厲其風采此亦藉以聞過扶世翼道皆可相助為理必欲攻擊若水火去者不服留者不安積釁蓄憾兩敗之道也奉臺諫風旨不可也避風旨之奉而折其角趾可乎為宰相私人不可惕畏私人之名而肆其攻詆不必也臺諫不侵宰執之權宰執不塞臺諫之口合棄同為一家節水火於一器然後忠於所事也此待臺諫之道也參署之制自昔而已然矣雖周召之聖猶必同心輔政然後鳴鳥聞於郊召公欲去周公懇懇致其挽留後

世政府勢陵罔不際未拔劍以逐者惟恐不厲蹇裳而去
者惟恐不速所稱賢者亦未免恤己深於恤物憂禍多於
憂邦所謂和衷者不過以酒解醒抱薪救火重情面而輕
國是何嘗思君臣之義顧置參之指乎周召而後武侯二
教史稱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補益當世此待參署之
道也。天下之事皆相臣之事不如羣僚百司以職事為官
守也自顧其身為百執事與則當勤謹以受事計功而賦
食成功歸諸其長不敢自專也自顧其身為宰臣歟則當
量度羣才詳觀衆志智足絕羣疑必求助天下以益其智
力足戡重任必求助天下以益其能非我無以成而非我
有成也任法以裁惡先為法受惡也此待百司庶府之道

也是謂以天下安危為已安危也君臣之道德業相成得
失相依臣之豈弟君之惠澤也臣之果毅君之折衝也臣
之忠信君之端誠也臣之靖共君之敬畏也臣之勞勤君
之憂勤也臣之抗直君之聽受也臣之寬大君之仁恕也
臣之節儉君之損約也匪直歸美於君其相與為一體然
也。臣之朋比君之偏黨也臣之傾邪君之昏亂也臣之侈
汰君之縱恣也臣之佞諛君之柔暗也臣之貪墨君之聚
斂也臣之讒譖君之狐疑也臣之掊克君之慘毒也匪直
歸惡於君亦相與為一體然也觀秦醫之言君之疾必及
於臣迷復之義臣之凶必及於君故君德之盛者澤必及
臣臣罪之重者害亦累君有霍光受遺負圖主雖窮兵黷

武後嗣不殆也有諸葛亮鞠躬盡瘁主雖昏懦疆圉不蹙
矣有溫嶠陶侃以持軍旅主雖幼弱寇伏其誅矣有謝安
王坦之同心輔政主雖荒宴師徒不衄矣。其或嗜欲衆多
學問靡雜性情偏晦議論深刻好陵人而上之好以自是
為功行權多於守經名法之指先於道德以網羅賢士為
名以搜索疵瑕為察以左建外易為忠有相才無相器雖
不在奸慝之類然而主德由以怠棄國是由以紊亂民生
由以窮困其患與大奸慝等也。總之宰相之職莫先於正
君莫要於知人相臣之賢否不在一時不係一事視主德
之隆替人才之通塞而已。
儲畫山曰漢陳平為左丞相文帝問曰君所主者何事平

對曰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
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焉。唐房元齡杜如晦為僕射太宗責曰公為宰相
當開耳目衆訪賢哲有經明德修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
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博通古今識達政述
者任以治人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此乃宰
相之裨益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序
宰相表者不俟煩辭書此二則足矣。
眞西山先生曰諸葛武侯其相業之隆開誠心布公道而
已。事君如事親待諸吏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達
與物無閒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

足以勸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爵不濫於罔功形不撓於貴勢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祗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稷上賓也其罪當誅則流涕而戮之其所爲無一而非公惟誠與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蘄於人而人服之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集眾思廣忠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於世平見啟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頻諫止於偉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易窮而是非利害錯出難定吾惟集眾智以爲智合眾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已而惡人之議已

以讚已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以議已者爲罪則過失不得聞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諄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再則曰諸有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不爲已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已勝然國既安則已未有不預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已而不知其愛已悅人之讚已而不知其誤已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

戶部

明史職官志曰戶部尚書掌天下戶口田賦之政令稽版籍歲會賦役實徵之數以下所司十年攢黃冊差戶上下畸零之等以周知其登耗凡田土之侵占投獻詭寄影射有禁人戶之隱漏逃亡朋充花分有禁繼嗣婚姻不如令有禁皆綜覈而糾之天子耕耤田尚書進耒耜以墾荒業貧民以占籍附流民以限田裁異端之民以圖帳抑兼併之民以樹藝課農官以芻地給馬牧以召佃盡地利以銷豁清賠累以撥給廣恩澤以給除差優復以錢幣溥流通以讀法訓吏民以權量和市糴以時估平物價以積貯之政恤民困以山澤陂池關市坑冶之政佐邦國贍軍輸以支兌改兌之規利漕運以蠲減賑貸均糴捕蝗之令憫災荒以輸轉屯種糴買召納之法實邊儲以祿廩之制馭貴賤。

禮部

明史職官志曰禮部尚書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學校之政令天子即位冠大婚冊立朝賀朝見大享燕享則舉諸儀獻上之若經筵日講耕耤視學策士巡狩親征進歷迎春獻俘奏捷皆頒儀式於諸司凡傳制誥冊讀詔勅表箋及上下百官往來移文皆以程式焉凡諸司之印信頒其制度列敝則換給之凡祥瑞辨其名物無請封禪以蕩上心以倫紀之道教庶民以學校之政育士類以貢舉之法羅賢才以鄉飲酒禮教齒讓以養老尊高年以制度定等威以旌表示勸勵以恤貧廣仁政以建言會議悉利病以禁自宮遏奸民祠祭分掌諸祀典及天文國恤廟諱之事

凡祭天神地祇人鬼，辨其大祀、中祀、小祀而敬俟之，第其配侑從食功德之上下而秩舉之，天下神祇在祀典者，稽諸令甲播之有司，以時謹其祀事，凡喪葬祭祀，貴賤有等，皆定其程則而頒行之，有興造妖妄者罪無赦，凡朝廷賜賚之典，各省土物之貢，咸掌之

兵部

明史職官志曰：兵部尚書掌天下武衞官軍選授簡練之政令，以貼黃徵圖狀，以初績徵誥敕，以效功課將領，以比試練卒徒，以優養恩故絶，以褒恤勵死戰，以寄祿馭恩倖，以殺降失陷避敵激叛之法肅軍權，以典戎敗倫劾退陣之科斷世祿，職方掌輿圖軍制城隍鎮戍簡練征討之事，

討其軍實，稽其什伍，察其存逸閑否，以教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金鼓麾旗之號，征討請命將出師，懸賞罰，調兵食，紀功過，以黜陟之，以保塞障邊徼，以烽火傳聲息，以關津詰姦細，以緝捕弭盜賊，車駕掌鹵簿宜仗禁衛驛傳廐牧之事，凡鹵簿大駕大典禮大朝會設之

刑部

明史職官志曰：刑部尚書掌天下刑名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凡軍民官吏及宗室勲戚麗於法者，詰其辭，察其情僞，傅律例而比議其罪之輕重，以請詔獄必據爰書，不得逢迎上意，以五刑弼五教，以服參情法，凡死刑即决及秋後決，並三覆奏，各省死罪囚歲讞平之，五歲請敕遣官審錄冤滯，霜降後會録重囚，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者監候，夏月熱審，免笞刑，減徒流，出輕繫，遇歲旱特旨録囚亦如之，凡贖罪視罪輕重，斬絞雜犯徒末減者聽收贖，詞訴必自下而上，有事重而迫者，許擊登聞鼓，四方有大獄，則受命往鞫之，四方決囚，遣司官往涖，凡斷獄歲疏其名數曰歲報，月上其拘釋存亡之數曰月報，獄成覆審，必躬乎允，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修圂圄，嚴固扃鑰，省其酷濫，給其衣糧，囚病許家人入視，脫械鎖醫藥之，簿籙囚配没官私奴婢咸籍知之，籍産不入塋墓，籍財不入度支，宗人不即市，宮人不即獄，悼耄疲癃不即訊

工部

明史職官志曰：工部掌天下百官山澤之政令，營繕典經

營興作之事，凡宮殿陵寢城郭壇場祠廟倉庫廨宇之役，鳩工會材，以時程督之，凡鹵簿儀仗樂器，各以其職治之，時省其堅潔而董其窳濫，虞衡典山澤採捕陶冶之事，冬春之交，置罛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穀登禁焚燎，都水典川澤陂池橋道舟車織造量衡之事，水利曰轉漕，曰灌田，歲除其金石竹木卷埽，以時修其閘壩洪淺堰圩隄防，謹蓄洩以備旱潦，凡諸水要會，遣官專理，以督有司，役民必以農隙，不至農桑，則併功成之，凡道路津梁，時其葺治，凡舟車之制，酌其久近勞逸而均劑之，凡軍裝兵械，下所司造，同兵部省之，必程其堅緻，凡

衣服器用作爲淫巧者必懲凡宮室乘輿貪爲華飾者必懲

臺諫

明史職官志曰都察院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爲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敗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陟黜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偕刑部讞平之其奉敕內地拊循外地各專其敕行事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弔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辯之巡視京營按臨考試存恤孤老勉勵學校表揚善類翦

除豪蠹以正風俗振綱紀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禮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諱有大政集闕廷預議。

明史職官志曰通政司掌受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太祖諭曾秉正曰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

伊川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能入。人心有所蔽有所通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惟告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

胡石莊先生曰諫之爲道貴乎見聽不貴相逆使天下蒙其利不使天下高其名直臣愚忠而激怒不若優人巧笑而異入也諫官携手而俱去不若微言而回天也。溫柔敦厚爲上慷慨激烈次之博辯廣引又次之至於攖鱗折檻而其爲術窮矣

朱子曰諫諍之官首勸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而奮發有爲不然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外此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救正若其他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然又在反

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然後並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庶乎其有益耳。

先正事略曰魏敏果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於當世人才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是是而非非必盡意乃止嘗言聖政維新中外想望治平詎同昔日如　皇上近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效啟沃之忠倘遂有所幸尤當諫止鑾輿以盡保傅之職又言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

安危在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朝廷正紀綱魏公爲國朝直臣之冠彈劾必匪人薦引必正人嘗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辭司寇留御史臺。

布政

呂新吾先生曰藩司外僚領袖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政者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布於一省名其司曰承宣布政惟是官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焉學校總屬其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人才總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

釐故差糧册籍無不由焉軍民戶口總屬其清釐故內府圖籍無不由焉錢糧完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桑養老恤孤儲蓄蠲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俗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其爲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爲職終日以收放爲事官吏起送保結覲賀造送册揭雖皆事體所關而豈足以畢承宣布政之職執事者果顧名思義督分守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課桑麻以詰惰農引水利以備旱潦訓百工以固器皿通商販以裕財用驅游惰以安生業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善催科以革積弊清課稅以恤貧民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定斗秤以息姦僞訪把持以通市情停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簡詞訟以省勞費廣積儲以備饑荒戒奢靡以足衣食尙正學以端士習重鄉約以厚風俗詳宗規以糾族姓崇節孝以興行誼扶善良以謹醜厲修祀典以事鬼神禁異端以息煽惑講武備以遏亂略愼刑罰以全民命廣收鰥寡孤獨疲癃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煢民各屬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者生弊擾民者參治之懲貪酷汰昏庸全省之民庶幾得所不然何承宣布政哉。

胡石莊先生曰四海之大縣令之多既已遠於闕廷而欲微察淸濁則大吏最爲樞要焉大吏好仁下皆好仁以悅

之好廉下皆飾廉以奉之好禮好義下皆守禮慕義勸不以爵賞懲不以威怒四方良吏必多大吏好利下必貪好名下必僞好刻必相殘好察必相搆言弊於僞矯行衰於鮮終四方良吏必少更以舉劾行私臧否盡易勸懲俱爽以此澄清吏課猶卻步求前也故欲求治必以大吏爲本。

陳文恭公榕門曰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仇待屬吏矢以眞誠示以公溥勵以清白將以坦易有長必錄有善必獎有過必原有惡必懲。持大體而不爲瑣屑之圖務遠謀而不計目前之利苟有益於國勿存畏首畏尾之心但無愧於人勿避招怨招尤之舉膺封疆之任君命可以不辱。

陸桴亭先生曰海剛峯爲應天巡撫凡所屬官吏皆令置薄先立欵目如某利當興某弊當除某人善惡某事可否一有聞見皆援筆記不時弔查借此以悉民情亦卽以此卜官賢否誠長民者所當師法。

蔡文勤公梁邨曰古之所謂大臣者居殿陛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天下爲憂樂。及其擁旄節鉞開府於外清操勵世正己率物凡地方之利弊官司之賢否奸吏蠹役豪猾之病民考察既周勸懲並用張弛悉宜。又汲汲焉以學校之興廢人材之盛衰大道之顯晦爲己憂擇學問優長才品邑逸者萃之於學使夫造道之方修己治人之要悉裕於胸中爲國家收得人之效夫如是故功著一時

名垂千載史冊所傳豈不偉哉。

趙炳文曰呂新吾先生得伊洛之傳以天下爲己任一念民胞物與眞可盟幽獨而格鬼神比其在銓部也操人倫之鑑式序在位嘆曰吾人濟時行道必先親民遂力求外補一意安民之政懼民啼饑號寒也教之墾荒田興水利樹桑棗養五孳其所以勸勤懇懇導眾利而布之下者必欲家給人足而心始慰懼煢民無告也爲之歲給粟布時加存問瞽目殘肢俾各專一藝以資其身乞丐之流亦各有生房房有布被期窮民舉無失所懼荒歉爲民災也抵贖無礙盡數糴穀貯預備倉而又募民出粟益以官廩俾在在皆有社倉遇有水旱不能爲災。懼賊盜戕吾民也而申飭保甲之法懼淫邪蕩吾民也而講明鄉約之法懼冤枉害吾民也而設爲平反之法懼奢靡損吾民也而崇尚節儉之法又懼有司之弗悉至殃吾民也指陳在公之事正色而告之。著爲明職民務鄉甲約風憲約獄政諸書頒布諸司共期惠養黎元以臻上理。

先正事略曰湯文正之爲巡撫也其夫人及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夏從質肆中易苎帳自薇春野薺生日采取和豆羹民間以諺語呼爲豆腐湯子市隻雞公責曰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撫吳除耗羨禁私泒清漕政汰蠹役行保伍革鹽商匣費自總督以下皆相戒不得受所屬一錢京朝官奉使過者不敢有

所搜索所部索然奏免額賦數十萬兩賑災奏請不俟詔下遣官遽行。興學以善民俗令二百家以上皆立社學就學廩之擇賢者爲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朔望集士民講　聖諭督身蒞之修昔賢祠朔望往謁禁婦女遊觀胥吏娼優毋得衣裳帛燬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悉痛除之禁火葬及淹柩者取五通妖像投水火盡毁所屬淫祠。公夜治文書嘗至四鼓日中始一食人勸以小休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日鑒在茲敢自暇逸乎居二年吏治蒸蒸民俗丕變。時執政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國柱長戶部先後躅漕及緩征以部費爲名索金四十萬布政使累以爲言公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

發遣徒手入都。見屬吏必霽顏告以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又以州縣爲親民官、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故皆畏而愛之、爭自勉於爲善、所發文移皆手定、數月後屬吏參謁、必面詢始末、辨論以求至當、又嘗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又凡免當年田租、皆中飽於官吏、故每遇大慶與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田租、然後民不能欺、吏難巧法、聖祖深嘉之、遂定爲例。

先正事略曰、胡文忠公生平以天下爲己任、聰强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所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爲事、屬吏一行之善、隨登

薦牘、手書褒美以寵異之、士有志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嘗密薦才堪大任者十有六人、皆爲擢用、又以興國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勵、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不盡相識。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惡、任廉能、吏治蒸蒸日上、病急時猶引賢退不肖數人、時論皆以爲允、公自爲湖北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在事者樂其鼓舞振興、天下從公爲尤盛、立寶善堂、以延賢俊之至者、察其材、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翕受、

苟可行、必研窮其利害、而竭盡其底蘊、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必披肝瀝胆、無纖微間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而自視欿然、常若不足、及語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顧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病篤、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歎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家故有田數百畝、自筮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家無尺寸之積、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

州縣

呂新吾先生曰、士君子懷利物濟人之心、欲朝興一利而

朝即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即仁流市井、莫妙於知州知縣、朝廷建官百萬、惟牧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爲均之、田賦不清、我爲清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畜養不時、我爲時之、水利不修、我爲修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興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爲積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爲正之、士風學政、頹敗廢弛、我爲振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孝子節婦、公正耆老、我爲旌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爲鎮之、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爲收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爲省之、大甲貢累、鄉夫騷擾、我爲安之、斗斛稱尺、市鎮爲姦、我爲一之、

訟獄不平、我爲平之、捏空誣控、我爲枉之、地痞訟師、我爲殄之、衙門積蠹、虎狠舞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爲禁之、兇豪肆逞、戞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愚樸受害、我爲剪之。游手間民、蕩家廢產、我爲懲之、嫖風賭博、扛帮癡幼、我爲刑之、盜風劫竊、民生不安、我爲弭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爲訓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我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讎、我爲去之。使國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不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縣、俾一邑愛戴、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此之謂民之父母。

陳文恭公曰、守令當知爲民之父母四字、所以爲民父母者無他、曰誠而已矣。草野之飢寒困窮、皆吾子之嗷嗷待哺、欲使之各遂其生、豈必家賜而人益、惟在保全乎脂膏、寬恤其物力、勸農桑樹藝、畜牧尊養其山林川澤之利、制節乎凶豐奢儉積貯貿遷之宜、寓軍政於保甲之中、行撫字於催科之內、然後民可得而教也。教善良之民、如克家子焉、則從而咨嗟樂善之、撫摩獎勸、以益篤其爲善之心、教頑惡之民、如不肖子焉、多方誘掖、創懲至厲、聲震色沸泣苦捶、必欲其遷善遠罪而後已、自非木石鳥獸、豈有不可訓化之民。誠於養民、而民得其養、誠於教民、而民率其教、鋤強暴以安寡弱、革澆漓而歸忠厚、風可移、俗可易、乃無愧爲父母。教養者守令之實政、誠於教、誠於養者、以實心行實政、人不實心、皆私欲間之、私則不公、欲則不潔、而教養之政、爲虛文、上官掣其肘、僚屬撓其權、胥吏穿其鼻、豪强拊其背、故居官以廉爲稱首。

謝退谷先生曰、州縣乃親民之官、親則內外上下諸弊皆絕、終日長坐廳堂、寢食公署、旁洞開諸門、日與父老樵豎相接、下情畢達、下鄉之時、不厭其多、必輕騎減從、一簞食茶爐酒榼、行館即住民居、遇食則山蔬脫粟皆可食、遇坐則土堃蘆席皆可坐、遇耕夫則問晴雨相勞慰、與談辛苦、地有遺利、人有失業否、訓農桑勸開墾戒游惰、察其家子婦能孝順否、兄弟能友愛否、教之以孝弟忠信之理、睦婣

任邮之道、遇秀良則與語讀書、行誼入書齋、察童子孰聰穎可成就、詢所讀書、爲正句讀、公正紳耆、則造其家以訪之、遇事立斷、不用告詞、柔懦者加以矜憐、頑梗者曲爲曉諭、否則予以薄懲、庶不愧親民之義、而何利不興、何弊不除。

蔡文勤公曰、親民之官、以廉爲基、以仁爲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爲之課農桑、訓節儉、輕賦役、廣積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睦也、爲之教孝弟、敦睦婣、懲誣黠、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者、民之蠹也、自恃

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爲利藪者、本心旣失、殃及其身者也、可不戒哉。

李穆堂先生曰、居官大戒、第一蒙蔽、蒙蔽之在內者、有官親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猾書蠹役、內外勾連、壅情賣法、則爲官者孤立無與、而坐聽聲名之敗裂、其亦危險矣哉。獨是蒙蔽之害、中於不明者十之二三、中於不勤者十之七八、欲力袪諸弊、惟有一至於勤、勤省閱、而案牘之厭擱者少矣、勤勾稽、而出入之侵欺者遠矣、鞫訊勤而情僞悉、孰能亂我聰明、決判勤而拘繫釋、誰得肆其魚肉、且閭閻之所惡者訟師、勤庭獄而雀鼠息爭、訟師之技倆無所試、鄉里之所苦者盜賊、勤巡閱而萑苻遠跡、盜賊之根蔓無

所滋、一勤而百事治、何蒙蔽之足患、至於勤之明效大驗、昭人耳目。而人不務於勤者、則自有故、勤卽仁也、無痌瘝在抱之隱、必不能孳孳於民事、而性情嗜好之與俱、勤卽誠也、無旦明對越之心、必不能懍懍於官箴、而飲食起處之弗遑、然獨不思君上以職司責我、統四境之農桑教化、待治於官、而爲官者、因循浮沉、莫之總理、其可以對君乎、百姓以父母仰我、合衆人之疾苦訟訴、待命於庭、而爲官者、詩酒聲色、莫之省顧、其可以對民乎、某與各寅好、惟所以對乎君民、而力除其壅蔽者、則非勤莫由、竊願與各寅好共勉之。

眞西山先生諭同官曰、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恤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睦、賙濟鄉閭、爲衆所推者、請諭其實以上於州、當與優加褒勸、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昔陳嚴爲仙居令、教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焉、某願與同僚、各先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行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

陸桴亭先生曰、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君有過、臣諫之、父有過、子諫之、代不乏人、獨爲長吏令一邑、未聞一言路、令

羣下得言其過失、爲民父母、而驕亢反過於至尊、無拒諫之名、有弭謗之實、誠所不解也。今後吾黨爲縣令時、必尊禮有道、所聞得失、月朔置一櫃、令士民投於櫃中、言我一月中過差、庶無冒昧妄行之弊。

張横渠先生爲雲巖令、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庭、親爲勸酬、問民疾苦、且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郭伋爲并州牧、聘求耆德賢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宓子賤爲單父宰、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賢於子賤、師而稟度者五人、而單父大治。

明道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

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學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任三年、民愛之如父母、每於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曰顥嘗愧此四字。

鄉正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卹、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値月、置三

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値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正約而授於其次。其曰德業相勸者、德謂能修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擧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其曰過失相規者、犯義之過六、一酗博鬪訟、二行止踰越、三行不恭遜、四言不忠信、五造言誣毁、六營私太甚、不修之過五、一交非其人、二遊戲怠惰、三動作無儀、四臨事不恪、五用度不節。其曰禮俗相交者、婚姻喪葬祭祀歲時拜揖、召請往還、書問慶弔之類。其曰患難相卹者、一水火、二盜賊、三疾病、四死喪、五孤弱、六誣枉、七貧乏。

王士俊曰、雍正七年、大鄉大村、設鄉正一人、値月三四人、置德業可勸者爲一籍、過失宜規者爲一籍、鄉內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値月糾之、每月鄉正詢實狀、値月塡簿籍、歲終考校其善過、彙冊報牧令、設爲勸勉、立申明亭、奸盜作僞、不孝不弟、一應爲惡之人、書姓名於亭、能改過自新者則去之、有私毁亭舍塗抹姓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楊凝齋先生曰、朔望擧行鄉約、鄉正擧集百姓、申諭敦孝弟、篤宗族、和鄉黨、重農桑、尙節儉諸條約、擧行至三月後、公擧善者旌賞、惡者懲治、俱登名入善惡簿。惡尤著者、另自盡供於簿、責罰收禁、塡明年貌居住、以備稽查、再犯加等治罪、收獄羈禁、不時詰誡、必待悔悟自新方釋、既釋後、每逢鄉約、另查其後行、有不善不擧、察出罪長、立閭師於各鄉公所、教其鄉無力者吉凶諸禮、毋奢靡過分、俱於鄉約飭之。

王顯思曰、講約令民立聽、問地方利弊、問貧民能力田養親者、能恤寡嫂孤姪者、四五代同居者、力建家廟義田宅者、修建前賢祠宇者、皆置籍記其名、並詳擧報者之名、以

術雖核問年逾九旬安分無爭孀守逾二十年事親撫孤教子者近者召見給匾語戒一頒胙以榮之。問社中閉戶讀書皆年苦學者爲誰修橋梁道路周恤里黨者爲誰皆籍之。問有建社倉立義學者爲定規條立教法。若荼犯不孝不義邪教惑民者唆訟者行竊者賭者淫者亦置籍之約所題請俟三年內改悔社內有保任者方與除籍。淫祠廢廟改爲義學如私建庵院迎神賽會打醮施僧者杖其人毀其所建焚其邪說。

陸桴亭先生曰周禮比閭族黨之法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同一治鄉之法管子尤極詳密。其言曰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長弟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子之鄉有拳勇股肱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奉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亦如之。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其法最善今之行鄉約者宜祖之。

龍山三團約曰團長在德長於人才長於人必心地光明品行端方爲一團排難解紛興利除弊舉正言公使風俗醇厚庶幾有用之才無愧團長之稱爲一團之人所敬重可卜後嗣之克昌。不可心藏奸險不可行涉穢汚不可貪冒財賄不可狙心暴氣不可變亂是非不可恃勢凌人不可假公濟私不可袒護親屬不可助惡欺弱不可尸位素餐此皆不肖之所爲壞自已之心性聲名切不可者。不然名雖爲長實無所長已身不正焉能正人無濟於人何足長人巍巍坐人之上自問其與下坐者異乎不異乎愧乎不愧乎徒言我是團長不大令遠近之人笑殺耶。至不能造福於一團而徒爲禍於一團近則報在已身遠則報在兒孫世之都團長大有明徵。願同事人勉之戒之尚其相約毋忽。

臣職門官箴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官箴

朱子曰、當官廉謹、仕人之分、然細微之事、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薛敬軒先生曰、正以居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

呂居仁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

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黃勉齋先生曰、士大夫而知禮義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不可苟廢。

薛敬軒先生曰、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臨衆處事之際、當極其恭肅、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非惟處事爲然也、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

袁易齋曰、當官須戰兢惕厲、時時隄防、恐陷刑網、方可免於罪悔、若以得意之場、可樂之地、矜情放氣爲之、而罔知顧畏、則入於畏途、不能自脫、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正心

陸稼書先生曰、聖人經天緯地、育萬物而理百事者、必自洗濯其心始、其心洒然、爵祿軒冕、不足入其中、是故其神閒、其氣定、物至而能應、事至而能斷、惟理是視、可貴可賤、而不可奪、然後能有成功、不然、得失之念、營於內、其所以爲萬事之根本者、壓於紛華靡麗之中、而不能自主、方且左顧右盼、日不暇給、安能成功天下之事、故世之處高位、擁大權、而考其功業、無絲毫當於聖人者、非盡其聰明才力不如古人、無淡薄之心爲之主耳。

陳文恭公榕門曰、國家不少隨分供職之人、所少者、實心任事之人、實心任事者、計久遠不計目前、務大體不拘小

節、凡一時之得失、一己之功過、皆不暇顧、其迹似迂濶、而防患未然、慮周事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今士風不古、學無實用、皆由義利不明、一入仕途、其才識本可以爲君子、時位亦能爲君子、而計得失、不計是非、一念之差、終爲小人之歸。

潔己

眞西山先生曰、廉者士之美節、汚者士之醜行、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雖官卑祿薄、不足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儒、區區仰給於人、則已爲泰。苟妄有覬覦、剖判必不公平、措置必多乖戾、言動必不光

明暗地必多咨怨同官掣肘書役牽鼻矜棍挾制家人招搖聲名一玷後悔無窮必力除私慾堅固操守然後可以正己可以正人爲廉吏可珍可貴。

羅羅山先生曰聖學不明利欲薰心士當窮廬誦讀惟揣摩利世之欲博取科第一登仕籍則奔走干謁貪婪□恣肆罔所不至朝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一無所顧惜州縣登壟斷以罔愚民督司登壟斷以罔州縣朝廷登壟斷以罔督司竭有限之脂膏填無厭之谿壑上下交征天下之禍遂有不知所終極者商賈之罔利猶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士大夫之罔利則惟假勢位之赫赫愚詐斯民而已其不至於敗者幾希。

左晴山先生曰作天子股肱爲封疆大吏榮寵極矣不思靖恭媚茲勤心輔治乃惟利是圖以朝廷之賞罰爲壟斷之居奇計金玉之多寡作能否之陞黜清廉閒散奸黠盈充黨羽朋比欺君虐民一旦敗露身家爲戮何昧昧焉。

左晴山先生曰朝廷設官以爲民計貪墨之吏靡第教養無術而私心意計惟知有利以致民趨詐僞訟獄繁興不以爲省躬之咎反肆爲魚肉之場府庫空懸徒肥己橐頟外征追不顧民窮詔免則盡入私囊恩賑則巧爲漁蠹一旦民情洶洶眾怒難犯則指爲叛逆拘拏勦滅冒功冒賞天良滅絕哀哉。

呂新吾先生曰居官者當思天之生我異於眾人付以生民之寄與以治世之職授以脂膏之俸其潔己愛民當何如之。貪賄之徒百計搜索所重者安富貴尊榮之奉所念者身家妻子之謀噫誤矣天生爾爲治世之人今反爲禍世之人清夜自思上天豈肯寬貸也哉。

王犀川曰後世貪官汚吏不獨官之罪也其妻子亦與有責焉婦人小器稚子童觀見紛華靡麗則悅之潑泊樸陋則厭之人無丈夫氣多爲所牽始而染指繼而饕餮身名交喪家亦破亡。何若凜之於始示以忠孝廉節諭以利害是非其不爲妻孥者正其所以甚爲妻孥焉。

薛敬軒先生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人不明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

孫計。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置之使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

曾文正公滌生曰用財宜節不節必貪卒之悖入悖出利盡歸人害獨歸己故欲爲清白吏必自節用始節用之道莫先於人少官親少則無須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水雜支之費官廚少一双之箸民間寬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烟毒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則取之於民者有制。

于清端公北溟曰儉美德也仕路崇尚尤急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任

意奢侈、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訶、卽費用必思取給、亦壞心術之萌蘖。況官吏治民、雖自已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沒泊、尙不能消受、而猶欲起奢侈之想乎。鄭使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者、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去一分奢侈、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多一分道義、愼之哉。

崔玄暐母盧氏、嘗誡玄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郞中辛駁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財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

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暐遵奉教誡、以淸謹見稱。

顧亭林先生曰、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孔明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他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廉不過人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大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賄始。

宋理宗訓廉銘曰、周典六計、吏治係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屑吾民、縱逭於法、愧其官紳、貨悖而入、災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

忠君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高宗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

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屛、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

左晴山先生曰、人臣事君、當主少國疑、以靜鎮爲主、以無事爲福、一切國事、尤當以禮善爲調停、委曲求全、使內無釁之可伺、外無隙之可乘、消禍亂於未形之先、弭窺覬於將萌之際、俾君上無匕鬯之驚、社稷有苞桑之固、所謂忠臣而亦良臣也。若夫平日既無輔導之謨、而更多不必之疑忌、以致國政解體、權奸借釁、而難自已發者、不能自已而收之、揆其用心、非不忠於爲主、無如負君誤國、早已伏其機於輕心之多事也、至其國破君亡、束手無策、乃曰、吾以一死殉節、以全吾名也、嗚呼、此亦何補於國、何益於君也哉、

胡敬齋先生曰、功臣多不保其終者、其始君臣以利心相合、未嘗以道相合、其所爲者、多權謀智計、未嘗以道義匡其君、故其君亦以權謀智計待之、君忌其能、臣挾其功、欲保其終、豈不難哉。儒者務引其君以當道、道既行矣、則可以保天下之民、豈不能保其身乎。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論語曰、孔子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同寅

王鼇恩曰、同寅有兄弟之誼、自宜和衷共濟、平素則交道接禮、久而敬之、相見則輸誠持正、以道相勉、議公事則妥酌情理、無致歧二、有會審則秉公剖斷、無庇私人、而其要在彼此相信、不爲狎暱、假相親厚、

張楊園先生曰、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公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俟衆賢議之、忠宣此言、深

得居相之道、凡居上以蒞衆者、非用此道、無以集衆思、廣忠益、

顏光衷曰、人臣所以不和者、恐其奪寵奪能、不知世事非一人所能獨任、獨則無曜、並乃有功、古來名臣、俱以相贊而成、皋夔周召、郭李韓范、並奏於一時、蕭曹丙魏、姚崇王毖、掩映於前後、不聞隻手空拳、有駕聳其上者。中化一分、便人一分、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稱、韓公就之、其一在平心無我、其一在學問涵養。

事上

陳慶門曰、忠厚以盡事上之禮、直諒而行本職之事、一切

乃流弊嚮非援上者所能致其萬一且上官所責望於下屬下屬所仰承於上司者無非期其施行之咸宜耳顧其中利害相參是非互異上官未必盡悉其曲折萬一見解乖舛爲下屬者忠告以盡其誠善道以致其禮但得誠意交孚自可相助爲理

王懿思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呂氏官箴也敢不盡禮然善事上官不恤民瘼昔人所譏倘事可將順何必嘵嘵鳴異若民生利害命盜大案親民之官所見必晰豈可唯諾隨人即上官飭駁當更加詳悉情具稟倘但趨蹌拜跪迎合諂媚希榮固寵甚則剝民奉上又甚則殺人媚人豈士君子之所爲哉

伊川程子曰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當以誠意動之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接下

陳文恭公榕門曰屬員才識短長不齊習尚亦別惟有一秉中正立之標準好民好惡民惡補其偏而救其弊凡檄行之文告批答之札稟相見之談論矢以眞誠示以公溥勵以清白將以坦易有長必錄有善必奬有過必原有惡必懲始而相知繼而相信久則相與而服

王懿思曰取人之法以持議觀其識以辦事觀其才以案無留牘觀其勤以吉凶同患觀其仁以毅然一往觀其有爲以確然不撓觀其有守以不爲迎合不肯諂諛觀其蒞官行己之有品至於動以貨來則心鄙之然又有好蔽賢而偏惡者尤宜愼之余於捕巡屬員皆以潔己愛民實心辦事諄諄勉之

明道程子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人使足以警衆可也

陳凝齋曰州縣相見須和顏悅色論地方政事聽其暢言詰其曲折所見不同亦宜和婉相商有能抗論是非者必

其中有所見尤宜平心下氣加意採擇無執己見遽折人非人有胆弱一折則不顧事理曲附上官貽誤民事不淺同是公事只期事理得當而已人己意見斷不可留人惟能受善言能知人善任雖無才亦可免過矜智恃才以自用者乃下愚小器適以自害而已

藍鹿洲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誰敢與上官頡頏哉事非關係自當委曲聽從若欺君蠹國亦與附和此可謂之人乎爲上官者不可告屬僚之拂我當淸夜捫心問我所作者何如敬而受之庶無罪戾

盧子弓曰設大官以轄其屬不過欲察賢否公薦劾使不敢肆然於民上而已亦豈嘗令僕奴視之道路郵亭衆目

觀望之地直聽其朝服膝行殊不爲譲甚至大官之僕隸亦厲聲斥辱之嗚呼亦甚甚矣且奴顔婢膝之人何以居民上哉處之何可太褻屬僚大小皆朝廷命官大者固當禮貌小者亦宜敬待

諸葛武侯與羣下書曰參署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

趙次山先生曰凡到任革除晉謁各舊弊懸牌於門外凡有搆訟者可以直接力斥代書把持之弊並不用紅稟只

用白摺苟有條陳事件無論鉅細必親自披覽凡有投謁者雖白衣亦必接見且令人不必著官衣官帽即其屬員亦便衣露頂入見時不准曲膝請安只須直立於側問答畢轉身而退毫無煩文其出門時只乘馬前後二三而已其於用人無論何處薦來者立行傳見分庭抗禮坐談一時問以有何學力有何本領現作何事是否曾辦公事其人對以辦過飭坐於大門內之收呈房中接得呈詞令即批出晚間閱之苟其人可用雖無薦剡自行投効者立派重差否則雖王公諄諄來函亦不過給以二十金揮令旋里

愛民

康誥曰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眞西山先生曰先儒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濟以簿尉言之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累尉勤於警捕使民無穿窬攻刼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其保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

民立遭荼毒之苦發一掊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盡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凛然謂之痛禁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狼在前坑穽在後呼號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以異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聖門曰恕强勉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願同僚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掊克爲戒則一邦之人其有瘳乎

陳慶門曰天非私一富人原以衆貧者相託也非私一貴人原以衆賤者相託也在貧賤者自己汗血自已消受天

之監察也常寬若富貴之人高爵厚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也常嚴天心不遠以民心爲心者也撫民即所以奉天也每嘆居官之人事上則俯首鞠躬臨民則逞志作威厚斂酷刑而苦役之詎知禍民者天必禍之乎

袁易齋曰愛民宜戒煩擾而煩擾之病有數端條教煩則惑民聽徵索煩則傷民財興作煩則勞民力改革煩則駭民以所不習政事煩則强民以所難堪官多一事民多一擾民擾則怨讟必興

陳文恭公榕門曰州縣乃親民之官下鄉乃親民之時非立威之時止宜拜跪坐立之有禮不在從儀供帳之可觀雖無擾民累民之事須時存惟恐擾民累民之心周歷一

鄉可使鄉民羣聚樂觀毋使鄉民愁苦相對必使民幸其復來不可憂其再至方不愧民之父母

處事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其是不是後又論其中節不中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還他是非者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决無可平之理

許魯齋先生曰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

袁易齋曰當官須省事省事者不務明察不事深求遇事之來直尋常視之其可已者已之案牘不煩以養無事之福當官無滋事滋事者好務明察好事深求遇事之來每作意求之其可已者不已案牘必煩大爲斯民之累

呂大中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嘗見前輩公事難决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袁易齋曰凡處劇職當大事必有閒閒冷冷之度從容詳審之意事治而不以己與之乃眞能治事者也若倉皇惟恐後事詞氣舉止俱失常度事雖治非大器也劉眞常言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鄒志完言雖遇冗劇事處之優游常若無事固是才高亦由養邃

御吏

汪龍川曰寬以待百姓嚴以御吏役治體之大凡也然嚴非刑責而已賞之以道亦嚴也以其才尚可用宜罰而姑貸之即玩法所自來有功必錄不須抵過有過必罰不准議功隨罰隨用使之有以自效知刑賞皆其所自取而官無成心則人人畏法急公事無不辦姑息養姦馭吏者所當切戒

何士祁曰官府門包之弊所在皆有雖屬微塵大爲官累吾方禁胥役不問贓於百姓而先令家人問贓於胥吏可乎家人重給工食恩禮以遇之下車取胥吏勿遞門包互結一吏有犯罪及同房一役有犯罪及同班而一切包苴

之風可以除。

陳凝齋曰胥吏機巧非智巧所能防察當立定章程使不能爲弊恩信相孚使不欲欺不假權於若輩批判一歸內幕而尤嚴飭門僕無與爲比內署左右爲書吏耳目所係本官性情又爲左右所伺察必自守嚴正安靜無偏好無輕言妄動使人得而玩之明道先生答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是其要領。

爲政

陳克齋曰爲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寃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大體在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爲士者知

所趨向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誼褒表仁賢使關節脈理上下相通而利患無所掩

朱子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規模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謹嚴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政事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宄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焉。

陳慶門曰古人謂太上化民以德其次莫如猛爲民上者視事之初嚴加整飭吏役士民苟有過犯毫不假借見之明行之果人心震動恪恭各懷不敢慢易不敢欺蔽之心則呼應旣靈法在難犯而處心積慮時時欲與民休息事事爲愚頑鑒原準情度理足以快人聽聞卽盡法處之身受者不敢怒若其始不振後卽整頓徒招怨耳

陳慶門曰爲政說寬說嚴皆迹也莫如切實說理理者人心自有之天也發一言施一事以我之天感孚乎人心共有之天非言人所不能言實言人所必欲言也非行人所不能行實行人所必欲行也寬之可爲杜母嚴之可爲召父寬嚴之迹悉化以此大畏民志所謂不賞而勸不怒而威

官誡

魏默深先生曰歷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權奸鄙夫暴君無論已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權奸皆必乘亂世闇君而始得肆其毒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攻之惟鄙夫則不然雖當全盛之世有願治之君而鄙夫胸中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爲何事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材爲何物所陳諸上者無非膚瑣不急之談粉飾潤色之事以晏安酖毒爲培元氣以養癰貽患爲守舊章以緘默固寵爲保明哲人主被其薰陶漸摩亦潛化於痿痺不仁之中而莫之覺豈知久之又久無職不曠無事不蠹其害且在强藩女禍外戚宦寺權奸之上其人方託老成文學光輔昇平攻之無可攻刺之無可刺使天下陰受

其害而已不與其責焉古之庸醫殺人今之庸醫不能生人亦不能殺人不問寒熱虛實內傷外感槪予溫補和解之劑致人於不生不死之間而病日久日痼故鄙夫之害治也猶鄉愿之害德也聖人不惡小人而惡鄙夫鄉愿豈不深哉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陳文恭公曰仕途中人懷便利之私每遇一事爲己之念重爲民之念輕明知其於民有益而於己無益亦不肯爲若更於己有累則動色相戒不曰何苦乃爾則曰不如其已先儒黃勉齋云士大夫之處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疊幅華言麗語以取知而已知有擎跪曲拳卑詞下氣以取容而已知有苞苴財賄請託奔競以取

進而已文中子曰古之仕也養人今之仕也養己呂簡叔曰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此風不變流弊何窮

熊勉菴曰爲上官者祇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供僕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及問其職業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轉以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豈不驟貴顯遷然顯負君知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累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張南軒先生曰今之爲吏其號爲能者則以察爲明以刻爲公以不卹爲能任而其號爲賢者則又以姑息爲惠以縱弛爲寬以稜稜爲善處故其能適以賈怨貽毒撫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滋弊基惡及於後日嗟乎此豈眞所賢能也哉

陳慶門曰州縣親民之官非特貪酷足爲民害卽拘謹之流未嘗不潔清自好而闇昧不明優柔不斷識不足以別弊力不足以懲奸彼雖不貪有代之而吸民膏者彼雖不酷有代之而戕民命者其與貪酷害民無異且百爲叢脞諸務廢弛反不若貪酷者流猶能理煩而治劇所謂廉而無能不若貪而有幹古人有慨乎其言之者矣

唐氏甄曰古之賢君舉賢以治國論功以舉賢養民以論

功足食以養民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上非是不足以行賞下非是不足以效治後世則不然舉良吏而拔之高位旣顯榮而去矣觀其境內凍餓僵死猶昔也家食丐衣猶昔也田野荒莽猶昔也廬舍傾圮猶昔也而教無論已彼顯榮之舉奚爲乎爲其廉乎廉而不能養民其去貪吏幾何爲其才乎才而不能養民其去酷吏幾何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爲徵若廉止於潔身才止於決事顯名厚實歸於己幽憂隱患伏於民在堯舜之世議功論罪當受殛民之誅者也安得罔上而受賞哉

官則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藏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諮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以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唯知爲其職之所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胡石莊先生曰人臣事君者也亦君所恃以立國故選擇

賢德而登諸朝量其才能而任以事推以心腹而無猜嫌優以禮義而不褻易專其任使而不慘惜勵其節操養其廉耻而不沮喪皆所以重股肱之託維國家之勢也爲大臣者亦當謹身克己表儀朝端之上使事行可法不可援引親比招致佞諛環列君側分居要途也不可事事自用言言自高見尋常功名遂以爲不朽之業使方正難近諂諛日親也不可惡在下者不從吾意而力攻取勝生事造端反天地之性干陰陽之和治名而不治實澆漓散樸以僞先天下也不可接近浮薄深刻之士聽其議論以刑辟整齊天下窒隙蹈瑕鞫人以罪國無善士家無完行也不可以王道爲迂闊求目前近功尙智輕仁使學術士心日

就卑薄以小事掩大害使人君徹大害之備以防細微而潛潰其國也不可更張無漸使專擅之迹見於詞氣制事在下取必於上而違無成有終之義論者藉藉毀謗遂作也不可處具瞻之地爲宦官宮妾之行搆巧詞進諂容以患失之心與大兵大獄顛倒天下大勢以彌縫愆尤也不可以美官誘匪人使進異說亂國是受怨受謗曾無改過之心但欲與世無攖全其倚愛也不可魁柄上竊服食上僭雖有貂蟬盈坐皆非其人朝廷勢輕奸宄窺覦乘間而起也不可惑於異端以教人則壞俗以自爲則畔道獲遺而退不宜祈福佑於鬼神問休咎於術士恐致左道之謗則不可解說也

胡石莊先生曰人臣事君有不易之道有臨事之宜闕廷之禮不可不盡也致主之忠不可不竭也社稷大計不可不直陳也進必以道任職而後受官退必以義失職則求去恐後出位謀事臣之罪也先勞後祿仕之經也無善可名必致諸君無功可居有居功之心鄙夫也薦賢而已不問黨與仇也去不肖而已不問親與疎也功成位高凡事益愼祿厚寵多每加必辭不自賢其所爲而視人皆不及不自尊其所處而視人皆卑以臣之信行君之義欲制義者不以二信令其臣欲行信者不受二命於其君權宜之制施於君父則臣子大惡也此不易之道也執君之法不避貴戚犯君之怒不敢逃死從命非義也從而不諂斯

為義違命非逆也違而無上斯逆敷政於外不以武健讋遠人不以陵厲威僚屬不以金璧媚權要不以奇玩奉詔令不以柔巽養奸貪不計歲月而巢內遷其處常也廉不言貧勤不言瘁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友天下士總以訪求時務知海內利病輕重緩急也其遇變也毀家以紓國難致死以折奸臣之萌忠誠塞天地而不欲自白也若夫優游事外不受憂責於世內而匡扶之功更在社稷此制事之宜也中和成於平日寬猛不失於臨事見財利無苟得居窮約無敗行此賢者之養也經世之學資之以進以死守之而求其必踐此賢者之信也不以車服采章為美以其身表宜朝宁潤色名教此賢者之文也正已之心

謂之正正人之曲謂之直正已正人皆同歸於善此賢者之仁也法所以尊朝廷杜亂階執法之臣有尊主之功有弼亂之勲不以私撓法不挾私憾而怨執法之人此賢者之公也當死生之際以其身居所受之命此賢者之守也當擊奸之任以其身攖權勢之鋒此賢者之力也既貴寵矣自處益恭既信任矣執事益慎既親近矣引嫌卻避不幸疏遠矣守一不貳謹其所職而不敢怠皇慶緣之來處之以和拂逆之至居之以靜盛滿之際節之以度名譽所集承之以謙在前者敬之而非趨附在後者愛之而非樹植此賢者資以事君之器也成謀定議使國家無頗僻之政輔相職也彌違補闕使人主日聞其過諫諍職也折衝

距難使邊境晏安疆圉不覺不造強兵之謀不啟戰伐之端慎封守詰戎器牧帥職也奉人主之命執圭而使於以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忠信達國命卑讓盡臣禮行於境內宣上德而達下情廣詢博訪每懷靡及者使臣職也佈令承教使民間生齒日繁賦役不擾風俗渻厚有司職也不見匡扶之迹而各盡其職者善之善也彌違補闕而能改臣主之美也諫而不用致身而去不得已也遭讒見廢捫舌責躬闔門恐懼自免之道也人君培植善人所以為歲寒計也道不行而去去就明矣未必盡其心言不用而死其心盡矣未必益其君合眾智以為謀衷古今而守正君雖不從徐而察之必以為可雖不去可也以身繫社稷重

輕天命去留臨危履險其君患難相依如左右手奸人雖欲害之然而社稷有靈此人必不可害雖不死可也臨難而死未必有益天下立功而成則所益大矣如是則死不如生也以死成事其死愈重死而無成者次之以生成事生亦可重生而無成不足數矣如是則生難於死也一死足以扞社稷之難一不死足以釀無窮之禍君子必死之所謂殺身成仁也知生死皆無可為而以死自安者又不與死而無成者比也龍逢比干是也身為宰輔義之所關已重又不與生理較低昂也李固陳蕃是也國是之壞不由於我其義可不必俱死其身可不必見存伯夷叔齊是也聖人慮患於豫救禍於微不使天下之事至於大壞忠

臣死之而無益也、事君之道、其要在於無私而已。

中道全書卷二十八

臣職門 賢良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任聖伊尹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元聖周公

伊川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義、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夔然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書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才全德備、負衮而成君德、制禮而定民生、前之良臣、公過之、無不及也、後之賢臣、公絕之、殊難企焉、

立萬世臣道之極者周公一人而已。

鄭相子產

傳曰子產相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卿大夫之忠信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三年輿人誦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擇能而任且善於外交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子羽修飾之子產潤色之始不受屈於晉楚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諸葛武侯

張恕齋先生曰武侯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故能不爲物欲所搖奪而有以養其精明之識剛大之氣方其躬耕南陽抱膝長吟優游草廬若將終身一旦感三顧之遇遂許馳驅永安受遺不負顧託是莘野之阿衡也平定蜀漢經略中原制陣行師隨機應變是鷹揚之尙父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鞠躬盡瘁不計成敗利鈍則周公虛懷下士之衷而孔孟分別義利之大旨也程子以武侯近王佐之才又以爲有儒者氣象豈不信哉

陸忠宣公

薛敬軒先生曰有唐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爲先論事以行義爲急隱然有王佐之才陸宣公敬輿是已公之告德宗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聽誠信之道

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愼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蹶拔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斂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敗而爲之高下焉

韓魏公

宋史臣曰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社稷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畏避人諫曰公所爲誠善然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處所公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相三朝立二帝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處之裕如卒安社稷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義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焉

范文正公

宋史臣曰范文正生平厲志聖賢之學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與韓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事業並著而

名望孚動於天下、其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如母。

司馬温公

宋史臣曰、司馬温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公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熙寧新法病民者二十年、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病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君子稱其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李忠定公

朱子曰、忠定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也。公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咎高宗之昏庸、秦檜之奸邪、若綱之心、其可謂諸葛孔明之用心與。

于忠肅公

張楊園先生曰、于忠肅公、己巳之秋、皇輿播越、變在呼吸、公擘畫最難者七事、其一、時廷閧閧諱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公掖留請立郕王、毛二豎以抒衆忿、且宣諭王振應族、俟命行誅、馬順應死、擊殺弗論、而羣情乃定。其二、時監國新立、法紀不張、戰守無備、敵患方熾、公首正扈駕失律之罪、亟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略、遏敵勤王。其三、時徐珵倡議南遷、踵南渡之覆轍、公哭排其議、根本始固。其四、石亨請閉九門以避敵鋒、幾以百萬生靈與敵、公令盡移郭外居民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其五、喜寧嗾敵邀大臣議和、參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宋季疑欵軍之愚計、公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敵始震。附其六、喜寧以國爲市、此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其七、時外患甫息、內釁漸萌、

奉迎之議、上不樂聞、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且閩粵嶺南盜賊蠭起、南蠻西番亦復蠢動、公內策京師、外籌邊鎮、防護陵寢、徵遣降胡、控扼漕渠、開鎮臨淸、收復獨石八城堡、一時經畫、不可殫述、公故廉潔方正、一錢不苟、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不持一土物以賄權要、由是以觀論才品者、不尤當重本原哉。

王端毅公

明史臣曰、王端毅居心行己、磊落光明、砥礪風節、具經國

之遂猷、存畜君之正志、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奏、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時爲諺曰、兩京十三部、獨有一王恕、歷中外五十餘年、剛直清嚴、始終一致、有古大臣節概。所引薦劉大夏、馬文昇、何喬新、謝遷、戴珊、章懋、耿裕、彭韶、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健等、皆一時名臣、他賢久廢草澤者、一一爲之起復、宏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之力也、天下稱名臣、必首推恕

熊文端公

先正事略曰、熊文端平生論學、以默識爲眞修、以篤行爲至教、由程朱之塗、而上溯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自初應詔上書、卽力言聖學爲第一

要務、其後屢以爲言。會　聖祖日益勤學、既開經筵、益盡心於堯舜羲孔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學、咨諏討論逮於政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自公發之。嘗進言海內乂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教化、豫積貯、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每入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改容稱善。每諭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諭吏部曰、朕初立講官、大學士熊賜履日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讜論、務得至理而後已、且品行清正、學問優長、論者推當世第一名臣。

李文貞公

先正事略曰、公言道之與治、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生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復合乎、臣雖無知、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公昕夕入對、　上所諏度、惟尚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習與否、皆得安其位焉、門下士楊名

時、陳鵬年、李紱、趙申喬、冉覲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於時、當世鉅公、稱善育人材者、必以公爲首焉。

蔡文勤公曰、五人十亂、方召申甫、名垂詩書、昭如日星者、可無論已。漢唐以來、人材輩出、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文正也。雍容翊贊、有始有終者、魏丙、第五倫、姚宋、李沆、韓富也。身爲開國功臣、紀綱百度者、蕭曹、房杜、耶律楚材也。抱負經濟、鬱不得施、向用方殷、遽奪之年者、賈誼、楊綰也。頗見施用、功在天壤、竟以齟齬不容其材者、張九齡、裴晉公、李忠定也。屹如山岳、不可搖動、所遭不偶、蹇蹇匪躬者、王嘉、李固、杜喬、楊震、褚遂良、岳武穆也。苦心調護、輸忠報國者、狄梁公、李鄴侯也。郃德高

年蔚爲國瑞者高允文彥博也盡行所學魚水交歡貞觀之治幾乎三代魏鄭公偉矣蘇綽王朴雖偏安之臣不可少也安邦戡亂德盛禮恭郭令公尚矣周勃父子溫嶠祖逖李晟宗澤孟珙察罕帖木兒或功已成或志未就亦足欽也謀略蓋世罷利不居張子房尚矣東京鄧禹亦可嘉也抗節不屈則張許段顏文信國余闕最烈直言不諱則汲黯鮑宣劉蕡陳瓘胡銓最顯

奸邪

王莽

漢史臣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下士以要名譽及居輔位勤勞國家直道而行非所謂色取仁而近違者耶及其竊

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途皆爲聖王之驅除云爾

曹操

左晴山先生曰曹操雄才大略卓越千古自言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假使忠誠佐帝其豐功偉烈爲一代公輔與伊周齊光乃弒皇后弒皇儲藐天子於股掌之上屠忠良涎漢鼎教子孫以篡逆之爲且陰藏其窺竊之惡陽假夫翼漢之忠以欺當時者欺後世適自欺而已君子惜其有可爲聖賢之業而不爲甘作大奸大惡而不顧徒爲天下後世戮詈豈非下愚無恥之小人哉吁有操之才略與居操之時地能深以爲鑑安見聖賢事業不日在宇宙也哉

李林甫

唐史臣曰明皇晚年自恃承平以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大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

不之悟

秦檜

宋史臣曰秦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讎斁倫其遺表云願陛下固鄰國之歡盟謹國是之搖動猶思劫制君上於死後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晚年殘忍尤甚廣興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議者捕治中以深文專務羅織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

十年不調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結內侍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邑爭惟申省無至上前者由是張扶請檜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勢漸不可制及檜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子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金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奸相秦檜歸自金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攘劫眾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夫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親後君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贖也已

韓侂胄

宋史臣曰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沼於山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晏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以爲得聖人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羼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居掖庭皆惡之史彌遠誅於玉津園及籍其家多乘輿御服之飾其僭紊極矣

嚴嵩

楊椒山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草制嚴嵩儼然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是壞祖宗之成法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是竊君上之大權陛下有善政嵩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是掩君上之治功陛下令嵩票擬嵩伺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是縱姦子之僭竊嚴忠嚴鵠乳臭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躐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逆鸞下獄賄世蕃金三千嵩即薦爲大將是引悖逆之姦臣諳達深入擊其歸路大機也嵩

戒丁汝夔勿擊是誤國家之軍機徐學詩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文武遷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四海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滯巧彌縫者爲才能是敝天下之風俗嵩有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姦以左右侍從之能伺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廠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

賊嵩之爪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臺諫。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畏部寺之猶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姓蒼生陷於塗炭哉、願聽臣之言、察嵩之奸、重置憲典、輕令致仕。後嚴嵩有罪免、世蕃伏誅。

溫體仁

楊光先曰、首輔溫體仁、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傾、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乃柄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各省蔓延、治平之績安在。國危於上、而不知所以安民、民怨於下、而不知所以恤、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

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興、一害不除、靦顏戀棧、不斷送天下蒼生不止。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中、顧臣愚無知、但擬票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誠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擬票多未中竅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帝愈親信之。與庸駑無材之周延儒、尊禮特重。及得旨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踰年死。

通鑑輯覽曰、溫體仁巧詐深阻、貌爲公直、以要主知。及在閣、唯日以蔽賢植黨爲事、甚至力翻閣案、變亂是非、而於邊計民生、皆漠然置之不問。已爲誤國罪首。至流賊橫行日久、閫帥覆轍相尋、其糜潰滋深、雖童孺亦知爲淪胥無日、乃體仁並未聞有勦盪深謀、轉指劇寇爲癬疥、置隱憂於度外。真不復少具人心。莊烈偏聽巨奸、倚加信倚、崇禎十七年之間、相更五十、而體仁獨居八年、終致傾危莫挽。亡國之君、各賢其臣、於體仁又何責焉。

潘氏榮曰、人君之喜用姦邪者、冀得以從已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其寵祿而已。然君以逸欲滅國、臣以寵祿殺身。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未亡而張讓已就誅夷、王莽盜竊神器、而傳首詣宛、梁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卿尹校五十七人、少長棄市、收其財

貨、以充王府之用。明皇幸蜀、李林甫斵棺鞭屍、楊國忠斷頭。汪絜、唐祚未終、而先斬韓全誨一百六十二人、復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宦號之聲、徹於內外、崔胤之徒、亦隨授首。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已先就戮。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先死於鄭虎臣之手。秦檜削奪官爵、韓侂胄梟首淮濱。由此觀之、昔之壅蔽聰明以圖已利者、皆所以自滅而已、可不戒哉。

賢奸

謹案人臣受君之知、爵祿有列於朝、佐人君以治天下、天下之治亂、固繫乎人君、更繫乎人臣。彼人臣之致君澤民、以乂安天下者、爲賢臣良臣、人臣之欺君害民、以

禍亂天下者爲奸臣庸臣賢良之臣方其修身也學本天德志存王道心則磊落光明性則嚴毅方正操懍冰蘗行飭簠簋及其事君也進禮退義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以正心誠意培君德以親賢遠邪示君道以惠民愛物啟君仁殿陛時矢敬恭奉使不辱君命若夫處事也求其至中至正何有畏首畏尾雖禍患頻臨以一身肩君父之憂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謀出萬全至於愛民也胞與爲懷教養兼施君有膏澤敬奉而布之民有疾苦力請而除之人君奉天子民人臣奉君牧民務使民皆樂利酬知已而慰天心其斯爲賢良之臣賢良之臣君之腹心國之梁棟奸庸之臣方其立身也學不知道志

在營私智足以濟其奸邪行足以顯其柔媚樂邇聲色好殖貨利及其事君也患得患失長君逢君蔑賊蜂起粉飾太平結強鄰以懾主違詔令而不行遇英明猶外飾斂躬輔孱弱則肆無忌憚若夫處事也顧小利不顧大體務近效不務遠謀吏敝不爲整頓敵侮專事和親舉凡軍國大事非模稜兩可即潦草塞責至於治民也橫征暴斂以肥己嚴刑峻法以威人君澤下降盡入私囊民隱上聞悉爲掩抑祇爲一已計溫飽不爲同胞謀安全否則要結民心僭干天位其斯爲奸庸之臣奸庸之臣君之癰疽國之豺虎且夫人生天壤之間其得以建大功立大業者厥惟三人上爲天子操天下之大權得又安乎寰宇下爲儒生闡聖賢之道脈得開示乎來學而中爲百官隨職分之大小得澤被乎遐邇幸得列乎百官展其所學而爲賢良之臣勞數十年之心力成千古之完人可對天地君親與民物後嗣亦與有榮施至爲奸庸之臣耗畢生之精血以圖富貴而貽害朝野爲神人所疾惡法固難逃已身歿更及乎子孫人胡樂爲奸庸而不思爲賢良哉閒嘗四顧環宇百官林立宜可以治平矣胡食天祿者有人而治天職者無人致國是日非內亂時作外侮頻生俾君父憂戚生民屠戮堂堂大國受制小醜聖賢大道反輕末技誰之咎與清夜自思顏能無汗罪豈容誅安得命世賢豪抱經邦濟世

之略懷忠君愛國之心列於宰輔敬盡臣道小則與養立教中則正色率下大則獻可替否使君爲聖明之君民爲遂復之民天下以我而治功在六洲業隆萬古賢良之祀世世馨香其無替。

學術門 正學

學校

邵陽[illegible]龍山輯

朱子曰、蓋自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然其氣質之禀、則不能齊、不皆有以知其性之所固有而全之、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

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者、又紛然雜出於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張南軒先生曰、先王建學造士、使爲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歟。後世之興學校者、其必上法三代而後可。

薛敬軒先生曰、爲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三代大小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治之效、昭然今古。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何如哉。

陸稼書先生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不

足以悅其心、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猶決潰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騎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且人材衰少、風俗頹敗之時、士有一善、當扶接導誘以就其業、此亦切身利害、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

陸稼書先生曰、士之氣、不能有正而無偏、有純而無雜。虞周之養士、教之未用之日、而策之既用之後、直寬剛簡使各協於中而止。戰國承春秋之末、士尚奇謀、而以凌轢王侯爲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西漢之弊、崇獎高尚、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

法而崇恬退、其氣放。 國家承明季之習、士習浮誇砥礪廉隅者、百不一得、而刓方爲圓者、比比皆是、苟可以獲利、不復知有禮義、苟可以進身、不復知有廉恥、向以激昂爲高者、今且以逢迎爲高、向以虛名爲尚者、今且以貪鄙爲尚。養之之道、其原在學校、其要在銓選、而尤在人君之一心。學校之所重在篤行、而無取乎浮文、則士必以節操爲尚、銓選之所重在端方、而無取乎奔走、則士必以卑污爲恥、而人君於正直忠厚之士、時有以愛恤而保全之、略其小過、而取其大節、法令所加、要以抑其浮誇而止、而勿過爲摧折、使士之方嚴者常進、而諛者常退、則士氣自振、士風自古。而禮表廉恥以懲勸、養之而有餘。雖然、養之以懲勸、何若養之以教化、人君端極於上、而又務崇正學以風示天下、使士知中正之道、不可一日而離、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文、勉爲正直、而恥爲苟容、雖虞周之化、無以加玆。

學制

明道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要在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聖人之道、取材識明

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謹案天下之治亂、關乎人材之賢否、人材之賢否、繫乎學術之得失、失不外營謀小利、破敗大道、不賢者出而亂以作、得以正心修身爲主本、大而五倫、小而百行、以及經邦濟世之略、事事求其實用、初不尚乎虛文、而六藝不先乎德行、游藝必後乎道德、何則、人必有德性而後可與論治功、以故士抱明體達用之學、一旦拔諸高

位出其所學布之天下君受其福民賴以安焉竊思令民立家塾官立鄉學縣學省學天子立國學立學必先擇師天子擇品學高乎天下者爲太學之師方伯擇品學高乎一省者爲一省之師牧令鄉官亦如之家塾之師必鄉官考取人生六歲必入家塾授以字訓朱子小學農書歌詩習禮儀講小學釋農書誦四書易書詩禮春秋察其姿禀不可學者專學農工其可學而經已完者選入鄉學講明經義益以近思諸錄歷代史鑑察其志趣卑下者仍令改業其高明沉潛性行端潔孝弟忠信者留學造就聖經賢傳以端其趨陶情淑性以培其德月一策問三年大比選入縣學必學師族長鄉正保

舉縣學省學太學益以天文地理水利財賦算數禮樂兵刑醫藥諸書性能共習者爲上否則各隨其性之所近而習之必一事已明乃兼一事別其學舍領以專家季一策問置籍以記其德業爲選呈授用張本縣學小成選入省學省學中成選入太學太學大成可當大任學則因材施教仕可隨材器使偏長者予以一職兼長者予以總理學術正人材衆而天下大治

尊師

陸桴亭先生曰學校之師當以德行學問爲主德行學問高於一鄉者聘爲一鄉之師高於一國者聘爲一國之師高於天下者聘爲太學之師師得其人則天下向風自然人材輩出矣

陸桴亭先生曰縣學之師當令牧令自擇下車之始首詢才德邁衆可爲師表者不拘搢紳布衣造廬敦請國學之師必道明德立可爲一省師表者大吏親自敦請一省生徒皆聽其選擇教誨倣太學積分之法而以時陞之

陸桴亭先生曰凡官皆當有品級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常品惟德是視衣服如深衣幅巾之制以鄉國天下爲等

陸桴亭先生曰有天下者易代之後而不用勝國之遺黎故老則賢才可惜若用遺黎故老則又乖不事二君之義

學校之職臣也而實師也道乃天下公共之物不以興廢存亡而有異聘遺黎故老爲學校之師於新朝有益而於故老無損庶幾道德可常行於天地之間而改革之際不至賢才放廢受聘不受爵受養不受祿居於其國自縣官及搢紳以下皆執弟子禮見尊官不行拜跪其往來書策不用交移

黄梨洲先生曰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每朔望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闕失祭酒直言無諱

黄梨洲先生曰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搢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之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

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

陸梓亭先生曰、周子云、師道立則善人多、然師道之不立、由舉世不知尊師。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假捷者謂之能事、方正者謂之迂鄙、如此而欲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

師學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胡石莊先生曰、何居乎可以爲師、可與受學也。所貴乎師者、知博而不雜、行修而不怠、氣淸而容肅、年耆而踰等、三綱五常之所出、河圖洛書之所在、源委洞斷、體用詳明、若然者、雖在千里之外、猶擔簦而往、況其邇者乎。受學之士、性情端愨、思慮專一、踐履篤實、才調敏給、應對詳審、容貌溫恭、好學而不倦、造次必由禮、有勢位而不挾、若此者、師所亟求也、雖在千里之外、若比肩而進、況其邇者乎。其或記醜而謬、行孤而堅、齒尊而德薄、義理僻而不衷、誦說陵而不貫、枉道而徇人、曲學以阿世、祇欲博其徒從、豐其枝附、峻其墻宇、作其聲價、以相稱譽、以相詆訾、以相薦揚、以相掩抑也、若然者、雖北面事之、去之惟恐不速、況其遠者乎。其受學者、性情傾邪、志氣昏惰、踐履浮薄、思慮馳騖、爭氣見於面、諛闒塡其胸、有所挾而來、有所誘而去、徒欲遂其依傍、竊其品題、隨其謦咳、拾其餘棄、儼然號於人曰、此遊某先生之門者也、資其學以取高位、既得患失、遂操入室之戈、依阿人主、而流害於天下、若然者、鳴鼓而攻之、倚牆而麾之、況其遠者乎。

陸靜夫先生曰、今夫講授經書、結撰文字、業之小也、窮理修身、型家善俗、業之大也。句讀不知、文義不明、惑之小也、營情華膴、馳心空妙、惑之大也。有師於此、教學者窮理、則表裏精粗之必別、修身則肅乂哲謀之咸周、型家則親義序別之克全、善俗則禮義廉恥之悉協、徇爵祿聲名之眩、則崇道義以決其取舍、蹈虛無寂滅之迷、則本誠敬以峻其防閑、惟虞廷之精一執中、孔門之博文約禮、求仁爲宗旨焉。學者幸遇之而不知委己以從事、豈非不明而大可怪與。

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

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張横渠先生曰學記曰進而不顧其所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今之人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張楊園先生曰凡人氣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

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則爲戾爲很浮則必薄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則不肯屈下不肯屈下則自以爲是順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浮則義理不能入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即流誘之即趨有流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藥石之施在起其敬畏以抑其傲進之誠實以去其浮莊以涖之正容以悟之庶其有敬輕言輕動最所當忌說而後入之至誠以感之尚其有信疾之已甚持之過急亦所宜戒

沈千秋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主家修膳朝廷俸祿俱非悠悠忽忽可銷受者必循循善誘使得有所進益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胡安定先生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實行其在湖州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賢愚皆循循雅飭

明道先生言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其於爲政也何有

士禮

通禮曰生徒入學師率諸生詣 至聖先師前三跪九叩首諸生退立主人請師於左再拜師荅拜師請主人於左再拜主人荅拜先生正西面諸生再拜主人正東面弟子再拜

程董學則曰朔望昧爽咸盥漱總從衣冠深衣涼衫升堂師率弟子詣 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

各就案。

通禮曰、弟子初見受業師、師未出、俟於堂下、師出召見、迺奉贄入、奠贄於席、北面再拜、師起荅揖、興謹問起居、命之坐、迺侍坐、有問則起而對、辭出三揖、師不送。常見侍坐、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師有教、立聽命、坐迺坐、師問更端、仍起而對、朝入一揖、暮出一揖、與同學弟子、均以齒序。

居義時曰、先生有賓客至、弟子以次序立、俟先生與客爲禮畢、然後向上肅揖、客退、仍肅揖送之、先生命無送、各入凝立、先生返、命坐則坐。若客與諸生中、有欲自相見者、亦必俟與先生爲禮、迺敢揖退、亦不遠送、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通禮曰、國學生見國子師、初見具名東、公服詣學、國學首引官、引自東階升堂、北面三揖、師立受、侍立於左、西面受教畢、三揖退、若燕見、通名、俟召迺入、師迎於階上、弟子升階揖、師入門、從入、北面再拜、師西面荅揖、趨正、師坐、師命坐、北面揖、師位於西南、東北面、弟子西面、旅見則以次東西別坐於上、茶至揖、請問揖、辭退北面揖、師荅揖、師出送前行、弟子從及二門外、弟子三揖、俟師入迺退。

學則

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向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程董學則曰、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謹晨昏之令、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一、寫字必楷敬、堂室必潔淨、相呼必以齒、接見必有定、修業有餘功、遊藝以適性、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朱子與子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惰。日間思

索有疑、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劄記。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步趨務要凝重、不可輕剽、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凡事謙恭、不得尚氣淩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得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見人嘉言

善行則敬恭而記錄之思與之齊而後已大抵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

張楊園先生澉湖塾約日程五條曰初覺卽省昨日所業與今日所當爲日起讀經義熟讀精思從容詳味洗心靜氣以求其解乘此虛明長養義理午膳後敷述經義以相質問論說踰時總期有當身心勿宜雜及日間言語行事準經義而出若人事罕接則讀史一二種非徒聞見之資要亦擇善之務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則補有疑則問有過則自訟不寐焚膏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良宜深省

張楊園先生澉湖塾約隨時三條曰精神散漫方寸憧憧

學者通病惟敬可以攝之若勞擾之餘初欲習靜則抄錄寫做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古人歌詩遊詠寄託前喆不廢特畏溺情喪志耳餘力涉之亦與觀之助也文字雖非急務間亦作之以徵所得

張楊園先生東莊學約大旨五條曰爲學先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間事孰非分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旣負七尺亦負父兄愧怍如何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間斷急躁間斷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卽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盡其在我志業不立卒坐等待之故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在天營營一生枉爲小人者何限流俗坑塹陷溺實深探

淵履虎未足爲喻也儒者之學修身爲本罔間窮通克己功夫甯分老少祇求無忝所生不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凡人險難在前靡有不知能從而動心忍性者幾人在乎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近代學者廢棄實學崇長虛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以爲法程釋義曰塾者熟也誦之熟講之熟思之熟行之熟願與子勉之矣

曾文正曰古人學問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愼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强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愼獨者遏欲不忽隱微循理不間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

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齋莊不懈故身强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

羅羅山先生曰今夫爲學之道果何如哉內以成己外以成物而已人之一心萬物咸備淑身淑世至理昭著內顧一身養性情正倫紀居仁由義祇完吾固有也外顧天下萬物皆吾心所當愛萬事皆吾心所當盡正民育物悉在吾分內也是故宇宙雖大吾心之體無不包事物雖繁吾心之用無不貫盡己之性全己之天也盡人之性全人之天也盡物之性全物之天而不失也贊化育參天地順天之所以爲天而不至或戾也其學不至則其極不立其極

不立則無以盡人而合天學之爲功不亦至大矣哉。

讀書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胡敬齋先生曰人有聰明皆不知用記誦辭章涉獵史傳

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而不聰明者用聰明者潛心積衆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熟讀精思體驗聖賢心事義理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

眞西山先生曰爲學之要以聖賢大道爲所必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旣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沉潛乎訓義反覆乎章句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存乎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主而理其可入矣

眞西山先生曰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中庸一書則聖門

傳授心法然其爲言大抵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能驟語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絜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天地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尹氏言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聖人之微妙而讀四子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果融會貫通而義理昭著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

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與

方正學先生曰學有要焉何謂要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忝天人之際君臣之分索之史鑑以質其得失歸之濂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參之天下之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爲之成己成物而已

陸桴亭先生曰讀史以綱目爲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益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淹貫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鑑與紀事本末猶不可不讀二十四列傳甚冗亂其諸志不可不讀一代之禮樂刑政存焉

許魯齋先生曰讀史不徒記其事迹須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與夫一時人材立朝行己之得失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四子六經合於四子六經者爲是不合於四子六經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也矣

陸桴亭先生曰讀書分類不惟有益兼省心目如綱目通鑑紀事三書所載約同須同時理會不可閱畢一部再閱一部久則記憶生疏如先儒語錄之類作一項讀經濟書如通考通典函史下編治平略大學衍義與補經濟類編之類作一項讀天文地利河渠兵法樂律之類皆然成就自不可量

朱子曰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强暗記多誦徧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徧其義自然余謂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法心到最靈心既到矣眼口豈有不到乎

呂本中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盡合道理學業則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日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要令精熟靜室危坐讀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不可一字放過史書日讀取一卷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

伊川先生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之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朱子曰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宜斂身正坐如對聖賢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置冊鈔記以時省閱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質問而終身黯暗自欺

張敬菴先生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

始而成終者也、至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

薛敬軒先生曰、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物之理。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極粗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居敬窮理、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

呂東萊先生曰、爲學之道、必先至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自有聖賢前輩氣象。

張南軒先生讀書銘曰、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

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我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尚在、孰不讀書、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在祿利、茫乎四馳、莫曷予暨。嗟我學子、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於乃心、以察其體、積功既深、有爛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予爲、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窮、維經無窮。嗟我學子、盍敬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朱子學古齋銘曰、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爛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斯齋、以迪來裔、斯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胡敬齋先生進學銘曰、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

之。其誠伊何、盡厥眞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學術門 士道

立志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張蒿盦先生曰人之生也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鄉一國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其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澤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光大立身無負者一鄉一國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離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

耽口體之養循耳目之娛膜外槪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嗜好昏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志爲之耳

李二曲先生曰志於道德者潛心性命惟期道明德立功名不足以奪其志志於功名者潛心經濟惟期功成名就富貴不足以奪其志若志在貪圖富貴刻心雕蟲銳意進取輒自以有志目之及所圖既遂以爲有志竟成其實止成一患得患失之鄙夫耳烏睹所謂志哉故學莫先於辨志亦惟辨之於三者之間而已

張恕齋先生曰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於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若志趨不定隨時俯仰與世浮沉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汨沒而不自振迫日暮途窮始嘆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不亦晚哉

黃勉齋先生曰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既明申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礪乎義理之刄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郛而策勳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巽懦怯懾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馬逸而不可收心地蹙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爲學之方舍此宜

無急焉者矣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藏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

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勤學

張楊園先生曰、志趣高明遠大、而後可與共學、功力堅忍果決、而後可與適道、必有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之精神、而後可謂之學。不然、忽忽終年、自貽伊戚而已。

張楊園先生曰、凡人百事苟且、優游地過一生、不特自己無所成就、虛生虛死、與萬物無異、即後世不振、約略可見。堯舜耄期倦勤、大禹三過不入、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文王日昃不遑暇食、周公仰思三王、夜以繼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自古聖賢、何等志力。

張楊園先生曰、學問之道、固當從容、然一任優游、難希自得、擧其通病、不出五閒、閒思慮、閒言語、閒出入、閒涉獵、及接閒人與閒事。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惟不敢、亦不暇矣。

虛心

劉開曰、君子之學必好問、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理明矣、而不達於事、識其大矣、而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書不云乎、好問則裕、古之人、虛中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聖人擇之、芻蕘之微、先民詢之、舜以天子而詢於匹夫、以大知而察及邇言。三代而下、有學而無問、是己而非人、學有未達、强以爲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自知其陋、而謹護其短、甯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爲害於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詢天下之異文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以試其能、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以窮其短、嗟乎、學之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此之故乎。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心之不虛、由好學之不誠、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周禮外朝以詢萬民、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不恥下問、夫子賢之、古人以問爲美德、後之君子、以問爲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而後人且行之不以爲恥者多矣、悲夫。

張楊園先生曰、心虛則隨處能得益、舜居深山之中、所聞善言、所見善行、不過野人行習之常而已、一入道心、無非

精微之理、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其虛受正復如此。又諺云、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竊謂境遇之苦樂、得力之淺深、則誠有之、若夫過失、則我之自知、實不如人之知我、知我而不之告、棄我者也、知我而見告、愛我者也。嘉納之、敬從之、亦何其心之虛、而益之大與。

剛健

張恕齋先生曰、宇宙間有正氣焉、曰剛、天德惟剛、故行健而不息、地亦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人而剛者、得天地之正氣、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君子一身、欲爲千古擔當綱常、維持名敎、苟非有壁立千仞、泰山巖巖氣象、未有不與世浮、委靡弗振者、朱子嘗言孔

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道理須剛果決烈、方有所成、若慈善柔弱之人、終不濟事、況當世衰道微、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庶克有濟。

羅羅山先生曰、健之爲義大矣哉、天以健運、故能知大始、而祖萬物、聖人以健行、故能盡道義而全天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湛然而至善、其氣浩然而無虧、凡扶綱常、傳聖學、位天地、育萬物、莫非分內當爲之事、亦莫非盡人所能爲之事、本至健焉、然而天地之大、古今之久、求其能盡乎此者、不可多得、其故何哉、物欲害之耳、人惟內有所主、始不爲物欲之所奪、否則物之勢大、我之力微、鮮不爲其所屈、是故富貴之念熾、則舍道德而慕紛華、聲聞之情急、則忘內行而務外著、安佚之意生、則厭檢束而喜放蕩、利害之見起、則騁氣節而事趨避、外此而管商之功利、佛老之虛無、俗學之訓詁詞章、陸王之陽儒陰釋、又從而搖亂阻抑陷溺之、使非奮其精神、循其義理、以自振拔於其間、則進銳者退速、見異者思遷、幾何而不徇於人欲、以失其至健之體也哉。

沉厚

張楊園先生曰、學者先觀其德器、德器淺薄、終罕成就、雖成亦小。易喜易怒、不堪拂逆、疾惡太深、進銳退速、皆由於淺。露才揚才、一得自矜、責人太重、悻悻自好、皆由於薄。

薛敬軒先生曰、嘗觀山勢、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而草木弱微、囘還合輳者、元氣畜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而草木暢茂。水急而魚鼈不藏、深潭則魚鼈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畜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寛緩深沉者、則所畜必多、於物無所不容、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操守

黃勉齋先生曰、世之學者、事口耳、飾容貌、若可觀矣、而實行不若市人。其謹畏自好者、僅足寡過、而貧富窮通、榮辱死生之變、鮮不悖謬、喪其所守者、則區區細行、亦何足道

哉況於不學者哉

唐敬楷先生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概、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破廉隅而趨巽輭、棄閑範而就奔馳、容悅以爲恭、媕阿以爲敬、揣摩以爲智、遷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巧詐以固恩權、假聲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恧、赫赫淩人、而不以爲可悲、喪其所固守、而亡其所本來、道不幾絕乎。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回邪、剛健可以禦强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慤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可以綜繁賾、抱仁戴義、可以淑身心、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回、可以定識力、守顧不重乎哉。

安樂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張揚園先生曰、古人淡薄明志、膏粱之[illegible]自克治、宜先長白山虀粥、可取法也、今卽未能、當師其意、日以蔬食爲主、間佐魚肉、然總弗得兼味、汪信民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又米鹽妻子、庶事應酬、道心處之、無非道者、苟使縈

懷豪傑志氣不難、因之損盡、是以去就燕閒、聽睹不雜、心力益專、養德養身、二益均有。

張楊園先生曰、稼穡之艱、學者尤不可不知、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亂、國家廢興、存亡之本也。古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知稼穡之艱者、知稼穡之艱、則可無求於人、可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古之士、出則事君、處則躬耕、故能守難進易退之節、立光明俊偉之勳、其爲政也、恭儉而仁恕、其立身也、正直而廉潔、其居位去位也、如一日、其達行窮居也、各有爲、未有進退失據、不知輕重者。後世卿大夫貪墨無厭、寡廉鮮恥、士庶人詐僞百端、食嗟來之食、甘嘑蹴之加。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治生者。

德業

張恕齋先生曰、居顯榮之位、世人之所貴也、然使富厚有餘、而德不足以充於己、澤不足以被於人、世人之所貴、反爲君子之所賤。居草野之中、世人之所賤也、然使道德仁義蘊於心、令聞廣譽施於身、世人之所賤、未必非君子之所貴、故君子不患名位之不至、惟患德業之不修。

陸桴亭先生曰、君子之於天下、功不必自己立、名不必自己成、苟吾書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識一分道理、享一分

太平則君子之心畢矣。凡有功業皆與人共之者也。著述者無論已、讀而傳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舉而措諸行事者居其半、苟於斯道有一分之力、則於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過、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出處

薛敬軒先生曰、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記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謹於進退之道、故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汚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伊川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

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

朱子曰、平生爲學、固窮守道、若曲徇朋友之意、宛轉求試、則師生之意、去仁義懷利以相接、豈相尋學問之本意耶。潛心力學、祿在其中、而窮達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

舒文靖曰、士之僥倖於富貴利達者衆、而孟子欲挽其弊而返之、於是有墦間乞食、鑽穴相窺之喻、所以起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旁求俊彥既喪、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肓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既自以爲恩於彼、而受之者亦以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人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羞恥奚存、豈足以語士哉。

陸桴亭先生曰、士當變革、隱居抱道、守貞不仕、討論著述、以惠後世、以淑萬世、上也。度其才可以有爲、於時度其時必能用我、進以禮、退以義、上則致君、下則澤民、功及於一時、德被於天下、次也。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躬耕南畝、以禮自守、又其次也。三者之外、雖進而小有補救、退而詩酒全高、亦云小矣。況陽慕高隱之名、而俳優博奕、敗壞風俗、陰託有爲之迹、而無恥干進、嗜利不休、豈足以語士乎。

胡敬齋先生曰、隋文帝篡國之主、王仲淹獻太平十二策

可謂不知人、篡弑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即逆黨也、稍知義理者不爲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濟斯民、篡弑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與之行道乎、是以君子必擇主而仕。

唐甄曰、君子有不受任者五、不遇其時不受、不遇其主不受、用違其才不受、任屬不專不受、權臣持之、嬖倖市之、不受、恐其隳功毀名辱國殘命也。士當巷居、隱見惟己、人不得致也、出而仕主、任之猶輕、言之猶淺、去留亦惟己、人不得泥也。若夫入室而謀、處幃而議、屬之以心腹、傾之以密機、當是之時、國安與安、國危與危、國亡與亡、義不可去矣。

唐甄曰、君子之始得君也、觀其用舍、觀其誠僞、觀其度量、

覩其將相之人觀其左右之人皆可矣試之以言論既合矣博之以仁義既合矣進之以大謀直之不怒也信之不疑也專之不參也夫然後可以效死而不去。

呂東萊先生曰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倘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如其未然則道不可輕同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

薛敬軒先生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

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

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士道

謹案今夫人之置身學校者皆儼然以士自命亦思士不一類不可不辨其是非而擇所從違能辨其是而從

之由士而賢由賢而聖優入聖域而不難不辨其非而違之由士而愚由愚而狂流於匪類而不覺。遊說縱橫之徒當時皆以爲是矣後世皆以爲非取富貴者一時與草本同腐者萬世守先待後之儒當時皆以爲非矣後世皆以爲是受困頓者有限與天地同流者無窮固不可隨時好而誤用心思又何可爲境迫而失所依據。彼體用具備者賢士是矣否則非也請詳其實賢豪之士以大道爲志溯夫二氣流行五行並運天有春夏秋冬人有仁義禮智易書詩禮春秋之大義語孟學庸之道德近思諸錄之性理歷代之治亂與夫天文地理農田財賦禮樂兵刑既精研其理者復求實其事罔不條

分縷晰歸之中道不肯分心於俗異之學以昧厥步趨。因是嚴氣正性敬以持己和以接物謹愼乎言行敦篤乎彛倫安貧賤寡嗜好時存民胞物與之心力闢惑世誣民之敎雖不見是而獨立不懼出則致君澤民置天下於治平而爲名臣碩輔處則著書立說傳道脈於悠久而爲理學名儒其斯爲賢豪之士孔子曰見賢思齊焉。不賢之士以小技爲攻昧天命之大原忽聖賢之法語寢饋者諸子百家之書嚼咀者風雲月露之文多其記誦飾其詞藻無異巧言令色供人悅慕甚有祖述班馬憲章韓歐玩其辭似道理深透詢其實則暗昧不明下至百工之事而亦竭力以求之以弋取利祿舉明德

新民之學悉視爲迂闊之務而莫之講。由是任意氣以應事假六藝以文姦以恢諸壞名敎悖道學如佻鏟士貴和平輒形乖戾士貴方正競尚逢迎士貴中庸爭趨奇異達則罔上行私貽君父以重憂而爲亂臣賊子窮則寡廉鮮恥愚弱孤以牟利而爲鄙夫貪人其斯爲不賢之士孔子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且夫人品莫高乎士責莫重乎士苦樂莫大乎士而貴亦莫過乎士苟不知道賤又莫甚乎士彼農服稼穡工制器用商通貨賄醫治疾病皆天壤間不可少之人然囿於卑小致遠恐泥。士則天畀以聰明之姿讀聖賢之書世賴以治道賴以傳品高責重不容暴棄。然豈易事哉董子曰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見聞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烏容不勉彊而甘怠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顧不怠惰而爲不賢之士雖不怠惰無異於怠惰不怠惰而爲賢豪之士雖辛苦者數十年而立德立功立言萬古不朽樂莫極焉貴無匹焉世之以士自命者其勗諸。

中道全書卷三十一

學術門 湘學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經學

朱子曰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沉潛默識而心通焉則其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近世學者不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所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置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為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甚且傳其形體而不恤如此則自我作經可也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

張鐵夫曰嗚呼斯文興喪之故雖曰天也抑豈不以人哉

經學之徒談爻辰推卦氣而大易寡過之旨晦守毛序攟三家而詩人逆志之義乖專小學於六書訓故而以聖門孝弟謹信之成法為不足講歸學庸於小戴而以知本復性之實學為不必求穿鑿於故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拾前人之唾餘謬述為家法及詢以本經之大義則瞢然莫知於是鄙躬行為陳言斥廉恥為小節唯知嗜貨利競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班氏所呼利祿之徒然者豈不信歟

文學

朱子曰文章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亦何與乎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專讀時文者竭一生之精力以求工其聲調其於修己治人之理何曾偶思以故有身不知修有家不知齊在一族則為患一族在一鄉則為患一鄉到老浮沉鄉曲若因而得官一味鹵莽不言盡心奉職為國為民興利除害心心念念逐人鑽刺求舉覔薦無所不至一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

薛敬軒先生曰聖賢之書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為詞章之用利祿之階而不知一言之切於身心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何在哉

石守道曰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兩儀文之體也三

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等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今夫時文者以風雲為之體花木為之象辭華為之質韻句為之數聲律為之本雕鎪為之飾組繡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丹為之明對偶為之綱鄭衛為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為之文也棄禮樂孝弟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為之文也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

由紀貴賤何由叙、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今文之弊。

羅羅山先生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日月星辰、天之文、山川草木地之文、禮樂政教人之文、文所以載道、無文則道無所寄、無道則文無所本、古之聖賢、曷嘗不有文哉、其平日於天人之微危、古今之治亂、無一不會之於心、而體之於身、其道既得、不得不告之天下、傳之後世、如詩書易禮春秋大學中庸語孟、並懸諸天地而不磨者、以其言皆道德之精微、人生之實用。秦漢晉宋隋唐之間、其卑靡漫綴、詭弔繁縟富麗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而所謂言道之文、論道德則舍本而求末、論政治則迂王而雜霸、

道未體之於身心、無聖賢之學、不能爲聖賢之言、則道遂不能明、而不能行、安得身任斯道者、而與之言文哉。

字學

程子曰、子弟凡玩百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王虞顏柳、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凡書未問工拙、且須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

王勃

文藝傳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王安石

陳公輔曰、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誑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今日之禍、由公卿大夫無

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至假周官以行青苗、興保馬以治兵、卒敗有宋之元氣、致奸邪之盈廷、皆其學術之不正、宋之罪人也、文章之雄傑何足取焉。

蘇軾

王船山先生曰、君子之道正、人心端、風尚、有必不爲者、淫聲冶色之必遠也、苞苴賄賂之必拒也、劇飮狂歌之必絕也、恢諧調笑之不屑也、六博投瓊、流連晝夜之必不容也、翻黃遊客、嬉笑面諛之必不受也、此皆不屑者所耽、而求以自恣者也。蘇軾兄弟、以汜記之博、飭之以巧慧之才、浮游於六藝、沉湎於異端、倡爲說曰、率吾性卽道也、任吾情

即性也引秦觀李廌無行之少年爲之羽翼雜浮屠黃冠近似之巵言爲之談助左妖童右遊妓娼狂於花月之下而測大易之旨掠論語之膚以性命之影迹沿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遊宴樂之私軒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僞也僞學之名自此始矣於是苟簡卑陋之士以是爲釋我之縛而遊於浩蕩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即以之得利以之享而名即以之成唯人之意欲而出可爲賢臣處可爲師儒人皆仲尼而世皆樂利敵君子如仇讎斥道學如盜賊無所憚而不爲矣眉山之學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禍訖於人倫敗貽於家國禁講學毀書院不旋踵而中國淪亡人胥相食嗚呼誰與衛道而除邪懸火其書以救僅存人紀者不然亦將安所屆哉

異學

勸學篇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時言非一端而要歸於中正諸子駁雜害政害事如老子尚無事則以禮爲亂首主守雌則以強爲死徒任自然則以忠臣爲亂國莊子齊堯桀黜聰明謂凡之亡不足以爲亡楚之存不足以爲存列子楊朱篇惟縱嗜欲不顧毀譽管子謂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其書羼雜僞託最多故兼有道德名農陰陽縱橫之說墨子除兼愛已見斥於孟子外其非儒公孟至爲狂悍荀子雖名爲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惡法

後王殺詩書一傳之後即爲世道經籍之禍申不害專用術論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誠韓非用申之術兼商之法慘刻無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務法商鞅暴橫盡廢孝弟仁義無論矣此外呂覽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術瑕瑜互見尹文慎到鶡冠尸佼可采無多至於公孫龍巧言無實鬼谷子陰賊可鄙皆不足觀又如關尹子多勦佛書文中子全襲淮南皆出僞作大抵諸家紕繆易見鮮可則傚獨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開後世君子苟安誤國之風致陋儒空疏廢學之弊啟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軟媚無恥之習其害則爲最鉅故學老子者病痿痺學餘子者病發狂

楊墨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老佛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

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

程子曰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張橫渠先生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

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天道其俗達之天下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盈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薛敬軒先生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程子謂其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胡敬齋先生曰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滅盡非楊墨比老氏談道德然以虛無玄妙為道德而不從日用常行體察適足滅其道德佛氏言心性然以寂靜空豁為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適足滅其心性禪學滅絕天理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

姚江

羅羅山先生曰陽明自幼酷信二氏十七歲入鐵柱宮見有道者叩之得聞養生之術後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巖險訪之因論最上一乘乃築室陽明洞

中行導引術。三十七居龍場夜悟大學格物之旨始謂大學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五十居南昌始揭良知之學教人聖人實有之旨盡從而變亂之其浸淫於二氏者深矣。

陸稼書先生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即所謂無聲無臭天之載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即治心也治倫理政事即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理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尚涪樸畏清議

而多善人、正學之爲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名物者、謂揩罰者之藩籬、而温清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詩訓詁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傀儡具耳、而苟且偷薄簡略戲慢之行放以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持形迹之麤也、甚至蹤迹詭秘、舉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爲、與衆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肆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

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欺人、足以淩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雖掩飾假借亦可不用、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豈過論哉。

顧涇陽先生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合下成空、究竟且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說之、於是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時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盈者便而趨之、於是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閹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爲聖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

神仙

薛敬軒先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長春夏、而有秋冬、旦晝不能長旦晝、而有暮夜、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人在天地間、亦一物耳、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哉。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愚謂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

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羅羅山先生曰、人稟天地之精氣以生、其數有長短之不同、故其年有壽夭之各異、天之所定、固有非人力所能爭者、去嗜欲、定心志、寡言笑、禁忿怒、節飲食、亦可保和而延壽、斵喪不施、精神乃固、適享乎所受於天之數而盡也、非於數之外有所加也、穀之貯於倉也、省食之可久、妄耗之不可久、久暫雖殊、穀之數一也、未有常食之長不盡者、膏之炷於燈也、小燃之則可久、大燃之則易竭、大小雖殊、膏之數一也、未有長燃之長不盡者。天地之大、有息猶必有消、況人所稟之氣之微者哉。且人之有五官百體者質也、

運行於官骸之中而無一息之間者氣也宰乎氣者理也無理氣無所宰無質氣無所附仙家矜長生之術輕棄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棄理也棄理禽獸也冀尸解以飛昇棄質也棄質則其氣已無所附麗安得尚如生前之聲音笑貌遨遊於太虛之表也哉

真西山先生曰神仙之説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始皇復求之秦始皇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爽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於中遂為方士所愚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然迷而能復猶賢於秦始皇之終不悟云漢武之言曰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而已。

伎術

陸朗夫曰九流百家悖道者多合理者少至陰陽伎術尤盡出於私意而非天理之本然原其所以如此紛紛總由緩於自修而急於天幸不致以躬行實踐自求多福而惟誘之以造化陰陽鬼神星象年月甲子之屬取人貨賄其實皆如繫風捕影無一可據而聖賢相傳知天事天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學不講嗚呼此豈非士大夫之過歟

熊勿軒曰命有二以性言則理一而已以氣言則分有萬之不齊智愚賢否一類也富貴貧賤一類也以理制數以性御氣愚可明柔可強勸之可以不價也仁義之可以得天爵也修養之可以延年也為善之可以獲福也孰謂其不可變乎是故君子但當言理不當言數但當論性不當論命君子盡其在我君相不言命敢問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險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之星夫何麗皇極不建君相不以造命自任聽天下之人如醯蟎之在甕盎自起自仆不得順受其正者多矣。

馮少渠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君子惟盡人之道而天不能違故精數不若明理而其書可焚而其術可廢。世之尤惑者卜葬一事元陵之葬德宗見轀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其後宣正殿廟壞作奏十月

魁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郎命修之不問其違陰陽以致咎。漢明帝以反支日受奏章而天下稱其賢宋武帝以四廢日拜嶺南蠻校尉而天下稱其達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而天下稱其仁李愬以往亡日征吳房而後世稱其智。此無他惟理之從而不拘於數能盡人道而已矣故君子道其常。

耶蘇

楊光先曰天果有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物無一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且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物待以宰制今天主下生漢元壽間前誰代宰制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而

人物萬類亦幾息矣。天主下生救世宜過化存神型仁講讓登一世於雍熙乃僅以瘳人之疾起人之死又安能錫一世之雲礽以還造化之固有哉天堂地獄釋氏以善惡分乃彼則但崇事耶蘇母子者卽升之天堂不奉者卽下地獄使奉者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不已顚倒賞罰乎耶蘇生訂十字架則現身劍入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先祖父母楊墨之害道孟子非之恐人至於無父無君天主之爲教又恐人至於有父有君嗚呼妄矣其教豈猛獸洪水比哉有王者起其必殄滅之。

通論

眞西山先生曰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敗存亡之變無不考人之位乎兩間當爲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後世之學以釣利祿爲是本心之理不暇講當世之務不暇究平生所爲歸於無用一旦任人之事則饑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以息紛紜迭起之變俟我而定茫然莫知所措由今鑒昔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程子伊川有言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豈不信哉。

陸桴亭先生曰爲學之弊有五而好異學攻時文者不與焉。讀經書則流於傳註鄭元王弼之類是也尙經濟則趨於權譎管韓申商之類是也看史學則入於泛濫明道譏上蔡爲喪志朱子以伯恭爲眼麤是也務古學則好爲奇博揚子雲玄而無當張茂先華而不實。攻文辭則溺於詞藻王楊盧駱皆名士畢竟稱爲小才韓柳歐蘇爲大家亦不免於夾雜要之只爲不知大道。

朱子曰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旣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學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

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以不能浹洽而貫通。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法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嘆已。

陸心源曰學也者學爲君學爲臣學爲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者也三代而下有小人之學有異端之學有小儒之學有大人之學約縱連橫之說也堅白異同之辨也詞賦之類於俳優也佔嗶之誣罔聖賢也內不足以治其心外不能以益於人苟以趨時好悅人主竊顯官惑愚衆皆小人之學也。黃老之淸靜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申韓之刑

名釋氏之慈悲畸於先王之教悖於聖人之道皆異端之學也研訓詁通假借證名物析異同但道伏鄭是甯言孔聖非是爲考證之學文必飾詞必修皮傳孔孟祖述韓歐詡詡然誇爲因文見道者是爲文章之學皆小儒之學也若夫大人之學則何如學也者學爲君學爲臣學爲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者也上嚴身心義利之界中究古今興衰之故下通宇宙利弊之情若漢之董生孔明唐之陸敬輿宋之范希文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考亭東萊元之許魯齋明之敬軒敬齋國朝之楊園稼書是也夫是之謂大人之學。

羅羅山先生曰今夫天之所以賦於人者未嘗有一人之異也何以人之能立極者不數見於天下耶雖曰氣稟之各殊亦由學術之不正三代以還聖教充塞物欲紛熾邪說橫流相尚以浮相誘以利相傾以勢相軋以詐相矜以奇相高以異先王之道愈蝕愈晦是故尚詞章務記誦身心之學不事講求者棄天者也矜誇詐逞機變崎嶇反側不卽乎理義之安者欺天者也急功利圖近效補苴驩虞無復遠大之模者褻天者也崇尚虛無厭棄禮法仁義禮智悉視爲後起之數者逆天者也夢幻天地微塵法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倫一切棄之不顧者叛天者也以講習爲支離以事物爲外累言頓悟言心宗超凡入聖不事下學者賊天者也其心愈私其性愈漓其說愈高其教愈偏學術既壞世運隨之生民之禍遂有不可勝詰者矣嗟乎繼善成性天無所吝於人也壞法亂紀人自有虧於天人之罪非天之過也俗學不黜異端不熄欲求立乎其極是欲之閩越而趨隴蜀也安望其能至也哉

許魯齋先生曰禹平水土契敷五教稷播百穀裁成輔相左右斯民子孫皆有天下後世法術功利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絕以欺世惑衆武帝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謬妄離畔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爲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欺誕如

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爲學也君子愼所學

張楊園先生曰世亂教衰異端紛起無怪其然也人之稟質有剛柔厚薄純疵之不同則其所見不能以不異雖古之世亦有之但聖王御世作之君師政以治之教以淑之皇極建於上學校興於下賓賢勸能言昌行修者有庸淫奇浮末左道惑衆者有刑故人皆知遷善遠罪道德一而風俗同時非無放辟邪侈之輩也好惡公是非正不敢肆其喙則革面而聽從其惡遂隱於無形耳亂世王道不明上無政教下無善俗奇衺者可以駭衆堅僻者無所創懲人各肆其臆說而無所取正詖淫邪遁亦何所不爲乎孟子以處士橫議楊墨塞路歸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知本

中道全書卷三十二

學術門聖賢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至聖孔子

聖祖叙曰、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萌也。粤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删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禹湯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没、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

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

聖祖贊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金聲玉振、集厥大成、序書删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趨、日月無踰、羹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百世而上、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聖為師。非師夫子、惟師乎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復聖顏子

聖祖贊曰、聖道蚤聞、天姿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簞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舍行藏、王佐之器。

宗聖曾子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

聖祖贊曰、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為期、格致誠正、治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成

統緒、修明訓辭。

述聖子思子

聖祖贊曰、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推之無垠。

亞聖孟子

聖祖贊曰、哲人既萎、楊墨倡熾、子輿闢之、曰仁與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高宗贊曰、戰國春秋、又一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雄、處士橫議、為我兼愛、簧鼓樹熾、魯連高風、陳仲廉士、所謂

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悌性善獨闡知言養氣治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黙散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繼聖周子

張南軒先生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務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而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

講明之孔孟之書僅存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三代之盛可勝嘆哉周子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源萬物循其宗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則可見先王之禮樂刑政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朱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先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紹聖程伯子

程叔子曰明道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素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行己內主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擧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子出入於老佛者幾十年返而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

興起斯文爲己任。教人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嘗不以先生爲君子。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多所賴焉至

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
人不可及也已。
朱子贊曰中和獨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
祥雲和風甘雨龍德中正厥施斯普。
翼聖程叔子
朱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
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橫渠張子
朱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皐皮一變至道。精思
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南軒張子

朱子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
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
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
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自立
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當有以卜其見伊
呂而失蕭曹也耶。
成聖朱子
黃勉齋先生曰晦菴先生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
體認切至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
以端其本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
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
先主一終日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其道有太極
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以生則太極之
理各具於其中嘗謂盈天地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
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
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
有所主而不可亂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
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之常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
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
不能外盡於小則纖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存此心於
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不睹不聞之前

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地所以省察者愈精
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
容於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以一身而體天地
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
其重强足以致其廣明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
發之也果而確其爲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
變履險而不息其養來積厚也邇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
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慊然有不足之意其可見
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
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
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

列有定位匕箸舉落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坐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以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飮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鄕黨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䘏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與

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則一介不取孝宗初年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用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凛然有不可易提點江西刑獄促奏事有要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平生所學止此四字敢回互而欺君乎凡陛對封事皆忠誠懇惻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厚而疾者愈深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爲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敎

化爲先主泉州同安簿莅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修己治人之道差遣南康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强斂戢閭里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敎子弟禁僧尼之敎俗爲大變外仕僅九考立朝四十日雖進而行道不能施於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百代嗚呼天相斯文篤生哲人孔子之後一人而已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塲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

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魯齋許子

薛敬軒先生曰許魯齋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敎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敬軒薛子

張恕齋先生曰先生之學根柢周程張朱以復性爲宗居敬窮理爲要信道直行窮達一致極患難生死而不失其常爲人優游不中初不矯激立異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接朱子之薪傳爲明儒之領袖

敬齋胡子

張恕齋先生曰：敬齋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程朱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放心，一歸於敬。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者，即程子動容貌、整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者，即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之說也。曰未窮理時以敬爲本，蓋操存涵養，聖終始之要也。曰湛然純一，敬無間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至於井田封建，惟先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爲必可行；教養人材，取明道學校之劄，謂周官爲必可復，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

楊園張子

唐敬楷先生曰：楊園先生恪守紫陽居敬窮理之訓，實體諸人倫日用間。嘗言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修身第一事。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安往而不欺者。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先生純粹如敬軒，而研窮精核；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閎修一室，而闢風者悅服，覩德者心醉，惟其誠耳。其所著書，皆居家農田要語，親切有味，誠儒者之言云。

稼書陸子

張恕齋先生曰：稼書先生少貧力學，以聖賢自勵。爲治，課耕耘，更徭役，革火耗，絕私派，申鄉約保伍，舉鄉飲酒禮，朔望詣學宮講論。仕歸，茅屋數椽，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己任。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爲學以居敬窮理、返躬實踐，一以朱子爲準繩。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心自用、墮於佛老者幾希。力闢禪學之空虛、俗學之卑陋，發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之功臣。

桴亭陸子

陸稼書先生曰：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

則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又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之之間，而其流相去懸絕。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邪者幾希。先生處功利浸淫之日，而亦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記誦詞章，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似是而非者，所著思辨錄，立論一歸中正，皆爲衛道計耳。嗚呼，紡繩以降，集諸聖之大成者有孔子，漢唐

以降集諸賢之大成者有朱子然自元明以後集諸儒之大成者先生何多讓焉。

恕齋張子

唐敬齋先生曰敬齋先生天性樸誠凡所設施皆本於實踐而尤以力崇程朱爲己任及門受學者幾千人輯道學源流道統錄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續錄以明諸儒之統緒輯小學衍義小學集解養正類編訓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衍義程氏分年日程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垂正學之型輯家規類編閨中寶鑑以示修齊之範輯濂洛關閩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嘗云許薛胡羅爲周程

朱張之正傳陸稼書學朱子爲許薛胡羅之繼起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於朱者子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於朱子真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於朱子者也有明之學得其正而不爲邪說搖者曹月川陳剩夫崔後渠汪仁峯蔡汝濟也　國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陸桴亭汪默菴陳確菴魏環溪耿逸菴熊愚齋吳徵仲施成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任寶也凡諸儒著述莫不精擇而校刊之。先生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携眷屬初任濟甯隨行止四人撫閩十二人撫吳十三人日用蔬菜米麥尺帛寸絲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撫閩官廨帷幕皆錦繡驚問吏以行戶鋪設對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所屬禁設陳其禁止餽送檄云一銖一黍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污治以養爲先以教爲本治尚嚴明貪吏奸胥輒盡寘之法政教大行稱禮樂名臣遺疏請崇正學厲直臣爲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綿萬世無疆之祚

聖教

羅羅山先生曰立萬世人道之極者其惟孔子乎孔子天下之至健也運量萬世不見其或息也天下之至順也持載萬物不見其或遺也顏曾見知思孟纘承天經地義昭如日星。自是而後聖學荒蕪分離乖隔莫知其宗宋儒挺生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黜功利熄邪說天下之士始得與

聞大道之要濂溪聖之繼者也明道聖之紹者也伊川聖之翼者也紫陽聖之成者也資稟雖殊造詣則一。蓋道在天下渾然無迹匪聖行之誰爲之顯其則也道在天下寂然無言匪聖明之誰爲之闡其微也聖賢崛起出則有以立政教又安生靈處則有以明道義距熄詖邪或顯或晦莫不隨其分位所在以扶持天地之氣運至誠之篤生固有非偶然者後之學者探宋儒之精微躋孔孟之堂奥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燦然大明成己成物悉歸至善則盡人合天之詣遂於是乎幾及矣其學正斯其道可盡也張子曰學者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康獻爲曰、孔子爲萬世師表、宜立道學一科、其有講學大儒、發明孔子之道者、不論資格、並加徵禮、授以國子之官。學政之選、其鄉舉願入道學科者、得爲州縣教官、其諸生願入道學科者爲講學生、皆分鄉講明孔子之道。鄉落淫祠悉改爲孔子廟、其各善舘令獨祀孔子、庶以化導庶氓、扶聖教而塞異端。其有高才碩學、願傳孔子之道於六洲者、賞給官階、領講學生、分爲教化、以廣聖教。

謹案天地之間、六洲之廣、生人之衆、性本至善、而賦質不齊、事有萬端、而道理難越。是故天道之明暗、地理之條紊、身心之敬肆、大而倫理之厚薄、小而品行之邪正、上而一人之昏明、百官之忠奸、下而學士之賢否、庶民

之良莠、與夫婦女貞淫、以及嘉吉賓凶之禮之廢興、農田財用兵刑之制之是非、律呂五聲八音之乖戾和諧、天地由之而順逆、國家由之而治亂、無一不繫乎教道之得失。致得其道、則天道可明、地理有條、身心敬恭、倫理篤厚、品行端正、一人聖明、百官忠貞、士庶賢良、婦女貞順、吉嘉賓凶之禮罔不興、農田財用兵刑之制靡不是、律呂聲音莫不和、天地於焉泰順、國家於焉治平。教失其道、則天道以暗、地理以紊、身心傷肆、倫理凉薄、品行邪僻、一人昏庸、百官奸邪、士庶狂莠、婦女淫姤、吉嘉賓凶之禮罔不廢、農田財用兵刑之制靡不非、律呂聲音莫不乖、天地於焉拂逆、國家於焉喪亂。得失之分、昭

然今古、彼安於失而不求其得者、民斯爲下矣。若有爲者、欲其得而不失、舍孔聖之教、其奚屬哉。粤稽太極以立、兩儀既判、伏羲畫卦、文教以興、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聖集大成、爲萬世師表、刪訂贊修、偕門弟子講明大道、以教天下萬世。顔曾思孟、聖之亞也、統承孔子之教者也。周程張朱、聖之繼也、輔翼孔子之教者也。許薛胡羅、二陸兩張、賢之大也、推廣孔子之教者也。歷代名臣名儒、教雖不一、要其旨歸、皆守孔子之教以爲教。夫所云教者、庸言庸行、盡美盡善、此豈孔子創自己私哉。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教之格致、教之誠正、教之修

身、教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天理之所必爲者、諄諄引導之、人欲之所不可萌者、懇懇禁戒之、俾人皆爲君子、無爲小人、世皆承平、無罹危亡。其用心也至苦、其望人也至厚、其爲天下萬世謀也至周。循之則吉、違之則凶、烏可不拳拳服膺、尊崇弗替。論者謂古今中外之教不一、其類老聃以清淨無爲爲教、浮屠以虛無寂滅爲教、同回教之預言吉凶禍福、耶穌教之異於楊朱、同於墨翟、此皆各樹一幟、傳布天下、爲世人之所崇奉。嗟夫、教必有補於日用、斯非邪教、彼老氏專尚玄妙、屏除事業、如其教則世事誰理、宇宙何以乂安、佛氏枯守空寂、遺棄人倫、遵其教則人類以絕、天地轉成荒野、惠吉逆凶、福

害禍淫理有不爽同教乃預言之則徒誘天命罔盡人事耶穌不重君親妄談利濟無本之道實罹天誅焉能濟人噫人苟信無父無君之教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他如婆羅門教之嚴階級猶太教之重儀文敬物教之拜樹蟲波斯火教日本神教白蓮天師諸教皆荒誕無稽蓋亦聖王不作皇極未建兩大乖戾之氣生此隱怪之流倡爲不經之教惑世誣民使高明者入於空虛卑暗者迷於罪禍强幹者流於悖亂至性之人變爲悖性之人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聖教以明論者謂西教固爲有害而西學有發聖教所未發者理想出於腦筋教科以開民智歷

史以彰往事士多明理文極簡便自由平等其學未可厚非不知西藝多有可採西學多不可從詳於物理略於人道所以任其耳目口鼻之欲非先聖之法服法言法行心也者虛靈不昧其官則思勞心焦思傷其腦筋者有之謂思不出於心而出於腦腦何能思西人所以多想入非非也教科非作聖之功歷史昧麟經之旨文雖簡便實無意義言理之士要皆竊聖人之緒餘其不墮入目者十有八九堯舜可爲權操於我何妨自由見賢思齊成功則一不難平等否則率意妄行藐視一切無法無天無尊無卑充類之盡弟不由師而自由妻不由夫而自由臣與君平等子與父平等奴與主平等此

不通之論大亂之道也西學莫善於藝不可謂爲無用之事而要亦隸首離婁公輸淮南杜康之所爲耳非大學明德新民在止至善之道也無識者盡棄中學而學西學訝爲獨一無二宗旨豈知聖教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本末先後者耶論者謂西教西學不爲無損而聖教聖學亦未見有益漢代訓詁明聖教也假六藝以文奸言亂臣賊子之事作唐代詞章尚聖教也先文藝而後器識浮躁淺露之士多宋室經義闡聖教也人之恃才傲物者假周禮以誤蒼生明世制藝依聖教也文之譽傾一時者讀書不識忠孝字抑知聖人之教教人躬行非教人攻文也訓詁穿鑿附會大失經旨詞章撰聲

叶韻駢偶排經義敷衍陳言不求實事制藝揣摩時尚不識時務皆空疏無用之具相習以弋富貴其可執以存心養性乎抑可持以經邦濟世乎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雖其中不無賢哲究非得力於空文漢魏隋唐六朝五代宋遼元明用此爲教愚者受其牢籠而不覺智者被其磨折而罔用以故浮囂滿庠奸庸在位內亂生外侮作養成病夫坐以待斃者未得聖人之教豈聖教之咎哉論者謂虛文不可謂尊聖教而人之身體力行者曾有幾人余觀夫天下之人無言不越聖教無行不越聖教其不詆爲迂拘無用者必畏其艱苦難行不束之高閣不尚者即目爲日用緩圖雖有識見高遠

景仰維殷而得其大概者一代不數十人、得其偏端者、
一代不數十人、得其全體者、曠代殊難一人、聖敎之在
天下、將不絕如縷。嗚呼、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
可與有爲、未寢饋乎大義微言、何知其無趣、未偶踐乎
禮門義路、何知其無用、明明其味之無窮、甘舍道味而
不嗜、明明周行之示我、偏舍正路而不由、錮於利欲、誘
於奇衺、詭誦其心、乖謬其行、災殃及之、刑罰加之、其爲
上智乎、抑爲下愚乎、其爲大賢乎、抑爲不肖乎、實皆名
敎中之罪人也、聖敎直捷可行、行則得之、非迂拘也、須
臾難離、離則不祥、非綴圖也、勤學問、可長才德、雖辛苦
大有至樂、得全體而爲聖人、得偏端而爲賢人、得粗迹
要亦不失爲正人、人何幸生孔子之後、得聞其敎、人何
不幸既得聞孔子之道、而不服其敎耶。論者又謂泰西
諸國無聖敎、亦未嘗不治。不知歐美非澳、以槍礮猛烈
爲強、以工商奇巧致富、謂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工
戰、以攘取人國、置治天下之大道於不講、猶之齊民之
家、修利器、務稼穡、尚工作、習商賈、鷄鳴而起、孳孳爲利、
得起家而致富實、不解禮義爲何物、則其家爲財利之
家、而非詩書之家、詩書之家、可傳之悠久而不替、財利
之家、不轉瞬而化爲烏有、仁義之國、可極之運會而不
搖、功利之國、不數傳而遽墟宗社、古今之爲邦者、善惡
不一、史冊昭昭、有帝者之治、有王者之治、有霸者之治、

有亡國之治、尚功利者霸者之治、亦亡國之治也、尚聖
敎者帝者之治、亦王者之治也、帝王之治善乎、霸亡之
治善乎、必有能辨之者、泰西非聖敎、而尚功利、安能保
其世世而常治。論者謂聖敎爲致治之道、神州之君、日
在聖敎之內、何治日少而亂日多、豈聖敎畢世莫能窮
累世莫能殫與。不知聖敎必待其人而後行、慨自夏之
家天下以來、賢聖之君間世一出、昏庸之主代不乏人、
君賢聖、修己治人、無日不肩聖敎而不息、主昏庸、發號
施令、無事不背聖敎而妄馳、肩而不息則治臻上理、背
而妄馳則治遂下流、間世一出、則上理之治、安得不少、
代不乏人、則下流之治、安得不多、嗟嗟、三代以下、數千
年間民朝見光天之世、而夕入水火之中、謂非有治法
無治人耶、不然君皆堯舜之君、敎盡孔孟之教、則時雍
之化、風動之休、直至今有可耳、論者謂聖敎洵治天下
之第一善政、果何爲而大與其教哉。竊思聖賢之學、在
乎正心、帝王之道、貴乎敬德、亶聰作后、日新聖學、正心
以明其體、敬德以達其用、一動一靜、一政一令、必以聖
敎爲宗、古今之書、合乎聖教者、則表而彰之、東西之籍
背乎聖教者、則屏而棄之、且又輯古聖賢之所言天道、
言地理、言修身、言倫紀、言學術、言吉嘉賓凶、以及農田
水利、財用積儲、兵刑音樂、醫藥治亂之道、撮其精粹簡
其事實、分其部類、第其次序、編輯成書、頒布天下、朝廷

以之□治師儒以之造士閒閻以之程式立家塾小學中學大學循序而漸進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因材而施教聰明者教以普通愚鈍者教以專門德必人人皆修藝隨性之所近能率其教者獎勸之不違未安其教者俾樂之而後已。是故健以憲天則仰不愧順以法地則履不慚敬以修身則俯不怍敦倫則大本以植飭紀則小節無虧君遵於朝則為聖君臣遵於官則為賢臣士遵於學則為良士民遵於野則為良民婦女遵於室則為賢婦吉禮以祀鬼神嘉禮以和萬民賓禮以通邦國凶禮以安祖考開源節流而財用足救災濟疾而福壽全審音正樂而邪慝泯兵有勇而知方刑明允以弼

教除古今之弊病致治安之久長大與聖教豈小補云。且夫天胡為而旋地胡為而系以正氣之綱維人胡為而貴民胡為而重以至理之完全天非健順無以成其為天人非仁義無以成其為人利可以動人心而不足以服人心兵可以威天下而不足以安天下化電聲光汽重數算可以利用而不足以正德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堯峻德而於變舜慎徽而克從夏校殷序周庠三代共學上明下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教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不可尚已無聖教則生民絕天地閉又何說耶。予嘗考古帝王之治

天下有三大器曰封建曰井田曰學校封建不可行道在傳賢井田不可復善在公田學校不可雜專在聖教而聖教者傳賢之起點公田之基礎否則傳安有賢田誰知公。仰觀璣象俯覽輿圖天運宏開地球盡闢人類之所難見者無類之不見言語之所不通者無言之不通輪舟之駛斯文周流之機也鐵路之修大道盛行之會也電線郵政文明發達之捷徑也人以為藩籬日壞瓜局以定者吾以為疆域不分大同可卜六洲萬國儼有一統聖帝明王宅中圖治賢聖相傳教養兼施與公田以厚其生修聖教以復其性俾黃白黑赤紫種之人罔不興仁而講讓胥南北溫寒熱帶之下安有棄禮而

滅義塞古今之弊竇滌瀛寰之鄙行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仁義道德聲名文化炳耀寰宇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中庸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至聖之教思溥焉聖明之治功懋焉猗歟休哉猗歟休哉。

閫範門女學

女學

謹案天下之人男女各半古之時男就外傅女嫻內則出入所以正其德男事耕耘女工織絍衣食所以厚其生後世責望乎男者重必令入學責望乎女者輕不令讀書抑思婦女不學語言粗俗行止放肆強者遂爲悍婦巧者流於刻薄愚者不識閫範以至傲其舅姑違其丈夫溺愛其女薄待其媳乖其妯娌爭長競短使兄弟不和冶容誨淫壞敗門風牝雞司晨長舌厲階縊溺毒潑靡事不爲否則學歌舞而亂心性近有年方笄字而

入異學越數千里游學異國所學何事不解何意總之非女貞之道若夫縫紉衣履織布彈花皆女工之事今一切以男匠爲之婦女束手無策貧而強者荷鋤犁而內外不分秀而弱者閑坐以望丈夫之食則其食已虛耗且不自製其衣裳與丈夫子女之衣裳而皆購之皆倩人成之其耗費又不少矧戶市中多耗食之男匠缺歉間少耕耘之農夫此閭閻所以多貧窘也不特此也婦女貧困無聊賣著以爲溫飽之資男工而爲女工日與婦女相近淫亂之行勢所不免此婦女所以少完行諸匠多因以喪命也必也鄉族與女學女生六歲入學十二歲爲止長爲女師母教其女姑教其媳嫂姉教其娣妹家絃戶誦性情正而內行修書數明而家事理禁溺女禁娼尼請婦女之熟於彈紡織絍與年老諳匠教諸女工半歲一載能者必多一教十十教百百教千萬可驅男匠而歸之農省無限食用多無限生息禁繡花彩裝纏細足此眾好之事使婦女皆德言容工其治與二南比隆焉。

婦德篇

班氏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立身

宋若昭曰凡爲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

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屬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爲人。

事夫

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家語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儀禮曰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友而行則有兄弟之道規過成德則有朋友之義惟寢席之交

而後有夫婦之情。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服飾侍御。更著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事舅姑

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

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

內則曰、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飮食。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

人代之。己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之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甯。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禮修者。張氏女。趙嵩妻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慍色。及歸甯。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何以立於人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遂使養其姑

一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
袁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
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謹察今夫乾坤之所以不毀人類之所以不絕者忠孝節烈維持於其間而已何則人臣莫貴乎忠人子莫貴乎孝人婦莫貴乎節臣不忠則爲賊臣賊臣出則君臣之義亡而邦國喪亂子不孝則爲逆子逆子生則父母之恩棄而家庭危亡婦不節則爲賤婦賤婦起則夫婦之情斷而閨門壞敗三綱既淪正氣以消乾坤安有不毀人類安有不絕臣忠則邦國治安子孝則家庭雍穆婦節則閨門嚴肅三綱既立正氣以充乾坤爲之大張

人類爲之簇生忠孝節烈者天地之至性忠臣孝子節婦天地之肖子生則人欽歿則人奉秉彝之所同好古今之所敬重載諸史册名垂天壤光爭日月焉。余家有蕭氏閨字善三叔茂才肇仙公之次婦蕭公理齋之長女堂弟士人仙芝之配也芝性醇良勤經史師友皆器重之氏得天地完全之性心術仁慈容體端正見貧苦親鄰每多潤卹凡祭醮族老必倩作齋供以昭潔誠稱其賢者衆口一辭年十八于歸弟其待夫子也相敬如賓其事舅姑也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其和妯娌也同宅二十餘戶未嘗輕往其門亦未嘗偶有觸牾其主中饋敬賓客也茶水豐盈五味香馨工於縫紝不爲花彩家備及日留心喂養其善行不可縷述歲餘夫漸病細心調治二年舉一子三閱月而夫云亡痛不欲生爲上有舅姑下有幼子發乎情者止乎義歷歲餘哭夫之淚未乾哭子之聲又起雖聖賢遇此難以理遣猶伺舅姑出外則哭聞歸來則止其不食者旬日思舅耄姑老夫兄與嫂俱已早世僅存弱姪苟不留此身以奉晨昏何以對帝天而慰黃泉遂強食而作羹湯用是舅姑不爲子孫悲常爲蕭氏痛即爲撫子爲嗣舅姑視氏愈乎子女氏敬舅姑過乎父母終日端處中饋操作女紅不偶離其坐處初不作悲哀之狀以安而行之者見者起敬聞者稱嘆謂不異禮記所云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

言而守志事親其著焉者且夫我族之以節孝稱者有矣大房忠正公配黃氏 聖旨旌表建牌坊門首四房自衡公配羅氏德嶽公配盧氏 聖旨旌表建牌坊郡城作善公配劉氏節孝可風至我家堂六弟丹桂配黃氏節懍冰操。然皆有子惟蕭氏無子有子而守志事親猶能人之所可能無子而守志事親斯能人之所難能此衛共姜陳孝婦所以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蕭氏可與比行焉。況當教化淩夷風俗頹敗不孝之婦失節之女舉目皆是天特生氏作中流之砥柱挽狂瀾於既倒俾親炙者觀法聞風者興起其有功於名教豈淺鮮哉彼世俗之婦皆以有夫自誇第有夫者何限苟夫

不成爲夫有亦何榮。皆以有子自矜第有子者不少苟子不成爲子有亦何福而孝節爲重是故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必臣不二君女不二夫永言孝思歷一生之艱苦成千古之完人受百代之馨香榮莫大焉福莫厚焉。氏守志事親已歷多年內外共稱其行異日臚陳
當宁
聖天子必大加旌奬則名傳六洲芳流百世謝家之光蕭姓之榮盛朝之慶也夫。

和叔妹

班氏曰嫂之與叔妹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舅姑矜善而夫

主嘉美至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叔則因寵而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姑忿而夫慍可不愼哉。

永嘉何氏王木叔之妻初歸王氏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貧寠何橐中餘資久蓄奚益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且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凡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郡稱爲賢婦。

睦娣姒

內則曰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晉王渾妻鍾氏禮儀法度爲中表儀則渾弟湛妻郝氏有操行鍾親重之。鍾不以貴陵郝郝不以賤詔媚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唐張孟仁妻鄭氏其弟仲義妻徐氏共處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徐母家有所饋俱納於姑臨用則請不問孰爲已物徐富不驕鄭貧不諂。鄭歸甯則徐乳其子徐歸甯則鄭乳其子不問孰爲已子子亦不知孰爲已母。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

蘇少娣崔氏女也蘇家兄弟五人娶婦者四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鬪牆操刃少娣治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娣

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即以遺之。姑以役其嫂者嫂相視不用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遽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奈何若大年爲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言。

事兄嫂

鄒瑛宋人之女也繼母所出前母兒娶妻荊氏繼母惡之

飲食常不給、瑛以已食繼之。母每以非理役荆、瑛必與俱、
荆有過誤、瑛先引爲已罪、母每扑荆、瑛跪而泣曰、女他日
不爲人婦耶、有姑如是、吾母樂之、母怒欲笞瑛、瑛曰、願爲
嫂受笞、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姑妯娌姊
妹知其賢、皆敬重焉、瑛歸甯、抱數月兒、嫂置諸牀上、兒偶
墜火爛額、母大怒、瑛曰、吾臥於嫂室不愼、嫂不知、兒竟死、
荆悲悔不食、瑛爲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
死、否則我將不利、强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
家、竟成慈母。瑛常病、嫂爲素食三年、瑛五子、四登進士、年
九十三而卒。

去妬忌

皇明內訓曰、君子爲宗廟之主、奉神靈之統、宜蕃衍似續、
傳序無窮、古之哲后賢妃、皆推德逮下、茂衍來裔、周之太
姒有逮下之德、故樛木形福履之詠、螽斯揚振振之美、終
能昌大本枝、綿固宗社、故婦人之行、貴於寬惠、惡於妬忌。
漢馬皇后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時後
宮未有妊育者、后言繼嗣當及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
及、後宮進見、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

安貧

廉靖先生、劉愚妻寵游徐女、幼有志操、姑子富、母欲以字
之、徐泣曰、願得有志行者事之、獨爲富人妻不願、愚遍經
學、隱居教授、請聘許之。愚結廬城南、以居頹垣敗壁、蓬蒿
蕭然、時考書自適、徐棧杇晏如也、一日感懷數金以歸、徐
大怒、愚出書則諸生所具束脩、乃受之。後愚爲安鄉令、李
士友諡曰廉靖君、實徐氏之助。
李氏、巴長卿妻、長卿家徒四壁、李氏處之恬然、姊妹有適
鄒者、甚富而笑之、李亦不以爲怪、遂作巴家富詩、其詞曰、
誰道巴家窮、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
分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
晉姚家婦楊氏者、閹人符承祖之母姨、家貧、承祖貴寵、姻
親爭求利潤、惟楊獨不然、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
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强與之、則云
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

食、不能供、終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承祖見之、遣車
迎之、不赴、强抱置車中、則大哭曰、汝欲殺我、由是符家內
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二姨致法、以姚氏婦衣
裳弊陋、特免其罪。

恭儉

齊閔王得宿瘤女、以告諸夫人曰、昨日出遊、得一聖女、詣
夫人皆怪之、盛服以待、及至、爲宿瘤、宮中皆掩口而笑、王
曰、無笑、不飾耳。女曰、昔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
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斵、後宮衣不
衣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桀紂自飾以暴
虐、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

歷賊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於是
諸大夫皆大慚閔王立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塡池澤、損膳
減樂、役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
晉、懼秦楚、立帝號、宿瘤女有力焉。女死而王怠政、其後遂
屠齊、閔王走死。

漢明帝皇后、將軍馬援女也、慈仁儉素、敬身率下、常衣大
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爲
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
不歎息。

和熹鄧皇后、大傅禹之孫、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承事
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恤、帝深

嘉焉、平居不喜侈靡、獨尙質素、及爲皇后、郡國貢獻、皆減
過半、尙方內署、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悉令禁絕、離宮
別館、儲峙米炭、悉令裁省、禁止設戲作樂、斥賣上林鷹犬、
自非陵廟米、不許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

鄧皇后爲貴人時、儉素謙讓、動有法度、諸姬競自修飾、鄧
氏獨着素裝、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易解。若並時進見、
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
對、不敢先陰后言。後數年陰后以巫蠱事廢、鄧氏請救不
能得、未幾立爲后。

唐長孫皇后疾篤、與大宗訣曰、妾事陛下久、小心愼密、
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
德舉、易致傾危、欲保全之、愼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
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
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
死不恨矣。

憲宗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穆宗有疾、命太子監國、
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
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
預政事、何患國危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
唐虞之理乎。

宋信國長公主、下嫁潘意、潘故大施、夫黨數十百人、賓接
皆盡禮、平居志尙沖淡、服玩不爲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

間惟一適西池而已。

重義

列女傳曰、婦女但知狥私、罕顧公義、苟可適己自便、違恤
其他。古之哲婦、放義而行、私愛可捐、軀命可捨、義聲著於
當時、芳名垂乎千載、視彼自私自利者、相懸何啻倍蓰。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
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
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
終不聽。

蓋將丘子妻曰、吾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不死、
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

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强暴可謂忠乎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偷生苟活妾等恥之吾不能與子抱公子逃於深澤。

守節

薛敬軒先生曰節義者人道之大防也妻之於夫臣之於君不幸而遭變故婦當效節於其夫之死而靡貳其行臣當效節於其君之死而靡貳其操又豈可爲飢寒禍患所迫貪生畏死自壞其節義哉自常情觀之孰肯以死而易生自節義觀之則廉恥根於天性民彝之固有廉恥喪而天理亡而彝道泯雖幸得苟且安利於一時曾與禽獸奚以異。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禮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飢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剪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復以刀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哉。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

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舍之而出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丁役。

余洪妻鄭氏女有殊色南唐平建州鄭爲亂兵掠裨將王建封逼之鄭不爲屈劫以利刃亦不可奪以獻查文徽文徽見曰國色將以薦牀席。鄭大駡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文且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之大將當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妾有死而已速殺不畏文徽大慚召其夫付之。

崔氏鄭誠妻普果母誠戰死崔二十而寡不御脂粉常服大練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

出戶、內外親戚有吉凶、但厚加遺贈、皆不詣其門。臨汝侯惟和夫人馮氏、孝謹柔明、勤不踰禮。侯卒、以未亡人自處、菲衣疏食、居處肅嚴、雖家人亦罕見其面云。

趙昂妻王氏、昂爲姜道令、王獨留家、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王恐爲所侵、乃以涸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自爲不潔、免於難。

雎陽趙子乙之妻王氏、子乙蚤死、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容姿、名節難保、乃以堊土塗面、鬅頭散足、負姑攜幼子避地而南、人無有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於莆、終身清白。

教子

顏氏家訓曰、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凡庶縱不能爾、當於嬰稚、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世每不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而反獎、應訶而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長成、終爲敗德。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兒。

孟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聞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猪肉以食之。及長就學、遂成大儒。

程母侯夫人、事舅姑、內外閒其孝、大中公禮敬特甚、而夫人益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恕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諸子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予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故二程夫子俱成大儒。

伊川先生曰、吾母生男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扶抱、夫人輒訶曰、汝若安徐、寧致跌乎。食而絮羹、卽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頤兄弟生平衣服飲食、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

柳夫人、柳公綽之妻、仲郢母也。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胆和爲丸、賜諸子、永夜學習、含之以資勤苦。韓國夫人鄭氏、歐陽修之母也。修四歲而孤、鄭氏守節教育之、家貧甚、嘗以荻畫地學書。世稱柳母和熊、歐陽畫荻。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張昷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易、魚肉不

吏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崔玄暐母盧氏、嘗誡其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故玄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慈嫡

顏氏家訓曰、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曾元、並終身不娶。世之繼母、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愼之哉。

芒卯八子、前妻之子五、繼娶孟陽氏、生子三、前子不孝、繼母乃命其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子猶不孝。一日有犯魏王令者、當死、繼母憂戚悲哀、百計救之、人謂繼母、前子負汝深矣、何救焉、繼母曰、阿父爲其孤也、使妾爲繼、繼母如母、母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薄前子、可謂義乎。魏王聞其賢、乃赦此子、而復其家、自後五子遂爲孝子。

屏邪

許氏曰、女婦日守閨閫、躬督紡織、至老勿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玩湖、賽神燒香、出頭露面、卽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婦德通論

儀禮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盤、申之以父母之命、[illegible]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孔子曰、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張華女史箴曰、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愼、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不畏、知死不悋。班女有辭、割驩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咸餙其容、而莫知餙其性、性之不餙、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

同衾以疑雖不可以顯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婧綦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婦言篇

班氏曰婦言不必辨言利辭也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牧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

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

李氏女戒曰藏心為情出口為語言語者榮辱之樞機親

疏之大節也亦惟離堅合異結怨興讐大則覆國亡家小則六親離散。是以賢女謹口恐招恥謗或在尊前或居閒處未嘗觸應答之語發諂諛之言不出無稽之詞不為調戲之事不涉穢濁不處嫌疑。

婦容篇

班氏曰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

起居

太公曰婦人之禮語必柔細行必緩步止則斂容動則跙跙耳無餘聽目無餘視出無諂容。

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班氏曰婦人之得於夫非謂佞媚苟親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窺視門戶。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法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不專心正色而不得於夫。

古今列女傳曰婦人起居必有禮法視聽言動之間無所苟而已矣甯為拘謹勿為放誕甯過矜莊勿為嬉笑靜處深閨養成令淑無崇好佚遊無出入寺觀無矜尚紛華冶容麗飾嘻嘻終吝之戒吾知免矣。

服飾

張楊園先生曰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祇宜勤紡織供饋食贊理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玉綺繡求其全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況婦德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為先。

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曾孫相國皋之女也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啟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屨以從。

妊容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遠矣

大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婦容通論

蔡邕女訓曰心猶面也是以甚致飾焉世人咸知飾面而不知修心面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不修賢者謂之惡面醜猶可心惡尚謂之人乎故覽鏡拭面則思心當潔靜澤髮則思心當柔順用櫛則思心有條理立髻則思心當端正攝鬢則思心當整肅。

張華女史箴曰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

結思而絕職此之由。

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璧雖潔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婦巧篇

班氏曰婦功不必工功過人也專心蠶績劬勞女紅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蠶績

周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公父文伯之母語文伯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男女效績愆則有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

中饋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有閨門之修無境外之志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

儀惟酒食是議。孔子曰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之閒而已矣。

明馬皇后事太祖凡御膳必躬親省視宮人請曰宮中人衆無煩聖體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人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蠲潔脫有不至汝輩受責吾心豈安吾所以爲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宮人聞之莫不感悅。

大祖時羣臣朝罷會食廷中馬皇后命中官取其飲食親嘗之滋味涼薄不旨謂帝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欲其薄養賢欲其豐今之典大烹者不能輯其下人惟奉上者甘旨羣臣飲食皆不得其味豈陛下養賢之

意哉。

婦功通論

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昏義曰古者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

周禮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王。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叙御於王所

中道全書卷三十四

閨範門女詩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聖母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

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賢女

鵲巢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唐棣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

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仁后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江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敬婦

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宮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思婦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夷

殷雷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北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新婚別　杜甫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暮昏晨告別無乃太怱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生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征婦詞　劉績

征夫語征婦生死不可知欲慰泉下魂但視磧中兒

征婦語征夫有身當殉國君爲塞下土妾作山頭石

送夫入覲　韓邦靖妻屈安人

君往燕可去留妾雖水旁雖水向東流妾魂隨飛揚丈夫輕離別所志在四方努力事明主肯爲兒女傷君有雙老親垂白坐高堂晨昏妾定省喜懼君自量珍重復珍重丁寧須記將旣爲遠別去飲我手中觴莫辭手中觴爲君整行裝陽關歌欲斷柳柳條絲更長

寄遠曲　沈用濟妻朱柔則

恨少垂楊柳殷勤繫玉鞍夕陽鴉背暖春雪馬蹄寒入世

逢迎拙依人去住難凝兒啼向我昨夜夢長安

猶纔風初勁沈沈雨未闌因憐兒被薄轉憶客衣單栖燕將雛苦征鴻失侶寒居家與行路同是一艱難

聞說燕臺路生涯亦可憐恥彈門下鋏誰乞廣文錢久客非長策歸耕有薄田一梠痛慈母急爲卜牛眠

擬白頭吟　楊維楨

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

貞女

喬木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白茅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摽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傾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陌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呼

爲所上姝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
踟蹰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
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
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素
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値千萬餘十五府
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
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
夫婿殊。

補天 元好問妹答張平章 元氏

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

巢別處覓雕梁。

貞婦

潘貞女 陸稼書

夙昔聞梁溪蔚爲聖賢鄉赫赫高與顧發憤立大防掃除
末俗態奕世有輝光至今兒女子亦知重綱常制行有偏
全此道猶未亡卓哉潘貞女志操嚴秋霜未識夫婿面永
矢不敢忘於禮似爲過摯性逾共姜我從貞女弟得一闋
其行示我奔喪記滿紙覺芬芳人生苟努力何事不可強
劇秦美新者是誠何心腸。

區貞婦陳氏許區寶宸 陳恭尹

柏舟兩髦猶可儀胸嬰黃鵠會雙飛夫人爲婦已頭白眼
中未識君容顔自言生長大夫女紹史胸襟炳如炬父母
有命兒有心縱不言承已心許心期頡頏同一林天教姝
紹成辰參人生意氣貴一諾妾甯負天不負心妾父有男
妾有姊君家大夫君一子有妻於俗得立孤無妻爲殤終
已矣素車白馬入君門由來爲義非爲恩身安分命甘若
薺半生衣枕無啼痕當年十五今五十嗣子成立皆有孫
嗚呼男兒陷胸絕脰死容易就義從容人所畏青閨冉冉
盛年徂誰能獨宿終不渝千金之劍贈墓樹至今談者猶
區區何況贈以千金軀乃知未仕報韓者古今所以爲丈
夫。

李貞女 蔣士銓

李止玉金谿人簪蓍簪服練裙誰家女縣令孫誰家婦周
氏子訂姻盟笄而字夫廷啖丙子亡女未嫁神暗傷明年
聞祖姑卒姑早殞舅早出女欲往經紀之室無人女何歸
闔八載志弗移閉深閨誰得窺上日月下冰雪女中央共
光潔歲癸未族人議遣素車迎女至成婦禮終厥志見於
廟祖宗溯嫁未嫁無同異廷啖居新橋涘止玉居珊珂里
水粼粼啖不明珂珊珊玉有聲女未亡心永貞我作詩淸
風生。

夏貞婦貞婦劉崑山縣人氏適夏之日 蔣士銓

十日新嫁娘不識君洞房入門知夫病上堂痛夫亡花攢
金縷衣未嘗挂君桁翠裁合歡被未嘗展君牀依稀識夫

面星漢仍相望舅姑慘不歡三日進羹湯微風吹藥煙散爲深院香豈知共命鳥草草成孤凰妾身已分明暗嗚拜姑嫜羞言入郎槨涕淚洗紅妝。姑嫜覗新人欲語聲已呑兒亡婦勿哀幸婦猶未婚新婦前致詞斯言勿復云請留未亡身以附死者魂。父母咭女來嘈雜語無倫自怨嫁女早斷送蘭茗春恐女榮華凋勸女返家門。女聞涕滂沱親意弍乖訛兒爲夏氏婦鳥飛誰得羅文彩雙鴛鴦世間豈不多芳草名獨活賦命如天何幼誦柏舟詩之死矢靡他。郎命太湖萍妾身崑山璧萍無久生枝璧有不瑕質郎名夏之日朝職落何疾妾心冬之夜寒月光自白穀雖異夫室死可同夫穴請翁寫幽蘭用以勵金石及今十七載空

樓守岑寂。婦翁蘭巢翁述之輒改容憫婦抱幽光何以明其哀。我與蘭巢友作詩豈敢後嗟哉容容者獲福亦云厚愚夫愚婦儔偕老常白首生同鹿豕羣死共草木朽肯將列女傳易彼庸人耦濡此珊瑚筆紀此松筠守紀婦守貞歲行年始十九紀其姓曰劉紀其名曰琇留獻採風人汗青傳永久。

孝女

木蘭歌　　梁　人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太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燕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强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容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

女郎。雄兎腳撲朔雌兎眼迷離雙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韓孝女　　鄧顯鶴

鬱鬱女貞樹上有慈烏啼啼聲一何悲聞者涕漣洏。傷哉韓孝女生長燕山陲名英字孝梅少小嫻禮儀稍長習書史亦復工文詞。父令東流縣攜之官閣隨賢聲動僚友競欲佈其兒問名遍江南媒妁爭奔馳。女聞掩袂泣長跪前致辭兒生依父母詎忍跬步離不願得佳壻不願作門楣但願爲女子長此侍庭闈生當奉晨昏死當隨夜臺便撤北宮瑱嬰兒吾所師。父母爲女言此言胡不思不見東隣女寒夜作嫁衣不見西隣娃夫壻榮金龜且如萬物生各

各有匹妃、生女願有家、豈忍無所締。女聞痛益甚、百阻志不移、生當奉晨昏、死當隨夜臺、此語天已聞、此志親早窺、便當從女志、永與媒妁辭。甗甗東流君、罷官無所之、羸然老病身、僑寄皖江湄、諸郎謀養出、女獨無少違、入厨羅酒漿、當戶理機絲、向暮滌腧厠、清晨捧盤匜、寒煖必在視、出入謹扶持。西風撼蘐椿、父病遽不支、涕泣求醫藥、倉皇禱神祠、淚盡繼以血、淒淒天日低、左右聞女哭、相視淚承頤、隣婦聞女哭、相呼各避歸、弔客聞女哭、相戒遠繐幃、草木爲萎悴、鳥獸爲悲嘶、奄奄待斃身、一死無可疑。阿母撫之哭、女死吾依誰、曷不緩須臾、日夕迫崦嵫、女聞稍稍起、收淚顏强怡、事生兼事死、不異父在時、忍死又八載、殉母甘

如飴、至今江上魂、母子相因依、茲事古未聞、矧乃出中閨。我友陸士龍、大筆何淋漓、銘墓兼序集、一語三歔欷、我友陳太邱、好善鐫心脾、一月三致書、珍重索我詩。我詩何足重、欲語淚先垂、哀哀地下親、誰與問寒飢、靦然偷視息、蒿死亦已遲。吁嗟天地間、誰無父母慈、百年亦易盡、泉路無窮期、不見北邙山、遂顆冢纍纍、不見絕裾子、祭墓空牛椎、我敬質且俚、聊遺蒿俗知、安得鐫貞珉、媲美孝娥碑。

龍孝女（零陵龍翁遷邵陽耕給二女不字勤操作以養父母）　朱　蓀

君不見零陵兩貞女、孝養純其蓺稷黍、阿母生女不生男、隨父僑居南山南、山中長物日與杵、山中美蔭桑與苧、麥秀荷耰鋤、饟熟載筐筥、姊妹笑相攜、終[illegible]弟子與汝何人憐女顏如玉、女生不羨黃金屋、但願年年豐菽粟、蓬鬢承歡儂願足、譬彼鴻飛冥、羅者空仰矚。我聞零陵仙女峽仙桃、白日沖舉揖盧敖、女云神仙游戲耳、不如將父老林皋。嗚呼錦衾角枕嗟獨處、詠雪畫眉皆綺語、君不見零陵兩貞女。

弄潮怨（上虞曹娥年十四父吁五月五日溺死娥沿江號十七晝夜投江死）　李東陽

莫弄潮、潮水深、殺人莫射潮中有孝女魂、魂來父與遊、魂去父與沉、潮能殺人身、不能溺人心、潮水有盈縮、人心無古今。

李孝女（績州人）　李鄴嗣

嗟我父母事人父母、誰無父母、誰有父母。少嫠事親十年

不字、長嫠事親、終身不字。謂我女子、謂我男子、宛然孝子宛然處子。有父子倫、無夫婦倫、嬰兒子後、惟此一人。暮雨梨花、年年寒食、麥粥一盞、父母之側。

孝婦

新嫁　王　建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新嫁娘　沈德潛

未熟姑心性、但聞姑最賢、愛姑如愛母、妾自得姑憐。

蜀石婦　白居易

道旁一石婦、無記亦無銘、傳是此鄉女、爲婦孝且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載、婦獨守孤煢、其夫有父

母老病不可甯、其婦執婦道、一一如禮經、晨昏問起居、孝順發心誠、藥餌自調節、饍羞必甘馨、夫行竟不歸、婦德轉光明、後人高其節、刻石像婦形、儼然整衣巾、若立在閨庭、似見舅姑禮、如聞環佩聲、至今爲婦者、見此孝心生、不比山頭石、空有望夫名、

錢貞孝婦　吳嵩梁

生爲張氏女、聘作錢家婦、阿壻音信無、願經侍父母。阿父好遠遊、數年裁一歸、母飢爲進食、母寒爲製衣。阿兄生一兒、阿嫂病不起、善體父母心、撫若親生子。兒小出天花、性命在呼吸、臥榻藥煙中、經旬淚痕溼。兒年漸長成、課之使讀書、風雪夜三更、一燈搖敝廬。承歡四十年、足不踰門閾、戚黨知女賢、無由望顏色。願爲女貞樹、不開連理花、冰霜完苦節、詩禮出名家。峨峨鍾山雲、湛湛清溪水、山水揚清風、表此貞孝里。錢郎有此婦、錢郎死亦生、張氏有此女、千秋貽令名。

乳姑曲　爲京口靳氏婦作　李東陽

母乳兒、兒無齒、尚可飴。婦乳姑、姑無齒、亦可餔。兒本姑所生、一氣通呼吸、水有報本獺、林有返哺烏、可以人不如烏乎。靳姑老、生齯、朝笋暮復魚、千年乳姑意、理一事則殊。母有兒、姑有婦、昔見崔山南、今聞靳京口。

節婦

柏舟　共姜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黃鵠　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作歌以明志　陶嬰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經不同行。

燕詩　王氏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爲誓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志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因作此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繞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瘞之於旁號燕冢

去歲孤飛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烈女操　孟郊

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婦貴殉夫、本性固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古井水。

詠竹　叔適進士王防寡居後族議改適因詠竹以見志　黃淑

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

張節婦　靈壽張明府嫡母早寡守志　高啟

誰言妾有夫、中路棄妾身先徂。誰言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

良人瞑目黃泉下。

竹柏樓 爲袁節母兼示凱秀才　吳嵩梁

樓上星與月樓下冰與雪母居樓中央竹柏矢高節。柏堅竹苦寒樓居十五年母足不履地母心惟籲天。母身未死心先死願天祐我少孤子。母身雖死心猶生願兒讀書成令名節母之子多儒林上天下地鑒此心君不見陽湖洪大史燈影機聲畫圖裏袁家孤兒亦如此。

馮雙節　潘耒

峩峩括蒼山拔地高萬丈下有雙節亭孤標鬱相望雙節問爲誰馮宋婦與姑姑爲閨房秀少小嫻詩書燕婉得良匹筆墨相歡娛黃鵠俄不雙辛勤將九雛碎首護一棺不

死神所扶才惟班左倫節則陶孟俱。婦也同賢淑遺命彌窮酷二十稱未亡藐孤栽出腹轉側亂離頻漂搖風雨足半壁營兒棲十指供兒讀千鈞下臨淵居然一髮續。是姑復是婦大節通神明錫之白玉環懷中出公卿綸章下九天兩世同被旌。朝野誰不嘆竹帛長光榮寄言單棲者努力千秋名。

范節母　潘耒

宛轉復宛轉女蘿附蒼松如何松枝枯蘿曼愁霜風別鶴鳴酸嘶迴翔顧其子節婦貴立孤報夫豈必死出亦復零丁人亦復零丁孤甥幸有舅寡妹幸有兄膠膠雞晨鳴軋軋母夜織撥盡爐中灰作字教兒識。辛勤三十載兒身如舅長舅爲銀臺卿兒作青衿郎。宛轉復宛轉清波濯素練他時泉下人一笑堪相見綽楔表雙烏巍然節母坊寄言孀閨婦聽之愼勿忘。

鮑節母　蔣士銓

鮑文淵歙縣民繼妻吳吳郡人。廿二嫁廿九寡六十請旌朝命下迴念生平淚盈把幼失母孝於爺事舅姑宜室家閔損王祥不飢不寒不知繼母承母歡兒衣兒食母艱難。兒讀書母灌蔬兒焚膏母辟纑十指之血縷縷積夫柩得返孤不孤。先贖百畝田後表九世墓夫伯父母棺已頹妾在忍令棺暴露。葬之先壟傍尊嫜九原骨聚松楸長賢哉節母生何鄉嘉定之鎮名南翔。

沈節母　蔣士銓

生不見親嫁不見姑新婦二十而有夫。夫亡有父翁死無孫新婦弔影何以存夫有諸父老不仕養此節婦煢煢身傷哉病叟奄忽死單門只有四齡子千鈞一髮賴有此節婦撫之延厥祀。嗚呼天地豈不仁節母難受恩。牆壁豈不固倚之傾且仆。五十二年攢刃心淚比西江潘復深。笙鶴來迎婦一笑小叔冠矣家能任。君不見三吳廉使胡季堂泣請封嫂言皇皇州民有此婦節孝廉使採風當入奏噫嘘嘻沈素存妻陸氏貞何異光山甘淑人。

張節母 鉛山張瀾妻　蔣士銓

生於黃適於張夫未冠游上庠年廿七夫病延妻乞身代

夫竟亡、投繯入井不可得、引額觸地生何望、撫孤難死節易任、厥難妾無嗣。小姑有女叔有兒、妾撫育之婚嫁之。孤兒漸長老姑死、寡婦獨存復何恃。兒娶婦、婦生孫、孫妖婦歿兒亦淪、母遭此阨可以死、天殛神罰憑誰論、母不死泣於天、妾志堅、天無權。妾夫何罪至於此、宗人有子卽夫子。繼我子、繼我孫、祜芟再稀續本根。啞啞庭中烏頭白、猶將雛。雛今返哺烏已老、七十之年心力槁、老婦何須乞壽考、張郎有後餘生了。吁嗟乎、鄉人自請朝廷旌節、母焉知千古名。

烈婦

避火　　李東陽

宋伯姬寡、曾火災、左右請出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姆不俱、宵不下堂、遂焚而死、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又書葬宋恭姬

夫人避火、避火不可、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夫人避火不可、我身有傅還有姆、傅姆不來心獨苦。君不見宋姬一卒春秋悲、文姜辱死南山詩。

斷臂　　李東陽

王凝卒於官、妻李氏扶櫬歸、過開封旅舍、主人不許其宿、李以日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李仰天慟曰、此手可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幷汚吾身、引斧自斷其臂、開封尹聞於朝、賜藥厚恤之

妾生愛身如愛玉、玉可玷、身不可辱。生不逢魯男子、彼何知妾爲恥。揮刀斷臂不自謀、已看此臂爲妾讎、不憾妾身出無主、但憾妾身爲婦女。君不見中原將相誇男兒、朝梁暮周皆逆旅

烏鵲　　何氏

戰國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築青陵臺、何氏作歌以見志、遂自縊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韓烈婦　　韓希孟

希孟巴陵人、韓公五世孫女、賈子環之婦、年十八爲元兵所掠、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練裙帶中詩

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足戎馬間、甯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水、激烈摧心肝。

李烈婦　　潘耒

烈婦吳氏、樂清貢士李應官之妻、避亂平陽、夫蓉江破、採樵兵爭取之、遂躍江死、時李生在玉甑峯、夢婦泣語曰、吾已至蕭家渡、急歸求屍、果得之逆流四十里、經十日面如生

羅陽山頭虎怒嗥、橫陽江邊人遁逃。兵來截江若風雨、殺人不殺紅顏女。李家新婦閨中英、求死不得機智生、亂擲釵鈿餌貪卒、躍入江心葬香骨。江流赴海如驚弦、風濤茫茫去無邊、如何烈婦屍逆流上清川、夢告良人山之巔、經旬如生神凜然。乃知貞魂毅魄死不滅、訶護蛟龍召霜雪。君不見淸風嶺曹娥渡、千秋下拜人無數、更添烈婦廟脊江、夜夜潮頭拍天怒。

代夫表　　尤侗

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八十九、臣夫置妾未相見、旅

舍淒涼誓同守、欲歸則棄夫、欲留則違舅。棄夫斷饘粥、違舅闕箕箒、臣願代繫獄、放夫暫回首。生當還囹圄、死當瘞隴畝、此疏不忍讀、讀之血三斗。爾留始解網、覆盆既已久、嗚呼夫忠臣、妻烈婦、可與蘇張三不朽。

周烈婦 長沙周繼聖母馬氏　錢大昕

我哀五尺刀、出自梁州鐵、不斷凶人頭、卻染烈女血。借問烈女誰、云是長沙周、馬氏之淑媛、德行功容修、亂離丁明季、盜起西南陬、郡城夜失守、殺人高於邱。或言周家兒、智勇百夫特、僞檄忽及門、逼迫令就賊。母聞呼兒前、亟走勿徘徊、汝身列庠序、大義不可乖。賊怒攻其家、質母以招子、纍纍繫長繩、子來則免爾。母顧三新婦、恥與賊俱生、同日

罵賊死、以全予令名。當時衣冠流、俯首求苟活、苟活亦何爲、遺臭及朽骨。堂堂周家母、獨抱松柏心、千秋血痕在、入地爲球琳。劉項共逐鹿、匪有逆順別、陵母能知興、史家贊明決。何如周母賢、舍生得所安、我亦舊史氏、請補彤管編。

婁妃怨 宸濠反妃泣諫不從投水死　尤侗

紂聽婦言亡、君違婦言死、欲洗妾身清、覸此彭蠡水。妾身羞作叛臣妻、忍脫簪鐶供浣衣。漢皇重色不擇耦、入宮恐爲巢剌妃、君不見花蘂夫人小周后、古來亡國無婦烈。

棄婦

柏舟　莊姜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綠衣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　莊姜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

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
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
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息。

佳人　杜少陵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
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
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
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淸出山泉
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茆屋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棄婦詞　趙執信

兩姓無端合亦復無故分昔時鴛鴦翼今日東西雲浮雪
本隨風妾心自不同君心劇無定見棄如枯蓬出門拜姑
嫜十步一迴顧心傷雙履跡一一來時路留妾明月珠新
人爲耳璫不恨奪妍寵猶得依君旁寶鏡守故奩上有君
家塵持將不忍拂舊意託相親此生一以畢中懷何日宣
願得金光草與君駐長年。

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
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
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
寡人。

義婦

泉水詩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此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
之謀。
出宿于泲飮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
出宿于干飮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
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

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河廣　宋襄公之母出歸於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載馳 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而義不得歸故作此詩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忠婦

秦良玉 夫土司亡代領其衆屢破賊後流寇倡亂所部勤王莊烈帝賜以桃花馬上請長纓明亡閉關卧樓卒 陶澍

忠州女子天下奇、父是秀才夫土司、天生智勇不世出、坐令巾幗慚鬚眉、詞翰淹通意嫻雅、錦袍艷照桃花馬、天子臨朝識姓名、請纓獨對平臺下、白桿之兵銳無前、巨寇親擒射塌天、弟兄死國身許國、平生忠義何皎然、陸知州誠可恥、肉眼不識奇女子、抽刀斷袖應羞死、邵捷春亦庸才、坐受屠戮吁可哀、吾謀不用竟如此、嗚呼拏鼠眞來哉、夔門已失關塞黑、忍使此身重事賊、閉關坐臥小樓中、大節直同文相國、何須更論洗夫人、多少麟臺愧顏色。

貧婦

巴家富 巴長卿貧妻李氏處之恬然姊妹適鄒者富而笑之李作此詩

誰道巴家窮、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兮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睡富、新月掛銀鈎。

田家婦 于石

村南村北麥欲枯、桑麻陰陰滿路隅、炊黍田頭行餉夫、餅爐未熟兒呱呱、鴨頭長鞭短布襦、平生未識鈴與朱、彈箏不用如羅敷、懷金不願逢秋胡、眼前富貴何足娛、一身飽暖自有餘、茅簷笑語寒燈孤、夜舂曉織奉舅姑。

贈內 白香山

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飢、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遺訓、清白貽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貳婦

變白頭吟 曹之謙

梧桐不獨老、鴛鴦期雙死、靜女懷貞心、殉夫亦如此。奈何及末流、不知再醮羞、中路多反目、幾人能白頭。君不見會稽愚婦輕負薪、不肯終身事貧臣。一朝歸佩太守印、悔望

車與那敵近。人生賦命自不齊貧賤富貴各有時一與之齊終不改海枯石爛堅難移

淫婦

蝃蝀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氓蚩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邱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笑

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吁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中道全書卷三十五

禮制門吉禮　　　　邵陽魏龍山輯

祭祀

周元鼎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明則治人幽則治鬼神何以治之治之以禮而已。莫大乎天地而南郊北郊以地判之冬至夏至以氣判之燔柴瘞埋以形　判之朝日夕月太牢易禋星辰寒暑各有其位以及山之嶽鎭水之川瀆爲望爲旅有源有委凡皆所以治神也。社稷以勾龍后稷主之凡有功德與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祀其先祖則由七廟五廟三廟一廟至祭於寢廟有等器有制禮有數祀有時凡皆所以治鬼也。非以鬼神之果有而不得不

治也亦非以鬼神之果無而可以不治也所以盡乎人之道而本於人之心有必如是而後快者。何則人之施於人也不必望其報而人之受施於人也則必思所以報不報焉而其心不安也而況戴者天履者地乎況其照臨之所以被雨露之所以濡草木貨財禽獸之生殖以利用乎況其始爲之播種以養我乎況其屬毛離裏以生我乎彼爲鬼爲神不必望人之報而人之報容可已乎聖人之所以治鬼神者本於人心而盡其道則亦以禮治之已耳。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後之人之事鬼神也不以禮其有所敬者則必有所求其有所遠者則必無所求且當有所求則敬之及其無所求卽遠之充其求之之心名爲鬼神者益

多而所以事之益大倍於禮徒便鬼神果靈亦不至任人之忽敬忽慢而給其所求也豈非大愚哉。

祀典

明史禮志天子所親祀者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若國有大事則命官祭告其中祀小祀皆遣官致祭而帝王陵寢及孔子廟則傳制特遣焉每歲所常行者大事十有二正月上辛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夏至方澤祭皇地祇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四孟季冬享太廟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大稷。中祀二十有五仲春仲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仲秋祭太歲風雲雷雨四季月將及嶽鎮海瀆山川城隍霜降日祭旗纛仲

秋祭城南旗纛廟仲春祭先農仲秋祭天神地祇於山川〔孔升上祀〕壇仲春仲秋祭歷代帝王廟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師孔子。小祀八孟春祭司木孟夏祭司竈季夏祭中霤孟秋祭司金孟冬祭司井仲春祭司馬之神清明十月朔祭泰厲又每月朔望祭火雷之神其非常祀而間行之者新天子耕耤而享先農視學而行釋奠之類。其王國所祀則太廟社稷風雲雷雨封內山川城隍旗纛五祀厲壇府州縣所祀則社稷風雲雨山川厲壇先師廟及所在帝王陵廟各衛亦祭先農庶人得祭其里穀神及先祖考妣並祀竈載在祀典。

郊祀

皇朝通典曰冬至大祀天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為四從壇配享。夏至大祀地於方澤以五嶽五鎮四瀆四海為四從壇配享。孟春合祭。

皇朝通考曰祀圜丘以冬至日黎明　皇帝親詣行禮先於太和殿視祝版玉帛香祝版用青質朱書上帝正位用蒼璧一青色制帛十有二沈圓炷香一餅香十有二降眞圓餅香二十有四樂用九奏黃鐘為宮舞用八佾舞武功文德之舞。牲用犢色尚騂必在滌九旬中祀六旬羣祀三旬爵用匏籩用竹絲純裏髹以漆豆登簠簋犧尊皆陶。配位牲器皆同無玉用奉先制帛各一速圓炷香各一速方辦香各五十　皇帝禮服用青從壇大明帛用赤夜明用

白牲用特牛星辰制帛十有一青黃赤黑各一白色七牲用太牢雲雨風雷制帛四青黃白黑各一牲同器有數

皇朝通考曰祀方澤以夏至日日出前七刻　皇帝親詣行禮先於中和殿閱視祝版用黃質黑書。皇地祇正位用黃琮一黃色制帛一樂用八奏林鐘為宮舞用八佾牲用犢器用陶爵用匏配位供品同無玉用奉先制帛各一從壇五嶽五鎮均制帛五五色各一從祀山陵各白色一牲用太牢四海制帛四青白赤黑各一四瀆制帛四皆黑色牲同。

郊禘

陸桴亭先生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廟之祭則以祖

為主自祖以下皆從焉郊祀之禮則以天為主自天以下皆從焉所以統於一也若尊地與天抗非統於一之義胡石莊云天無偏覆地有分土地元之禮擬於天則太抗列於社則太卑別為一兆乃禮之宜至論哉。

郊數

陸桴亭先生曰古禮王者一歲九祭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孟夏雩季夏享五時迎氣惟至日禮至大故稱昊天上帝迎氣則稱五帝要之皆天也。古之王者其治無為其禮儉約其静也敬其動也簡故能無日不與天相通。後世凡一祭天所費無算無敬天之實而徒增事天之文又不如歲一祭之為愈

郊時

陸桴亭先生曰周人以冬至日祭天周正建子冬至十一月歲首祭天國朝改為仲春然不如孟春不惟歲首又三陽三陰交泰之時亦且合天時人事之宜洪武中禮部云極陰之月不宜祭天極陽之月不宜祭地無論陽月陰月冬至沍寒夏至溽暑露立於郊豈能終禮必跛倚以臨其不敬非小失。

配享

陸桴亭先生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天子則當以天與親與師三者為主而並重。今事天事親之禮郊禘備矣事師之禮春秋二丁不足以盡之。中庸云可以贊天地之育化則可以與天地參然則孔子不配天地豈非萬世之闕典耶。後世祭天地而議配斷當以祖考為主孔子為賓。

薦熟

太祖高皇帝曰古帝王掃地而祭尚質不尚華當未有火食之前行祭天之禮用生牢致享後世執古不變遂使天地之享反不若人之享若使人之享亦執古不變則當汙尊而杯飲茹毛而飲血。況以恭祀上帝之胙分給眾官令各於其家享之是反汙褻也。可熟而薦之祭畢即於上帝神前分享乃為潔誠於是定制祭天用太牢熟薦。

祭品

陸桴亭先生曰祭天品物當以五穀及九州之貢物為主。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五穀則又天之所生以生養萬物者也九州貢物王者威德所及以之祭天明能撫有九州若一州不服而無所貢則不敢以之祭天。不然誇多鬬靡於事天之禮何益乎。

祭疏

陸桴亭先生曰祭天品物古今重一太牢以天視一牢不當人身一蟣蝨雖極精潔謂天之所享在是乎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主則代天以子民者也人臣又皆寅亮天工者也人主祭天必當齋戒竭誠以終歲用人行政之大略為疏告天吏部則具進退人才之數戶部則具錢糧出入之數禮兵刑工及有職之人皆然疏尾人君則書奉天子

民無敢怠荒之意人臣則書一心爲國爲民無敢欺蔽之意其誠孚天降之福其不誠者天降之禍如此則得敬天之禮且君臣不爲無助。

祈穀

聖祖正月辛丑祈穀上帝奉 世祖配享親詣行禮序曰嘗觀古之明王必嚴於敬天隆於尊祖誠於養人惟其敬天故饗帝尊祖故崇祀養人故重農而上帝祈穀厥義備焉。蓋陰陽順風雨調災沴不生五穀咸熟斯比戶可封然後寬刑簡賦導以禮樂躋之仁壽。苟陰陽失序風雨不時則五穀傷矣五穀傷而民饑至矣修粢盛而奏聲聞將何藉焉。予肅禋祀每遇薦享大典備極誠敬期於孚格蒼穹爲

羣黎祈福。幸海內穡事洽歲順成卽間遇微祲而補助旋施有秋洊至豈非上天粒我烝民而默佑予一人以無疆之休哉。仰戴帝德莫可名喻聊攄感慨作爲頌曰皇矣上帝仁覆萬國靡物弗懷鑒於有德古聖聿修昭事建極元曰殷薦爰祈粒食。藐躬受命精意以禋泰圻體方郊丘象圜屋而大享典禮均虔外至必主本主本天巍巍三聖陟降攸格盡志對越百神其懌日潔籩豆日崇珪璧匪祝一身爲民請澤。惟天監觀愛我兆人宜夏而夏宜春而春和風應節甘雨司辰災蝗罔作瑞穗含醇豈止郊畿式暨五服畇畇疆理何土不淑嶷嶷黍稷何產不熟造化靳施伊誰能育敬蠶而耕納穧而塲于耜于趾我籍我倉詎曰農

夫實予之慶上下交裕藉此豐穰民則不知予敢忘賜澤恩汪濊頌思奚曠歲歲吉蠲竭誠肆類庶其眷之永錫樂利。

朝夕

續通典曰洪武三年禮部言古者祀日月之禮春分朝日於東門外秋分夕月於西門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方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

皇朝通考曰禮朝日壇以春分日卯時値甲戊庚壬年 皇帝親詣行禮餘年遣官承祀祝版赤質朱書玉用赤璋制帛用紅色樂用七奏太簇爲宮舞用八佾牲用太牢爵用

陶豆登簠簋鉶尊同祭服用赤。禮夕月壇以秋分日酉時値丑辰未戌年 皇帝親詣行禮祝版白質黑書用白玉白色制帛樂用六奏南呂爲宮佾舞牲器與朝同祭服用玉色。以北斗七星木火土金水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爲從壇位北南向無玉用制帛十一同帛七青紅黑黃各一餘同正位。

社稷

皇朝通考曰古者建國之制左社稷右宗廟於祀典爲尊重誠以非土不立非穀不食王者以土穀爲重爲天下祈福報功故親祭社稷有事則告焉祈焉其義通於上下故令郡縣皆祀社稷而民間亦有里社春秋仲月上戊祭太社太

稷之神同壇同壝社主用石稷主用木祭則恭設神牌太社位右太稷位左均北向以后土勾龍配東位西向后稷氏配西位東向壇北向二成皆白石上成以五色土如其方色築之

朱子曰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主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與風雷神五者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福祥於下。

丘瓊山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國社則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

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其祭天子用太牢以太祖太宗並配諸侯用少牢其日上戊庶人以社日爲宜。

徐健庵曰天子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古無祭地之禮有祭社之禮寓地之祭於社而社之祭與稷並舉不與天對稱者尊陽抑陰之道也社有二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爲王社王社立於籍廟之右而大社立於國中今立大社於國中以春秋仲月祀之而不與郊並然後可合先王之制。

胡石莊先生曰社稷於地猶日月於天天之功用見於日月而日月不可當天德地之功用見於社稷而社稷不可當地德王宮之壇不可以當圜丘奈何以冢土當泰圻乎社與地爲二神無可疑矣。

全謝山曰古者大社之外有國社鄉社里社社神者今府州縣鄉里之土神也。古之配食於社者必其有功於是國是鄉是里者此即今之名宦鄉賢古皆附之於社如城隍府主古國社之配也都鄙境神古鄉社里社之配也。今一變而爲特祠再變而盡入學宮又別標城隍府主與社並列而反指無干涉之古人以實之故欲正祀典惟正祀社而已其果足配食乎社者則存之否則汰之

山川

張南軒先生曰山川嶽瀆所以爲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

出雲雨潤澤萬物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其禱祠之實而交孚乎隱微之際誠之不可揜如此後世因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明祖曰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五嶽五鎭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歷代有加。朕思不然嶽鎭海瀆英靈之會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況禮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凡嶽鎭海瀆止以山川本名稱其神。

朱子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祀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

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旣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廟祠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薦於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

先農

皇朝通典雍正二年諭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朕念切民依行耕耤禮親祭先農壇躬耕三推爲民祈穀於上帝。禮曰天子爲耤千畝諸侯百畝則耕耤之禮可通行於臣下朕欲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耤之禮使知稼穡之艱難悉農民之作苦量天時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磽凡爲官者存重農課稼之心凡爲農者無苟安怠惰之習養民務本之

道大有裨益。令各省州縣立先農壇及耤田每歲仲春亥日各率所屬行禮收貯以供祭祀之粢盛其禮如祭社稷凡大小武職一體與祭俾知耕耤鉅典

先蠶

皇朝通典乾隆元年建先蠶壇於西苑之東北壇東南爲先蠶神殿西向壇東爲觀桑臺。皇后親蠶之年豫日設西陵氏神位於蠶壇之上前二日皇后於正殿致齋至日以一太牢親祀行三獻禮翼日詣桑壇行躬桑禮蠶事畢蠶母率蠶婦擇繭之圓潔者貯筐恭獻以告蠶事之登擇吉復詣蠶壇親臨織室行繅三盆手禮遂布於蠶婦之吉者使繅而朱綠元黃之以供郊廟黼黻之用蠶母二人於內外命婦中擇高年嫻禮儀者充之蠶婦二十七人擇內苑熟悉蠶事者充之。

城隍

秦味經先生曰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況有一物則有一物之神矧夫高城深池爲一方之屏翰者哉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社稷所以養人而城隍所以衛人三代時封建法行分茅胙土首重社稷降而卿大夫莫不有采地下而農夫亦有井田衣租食力專以土穀爲重故自天子諸侯而外大夫以下成羣置社祈焉報焉後世易封建爲郡縣而兵戈盜賊攻戰防守之事起遂專以城池爲固守土之臣齋肅戰慄而嚴事之

平時設水旱疾疫於以祈禳有事則衛民衛敵於焉請禱城隍宜與地方民物相依爲命不殊於社稷其祀故不重與

太廟

皇朝會典太廟在午門前左前殿一座九間左右兩廡各十五間廟門一座左右門二座中殿一座九間左右兩廡各五間後殿一座九間左右兩廡各五間蔡德晉言天子太廟必建於宮室之左中門之外而總環以墻其南爲門謂之都宮都宮之內建羣廟

太祖

秦味經先生曰傳曰別子爲祖大夫不得祖諸侯故以公

子爲始祖諸侯不得祖天子故以初受國之君爲始祖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則以胙土受命爲始祖故夏之世不得祖顓頊而祖禹顓頊天子也不可祖禹則始封於夏之君殷周之世不得祖帝嚳而祖契稷帝嚳天子也不可祖契與稷始封於商於邰之君而非專爲其盛德之可百世祀而祀以報是謂有功。三代後總當以創業開國之君爲太祖凡追尊之廟皆親盡而遞遷祖之名一而太祖不同祖考之祖有遠近隆殺之分太祖之祖乃萬世不易之號

昭穆

蔡德晉曰天子七廟太祖中坐北而向南其廟百世不毀

三昭居左三穆居右皆下於太廟以次而向南謂之親廟親盡而迭毀子爲昭之始孫爲穆之始昭居左爲陽穆居右爲陰一爲昭二爲穆三爲昭四爲穆五爲昭六爲穆一三五者陽奇之數二四六者陰耦之數取其向明謂之昭取其深遠謂之穆。一世爲太祖二世居一昭三世居一穆四世居二昭五世居二穆六世居三昭七世居三穆。八世後昭親盡仍當祔於三昭內而以六世主遷於二昭四世主遷於一昭而祧其二世主藏於太廟之東夾室如二世主有功德不當祧而爲後世所當宗者則別立廟於二昭之上與太祖並謂之世室。九世後穆親盡仍當祔於三穆內而以七世主遷於二穆五世主遷於一穆而祧其三世主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如三世主有功德不當祧而爲後世所當宗者則別立廟於三穆之上亦與太祖並謂之世室。世室稱宗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其廟亦百世不毀。凡死者卒哭而祔祭於祖將代居其廟以告新舊之神既祭復反於寢練而毀廟易檐改塗始死者昭則羣昭之廟皆毀始死者穆則羣穆之廟皆毀三年喪畢而後祔廟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宗廟之制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況尙左尙右何常父居昭而子居穆則以東爲上父居穆而子居昭則以西爲上。特是父死子繼昭穆之廟得其常如兄終弟及以兄繼弟以侄繼叔則昭穆之廟際其變故父子異昭穆而各爲一世兄弟同昭穆而並爲一世各爲一世則祔於其祖

而各居一廟並爲一世即祔其兄同居一廟而異其室。禮祔必以其昭穆孫可祔於祖子不祔於父弟可祔於兄孫祔於祖則有祔必有遷有遷必有祧而同班之廟皆毀弟祔於兄則有祔而無所遷亦無所祧但毀其兄廟之室並爲一室兄居第一室弟居第二室如三人祔則並爲三室一居中二居左三居右四人祔則並爲四室一居中之左二居中之右三居左四居右五人祔則並爲五室則一居中二居中之左三居中之右四居左五居右古者廟有室故五人並祔而不嫌多其室數亦同於廟而各藏其廟主之衣冠。如弟先立而兄繼之亦同祔一廟而爲二室但弟當居第一室兄當居第二室其祫祭之位則弟與兄同班

而兄必位於弟之下兄弟之序不先君臣故也如姪先立而叔繼之則叔當祔於姪之父廟而異其室然不嫌踰於姪之上者同昭穆則有嫌異昭穆則無嫌也至祫祭於太廟則叔必與姪之子同班叔姪之序亦不先君臣故也兄弟既同廟異室故祔則並祔遷則同遷祧則同祧昭穆不紊而廟數有常祫祭之位昭穆相對兄弟異位者三人俱昭則唯第三昭與穆相對而一昭二昭對面之穆位皆虛三人俱穆則唯第一穆與昭相對而二穆三穆對面之昭位皆虛餘可例推

賢貴

方問亭曰禮莫大於宗廟一舉而尊尊親親賢賢貴貴之

義無不盡廟制太祖居上而昭穆分列者所以尊尊也三昭三穆以次遞遷而不容少減者所以親親也而又祖有功宗有德祀帝配天百世不遷之廟則所以賢賢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有以藩侯入承正統者亦不得顧私親而祔廟又所以貴貴也今尊尊親親之禮可以無憾矣而賢賢貴貴之義似尚未盡子得罪於父而廢斥以死者其子既立則子不可以無父而孫亦不可以禰祖追王祔廟固亦義之可安而為王父在天之靈所許者歟夫如是則於賢賢貴貴之義固無所妨而其所以尊尊而親親者亦益以篤厚而不替也已

禘祫

秦味經先生曰宗廟之禘祫當以周禮大宗伯司尊彝二職之文為定而司尊彝之文尤明其言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正祭追享朝享四時之間祭追享即禘祭取追遠之義故名追享朝享即祫祭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有朝之義故名朝享以其間於四時正祭之中故名四時之間祭祀大宗伯之職曰以肆獻祼享先公以饋食享先王肆陳牲也獻獻醴也祼以鬱鬯之酒灌地降神也饋食薦黍稷也肆獻祼以禘祭言饋食以祫祭言追始祖所自出尤以祼獻為重祫則陳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尤以饋食為重禘祭之禮當以大傳之文為定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不得祖天子

惟王者可以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不及羣廟之主所祭者帝故曰禘乃天子之禮王者之大祭祫祭之禮當以公羊傳之文為定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有時祫有大祫時祫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大祫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天子有禘有祫諸侯無禘有祫其禘祫之期亦當以周禮司尊彝之文為定其文曰四時之間祀間祀者間於四祭之中四祭歲歲有之則間祀亦歲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周禮宗廟一歲六祭仲春而祠孟夏而禘仲夏而禴仲秋而嘗孟冬而祫仲冬而烝

張素存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配之故名曰禘大抵夏商以前有禘之祭而其制未詳漢唐以後有禘之名而與祫無別惟周以后稷爲始祖以帝嚳爲所自出之帝而太廟之中原無帝嚳之位故祫祭不及帝嚳至禘祭時乃特設帝嚳之位以稷配焉行於後代不能盡合故宋神宗諭廷臣議罷禘禮。太廟之中以受命之君爲太祖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受天之命自當爲太廟萬世之祖上而推所自出則締造之業

肇祖爲最著今大廟祭祀四孟分祭於前殿後殿以各伸其敬歲暮祫祭於前殿以向將其敬一歲之中自

肇祖以下履中祼獻仁孝誠敬已無不極禘祭不必舉行。

祭器

通典乾隆元年定太廟之籩編竹爲之以絹飾裏頂及緣均髹漆簠以文采豆與簠簋皆用木髹漆飾以全玉登用陶鉶則範銅而飾以金㸃酒以尊孟春時享用犧尊孟夏時享用象尊孟秋時享用著尊孟冬時享用壺尊歲暮大祫用山尊皆範銅爲之獻酌用玉尊俱用太牢皆用朔日行禮。

奉先殿

明史禮志太祖以太廟時享未足以展孝思復建奉先殿宮門內之東以太廟象郊朝以奉先殿象內朝正殿五間南向製四代帝后神位。每日朝晡帝及皇太子諸王二次

朝。享皇后率嬪妃日進膳羞。諸節致祭月朔薦新。

皇朝通典國朝崇建奉先殿與太廟同尊。每歲萬壽聖節元旦冬至及國有大慶則於前殿祭饗遇冊立冊封經筵耕耤謁陵省方諸典則於後殿祗告又忌辰上元清明霜降等日立春端陽重陽等節暨孟夏八日並於後殿上香行禮每月薦新朔望祭獻每日早晚燃香燭。奉先前殿朔望用籩豆奉先後殿節令用果品。

傳心殿

熊勿軒先生曰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

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周公則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書詩禮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以此秩祀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羣聖之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蒧事。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數聖爲師法。

皇朝通典康熙二十四年建傳心殿奉皇師伏羲氏皇師神農氏皇師軒轅氏帝師陶唐氏帝師有虞氏王師夏禹氏王師商湯氏王師周文王王師周武王均正位南向。先聖周公東位西向先師孔子西位東向。御經筵前一日親詣祇告朔望太常掌官供酒果上香行禮。

孔聖廟

陸桴亭先生曰國之大事莫重於祀而孔廟之祀尤其所至重者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與夫親炙諸賢以及子思孟子其曁萬世之人而俎豆焉不可尙已。然聖門從祀自及門七十子及周程張朱且體大儒外當分爲四科妙選古今卓犖奇偉人物盡入從祀如董仲舒黃憲文中子顏眞卿張巡岳飛德行中人物張良李泌言語中人物孔明房杜陸贄韓范司馬政事中人物杜甫韓歐文學中人物。擇其尤卓偉無過合於聖門躬行之流者舉天下通祀之餘則各從祀於其鄉之聖廟他如從祀諸賢亦須辨其行詣學術功業之大小大者通祀於天下小者祀於其鄉。

李安溪先生曰文廟配享之禮顏曾思孟二程周朱位列於左皆亞聖之才命世之英有傳道之任者也。冉閔游夏賜張薛胡位列於右皆大賢之次名世之彥有衞道之功者也。文廟之旁更爲四祠各爲垣墉東西相間一曰及門之祠以祀七十子一曰傳經之祠以祀諸經師其二則皆先儒之祠以擇夫學行之端醇者祔之。仍勅天下各立私祠於其鄉焉。配享左右以世次相對既無後先之嫌東西四祠自爲垣宇亦無復年代之議其於道德名分之際豈不兩全而無憾也哉。

帝王廟

明史禮志太祖建歷代帝王廟於京師爲殿五室春秋致享中一室三皇東一室五帝西一室三王又東一室周武王漢文帝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祭以春秋仲月中旬甲日。以歷代名臣從祀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杜如晦郭子儀陸贄曹彬潘美韓琦范仲淹司馬光岳飛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

賢良祠

皇朝通典雍正八年諭曰國家効忠宣力之臣勳績懋著必膺崇報之典令其世世享烝嘗朕勅建昭忠祠自開國以來致命立功盡忠報國之臣皆得春秋妥侑世世血食顧念古

者大烝之祭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皆得並列祀典永受明禋則我朝名臣良弼其經邦佐治黼黻昇平者皆祭祀所必登朕爲建賢良祠以祀之。

家廟

皇清通禮品官家祭立廟於居室之東一品至三品廟五間中三間爲堂左右各一間隔以牆北爲夾室南爲房堂南檐三門房南檐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間東藏遺物西藏祭器庭燎以垣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中爲室左右爲夾室爲房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餘與三品以上同。八九品廟三間中廣左右狹階一級堂及垣皆一門庭無廡以篋藏遺物祭器陳

於東西夾室。與七品以上同。堂後楣北設四室奉高曾祖禰皆昭左穆右妣以嫡配南向高祖以上親盡則祧藏主夾室遷室祔廟均依昭穆東序西序爲祔位伯叔祖之成人無後者伯叔父之成人無後及其長殤者兄弟成人無後及其長殤中殤者妻先歿子姪成人無後及其長殤中殤下殤者皆以版按行年纍書男統於東女統於西東西向。歲以春夏秋冬仲月擇吉致祭。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鉶二敦二籩六豆六七品以上籩四豆四八品以下籩二豆二皆俎二鉶敦數同。行三獻禮皆一跪三叩日中乃儀。

李安溪先生曰時祭春秋用羊豕。禰忌日及生日俱用羊豕。高曾祖忌日用牲饌生日用牲果。元旦清明七日除夕用牲饌端午中秋用果酒或一饌俱角黍月餅之類(宜在品獻)

祠堂

張楊園先生曰欲萃人心莫大於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於建祠。其規制大小稱財稱禮無不可爲其制之善者內爲主堂五龕中爲廳堂前爲垣門左右爲長室與主堂齊。前門不宜爲樓以演戲辱先人而壞風俗其耗財荒工所失亦不小最宜禁戒欲盡孝思神龕不妨華美。

神主

程叔子曰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一居前四分二居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合之植於趺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七寸二分粉塗其前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加贈易世則滌筆而更之外改中不改。

神像

徐建庵曰尸不可有於今日像不妨有之人子當親沒之後亡矣喪矣不可得復見矣歲時享祀一展視而儀容如在若親其笑語焉若聆其咳唾焉悽愴悲懷之意益於是而深雖歲月已久而吾親固悠然在目也是亦見似目瞿之義也謂非人子之至情哉。

始祖

秦味經先生曰古之所謂始祖者在諸侯則始封者也在大夫則別子也。別子有三後世封建不行則爲有國之始祖者寡矣然有大功勳爵至王公者雖無土地宜與古諸侯等則其子孫宜奉爲始祖而祭之矣。又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繁衍而成族者則始至之人宜奉爲始遷之祖與古別子之公子自他國而來者無異是亦宜奉爲始祖而祭之矣。若崛起而爲公卿者雖不可同於諸侯亦宜與古之九命八命七命等亦與古人別子之義相合。故建爲祠堂合爲家廟凡屬子姓羣聚萃處其中有宗法

者大宗夲之固爲百世不遷之祖倘宗法未立大宗無後則諸小宗擇其長且貴與賢者祭則主其獻奠不得以士大夫不得祭始祖而謂之爲僭惟程子謂立春祭初祖以下之祖則不可耳。

位次

楊凝齋先生曰程朱創爲祠堂推先世始祖祀之而統祀高曾祖考中爲五龕始祖居中高祖居中左曾祖居中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皆以妣配俱南向。祭以仲月奉神主出亭。春夏秋之祭則各正向始祖居中高祖居左而少亞於始祖曾祖居中右而少亞於高祖祖居次左而少亞於曾祖考居次右而少亞於祖以伸高曾祖禰正位受享之

尊冬至則始祖居中東向高祖居左昭位而南向曾祖居右穆位而北向祖居次昭位而南向考居次穆位而北向除夕亦同以敦合食之誼。高祖親盡爲先祖奉神位藏於右西夾室除夕奉位出至祠堂列昭穆合食。

祭時

程子曰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道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楊凝齋曰時祭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秋冬以冬至除夕可當立春一祭。

品獻

陸朗夫曰建祠堂爲五龕外置以長桌總一香案。祭設果楪於每龕桌南端四品蔬菜脯醢相間次之二品設盞盤醋楪匙箸於桌北端每位各一盞西楪東匙箸居中庶饈每龕雞魚羊豕四羊豕在西雞魚在東。麵食米食每龕各一盤麵又在羊豕之西米又在雞魚之東。羹飯每位各一羹在楪東飯在盞西。

李安溪先生曰時祭春秋用羊豕。禰忌日及生日俱用羊豕。高曾祖忌日用牲饌生日用牲果。元旦清明七日除夕用牲饌。端午中秋用果酒饌俱將黍月餅之類墓祭祖考土神俱用特羊特豕。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五龕以

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大事則告。朔旦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薦以時食。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止二味酒止一上茶須致齋。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庶子弟終獻祭不燒紙亦不用帛。

主祭

李穆堂曰宗者何宗有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蓋諸侯世國大夫世家然後別立宗子以統其族人封建廢世祿不行乃欲自始祖而下並以長子之子孫爲宗子毋乃誤甚長子之子孫其世世之長子不惟不能皆貴亦

不能皆貲於是有降在隸庶者甚有辱身賤行饑寒不能自存者安得奉爲宗子以主祭而統族人。况主祭者祭之主主人行禮必視其爵士祭以三鼎大夫祭以五鼎庶人無田不祭朱子言祭用生者之祿宗子而庶人則薦而不得祭矣何主祭之有。幸而支子之子孫有大夫焉則可祭以五鼎不然而僅有士亦可祭以三鼎因其名分以祭祭獻與禮法俱合是爲宗祀之光而貴貴尊賢亦足以鼓舞其族人。彼族人無服而愚賤者安得起而越之以主家祠之祭哉。

賓客

張楊園先生曰墓祭飮餕以子弟之師爲賓姚族一人爲

客務盡誠敬之道使子弟觀法永爲可繼。若姚黨遠不能致猶當餽以祭肉勿令漸成遺忘師則別燕爲宜但族人少長不得咸在故欲於祭之日以禮相示若有祠堂則於祠祭之日行之。

義田

張永銓曰祠祭者敬宗者也義田者收族者也祖宗之神依於主主則依於祠堂無祠堂則無以安亡者子姓之生依於食食則給於田畝無義田則無以保生者故祠堂與義田原並重而不偏廢者也。率高曾祖之子孫以祀吾高曾祖考則高曾祖考不啻在焉高曾祖考既如在矣而凡爲高曾祖考之子孫豈無有半菽不飽長不能婚死不能葬斂不能謀者推而至於始祖之子孫無不皆然。吾鄉先人餘澤居則有華堂邃室出則有車馬僕從吾祀始祖高曾祖考而不爲義田以恤始祖高曾祖考之子孫則宗祖在天之靈能無恐恫哉。

心誠

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爲齊也所以齊不齊以致於齊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齋。及其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專致其精明之德然後可交於神明。

祭義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以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家禮曰男十歲以上皆居宿於外主婦率諸婦致齋於內凡齋者沐浴更衣飮酒不至亂不食肉不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預。

朱升曰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飮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愼苟有所思卽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

明太祖曰祭祀天地社稷山川諸神爲天下祈福宜令百

宮齋戒。若自有所禱不關民事者則否。致齊七日五日爲期太久人心易怠止臨祭三日務致精專。

德馨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爲天子者若縱欲無度天上星辰地下山川如何不變怪。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明德惟馨非德不享君子之祀鬼神必先修王氏朗川曰凡祭祀之典禮在則然矣然奉神與祖必思所以致敬於神與祖者何意又思平日立心制行果可以告無愧於神與祖者幾何。如祭社稷山川也以司其土者祀其神報本反始之義焉吾奉命以守此土果能乂保障

中道全書 卷三十五 吉禮 兲

爲衆神靈爽所憑式乎吾能以生物爲心以養人爲事春祈秋報足爲請命乎。如對先聖也則聖人爲萬世師表吾輩既在綱常名教中果能不忝居弟子之列而對越無愧乎如對城隍則彰善癉惡昭鑒在茲吾果能正直是懍而不畏威靈之譴責乎。至吾祀吾祖則僾然愾然洋洋如在矣吾果能繼志述事以祖父之心爲心乎。合族之兄弟子姓疏者則同始祖之一派也稍親者則同高曾祖之子孫也至親者皆吾祖父之分形同氣也吾苟不能聯屬而親厚之甚至視如陌路相煎相殘吾於對越之時尚何面目見吾祖宗父母乎。必求對神靈而不愧質祖考而無慚斯爲德馨。

郊抗非禮

蔡五峯先生曰王者繼天地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世之論天地之祀者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土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曰方澤曰方血曰北郊與天敵體猶家有二主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故兆於南郊者昊天上帝而已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也五祀者穀與水火木金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 不是之報而顧行與門戶豈禮也哉

堂主無義

中道全書 卷三十五 吉禮 毛

張楊園先生曰天地君親師五者爲民生所重則有之矣而家堂立一主以祭之則無義矣。以天地爲上帝后土則郊壇之祭天子而下莫敢舉也若非上帝后土則豈別有一天地爲民間通祀之者。至於君謂先君乎則九廟奉之矣以爲非先君乎則皇帝方臨御安得而神之也。親則祠堂既立四世主矣又總名曰親果何親也。先聖先師則自國學以至各府州縣之學以及書院莫不崇祀不應褻以瀆之若所受業師則固有子孫以時享之况薄俗人心今日師弟明日路人當其生前久矣不復胷臆而謂身歿之後猶置思念之恩有之乎。故謂此主之立直是無義人未之思耳。

生冷不薦

姚石甫曰鬼神一氣耳人生而有血肉之養死則享血肉之氣必熟而薦之人死而不熟以薦享者其愀然矣薦熟則必溫之欲申其氣庶鬼神可享也。今人祭祀不以熟熟而不熱皆未之思爾。

俗褻不享

邱瓊山曰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餔啜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必淫邪之小鬼後世小人以卮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賢俗食褻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狹所求者廣何無忌憚之甚耶。

紙錢非禮

張楊園先生曰紙錢於古無傳殆始於桑門之教乎家禮有以紙代幣終非禮也。若用幣帛則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且以有用為無用非所以尊物也。陳乾初祀其先人則祇焚香獻牲粢盛醴齋之奠為得其禮。

張楊園先生曰胡氏言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眾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

獲罪無禱

左晴山先生曰鬼神者天地造化之功用也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也心者鬼神之迹也。人能循乎天道以修其人事則為順天是為天之肖子是即鬼神之通也即不事祀禱其默相之矣。若不循乎天道而昧夫修為是為逆天是即天之罪人是鬼神之所惡也即日奉粢盛又何益乎。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福禍淫祀

朱子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禱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況

先王制禮自天子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所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非遠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眾者皆必誅而不聽其慮深哉。

張楊園先生曰禮云士庶人不以他人祖禰祭於寢戶竈者火食之原其功切於民用不可以無報其外則祀中霤庶乎近禮餘為淫祀淫祀無福世俗鬼神之說概宜屏絕。

總之移敬鬼神之念以敬親則爲孝子移酬神之費以祀
先則爲順孫孝子順孫雖不求福自無不福山川神祇自
有主者其餘人鬼各有子孫無民間求食之理而民間亦
不得而瀆祀之。

雨暘淫祀

朱子曰世之爲吏者所知不越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
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祀之者非
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
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歲時祈禱
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傴僂拜伏於土木淫祀
之鬼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

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以此與。
黃榮光曰雨暘愆期爲民請命惟有設壇致禱民亦惟有
分禱於社神田祖月令仲夏之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
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鄉民無知每值旱澇奔走於山
魈野魅之祠自棄其厓水築防之力甚至舁土木之偶敲
鉦載梛什伯成羣抑思淫昏之鬼何能爲一方禍福哉。

疾病淫祀

吳榮光曰晉人不禱桑林楚子不修河禜而鬼神究不得
而祟昧者不察值陰陽偶戾寒燠違和不推其致疾之由
輒以爲孽魔所祟雖有和緩不取驗於參苓乃召巫師立
爲收魂祛鬼之計遂使病者僵臥在牀聽其日就沈痼一
家男女徒營營於飯巫化楮渺茫無益之爲而巫師遂得
憑其符咒造作誣詞謂某日某方鬼神作祟遂使其家愈
增惶惑乞靈茶於野廟舁木偶於通衢爲門外之祓除舍
室中之湯藥及至病成綿惙卽使和緩重來亦將望而卻
步是疾原可治一經引邪入室乃眞爲鬼所祟矣豈不謬
哉。又有不法僧徒捌刻藥方乘危射利遇有因病求神者
不問人之男女老少不計病之寒熱陰陽不計藥之溫熱
平涼方之君臣佐使香貲到手憑咒付方幸而自愈眞爲
神功彩帳燈油酬資踵至卽令誤投不以爲誠求未至則
以爲命實使然而爲之父兄妻子者甘受其愚弄而不知
醒。

兒戲慢神

吳榮光曰城隍實主一方之治福善禍淫本爲理之所有
乃蚩蚩之氓不安義命不知修檢謂禍可避而福可邀遂
於歲祀之外別有所謂誕日者迎神出廟周游街巷金鼓
喧闐火爆聒耳媚神求福矯誣實甚。尤甚者爐亭旗纖備
極鮮妍抬閣雜劇巧爲裝演陳古玩以炫富飾冶容以導
淫清歌十番輪班疊進不惜百家之產以供一日之觀其
於居民生計實爲大蠹更有燃肉鐙以解罪裝冥判以自
豪足縛蹻竿面施五彩喪神厲鬼伯什成羣此非敬神實
慢神也。又復裝飾小兒目爲神犯輕則械其手重則檻其
軀謂可以保壽命之延而獲神靈之佑不知童蒙之日喪

其羞恥亦日羸肌因而致疾生之而適殺之。又城隍鎭星旣無衣冠可藏廟而設寢已屬不經乃寢中設婦人像號曰神配奈何以一方正祀之神等於小姑彭郎河伯娶婦事同兒戲哉。

神祇通論

錢維城曰天之運於陽者日月星辰風雲雷雨皆天也天之運於陰者日月星辰之所以行風雲雷雨之所以標震而潤澤者皆神也神依天而行古聖王爲之壇壝以安之祭之從天於郊朝日於卯夕月於酉神依人而立於是有勾亡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以配五方之祀又有先嗇先蠶社稷百神及能爲民禦災捍患者皆祀之其牲體而不割

慤而不薦故神得其職則寒暑以時旱潦有節草木暢茂疫癘疾疢不作民無夭札後世之事神皆以鬼道事之者也爲之宮室以奉之衣冠以飾之歌舞啼笑送迎以樂之人與神褻神乃不格而鬼物憑凌其間於是降於人附於物顚倒與滅民以惶惕今夫氣不能有正而無邪故有正神亦有邪神譬之於人聰明正直而一者君子也非然者小人也以邪佞諂媚之道事君子君子必怒而去之而小人至矣故曰上古天與人近後世天與人遠非天之有遠近也上古祟神後世祟鬼而神之職有得失故也故知神之說者可以事天可以治人。

鬼神通論

錢維城曰祖宗非死也子孫而死之則死之矣人固未有能死其祖父者以其死而死之則死其祖父矣禮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夫子語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故有死而死有生而死亦有死而生。祖宗者吾形氣之所自來也人生以氣不以形死者死其形耳其氣爲精爽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固未嘗亡也孝子之事祖宗也不忍其形之亡於是爲尸以像之後世不求諸形而並不必其氣之相屬也則其本已先亡矣。分祖宗之形氣以有吾又分祖宗之形氣以有伯叔兄弟家庭訴誶手足忿爭人情所時有然而不敢逞者懼吾祖父之聞而加責焉及其死也刀錐之末或操戈矛謂其祖父之

不得聞而禁之也。其忍情蓄怒而爲之者方其生而死之矣。祖父之生生爲人人以形治有所隔隱卽有所不知其死也爲鬼鬼以氣治氣無不通一念之動無不知之故畏旣沒之祖宗尤嚴於生存之祖父。

陳潛室曰鬼神乃二氣之屈伸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在人之身爲魂魄人死則魂升魄散然生氣之分於子孫者卽其氣在也故其子孫之賢者之死而致生之則其鬼神不賢者之死而致死之則其鬼不神

胡石莊先生曰人之生也氣之所化人之死也與氣俱散氣非魂也氣之靈變者爲魂卽異日所以爲神也體非魄也體之聰明者爲魄卽異日所以爲鬼也鬼歸地中陰爲

野土鬼亦盡矣神歸空虛無所憑依神亦喪矣惟居處尊者氣盛氣盛則魂振奉養厚者精盛精盛則魄强與道德之士氣雖散而神不散精雖絕而神未絕所以皆能爲神明也餘若懷憤而死者精氣鬱勃當不至無所託正則亦爲神明邪則必爲厲鬼故祭祀之禮必兼報魂報魄鬱鬯之氣達於淵泉以報魄也膋蕭之氣達於牆屋以報魂也得其所報則魂魄有歸神明與厲鬼皆喜於有所歸既有所歸乃不爲人禍。有怪物者物不能爲怪其妖邪之氣徘徊空中不散依於草木昆蟲之類則附而往憑焉得所憑則爲厲矣不然則人心不正之氣有以取之心有所忌故形聲之異常者感於心而爲震懾心既震懾邪氣入而據

之遂爲厲鬼所憑所見莫非怪異。

左晴山先生曰人能盡忠孝節義及諸性分內事則本性無虧精氣凝聚其殁也上爲天神下爲地祇至性分內事雖未能皆善而良心不至盡滅者魂魄之精爽猶爲存焉皆謂之鬼。至於亂臣賊子以及凶暴陂險殘虐之徒良心絕滅天理淪亡死則氣隨人以俱消尚何鬼之可云郎間有所存亦不過所餘厲氣未能卽消其爲氣也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必欲假人之勢敵其氣乃聚故依草附木爲奸於是乘人心之迷惑以蠱亂之肆其疾病災殃時行疫厲旱乾水溢其害可勝道哉。惟國家有道世多正人則貞祥淑氣深蘊邪不勝正而消而雨暘咸若物阜民康吁豈有聰明正直爲神肯沒天地造化之精作威福嬈人祀享下與饕餮同其流耶

淫祀通論

謹案祭祀之道所以酬恩而報德非以禳災而祈福也。古聖人之制祀典思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風雲雷雨之大功天子爲天下之主者祀之封內名山大川鎭蕩不驚諸侯爲一方之主者祀之五行生物惠養人民大夫爲一地之主者祀之孝子慈孫身從何來必祀先親尊卑上下理胡以知養孰爲興患誰爲防宜祀古聖昔賢大祀不外大牢中祀不外少牢少祀不外牲醴至無功於人有害於世與祭非其鬼者爲淫祀古人不爲之祀

焉非天地日月雷雨風雲山川五祀先親聖賢有望於人之祀也亦非以祀而兾其獲福也要其明明有大德於人出於理之所當然者耳。後世之人不務修德惟祈天地眷顧日月照臨風雲雷雨保護則有祀祈山川五祀扶持則有祀祈先人引佑聖賢廸吉則有祀雖祀不謬而心則非下至以庶民而祀天地神祇甚且無賴之子托邪說以愚人異端之徒假鬼神以牟利謂某神靈驗於是建廟宇燃長燈割大牲延優俳演慶仗倡道齋醮備彩色舁遊佝僂乎淫昏之鬼隨拜乎邪慝之徒以祈一切吉祥免一切災患赦一切罪惡倖而中樂神之有靈也否則咎已之未誠也舉性命身家全托鬼神柬

祭西禱南朝北祀舉世若狂則惑之甚也。且夫吉凶禍福悉由人致作吉事爲吉人吉慶應之作凶事爲凶人凶殃應之人而吉神欣悅之雖不禱祀神自佑之人而凶神疾惡之雖禱祀神必吐之邪人何能助凶人之福又何能免凶人之禍且人不謹禍徒奉馨香以消眾禍神不若是之愚也不自求多福徒奉牲醴以降多福神不若是之拙也不然時時祈福而福祿安在也歲歲禳禍而禍患常有也況以至賤而祀至尊猶以庶民而饗天子天子肯受其饗乎以至惡而祀至善猶以盜竊而奉聖人聖人肯受其奉乎非祀神直褻神耳而賜福除禍人之妄想爲之實無其事奈人至死不悟何哉。嗟乎

古今之淫多矣虢公不聽民而聽神史嚚知其必亡漢武封泰岱而禪梁父孝文之業以衰憲宗迎佛骨不免播遷道君奉老聃家塵異域觀音何人中華之祠也莫辨耶穌何教泰西之奉也胡爲種種怪妄析髮難數。若夫大舜絕地天通萬世稱其聖子產不禳大火卒亦無災楚子不祀河神君子謂其知命狄仁傑毀吳楚淫祠千七百餘所奕世壯其勇程子責取佛光邪術爲之頓息湯文正毀江蘇淫祠四百餘所身名俱泰壽過古稀由前之言則淫祀之舉有何裨益由後之說則淫祀之除不必畏懼。總之天下之惑莫過於淫祀天下之害亦莫過於淫祀竊嘗目擊末世痛惡俗流富者持籌握算忍捐膏腴之產貧者肩挑背負甘罄俯仰之資以望淫祀爲默佑而不愛愛恤智者機械變詐罔顧天理愚者鹵莽滅裂觸犯王章恃淫祀爲懺悔而不爲遷改淫祀者其耗財用壞人心之淵藪乎有心世道者欲節財用以興養培人心以立教則必釐定祀典而殄除淫祀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

禮制門凶禮

五服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會典曰服有五一曰斬衰以至麤麻布爲之旁至下際不緝麻冠絰菅屨竹杖婦人麻屨不杖。二曰齊衰以稍麤麻布爲之旁及下際皆緝麻冠絰草屨桐杖婦人麻屨。三曰大功以麤布爲之冠絰如其服繭布緣屨四曰小功以稍麤熟布爲之冠絰如其服履與大功同。五曰緦麻 以稍細熟布爲之絰帶如其服素屨無飾。凡喪三年者百日薙髮在喪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入宮門不與乎吉事期之喪三月薙髮在喪不婚嫁。九月五月者踰月薙髮三月

者踰旬薙髮。在喪均不可與燕樂。

斬衰

會典曰斬衰三年子爲父母子之妻同。子爲繼母慈母養母子之妻同。庶子爲嫡母爲所生母庶子之妻同。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爲人後者之妻同。女在室爲父母已嫁被出而反在室者同。嫡孫承重孫爲祖父母祖父俱亡承重爲高曾祖父母嫡孫之妻同。爲人後者承重同。妻爲夫妾爲家長。

齊衰

會典曰齊衰杖期嫡子眾子爲庶母嫡子眾子之妻同子爲嫁母子爲出母夫爲妻父母在不杖。有齊衰不杖期祖父母爲嫡孫父母爲嫡長子及眾子父母爲嫡長子之妻父母爲女在室者父母爲子爲人後者繼母爲長子眾子子爲從居改嫁繼母從子爲伯叔父母及姑在室者爲親兄弟及姊妹在室者爲親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孫爲祖父母孫女爲祖父母雖適人不降庶孫爲生祖母慈養祖母同女出嫁爲父母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兄弟之女在室者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婦爲夫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妾爲家長之父母及家長之妻妾爲家長之長子眾子與其所生子爲同居繼父兩無大功以上親者獨子出繼兩房本生父母服期有齊衰五月爲曾祖父母女

孫雖適人不降。有齊衰三月爲高祖父母女孫雖適人不降爲繼父先同居今不同居者爲同居繼父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

會典曰大功九月祖爲眾孫及孫女在室者祖母爲嫡孫眾孫及孫女在室者生祖母爲庶孫慈養祖母同父母爲眾子婦爲女之已嫁者慈母養母爲其子婦同伯叔父母爲從子婦及兄弟之女已嫁者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夫爲人後其婦爲夫本生父母爲夫同堂兄弟及同堂姊妹在室者爲姑及姊妹之已嫁者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父母及兄弟與兄弟之

子及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婦爲夫之祖父母爲夫伯叔父母。

小功

會典曰小功五月爲伯叔祖父母祖之親兄弟。嫡孫衆孫爲庶祖母爲同堂伯叔父母父之堂兄弟。爲同堂姊妹之出嫁者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爲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爲祖姑在室者爲堂姑之在室者爲兄弟之妻。祖爲嫡孫之婦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孫女在室者。爲外祖父母爲兄母之兄弟姊妹爲姊妹之子及女之在室者。爲人後者爲其本生母之父母爲其姑及姊妹之已嫁者婦爲夫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婦爲夫之姑及夫

之姊妹在室出嫁同婦爲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婦爲夫堂兄弟之子及女之在家者。女出嫁[illegible]爲本宗姊妹之出嫁者爲本宗堂兄弟及堂姊妹之在室者。有子之妾爲家長之祖父母。

緦麻

會典曰緦麻三月祖爲衆孫婦曾祖父母爲曾孫曾孫女高祖父母爲元孫元孫女祖母爲嫡孫衆孫婦。爲乳母爲曾伯叔祖父母爲族伯叔祖父母爲族伯叔父母爲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爲曾祖姑在室者爲族祖姑及族姑在室者爲兄弟之曾孫及曾孫女在室者爲兄弟之孫女出嫁者爲同堂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爲再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爲祖姑及堂姑及已之再從姊妹出嫁者爲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爲姊妹之子爲母兄弟之子爲母姊妹之子爲妻之父母爲壻爲外孫及外孫女爲兄弟孫之妻爲同堂兄弟之妻爲同堂兄弟子之妻。婦爲夫高曾祖父母爲夫之伯叔祖父母及夫之祖姑在室者爲夫之堂伯叔父母及夫之堂姑在室者爲夫之同堂兄弟及同堂兄弟之妻爲夫之同堂姊妹在室出嫁同爲夫之再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爲夫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妻爲夫同堂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爲夫兄弟孫之妻爲夫兄弟之孫女出嫁者爲夫兄弟之曾孫及曾孫女之在室者。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祖父母及

祖姑在室者爲本宗同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爲本宗堂姊妹之出嫁者爲本宗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隆殺

陳氏禮書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衰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嫡孫期庶孫大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乃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從世叔則疎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疎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

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
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曾祖
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
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
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
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孫之孫緦麻
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
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孫月與兄弟之孫五月
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禮。

族服

陳道詳曰三族父子孫九族高祖至元孫三族舉其本九

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具皇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
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爲九族隆殺之差蓋已上
親父下親子三也父親祖以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
親曾元九也然已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九
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與元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

君服

皇清通典皇帝服制百日之內用縞素二十七月之內俱用素
服詣几筵前仍用縞素遇郊廟祀典親詣行禮王制喪三
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謂不敢以卑廢尊
呂坤謂祖宗不輕於父母奉祭不緩於居喪何可久廢。朝
日夕月歷代帝王先師孔子先農等祀遣官行禮咸用禮

服作樂。宮內祭神百日後舉行升殿朝賀所以肅萬國之
觀聽御門聽政所以綜萬幾之體要不宣表不作樂。
陸桴亭先生曰諒陰之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年古人居喪非閉口不言亦非絕不與聞國中政事特不
受羣臣朝賀稱朕稱制行禮聽樂耳。至於國家大事二三
大臣自當造喪次啇商定則冢宰致嗣王之命以告於
百執事豈得以居喪不言及冢宰難任而廢其三年之禮。
朱子曰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行三年之喪人紀
廢壞三綱不明。壽皇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
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
朱子曰臨君喪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

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同此制。燕居
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人既祔除衰而皂巾白
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初喪當制喪
服以臨別制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爲合禮。

師服

朱子曰人倫何以不及師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
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服何以不及師正是難
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平居
則經。
杭世駿曰師死不可以不制服其制奈何弔服加麻三月
除之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緦麻深衣而布緣何祀

山之喪王魯齋定議元冠縞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絰寘金仁山易之爲元冠加帛絰帶方履今可倣其意而爲之元冠絰帶可也三月不宴不聽樂心喪三年。

友服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今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温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亦當以厚薄尊長而爲之節

棺槨

孟子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

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爲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疾革

通禮曰疾病居正寢疾革書遺言既終子號哭擗踊去冠被髮諸婦女子去笄期功以下丈夫素冠婦女去首飾皆素服爲位於尸東前設案奠閣餘脯醢酒果用祭器。

喪主

朱子曰凡居喪先立喪主立喪主以嫡子無嫡以長有嫡孫支子無與焉。父在有母喪父爲主有妻喪已執喪父拜賓父沒兄弟各主其妻之喪子幼不能主若無子不以妻主皆以兄弟主之婦無夫無後以夫族主之。立主婦以死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以才者護喪主賓立相禮司書司喪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師殁於館弟子主喪訃於其家。

襲斂

通禮曰襲侍者帳寢設浴牀於尸牀前襲牀在浴牀西東陳沐浴巾櫛含具衣冠帶屨皆備侍者遷尸浴牀南首諸子哭踊婦人出迺去尸衣覆以斂衾侍者奉湯入沐浴櫛髮舉尸易牀迺去衾襲常服喪主以下爲位而哭立魂帛陳奠執事者奉含具前喪主起盥親含尸訖哭復位。越日小斂執事幃堂陳斂牀於堂東加斂衣衿絞皆備遷尸於

堂斂畢喪主暨諸子麻括髮加首絰腰絰婦麻髽餘同。三日大斂執事者以棺入棺內奠七星板藉茵褥施綿衾垂其裔於四外屆時奉尸入棺納生時所落齒髮石灰藉蓋卷衣以塞空包以石灰乃蓋喪主以下憑棺哭踊盡哀迺蓋棺加錠施黍。徹斂牀遷柩其處柩東設靈牀施幃帳枕衾衣冠帶屨之屬設頮盆帨巾皆如生時柩前設靈座奉魂帛几筵供器具門內立引旛題某之柩執事者陳饌案食品用素器行斂奠禮內外序哭及夜奉魂帛復牀諸子次於中門之外寢苫枕塊不脫絰帶諸婦女子次於中門之內帷幔枕衾皆布素哀至則哭晝夜無時。

奠祭

通禮曰成服朝夕奠喪主以下夙興侍者設頮水櫛具於
靈牀側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就位侍者收頮水櫛具奉魂
帛出就靈座奠菓蔬酒饌焚香斟酒點茶喪主以下詣案
前再拜哭盡哀日中及夕設奠亦如之。侍者詣靈牀舒枕
衾奉魂帛於牀退諸子婦哭盡哀迺止至虞朝夕同朔望
則具殷饌朝奠行之遇新物則薦。越日行初祭禮侍者詣
靈前設遺衣服於坐執事者陳饌筵羊酒具楮幣。五服咸
集各以其服爲序司祝焚香斟酒喪主以下詣香案前再
拜哭奠卒奠侍者奉衣服焚楮幣大功者易素服行大祭
禮儀同初祭期服者易素服祭皆不用祝文。

弔唁

通禮曰親賓聞訃告弔於喪主之家未斂至者入門易素
服司賓待於廳事以賻儀物授司書入臨尸哭盡哀遂
弔喪主特哭喪主以下哭稽顙無辭賓出司賓送成服以
後至者各以其服弔具酒果香燭厚則加貨財皆書於狀
先使從者持狀通名司書籍記之以禮物入陳靈前喪主
就位哭司賓出迎賓入詣靈前舉哀哀止跪焚香酹酒再
拜興喪主出帷稽顙哭謝賓答拜慰唁出喪主哭入司賓
延賓待茶賓退司賓送於門外。

張楊園先生曰禮曰弔喪不問賻重哀也其有賻者或以
布帛或以珠玉飯食率以佐送死者之具而已。今之弔者
重者致牲醴之奠多陳俎豆以後美輕則紙錢束帛以爲
文紙錢非古也牲醴不可踰分今約初喪則以布帛林木
梟漆之類將葬則以甎石明器之類遠者祥禫則致粢盛
牲醴之屬或遺以金玉或佐以封樹或襄其祭祀寡兄弟
則爲之治喪乏使令則爲之執事富者以財爲禮貧者以
筋力爲禮要以稱哀爲不虛靡量力以饋度義而受其不
然者踵門而慟爲得弔唁之本世俗浮文槪從省革。

呂和叔曰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
生謂生者不救而或死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雖大
事有不能周知者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
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
具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

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待盈坎老者從
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
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
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
於常賓也生相親者死相恤凡弔者賻者必實盡其情而
不徒飾往來之虛文逐飮食之末節易紙幣壺酒之奠以
爲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賵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
他辭無受焉。

發引

通禮曰開兆祀土神陳酒饌吉服上香再拜興復再拜。葬
有日預以啟期告於戚友發引前一日五服之人就位哭。

朝奠訖祝跪告於殯前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遷柩於堂中設靈座奉魂帛辭祖禰還靈座。日夕設祖奠以告永遷祝焚香奠酒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靈車式遵祖道親賓致奠厥明五服之人畢會納靈車於門內之右納柩轝於廳事正中喪主以下哭踊載訖設奠靈車既載往卽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奉魂帛就靈車置主櫝於後遣發引及墓執事者豫設藉席於壙前設奠案於墓右設題主案於奠案右靈車至奉魂帛於座奉主櫝置於魂帛側柩至脫載下於藉席喪主以下憑棺哭親賓送者再拜辭歸喪主及諸子哭謝。遂窆藏誌石復土祀土神。

葬地

劉永新曰葬之所擇者土厚水深者其處燥土薄水淺者其處溼燥處難腐溼處易腐外山環抱者風無所入而內氣聚外山虧疏者風有所入而內氣散氣聚者煖而難枯氣散者冷而易枯。葬有穴必觀其穴所從來以觀其主勢觀穴所總統以見其力量穴正而主勢强力量全者其魂安穴偏而主勢弱力量否者其魂危此五者惟求夫死者體魄難枯神魂安樂云爾。

伊川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反是然則曷爲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五患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

葬法

伊川先生曰鑿地必至四五尺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旣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東西左右相對出母不合葬。

朱子曰槨內旁用炭末槨外實以石灰雜以和沙久之沙灰相乳合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既除溼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

朱子曰灰隔之法先布細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以石灰三分細沙黃土各一分篩拌勻以淡酒徧洒之築實厚二三寸別用薄板爲灰隔牆高於棺四寸置於灰

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旣實則旋抽板近上復以炭灰築之及牆之平而止。瀫浦吳汝典葬其叔父外砌磚墻墻內棺外薄築三和土以實之上用石蓋蓋上牆外厚築三和土。

楊園先生曰墳墓不宜傍大當倣族葬之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域子孫祭掃畢萃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不可信葬師邪說以爲違前訓自蹈厥愆。墓邊不宜植樹。

成主

通禮曰喪主以下退就靈座之側序立祝盥啟櫝奉木板卧置案上宗親善書者盥就位題主訖祝奉木主於靈座

設奠焚香祝讀告辭曰哀子某謹告於先考形歸窀穸神返堂室神主既成伏惟精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奉魂帛埋墓側奉主納櫝置靈車而還至家祝奉主設几上南向喪主以下序哭。

虞卒

通禮曰迺修虞事主人以下就跪行三獻禮初獻牲亞獻飲三獻果蔬皆一跪三叩主人奉主納櫝徹朝夕朔望奠如初。百日卒哭設奠行禮始稱孝子鄰里易素服親至其家遠則爲書使人致謝。

祥禫

通禮曰期而小祥忌日行事質明啟櫝出主諸子及期親

就內外位哭叩焚香進酒饌讀祝。再期大祥忌日行事厥明諸子諸婦致祭於几筵前序哭主人奉亡者之主躋於寢廟再拜闔門徹寢室靈座罷朝夕奠。中月而禫二十七月既周設几案於堂中啟室焚香再拜奉新祔神主於几上主人以下就位焚香進果饌酒醴祝告俯伏興再拜奉主復於廟闔室諸子素服終月始服常服。

親喪

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

西山眞先生曰三年之喪行於室壼非特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戚之形於己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朴素也古者居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不能如昔然饔人大官之饌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於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微謹獨屛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於羹立則見於牆庶幾不負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

禮制門凶禮辨惑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短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朞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朞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食旨

司馬温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菓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期而小祥食菜菓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聚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禮也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父母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喪宴

張楊園先生曰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昏禮有之俗於初喪之際凡來弔者主人留以宴飲甚至衰麻以侑酒歌吹以燕客恬不爲怪且以酒肴之盛賓客之多相誇美有不然者至來責讓使爲人子者輟哀痛之情以周全於賓友薄送死之具以盡力於豆觴此尤風之最惡者也。朱子言

弔喪之時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可分與僕從及無服之親昔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勿陷人於惡凡喪家以酒食待人與人過喪家飲酒均宜切戒。

喪樂

來知德曰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樂必發於聲音以其喜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聞樂不樂聖有明訓君喪不用樂律有大法居父母之喪用金鼓之樂而甘爲十惡之人乎。

宋太宗詔曰鄰里之內喪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嘗飽何

乃匪人親戚擧奠之際歌吹爲娛靈柩之前令章爲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有犯此者以不孝論。

喪娶

張楊園先生曰乘喪嫁娶甚非禮也乃其言曰男女及三年之內不便婚姻故及喪未發遂其婚姻庶無怨曠又造次行事可以簡省禮費。夫婚禮萬世之始也不可簡也至於儉美德也婚姻論財人知非義何時不可從省而後親喪之日假辭造次乎。若夫怨曠之說則悖逆尤甚人子喪其親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能起哀戚之至也斬焉衰絰之中而使遂室家之願是人子於親不得有一日之喪也自今以往父兄宜愛其子弟毋陷之於惡其子弟亦宜自勉毋卽於大逆。

居處

方正學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强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凷寢苫因其心之不甘厚肥也故啜菽飲水因其心之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侈費

高蕙佩曰近人治喪其侈費動至千金數百金論其事則富貴之家剏焉遂相效而務過之不然世俗將以爲譏。夫

孝子之於親豈不以財計哉固有其大焉者事親以道而借爲聖賢上也策名王朝而榮以綸綍次也其次乃酒食之養矣其次乃附身附棺之具矣其次乃堂斧之制矣。今之人子置其大者若罔聞焉其於切者或致懈焉反沾沾焉傾家以營葬者何也以數日兼旬之勞百金千金之費俄頃而化爲烏有不亦暴殄天物乎。欲孝而無財則已耳財旣足而欲孝不有營高敞廣松楸立享堂建祠宇以隆世守者乎進而上之不又以推述父之遺命而贍三族以及鄉黨建義倉賑凶荒而養殘廢孤病者乎於以廣先德而滋後福爲尤厚。釋此不爲雖輕費萬金譬猶擲之壙野可謂拙於計矣。

張蒿菴曰今人往往有苦於乏財數十年不克葬者以緇黃之儀度不敢廢也侍從之偶俑不敢缺也狹道之旛幔鐃吹不可不盛賓客之酒食衣服不敢不豐也其甚者一日之費十年節省而不能償一家之喪百家賻賵而不能給稍有不備者深以爲恥忍於累年停厝而不恤焉是果有益於親之身乎知其無益而爲之徒欲悅觀者之目而已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博婦孺一時之哈笑不近於侮其親矣乎且其擬象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於僭矣乎本欲自致其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爲得乎。夫子嘗言喪具矣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斂手

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勿過禮者含襲斂襚棺槨宅兆之屬朝夕之奠重主之設虞祔祥禫之祭若夫懺度之說古所無也芻靈以象生平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溢而爲幢纛之僭何爲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須主人之裂帛食於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綈誣生於斥苦方向以毆罔兩殆喪家歌舞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毆而舞違舂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苫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廬幄之所由設也廬而致飾幄而過華與苴麻菅疏之宜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沿今所尚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

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

超度

司馬温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張恕齋先生曰世俗惑於釋典不盡哀而侫佛富者蕩財以爲美觀貧者爭借債作佛事以塞眾議則僧道邪說害之也且追薦何爲者未有佛法以前人豈盡沈於畜道而不出耶既有佛法以後人豈盡超六道而升天　界耶地獄尤爲不經人子謂父母必入地獄是以窮奇檮杌待其親也使親不幸有過爲人子者惟有反身修德幹蠱蓋愆是爲克孝不此之務顧望解脫於僧何其蠢也。道場既設親朋會赴食前方丈主人臨喪不哀惟酒食是議客子食於喪側必醉必飽何其悖耶。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所謂不儉其親者棺槨衣衾之美非浪費之謂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以有益之錢供無益之費何如移此以厚於送死之具不既無憾乎較諸費於僧道無益於死有害於生得失懸殊矣。或曰富者餘於金無以自盡於親庶藉以報罔極也是又不然人子喪其親哀痛惻怛無窮

之戚尤當自節以禮踰禮者不得爲孝今以非禮處其先人惡得爲孝乎適見其愚而已人子欲報罔極之德惟動天地感鬼神亦致其無窮之痛而已僧道不能代爲之報也。或曰人子懼其親之有鬼神也而以僧道禱祠亦悔過之門乎是又不然使其親生前而修德行道也何藉於僧人道士之薦度如其多行不義而死也爲之子者改過遷善以蓋前衍幹父之蠱可矣鬼責之言誣罔無惑明日有之僧人道士自作孽不可活而能爲人解罪乎推此意也莫若於親存之日諭之於道使不陷於不義孝孰大焉。

時日

黃梨洲先生曰古之筮日非生尅衝合之謂也風和日出

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而是凶日並者筵此也時則皆以質明惟昏禮用夜有定時也。古者三月而葬旣葬則有三虞之祭初虞祭於葬之日中則葬用朝日可知初虞用柔日則塟以柔日可知是三月而葬不擇月也葬以柔日不擇日也朝而葬不擇時也年月日時固無分於吉凶也今之葬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宵中而下壙擇時之害也天下之人無人不擇年月日時而富貴貧賤疾病夭壽不齊何其愚哉。

風水

張楊園先生曰風水之說於古無有亂世之書也成周方里而井死徙無出鄉豈盡土腴流金乎豈盡土星掛角乎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無選擇時日之吉凶山頭之利害也何有國有家歷世長久賢才輩出子孫衆多民無凶夭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天賢愚係於人固無關於葬使其一家之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順其葬親以時居喪以禮卽或盡逢其害陰陽豈得而賊之如其父不父子不子兄弟鬩於牆牝雞司晨臨喪不哀不以時葬卽或盡趨其吉天時地利豈得而福之。

王船山先生曰審於得失者喻義之君子淫於禍福者喻利之小人故葬也者藏也仁人君子不忍暴其父母之形體而藏之也知愼此而已矣。今有人焉役其父母之手足

飾其父母之色笑以取富貴鮮不以爲禽獸矣身已死骨已寒乃欲特此以求富於茫茫之土而希福焉則是利其死以徼非望之獲爲君子者何忍出於此恥且夫以禍福言其說之妄亦易知矣自古有天下而祚永者莫周若也諸侯世其國大夫世其祿傳家之永者亦莫周若也考之禮有墓大夫以司國君之墓有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正始祖之域兆於上而以昭穆序葬於東西非有擇於形勢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春秋雨不克葬日昃而葬非有擇於時日也而血食之長子孫之庥後世莫及焉豈後世之士能以福澤被其尸而施及子孫乎所天永命者德也保世滋大者業也內政修外侮禦而宗祏必安君不漁色后不妬忌而子孫必衆推以及於士庶厚以傳家勤以修業則福澤自遠舍此不務而以所生之骨骼求大塊之榮施仁者所不爲尤智者所不齒也何愚焉。

蔡梁村先生曰爲風水之說者審擇乎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水蟻之患祖宗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心安焉乃有惑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之資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惑於分房之說者果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爲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以位置之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相和。至

於時日之說過於拘忌如襲斂入棺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凶竟有不察而信之者以至含斂不親視抑情壞性莫此爲甚。此皆術家藉爲牟利之端守禮者所當亟斥。

楊暉吉曰近世泥陰陽之術恣富貴之求而不計先靈之安妥與否者以遷葬爲最。夫人不忍其親體之未安也於是乎擇地避隰從原就燥防濕又恐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此古人卜葬所以謀之龜筮也。其後惑於堪輿之說尋龍指穴擇日諏時不顧停閣歲年惟慮身之不富貴後之不昌熾者既瘞之後少不如意輒歸咎於墓地使然一遷不已至於再三。嗚呼聖賢之教惟聞積德我德不

積雖吉地亦凶我德既積豈地所能制妄肆營遷以泥於不可知之說吾見其屢遷而屢蹶者數數矣。曰然則皆不可遷歟曰不然寄客歸里則宜遷防備崩潰則宜遷知有水蟻則宜遷大率以慎終爲要。母雍正十二年定律云其有偏信地師之說無故改葬地方官須究出地師不得隱諱寬宥。

厚葬

辨惑篇曰漢成帝營昌陵制度奢侈劉向諫曰昔孝文帝居霸陵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槨又何戚焉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秦皇葬於驪山之阿週迴五里高五十丈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不可勝厚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瘞愈厚發掘必速。

瘞地辨惑

謹案葬也者藏也仁人孝子不忍祖父之形骸暴露而藏之也。是故棺貴堅牢丹漆塗外松脂融內石灰布中磚砌四周石板蓋上四圍炭末厚方寸許三沙土緊築刻姓字行狀於磁盃埋之坆面坆旁無植樹必坵陵毋田原山必四面環抱穴必藏風聚氣。棺堅則尸可及久丹漆則木不速朽松脂則水不能入石灰則骸不能移

炭末則根不能穿磚砌石蓋則久遠如一三沙緊築則固結不解磁刻姓字則久遠可識坆旁無樹則鑽不足慮坵陵可免開造田原豈但潤濕環抱藏聚則棺槨尸骸可多歷年所此瘞地之道所當急講者。至若堆之夏屋露之原野焚之以火沉之以水此不仁不孝之甚者居址猶必選擇何論先人之遺體器用尚須保護何況祖考之尸骸此瘞埋之事不可疏略者。慨自風水之說倡而妄想之心熾謂某龍當出職官若干某脈當發丁財若干謂某富發於某山某貴發於某山於是尋龍覓穴如醉如狂謂得一吉地則人可以出爵可以擁祿可以享家可以興國可以保凡事皆有吉而無凶幸而吉

羨塋地之美不幸而凶告塋地之惡祇期地理之發祥不顧德行之修否爲吏者貪冒爲富者不仁謀人之山爭人之界以至日用云爲損人利己之圖不可罄狀則心地之壞爲何如哉語云吉地不如心地人爲先人計則善爲後人計則不善以公平居心則善以刻詐居心則不善心之不善何地之吉得此故仁人孝子所不爲況地又何能佑尸以福人耶。論者謂地不能佑尸以福人是地爲無靈之物尸爲無靈之骨何以凡物皆地之所産古塚何以不可犯歟。不思地雖生育不息亦祇能育生機之物不能育腐朽之物人之氣絶而死神附於祠尸埋於地不朽難定朽則地何能佑以福人猶之播

生穀於良田可令秀實播粟紅於肥田難令秀實植佳木於名山可令葱蘢植枯槁於美土難令葱蘢古塚多未有後氣無所託遂依附於塚犯者有凶亦不久而化爲烏有不然自古至今死皆塋地若其不化則坟塚纍纍今之生者死者必無地安揷。我思萬古不朽者惟仁義忠信之行道德經濟之文載諸簡冊傳誦無窮而文行乃人之神氣所結文行傳斯人之神氣以傳神氣傳形雖化而人長生。而無識者昧消化之理既惑浮屠超度之言喜死者升入天堂復惑堪輿風水之說樂生者可致多福所惡奸僧邪術假渺冥之事以諞人財賄世甘受其愚而不晤中國數千年來之大不開通者此其

最。且夫天地之間一氣之所充塞得中和之氣而生者爲聖爲賢得混濁之氣而生者爲狂爲愚得山之氣者其人多雄俊其惡者爲粗頑得水之氣者其人多秀麗其惡者爲淫靡稟得清明者英俊稟得敦篤者温和稟得清高者貴稟得豐厚者富稟得長久者壽稟得衰薄短促者貧賤折夭形形色色無類不有初不關乎塋地之吉否如山生棟樑亦生荆棘田産嘉禾亦産稂莠物有龍鳳亦有豚雀鑛有金玉亦有沙礫造物萬殊豈亦塋埋之美惡。至吉凶禍福唐虞三代之世二帝三王在上善者吉而惡者凶自時厥後政事失理懲勸不明惡者吉而善者凶藉曰人生之吉凶由於塋地無論水葬

火葬鳥葬悖理之極其後嗣亦有顯榮不可爲訓而上古之世葬法未興何富貴壽考不絶於世歐美諸洲不信風水而王侯將相無國不有竊望天下之人毋惑地生邪說果生時盡孝葬盡禮祭盡誠修身齊家敦倫飭紀勤以作事恕以待人則吉無不利 天其申命用休

音樂門

樂律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樂律考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而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律呂之本其雄鳴者爲六律曰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爲六呂曰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十二律十二律既定轉而相生黃鐘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於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管灰飛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黃鐘之管其長積秬黍中者九十粒一粒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生矣以之嘉量黃鐘之管其長廣容秬黍中者千二百粒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生矣以之議權衡以黃鐘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爲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觔三十觔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生矣此黃鐘爲律呂之本而天下萬事皆由是出焉

蔡元定先生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蔡元定先生曰古者考聲候氣皆以聲之淸濁氣之先後求黃鐘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淸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長或短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圍徑如黃鐘之法焉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黃鐘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多求之金隋梁以來又參之秬黍至王朴專恃累黍金石亦不復考金石貞僞固難盡信而秬黍長短大小尤不可恃古人以子谷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圍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而已

伊川先生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律取黃鐘黃鐘

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又法多截竹管埋之地中、伺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內有氣應者即取鐘之管、然後以其管分爲九寸、寸作九分、九數陽以九起數、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黃鐘其實八十一分。

皇朝通典、聖祖皇帝審定古今尺度累黍佈算縱黍百粒得今尺十寸之全、橫黍百粒、得今尺八寸一分之限因定今尺七寸二分九釐、正古尺九寸、即爲黃鐘之律準以製造諸律、上生下生、無不脗合。

律數

律呂正義曰律呂新書言黃鐘九寸寸作十分爲九十分

其說實不可易但定律呂之長短必以古尺通今之尺比例推求、然後真數可得。以古尺言之黃鐘九寸、三分損一、得六寸爲林鐘。林鐘三分益一、得八寸爲太簇。太簇三分損一得五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三纖三微有奇、爲南呂。南呂三分益一、得七寸一分一釐一毫一絲一忽一纖一微有奇、爲姑洗。姑洗三分損一、得四寸七分四釐零七絲四忽零七纖有奇、爲應鐘。應鐘三分益一得六十三分二釐零九絲八忽七微六纖有奇爲蕤賓。蕤賓三分益一、得八寸四分二釐七毫九絲八忽三微五纖有奇、爲大呂。大呂三分損一、得五寸六分一釐八毫六絲五忽五微五纖有奇爲夷則。夷則三分益一、得七寸四分七釐一毫

五絲四忽零九纖有奇爲夾鐘。夾鐘三分損一得四寸九分九釐四毫三絲六忽零六纖有奇爲無射、無射三分益一、得六寸六分五釐九毫一絲四忽七微四纖有奇、爲仲呂。仲呂三分益一、得八寸八分七釐八毫八絲六忽三微三纖有奇、比之黃鐘九寸、不足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三忽六微六纖有奇。以今尺言之、黃鐘之七寸二分九釐、損益相生、則林鐘得四寸八分六釐。太簇得六寸四分八釐。南呂得四寸三分二釐。姑洗得五寸七分六釐應鐘得三寸八分四釐蕤賓得五寸一分二釐。大呂得六寸八分二釐六毫六絲六忽六微六纖有奇。夷則得四寸五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忽一微一纖有奇。夾鐘得六寸零六釐八毫一

絲四忽八微一纖有奇。無射得四寸零四釐五毫四絲三忽二微有奇、仲呂得五寸三分九釐三毫九絲零九微四纖有奇至仲呂上生比黃鐘原數不足九釐八毫一絲二忽零纖六纖有奇。古人之度爲數多、今人之度爲數少、數多者橫黍之所生、數少者縱黍之所累、數之多少雖異、而管之長短則同、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正古尺之九寸。至於仲呂不能還生黃鐘、乃十二律呂上下相生、損之漸少、而益之不足、故仲呂上生之變黃鐘、雖不及黃鐘一分上下、而其數仍與黃鐘相近、不得自成一律、其聲亦與黃鐘相近、不能自成一音、細詳其理、下生而損上生而益損益之間、數有消長、亦如氣盈朔虛之有閏分古人所以以律

呂配之十二月

聲數

顧臨邪曰宮音五聲之首其管至長其數八十一其聲極長極下極濁宮屬土而居中有尊重之義故爲君而其絃八十一絲商管次長其數七十二其聲次長次下次濁商屬金而居西有決斷之義故爲臣而其絃二十七絲爲十三徽角管不短不長其數六十四其聲在長短高下清濁之間角屬木而居東有生聚之義故爲民而其絃六十四絲爲十一徽徵管次短其數五十四其聲次長次高次清徵屬火而居南有發達之義驗事而其絃五十四絲爲九徽羽管至短其數四十八其聲極短極高極清羽屬水而

居北有微小之義故爲物而其絃四十八絲爲八徽論五音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論五音相生之序則曰宮徵商羽角長短清濁本無不和其中有不和者由是制三分損益之法以和之宮數八十一三分之每分二十七內損一分并二分共得五十四下生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之每分十八外益一分并四分共得七十二上生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分二十四內損一分并二分共得四十八下生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之每分十六外益一分并四分共得六十四上生生角角數六十四三分之每分二十一餘零一數有零則不和不和則不生故音止於五

損益

律呂正義曰黃鐘一陽復始爲十一月之律三分損一下生林鐘爲六月之呂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大簇爲正月之律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爲八月之呂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爲三月之律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鐘爲十月之呂應鐘三分益一上生蕤賓爲五月之律至蕤賓之生大呂復用上生者自黃鐘十一月之律一陽始生而大呂十二月之呂二陽相繼位雖居陽而氣實應乎陰蕤賓五月之律一陰始生位雖居陽而氣則應乎陰故蕤賓之生大呂實以陰生陽而宜上生自蕤賓一陰生而夷則七月之律無射九月之律氣皆爲陰自黃鐘一陽生而夾鐘二月之呂仲呂四月之呂氣皆爲陽故大呂生夷則爲下生

夷則生仲呂爲上生皆緣蕤賓上生而然宋陳祥道曰黃鐘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鐘至應鐘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長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楊謹仲曰陽中之陽則下生而損一分至陰中之陽則下生者反當益陰中之陰則上生而益一分至陽中之陰則上生者反當損說皆可以發蕤賓上生之蘊古聖人制爲十二律呂以配十有二月節四時之變明消息之機一皆本乎陰陽陰陽之辨精則明理而數備故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法千古不易之論

正義後編曰陰陽之道不可爲典要其以六律爲陽六吕
爲陰者因其所中之月而以奇者爲陽偶者爲陰而實則
自子至巳六辰爲陽自午至亥六辰爲陰黃鍾太簇姑洗
三律於月雖爲奇而又屬乎陽辰之分故爲陽之陽若蕤
賓夷則無射三律於月雖爲奇而已屬乎陰辰之分故爲
陽之陰林鍾南吕應鍾三吕於月則偶而又屬乎陰辰之
分故爲陰之陰若大吕夾鍾仲吕於月雖爲偶而乃屬乎
陽辰之分故爲陰之陽以陽之陽者而下生陰之陰者而
上生是於陽損陰益之本法合若陽之陰陰之陽者則其
法不能以無異故自吕覽淮南通志其相生之法皆以蕤
賓夷則無射三律爲上生大吕夾鍾仲吕三吕爲下生者

以此

二變

律吕正義曰言樂者皆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然二者義
各有在三分損益乃制律之則也古聖人立爲算術以別
十二律吕相生之度凡金石之厚薄絲竹之長短皆依以
定焉隔八相生乃審音之法也審音之法必取首音與第
八音叶和同聲以爲之準卽首音八音之間區而別之以
爲五聲二變則淸濁之相應高下之相宜皆賴以生焉古
聖人審定律吕陰陽各六陽則爲律陰則爲吕陽律從陽
陰吕從陰各成一均而不相紊故今定黃鍾爲首音宮聲
則太簇爲二音以商聲應姑洗爲三音以角聲應蕤賓爲

四音以變徵聲應夷則爲五音以徵聲應無射爲六音以
羽聲應半黃鍾爲七音以變宮聲應此陽律之五聲二變
也至半太簇爲淸宮而與黃鍾應則陽律旋宮之義見焉
如定大吕爲首音宮聲則夾鍾爲二音以商聲應仲吕爲
三音以角聲應應鍗林鍾爲四音以變徵聲應南吕爲五
音以徵聲應應鍾爲六音以羽聲應半大吕爲七音以變
宮聲應此陰吕之五聲二變也至半夾鍾爲淸宮而與大
吕應則陰吕旋宮之義見焉此陰陽以類相從而不雜者
也若夫以陰陽唱和而合用之則一律一吕折中而取聲
使陰陽之氣得以相兼故黃鍾之宮爲濁宮大吕之宮爲
淸宮濁者不得揚之使高淸者不得抑之使下惟定宮聲

在黃鍾大吕之間而可濁可淸始能兼律吕之用黃鍾大
吕旣合而爲宮則大簇夾鍾合而爲商姑洗仲吕合而爲
角蕤賓林鍾合而爲變徵夷則南吕合而爲徵無射應鍾
合而爲羽至半黃鍾半大吕合而爲變宮是又陰陽唱和
律吕合用者也驗之於樂器篴簫鍾磬各一十有六正陰
陽之分用者也今簫笛一孔而兼律吕一音而能高下正
陰陽之合用者也至於簫笛之最上一孔適當出音孔上
第一孔之半而聲低一字卽宮聲之半不應宮聲而爲變
聲者也按其體推其數製以器定以音莫不確有可據則
五聲二變運於十二律吕之中誠有一定不易之理
律吕後編曰五聲必兼二變二變在角徵羽之間無之則

五聲自不能轉有之則五聲又不能調及其還相爲宮也前之二變皆成正聲又別出二正聲以爲二變如黃鍾爲宮則㽔賓爲變徵倍無射爲變宮矣迨太簇爲宮則前之正徵夷則爲變徵而㽔賓之變徵爲角矣前之正宮黃鍾爲變宮而倍無射之變宮爲羽矣迨姑洗爲宮則前之正徵無射爲變徵而夷則之變徵又爲角矣前之正宮太簇爲變宮而黃鍾之變宮又爲羽矣推而至於無射爲宮莫不皆然推而至於陰呂六均亦莫不皆然五聲得二變而後成均猶四時得閏而後成歲五歲不能無再閏則五聲不能無二變

中聲

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者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陽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鈞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生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有十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時出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鈞備而二調成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 又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 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 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 不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 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不以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音之

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二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

律呂後編曰宮最濁商次濁角居中徵次清羽最清然則角乃中聲樂不以角爲君而以宮爲君何與曰音大則濁小則淸自宮以下清至羽而止濁至宮而止管子言五聲之數徵羽大於宮然則宮之上有徵羽猶夫宮之下有徵羽羽之下不容復有聲必轉而之宮之上乃可然則宮乃中聲正聲君聲而不可紊歟

律呂後編曰言大樂者必曰元聲正聲中聲黃鍾之聲中之中也中之中卽正中也故曰正聲從此正中之聲以執其兩端而數乃由以起則此正中聲乃元聲也然而此聲必有上必有下上之固至於無射應鍾矣下之非加四倍

律則黃鍾不得稱中之中四倍律者乃自然而然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夫天地之性必至於中之中而後能生生而不窮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中之中也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則謂之始也固宜故自律之通於數者言之則黃鍾固始也固元首也不特星官家舍冬至無以推步即音律家不得黃鍾之直度又何以推知四倍律之真度若其考擊之間則音必更唱迭和如輪轉虛然後可以爲樂則黃鍾爲宮固必處乎中之中也即至應鍾爲宮亦未嘗越此正中之聲之度然欲令黃鍾之聲處乎中之中非加四倍律其曷由哉

律義

秦味經先生曰十二律之數以管而得十二律之名以鍾而定壽鑄鍾以寓律之聲而爲八音之綱紀故即其器以名律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旋陽宣氣起於黃鍾終於仲呂黃鍾者建子之律也鍾者種也黃者中色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大氣元也故曰黃鍾太簇者建寅之律也太大也簇輳也言三陽盛大而來輳也故曰大簇姑洗者建辰之律也辰位巽爲潔齊故洗姑者故也言萬物皆洗其故也陽之極盛也故謂之姑洗蕤賓者建午之律也陽午則向衰也草生蕤矣陰用事而陽爲賓焉故謂之蕤賓夷則者建申之律也夷[redacted]也春主發生秋主肅殺肅殺之事必循法則所謂利物足以和義也故謂之夷則無射者建戌之律也射斁散也陽氣至剝將盡而陽無可盡之理猶十月謂之陽月故謂之無射此陽之律也陽道體變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大呂者建丑之律也是謂陰律之始呂者侶也助也大呂助陽生物者也則陰之配陽而行者於是爲大故曰大呂夾鍾者建卯之律也夾者中間之謂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爲陽之中故曰夾鍾仲呂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伯仲昏爲伯夏爲仲建巳夏氣始行助陽長物故曰仲呂林鍾者建未之律也萬物至未而茂盛如林也故曰

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南呂助陽成物者也鍾懸之列自此而南三呂之中位獨在南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也始爭者陽效法者陰陽始而唱之陰盛而應之又應者窮上反下聲與氣無不始終相應也故曰應鍾黃鍾爲宮則陽氣在內屬信太簇則陽氣宣發屬商屬義姑洗則生理畢達屬角屬仁林鍾則萬物嘉美屬徵屬禮南呂則萬物成就分別屬羽屬智應鍾陽窮復生與黃鍾同德爲變

宮蕤賓陰生致役於陽與林鍾同德爲變徵別而言之則律言其用呂言其體故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已故通謂之十二律焉

變音

陳照曰六律六呂爲五聲之管音有清濁愈濁則亦愈低愈清則亦愈高剗高低爲五分謂之宮商角徵羽又五音必有餘分閏位而餘分閏位必在陰陽互易之地故必又有二變合五音二變謂之七音。自子至午七律皆陽律也而自午至子亦有七律是故倍五爲十加二變爲十二則六律六呂備二變又各有陰陽則二七爲十四十四位成則陽律七陰律七可以比音而樂之謂之樂。黃鍾宮也而大呂即爲清宮太簇商也而夾鍾即爲清商姑洗角也而仲呂即爲清角至甤賓一陰生矣而時方五月陰盡午中而即生於午故甤賓爲變徵而林鍾則爲清變徵夷則徵也而南呂即爲清徵無射羽也而應鍾即爲清羽十月陽

氣盡矣而陽無可絕之理故應鍾即至黃鍾之交又有半黃鍾半大呂之位爲變宮清變宮然後聲音旋轉不窮與造化同符焉。自黃鍾以至半黃鍾名之曰律自大呂以至半大呂名之曰呂其自宮與清宮以至變宮變清宮者皆音之名律以管音音以協律論其名則異舉其實則同但其位分雖有十四而陽七陰七陽自爲陽陰自爲陰不相參雜雖十四而仍止七又七音必旋相宮調乃可轉必除去二音調乃可成則七音仍止五音然則雖加二變爲七而仍止於五雖倍五爲十而陽爲陽陰爲陰亦仍止於五。

五聲

黃佐曰宮聲自脾交於心而通於舌故曰宮謂之重重則舌居中自重調之如回鳥影豫合皆始終會於喉分者也。商聲自肺交於肝而通於口故曰商謂之敏敏則口開張自敏調之如清心審照闇皆始終會於齒際者也角聲自肝交於脾而通於鼻故曰角謂之經經則舌縮却自經調之如溪郡始見一皆始終會於舌牙者也徵聲自心交於脾而通於目故曰徵謂之迭迭則舌柱柱自迭調之如都知兩透徹皆始終會於齒舌者也。羽聲自腎交於髓而通於耳故曰羽謂之柳柳則脣撮聚自柳調之如明知瞑奉別皆始終會於脣吻者也。

黃佐曰商出於齒角出於牙徵出於舌羽出於脣其所發者以漸而著獨宮聲全自喉出以其兼之也。始出於喉合

口而通相大沉雄舌則居中自內直上故曰宮。再出至舌齒合脣啟回緩舒遲迭振以啟自斜降出故曰徵。又出至齒口開齶張騰上歸中明達堅剛若出若留故曰商。又出至脣齒開吻聚清徵適亮飄振以舉若留若出故曰羽惟出至牙縮舌而躍張齒湧吻通圓實樸平出於前故曰角居清濁之間蓋宮內開而呼商依齒而呼聲皆近而抑然喉在內齒在外故喉聲極濁爲宮齒次濁爲商也羽振脣而呼徵振舌而呼聲皆遠而揚然脣在外舌在內故脣聲極清爲羽舌次清爲徵也至角則案牙而呼半開半闔聲橫出而內入故爲中聲也。五聲之生循五行生數之序皆本天地之氣出於人聲樂和人聲者和此而已羽爲天一

水脣聲也徵爲地二火舌聲也角爲天三木牙聲也商爲地四金齒聲也宮爲天五土喉聲也

陸桴亭先生曰五音宮商角徵羽其端原於人聲之喉舌齒脣牙喉宮音舌徵音齒商音脣羽音牙角音中土之人多喉音南方之人多舌音西方之人多齒音北方之人多脣音東方之人多牙音

陸桴亭先生曰人聲可以晤樂律喉律管也其聲閎者宮音也高亮而噍殺者商音也確以比者角音也標揚者徵音也沉細者羽音也然一人之喉又各自其宮商角徵羽所謂十二律旋相爲宮中央之音宮西方之音商東方之音角南方之音徵北方之音羽律管應五方之氣

陸桴亭先生曰喉律管也心律本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心者聲氣之元也喉者所以候氣也故欲調聲者先平其心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

史記樂書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禮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施

八音

陳氏禮書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大細之中則角而已金重者也故尚羽瓦絲輕者也故尚宮石輕於金而重於瓦絲故尚角匏竹無大細之從故尚議革土無清濁之變故一聲此八音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而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而風融震爲竹故其音竹而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而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而風閶闔乾爲玉故其音石而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土而風涼離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金音鏗鏗以立橫橫以勁武故金音正則人思武石音硜硜以立別別以致死故石音正則人思守節絲音哀哀

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人思立操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竹音正則人思和洽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含嗇土音正則人思寬厚革音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革音正則人思發勇匏音啾啾以立清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思愛慕木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己

律呂正義曰古聖人初制律呂以和五聲然後被之八音金石有厚薄輕重之差匏竹有空竅短長之別絲音則徽柱散實以分聲調土樂則中空容積以較度分革木雖止一聲亦皆有所由起要之莫不以律呂五音之倍半準其損蓋絲與金石爲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與匏土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革與木爲一類所以爲樂之節

矣者也然八音之中備律呂陰陽之體叶宮調聲字之全惟絲竹爲最要何則金石之器以律呂實積容受分量較以厚薄輕重其爲體雖各不同而爲用則一器獨限一聲而已匏土之器其聲生於空竅其分定於容積與竹音同革木之器雖不以律呂之法爲準則而其度分亦皆依黃鍾而得數要之皆所以應和樂之始終節奏耳。堂上之樂貴人聲而以絲竹爲主堂下之樂貴人氣而以竹音爲主竹之竅在虛虛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中空之局徑長短絲竹之聲實實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絲綸之巨細分度。所以然者竹音之樂十二律呂爲之本相與比例推求而取其聲由於比例推

求而得其數其圓徑長短加分減分總不越乎十二律呂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形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形之度分而後竹音諸樂之聲字各歸於律呂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蓋竹音諸樂依人之氣而生聲故本之中空容積之多寡而無與乎形體厚薄之度分。絲音之樂五聲二變爲之本相與比例折取而察其聲由於比例折取而得其分其絲綸巨細徽柱遠近總不越乎五聲二變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絃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絃之度分而後絲音諸樂之聲字各得五聲二變之位而各應乎律呂之宮調焉蓋絲音諸樂依人之力而生聲故本之絲綸之巨細長短而無與乎形質之大小。必使絲竹之器一皆協於十二律呂五聲二變之正而衆音之器所應宮調聲字又皆協於絲竹之音然後諸樂之大本可得而論焉

樂章

律呂正義曰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簇爲人統故祀天用黃鍾黃鍾子天正也祀地用林鍾林鍾未之坤丑地正也祀宗廟用太簇太簇寅人正也若以月律言則圜丘之祭以建子之月其用黃鍾不待言矣方澤之祭以建午之月法當用蕤賓地陰而用陽律非其質矣況林鍾固蕤賓之呂坤地在未又萬古不可易者也。太廟之祭大祫於建丑之月法當用大呂時享以四孟之月法當用太簇仲呂夷則

應鍾若與朝會同義則十二呂闕其七人神同制已非所以尊神況又闕也故惟太簇一均寅爲人正人於祖爲宜用之宗廟。

律呂正義曰黃鍾子位天之統也天壇樂章用黃鍾爲宮黃鍾下生林鍾林鍾未位地之統也地壇樂章用林鍾爲宮林鍾上生太簇太簇寅位人之統也太廟樂章用太簇爲宮。月生於酉酉西方正位也又秋分夕月建酉之月也月壇用南呂爲宮。至日壇若以日東月西日卯月酉論應用夾鍾爲宮但夾鍾陰而日爲陽故亦用太簇爲宮先農壇爲農事也用姑洗爲宮帝王廟先師廟祭以春秋春以夾鍾秋以南呂爲宮。太歲壇用歲始之律太簇爲宮。社稷

壇於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故春以夾鍾秋以南呂爲宮皇帝三大節並以黃鍾爲宮朝會宴享各以其月之律爲宮閏月則交節之前用上月宮調交節之後用下月宮調皇后三大節均以南呂爲宮。

律呂正義曰圜丘用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倍無射爲變宮而大呂一均及蕤賓倍無射之二變設而不用方澤用林鍾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倍應鍾爲變徵大呂爲徵夾鍾爲羽仲呂爲變宮而黃鍾一均及仲呂倍應鍾之二變設而不用太廟用太簇爲宮則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夷則爲變徵無射爲徵倍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而大呂一均及黃鍾

夷則之二變設而不用。合三大祀言之律呂並宣燦然大備三大祀既用黃鍾林鍾大簇而夕月壇用南呂帝王廟用夾鍾先農壇用姑洗如還宮之法則十六鍾迭相爲用迭相爲用則不窮於用安得所謂啞鍾之誚。

正樂

周子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成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哉。

張照曰樂經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德則以義理養其心樂語則以聲音養其耳樂舞則以舞蹈養其血脈古人所謂樂教者如此所以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後世不知樂爲教之事故其職領於有司而已學士大夫鮮有知者則其精微之旨不得而徒索之鏗鏘節奏。已不足以和神人況太常工人記其髣髴用之郊廟者存什一於千百耳其施之民間日用莫

非子夏所謂及優侏儒獶雜子女則其所化之民所成之俗當何如耶。

朱子曰就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攷其律呂令其得正并令詞臣撰樂章略述教化訓戒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和平。

邱秀瑞曰居今之世而欲追求古樂之聲以復於先王之爲勢必不能何如倣古樂遺意召集名儒取今之所謂劇場詞曲者一一較而訂之其淫艷而傷風教與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槩從禁絕而其所編撰成曲頒行天下者必皆古今忠孝節義可歌可泣可法可傳之事至其聲器不妨從今之優伶取其明白正大抑揚有節

者安在今之樂不猶古之樂哉。

樂和

陸桴亭先生曰欲正五音必先六律欲正六律必先黃鍾欲得黃鍾必先審聲氣之元欲審聲氣之元必先致天地之和欲致天地之和必天子建中和之極。

薛敬軒先生曰人倫明則禮樂興禮序樂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焉。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三綱五常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度數所以辨人倫自然之序聲音所以辨人倫自然之和無序不和禮云禮云度數云乎哉樂云樂云

聲音云乎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偕樂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農田門 農政

制產

邵陽[illegible]龍山輯

[stamp]

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輕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陳芝蘭曰先王之馭天下探其源而治之制為授田法以闢萬化之門建一事而三物備焉田均而苦樂之塗不異法立而僥倖之路不開民安而情性之節不亂遂陰養其恩愛廉恥忠信禮讓於畝畝間自授田之法廢而民無常生之業天即豐年能豐於田之所在不能豐於田之所不在君即薄征能薄於斂之所及不能薄於斂之所不及民既已汲汲皇皇謀生之計百出苟可以救一朝之死何所不忍故恩愛薄而乖離起苟可以延一日之生何所不為故廉恥輕而慳吝生苟可以智取何所不譎故忠信漓而詐偽出苟可以力獲何所不爭故禮讓衰而攘奪行

陸桴亭先生曰古授田之法上持其籍下耕其畝授田歸田皆下請於上而上為之出納非上之人銖銖兩兩家泒而戶給之法如富家田連萬頃任人佃種但承佃出入必由主人此一主籍者之力耳

陸桴亭先生曰古之有國者授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如後世富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業授之佃戶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無俟多覈而奸弊自無所容今授田須修古鄉大夫之職得人久任庶幾可耳

謹案王政莫先於養民養民莫要於制產而制產莫善於公田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而亦未嘗指田產以予百姓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公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人以服田力穡為務百室所以其豫於盈止自三王大公之制廢而兼并之禍興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家無立錐於是董子限田之議作元魏孝文北齊孝武後周文帝李唐太宗皆有為之主洞晰民隱壓心愛養欲復古遺制而均田之詔頒焉竊思貧不能禁其不賣富亦不能禁其不買田何能限生齒無定田豈易均加以桑田露田之瑣屑口分世業之紛紜又因遷徙而許其賣易公田變為私田宜其暫而不常下至以田為買賣君失養民之柄民多不仁之心苟且之政惡能平治天下有王者起乘大亂之後當締造之初步武三王齊法萬古不必如三代之制井其田畝急宜收天下之田而為公田定鄉繪圖編號註冊分田為三等上田畝十石稅二石中田畝十石稅石五下田畝十石稅一石土地山林價值千緡者稅五十緡值百緡者稅五緡值十緡

者稅五百隨有力者佃耕、不得踰力而佃、宜少不宜多、力不能耕者歸官另佃、過佃失耕、無人力而不退佃者罪之、每鄉簡賢能一人爲鄉正、凡佃公田者書佃字於鄉正輔以保主、收稅課農諸事、鄉正任之、牧令總其成、不時巡察而王政行焉。論者謂井田廢、買賣興、遞相交易、富者固日有食、貧者亦無日不食、何忽變而創公用之議。嗟夫、火鼠不可以語雨、夏蟲不可以語氷、令人不可語復古、皆處於身之所安、昧世事之權宜、以求合乎至中、亦思田產不制、貧富不均、富者廣置膏腴、食精鑿而飲和羹、百穀不可以適口、必求其珍饈、八簋不可以下咽、必盛其籩豆、以及偏身錦繡、妻妾無數、歌舞華屋、

肥馬奇花、窮奢極欲、猶有不滿其心、思貧者生無田畝、謀食維艱、仰不足事、俯不足畜、糲飯尚難克飽、安有鹽酪之味、以及衣服不完、婚媾無期、疾病莫療、敝廬不可以禦風雨、樂歲凶年、尚多不免於餓莩、其富非盡從儉約而來也、巧取致富、刻薄成家、爲富者不仁、其貧非盡由怠惰所致也、見利思義、臨財不苟、爲仁者不富、均爲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君之所子、天豈佑於富而疾於貧乎、地豈厚於富而薄於貧乎、君豈好於富而惡於貧乎、生養者天地、制產者人君、而制買制賣、有富有貧、天心之所不安也、地理之所不宜也、君政之大不平也、祇可以對富民、不可以對貧民、何可以對天地、不咎買賣之

制失、而反咎公田之議非、豈知王道之始明於治體者耶。論者謂田私於民爲日已久、一旦舉而爲公、誰肯舍其已有之田、以與夫人、天下之兵端殆從此起、欲利民反爲害民、欲大治轉成大亂、因之不可公限於時、亦迫於勢。不知私田可以買賣、田多聚於一家、天下有田之富民千中之一、無田之貧民千有九九、以一富民之田公之於千貧民、此千人者之所甚願也、助人爲亂以去己之所利、雖至愚者不爲、富豪卽藉端生事、要亦有將而無兵。且富者不明民吾同胞之誼、土田公養之具、徒知己富、不惜人貧、失仁愛之心、爲壟斷之謀、天所厭也、子孫不游惰、必驕侈、轉瞬而田歸他人、所謂千年田地

主有八百、安能常爲己有、又何樂而必私。公則怠惰者不與佃、不佃則不得食、子孫必務習勤勞、兼泯驕侈、而田可常有、又何樂而不公、又創始之時、以私田之多者爲農官、厚其俸祿、富貴兼全、富者之公、亦無不願。公田之在治世、未嘗不可以興。然不若大亂之後、人民失所、土田無主、機會可乘、變通盡利、非奪富民之田以與貧民、正易使貧民皆爲富民、時不可失、勢所必爲、天下之民世蒙其利、天下之治咸慶其大焉。論者謂田歸諸公、隨人可佃、則天下之人必盡趨於南畝、豈能盡人而佃。不知耕作之人寡、土田多因之以荒蕪、耕作之人衆、土田益因之而開墾、天下之土田足以養天下之人民者、

未有不足以容天下之人之耕佃、又天地生人、不盡爲耕作之侶、世尤不可無學道之士、並不可無工商之徒、秀而有志者、必選入學校、弱而有智者、則樂於肆市、而其樸實强幹者、乃願爲農夫、地浮於人、佃不妨多、人浮於地、佃不妨少、何憂其不給、且移稠密之人而耕寬潤之地、匪第不患無所耕作、並不至於少佃、若田歸買賣、富者有田而失耕、貧者欲耕而無田、以致離鄉別井、逐蠅頭以延性命、而性命多不可延、是昔置買賣弊在兼併不慮其多、不得佃、今置公田利可均沾、反慮其不能盡佃、何不思之甚耶。論者謂田歸於私、則民之俵佃少、而其事易、田歸於公、則官之俵佃多、而其事難、不知人

之建大功、與大利者、不惜費、尤不畏勞、成周二十授田六十歸田、其事多端、初不以爲難、而不井其時小人利其利、而歿世不忘、天下所以長治平。鄉正生長田間、熟識畎畝之肥瘠、多寡、人民之少長勤惰、公田之佃、直一主籍之力耳、矧一歲之中、豈皆更佃、何難之有。天下之最難者、無過於貧民、貧民無知、迫於饑寒之難處、小則爲姦、爲宄、大則爲盜爲寇、兵以勝之、不如撫以安之、簡賢能以善政、令發倉廩以賑貧困、幾費經營、至數年而貧患始平、不數年而貧患復作、其諸劫奪之案、無時不有、三代下少治平之世、皆此畏公田之難、貪私田之易階之厲耳、與其以私田俵佃之少爲易、致上下之皆難、

而世鮮治安、曷若不以公田俵佃之多爲難、使上下之皆易、而世皆承平之爲愈與。論者謂以鄉正主佃、豈易得公平、鄉正奉法而行、良田佃於親愛、人佃出於賄賂、大利不免大弊、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萬夫之中、豈無良賢、愼選才德優於一鄉之人、爲一鄉之所敬服者、優其祿秩、專其委任、必辨長幼、別勤惰、量多寡、以爲俵佃、又盡職則陞、沒則祀其鄉社、誰不秉公持平、樂奉聖明、恪襄盛治、不然者、許民赴愬、罷黜終身、不齒於鄉、而弊自無。古今至善之事、多諉於人才難得、廢而不爲、遂甘爲不善之事、使民受其害、而不蒙其利、須知人才由於造就、禹湯文武在上、以鄉三物教萬民、當時鄉遂黨

正、盡屬賢能、而井田之制行、豈可見末世教化不修、鄉無善俗、世乏良材、慢謂興王之世、造就有方、行公田之善政、而亦無公平鄉正之可任耶。論者謂每畝十石、上田稅穀二石、中稅石五、下稅穀一、準諸三代什一之制固已重、較之近世每畝六石、上則賦米三升、中賦米二、下賦米一、則尤多、山土後世無稅者亦稅、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不知三代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又有力役之征、扯人而計、何止什一、近世賦輕於古、而任民買賣、富者貲百金之產、上則收租七分、中則收租六分、下則收租五分、富者本大利小、不甚合算、貧者終歲勤動、所得無幾、哿矣富人、哀此貧戶、山土無稅、而關卡橫征、公

則既無購買之費、又無力役之征、稽卡之稅、國之所取什之一二、民之所得十之八九、取未重於古、而國用可供納雖多於今、而租稅以免、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可以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焉。論者更謂上古艱食、農田爲急、後世需財、貨賄爲急、舉畫井封疆之世界、變而爲富國强兵之時代、與其講公田、不如言工商。不知人不可無貨賄、尤不可無菽粟、有菽粟而無貨賄、菽粟可以全生、有貨賄而無菽粟、貨賄亦無所用、且農田與地爭利、工商與人爭利、與地爭利者、積久必昌、與人爭利者、不久而亡、況農田爲工商之本、講工商而先講農田、民多趨乎農田、農田之出無窮、工商之入亦無

竭、講工商而不講農田、民多趨乎工商、農田之失無限者、工商之得亦無幾、荒土田、兼荒肆市、其利同歸於盡也、環顧天下、競尚工商、以圖富强、富强安在、何如講公田以安人民、則太平立致。又有謂後世惠民之道、在薄征、不在公田、顧征不可不薄、而田尤不可不公、田不公、雖薄征、亦霸者驩虞小補之術云耳、豈與王者之正經界、皞皞其民可同年而語、然則公田之議、其善不容罄述者、請爲約略條陳之。三代下田入富室、太阿倒持、貧民佃富人之田、知有富不知有君、佃公田、小民知一涓一滴、皆我后之賜、尊君親上之心、膠固不解。倫理之變、多由於貧寡、父子以無養而少恩、兄弟以鮮餐而相鬩

夫婦以貧窶而交責、得公田而佃、朝夕溫飽、家室和平。貧家生子、無以爲養、可喜而又可憂、甚且溺之、否則鬻之、有公田可佃、生子卽生田、田重而人以重、田置買賣、富者刻剝乎貧民、貧者仇憾乎富民、驅天下之民相爲殘賊、佃公田、民以力得食、自各安康、衢之天民多田則生孳、無田則思濫、邪僻百作、世道凌夷、公田無甚貧甚富、而有至性至情。人之貪冒、爲廣畝也、與公田、則貪多無用、必轉而尙廉潔、人之奢侈、富於田也、佃公田、則所得有限、當自習爲儉樸。商賈之多、藉富室爲交易、公田無大富室、則交易必減、可以崇本而抑末。游手之民、非出於貧窮、卽生於富足、公田則耕鑿有食而袖手難生、

天下之民、可盡驅而歸之農、公田以惠農民、而俳優之子、異端之徒、不能安居坐食、惑世誣民、以耗天下之財、天下愈因以家給人足、富者廣佔土田、力不能耕、多至拋荒、私田之大失、公田必盡地而佃、天下無曠尺寸地。衆佃宜少不宜多、可以安人民、可以肥土田、可以多地利。租歸鄉正收納、免糧書都催之費、除釐卡關市之征、痛役不得上下其手、小民得以生全、又課農則人爭耕勦、爭界飛糧、私田之大害、公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無此疆爾界之爭、無賣易何輕重飛灑之虞、以租稅之多、厚祿糈、立學校、興地利、修水利、營工藝、備飢荒、修城

郭除道路橋梁講武備則萬善可舉立濟院則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各全其生。且夫利不百不興弊不百不除興百利而除百弊策出萬全實千古至中之舉萬年有道之事爲庸耳俗目所不知而聖帝明王所必行者則有二事一爲傳賢一爲公田天下萬事皆起於君君不賢則事無可爲天下萬民皆須有田田不公則民無所食傳賢則聖王御宇而天下之事無不就理公田則齊民並耕而天下之民無不得所傳賢體也公田用也必賢聖之君始知行政出治以養民爲首務養民以公田爲至善故養生莫善於五穀舍五穀初無善術養民莫善於公田舍公田別無善策有恆產乃有恆心倉廩實

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養立而教可申由是遂生復性盜竊不作兵戎不起天下可垂拱而治。閒嘗曠觀千古縱覽六洲天下之治也由人心之皆公天下之亂也由人心之多私人之心公者常爲天下憂樂不爲一己求温飽人之心私者祗爲個人沾益利不爲同胞計安全惟公可以服衆而天下大治爲私則羣起相爭而天下大亂治亂之道原於人心之公私發於事業而田制公私之關繫尤爲大宗以故三王公田産以安蒼民其治非漢宋元明諸代歐美非澳諸洲徒事小惠者之所能及焉楊園之必變田制桴亭之言易授田大儒之卓見亦三王之存心也自今以始天命維新地球盡闢風氣大開事事改良天位已不欲私於一家土田又何可私於百姓竊望聖君賢臣同天覆地載之量存老安少懷之志薄豪民之擁富憫赤子之常貧不狃於弊政不阻於浮議不畏難而苟安行大公無私之道法三王而置公田費一時經營之力造萬世永賴之福德配天地功冠古今六洲愛戴千秋感佩世世馨香其無斁

經界

陸桴亭先生曰古者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欲正經界亦循今制而已然二百四十步終不如百步之善蓋古法簡淨簡淨則難混今法畸零畸零則易欺且畝數狹則民力優耕者務盡地利畝數廣則民力勞耕者易於

鹵莽存心經界者審之

陸桴亭先生曰凡治郊野須先分鄉爲幾都都爲幾圖圖又分爲幾號或幾圩。每都立大石碑上書幾都面刻本都四至地形河道背刻本都田畝細數。每圖立小石碑背面鐫都圖每圩每號亦如之使經界號段較如列眉暴官污吏亦不能作弊

陸桴亭先生曰丈田橫斜伸縮之間最多弊海剛峯令民以灰畫地而數其眼方六尺爲一眼眼爲一步二十四步爲一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謂之癡算使人人皆曉是亦妙法然不如用棕網爲尤妙棕網者以棕繩結網每六尺爲一眼遇地之尖斜畸零則以此鋪之更捷於用灰灰算

便於民棕綱便於官二法俱不可不知。
陸桴亭先生曰淸丈田畝莫如行方田其法每千步爲大方立大標竿百步爲小方立小標竿大標竿以石爲之小標竿以木爲之下立兩石足夾而立之大標竿常立而不仆小標竿不妨以下有石足可驗。立之之法先須正南北以針盤準之如立標竿於南則自此以至極北地方皆依針路竪立直如引繩不許一毫參差有參差則罪其司吏東西亦如之如遇山險及江河水道不可立標竿者則不必立以左右前後之標竿可以相準標竿既立則標竿四至之中其田地自有定數如大標竿之中千步爲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

萬畝小標竿之中百步爲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十六步在古法當田百畝。其間使有山林川澤不毛磽确凹凸不平之處則令本方業戶里老自行公同量算書爲方帳更不許去一方之外。每小方爲一小圖大方爲一大圖圖各以石號別之一縣一郡又爲一總圖自此以至天下總爲一大圖不惟里數可以無差而地形之方圓曲直亦可分毫不爽。吏胥惟令監標竿至每方中田以細數擇年老公正者爲方長而令各田業戶自請善量之者各算本田步口各書四至如魚鱗冊法畫圖貼戶撥土步畝總數獻於官府其有不合與欺隱者官爲直之其有通同作弊者官不難覆勘。

朱子曰經界爲民莫大之利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打量步畝攢造圖帳費從官給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爲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其諸都合爲一圖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打量之法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産錢幾文每文納米幾何除二稅簿外每三年鄉造一簿縣造都簿通載田畝四至産錢實數送州印押付縣收藏民有交佃對行批鑿版圖一定民業有經。

田畝

楊靜巖曰田制不一有圍田櫃田架田沙田塗田梯田圃田區田之別。圍田者四圍築長堤而護之內外不相通江以南地卑多水田皆築土爲岸環而不斷隨地形勢四面各築大岸以障水水間又爲小岸外水高而內不得出則車而洩之以是常稔不荒北方地平無岸潦旱皆荒爲長堤大岸以成大圍岸下須有溝洩水則外水可護而內悉爲腴地何慮水旱。櫃田者築土護田俱置㙮穴順置田段便於耕蒔若遇水荒田制差小堅築高峻外水難入內水則車之易涸淺沒處宜種黃穋稻種收六旬能避水溢之患水過澤草自生穇稗可收高涸處亦宜陸種諸物此救水荒之上法因壩水溉田亦曰壩田沙田者沿江瀕海積

瀕沙而成腴壤之田此田迎水地常潤澤四圍宜種蘆葦內則普爲塍岸可種稻秫稍高者可種棉花桑麻旱則便灌旁繞大港潦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虞但河漲無時未可爲常。塗田者瀕海之地潮水往來沙泥常積上有鹹草叢生挑溝築岸樹立椿橛以抵潮汎其田形中高邊下數十丈爲一小溝數百丈爲一中溝數千丈爲一大溝以注雨潦初種水稗斥鹵既盡可種粱稻。架田之法以木縛爲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隨水浮泛自不淹沒種至收穫六七旬日水鄉無地者宜效之。上皆近水而爲之制者梯田則成於山多地少之處除峭壁不可種其餘有土之山裁作重磴皆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壘

石相次包土成田若山勢峻極傴僂而上耨土而種如上有水源可種旱稻秫稻如止陸種亦宜粟麥代田而參區田治田甽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甽間爲隴隴廣一尺積甽中之土於隴上一畝之地濶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爲甽隴三十道甽首爲衡溝以通灌輸播種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壘及播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耘苗中爲四行相去五寸生葉耨隴草土以附之種蔬果之田謂之圃田其田繞以垣墻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贍數口稍遠城市可倍添田數至一頃而止結廬於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內皆種蔬惟務取糞壤以爲膏腴臨水爲上否則量地掘井以備灌溉若稍廣可兼種麻苧果穀諸物比之常田其利數倍。

墾荒

徐旭齡曰生財之道墾荒爲要而其患有三一則科差太甚而富民以有田爲累一則招徠無資而貧民以受田爲苦一則考成大寬而有司不以墾田爲職。田有不等必新荒者三年起科積荒者五年起科極荒者永不起科則民力寬而荒墾者眾。民有貧富不等必移流者給以官莊匱乏者貸以官牛坡塘溝洫修以官帑則民財裕而力墾者多官有勤惰不等而限以幾年招復戶口幾年修舉水利幾年墾荒地土有功者陞無效者黜則懲勸實而督墾者勸。

徐之齋曰天下荒土荒田累千萬頃遺利正多勸民開墾上地種五穀中地種荍穀蕎麥瓜果芋蕷蔬菜桑棉藍草紵花下地種榆柳雜樹蘆荻之屬以廣生計。禁種煙草甘蔗無益之物以妨地利。上地十年起科中地十五年起科下地永不起科賑濟於已然何如開墾於未然之功大。官石谿曰周官太宰任圃以樹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澤事而山林邱陵川澤之民遂得享山林邱陵川澤之利。成周以還園囿虞衡藪牧之職則廢而不講今自大江以西五嶺以南山則一望而皆童林則一望而如赭高邱大陵與不毛之土等而長淮以南大河以北大藪大澤古之凫雁魚鼈弃物於其中自今但爲積水之壑而

已、小民趨利如騖、豈果甘爲惰窳、不圖富足、以聽其爲廢壞哉、所以相視不前者、甲業之而乙戕焉、且業之者一、而戕之者百、焉利未興、而害已及之、逮之於官、有司又視爲資産細故、委之塵牘、而莫之省、甯荒其業而莫謀其生、公私交困、職此之由爾。若明立禁條、賊山林者有罰、竭川澤者有罰、漉陂池者有罰、盜取横侵者有罰、頒行郡縣、犯者得實、嚴懲、勸課多方、民盡地利、而無餘力、著有成效者、優予上考、其不稱職者罰之、庶州縣之官、皆以是爲先務、而民之良者、自相與封殖、恐後、孟子云、不可勝食、不可勝用、豈虛語哉

勸農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洫、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農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仲秋之月、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毋疑。

漢景帝詔曰、農桑天下之本也、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强無攘弱、衆無暴寡、耆老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其令郡國務農勸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元世祖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上、社長以時視點、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名以授提點官行罰、大書所犯於門、候過改除之、不改則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得水、聽種區田、又課種棗雜樹、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各所種苜蓿以防飢。近水之家、許鑿池以養魚蒔蓮藕菱蒲、以助衣食。明祖令社長擊鼓催耕。

雍正元年諭曰、農民勤勞作苦、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有敦龐渟樸之行、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戴、各督撫率所屬舉行勸農之典、有輕視民隱、不實力奉行者、以溺職論。

乾隆二年諭曰、倣周禮遂師之制、鄉民之中、擇諳熟農務素行勤儉、爲閭閻信報者、每一州縣設數人、董勸其地方、官考績均寬以歲月、如勸戒有方、地闢民勤、穀豐物阜、督撫據實題報、官則交部議敘、老農量加獎賜、

彭端淑曰、天下之大本在農與桑、小民之致富、由勤與儉、

務令州縣親覲民事勤者獎之惰者戒之其不足給者發常平之倉以補之州縣率民大吏復率州縣歲以其績申於朝循職者陟反是者黜則州縣有所畏而不復弛而小民亦復知所勉而不敢惰古先王省耕省斂之遺意。

許三禮曰足食之道無過開其源節其流二者而已民之惰於農者上勸之勤不能耕且織者上教之耨以紡乘其年豐有餘上多方設法勸之積儲宜水者勸之開渠勸之鑿井勸之蓄水宜果木者勸之樹桑勸之種果勸之培材宜畜養者大而馬牛小而雞豚又細而池魚以六府言之原不但穀爲農事金木水火土各方所產不同銅與鐵竹與茶滷與酒陶與冶鹽與硝何一非佐農事之不足者件

件留心以治之皆所以開其源也至害農者不一端小民終歲之勤劬不足一事之耗費可念也上爲之薄其稅斂減其徭役息其詞訟又多方約束衙蠹省其剝削抑制强豪免其橫侵消弭盜賊絶其暴掠害農者已去其半若農之自爲耗者亦不一端承平無事者淫心縱小民一念之淫泆可廢中人之產者有之上爲之嚴其禁令有鮮衣怒馬崇宮盛筵者禁之有婚嫁喪葬無度者禁之諸如習於奢俗慶生辰賀號動輒打網請會戲筵綺席二三十數羣者禁之惑於邪教祈平安福造神道祠每至斂錢布施修醮演戲月每幾舉者禁之害農者又去其半件件留心禁之皆所以節其流也信此開節行之三年足民何難

雍正廣訓曰養生之道在於衣食農桑者衣食之所由出衣食之道生於地長於時而聚於力本務所在稍不自立坐受其困故勤則男則有餘粟女有餘布不勤則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願吾民盡力農桑勿好逸惡勞勿始勤終惰勿因天時偶歉而輕棄田園勿慕奇贏倍利而輒改故業苟能重本務雖一歲所入公利輸用而外羨餘無幾而日積月累身家饒裕子孫世守則利賴無窮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牛彘之畜亦皆養之有道取之有時以佐農桑之不逮庶幾克勤本業而衣食之源溥慮年穀豐登忽於儲蓄布帛充贍侈於費用不儉之弊與不勤等甚且貴金玉而忽菽粟工文繡而廢蠶桑相與率爲紛華靡麗

之習尤爾蒸民所當深戒。

眞西山先生曰凡爲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獲惰復何望。勤於耕畬土熟如酥勤於耘耔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拾糞壤苗稼倍長勤而不慵是爲良農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爲功到此方知爲農而惰不免飢餓一時嬉游終歲之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若其害農則有四事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閑四者有一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即是游手游手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勸力家道豐殖更能爲人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不善之人是爲逆天天必罰之悔何及焉。

憫農

司馬溫公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閒爲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又何可生之路耳而況聚斂之臣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薄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

真西山先生曰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下之所以

養人者幾乎熄矣三代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三代下民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興丁夫之糧餉耕牛之芻藁無所從出預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未克飽敢有鹽酪之味乎其始耕之苦也曉霜未釋忍飢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其立苗之苦也烈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其耘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傴僂而腰爲之折其守禾之苦也當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肯迨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簸揉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懽曾無旬日穀入主人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採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絍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種田地

張楊園先生曰種田地利最薄然能化無用爲有用不種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爲無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糞與竈灰腳泥無用也一入田地化爲布帛菽粟卽細而桑釘稻穩無非家所必需之物殘羹剩飯以至米汁酒渣上以食人下以食畜莫不各有利息至於大者勤則善心生

愛土物厭心滅又無論已筋力有用也逸則脆弱丁口有用也閒則虛靡金錢粟帛有用也薪油耗之酒漿耗之瓜蔬又耗之麻縷絲枲亦耗之儉者耗三之一奢者過之至其甚者男習惰游女休蠶織長傲誨淫又無論已賈子曰治天下至纖至細也此言雖大可以喻小人能綜其大綱復不厭纖悉家政其庶理乎

擇莊佃

張英曰守產之道不可不講若不善經理付之僮僕之手任其耗竊積日累月沃者變而爲瘠潤者化而爲枯稍瘠者化而爲石田田瘠而畝不減入少而賦不輕平時僅可支持一遇水旱催科則立槁矣田本爲養生之物變而爲

累身之物。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哉。欲思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盡地理。盡地理之道有二。一擇莊佃。一興水利。

恤佃戶

張楊園先生曰。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士庶之家亦如此。家法政事也。田產土地也。僱工及佃戶。人民也。佃戶終歲勤動。祈寒暑雨。吾安坐而收其半。賦役之外。猶及三之二。不爲薄矣。而俗每存不足之意。任僕者額外誅求。腳尖斛面之類。必欲取盈。此何理耶。且朝廷一布寬恤之詔。百畝之家所益幾何。而歡傳萬口。下加征之令。百畝之家所損幾何。而怨咨載道。豈非民力不可竭乎。大凡田所坐落。平日決宜躬履畝畝。識其肥瘠。計其寬隘。及泥蕩水路。莫不畫圖詳記。及佃戶受田之日。宜至其室家。熟其鄉里。察其勤惰。計其丁口。慎擇其勤而良者。人衆而心一者任之。收租之日。則加意寬恤。僕人積弊。極力革除。至於凶災爭訟疾病死喪及煢獨貧厄。總宜教其不知。而恤其不及。須令情誼相關。如一家之人可也。近見富家巨室田主深居不出。足不及田疇。面不識佃戶。一任僕所爲。至有盜賣其產。變易區畝。而不知者。浸沒租入。將熟作荒。退善良之佃。任與刁黠。種種弊端不一。而足坐使生計匱窘。虛糧積累。以致破家亡身。無不由此。或乃恃目前之豪橫。凌虐窮民。小者勒其酒食。大者逼其錢財。妻子寘之獄訟

出爾反爾可畏哉。

選良農

張楊園先生曰。種田無良農。猶授職無良士。訪求選擇。全在平時。大約力勤而愿者爲上。多藝而敏者次之。無能而樸者又次之。巧詐好欺。多言而嗜懶者爲下。若無大過惡。不可輕於進退。惟夫奸宄簸弄。不可不察。積弊故套。不可不破耳。

稱餼廩

張楊園先生曰。勸農之道。中庸曰。餼廩稱事。別忙閒一也。異勤惰二也。分難易三也。忙閒難易不難分別。時察其勤者而厚之。則勤者既奮。而惰者亦服。如勤惰一體。則勤者怠。若顯然異情於勤。則惰者亦不能平。至於工銀酒食。似乎細故。而人心得失。恆必因之。故不可心存刻以少爲多。乘人之急。使人有傷心之痛。書曰。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勞苦不知恤。疾痛不相關。失人心之大事。

主忠信

張楊園先生曰。司馬溫公居洛。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曰。困之將以益之。宴安害人。遊閒廢事。古人無不懼之。今農書所載者法也。苟非其人。法不虛行。行法之要。一曰忠信。一曰精勤。忠信以待人。則人無不盡之心。精勤以立事。則事無不成之勢。要之忠信本也。衛詩星言夙駕。稅于桑田。言勸課之勤也。而終

之以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言其操心誠實而淵深故能畜馬之眾亦至於三千。農田之務用天之道資人之力與地之利最是至誠無僞百穀草木用一分心力輒有一分成效失一時栽倍卽見一時荒落我不能欺彼彼亦不能欺我不似末世人情作僞難處然與世人交農終易處以僱工言口惠無實卽離心生夙興夜寐卽朝氣作俗曰作工之人要三好銀色好飲食好相與好作家之人要三早起身早煮飯早洗脚早三好以結其心三早以出其力無有不濟推之事事一轍。

中道全書卷四十

農田門 通法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氣候

農家正業曰四時之變遷寒暑之代謝風雨霜雪之狀態總稱之曰氣候凡空氣於一定之溫度常含有一定量之濕氣溫度愈高則含濕氣愈多溫度愈低則含濕氣愈少其溫度之高者多不及低度乾燥空氣中之濕氣由湖海洋所蒸發之水分而成與大氣混相乘風飛散觸於寒冷之山巓阻於地面之冷氣凝而爲雲爲雨爲雪復降於地以故沿海溫暖之地則多濕氣而寒冷之山地則常乾燥總之濕氣適宜則益植物而濕氣不及量不能使植物繁茂反至枯萎者其害尤大。雨與農產有極大關繫如梅雨多少及其遲早足以占歲之豐凶是已雨與雪非惟爲致水之源又能溶解空中所含之阿母尼阿及硝酸等之化合物爲培養農產之肥料。風因空氣之流動而起其速度微緩者能送新空氣於葉面助植物以炭養二氣之質且其葉面之水蒸氣因風所盪蒸發愈多而養液之循環愈盛根莖日益強固及植物成熟時又能傳播種子而爲雌雄蕊之媒介然風之速度過高則損植物之枝葉爲農產之害者往往有之。雨由日光熱氣曬蒸水氣所致日面偶有黑點熱氣便大不崇朝而雨作焉苟黑點愈多則熱力愈大卽

有水患之徵若黑點淨盡定爲旱災之兆用風雨表以測之則風之方向雨之大小皆得預知之而有備無患

農產之種子播諸土中生有機物含有多量炭素其炭素皆自空氣中來植物體之攝取炭養氣必在綠色處以葉取之從葉氣孔而入於組織內在葉中之葉綠粒則藉日光之力分解其炭養即吐養氣而取炭養氣是已經種種變化而成植物然無日光則植物不能生育田畝苗長時多水之地放乾其水使日光熱力深透又引新空氣深入土中苗根得熱與空氣益見暢茂各色土吸日光之熱黑土吸熱最多若淡色土黃土吸熱之力不及黑土吸熱多之土培養苗根苗益茂盛生氣充

足結實飽滿吸熱少之土終不及也所以土色淡黃之地以草根木葉燒成火土加人糞堆內久之散布大田變成微黑收光熱之力稍多不無益於農功電氣亦有益於植物利用電氣之法須於塲圃周圍建數木柱其上部植鍍鎳針針緣連以銅線線端結以亞鉛板埋於地中因其柱頭之針能吸收空中電氣從銅線而下散於地以助物產之生育如甘藷用此法可增收三分之一美國有所謂電氣田者增收穫之數約有五成則其效之大可知矣。

土壤

農家正業曰土壤有上下之別上層爲通常耕鋤所及內多含腐敗之動植物質色帶黑暗謂之表土下層質稍堅實色亦與表土異謂之底土表土農產莖根所蔓延農業所用利之部分雨水自山谷沖流土壤從之川河兩濱成積於河口兩岸謂之沖積土用爲稻田尤爲肥沃。土壤多含植物質養分及適宜之空氣溫熱水分且不含有害之物者爲肥沃土壤。若養分缺乏又不善流通氣水且多含有害之物者爲瘠薄土壤又如多含腐植者則爲壚土植土雖善吸收肥料水分然其質過密不易流通空氣與水則植物之根難以蔓延且耕耘亦甚不宜。砂土之質雖粗容易流通氣水然含蓄肥料之力甚弱故砂土須與植土混合不惟流通得宜而其

養分亦足此爲農產物最宜之土。其土多含小石者謂之礫土雖善能流通氣水容保高溫然每有乾燥之患。土之本質粗細吸水儲水因之各異草煤土吸水最多沙土吸水最少細土亦吸水甚多然過細遇雨凝結成塊雖多含水有時天久不雨惟沙土之地灌注宜從急含水多者可以從緩。

陳啟謙曰凡治農學必先從土壤起土分三種極鬆者曰沙土極硬者曰膠土不鬆不硬者曰雜土。沙土不能含水偶然少雨田面即乾當以河內淤泥壅之。膠土最不易耕乾則十分堅硬濕則十分融黏西法將田內地面二三寸之泥先掘出堆一地然後用鍬將田內第二

層泥切成方塊深約三寸掘出層層堆於田內四面用柴遮密上覆以柴燒之勿勁其灰則土性鬆而易於耕種又法置生石灰數堆於田澆以水急覆以泥隨用耙勻之使與土相和此法六年八年一用之亦能使土性鬆而易於耕種惟生石灰所壅之田必須深耕否則石灰在泥內積成一片土氣不能上達

農家正業曰客土之法以他種土壤混和之使變爲良土如土質粘壅者則加以砂土與腐植質如土質輕鬆帶有砂礫者則加以混和粘土之法又田中之土內外異性者則深耕之所以使土之上下均勻亦客土之一法先於秋冬之際運土於田間使經霜雪分解至春季

用之

農家正業曰燒土法者燒其表土而改良其質此法若於粘土之地用之使其鬆勻若於壚土之地用之則能滅其腐植之力而增其土地之滋潤化有害爲無害而莠草之根與害蟲之卵皆可因之燒滅開墾草萊之際非此不爲功用此法時須先鋤其表土深約二三寸集爲一堆和以芻稾焚之散於田面焚時火力亦不宜過强

農家正業曰五穀曰稻麥高粱菽黍稻以水爲命南方四時有雨其土塗泥稻爲宜其有不能通水利興稻田者多開池塘以溉旱穀沙土水易滲漏冬凍多雪麥性畏寒以雪爲衾藉土溫潤根鬚舒苗莖短無春折之患春雨愆期藉水再溉則無不成其下熟擇土最厚者種蘆稷包穀差薄者種棉花尤薄者種粟及豆棉花利厚地稍薄可成黍深根堅稈全資地力故以厚地與黍而以黍糞與棉花粟最耗地又薄收惟不甚費人功故以薄地種之薄收以備穀耳豆惟宜耕勞地熟一芸可收自有膏澤不資糞力土薄者密種即相當良田宜種晚穀以盡其利薄田宜種早穀以接其澤山田宜種强苗以避風霜澤田宜種弱苗以求華實黃白土宜禾污泉宜稻黑墳宜麥宜黍青土宜菽因土宜而播厥穀其利無方

選種

陳啟謙曰收穫之豐歉關種子之嘉否求嘉種有三法一曰藏種過燥過濕俱非所宜宜擇屋內日光不及照而通同之處懸於梁間一曰選種藏種得法然後選種種子隔年者不可用其粒宜大不宜小宜重不宜輕西法溶鹽於水經一二日或以火煎之俟冷投種子於中略攪數下小而輕者必浮大而重者必沉浮者不可以爲種沉者則爲佳種選種之鹽水有宜濃宜淡之別小麥小豆豌豆玉米之類鹽水宜濃稻大麥大豆之類鹽水宜稍淡蘿蔔芸苔之類鹽水宜極淡雖靑水亦可鹽水濃淡之度大約稻及大麥大豆每水一斗用鹽四升

左右多則濃小則淡農家無論選種植物之種當先以此爲準鹽水宜濃者再以鹽加之鹽水宜淡者再以淸水加之如有欲種之物不知其選種之鹽水宜濃宜淡可用比例之法得之法以一器盛滿小麥種權之將分兩記準再以此器盛滿稻種權之將分兩記準再以此器盛滿萊菔子權之將分兩記準然後以此器盛滿所欲種植諸物之種覶其分兩與三者何者相似如與小麥相近則鹽水宜濃與稻相近則鹽水宜稍淡與萊菔子相近則鹽水宜極淡鹽選當用之浸種前惟種子鹽水內不過久選畢速用淸水滌之一曰換種植物不論何種若拘於一處之種永不更換收穫必漸減少所以農夫當求種子於異地謂之換種惟求種子於異地必其地之風土與我相同且其地之土不如我之肥方可用之否則無益而有損最好莫如將新種先種少許覶其合宜與否而後用之

農學提綱曰欲逐種子發芽則當未播前常將種子浸於各邊温度水中若更欲防種子發芽後之病害蟲害則又須浸於各溶液中如石灰水木灰汁煤炭無煙炭等是也欲於發芽後使其生長猛速則當播種子時即將種子與固體肥料如人糞鳥糞骨灰腐敗堆肥等混同而撒播之如恐土壤過堅不宜於種芽之舒布則又須用柔軟土地及整理土地各法

輪種

陳啟謙曰一田之內年年種植不使地力休息收穫必不能豐故西人有停種之法停種者不種五穀也農夫將田分爲數分取其一分輪流停種譬田有四畝分爲四分第一年停種第一畝第二年停種第二畝第三年停種第三畝第四年停種第四畝至第五年停種第一畝周而復始總以一分停種其餘仍行耕種停種之田宜種蘿蔔番藷菜蔬等物無論何種土種何種植物第一年之內年年專種此一植物收穫亦不能豐如稻麥田今年稻麥明年仍種稻麥明年必歉今年凡物皆然西人將五穀輪流播種使田內所種之物年年不同謂之輪種且將輪種之田分爲數分種數種植物有分田爲四分種四種植物者亦有分田爲五六分種五六種植物者各按土宜用之不至十分歉收雖一種歉收未必各種俱歉知此乃可語沙土膠土磔土輪種之法又無論何種田分爲幾分每分所輪種者皆先種深根之物次種中根之物次種淺根之物次第停種周而復始謂之輪種之公法深根類黃豆蘆穄白蘿蔔苜蓿中根類小麥蠶豆黃芽菜玉米芥菜王瓜茄淺根類大麥圓麥紅蘿蔔雀麥蕎麥穄米腈菜爲沙土膠土磔土皆宜之物然亦有宜於沙土不宜於膠土宜於膠土不宜於沙土者沙土所宜之物深根類棉花山藥番薯胡蘿蔔

中根類西瓜芋淺根類花生膠土所宜之物深根類大頭菜芸苔菜淺根類稻雜土爲最佳之土凡宜於沙土膠土之物無一不宜於礫土尚有三事不可不知一輪種以停種爲本無論將田分爲幾分種幾種植物皆以一分停種能停兩熟最好否則一須停一熟一輪種之地四年必用鍬發土深掘一次一與相近之沙土亦可種稻種稻後不種秋熟至明年再種棉花因棉田多地蠶種稻則地蠶被水淹死不復爲害焉

肥料

農家正業曰製造肥料之物質種類甚多而平常所用者概別之爲直接間接二種直接之肥料施之土中可

成爲農產之養分間接之肥料必俟其歷久乃生一新滋養分如糞及尿則爲直接肥料石灰則爲間接肥料是已直接之肥料有四一爲動物質肥料二爲植物質肥料三爲礦物質肥料四爲礫物質肥料動物質肥料即動物之軀體及所產之物其中多含淡氣窒素頗易分解可爲植物之滋養料如人及家畜之糞尿家禽及海鳥之糞魚肥肉肥蠶沙骨肥等皆屬之植物肥料如苗肥殘葉藁稈油粕豆類椒稗之類其品雖皆不貴重然能滋潤農產而使土質輕鬆亦必需之物礦物質肥料如燐酸石灰亞母尼鹽類硝酸鹽類加里鹽類皆由礦物界而來其所含成分最富雜質肥料惟以動物之排泄物混雜以藁稈土壤等物而成爲堆肥者間接肥料以石灰爲主凡石膏硫酸鐵食鹽之類皆屬之石灰能殺害蟲能化土中之物質使農產易於吸收且化有害物爲無害人多用之然而用之過度則土壤反因之磽瘠凡糞至發臭之時不可加入石灰因石灰能使糞內之淡輕三化散而力減肥料惟礦物質可用其新者餘皆須腐熟之而後可用其腐熟之作用因其中含有一種之巴苦帖利阿堆積於矮屋時時攪拌而溶和之易腐熟而適於用肥料至腐熟漸漸分解先化其所含淡氣窒素而爲亞母尼阿次則生硝酸鹽類各物製造肥料之地必須避雨雨能溶解其肥料中之養分而沖

洗之故貯藏肥料其上必覆以物焉各肥料所含之成分以窒素燐酸加里爲重要

陳啟謙曰中農肥料常用者爲糞溺豆餅淤泥草灰蛤灰薙髮豬雞鴨鵝毛蝦皮海腮草煙茶等物西農所用之肥料其便於用而爲中農所易用者有十一種鳥糞雞鵞鴨鴿之糞是也糞之功力鳥爲最古寺有塔者塔上皆有雀糞用以壅田最好獸糞騾馬驢駝牛羊犬豕之糞是也鳥獸之糞較人之糞更佳須蓄之以池池中先鋪麥稈稻草豆萁蓧草然後堆糞於其中用石膏和水灑之不令乾燥俟糞皆融化乃用之最好取畜欄之蓐草溲溺和之便得醞釀之法獸糞之中羊糞最佳馬

糞次之豕糞爲下以含有多少厚薄而冷熱適中豕糞不宜獨用如獨用豕糞壅地其地所産之物皆含其臭須和於他種肥料及他種畜糞之內然後可用牛糞性最冷馬糞最熱二者和用之則冷熱適中有益而無損牛溺壅於麥田一年能割麥六次獸血置於盆少摻以著曬乾壅田獸皮煮爛曬乾火烘研末用之約三年而後見效獸骨與鳥糞皆最佳之肥料諸物不及水洗骨淨置籠上蒸之然後磨爲細粉或火燒存性研爲細末惟火燒之骨不及粉之佳而獸骨又頗難磨爲細粉莫如將骨擊碎用半寸孔之篩篩之取而推之一處漚之以水用木屑細土蓋之數十日後骨皆發輭用以壅田較

骨粉尤佳牛羊角可製爲物件誰肯用以壅田然製造剉下之碎骨可磨爲粉用破氊毯破氊帽皆獸毛所織者剪成細條熱湯煮開壅田極力數年而後見效青糞者田內未植五穀之先栽野蘓豆芥菜等易生之物俟其開花壓入土曰青糞堆糞肥者先用磚鋪地成圓形中心畧低四圍畧高如火盤式磚隙塗以石灰使糞水不滲出旁埋一桶於地之中心最低處用磚砌一陰溝通至桶陰溝之水可流入桶內乃取河內淤泥鋪於地上加麥稈木屑林葉浮萍等穢草厚四寸復加淤泥厚三寸泥上鋪草厚尺許上又加泥厚二三寸加至八尺而止頂上覆薄泥厚四五寸每鋪草一層足踏一次用

石灰水和糞水澆之堆畢上覆以棚使不暴日光受風雨自堆上向下處處以竹竿鑿穴亦以石灰和糞水澆之再四五日鑿穴澆水如前閱二三十日可取以壅田曰堆肥澆水於堆上所鑿之穴水必滲下由陰溝而流於桶內再以桶內之水澆於其上惟石灰水與糞水相加不可隨用隨和宜用一缸盛以濁水投石灰少許用糞水和之十數日後方可用

汜勝之曰剉馬牛羊猪麋麐骨一斗以雪水三斗煮之三沸取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日去附子擣麋鹿羊矢分等置汁中熟撓和之候晏溫又溲曝如法汁乾乃止若無骨煮繰蛹汁和溲以區種子大

旱澆之其收畝百石以上

勸農書曰製糞有多術有踏糞法有蒸糞法有釀糞法有煨糞法有煮糞法而煮糞爲上收穰灰諸物欄中使牛羊豕踐踏者謂之踏糞藏糞於窖中熟而後用謂之窖糞誅茅爲糞屋蔽風雨積棄物於中隨即拴蓋使蒸薰糜爛者謂之蒸糞聚棄物廚池漚久腐爛者謂之釀糞乾糞成堆以草煨之謂之煨糞用牛骨浸而煮之糞既經煮皆成清汁林雖將枯灌之立活至佳之糞

農桑通訣曰田有良薄土有肥磽糞壤爲急養豬牛踏糞外又有苗糞草糞火糞泥糞苗糞者綠豆爲上小胡麻次之豌豆大麥皆好五六月穰種七八月犁殺之爲

各穀田並與蠶矢熟糞同草糞者草木盛時芟倒地內掩罨腐爛穀殼朽腐最宜秧田火糞者草木堆疊燒之種麥種蔬尤佳禽獸毛羽親肌之物最爲肥澤積之爲糞勝於草木毛羽欲速潰必置韭一握其中火糞力壯熟而後用之泥糞取溝港青泥杴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同火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

農家正業曰紫雲英大豆荳科綠肥之播種期以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爲率俟麥之中耕既畢後而於作條間以紫雲英爲條播加條大豆則按七八寸許之距離以棒穿小孔每孔各下種四五粒至數粒不一乃以十分腐熟之堆肥和以草木灰施於其上至其種子量之

率按每一反步紫雲英以一升五合至二升內外爲足大豆以四升至六升許爲足。方麥尙在之時其生育甚遲至麥既穫後則繁茂極速大率俱儘其生立而埋入土中然在大豆則以刈倒之且截斷之然後埋入者爲佳大豆綠肥所含窒素每一反步可得二貫一百五十四兩紫雲英綠肥所含窒素可得一貫二百七十七兩而大凡荳科綠肥中其供給窒素之源皆攝取空氣中之游離窒素而利用之者兼可以爲麥作之副產物若於穫麥後就其地再植稻而曾用閒作綠肥者不必別施窒素肥料但審度其宜而酌用燐酸石灰肥料卽可望收穫之豐。

農家正業曰苜蓿者綠肥中最有益之物也細莖分叉而生葉似豌豆頗小每三葉攢生一處稍開開紫花結彎角角中有子味苦平無毒馬喜食又名馬蓿與紫雲英大豆蠶豆豌豆詰草等綠科植物均爲稻田之肥料。苜蓿不難於栽培有移植法有直播法又分移植法爲二一濕田畝田移植法二濕田小堆移植法分直播法爲三一畑地直播法二濕田直播法三乾田直播法而乾田直播法中又有點播法撒播法之別點播法多需勞力且不便不如撒播法栽培易而收量多乾田以脫筴之種實如種子紫蕓英之法而撒播之。栽培紫蕓英之地皆可栽苜蓿且其耐濕氣之力較紫蕓英爲強種

苜蓿一反步有千三百貫目以上之收量比紫蕓英在一倍半以上栽培荳科植物中尤多栽苜蓿不需多金而多得肥料豈非一舉而兩得之良法歟。

農學新法曰西人言植物所需之原質有十四種輕養淡綠燐硫炭矽鈣鉀鈉鎂鉛鐵最要者曰燐曰鈣曰鉀燐爲陰火出於骨殖之內骨灰卽燐矽鈣而鳥糞所含尤多鈣則生灰是已如螺蚌之殼及數種土石均能化合爲鈣養炭而鉀則水草所生如稻藁茶蓼之屬石膏卽鈣養硫養曠土荒田非以鉀養及燐酸硝及淡氣等培而肥之不可土之鬆者若有沙有石宜多用鉀養其堅硬及滋潤之地酌用鉀養多加燐酸淡氣每畝用甘

尼甙之數大都自二百磅至一千六百磅不等合阿爾綠郎上等之鉀養硫鎂水爲硫養五十磅至四百磅尋常甘尼甙自四百磅至七百磅合上等之鉀養自一百磅至一百七十五磅各種物產所需鉀養多寡不同若種菜蔬及豆與丁香之類非多加鉀養及燐酸不能滿收天中之淡氣若種烟草番藷果林之類欲收全效非多用鉀養不可。含淡氣之菜蔬壅入地中名曰青肥能借淡氣頗多加金石之質必穫豐收田壤經青肥其土必鬆最聚潮氣所下之鉀欲無損種嫩芽至早須在栽種數日之前其肥壅之時應在秋季所入之物犂入地中使至相宜之深尤易爲功若加肥過遲及浮置土面

雖亦有驗究竟難恃。馬糞多含淡氣所生之草木往往枝葉茂而果實轉少加鉀與燐分數適宜其效捷於影響甘尼甙含鎂甚多爲下等鉀養中之最佳者鎂性頗能收水用諸堅燥之地易使柔潤爲沙土及乾燥之地所最宜尤可貴者如遇亢旱之時用以潤土則所種各物不致枯槁惟用之於泥壤潮濕之地得益較少潮濕之地必用結實之鉀養加阿輕綠及鉀養硫養甘尼甙並能除蟲以辟棉花之蠹尤效凡田間徧生食根之蟲者宜用甘尼甙絕其根孽且能儲蓄馬糞中所有之淡氣使不消散每馬牛糞堆上每日撒兩清撮且因受甘尼甙之潤

益蟲

農學新法曰考益蟲中飄蟲類爲最其次如寄生於蚱蜢烏蠋等之蠅及寄生於夜盜蟲之小蟲頗能驅除害蟲又如蚜蟲形體雖小頗害於農考蟲類中惟草蜥蜴長鬚蜻蛉花虻等善食蚜蟲欲除蚜蟲非此三蟲不可又寄生蜂本有多種能除人力難施之害蟲加馬尾蜂能殺食林心之天牛其他食肉蜂內中之穴蜂地龍黑色地龍青蜂等善捕蚱蜢烏蠋甲蟲等。又蜻蛉類中之龍蠅馬大頭等均能食爾中害蟲爲益不小又江雞四星蜻蜂等每潛竹木之顚伺害蟲過捕食之。又蠍蠅類中之是利亞給蟲及克魯是利亞給等蟲皆能捕食小

蟲又食肉蠅類中之鹽屋虻及大石虻多潛路旁石上捕害蟲食之。又直翅類蟲中之螳螂產日本者有六種若大螳螂及廣腹螳螂者

雌雄

黃公度曰諺云羣雌間一雄結實飽蓬蓬雄本無用而眾雌之中間有一二雄者更妙凡花果草木亦皆有雌雄交合而後結子以蜜爲媒助則結實較盛而收穫倍常草木之英有一花內共雌雄雙蕊者花心中如竇者雌蕊其周圍所帶黃粉爲雄蕊如麥之類每花爲雌蕊二雄蕊三稻之類每花共雌蕊三雄蕊六梨及林檎每花具雌蕊五雄蕊二十皆一花內共雌雄者。若王瓜胡

瓜之類及蓍蕷銀杏之類則雌花雄花雌木雄木根性全別其配合之法雄蕊所含黃粉爲風鼓盪與雌蕊之蜜粘著然後結實故花草遇暴風雨則粉褪而實稀法用尋丈麻繩以羊毛爲辮長約尺許橫排條繫每十條中繫以鉛丸使其力下墜再用蜜薄塗於辮及鉛丸之上輕輕摩擦以次徧潤如麥圖花時命農人牽此繩橫緯而過所有外散花粉必粘於辮與雌雄相融則花粉與花心相粘矣其收穫比尋常可多至三倍五穀之類皆可用茅𦲷香時直以蜂蜜塗於花則其效可計日而待荷衣伯連又言凡一林而雌雄各別雖相隔甚遠亦能以氣相合歐洲中有一種葎草製麥酒者用之爲味

其草有雌雄一經交合則香薄味遜人見此草輒芟除之若有一根雄草雖隔數里外經一二時百萬株之雌草悉結實而無用專以除去此害爲務又如麻苧之類貴於木質堅韌亦宜分別雌雄絜其交合其理如驢馬臣牛云。

中道全書卷四十一

農田門 百穀

稻類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農家正業曰稻者太陽之精得天地中和之氣含水沮茹而化溉種之總名類至多其要二黏與不黏之分是已黏者名糯稻有赤白二種白者佳赤者惟可釀皮硬厚斤兩多得米少其粒長釀酒倍多者謂之金釵糯粒大色白芒長熟早釀酒最佳者謂之蘆黃糯重陽糯收成厚釀化皆空酒多而味美胭脂糯色多白斑羊子糯色白性輭矮子糯色白粒大爲餅食菩稈芒糯脊帚糯釀酒亦佳不黏者名粳稻其粒最長而白味甘而香尤益人爲稻上品謂之

箭子稻其粒小而長米多斑色以三五十粒入他米炊之飯皆芬芳者謂之香子稻金莖稻米細味甘收差薄攸米粒小味美價值昂江陰黃粳稻無芒粒大性堅品最上紅蓮稻芒長粒大米最佳紅芒硬稈高秈長殼薄粒大收穫厚百陽粳亦然麻殼種名金包銀亦然殼殼厚米差少三者農皆喜種而紅芒田之肥磽皆宜太肥則傾金包銀百陽粳全肥不妨木稈種桂陽粳麥鬚粳三者亦佳種此皆爲中時稻稻之最遲者有香木種穀密收厚宜於冲田稻之早者有厤厤早米細味甘次爲利穀早思南早利穀還勝思南皆宜肥田台南之鳳山稻三月熟台北之雷州稻五月熟若夫五十秈六十秈收薄味粗取其熟早接濟又

避秋旱、旱田宜之。旱地高亢、則宜多種赤米、赤米卽紅霞米、色紅性硬、最爲耐旱、四月布種、七月卽收、松江謂之金城稻。稻之利下濕者爲稌、稌種有黏不黏、黏者爲秫、不黏者爲秔、三月種秔、四月種秫、最爲耐水。黃穋稻性耐水而早熟、深水之田宜之、遲遲稻田一至夏間、黃水由海中來、水深一尺、苗長一尺、水深一丈、苗長一丈、水退之後、倍穫豐收。一丈紅者五月種、八月收、能耐水、水深三四尺、漫撒之能抽芽出水、又有烏口稻者、色黑而能耐水與寒、又謂之冷水結、可以再蒔晚熟。更有胭脂赤者、香柔色赤、性不畏鹵、可當鹹湖海口之田、不得不種、稻以早白爲上、喜其米粒粗硬而多飯、但少壅不長、多壅損苗、黃稻能耐水旱、

多壅不害、霜早米不圓滿、對半均種、以便續收、斯爲上策。

稻性

李時珍曰、稻米味濇無毒、糯米性寒、作酒則熱、糟濇平涼、發風動氣、使人多睡、不可多食、久食令人身輭、緩筋心悸、合酒食之、醉難醒、妊婦雜肉食之、令子不利、性黏難化、小兒病人最宜忌之、粳米氣味甘苦平無毒、生者寒、燔者熱、北粳寒、南粳溫、赤粳熱、白粳涼、晚白粳寒、新粳熱、陳粳涼、新米乍食動風、陳者下氣、病人尤宜、不可食生米、久食成米瘕。

稻種

陳啟謙曰、稻開花結實、必由上而下、先後約五日、餘下部之實先不佳、上部次之、惟中部爲良、欲收爲種、取中部以上者、中部之實已黃結實熟、雖下部之實尙綠、卽當刈取。粳稻之田、如與糯稻之田相近、採粳種宜在粳稻田中間離糯稻田稍遠之處、採糯稻種宜在糯稻田中間離粳稻田稍遠之處、否則兩不相宜。

農家正業曰、凡稼必先擇其肥實黃綻滿穗者、摘出爲種、尤謹擇其熟之齊否、各置各處、晒極乾、晚以物覆之、勿聚罨、令傷伏熱、掠出日氣、簸出浮粃、洗瓦器微火炕之、冷過收貯。種不齊、則早晚失節、遲收零落、早收舂碎、米炊飯多夾生、不宜人。稻種少者、擇肥好之穗、斷一節、懸當風檐、如黍粟。

耕田

農家正業曰、土壤堅實、水分停滯、大有害於農產之生機、耕而鬆之、則根易於延蔓、兼能流通空氣、而土壤中之養分濕度、亦因之增加、使莠草害蟲、無從成長、爲播種植苗以前所必需之法。若下層之土雜有石礫及有害等物、則不宜深耕。又如地下多水、且多冷濕之氣者、須先排水而後深耕之。深耕之法、宜行於中秋初冬之間、以土塊曝於嚴冬、得以容易分解。

陳啟謙曰、稻田宜深耕、不宜淺耕、深耕之利甚大、勿因費力而淺耕、所耕之深、自五六寸至七八寸爲最佳。惟原係淺耕之田、宜漸漸深耕、否則歷年淺耕、勿耕其土深七八

寸、新土生硬、轉於稻根有礙、惟田雖宜深耕、而每年所耕
之深、皆至七寸爲止、則七寸以下之泥、爲犁所壓、變成硬
土、植物種於其上、卽不能茂盛。所以田之深耕、宜年年不
同、今年耕深七八寸、明年則五六寸、今年耕深五六寸、明
年則七八寸、同一深耕、每年有稍深極深之不同則妙矣。
凡田於收穫後、必深耕一次。
包世臣曰、凡地肥而有水源者宜稻、浸瀵不絕者、放乾刈
稻、卽起板勿勞碎、弗令水沒塊背、冬不耕者、老土耗下、澤
流水刮上膏土、板不經凍塊硬、稻柔不能起土、收常減。春
不再耕者、土性凍澀不和、亦減收。
陳旉農書曰、旱田穫刈畢、隨耕治曬曝、加糞壅培、而種荳

麥蔬茹、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且收足以
助歲計。晚田宜待春耕、爲其藁桔柔韌、必俟朽腐、易爲牛
力。山川原濕多寒、經冬深耕、放水乾涸、霜雪凍沍、土壤蘇
碎、當春之始、又布朽薙腐草敗葉、以燒治之、則土煖而易
發作、寒泉雖冽、不能害也、不然、土脈冷而苗稼薄矣。
韓氏直說曰、凡地除種粟外、並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
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
餘黍荳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田欸秋耕宜於早、春耕宜於
遲、秋耕宜早者、乘天氣未寒、將陽和之氣掩在土中、其苗
易榮、遇秋天氣寒冷、有霜時、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氣
在內、令地薄、不收子粒。春時宜遲者、亦待春氣和暖、日高
時、依前耕耮
種蒔直說曰、古農法犁一耮六、今人只知犁深爲功、不知
耮細爲全功。耮功不到、泥土成塊、而不細實、插時種子落
於泥土之隙、不能生根、根土不相着、不耐旱、有懸死咬死
乾死諸病、耮功到、土細又實、立根在實土中、又碾過根土
相着、自耐旱不生諸病。秋耕先以鐵齒耮縱橫、後插犁細
耕、隨耕隨勞、至地背大白時、更耮兩遍、至春地氣上時、待
日高復耮四五遍、其地爽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無雨、
至時便可下種。

秧田

農家正業曰、秧田不宜在樹陰地中及泉水穢水流注之

處、亦不宜在屋旁路旁、宜擇日光偏照、便於養水之地。秧
田之地、不必過大、不論其縱其橫、則宜五尺餘、須人在左
右畦畔、出手可及秧田之中央、不止播種可無厚薄、又便
於拔秧及薅草、且便於驅除蟲害。秧田擇厚田、耕勞極熟、
極平、取浮土和牛糞亂草燒之、篩過內田厚寸許、令平濕
透、人糞可、又有先種大麥菜子蠶豆、三月殺子爲底、不減
火糞、稻糠爲糞最宜秧田、選種既畢、春社前後浸穀、計十
石穀地浸穀種一斗、浸三日、篋器內襯以草、傾種其中、包
固用石壓定、日淋一次、勿令傷熱、置池內亦可、又法納種
子於袋中、袋宜大、種宜少、袋口以繩縛之、浸流水中、俟其
芽長、布蓆展鬆、勻布秧田、宜疏不宜密、密則有害。三四月

內秧長六七寸尺許天旱不能移插即將秧田存水放乾任日晒風吹秧苗枯焦根在泥內接受地氣一遇甘霖不十日可長六七寸雖遲至芒種後小暑前均可移插稻在秧田葉長數寸尖稍帶淡黃色選天氣和煦之日蒔秧凡肥田秧宜疏瘠田秧宜密插秧一株旱田約八莖晚田約四莖至六莖秧根入土深約五六分為佳忌深忌根偏及聚行欲稀開七寸段欲密在容盪縱橫如一則易耘

灌田

陳啟謙曰秧田傍近設蓄水所夜灌日放治秧田約水一二寸待其清澄然後播種次日去其水使受日光秧田既撒種宜放泥水入田泥土沉下扶定種子有風則排去其

水恐風吹水動種子亦與之俱動秧針出後值天雨及暴風又須灌水深及葉頂不可蓋頂否則秧苗必為風雨所倒凡秧田每日日間宜排去其水使種子在土內得受日光易於生長夜間復灌水深約三四分漸增至一二寸至秧苗移於本田乃已本田既蒔秧日間水宜淺夜間水宜深約二三寸至稻穗藏在葉中之時晝則排水晒乾田面夜乃灌之亦漸次減水稻既開花濕田面而已及穗頭重而下垂則不必灌水但本來多水之田不易晒乾稻穗初出之時即不必灌水凡五六月間久雨初晴田間鬱蒸甚熱亦宜排水晒乾田面凡灌田之水宜溫冷水灌田於稻有害泉水井水皆冷水也俱不可用然山田種稻除泉水外無水可引宜在泉水流入之處穿溝令其紆迴曲折流於稻田可以無害井水蓄於池中數日乃可用之凡製造局放出之水水中有毒不可用

農學提綱曰灌溉不惟津潤田圃已也且能濕煖土壤而疏鬆之使農產物之根易於延蔓土中肥液得水溶化則植物吸收亦易不特此也所用灌溉之水豬蓄原處者含有養氣炭氣各質更有益於土壤以故灌溉之水須擇和煖多含滋潤之物不雜有害質者為宜若水太寒冷則大有害於植物之根而塞其生機故灌溉以河水為上井水池水次之豬蓄之池水則較河井之水溫度稍高且多含滋養之料雨水多含有空氣中之阿母尼阿硫酸等質尤

為天然灌溉水利欲導河水須築一堤堰使水壅高然後導之於大溝次分存於各小溝而達於田畝否則用龍骨桔槔汲取之噴筒亦便

農學提綱曰排水法將土中過多之水排去使土中溫煖而空氣得以流通變土中有害物為無害增補土壤以肥養之料其有益於農產物之生育實大排水有二法一則鑿溝於田畝之間謂之明渠排水法一為通水路於田畝之傍謂之暗渠排水法然暗渠種類雖多其簡易可用者則鑿一溝埋石礫竹圓　木筒於其中其上覆之以土而其最堅固耐久者無如瓦筒土管又溝之深淺遠近必當相度田畝勢用之不可拘執一法

耘田

陳旉農書曰、耘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收滀水、勿令水走、然後自下旋放、乾而旋耘、不問草之有無、以手排摝、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次第從下放上、耘之、無鹵莽滅裂之病、草死土肥、水不失、走今農家者流、不先上滀、頓然放乾、及工夫不逮、泥堅難摝、則必率略、水已走、不幸無雨、遂致旱枯、如是者十常八九。

包愼伯曰、芸稻須上有蓄水、芸自下起、放乾芸之、則殺草利穀、繞苗縱橫疏之、以土附苗本、苗附長新根、芸過翻土壓草、放水浸沒之、則草鬱死、並資爲糞、芸旱稻亦然。六月草盛、刈置田中、水熱日炎、腐最肥、又鬆土膏、庇兩熟

陳啟謙曰、稻田之草、與稻相似、其節中有毛者爲稗、無毛者爲草、蒔秧既畢十數日後、決水無餘、用有齒之耙攪翻秧旁之土、令草壓土內、宜仔細、勿傷秧根、是謂除草第一次、除後二三日、復灌水、又六七日、將前次攪翻之土、以手平之、不復用耙、是謂除草第二次。自此至出穗之時、早稻尙須除二次、晚稻除四次、皆以手攪翻稻根兩旁之土、不復用耙。每次除草、必盡決其水、除後復灌水、如天氣涼而多雨、多除一二次更妙、除草其於稻田大有益、田內雖無雜草、除草數次亦不可少。

賈思勰曰、五穀小鋤爲良、良田率一尺留科、薄地尋隴躡之、苗出隴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鋤者非止除草、地熟穀多、糠薄米多、鋤得十遍、便得八米。春鋤起地、夏爲鋤草、春鋤不可觸濕、六月以後、雖濕亦無嫌、以春苗淺、陰未覆地、鋤濕則地堅、夏苗厚、地不見、厚濕亦無害。

壅田

張楊園先生曰、古稱深耕易耨、知田地全要墾深、不可貪陰雨閒工、須晴明天氣、春間墾二次、尤要老晴時節、頭番不必太細、澈底翻身、稜層通晒、若壅灰糞、則撒於初倒之後、下次倒入土中、凡種田不出糞多力勤而墊底尤爲緊要、墊底多、則雖遇水大、而苗參長浮面、不至渰沒、遇旱年雖種遲、易於發作。平底之時、削草務盡、不然草得肥驟興、

秧未活、而草已滿、拔甚費力、拔鋤當使草無處接腳、兩鋤翻轉土身、不徒翻動塲屋、四鋤一盪、一耘、四翻生活、俱不可少、上前爲愈。立秋邊或盪乾、或耘乾、必要縫裂、唯此一乾、則根派深遠、苗榦蒼老、結秀成實、水旱不能爲患、乾在立秋前、多日不妨、乾在立秋後、纔縫裂則車、此時做胎、不可缺水、若苗茂密、度其力短、俟抽穗之後、每畝下餅三斗、足接其力、不可未黃做胎先下、致好苗而無好稻、爲農家最要機關、蓋過肥穀秕、爲壅嫩苗之故、而扼要之法、一在墾倒極深、深則入土中、徐徐討力、可耐水旱、縱接力薄、而原來壅力、可以支持、卽多壅不害、一在多下墊底、墊底多、插下興旺、立秋苗已長足、壅力已盡、榦必老、色必黃、接力

愈多愈好一在六月一乾則土實根牢苗身堅老堪勝壅力而無顛倒之患稻後不可偶缺斫稻方止

張楊園先生曰種田灰忌壅地爲其剝肥灰宜壅田取其鬆泛買猪灰坑灰於未倒之前稜層之際每畝撒十餘石然後鋤倒徹底鬆泛極益田脚又取撒於花草田中一取鬆田二取護草然最瘦之田泥土堅硬利用灰與牛壅若素肥之田又忌太鬆而不耐旱不結實壅須間雜而下如草泥猪壅墊底則以牛壅接之如以牛壅墊底則以荳泥荳餅接之然墾田果能二層起深雖過壅無害花草畝三升一畝草可壅三畝田最爲便益

江紹棠曰肥料施之於未種之先謂之墊底施之於既種之後謂之接力墊底之糞在土下根得之而愈深接力之糞在土上根見之而上吸善稼者皆於未下種時設法糞壅尤爲著意大都用糞者要使化土不使滋苗化土則用糞於先而使瘠者以肥滋苗則用糞於後徒使苗枝暢茂而實不繁故糞田最宜斟酌得宜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烈反爲害矣

陳啟謙曰肥料用之法大約糞壅次數宜多而每次所用之肥料則宜少肥料最宜者爲人糞鳥糞獸糞骨粉豆餅石膏堆肥青糞草灰等物惟人鳥獸糞須以石膏骨粉草灰和之豆餅堆肥青糞亦須以骨粉草灰和之秧田未撒種本田未蒔秧之時當先壅以肥料此後糞壅次數及肥料多寡須酌量行之肥料固不可太少亦不可太多太多則於稻反有害若有水旱之災次年種稻更宜肥料減少青糞用於稻田少則有益多則有害

陳旉農書曰壅田用麻枯尤善但麻枯難使須細杵碎和火糞窖罨如作麯式俟其發熱生毛攤中熱者置四旁取旁冷者置中間窖罨數次不發熱乃可用不然即燒殺物切勿用大糞以其氣腐芽蘗又損人手足唯大糞與燖猪毛及窖爛粗穀殼最佳亦必渥漉田精熟了乃下糠糞踏入泥中盪平田面乃可撒穀若不得已而用大糞必先以大糞窖熟乃可多見人用小便生灌溉立見損壞

農家正業曰凡稻土脈焦枯穗實蕭索勤業糞田多方以助人蓄穢遺榨油枯餅胡麻萊菔子爲上藝臺次之大眼桐又次之樟柏棉花又次之草皮木葉以佐生機普天所同也南方磨蒸豆粉者取溲漿灌最肥豆賤之時撒黃豆肥料於田一粒爛土方三寸浙人嘗用青碧和灰蘸撒少許培禾根云最肥厚得穀之息倍焉土性帶冷漿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向陽煖土不宜也土脈堅緊者宜耕隴疊塊壓薪而燒之埴墳鬆土不宜也

陳啟謙曰新田則二三年不需肥料若需肥料者岡田則以人糞魚粕酒粕爲宜泥田則以油粕木炭燒土山土之類爲宜但不問是何肥料俱宜於插秧前數旬施之使上壤混和又壅田之宜早宜遲視地之情形爲准如用肥料

於沙土壅田之時、距下種之時、愈近愈妙、過早則肥料枉費於土內、膠土則不然、所以腐爛未全之肥料及新糞壅於膠土、大爲有益。鹽以醃肉缺內者爲最佳、凡種植物、用肥料過多、必枝葉多、結實少、以鹽壅之則枝少而結實多、但不宜多用、須用極淡之鹽水壅之、庶幾合宜。

治病

陳啟謙曰、稻苗長二三寸時、葉若赤黃、若背面俱有斑紋如粉末、及穗初出之時、頸現黑色、名稻熱病、其病緣冷水入田、及插秧過密、肥料過多之故、凡淺耕之田種秧、亦生此病、稻既染病、必漸漸枯槁、所以種稻之家有四事當知、一深耕、一不令冷水入田、一插秧不過密、一肥料不過多、此豫防熱病之第一良法。

江紹棠曰、田之冷者、多在於林陰過密及東西山高日光少透之處、若以不見日光之冷水滲田、禾感陰濕之氣、質必柔弱、無大精采、治法引向陽遠流灌溉、以收其濕、常用石灰握撒禾田、並日放田水、使吸太陽濕氣、土脈一經調和、禾即發生、俗云土性陰冷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田之熱者、起於土脈焦瘠、向陽淡氣不生、與糞灰過甚草肥少壅、致養質有過不及、或種穀正當午時收藏日烈、暑氣在內、均患熱症、苗茂而黃、葉有斑點、治法速將田水放去一半、用手抓根耘泥、仍灌以井水、及近流之冷水、次日放盡再耘、用石膏粉握撒禾葉、一畝熱田石膏不越一

石、旬日間禾苗便有轉機。若田溼而膠凝、則加粗土煤渣肥田、燥而沙磧、則加溝塘肥泥、與用湖草、及路旁草穢、藁秕攙入土內、時常耕犁翻轉、使日光易透、空養之氣漸疏、則溼者鬆、燥者亦融矣

除蟲

陳旉農書云、熱氣積於土塊之間、醞釀蒸溼、禾根受之、遂生蝨。烈日之下、忽生細雨、灌入葉底、留注節幹、熱濕相蒸、遂生螯。熱蒸根下、溼行於藁、夾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螟。朝露浥日、濛雨、黏綴葉間、單則氣化、合則形化、遂生螣。穢交熱化、不雨不暘、晝晦夜喝、而風氣不化、遂生蜚。五賊不去、則嘉禾不興、故灌者先須以水浸遍、收其熱氣、旋予去之然後易以新水、栽禾無害。

江紹棠曰、蟲災有四、一曰螟蝶蟲、長六七分不等、初白色長二分許、背淡褐色、腹灰白色、即有四體、生粗毛、寄生於稻之莖心、葉腋、發生二十七日後化蛹、又羽化爲白蛾、產卵於稻葉後、即化爲螟蟲、螟吐絲從葉腋蝕入莖、能斷養液之上升、禾葉先起黑點、苗黃衰萎、稻穗漸變白色而死、輕亦少結實。一曰螣、名苞蟲、形似螢、長五六分不等、背點赤黃色、即有四腹灰色、俗名泥蟲、五六月種子、子化爲蛆、長三四分、寄生於葉底、喜食稻葉、循莖葉而下、棲於根際、吸其養腋、禾黃枯而死。一曰蝨、又名浮塵、大者長四五分、背灰黑色、即有六足、兩長四短、小者灰色、年長兩次、穿直

穴於葉中而產卵、刈稻時潛伏雜草、及春苗生、復來生子於稻稈、喜食稻根、吸敗液汁、禾日見而衰枯而死。一曰蝥、長五六分不等、皆麻灰色、即有四足、兩箝且長、浮游水面、俗名水賊、寄生叢葉、食禾穗之節、與四者之中、螟蟲尚少、螟蟲之種最烈、當於耘泥除草時、注意葉間、殺卵捉蟲、並每畝用芥子油三合、或石油四合、灑葉莖、螟害即除。螣蟲用薹臺梗、浸於尿內、注之稻中、亦有效。除蟊蟲、當其翅力未足時、注水田中、用油少許、浮水面、以箒掃蟲入水中、令觸油氣而死、後再放水流去。又如遇東南發熱、禾內生蟲、形如蠶繭、禾葉即起黑斑、若其風雨吹散、必用雪水冰水灑潑禾田、以除其害

陳啟謙曰、農家見稻葉上有青小蟲、宜放水田、至沒稻莖爲度、用細竹輕掃稻葉、蟲必落水、然後以笊撈蟲埋殺之、撈盡乃盡排其水、使地面乾燥、雖有蟲子遺在田內、亦不能發育。凡稻葉上有白絲纏繞、則數葉粘而爲一、內藏有小青蟲、喜食稻葉、宜於日未出時、巡視田間、有則捉之分開兩穗。又有蟲形如蛆、曰蛆蟲、亦喜食稻葉、用石灰在上風撒之、蟲觸灰必斃、撒石灰之法、祇宜於蛆蟲、餘非所宜。禾生結葉蟲、每畝以桐油二觔、趁無風日斜灌之、油隨露上、蟲食則死。凡田間食根之蟲者、宜用甘尼式。

陳啟謙曰、食五穀者曰害蟲、害蟲多、則五穀皆爲所食、豐年變爲荒年。害蟲皆飛蛾所生、田間見有飛蛾害蟲生、驅除通用之法有三、害蟲發生、多由溼潤不潔之故、若勤於除草、使田野清淨、則空氣自然流通、而無蟲害。凡田於收穫後、必深耕一次、者豫防害蟲之無上妙法。凡害蟲不在地面、即在植物之根、秋冬深犂耕之、不但地面之害蟲壓入土內而腐死、且根株露盡、下之害蟲、亦被翻出、凍於嚴寒而斃、鳥鵲性喜食蟲、可以立盡。再以耙勻去植物之根、此一法也。田岸有草根、蟲子即藏於其內、所以五穀收穫以後、須將田岸草根、一律焚盡、此二法也。產蟲之蛾、必喜火、法於四五月蛾未產卵、田岸置一火盆、盛以熱水、水內置一舊鍋、鍋內焚炭、令水常熱、鍋上置一鐵架、架上又置一鍋、鍋內置柴、先用煤油浸透、夜間焚之、乃以細竹輕拂

田內之苗梢、使蛾皆驚起、向火而飛、爲火所灼、落熱水中、蟲可立絕。置盆貯水、注以煤油、上懸洋燈、先達於水、誘而殺之、必約眾農、同時誘殺、不然蛾聚一處、爲害不少。此三法也。三法之外、尚有捕蝗之法、其實驗而有用者、亦有三。一張網於蝻飛所向之路、自後徐驅之、蝻盡集網中、盛以布袋、傾出殺之。二鑿溝於蝻飛所向之路、溝中掘深阱數處、自一方追之、蝻落溝中、乃掃入深阱而埋之。三捕蝗當捕其子、掘有蝗子之土、築穴、又將有蝗子之土、埋於其內、用石極力築之、必不能生。以蝗喂猪、數日而肥、蝗畏油、和水灑於禾上、蝗遇飛去。以稈草灰石灰合爲細末、灑禾稻之上、則不惡。

農家正業曰除蟲於既生之後不如防之於未生之前深耕芟草固矣凡收穀種傷溼鬱熱則生蟲曬後必掠出日氣冬至後接收雪汁埋於地中先種二十日淘去浮秕薄攤曬燥再於日燥時出雪汁溲之以薄布盛而輕拌之令乾數溲薄曬播種時以餘汁和原蠶矢拌勻種之則不蟲又避蝗之法清明前後每石種以數碗燒酒和水浸之任風雨熱禾際無蟲苗更清秀又旱田倒平田底以候雨至雨不至則一日車水次日刨平三日插秧使熱氣散盡無蟲蛀之患又平時禁捉蝦蟆使在田間捕食諸蟲其蟲自絕此雖殺蟲之法未必算無遺策然亦思過半矣

陸稻

陳啟謙曰陸稻之生不問土之肥瘠地之高低燥不枯溼不腐為五穀中最有益之物凡種陸稻肥地可種於麥畦之間瘠地則前一年冬間用鍬發土不栽他物種稻之先將土搥碎作畦寬僅一尺八九寸選種用鹽水與水稻同立夏浸種用蒲包盛種子浸糞水中約十四日乃種每田一畝約用種子三升六合每株相隔五六寸種畢足踏之陸稻最宜之物如堆肥草灰人糞等物播稻之先每田一畝約須用堆肥八十餘觔草灰二十二三觔然後播稻經四十日灌人糞四担再二十日又灌人糞四担須視其土宜而用之其播種防病除蟲之法均與水稻同

卷四十一終

中道全書卷四十二

農田門 百穀

麥類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齊民四術曰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具四時之氣為五穀之貴其種二有殼而黃白者名大麥有三月黃四月黃之別撒種叢生收成至早而豐曝乾貯之舂者微浸以水舂去其皮名麥米和稻米炊飯頗香脆其漲鍋勝稻而熬饑亦過然味減不為人所貴惟饑年為穀炒而磨之取其為麪為點心為醬以養牲尤肥猪可釀酒性至猛糟可飼牲又有名蕎者形勝皆相似其無殼而紅黃者名小麥為滿膝以種五寸一叢叢二三十莖亦可撒種磨為麪供常食

麩可飼牲又以粗布置篩內和水揉成麪筋為素食要品其渣可糞田下沉者小粉可為醬莖可織帽可造紙古小麥名來大麥名牟西洋大麥與小麥種最佳其中最有名者大麥有咖兒亭阿龍及開布二種小麥有普路畦離咖二種麥性熱不宜炒食其頭麪極細白者尤熱和次麪雜食益人常食令人輕健麩性涼以夾被盛為褥能治身體疼痛瘡疹炒麪入賦粉油調治湯火傷灼取隔年小粉陳者炊成黃黑和陳米研末熬貼一切腫毒麥忌猪食宜冬雪春寒忌太暖多雨

麥種

農家正業曰大麥小麥之種候穗已黃熟擇完全之穗採

之勿去稃懸於通風之處俟其乾燥取下擇夏日天晴時浸淸水中兩晝夜水宜多換水數次取鋪於席上須極疏晒十分乾或以器盛木灰一升澆沸湯二升靜置一夜次日去灰澄淸之移於他器浸二晝夜同前法晒乾否則帶有濕氣必化爲蛾與蟲而不可用晒乾後移至屋內鋪於席上一夜俟其冷透然後可藏爲種又范勝之言麥熟可穫擇穗大强者斬束立塲中高處曝使極燥無令有白魚有輒揚之取乾艾雜藏之麥一石艾一石藏以瓦器竹器

麥土

農家正業曰麥不論氣候之良否土質之善惡皆可播種然論其性質則大麥稞麥宜於疏鬆土壤小麥則宜於粘

重土壤長麥類宜天氣乾處短麥類宜天氣溼處其種法最妙肥厚土地如砂土白粉土亦佳天氣溼處如得鬆土最妙若溼輭而深之土則僅長枝梗而已英種法先求肥土大約播於種豆田之後則可助其生長犁鬆而閒數時以息養其地亦佳種麥非良地不須種大小麥皆須五月暵地。

治地

張楊園先生曰種麥之先耕地碎土作畦每畦寬約二尺瘠地則一尺二寸過寬過狹均與麥之收成有礙麥屬陽宜乾原墾麥壠惟乾田最妙起板耙過土欲細爛田須墾過幾日待壠背乾燥方可沉種倘時候遲先浸種發芽以俟壠乾不可帶溼踏實菜麥不可行根凡菜麥鍬溝之後候乾再到每畝半工而泥鬆於易討力且不起草又可挨麥不患風倒施以堆肥草木灰過燐酸石灰諸肥料

選麥

農家正業曰大抵選麥之法與稻鹽水選種法同大麥用水一斗鹽四升小麥及稞麥用苦鹽汁選後以井水浸之約三點鐘取出復浸於溫湯其溫度以華氏百三十度爲限經五分鐘卽行取出此爲豫防黑穗病最良之法以酢醬並鹽矢漬者佳。

播麥

張楊園先生曰麥以經兩社備四時爲善蓋四時氣足則

收成厚中秋前下麥子於高地穫稻畢移秧於田使備秋氣雖備霖雨天旱妨功過小雪無傷况早麥有數善墾溝鍬溝使於早早則脫水而壠燥力暇而溝益深深則土厚早則經霜雪而土疏麥根勝壅深則土肥壠燥土疏溝深又將來稻種之利齊民要術八月中戊社前爲上時下戊前爲中時八月末九月初爲下時小麥宜下種八月上戊社前爲上時中戊前爲中時下戊前爲下時大麥宜下種農家正業曰種莫妙於秋冬之初其時泥土尚韌他穀不生惟宜播麥每田一畝所用種子大約二升七合至三升三合小麥約二升爲適中之數種畢掩以土約八九分厚亂撒排勻均可而排勻較佳可省子種生產亦繁沉麥蓋

潭要滿撒子要勻又種大小麥先畔逐犁掩種者佳其山田及剛强之地則耬下之凡耬種匪直土淺易生而鋒鋤亦便。

鋤麥

陳啟謙曰麥秧長至二三寸時擇天晴之日用鋤將畦閒之土鋤鬆聚於麥根足壓之沙土行一二次膠土雜行三四次能除去雜草鬆動土壤而麥根爲所鎭壓不復上出惟冬季時其根經霜浮上必用足踐實之不使之浮惟鋤鬆土第二次宜深於第一次第三次宜深於第二次至第四次又宜淺耕與第一次同。

壅麥

陳啟謙曰麥田最不可少之肥料爲鳥糞骨灰骨粉牛寸骨凡人糞畜糞堆肥等皆須以鳥糞骨灰骨粉牛寸骨和之不論大麥小麥糞壅二次爲常下種後壅一次或下種前不壅至下種時將種子和入肥料共播於田內俟下種以後再壅之糞壅第一次用堆肥第二次用人糞畜糞及牛溺皆須以鳥糞骨灰骨粉牛寸骨調和用之如用極淡之鹽水和人糞畜糞獸血獸角破氈毬破氈帽等壅田尤能結實多而成熟早第二次糞壅不宜過遲須春前壅之糞壅遲成熟亦遲若肥料不足之地當未寒前先行補壅不可過遲。

李東沅曰麥喜耘貪糞小麥宜各糞下種時散田中勞之大麥則否春社時以熟糞破水薄潑之東洋種麥農人預備糞時一切垢穢傾注其中其田隴開溝深約寸許及時種麥播種畢運糞澆灌迨苗二三寸澆灌一次吐花時又澆一次結實時又澆一次凡糞小麥糞於冬大麥糞於春

張揚園先生曰麥澆子菜澆花沉麥冬澆一次春一次太肥無收大麥穬麥則不厭肥又要肥在後半若八月初先下麥種冬墾田移種每科十五六莖澆兩次又撒牛壅鍬溝蓋之則麥粘倍獲。

張揚園先生曰壅麥之法灰糞並用麥根直下而淺灰糞俱要著根而早壅方有力益壅泥亦然壅菜餅每畝餅末十斤俟麥出齊每科撮少許遇雨一次長一次壅豆餅屑

者尤有力每麥子一升入餅屑二升法與麥子同撮但麥子須浸芽出爲妙若乾麥則豆速腐而並腐麥用餅工糞兩省但撮餅屑須要潭深而蓋土厚否則處有鳥雀之害唯田近民居則防雞損及種麥秧則不得已而用糞耳鄉居稻塲及豬闌前空地歲加新泥而刮面上浮以壅菜蓋麥最肥有利。

麥蟲

陳啟謙曰麥田蟲害可用治稻田法驅除而麥之害蟲有數種驅除之法亦有數種一曰麥根之蟲形如蠶凡麥田有磕頭蟲及有殼之蟲往來飛翔皆麥根之蟲所化其根下有蟲無疑宜埋馬鈴薯蘿蔔等物於田經一二日其蟲

必集其上、以拂湯澆殺之、麥根爲蟲所食、葉必彫敝、農見其形急拔去根、其根下、澆以石灰水。一曰麥葉之蟲、形如蛆、藏於麥稈、見則急宜拔而棄之。一曰麥花之蟲、形亦如蛆、色黃、藏於花內、宜天初明、露未乾時、用石灰在上風撒之。一曰麥穗之蟲、穗內有此蟲、麥粒卽變爲暗綠之色、後又變爲紫黑色、形稍圓、芒屈拧綻、狀如花椒、將其粒剖開、中有多蛆、此粒落於田內、明年復遭其害、宜將有蟲之穗摘取燒之、無使粒落爲災、麥穗之蟲、有如黑粉者、麥穗有此黑粉、收成必減、黑粉隨風飛撒、附於他麥、他麥之粉、亦變爲黑粉、農家見麥穗之中、生有黑粉、急宜拔去燒之、不使飛撒爲害、

玉米

農家正業曰、玉米名玉麥、又名包穀。生地瓦礫山場皆可種、其嵌石罅尤耐旱、沙土雜土犁一次、膠土犁二三次、以石膏、鹽、獸骨、鳥糞等、和青糞壅之、然後下種。下種之先、畦背鑿穴、穴之疏密、與畦背之寬狹、因玉米之種類而異、長出之枝高而長者、則畦背寬、而穴亦疏、低而短者、則畦背狹、而穴亦密。先用鹽水選種、再以清水和煤油、或青礬、浸子、其中取去、拌以塵灰、候乾透乃下種、久則有害、每穴下種五粒、每畦祗種一行、發芽後、去細弱者、擇肥壯之幹留之。下種時用牛馬猪鳥糞一大握、和種子、並納穴中、則結穗多、則生長亦速、至葉長數寸、再壅、或用石灰、石膏、木灰

各等分相和、每穴用一大握、播種於其上、覆以土。嫩芽長出地面時、用石膏和水澆之、每穴澆水一勺、旱乾之時有奇效、因石膏能潤土也、苗出後用鋤鬆土去草、約二次、初次用鋤入土宜深、及根已長大、則漸減淺、勿將四面盤根及肥料之在土內者攪起、天晴勤鋤、大雨則否。擇完好之穗、十分成熟者、去其首、擇中部粒藏之、種久遥前、另換新種、種之佳者出自北方、北則早熟、而性能耐寒、移植地更可茂盛。苞粟可充雜粮、煮熟餵鷄、易肥多蛋、幹可提糖、苞可造紙。

黍稷

農家正業曰、黍稷古名秬秠、今名高粱、實名黃米、一類二種、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稷、稷可作飯、黍可釀酒、爲五穀之長、而屬土、稷米氣味甘寒無毒、益氣補不足、作飯食、安中利胃、宜脾、涼血解暑、稷脾之穀也、脾病人宜食之。黍酒雖美、久食煩熱、緩筋骨。

齊民要術曰、黍稷新開荒田爲上、大豆底爲中、穀底爲下、黑墳宜黍稷、地欲熟、行欲稀、三月種爲上、鋤三徧、鋒而不耩。累種欲成實不秕、用雪水浸過、耐旱避蟲。時欲仲春得雨爲妙、小雨欲接濕、大雨須少乾、春種欲深、夏種欲淺、早禾欲兼種、防歲有所宜。刈稷欲早、刈黍欲晚、皆卽溼踐之、久積則浥鬱、燥矮則兜牢、稷踐訖、卽蒸而裛之、黍宜晒之令燥。凡黍黏者收薄、稷味美者亦收薄。

黃粱

包世臣曰、黃粱名粟名小米有硬軟二種有有芒無芒二種作米香脆軟者尤佳可釀酒有青白赤黃以黃爲上早熟者爲趕麥黃晩熟者爲雁頭青早者皮薄而米食較勝。凡粟耗地方收成薄、故宜薄地稀種。久食益腎粥解瘡毒。

蕎麥

農家正業曰蕎麥有甜苦二種可飪食可甜食洽地熟和灰糞春種秋穫皆可溝種撒種隨宜稠實多稀實少性好雨亦不甚畏旱最忌霜性滑消滯黃病人不可食。青稞麥與大麥同熟作麪及餅甚美瞿麥種以伏爲時收成厚蒸晒舂炊細滑

大豆

農家正業曰大豆古名菽有青黃赤白黑之分黑利尤益人青尤鮮美。宜高赤土大豆栽培之地過於肥沃則僅豆葉繁茂其種期二月中爲上時得時者多枝數節地不求熟播時先施拉圾與灰子下溝之後以厚土覆之及其發苗時芸鋤一二次宜遠本近則傷根走膏葉落盡然後刈刈訖則速耕大豆性溫秋不耕則無澤凡種豆菽類之法與此略同。種黃豆之田畦背愈高愈妙種麥畦間亦佳。惟種豆宜稀不可連續種之隔二尺下種二三粒。與黃豆相宜之糞爲草灰木灰半寸骨等若種豆先用肥料。已多則不必壅多則枝茂而結實反少。豆種擇稈之中部以下者

採之

小豆

農家正業曰菉豆豇豆蠶豆豌豆赤豆六月白皆爲小豆菉豆有二種粒大而鮮者爲官菉皮薄粉多粒細而色深者爲油菉皮厚粉少種菉豆地宜瘦四月種六月收再種八月又收區種灰蓋宜雨田岸開窩下種撒灰其上苗長一鋤畝收二斗其味甘美爲豆粥清涼可雜米炊飯可磨作菉粉作豆芽爲菜中佳品生鹽和水解一切熱毒。豇豆種法與菉豆同。蠶豆傍麥田種八月種臘月厚壅四月熟嫩煮食老炒食磨粉作醬。豌豆種收與麥同時南人雜大麥中種之性耐旱耐凍收成盛價低宜飼豕亦可食。

梅豆

張楊園先生曰梅豆下種於清明後成熟於大暑前得利最速其法五一日留種宜燥一日排泥宜密一日墾地宜早一日撒灰宜多一日到削宜勤。撒灰之法梅豆根直下長不過五寸撒灰宜在打潭撮子而未蓋土之時多撒則灰皆入潭無不遍者然後平之以土雖遇雨亦鬆無不出之患且肥在根際故易茂而結繁他日易拔地未倒而布灰則灰入土中根不能及若豆苗長而後加灰則葉碍而灰俱在四旁無及根者與無灰等耳。六七月陳豆作腐腐少若得攙入梅豆腐便如故豆葉豆其頭及泥入田俱極肥以豆壅田力長而不損苗每畝三斗出米必倍但民食

宜深糵皆不忍用耳亦有下豆於麥壠種田時連豆之結莢折倒作薹實覺省便但倒遲故不多爲耳。

脂麻

農家正業曰脂麻名油麻亦名胡麻有黑白赤三色白者多油宜白地種大麻子粒壓油無多種胡麻法或治畦圃或壟田畝土碎勻淨之極然後以地灰微濕拌勻麻子而撒種之早者三月種遲者不出大暑前早種者花實亦待中秋乃結月半前種者實多而盛月半後種者子少而多秕種接雨脚則易生耨草功惟鋤是視須三遍再亦得其結角寸許有四稜者房小而子少八稜者房大而子多皆肥所致。

卷四十二終

中道全書卷四十三

農田門　園蔬　　邵陽[illegible]龍山輯

園圃

張楊園先生曰治田又不可不兼治圃編籬爲圃間以枳橘雜以五茄與枸杞三物有刺可禦暴客又茄皮春橘其芽香美可食久取其根入酒尤妙枸杞春可食苗秋可取子根即地骨皮枳花香而刺密實亦可用其成須在十年五年然久而愈密籬下徧種萱花自生自長花開隨採以曬亦蔬之輔佐園中菜菓瓜蔬惟其所植每地一畝十口之家四時之蔬不出戶而皆給。

王心敬曰圃田種蔬菜之田也繚以垣牆限以籬塹負郭

之間但得十畝足以贍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畝數至半頃而止結廬於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內皆種蔬先作長生韭一二百畦時新菜二三十種務多取糞壤以爲膏腴之本慮有天旱臨水爲上否則量地掘井以備灌溉地若稍廣又可兼種麻苧菓穀諸物比之常田歲利數倍此圃夫之業可以代耕至養素之士亦可托爲隱所因得借贍如漢陰之獨力灌畦河陽之閒居鬻蔬亦何害於助道哉。

圃向

農家正業曰凡園圃之地平斜冷暖俱以向南稍低爲佳如不得南低則向西南次之向西又次之惟向東向北最

不宜凡溝行亦以向南為宜園內須各處能對日光不可有樹木蔭蔽又必近多水之區以便澆灌

種菜

王禎農桑通訣曰蔬宜畦種蓏宜區種畦長丈餘廣三尺先種數日劚起宿土雜以蒿草燎絕蟲類並得為糞臨種益以地糞治畦種之區深廣尺許臨種以熟糞和土拌勻納子糞中苗生視稀密去留凡種蔬蓏必先燥爆其子以鹽水選浸及以鰻魚骨煮汁冷浸和柴灰大豆下之起土不乍蠡地不厭晨薄即糞之鋤不厭頻旱即灌之墾地必揀晴天雨則不宜用力既多收利必倍

農學提綱曰蔬菜速成栽培之法不一如嚴冬及早春之

時栽培胡瓜茄子等物以人工配其溫熱之度則其生育自滋通常之法以玻璃木框置於地上其中堆以馬糞落葉塵埃等物使之生熱是曰溫床溫床內所堆之馬糞其初雖發盛熱至一來復後即降至二十度矣若欲常保此溫度則宜再加肥土約三四寸厚然後播種下子俟其苗漸長後移植他溫床宜防其過於乾燥值天暖時可揭開玻璃蓋以通空氣軟化蔬菜之法以蔬菜藏於窖內以釀熱物置其中與速成栽培之物同窖口以席掩之使不漏日光則葉莖素不生而莖葉皆白蔬菜有芽種法凡種子先用淘浸選以溼內芽生指許然後下種先於畦內以水飲地均勻摻種復篩糞土覆之蔬菜有祇取其根而栽培者曰蘿蔔牛蒡甘藷等類此類根皆肥大播種之先須深耕其土施以人糞肥糠過燐酸石灰等肥料使其根中多含滋養分則翌年開花結實較為肥大蔬菜有取其莖與葉而栽培者如菘菜葱甘藍土當歸等類凡屬此類宜於輕鬆土壤及含有淡氣之肥料蔬菜有取其果實而栽培者如茄胡瓜南瓜冬瓜等物大抵早春之時播種於秧圃俟其苗長成時移之本圃宜常淤蔭以避日光瓜類之蕊皆雌雄異株藉昆蟲之媒介傳送花粉而後結實若蟲類罕至之地即以人工助之

菜宜

張楊園先生曰絲瓜宜近水飯瓜宜上棚南瓜形扁北瓜

形長冬瓜宜疏菜瓜宜密黃瓜傍水為棚宜於早種苦瓜倚樹而蔓不厭遲收地蒲宜平地屋蒲宜高棚茨茄便於溝際香芋利於牆陰裙帶豆可架可屏刀豆能上不能下芥菜在地日久根深宜培坂薹菜在地日少根淺宜清肥茄宜土實葱韭蒜宜土鬆甜菜四季可食歲一遷移惟夏月苦菠菜越胡方出月杪下子在春秋味甘生菜宜生大頭菜宜熟芹菜宜淡高筍宜鹹若乃露葵諸葛蔓菁菘非常物可備隙方物

善圃

李鳳臺曰鄭念祖者邑素封家也傭一兗州人治圃問能治幾何曰二畝然尚復傭一人助之問畝之糞幾何曰錢

二千其鄰之闘者譁曰吾一人治地十畝須糞不過千錢然歲之所出常不足以償值若所治少而須錢多地將能產錢乎鄰亦不能盡信姑給地而試之。日與其人闢町治畝密其籬疏其援萌而培之長而導之熯而灌之濕而利之除蟲蟻驅鳥雀雖所治少而終日搰搰不休息他圃未苗而其圃蔬已實蔬已繁矣鬻之市以其早也價輒倍比他圃入市而其所售者已償其本與他圃並市者皆其贏也又蔬蔬皆鮮美碩大殊於他圃市之即速售歲終而會之息數倍其鄰乃大羨

甘藷

李氏筱春曰甘藷名土瓜古名番薯。有數種早者盡白色葉椏易壯大肉鬆味淡其藤猪牛不食。遲者葉圓有紅白二種質實味甜收不若早者之獲利多。取其中者爲種掘坑藏之覆以灰糠。

藷土

李氏筱春曰藷宜沙土汙下積水之地不宜肥沃深厚之地不宜其餘地不論高下土不論何色皆宜犁挖約深六七寸攪碎成行相距一尺挖孔亦如之放灰行孔間四五寸每一大握愈多愈妙。又種藷之田宜年年種藷換新地則皮面粗而形亦不正。

藷糞

李氏筱春曰種藷肥料無過牛糞桐茶穀尤妙猪糞次之柴草灰炭灰又次之緣藷性含鹻灰糞含有鹻者其氣相合最易生長灰皆用人糞攪勻牛糞久乾不肥用人溺潑淵用桐茶亦妙摻入各灰爲宜栽藷以灰爲大宗

窖種

李氏筱春曰清明前後挖土深四五寸淋以人糞縱橫隔一尺豎種糞邊不可置中蒂向上覆以牛糞尤善生數寸後淋人糞數次惟種宜多人用一碩者吾用三四碩尤佳何者種多則生藤必多人栽藤一次不足者吾一次即畢比人較早利一藤嫩則生藷多藤老則生藷較少利二藤只二三尺則種可取食以濟荒月利三藷藤以三四五尺爲度長則下半衆少生藷不多利四又栽以四月底爲度五月中旬爲止遲則較遜利五

圍種

農家正業曰春分前擇向陽和煖之地築土圍高一尺七八寸許前寬二尺三寸後寬二尺五尺土圍之外圍以稻草。堆馬糞樹葉於其中厚一尺足踏實人溺和濁水灑之上加淤泥厚六寸撒以礱糠。擇藷形完好皮上有細孔者橫埋於上斜亦可藷身半在土內半在土外。用手將四面之土壓實上撒礱糠二寸用草蓋密遇和煖之日午前八點鐘撤去所蓋之草以曝日光下午三點鐘復以草蓋密仍常以人溺和濁澆水澆之。

壅藤

李氏筱春曰小滿大雨必俟雨霽不至踩躪成泥方可栽之不然土必堅結藤不易發若欲雨未雨時栽之尤妙剪藤三尺以上安於灰行兩頭埋入土一二寸中用土壓節相接而下約各節生根從其連綴處剪斷令各成根苗不致分力孔栽之法剪藤約五六寸插入孔灰中上覆以土留二三寸勿掩

插藤

農家正業曰立夏後即須移植法有二一俟發芽五六寸根一寸摘其苗移植他處立秋即可收穫一俟新芽伸至三四尺切取七八寸長之苗移植他處霜降後方可收穫移植之田先做畦背寬約二尺二尺五寸壅以肥料及糞

水取所採之苗插其半於土斜插之如船底之狀豎插亦可斜插者生圓形藷豎插者生長形藷每苗相離約七寸日日灌水天雨則否

牽藤

李氏筱春曰清明前後下種之時縱橫相距三尺許栽一種藷藤至二三尺則於左右前後縱橫作十字形使鄰近之藤彼此相接各行布灰牽藤行中上覆以土尾亦掩之餘藤剪去不足四藤者俟鄰藤長至四五尺可引以補之必其先平放行中不可以土掩其尾各行藤苗發後始從藤本剪斷其藤本處必以土掩之藷種仍可取食此法不待雨又較早妙之妙者倘其藤不長四正有藤四隅無藤其隙過多尤必有藤以補四隅之闕昔扈玄言耕溝種藷藷二三寸一節節居土上即生枝節居土下即生根延蔓時以土密壅其節每節可得三五枚枝節已遍剪去遊枝其法善

本藷

李氏筱春曰九月收藷時擇其比大指略大者預儲數石至清明時用鋤挖孔約一尺一孔置灰三握放藷灰中藤長六七寸鋤去其草嗣後下雨一次必提其藤七月則本藷已壯獲利必厚

翻藤

李氏筱春曰藤長若有鬚芽便分本藤之氣結實不大宜

時常翻動雨後提理一次各入各行隨鋤二次

藏藷

農家正業曰立秋霜降後甘藷已熟用鐮刈藤然後掘取收藏之法選完好之藷風乾一二日去其水氣擇高燥之地作窖深三四尺窖底撒布礱糠置藷於其上再加礱糠層層相間上覆礱糠及草加板於其上以蔽風雨忌以水潑忌聞酒氣

留種

李氏筱春曰留種不可不慎若收藷時晴經月餘則火氣重藷易壞雨大多則水氣重亦易壞數日不雨偶得其雨其藷驟大尤易壞凡此皆不宜作種夏秋晴久則擇山北

所種之諸留種、雨多則擇高燥所種之諸留種、

諸益

農家正業曰、諸片碎晒乾、和蕎麥作饅頭、無不喜食、薄作諸絲晒乾、和米炊、薄汁味甘、磨作緑粉、變俗而雅、味最沃、生食蒸食煮食隨宜、蒸熟晒乾最美。多食動風、煨食健膚。一畝之地種諸、可得十餘碩、稻之外、其利無過於甘諸、爲農家之所重宜哉。

蘿蔔

授時通考曰、蘿蔔一名紫花菘、春曰破地錐、夏曰夏生、秋曰蘿蔔、冬曰土酥、狀有長圓二類、根有紅白二色、大抵生沙壤者肥而甘、生瘠地者堅而辣、根葉皆可生可熟、可菹可虀可醬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飯、蔬中之最有益者。氣味辛甘無毒、下氣消穀、去痰癖、止咳嗽、利膈寬中、汁解諸毒、尤解煤毒、健脾、令人肌膚細白、同猪羊肉鯽魚煮食、更補益、熟者多食、滯膈中成嗌、服地黃何首烏者食之、髮白、以蘿蔔多食滲血、性相反焉。

楊園先生曰、蘿蔔宜沙地、伏天犁地二次、晒過半月、澆濃糞二次、則土鬆而無蟦、擇地宜生、生不蠹、耕地宜熟、熟則草少。白露前深墾溝種、五六寸一科、内子糞上覆土蓋之、較畦撒爲善。芸其細者食之、科留一根、則葉茂而頭大。桒起毛葉、則頻澆清糞、忌灰壅、見灰則鬚長而頭分。若以間地一畝春種麻、麻熟大暑倒地、及秋下蘿蔔、蘿蔔成、大寒復倒、以待麻種、兩次收利、亦不減於種桒、而大暑烈日、大寒冰霜、俱能發土殺蟲。

農家正業曰、蘿蔔有紅白二種、及胡蘿蔔之分、宜種於曾經種麥及西瓜瓠瓜之田、種豆種茄之田、不宜種胡蘿蔔。田内做畦、背種大蘿蔔之畦、背寬二三尺、種小蘿蔔之畦、背寬一尺五寸至二尺、下種前用堆肥人糞米糖獸骨等壅之。下種之疏密、大蘿蔔每三四尺下種子一撮、小蘿蔔則二尺至三尺五寸下種子一撮、每一撮約子十粒、先用鹽水法選之、再以葱搗汁和水浸種、其中日未出没時播種、種畢覆土足踏之、苗出後五六日、用鋤鬆土去草、拔瘦者留肥者三科、人糞及豆餅糞壅之、十數日後、再拔兩科、留一科、人溺及濁水壅之、仍用鋤鬆土去草、又壅數次方妙、肥料宜埋於根旁、愈淺愈佳。蘿蔔害蟲、皆蛾所産、形如蠶、色土田内、見有黑棕色蛾、及前叉色白而有黑蚁之蛾、皆大如蝶、其根内有蟲、可知宜於天初晴露未乾時、散布石灰、又尋田内之蟲、捉而殺之。採種宜在田之中間、與別種田稍遠之處、九十月、擇其良者、去鬚去尖、移栽、淋以人糞、忌帶露鋤、恐生蟲、二月收子爲種子、陳更佳。

授時通考曰、水蘿蔔形白而細長、根葉俱淡脆、無辛辣氣、可生食。胡蘿蔔有黃赤二種、長五六寸、宜伏内畦種、肥地亦可漫種、大者盈握、冬初掘取、生熟皆可啖、莖高二三尺、不可生食、晒乾、冬月可拌腐充饑、收子者留至次年、甘辛

無毒下氣補中和胸膈安五臟令人健食有益無損子治久痢野胡蘿蔔根細小亦同沙蘿蔔根長二尺許色黃白氣味辛而微苦氣似胡蘿蔔。

胡蘿蔔

格致彙編曰胡蘿蔔有數種最佳者約分長短兩種其色有淡紅淺黃以至深紅不定短者生長速而嫩長者略慢間有長一尺二尺者過時不取則變硬而味粗劣尋常胡蘿蔔大者種時每科相距一尺小者距五寸內含糖質頗多大紅蘿蔔合種之土以輕鬆爲要深約十八寸惟需二年方能長足一年生根采其之味甚適口二年開花結子而枯西國種爲造糖之製胡蘿蔔糖之法磨

成細漿包以羊毛布用壓水櫃壓其汁或其漿置轉篩內速轉之汁自轉出或將蘿蔔片久浸水內化出其糖而成濃汁置鍋內每汁百磅配以石灰半磅至三磅以流加熱至面生之皮自裂則餘汁爲明黃色傾入大池以燒石灰窰所放炭養二氣噴其汁內其氣與石灰合化成白石粉結而沉下沉時令敷異質與色料並沉再將其汁通過物炭濾其色令更淨再置眞空鍋內加熱令濃後傾眞空盆內使結顆粒即成爲糖須以法提淨否則味劣而不適口氣亦難聞惟提淨則形色及味與蔗糖無異。

蔓菁

授時通考曰蔓菁一名諸葛菜根長而白形如胡蘿蔔稍後特軟美蒸煮煨任用稍似芋魁含膏潤有穀氣莖粗葉大花子如芥人久食蔬菜無穀氣有菜色食蔓菁者獨否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菜中上品數口之家能蒔數百本亦可終歲足蔬子可打油少摻芝蔴煉熟與小油無異燃燈甚明每畝根葉可得五十石每三石可得米一石一畝可得米十五六石則三人卒歲之需氣味苦溫無毒常食通中下氣利五臟止消渴去心腹冷痛解麪毒入丸藥服令人肥健尤宜婦人。

農家正業曰種不求多惟須良地擇故墟壞垣沙土高燥者爲上宜厚壅耕地欲熟七月初種一畝三升漫而不勞覆土一指五六日不雨須水潤之既生不鋤苗寸以上灌

水糞耘小者作菹不欲移植存其大者相去尺許欲移植俟苗五六寸揠其大者移之先耕地作畦深七八寸起土作壟蓺苗其上壟土虛浮根大倍常從春至秋得三薙常供好菹九月收葉十月終出根數晒蒸食又分作三停其一不摘苔芑種收子其一摘苔一徧夏至收子其一摘苔二徧小暑收子一法子欲陳用鰻鱺汁浸之晒乾種可無蟲。取子者六七月種四月收中春種亦即生苔與秋種者同熟但根小莖矮子少耳供食者正月至八月皆可種過水旱他穀已晚但有隙地即種以濟口食

芋芝

授時通考曰芋一名土芝君子芋魁大如斗淡善芋魁大

如瓶、少子易熟、味長、芋之最善者、百子芋、魁大子繁、畝收百斛、雞子芋色黃、車轂芋、鉅子芋、旁巨芋、青浥芋、皆多子。看沙芋形如土豆、而味甘美、芋種雖多、祗水旱兩種。包氏齊民四術曰旱芋種山、水芋蒔田、葉皆相似、但水芋味勝、莖亦可食、味平、除煩止渴、有風疾服藥者忌。

齊民四術曰芋宜沙白土、性畏旱、近水爲善、耕欲熟、貲糞屋前肥田、不宜稻、種芋倍利。十月揀圓長尖白者、就屋南簷下掘坑、以糠鋪底、下芋、稻草蓋之、春出埋肥地、旱則二月、遲盡四月、惟忌三月、深溝高塍、塍二行、行欲寬、寬則風過本、欲深、深則根大。春宜種、非春不卵、夏種不生、秋宜壅、非壅不肥、喜灌、生土、鋤開壅根則土暖、結子圓大。耘鋤以數爲妙、宜晨露雨後、忌日中、鋤令根旁虛、則芋大子多、日中耘、大熱則蔫、以灰糞培爲妙、旱則灌之、令透溼、水芋不必耘、霜降後捩葉收液、以美其實。

氾勝之曰開區方深三尺、以豆萁置區內、踐實、厚尺五寸、取區上濕土和糞、鋪其上、厚尺二寸、以水灌之、踐平、取五芋子置四角及中央、踐之、旱數澆之、一區收數十斛。

楊園先生曰種芋無別法、祗土厚而肥、即頭大子多、移栽收盛、以植物皆喜易土、兼受糞力。田間歲一易土、則螃蠐不生、入冬方起、則味足而甘碩。種在地溝則省肥、但旱歲不生長、又蠐易生。旱芋種地、水芋種田、先食於地、後食於田、秋冬均不乏食、食宜雜薤煮之。

農家正業曰、土芋蔓生、葉如豆、根圓如卵、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解諸藥毒、甘露子、二月苗生、長者近尺、方莖對節、狹葉有齒、四月開花結子、其根聯珠、蒸煮食之、二三月鋤宜污土、宜沾濕、宜陰處、雨中以灰雜糞土掩根、則生繁、至秋乃收、生熟皆可食、密煎漿漬作豉皆可。

藷蕷

授時通考曰、藷蕷一名山藥、又名山芋、南京最大而美、蜀道尤良、入藥以懷慶者爲佳、春生苗蔓延、莖紫青、三尖葉厚光澤、秋生實葉間、八月熟、落根下、皮黃肉白、煮食甘滑、與根同、冬春採根、皮黃肉白者爲上、青黑者不堪用、南中有生山中者、根細如指、極緊實、刮磨入湯煮作塊、味更佳、尤益人、江湖閩中一種、根如薑芋、而皮紫大者、切數片去皮、煎煮俱美、性冷於北地者、土人呼爲藷、入藥以野生者爲勝。性甘溫平無毒、鎮心安神魂魄、止腰痛、治虛羸、健脾胃、益腎氣、止洩痢、化痰涎、久服耳目聰明、輕身不老、

羣芳譜曰、春社日取宿根多毛、有白痛者、竹刀截作二寸長塊、每行相距二十寸、種距九寸、十二寸、開一尺溝、深一尺、塡糞柴一半、上實以土、豎埋於中、仍以糞土覆與溝平、時澆灌之、生培以泥、以樹枝架作棚、高三四尺、當年可食、三四年者根大尤美、夏月宜頻澆、最宜肥地、每年易人而種、宜牛糞、麻粃、忌人糞。

瓜菜

齊民要術曰瓜擇食味最美者收其子截去兩頭取中央子拌細糠柴灰着壁上則不變欲早者瓜生數葉結子謹養之老取其子種之則早熟然實減小擇良田先密種蘿豆入三月犁掩之再耕勢以淘淨瓜子和以鹽則不死開坑下子四枚每枚旁下大豆二枚下糞和細土細覆之生葉掐豆苗稚時數鋤之則實盛蔓長架棚引趁乾露以杖舉蔓拌柴灰石灰撒根下一二日復鏤土培其根則永無蟲地多蟻以帶髓骨置瓜下待蟻聚去之二三次則絕瓜忌聞麝塍間栽韭薤數莖則不損瓜蔓皆可接種法於離根二三尺許斜斷其蔓而削佳種之瓜蔓緊接之外用薄篾片七八寸夾瓜葉包裹以細麻輕纏壓入土中頻用清

糞澆其根並接處自活葡萄藤亦可枝接

南瓜

梅原寬曰南瓜除初結者不用擇次結者以為種除去尻部以頭部之核為良選西瓜冬瓜等種同植地以日光射注而土地深厚處為最良春風後播種每撮七八粒至發生則漸次拔除稠密存其壯盛者一本比蔓至二尺以上遠地上二尺許而摘其梢則又自葉間發數多之枝蔓存其壯盛者二枝令長成悉摘其餘枝葉至六尺以上則又摘其梢如斯自枝蔓二支更發生多數枝蔓而選其內肚盛者左右各存四支又去其餘不怠澆糞則收量必多

豆菜

格致彙編曰豆菜之類甚多圓形者為豌豆分大小遲早高矮各種味甘色淡綠深綠藍綠之不定乾則變黃泥土須鬆而肥不可用新糞早春種之交夏採食地須輪種今年種豌豆明年種菜後年種薯如矮豌豆高一二尺者尚能自立三四尺者托以小杆高六尺至八尺者托以長杆種時開溝成行行寬三十寸深二寸種離三寸至四寸行間挖溝便於放水諸豆皆於鮮嫩時可食

白藕豆

張楊園先生曰白藕豆古名蛾眉俗名沿籬環宅垣牆及庭皆可種法取先枯者留為明年之種則早結其根直下最深先開深潭下垃圾一餅覆其上而後下種則終歲可

以不澆又清明日下種以了向上以灰蓋之粒粒出不宜扁種土覆以豆瓣重頂土不起故爛耳芽長分栽搭棚引上培壅全在黃霉最忌夏至後半月加肥若壅土亦無害秋肥則藤多結少經霜則萎乘嫩摘之焙乾可儲以備蔬食味鮮食半載乾食亦半載枯莖收貯可以接新專於健脾大有補益患寒熱者忌食九五莖蔓不長而結最早植之籬邊亦佳味也

茄

農家正業曰擇茄之無病者存好茄一枚餘悉於開花前摘去俟茄已黃熟採之置蒲麻袋內多層裹之埋土中深約一尺明年播種之前掘去則皮肉盡腐惟存種子包以

而浸入溺中七日取出播種發芽後以人溺和濁水澆之除雜草芟過密者及發芽二三枚每兩科之間埋一螺殼令殼內汁液滲出經十七日捌苗出用土硫磺少許包於科根土之內日落後移種他處每科相離約一尺五寸移種之田先作畦背寬約二尺用堆肥麥糠半寸骨人糞豆餅菜子滓壅之然後移種。

芹菜

務致彙編曰芹菜性耐寒香特異爲蔬中之上品種法於八九月畦內挖深槽寬略一尺五寸深亦一尺五寸餘槽內擁糞撒種其中待秧長數寸培土於根漸長漸培至槽內挖出之土培完與地相平後再左右挖土培成小堆常

令水足尤忌瀋汁及鹹水澆之。菜高一尺五寸至二尺則葉下根色雪白及稍帶紅色臨用時拙起其心與莖味佳而脆食之養身有清血之益且食終日香流齒頰。又有野生者小而有毒不合食須取嫩白爲佳輕鹽一二日湯焯過晒乾方炒水芹之內亦不甚可食。毛芹黃花人物忌食

茼蒿

農家正業曰茶之同乎芹者爲茼蒿葉綠而莖細氣香而味美八九月溝種先以水糞次以蒿子蓋以煤灰亦可移栽多止二莖鋤宜勤糞宜頻冬春採食其葉又湯泡以配茶茗。

蒜

張揚園先生曰蒜宜艮軟地白軟地甜美而科大黑軟次之剛强地辛辣而瘦小三編熟耕九月溝種下麥少許五寸一株糞澆土覆草益鋤治令淨時加糞壅性熱而有毒氣極葷然以入臭肉掩臭氣夏食解暑避瘴蒜苗寸許爲度入醃蒜頭糟醋煨透不唯味美可以避穢臭除痧氣五六月間做生活人與蒜食之不生病。四月內以蒜苗百觔繭過晒乾採絲瓜去粗皮醃晒乾一層蒜一層瓜入甑共蒸以黑爲度取出晒乾封貯寒熱中和甚有補益且味堪下酒田家佳品。

葛

農家正業曰葛宜沙白土七月溝種深三四寸尺一株水

糞澆之覆土壅之上加葉草葉生尺摘食味香春以火燒之鋤糞交施三次乃善種之多者茹食五月頭大蒸炒任用

球葱

農家正業曰球葱欲秋期採者宜春蒔欲春末夏初採者宜秋蒔九月至十月上旬下種苗床宜選肥沃之地碎土塊極勻細而施以腐熟之堆肥及人糞等以爲原肥至二週內外發芽密則酌去令疏密適度十一月上旬施水肥早春又施水糞至根已增大四月下旬五月初旬移植畑地畦闊一尺五寸許至二尺隔四寸而植一本植後除草且除根際之泥土令露球根則根佳且而肥大又近採期

恐莖葉失於緊密宜將附着球根之莖葉設法壓倒使莖力日衰而後根之成長可增又年年植於同地則品質佳

薑

王禎農桑通訣曰薑宜沙地熟耕三月種之畦闊一步橫作壠相去尺餘深五六寸壠中一尺一科土厚三寸以糞培之益沙尤佳芽出勤鋤漸加土培壅一法用蘆草覆之禁生他草四月掘去老薑六月作棚蔽日八月採出紫薑九月掘窖糠秕合埋置火閣亦可性不耐寒秋熱無薑冬則損味極辛而無毒通神明辟邪氣益脾胃散風寒除濕治滿脹去胸中臭氣解菌蕈諸毒生用發熱熟用和皮則凉去皮則熱聖人不徹薑食不多食蔬茹中之

卷四十二終

農圃門 樹植

樹植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喬光烈曰地利不可不盡而盡地利者亦非必盡稼穡古之善爲計者原隰膴沃可田者田之其地瘠确及與五穀不宜者則樹之果蓏樹木故樹之桑足以供蠶絲樹之棉足以備衣服樹桐竹可以爲紙爲燭樹杉松楝榆可以修宮室備器用樹茶藥可解渴療病樹果木可取爲祭祀賓客之用樹芋魁足以備凶荒凡圩底河沿當夏必沒者植箕柳白楊其山阿坡岸常被冲刷者則植麻苧不必爲田而利且飫於菽粟且樹木之根能吸土膏爛沙石故細根

入地磽确悉化膏腴樹木之枝能收穢氣化潔淸故綠蔭宜人貧病頓成殷富根株盤結河石化爲土壤鬆脆變而堅凝墻岸益堅隄防愈固獲益良非淺鮮

農家正業曰林業於地利之關繫豈直無曠土無廢地而已哉保堤岸也蔭行人也拓利源也吸炭氣也資衛生也皆其昭然顯著者也而其利益之至爲溥博而又隱而難知者一曰除水患一曰免旱災童山赤土之區霖雨既降山洪驟生以其地之不毛得以暢行無阻也奔衝蕩激之所至浮沙淺土不能不隨刷而下以泛溢於田隴之間及其既退則禾稼已爲沙土所掩而平日所施之肥料復被其洗滌殆盡於是沃壤遽化爲荒田上腴倏變爲瘠土此

洪水之所爲患也。有森林則細草豐苔所在皆是而又有枯枝落葉以充積於其間故特水力所至無浮沙淺土隨之以行縱沙土以俱來亦必在在停蓄節節阻留以殺其洶湧之勢而戢其馳驟之威其下流之及於隴畝中者可決其紆徐澄潔而無淹没衝刷之虞也故曰林業可以禦水患。若夫旱災之生人皆以爲由於天時者也而不知實由於地質苟地質中含有多數之水量則一經日光之熱即蒸發飛越於空氣之中爲水蒸氣是即所謂雲也迨至水蒸氣出於溫度之表而觸乎寒度則必仍凝爲質點以飄散而下是即所謂雨也惟有草木之根荄能吸地質中之水以爲營養料而不使之流走故其水蒸氣常彌漫於

四周之空中以升而爲雲降而爲雨人當盛夏酷暑之會入森林中輒覺涼氣爽肌翛然如易一節候者無他以其内含有多數之水蒸氣故也假其地數百里之內林業不興則地面之水皆滲入地心而無物以爲之吸集日曝愈久土質愈枯旱暵之災由是而作矣有森林則日之熱度愈烈所發之水蒸氣愈多水氣既由液體而變爲氣體復由氣體而反於液體輾轉變化循環不休非徒森林有以自養且其餘潤所及百穀咸賴以生成萬彙悉資其滋養彼夫漠北沙磧之地每月不獲一雨而南省林深菁密之所不聞以旱告者其明徵也故曰林業可以免旱災喬木宜於高原灌木宜於下濕每地一頃可樹二萬零六百六株計其費本不過三千餘金而每縣可以植樹之地大抵不下千頃以每頃所植至二十年後計之約可值價二萬金每縣至少當有二千萬金其爲利之厚若此而又利賴普及可以弭天災流行之患可以致雨暘時若之休我農民其好自爲之愼勿輕易視之。

木生

俞三省曰植物生成不外三端曰光曰氣曰質質即土中所含植物得之雜劑化合資以生長糞料即以補土質之不足氣分兩種曰炭氣曰水氣炭氣由空中化分人烟稠密處炭氣最多植物以炭氣爲補養之要品吸取炭氣吐出清氣與人之吸清氣而吐炭氣正相反對故宅外墻邊

最宜種植不獨利物且極益人樹葉中有微管如人之有肺吸取炭氣合化雜質因以暢茂水氣承於雨露滋於土脈以調潤所吸之氣質光即日光能生熱力受光多則吸受之氣質化分極速即易長成向陽花木萌放最先知斯三者可悟種植之法一宜於向陽之處行列欲疏俾易透光凡開畦溝以南北直徑爲宜分畦開溝距離尺餘使之多得生氣且便於耘掘施肥畦徑南北則陽光東西皆受多得暖氣然寒冽之地北風最甚則開畦以橫徑東西爲宜使近北一畦禦風餘畦可免一宜於村落附近俾多得炭氣新法曰氣筒用陶器如烟筒式偃埋地中使外吸天氣則土質肥饒輕鬆可省耕鋤之勞爲滋生之助而灌溉

亦不可少初種之樹入土不深土不深不能多吸水氣又久旱之後土中水氣枯竭皆宜灌溉一宜考求土質多備壅料以補其缺。率此以行則種植之利必可突過五穀且能經久獲利之厚何讓西農。

選種

俞三省曰樹木之子核必於果實熟甚擇其美者作種選子之法須辨其粒之大小輕重色之光晦新陳質之堅軟完缺有油質者嘗其油之多少有香味者驗其香之濃淡粒大而重色光而新質堅而完及油多香濃者方佳有摘選篩選水選投子水中沉者佳浮者不佳水選宜於冬寒時選後晒乾收藏鹽水選投溶鹽水中攪之觀其浮沉以

子體量其輕重酌定鹽之多寡多則升水加鹽一兩少則四五錢又此地所收種子明年仍種原種不甚暢茂暢茂亦結實不多宜同地換種同種換地逾二年變換方佳凡俟肉爛和核種之否則不類其種收儲種子一宜避濕二宜避熱或包以藥紙或連其穗枝而懸諸梁或瓢盛而懸掛或儲諸罌中或近地氣恐生白檬則無用隔年不生若樹木之種子宜藏之土窖中子大者雖乾燥沙土藏之總以不使腐敗不先甲拆爲宜農書言取於墻下向陽處深寬爲坑以牛馬糞和土以半鋪平坑底取核尖頭向上排定復以糞土覆之令厚尺餘至春發芽萬不失一忌水浸風吹皆令仁腐此亦一法也種子之皮殼堅厚不易甲拆者有浸水促拆之法用濕水浸令速則一二日遲則一二旬須酌量寒暖及質性而施又有種時先埋之濕熱土中令其外皮軟破復以灰汁頻澆之子大者宜破其尖種時或和灰糞或澆清糞或以極稀鹽水洒之均能速其甲拆。

核種

俞三省曰子核撒種之法子核須揀其老湛者宜於園場平地先將地土細細掘鬆如係草地先用火燒以溫地脈而厚土質除去草樹根株及瓦礫開成埂溝闊三四尺低七八寸以瀝水潦而便墾掘。然後分行撅小淺穴撒蘆草灰於其中將子核逐一撒種畢以令清糞遍洒之糞三成水七成使之略潤上薄鋪稻草一層以護之不旬日發芽

怒長再撥開稻草刪其繁苗補其空穴以清糞略溉之間數日又溉之約二三次得雨勿溉以後用清水灌溉用稍濃糞汁須嘗所宜下種時必需晴雨則不茁俟高一尺餘留種移種則無弗長種瓜蔬豆花略同。

插種

俞三省曰枝條插種之法枝須擇其蒽嫩者插種掘土橛穴溉糞之法與撒種均同。凡用苗秧栽插土欲其鬆根欲其舒苗高一二尺者入土約三四成。如剪枝插種枝小者入土亦二三四成枝大者以二三成爲率均須四面用土培築堅實勿令傾欹如枝高七八尺者橛穴七尺餘并用筏籆罩穴上插枝入土仍培土簍中築實或近枝橛柱施

架以繩攔之庶不爲風吹拔。凡揷種須於穴底略施灰糞、用草灰六七成濃糞三四成和勻、令微乾爲種植之要料、長成較速。又農政全書言大凡草木有餘者皆可採條種、尋枝條嫩直者刀削去皮二寸許以蜜固底次用生山藥搗碎塗蜜上細軟黃泥裹外埋陰處自然生根立夏交春揷者當年即結實正月上旬揷者勝於核種。

壓種

俞三省曰壓種之法將底樹旁枝擇其長而嫩者扳著上穴中穴深六七寸下施灰糞上用土培築堅實枝抄露五六寸宜挺直母枝徑仰則懸石墜之過三四月枝入土中生根剪斷母枝。更有摘種法擇母樹嫩枝摘下隨揷入土

畧撒草灰枝亦隨活。凡摘種壓種之法必先預掘鬆土地畧洒清糞使肥潤易活。

接種

俞三省曰物性喜接植花果諸木交互接種變化無窮法於夏盛時擇可接之樹於樹之陽面刪去上枝使透風受露更於陽面灣節處削去原枝用鋒利小刀離地二三寸高輕砍樹身向上作扁口縱一寸至一寸二三分橫亦畧削深數分以可容接枝爲率勿深傷樹心致母枝枯瘁以欲接樹枝削其下令扁銳亦長八分至寸許揷入原斫處用綿絮連樹肉樹皮緊裹微露出枝外施灰糞再用竹箬蒲包圍束以繩縛之半月解釋母樹頻灌以清糞數日接枝即活若所接之枝慮其凋枯將原樹枝芽摘去則接之枝較易生育接枝既茂原枝必衰一年後將母樹接枝以上薙去則接枝直上逾時開花結實。江浙種桑有揷接劈接靨接搭接之法花木有呼接剖接切接舌接鞭接側接芽接之法總以枝木密合爲要。又一種接法擇母樹根盤約拱把者距地二三寸鋸斷其皮肉交接處畧帶樹肉三四分向下對鑿扁隙一二口擇接枝粗如指者二枝截去杈葉離芽砑三寸許剪斷并剪去杈上之枝整齊如拳其長四寸許削其接口令扁銳對嵌樹根鑿處外用箬裹麻繩緊纏培以灰糞再用鬆土堆壅其上令全埋土中儻久無雨以水灌之旬日發芽。凡果木接枝採用中幹者雖扶

疏直上而結實遲用旁枝者樹雖低而結實早。凡接樹有同種異種之分同種接枝如以家桑接野桑以種楊梅接野楊梅凡果木實少味劣汁乾質粗者均可同種之佳種接樹枝變成佳品異種接枝如以梨接桑北方以梨接桃結果甚美以杏接枇杷以桃接李以李接杏則果實轉盛大約果木異種多可接種須詧其性質之相近審其缺劣何在而以他種補益之。

扦種

農政全書曰大凡草木有餘者皆可採條種擇枝條嫩直者削去皮二寸許以密固底次用生山藥搗碎塗密上細軟熟泥裹外埋陰處自然生根。立夏交春扦揷各色樹木

入地四五寸無不活者、當年即結實。正月上旬、取樹木嫩枝扦插勝於核種。正月根芽未生、根旁寬深開掘尋鑽心釘地根鑿去留四旁亂根勿動仍用土蓋築則結子肥大勝插接者。

移種

農家正業曰移栽樹木記其陰陽不令轉易必順其素性大樹髡之小樹不髡根鬚須潤不可去土。移樹無時莫令樹知正月爲上時二月爲中時三月爲下時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諸樹唯有果實者及望而止過望則果實少又移栽諸木宜在下弦後上弦前地氣隨月而盛方氣盛時生氣全在枝葉故移則傷其性接則失其氣伐用則潤氣滿

中久而生蠹。農家善於移樹者、法於未移之前、就舊樹周圍開溝深約尺許凡根外向者皆盤曲其勢使抱本根日以水澆溝中使土受滋潤根易脫離所移之處預寬深掘一穴內糝新粟大麥百餘粒入糞土和泥並根移植用土覆根無宿土者深栽泥中輕輕提起樹根使與地平則其根舒暢易活下須築實近上不築必三四日後方可澆灌用穀調泥漿水根下沃之無不活者勿輕搖動禁用手捉恐六畜觸突別用木爲架交叉枝格束縛牢緊使受風不搖則無礙生理。又法凡植果木先於霜降鋤掘轉成圓垛草索盤定泥土復以鬆土填滿四遭用肥土澆實次年正月移種宜寬作區安頓端正然後平區木棒斜築根垛底下須實上加鬆土高地面二三寸澆以肥水半月則已。俞三省曰移植佳種如道遠需時有根者則以厚土圍裹而用蒲包如係截枝則用灰糞揑成小團裹枝斷處仍以箬包之日間洒水夜則植置草地露中可旬日不枯或云斷處燒二三寸令熱經月不枯。

淺深

俞三省曰凡種植入土之淺深須各得其宜大抵濕土鬆土稍淺不妨燥土堅土預掘深春季雨多土潤稍淺不妨夏季畏旱宜稍深冬季畏霜雪更宜深又種子大者宜深小者可畧淺枝苗長者宜深短者可畧淺總須先將土泥翻掘至見潮潤之土方止則淺種苗子其根亦易入土

澆灌

俞三省曰凡種有果無論撒種插種壓種接種最好用金汁糞畧澆小許無不立活法於冬月取盡淨濃大糞裝入大罎中上用瓦罐蓋好掘土深三尺許埋之二三年後取出其糞如清水亦無穢氣以澆花果著手成春就枯花木澆亦立效善種花果者多用此汁無他謬巧。

種樹書曰凡木早晚以水沃其上以唧角唧水必用停久冷糞臘月和水三之一。草之類宜四季用肥如正月則用五分糞五分水二月三分糞七分水三四月二分糞八分水五六七八月十一二月八分糞二分水臘月純糞不妨遇天旱只宜白水澆加一分糞二月用澆肥多有所忌二

月樹以巳發嫩枝必生新根澆肥則根枯而死萌未發者不妨三月亦然不怕肥者石榴茉莉之屬多肥不妨五月夏至梅雨時澆肥根必腐爛八月亦不可澆肥白露雨至必生細根肥之則死六七月花木發生已定者皆可輕輕用肥謹依月令等級澆之及小春時便能發旺蘓人種柑橘用肥培壅一切樹木俱宜於十一二月正月餘皆不可合用灰糞和土麻餅屑和土壅根高三五寸澆水不可太過

修葺

便民圖曰凡樹欲取材如杉栢棡檜之類可令挺枝無旁枝其他取花葉芽實者皆令枝旁生息令至五六尺果木

削去繁枝使不分氣力則結子肥大必正月以內凡木未發芽前半月以上皆可修理凡樹脚下常令除草清淨草多則引蟲蠹亦能偷力勿使下有坑坎雨後水漬根朽葉黃宜令平滿高地面三五寸

俞三省曰樹木含膠質多者長成後春夏間宜用刀橫斫樹皮周圍數十下或從分枝處直劙至根下刀勢宜輕勿傷內幹令其皮膚鬆裂膠汁四溢則樹易高大至結果之樹宜删其繁枝使透風露日則樹之質力凝厚果實繁大

賈思勰曰正月盡二月可剃樹枝二月盡三月可掩樹枝凡五果花盛時遭霜則無子常預於園中貯惡草糞天雨新晴北風寒切夜必有霜放火作熅少得煙氣則免於霜

木自南而北多遇寒而枯臘月去根旁土麥穰厚覆之燃火深培如故不一二年結實

農田門 樹植

桑種

邵陽謝緋嶽龍山輯

蠶桑輯要曰桑爲蠶本育蠶必先植桑桑有荊魯之別魯桑葉厚大而疎多津液少甚飼蠶蠶大得絲多荊桑葉尖而有瓣小密而多莖先結子後生葉飼蠶蠶小得絲少然荊桑心實耐久生葉早可爲樹桑飼小蠶魯桑枝豐不耐久生葉遲可爲地桑飼老蠶同是一樹桑甚種出荊桑者十之八種出魯桑者十之二如無湖桑之地以荊桑爲本接以魯桑之條根固茂葉雖比湖桑稍小然養蠶相宜實與湖桑等桑性喜燥忌窪下宜磚屑

張楊園先生曰桑種以荷葉桑黃頭桑木竹青爲上取其枝幹堅實不易朽眼眼發頭有觔兩其五頭桑大葉密眼次之細葉密眼爲最下又有火桑較別種最早五六日可養早蠶樹高葉多種桑百本種火桑二三別植寬地庶根四達白桑少子採種陰地其葉厚大得繭重實絲每倍常白皮而節疎芽大者爲柿葉桑葉大而厚繭堅多絲鵓鴣桑皺皮者其葉必小而薄雞脚桑葉薄而少絲柘葉多叢生葉豐而厚蠶食早熟青桑無子葉不厚宜初蠶紫藤桑葉厚大尤宜早種紅皮桑發生較易人工稍疎即見消敗白皮桑發生較滯人工不周不至立敗高而白者宜山岡之地短而青者宜水鄉之地湖桑有青皮黃皮紫皮三種青皮葉疎而薄黃皮較勝紫皮最佳葉密而厚一名紅皮浙人謂之紅皮大種

桑土

農家正業曰凡山坡河畔洲渚及園圃均可植桑以帶沙之泥爲最善地宜高燥土宜深厚但卑濕之地積水太多易致傷根宜開溝以洩之亦有高曠不能洩者不宜種桑最好能稍近水俾夏秋亢旱可資灌溉凡桑旁高樹均宜除之則得見日光桑易茂盛土堅如石者不可種桑鋤土宜勤俾透日光通空氣一年以四五次爲度新栽時尤宜加多冬大墾一次使土脈活動草根亦不復萌凡墾桑土宜晴不宜雨

桑秧

蠶桑輯要曰夏初椹熟揀黑魯桑椹肥大者淘淨陰乾四月耕地令熟糞雨勞之爲溝塍澆以糞水剪去兩頭揉以柴灰摟起寸許切不可深深則不出以黍桑子各三升蠶沙三斗種之輕概平勿令土厚壓黍桑俱生三鋤三糞桑密者去之間五六寸黍熟刈之桑長等黍以利鐮刈倒賺令燥順風走燒澆以清水覆以牛糞春芽出每科留一肥者頻澆之

農家正業曰初夏掘地打土極細刨溝沃以糞水按溝洒水薄覆以草苗生後除去覆草間以澆灌長三四寸二年分栽每株約離五寸糞水勤澆三年春分離土一二寸剪

既接以湖桑麻繫土擁活後抹去旁枝。

接桑

蠶桑輯要曰桑必接換葉乃厚大春分前後截取向陽好湖桑條與魯桑條大如筋長數寸削如馬耳肌肉相對之荆桑離地二三寸斜開桑皮如人字樣刀口約長寸半速將接條插入使兩脂相浹以桑皮纏定糞土包縛勿令洩氣接活未及五日遇雨必須蓋覆接大桑宜劈接插接小桑宜搭接壓接桑本有三寸圍圓接之最妙擇魯桑翦成拳桑不接亦可惟荆桑必接。

農桑衆要曰桑秧離地翦留寸許接過湖桑其條上半空下半實實者翦作三四段每段二寸斜削寸許其二寸留

芽兩三個如法接好塗以河泥旬日即活桑芽發後摘出下芽上存一芽俟高尺餘用蘆葦植其旁一年可長五六尺。

栽桑

農家正業曰冬末春初栽種桑秧由他處運來及早栽爲要不得已而稍延宜將桑秧置陰處與草薦及布蓋之不可通大風不可透日光不可被雨濕尤不可以水洒之過水即壞。

農桑衆要曰買桑翦去直根及横根之腐者不去直根則樹少歧枝難於暢茂先用竹竿量之不可參差疏密致礙挑担栽培之路五尺一株如品字式不可對栽長大方能寬展深一尺二三寸理直四面横根不可拳曲細土窒實平地須過接頭一二寸荆地必須栽過三寸方易回生隨用刀剪去上段桑大離地尺餘桑小離地七八寸翦下之條可接土桑芽葉盡畝摘去下芽上留三四寸芽發成三四枝。

農家正農曰栽桑有淺種深植兩法高燥之地宜深植卑濕之地宜淺植肥厚之地宜深植瘠燥之地宜淺植深植出葉遲而歷久不壞淺種出葉速而枯槁亦易深種先掘地坐廣二尺深尺半淺種根入土六七寸栽後培高六七寸不必開坐防積水也

張楊園先生曰種桑以稀爲貴縱横各七尺內地年前春

初皆可種外地患盜者清明前種年前種桑秧以大爲貴清明候種桑秧以細爲貴以大桑根不必多刷毛根止留線根數條掘坑移栽移時勿傷小根栽時須記原向四方排視下泥築實清水時時澆灌引出新根黃霉尤緊澆法不宜著幹當離尺餘繞圍周匝使新根向肥遠去發葉之後不時察看若見損葉必有地蠶亟搜殺之遇大雨止逐株踹看如泥水淹眼速速挑開否則即死。

蠶桑輯要曰熟地方五尺內掘一坑方深各二寸內糞和土均勻下水調成濕泥掘出桑秧以根坐稀泥中提三五次令根舒順以桑頂平地爲度下細土填滿築平以鬆土和牛糞厚覆之春融撥糞和土爲桑隔時時澆之芽生每

根留二三條、來春可飼、作地桑者附地割之根漸旺、留漸多作樹桑者去土三尺以上割去梢條、則條自橫出。

壓桑

張楊園先生曰、壓桑之法宜新填地與近水埂地冬挑稗泥一次、採葉之時、即留欲壓之條、更近平地俟葉頭向地、而新條一長即埋入土中、黃霉澆糞一次、若以羊溝垃圾鋪之更妙、六月澆一次、八月澆一次、可以斷其母枝、而新根自長得利厚而力又不費、歲壓三五分以供家用。

蠶桑輯要曰、春初地桑隔旁開小溝深廣四寸、扳條橫壓上掩肥土、條上枝梢扶出土面、五寸留一芽、秋長成幹、翦斷老條、來春移栽多帶本土、地桑尤宜壓條、較接本之桑更善。

秋桑

蠶桑輯要曰、秋栽霖雨內為上時、區深一尺、平地留樹身一二指、餘者斫去、栽罷堅築、以土封樹頭、地凍添糞、春燥撥糞為土盆、雨可聚、旱可澆、雨後芽發、存留一二、次年成樹、若斫元幹再長樹身、桑喜鐵腥、又十月木迷宜栽頭桑、截去桑身、冬月根脈下行、乘春則發。

翦桑

蠶桑輯要曰、桑樹種後、翦去上半節、俗名回頭、當視桑本之粗細、以定留幹之短長、須擇天氣清明、不然恐樹脂一時不乾、亦易洩氣。二年清明前、離地二尺、從分了翦去上條芽、出留二三。年從分枝上翦去、再留頂上兩芽、若欲葉用可留幾了、待飼蠶連枝翦下、不用餘盡抹去、四年不翦亦可、翦則更妙、其翦新枝、總留尺寸、再翦再留。約五六年立夏後枝葉盡翦飼蠶、翦至數年、桑成拳式、十六七拳不等、拳之大者可留三四五條不等、次年立夏翦下飼蠶。又接之次年分植後、截去上半、枝留二尺餘、半植土中、半留土外、以泥丸封頂、至冬時距地尺許、翦旁枝只留二枝。若所種之秧有肥壯未移栽者、一年春留二枝、夏留四枝、二年留八枝、省工成速。

張楊園先生曰、密眼桑留半寸許、五頭黃頭留二寸許、嫩葉桑不必多留、倪儷須盡截去、一年四番。二葉初勻時不可多打葉、致嫩條軟折。種田畢細看一番、多留嫩葉、及新發叢葉盡情截去。七月縛桑之際、凡根下細條、了當陰枝、一切去之。翦桑畢、又看前碍而截不盡倪儷及老枝不成器者、又一切去之。晴硬難翦、過雨止暈去、修翦期於淨盡、設有癃桑即盡去、不可愛惜、使其纏染。桑鋸須生鐵、桑翦須五分。

蠶桑輯要曰、桑樹長至六七尺、臘正月間斫去中心之枝、使枝條四達、枝不繁而葉自大。條之可科去者有三、一瀝水條、向下垂者、一刺身條、向內生者、一并枝條、向并生者。飼蠶時枝葉全翦、留一二尺、不翦、春撮葉、夏翦條、撮葉不可翦枝、翦枝不可當午。欲遷桑必臘月、翦細條、留大了庇

生氣下達根本可固。翦去用稻草包裹不使霜氣侵入枝內。

採桑

農桑彙要曰蠶初生採旁葉二眠採瞎眼三眠採老葉大眠起可煎條。又春採者須長梯高杌數人一樹還條復枝務令淨盡要在旦暮而避日中。桑之生於二三月者謂之初桑立夏翦條旋放條葉謂之二桑初條不翦來春葉薄雖蠶食不盡亦必去之二桑即明春放葉之條若養二蠶只可翦葉不可翦條盛夏陰翳不宜大密即不養二蠶二葉亦宜翦去勿傷其條一則免引桑牛一則留其生氣來年必倍茂。

龍璋曰桑秧新種發葉必不得已而採春時宜取旁枝不可多採秋不妨稍多略爲區別若干株飼夏蠶若干株飼秋蠶秋須留少許以養樹年約二三次爲度。三眠以前桑未長足採小葉飼蠶可細篩不可亂扯以損嫩芽。又小葉不可在一樹多採須留一半待大眠時開翦。約今年採葉枝條留明年開翦明年採葉枝條留後年開翦彼此替換樹不受傷。翦桑在離拳上寸許連枝葉盡行翦下高用鉤摘硬用鋸截掛通風地收乾潮氣不可經日光火氣少則鬆放覆裹多則鬆堆地面不可濕有熱氣。

蠶桑輯要曰初種之桑三年內不可見葉肥美遂爲採用致阻生機三年樹大根深方可以採撮葉不可扳折枝條。

頭葉飼蠶有餘當盡行剪下待萌新芽否則明春無力桑不茂盛樹易凋零二葉審勢度宜。凡條之美者俱不可扳折留爲來歲生葉之地擇其無用者不必用翦以手扳取條之達出而細長者宜伐之明春則長嫩條否則恐成雞桑初桑葉肥嫩可飼蠶二桑葉澀飼蠶作繇僅可爲弦。採桑有次第擇其色老者而採之其嫩者遲數日以俟其老然後加翦。交冬後霜收桑葉潔淨曬乾入臼杵末收入罐內來春育蠶蠶大眠時遇雨葉潮風吹未乾用桑末摻在葉上其葉即乾飼蠶無患桑葉可入藥餌飼猪羊牛最肥且能除瘟疫之害。

壅桑

張楊園先生曰春天壅地垃圾必三十担在立春左右揀天色老晴土色乾燥方可倒入地面要平使不受水满不要深則不走肥隨篰泥蓋土。未春先下壅令肥氣侵灌土中根便討力桑眼飽綻頭葉倍多。清明再以糞澆之謂之撤桑澆一錢多二錢之葉翦畢再澆之謂之謝桑澆一錢多一錢之葉謝桑尤爲緊要。篰泥之地土堅而又鬆雨過即乾桑喜燥易於茂盛每年春篰一番八月篰一番晴天篰在大地陰天篰在埂地雨天篰在潭裏候乾到碎方肥。蠶桑須知曰培桑以人糞爲最良羊糞最佳猪糞次之牛糞又次之既不生蟲且能鬆土[illegible]沙殘葉水中浸爛亦可肥桑並不生蟲若用河泥[illegible]善陳土亦肥堆積桑根

一遇雨淋大能滋養。至於菜餅、荳餅亦甚相宜，惟易生蟲耳。翦桑長成清明前後用糞灌溉，青不可灌，用葉後灌，秋冬各灌一次。桑樹大時用肥，宜離桑二三尺墾潭約深半尺、濶二尺，灌糞入潭，用泥蓋上，用荳餅亦然，使氣下達，根乃日深。若直灌其本則癱死。猪糞性鹹，晨澆晚蓋。羊糞性熱，潭不可深，宜少蓋泥。蠶沙更熱，培在泥上，不必鋤潭。若二蠶沙其性大熱，不用爲是，欲用少可。培稻草灰土鬆性透，最易發生；培稻桿泥最易發根，根深則力厚。人糞尤宜。棉子油渣性煖更肥。二五八月必須肥壅，冬月尤爲緊要。桑下不宜有草，有則分肥，務宜剷去。採葉之前半月不可壅肥，壅則謂之肚葉，肚葉有毒，蠶食之必病且死。又施肥達幹，將出太多致損元氣。

農桑彙要曰：桑田最宜者菉豆、小豆，二豆葚美，潤澤益桑。又如脂麻、瓜菜亦甚相宜，尤宜薯芋。肥料本有三種，曰淡氣，曰鉀酸，曰鉀質。淡質長葉，鉀質長幹，燐酸成實。薯芋最重燐酸，桑樹最重淡氣，兩不相妨，亦兼利。即壅桑肥料之費，可於薯芋收回。江浙栽桑甚速，麥蔬皆種，每種一次，鋤翻一次，既取鬆土，且沾餘利。惟黃豆、芥菜即能奪肥，尤能損桑。又桑下不可種大麥，蠶食必疫瘟。

桑蟲

張楊園先生曰：刮蟥須三番，冬春看頭蟥，清明前看二蟥，翦桑畢看三蟥。一株上百顆盡刮，若遺剩一顆亦未蟥盡。又六月內捏頭蟥，七月內捏二蟥，而頭蟥尤宜細看，葉一經蟥，縱有肥壅、有工力，亦不易救，決宜用心，分地各任。捉蛀須三番，春分時捉出屑蛀，秋分時捉條了蛀，翦葉畢或九月又細看。捉須時時照燦，隨見隨捉。

蠶桑須知曰：蛀蟲初生，其孔甚細，蟲在淺處，用指爪剜去。蟲已深入，用銅絲小鉤蛀穴，用百部草搗汁灌之，用巴豆仁一兩研末，和桐油二兩，塗蛀孔上，蟲著即死。深用鐵絲醮油插殺。樹無蛀眼，葉見萎黃，蟲必在根，開土除之。白蠶莠蟲爲害於六七月間，蟲從葉過，遍身沙眼，老葉無用，有礙新葉，宜以煙筋水洒治，河池淤泥水洒亦可。凡葉生蟲者，以杖打落，上風燒之，餘聞氣落，以蘇子油塗樹根，令不

再上。凡蟲皆因隔荒而生，熟治者無之。桑葉之癩，沃以草汁。

蠶桑輯要曰：桑味甘，易於生蟲。葉上毛蟲與步屈蟲，巴豆水噴則除，桐油亦可，噴後不可飼蠶。附近他樹用巴豆水噴亦妨。最惡者新枝方長二寸，水牛蟲口夾嫩條，遇風枝折，老皮夾水不已，至秋深水止疤乾，內有蟲如蛆，速宜蛀去，否則冬入木內蛀，夏成蛹飛出，又爲水牛蟲。尋穴桐油灌則死。桑蝨初生如白屑，漸成細粒，吸引皮漿，枯稾生苔，少葉而枯，用桑鈀刮之，不若有白點時用巴豆研細和豆油，用櫻帚醮油掃之，白蝨自盡。又有蟲立夏時遇西南風，戌酉時從土中飛出食葉，至卯時復入土，捉不能盡，黃昏

約以宼火蟲盡投火宜遠燒下風葉忌煙薰。桑皮黑苔成槐務令鉋鉋去不鉋葉少而枯。俗云大麥田間桑飼蠶如砒霜藝桑之圍不可以藝楊藝之多楊甲之蟲食桑皮而子化其中。

蠶種

蠶桑須知曰蠶本天駟之精其種不一。梔種繭形小而堅結潔白兩頭尖削如梔子種最佳。白皮種色白繭形兩頭甚闊性亦堅結。石小鑵種繭圓而小性更堅結色亦潔白出絲分兩最好惟眠性過長參差不齊。桑種繭大而薄色帶微綠絲色最次。三眠種繭大而薄色則潔白成絲較速吉利之蠶出絲分兩較輕。長娘大蠶中之小蠶形色堅強

成繭形如梅核潔白可愛三眠種繭大宜作綿易養絲少。四眠繭少宜作絲難養絲多。柘蠶食柘葉可做絲綿。野蠶食青棡橡槲葉可紡絲織綢。

蠶桑輯要曰蠶陽物屬火惡水食而不飲性喜靜惡喧喜溫惡濕在連宜極寒成蟻宜極暖停眠起宜溫大眠起宜涼臨老宜漸暖入簇宜極暖蟻眠宜暗起大宜明向食宜明上山宜暗忌臭穢忌香氣忌煙薰忌掃塵忌喪服忌產婦忌鼠傷。

留種

沈練之曰留種宜先擇蠶必蠶無病種方無病大眠後擇蠶之整齊強健者日以蕻頭葉飼之老則另搭山以上之溫以微火使速成繭揀取一刻上山頂之強梁好繭堅結雙繭剝去繭衣雌雄各半雄者多在簇上而尖細緊小雌者多在簇下而圓漫厚大分作兩筐置之透風靜室勿搖動勿靠墻柱約半月而蛾出揀去拳翅禿眉焦脚焦尾薰黃赤肚無毛黑身黑頭黑紋及先出後生諸病蛾而取其完全肥好者每一日為箒分判雌雄分儲之蛾生寅卯候其多生併其一處聽其配合滿四時辰厥氣乃全即分之謂之折對折後撇去雄蛾於草間勻布母蛾於連上懸掛壁間使無力之蛾墜地精力充足者生子則蠶種自佳鋪連布於筐中四面用木界尺欄住更以他物架空透氣而不見日光過半日而蠶子滿布未申酉三時子足有力以

力薄無用每日所出之蛾下子記號連上不可混一致眠起不齊連背不緊相靠。

醃種

沈練之曰蠶布既滿置潔淨通暢室中以竿懸之收其濕氣過六七日候其色黃而黑噴好火酒令溼用研細陳石灰絹篩蠶布之上以不露為度摺好小帶紮懸靜室重陽取下包裹藏好臘月十二取蠶布輕撲石灰以炒熟之鹽候冷勻鋪其上摺好浸涼茶中浴畢竿掛院中霜露晝夜二十四日取蠶布展開承以米篩清水輕沃去其鹽氣乾則摺好以棉衣護之用灰用鹽無非殺其子之無力者耳。江浙養蠶有火試雪試滷試三法火試者首蠶紙灶上極

熱之處烘之、無病者不傷、有病者不出、雪試者、置之雪中、滷試者洒以水、皆以殺病蠶之子、而留無病之蠶、來年清明取去用麥葉、槲葉、桃花、蠶豆花、揉井水浸浴、溫室涼乾晝置胸背、夜置被絮、六七日而蠶子出、先鋪稻草灰於筐底、再勻鋪細切之葉於紙上、以連覆之、聞香自下、子三五先出者去之、過時不下、連及緣上連背者、棄之、烏蟻一錢食葉二百斤左右、秤蠶烏分两多寡、一两約得絲一百五六十两、食葉約二千斤。

齊民四術曰、護種之法、蛾下連晴日侵晨日未出時汲新水浴連、頓飯、浸去蛾溺毒氣、以桑皮索空掛三伏、浴一徧掛如初、十月收連、卷如軸、桑皮索紮、掛冬至日、臘八日、皆

展之先、沃以牛溲、以新水浴之、遇大雪鋪連雪中、令壓一日、無雪之年、臘月望夜以高竿掛連屋牆、以受寒氣與星月精華、正月十五、以研細硃砂、調溫水浴之、晒乾以捧慢捲插淨甕中、鋪毛草為底、貯黑豆一斗許、以紗布覆之、每十餘日、及雨雪後、日影高、展插如之、清明展甕、無風溫室、穀雨桑葉生、溫晒二日、三日舒卷、以變十分為度、緊卷紮定、以盆盛黑豆、插捧盆中、三日展開、以不出蟻為上、其先出者、以雞翎掃去、展連鋪箔、小頃齊生、稱明記之、切桑如髮、先鋪軟蓐、蓐鋪薄紙、飾桑紙上、以連覆葉、蟻聞香下、不下者病、去、每蟻一錢、老蠶一盤、有葉三十石者、可下蟻三兩。

飼葉

張暘園先生曰、育蠶之家、宜預作本架、如松棚式、廣一丈四五尺、深亦如之、其高於桑上、織竹如蓋、蠶初收時、張之於桑之上、一日兩移、兩三日兩移、量飼蠶之多寡、而斟酌焉、朝暮可避露、晴可避日、陰可避雨、葉葉乾鮮、不生蠶病、至大眠後可徹。大約蠶之生疾、半在人、半在天、天之患在蠶食熱葉、則蔫浮鬆不可絲、其害淺、食濕葉則潰死、食濕氣熱葉則僵死、食霧露葉則瘈死、葉染風沙則不食、葉宿則不食而仍飢、其害深、人之失在惰、惰則失時而蠶飢、飢則首亮、惰則失晢而蠶熱、熱則體焦、備天患而戒人失、蠶何病焉。

沉綀之曰、蠶既勻開、便須布葉、宿澆其树、旋摘其葉、切極細、鋪極勻、天氣晴和、每日布葉五六次、遇陰寒、而蠶不甚食、用棉被四面包裹、使受暖氣則食、惟桑渣、蠶沙、不宜厚積、厚即以他物易之、葉盡用絹篩篩糠灰、蠶上、再布以葉、則蠶皆脫灰而上、以蠶筋輕捲、置之他器、有未上者、再布葉一次、再捲一次、則所餘無幾、易後三日、有色微白、嘴上隱隱有尖角、而不復食葉者、初眠也、眠未齊時、照常布葉、大勢已齊、篩糠其上、而布之以葉、則未眠之蠶、皆脫灰而上、以蠶筋輕捲、另置他器、更布葉數次、則亦眠、捲其不眠者而棄之、謂之青頭。蠶之眠者、隔一日視之、而其色微黃其嘴斂潤而起矣、然不宜急於布葉、必視其灰下無一眠

者方可布葉布一二次便須以前法易器二三眠皆如之此時食葉漸多桑渣蠶沙較前益厚須一日一易器。三眠起後食葉較速宜晝夜上葉食盡即上晝約六七次黃昏時上葉一次三更後再上一次宜畧厚如是四日則大眠矣。大眠狀與初二三眠同而法則不同眠未齊時照常上葉齊則以整張大桑葉勻鋪其上其眠者伏葉下不動未眠者必上葉就食連鋪數次則未眠者與已眠者隔葉數層捲起桑葉則未眠者盡在葉間而其下皆眠者矣大眠起先飼以柘葉兩三次其絲乃韌而有光未開葉餓二三日而無害已開葉斷一二時而有損斷一晝夜則絲腸斷而不可救自大眠起至老食葉五十餘次能多食則絲多

齊民四術曰桑葉辰採日食晚採夜飼。一日切極細篩極薄二日切極細篩次薄三日切次細篩又極薄後切稍大篩稍厚。蟻生黑色三日漸白則向食葉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厚飽亦不傷復變白則慢食宜減薄變黃則短食向眠宜益薄純黃則住食爲正眠一日一夜起爲頭眠停眠再眠飼法增減皆同初眠二眠可食三切葉三眠可食全葉落蓐可帶嫩枝葉盡接飼。二眠前天氣涼蠶沙少皆一眠一抬二眠後三日一抬大眠起四頓一抬抬不可遠擲高拋宜人多手速蠶片濕潤急宜抬解蠶欲其眠齊一半純黃一半漸黃宜薄鋪頻飼若尚青白另箔頻飼始不過正眠齊眠乃斷葉齊起乃上葉其亂游及食畢昂頭者棄

眾起而一分眠熟亦宜挑去三眠起宜薄飼一日第一頓薄令露白二頓再薄令間露白三頓如第一頓次日漸厚取臘綠豆磨粉大眠起擲葉於簟新水細洒一篚篩粉半升其上甚益蠶乾桑葉末羅拌可間飼三四頓葉缺者米粉拌飼足則以新水洒飼三四頓而已漸老宜微溫切細薄飼。

張楊園先生曰養蠶之法以清涼乾燥爲主以潮濕鬱烝爲忌以西北風爲貴以南風爲忌蠶房固宜邃密尤宜疏爽晴天北風開闢窗牖以通風日以舒鬱氣遇南風則開北窗遇北風則開南窗下用地板者最佳否則用蘆蓆墊鋪使濕不上行四壁用草簣圍襯收潮濕大寒則重幃障

之則用火缸以解寒冷大眠起則宜涼盡退熱火開風窗撤障蔽惟起西南風則薦障之暴熱則外逼內蒸暑熱無歸則蠶身受之此惟風以散之貯清水房外洒房外地平和則去之養蠶務要冷煖得宜冷則長遲熱則焦燥天時寒則不驟熱當漸漸益火寒則驟煖則生黃軟等疾煖不可驟加風涼當漸開窗煖而驟涼則變白殭又正煖忽寒則蠶禁口不食急用微火溫之蠶自食葉若陰雨天寒先用微火避去寒氣然後飼葉則蠶不生病。

搭山

沈練之曰蠶老掃有窗靜室以亂草平鋪地面搭山六七層以俟有樓者樓上搭之更妙蠶山用糯稻草梳去外殼

草扭緊縛、而截齊兩頭、長尺六寸、圍五寸、搭山時以左手持紐縛、以右手持下亍六寸、以草紐兩頭、分置左右手、間而紐之、使轉則隨紐隨緊、隨紐隨開、下如覆盃、上若仰盂。蠶之老者、其色微黃、其軀如綿、而通體明亮、見有老蠶薄鋪整桑、可於葉上一一取之、葉盡再鋪、鋪至五六次則可盡數上山、不太宜遲、遲則繭薄、亦不宜太早、早則停山上山用物圍護、不使受風、隙隙亦宜遮蔽、勿使多見亮光、則不游走、成繭必佳、山頭不宜觸動、頡口繰多結斷。上時天氣晴和、其成繭必速、其絲易繰、如遇陰寒、四旁置火爐以煖之、以蓆圍之、使火氣自上而下、則勻而不燥。上山一兩日後、有在山頂昂頭上向而未得着絲之處者、以竹枝勻

鋪山上、即成繭矣、必俟出窠者十分之九、乃可用之、用之太早、則未成窠者、無不齊上青山。蠶自上山、歷三日夜、吐絲已盡、概撤護物、開窗啟戶、俾通風日、則氣爽繭燥、出絲自佳。

落繭

浣練之曰、落繭之法、先上者先落、落下一箒、覷其箒之中心無腐黑之蠶、即輕輕摘下、如有便以箒向下、先出其腐黑者、而後摘、勿令汚其他繭。落繭後、即須於涼室中以晒簾薄攤、切勿堆積蒸壞、而剝去繭衣以待繰、倘能即繰絲色最易光潤、過五六日則化蛾、繰不及者晒燥入甕、甕底鋪竹簟、又覆桐葉、下繭十觔、洒鹽二兩、又鋪桐葉、重重隔閉蠶簇蓋之、蛾不出而絲不損、惟繰時宜頻換水。一法日中晒斃、一法以火焙乾、一法用蒸籠蒸熱、以手不禁熱爲度、攤涼繭乾、繰時入油鹽、方得絲頭順利、然其絲究不若未火焙者之光潤。繭長而瑩白者、細絲之繭、大而晦色青葱者、精細之繭、遇有蠶嚙受傷、桑絲寬慢、其繭軟而鬆者、曰綿繭、蠅集蠶身、蛆生腸內、成繭穿穴而出者、曰蛆鑽繭、老不化蛹、斃爛繭中、穢汁潤映者、曰映頭繭、薄緒纏身赤蛹外露者、曰凹赤繭、山火太旺、勿遽吐絲、不及周遍壞繞其繭、一頭穿破者、曰穿頭繭、黏簾附帚、結成深印者、曰草凹繭、蠶溺沾染、漬成黃瘢者、曰尿緒繭、上山太密、兩三蠶其成一繭者、曰同宮繭、皆宜提出另儲、其不可繰者爲綿

爲絮、其略可繰者、切勿襍入好繭繰之。繭有內潰而漬濕者、謂之陰繭、摘繭時提出、以清水浸之、日易水三次、待繰畢、搗去其汚、用桑枝和煑、復以清水漂淨、而晒之使乾、則極潔極鬆、以手抽之、可織綿綢。

繰絲

浣練之曰、繰絲首重繰車、善繰者以雙眼錢繰之、一日繰止觔半繭、過百觔須添絲車、若不用雙眼錢而用單眼錢繰之、一日止繰一觔、絲過八十觔、須添絲車。車後須設火倉、與車上著絲之處、針對、雙眼錢設兩倉、單眼錢設一倉、絲從水中抽出、使從火倉上過、約離二寸許、則隨繰隨乾、否則彼此膠粘、掉絲費手。水宜取溪澗之清者、炭宜用無

煙而不爆者。

黃壽昌曰、繅絲先驗繭色、黃者繅爲黃絲、白者繅爲白絲、繭性堅結潔白、宜抽細絲、繭性軟薄色次、宜抽粗絲、自三四繭多至六七繭、合成一絲、爲細絲、自八九繭多至二十繭、爲粗絲。遇繭垙須剝淨、見粗梗須摘出。鑊內水色轉黃、挖去二三碗、添入新水、如數頻頻更換、絲色自能潔白。

包世臣曰、取絲之法、大鍋盛冷水、每次二三千繭、翻轉煑之三刻、再翻、俟繭將軟、用莜草灰量繭多寡酌傾入鍋、再煑一二刻、熟則攄其浮絲成緒、分數提、仍留鍋內、不可令斷、若不順、稍加以火、水熱則絲易抽、絲之粗細、視提絲之多寡。

李穆堂曰、繅絲之法、大釜沸水入繭一升、攪其絲頭、置一木長徑釜上、立三柱、置二小車、長五寸、徑二寸、下鑽竹管一、抽絲由竹管、繞小車周匝、然後引入大車。車制寬尺六寸、徑四尺五寸、前輕後軒、後二柱架車、前二小柱作機、納絲一竹鉤下、分爲二行、上大車、每運車則機隨車往來、每筒抽絲盡、蛹出不盡者、再撓而抽之、有不上頭者去之。每次添繭半升、佳者煑繭三斗、可得絲二觔。

農田門 樹植

邵陽魏光燾龍山輯

棉種

農家正業曰、天生萬物、以爲人用、求其最多用宏、價廉工省、貴賤咸宜、貧富皆便者、惟棉花爲上。其種不一、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强緊。北花出燕地、山東、柔細、中紡織、棉稍重、二十而得七、浙花出餘姚、中紡織、棉稍重、二十而得七、吳下相類。又有數種、一曰黃蔕、穰蔕有黃色、大如粟米、一曰青核、核有細於他種、一曰黑核、黑亦細、純黃色、一曰寬大衣、核白而穰浮、均棉重皆二十而得九、黃蔕稍强緊、餘柔細、中紡織、可爲種。又一種曰紫花、浮細

而核大、棉輕、二十而得四、其布製衣可樸雅。土花出泉州、龍溪、同安者、高五六尺、吐實歎纍、名斑枝花。南中木棉大如抱、高四五丈、先花後葉、二三月開花、結爲棉、可織爲衣裳、謂之娑羅棉。

農家正業曰、美國棉樹、高者西尺七八尺、短者三四尺、其種數十、最著者有六。一曰紇西爾細、亞其子光潔黑色、樹身中高等、枝繁、苞長圓形、棉筋每百分佔三十三至三十五、棉絮長二十六至三十個米里米忒（熟只二分）。二曰專丁英布曾扶、樹身中高等、枝短而散、子不甚繁、苞大微圓、成熟遲、棉筋每百分佔三十二、絮長二十至二十四個米里米忒。三曰鏗、樹身中高等、銳下廣上、枝密、苞微圓、成熟早、棉筋每

百分佔三十二至三十四。絮長二十五至二十八個米里米忒。棉子小。四曰彼得堅樹身中等高枝密而短苞長圓中大成熟不甚早子黑色棉筋每百分佔三十四至三十六。絮長二十二至二十五個米里米忒。五曰土魯提樹大枝長散布繁密苞極大微圓成熟遲棉筋每百分佔三十至三十二。絮長二十二至二十五個米里米忒。五種均宜於高原之地輕土及肥分層土。六曰西埃倫樹身約高西尺四尺。絮長二寸。爲美棉中價值最高者宜於沙土及沙質鬆土近大西洋海濱一帶極爲茂盛離海五十邁則較遜焉。

棉土

農家正業曰土性之宜於棉者不出六種一沙土二沙質鬆土三鬆土四白泥鬆土五白泥土六分層土。高原沙土宜於種棉者極少泥中有灰質者宜於大株棉樹與分層土及鹼質之泥同。然究以中等鬆土爲最良。總之種棉之土必須含有光酸鹼灰三項質分極輕沙土不特宜植棉亦宜他樹白泥堅土及分層土遇雨多時棉樹葉多苞少成熟較遲均易受病且慮長蟲中等鬆土之外則重白泥分層土爲良均宜於棉樹之性。種棉於沙土之地瀉水易而且疏氣不妨稍密其餘各地須多留餘隙爲通風透氣之用如棉蔭二尺者留隙地一尺雨水及灌溉之水宜使流注棉根以化材料之灰開涅鹽有膠之灰光酸質置之樹根使吸水使之潤棉自初種至八月一號以前泥欲其潮不令其濕沙地苦濕力不足須設法使其够滋棉樹白泥及分層土溫力本重必多開溝瀉水鬆質泥亦然西埃倫宜於輕質最細之地者中含白泥分至八分濕泥四分至六分細沙七十五分至九十分。

治地

群芳譜曰棉性喜燥惡濕宜山坡沙磧地平則四面掘深溝高田可棉可稻者種棉二年翻稻一年草根潰爛土氣肥厚蟲螟不生不過三年過則生蟲三年而無力種稻者收棉後周田作岸積水過冬入春凍解放水候乾耕鋤種棉蟲亦不生。

農政全書曰種棉擇兩和不下濕肥地秋耕爲良穫稻後用入耕不宜耙細須大墢岸起令其凝冱明年凍釋土脈細潤正月轉耕二月再轉二轉必擺過調熟清明前作成畦畛。潤宜步許半爲畦面半爲畦背。既作畦便於白地鋤三四次。鋤白一當鋤青三。

農家正業曰種棉之地二月中旬用深犂犂鬆愈深愈妙做畦背之法有二一耕田之先壅猪牛馬糞於田然後犁之糞既與土相和乃將地面拖平做成畦背一耕田之先不壅猪牛馬糞於田而擬做畦背之處俱開一道小溝溝中澆畜糞及堆肥澆畢覆土與畜糞堆肥相和再做成畦背。令土凸起成行一行之寬不過七八寸平常之地每行

離二尺四寸極肥則離四尺極瘠則離二尺一說畦背宜寬四尺每畦種棉三行一行之內每科離七寸。

浸種

農家正業曰棉子初收者未實近霜者不生中時取者爲上經日晒燥帶棉收貯。歲暮用臘雪水及鰻魚汁浸過可以不蛀亦不畏旱。棉子易沾成餅下種前浸種於水和木灰少許手揉之令粒粒分開。又宜精揀用水泡濕半刻而淘汰之其秕者油者鬱者還年者火焙者俱浮其堅實無病者俱沈浮者擯而勿用沈者取以爲種浸種糞水中三小時又復浸清水中二日用石膏及鳥糞等肥料拌之漫種穴種各從其便。

播種

農家正業曰漫種之法畦背做小溝一條深約八分溝內撒種厚覆一指用碌碡實之。穴種之法鑿淺孔於畦背深亦八分此行所鑿之孔與彼行所鑿之孔宜犬牙相錯一行中每孔相離之數肥地離一尺五寸瘠地離一尺覆土足踐。種在清明前五日爲上時後五日爲中時穀雨爲下時不宜過穀雨早種早收不受風霜之剝早種恐寒當舊冬新春初耕時先下大麥數升臨種時轉耕並麥苗掩覆之則麥根在土棉根遇之不畏寒並耐水旱風潮。

選科

農家正業曰苗出十天後選强壯之科留之穴種者每穴留一科漫種者肥地每一尺五寸瘠地每一尺留一科餘悉拔去天冷則留三科至十日後再拔兩科留一科漫種之田所留之科亦犬牙相錯。花性忌燥燥則濕熱而桃易脫落花忌苗並並則直起而無旁枝中下少桃稠不結實稀則可得地膏通風氣受太陽不致蟲蝕蕃植暢茂。棉有雄雌之別則雌棉之葉個個相對結桃頗多雄棉則葉有上下結桃較少所留之科宜擇雌棉而肥茁者留之

打頭

農家正業曰翦去正幹使發旁枝結桃必多。又視苗遲早早者大暑前遲者立秋秋後勿摘摘亦不復生枝。三伏晴日各一次不宜雨暗雨暗去心則灌聾而多空幹。西法均不打頭謂打頭則桃易落。

鋤灌

農家正業曰下種後半月用鋤將棉根四面之土鋤鬆不妨去根稍近但宜小心勿傷棉根野草須一律除盡。天冷尤宜早鋤及雨後土實鋤須七遍夏至前多鋤爲佳。農家正業曰種棉後十日及十五日有雨無庸灌水。無雨須以水灌之不必多但使田面潤澤而已。夏月灌水午後三點鐘以下爲宜至棉既結桃而已。

壅肥

農家正業曰棉田之肥料莫妙於棉子凡田一畝所用之肥料即以一畝所收棉花之子爲之其法堆棉子於一地

澆以水、俟其腐爛、壅之於田。人糞、猪牛馬糞、獸骨、石膏、堆肥等、可與棉子摻和用之。洋棉較華棉、用糞尤多、華棉糞三四次爲宜。

農家正業曰、棉樹最見肥料功効、然肥料過大、往往嫌其生長大速、不敷胎孕時代、須視土性所宜、適可而止。犂鬆之地、而能四面透風者、肥料多少、無礙收成。豆穀之屬、製爲肥料、價兼而適用、有一種西名牛毋豆者、熟時摘豆藤飼牲、收其麥和豆漚之、培棉最良。植棉之地、隨時更他物更善。第一年種細小之穀、內第二年種苞穀、兼種豆、第三年種棉、循環更植、地力肥、而產棉益茂。美南省種棉之地、所用肥料、多合有三項質、分一易化之光酸質、二鹼質、三硝鹼、硝多用各等分者。如其地已加過肥料、則不用硝、二質合成肥料、而通行最良之製、則用酸硝各一分、光酸二分七釐五至三分。肥料下時、挖開浮土三寸、注入、使與泥交融、若分作二次、布種時下一次、覆犂時用一次。加肥之法、犂地三寸至六寸深、然後用手加入、上蓋極細浮泥、自一寸至三寸、厚布棉子於上、以細泥覆之、約厚三寸。每畝肥料自五十磅至一千磅不等、大抵尋常均用一百七十七磅至二百磅、覆犂約西歷六月月十八末、犂約六月三十布子。

除害

農桑輯要曰、種棉括以四言、曰精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幹、稀科肥。棉花密種者有四害、苗長不作蓓蕾、花開不結子一也。開花結子、雨後鬱蒸、一時隨落二也。行根淺近、不能風旱三也。結子暗蛀四也。種棉不熟之故有四病、一秕、二密、三瘠、四蕪。秕者種不實、密者苗不孤、瘠者糞不多、蕪者鋤不數。漫種難鋤、種宜密、鋤宜疎。穴種四五核、鋤一二次、鋤去大葉者、此大核少棉種、三鋤後去小葉者、此秕不實種、而油浥病種。棉田溝側勿種豆、赤豆害棉尤甚。田擬種稻者、可種麥、擬種棉者、勿種。不得已可種大麥、穬麥、仍以糞壅補之、決不可種小麥。種麥穛棉者、多苦遲。預於冬耕熟、地穴種麥、春就麥隴中穴種棉、但能穴種麥、即漫種棉亦可刈麥。

農家正業曰、棉田害蟲、皆淡黃色蛾、及兩翼微紅、而有黑點、背如鐵銹、而爲淡紅細點之蛾所產。凡棉花吐白時、田內見此蛾、其桃四葉內、有蟲無疑。驅蟲之法四。一種陸稻三行於棉田、緣食棉之蟲、皆喜食稻、田內有稻、可食蟲必舍棉而就稻、然後取有蟲之稻拔棄之、種苞粟亦可。一田內多立木樁、每樁之上、皆置一碟、碟內置醋、和以銅綠、蛾聞醋味、投於碟內必斃。一每日巡視田間、桃內葉內有小蟲者、摘出焚之。一苗出之後、凡附根周圍之土、和以石灰少許、害蟲即不能生。此外蛾性喜火、以火引之、自撲而斃。以毒藥置飴糖內、蟲食即死。再用害蠶蛾之法驅除之。

選種

農家正業曰、棉種必以頭子爲之、如甲堅勒乙絮長之類、欲和而一之、名交種法、預選甲乙二花之壯實者、用利刀劃開甲花、全朶開畧後之陰面、摘出花鬚、花心自然漲開、以刀撥開花蕊、用紙袋籠罩花頭、次早花旁長足、即可受孕、摘下乙花、除去甲花紙袋、以駝毛帚掃乙花之蕊、入甲花旁內、仍用紙袋籠住、兩日後除去、俟成熟後、留爲明年樹種、往往有驗、用之棉樹最宜、以其花大而長、極速並能兼收數種 花蕊合孕於甲房花之內、

農家正業曰、桃開後擇科之中部以下者採之、花落於地即不可用、採時分攜兩袋、一納桃之棉多所摘之花、一納桃絲較大及較細長者、一取其多、一取其美、採畢去花留餘絮

纏兵上嚴發之、置於通風之處、時時翻動、方不損壞。凡洋棉之種、皆無而無毛、種數年後、子上生綠毛、即不可用、換佳種播種之。又種植不與樹相近、其棉更壯實而絮長、

拾花

農家正業曰、拾花不宜太早、俟桃熟苞開、隨開隨拾、但不可摘桃。如雨水太多、亦不必泥雨水與重露之後、所摘之花勿久晒、宜於通風之處、設架晾乾爲妙、花收之後、經十五日二十日、方可去子、去子早、無益而有損、

棉布

楊毓煇曰、棉花旋熟旋摘、攤於箔上、日曝夜露、待乾、按去子粒。華棉洋棉和用、而分紗爲五等。洋棉紡成者爲上等。華棉三分、洋棉七分、和紡者、爲二等、凡織細布者宜用之。華洋各五分者爲三等、華七分洋七分爲四等、凡織中布宜用之。全係華棉者爲五等、宜織大布。

麻種

投時通考曰、麻、績麻也、有二種、一種紫麻、一種白苧、苗高七八尺、葉如楮、而無叉、面青紫、背白、有短毛、花青如白楊而長、夏秋著細穗、一朶數千穗、白色、子熟茶褐色、根黃白而輕虛、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土中、到春自生、不須移栽、歲三刈、畝得麻三十觔、觔三百文、過常麻數倍、又一種山苧相似。

黃仁裕曰、麻有數種、如檾麻、火麻、名目甚夥、類多以子種

者、紵麻開花而不結實、其質尤堅、其用益廣、麻類中巨擘。

麻地

黃仁裕曰、紵麻性乾燥、而惡淤濕、栽處須在山地、與在斜田。未經開墾之老荒田地、以多茅根不宜、遽栽麻、最畏茅、茅根深能與麻俱、一味滋擾、永不可拔。向北之處、不甚相宜、然苟有山環繞遮蔽、似亦不妨、緣麻性畏風、而尤畏北風、當其驟發、枝幹柔嫩、經風狂吹、最易損折。

治地

黃仁裕曰、正二月間、將土全行刨剷極鬆、而尤以深爲妙、至淺總須一尺外、俾其根易生發、而滋蔓、一栽之後、其根可歷三十年、無須移動、三十年後、叢根交錯、勢必百[illegible]

園及中間挖成深溝一以洩水一以杜茅根不使浸入劚土之器須用兩齒鐵扒約重四五觔潤四五寸齒長近尺挖劚田地一畝約計十工有零。

子種

農家正業曰麻種頭苎者佳七月收子晒乾以濕沙土拌勻盛筐內用草蓋覆若凍損不生又麻布包懸則易出二苎三苎子皆不成不堪作種子取斑點者爲上種時水淘取沈者用沙薄土爲上兩和地次之冬月開壟凍過則土酥春鋤成壠行用濕潤土和子撒種以灰蓋之不用土覆覆則不出。搭棚二三尺高加細箔遮蓋炎熱時加苫重蓋否則晒死未生芽苗初出不可澆水用炊帚細洒水棚上

常令其下潤濕夜及天陰去箔以受露氣有草即鋤苗高三指不須用棚如地稍乾以水輕澆。十月用牛馬糞厚蓋最忌猪糞。

日重郎曰十月下旬擇晴天用鋸鍬起土一次深六七寸及播種之年一月下旬每一段溶酒粕三十貫以水十分之八撒布平薄。三月下旬晴天鋤起二次如前令十分乾燥後布以馬肥約五百貫鋤起三次如前。又播種之前數日注混馬肥以細切青草堆積腐敗之水元肥約百貫人糞約八十貫米糠約十貫足踹混和用藁蔌類覆之令發酵用鍬細碎土塊整田面以大桶盛所製肥料注水十分之六攪拌溶解以爲水肥而肥其田用小鍬淺起土間約六寸注肥水於畦間而點點下種順次作畦薄覆土於種每一段播種六升又法和種於所製踏肥以水少許溶解盛於桶以下種播種約二十日前後苗長三寸修補一次不正者除之苗有生長不良者以水溶人糞撒布之理苗決不可於大兩其後經二十日再修補七月下旬採莖三畦存種麻九月上旬雌莖不花而實雄莖花而不實乃除開花者十月下旬雌莖實熟乃採收之其種選外完全有光澤美麗者供次年之用麻種越年者不生

移栽

黃仁裕曰春分後立夏時皆可移栽栽時只將嫩根分劈取用其老根下垂如芋者謂之麻肚棄之不用去淨麻肚

之嫩根每一觔可劈栽五株每百觔可劈栽五百株計每株約重三兩餘每株相離至密不得在一尺五寸內至疏不得越二尺外縱橫對待無或參差二三年後根行已徧如竹成林

羣芳譜曰苎長三寸隔宿澆苗地選糞肥地移栽壅土畢以水淹之若夏秋趁雨後地濕連土近地栽亦可三五日復澆若地遠者根帶原土蒲包封裹外用蓆掩勿透風日雖遠百里外亦活初年長約一尺麻未堪用便割一鐮二年再鐮麻堪績用三年稠密不移不旺

鋤培

黃仁裕曰每年春三月麻初長時及五月麻再割後須薅

鋤一次

黃仁裕曰、年冬必挑土以培其根、約兩株須土一擔、以塘泥爲最好、不可斷間、以麻根向上行、不培則不生發。麻性愛肥、宜上糞餅、其法用餅研細末、冬令洒於其上、旋挑土以覆壓之、毋令風吹散、其每畝可用餅百觔之譜、用牛馬糞厚蓋、二月初、耙去亦善。

刈麻

士農必用曰、麻歲割三鐮、割時須根旁小芽高五六分、大麻可割、大麻既割、小芽榮長、若小芽過高、大麻不割、芽既不旺、又損大麻、約五月初割一鐮、六月半七月初割二鐮、八月半九月初割三鐮、諺曰、頭苎見秧、二苎見鎌、三苎見霜、惟二鐮長疾、麻亦最好、割後即以細糞壅之、旋用水澆、澆必以夜與天陰、忌在日下、有繡瘢。

黃仁裕曰、每年收剝兩次、夏令剝麻約在五月、栽秧後、秋令剝麻約在九月、割稻後、視麻之皮色轉灰黑、至梢則可剝、儘半月內剝盡、過早則太嫩、過遲則漿乾。本年春新栽之麻、至五月間僅長尺許、宜盡行砍伐、至秋三尺餘始可剝、倘屬瘦弱、剝工多而售價廉。三四年後、長可六尺餘、每畝每季約可剝乾麻百觔、倘再上糞餅、尤格外加增。

剝麻

士農必用曰、麻刈倒時、隨用竹刀鐵刀從梢分開剝下皮、即以刀刮白瓤、其浮皴皮自脫、得其裏如筋者煑之。若冬月剝麻、用溫水潤濕、易爲分劈。並樹粗勁、堪爲粗布、二苎稍柔細、惟三苎甚佳、堪爲細布。

黃仁裕曰、麻在梢之外皮之裏、剝法用手平根折斷、先連皮取之、而棄其稭、旋用清水澆滌一過。再用鐵管一、約長一寸、略粗於指、鐵刀一、約長二寸餘、濶近寸、其式如圓竹劈開之半、兩面皆有鋒刃、而不取其甚利、其端有短柄、曲而下垂、管套於右手大指、刀壓於右手食指、而握其柄於掌、其刀口向上、形同仰瓦、俾兩指用力、以箝及連皮之麻、然後用左手抽之、而其皮得以盡去、皮去盡後、急宜置太陽處晒乾、不可稍緩、夜露晝晒五六七日、自潔白、天陰則不宜剝、恐久不得乾、則麻色黑滯、而價值遂減。

漚麻

士農必用曰、劈績既成纒纓浸宿、紡車紡訖、用山柴灰淋水浸一宿、每纑五兩、用淨水一盞、細石灰拌勻、停放一宿、揀去石灰、以黍稭灰淋水煑過、自然白軟、晒乾、再用清水煑一度、別用水擺淨、晒乾、逗成纒、鋪經緯織造、與常法同。一云紡成纑、用乾石灰拌和、夏三冬五、春秋酌中、抖去、別用石灰煑熟、待冷、清水濯淨、然後用蘆簾平鋪水面、攤纑於上、半浸半晒、遇夜收起瀝乾、次日同之、候纑極白、方可織布、此池漚之法。又漚麻者、但如法漚訖、方績作纑、經緯成布、非先績後漚也。亦有用本色績纑者、夜露晝晒數日、便績作纑、待成布後、方練白、若如治葛者、刈後即蒸熟剝

之不復練矣用此作布更柔而且韌。

農家正業曰麻布以麻之內皮製成先將麻伐起使遇空氣與濕氣待外皮既腐剝之抽其皮內成縷取出其亂者漂於草上後以鹻水煑之綠色消去麻色變白則可爲織布之用。

農家通訣曰揀一色白苧麻水潤分成縷粗細任意旋緝旋搓搓作纑逗成鋪不必車紡亦勿熟漚只經生纑論帖穿苧如常法以發生稀湖調細豆麪刷過更用油水刷之天氣濕潤時不透風處或地窨子中洒地令潤經織爲佳若風日高燥則纑縷乾脆難織每織必先以油水潤苧及潤纑經織成生布好灰水中浸醮晒乾再醮再晒如此二

日不得揉搓再爲醮濕乾灰內周徧滲浥兩時久納熱灰水內浸濕甑中蒸之文武火養二三日頻頻飜覷要識灰性火候緊慢次用淨水澣濯天晴再三帶水搭晒如前不計次數惟以潔白爲度灰須上等白者落藜山柴豆稭等灰入少許炭灰妙。鐵勒布揀下雜色苧麻水潤分縷隨緝隨搓經織皆如前法水煑過便是先將生苧麻折作二尺五寸長不斷晒乾蒸過帶濕剝下去麤皮如常法水潤緝搓如前。鐵黎布以襍色老大麻帶濕曲折作二尺五寸長晒乾收之欲用時甑中蒸過趁濕剝下晒乾以木桲子兩箇夾麻順歷數次至麻性頗輭堪緝爲度水潤緝績紡作纑生織成布水煑便是又此布之妙惟在不搓揉麻之骨力好灰水醮晒布子潔白而已雖曰醮晒頗煩而省纑縈熟纑等工亦多比之南布有價高數倍者。

麻局

黃仁裕曰麻之爲用比絲棉麻可以爲布夫人而知之矣然布之中又大有別近有以麻伴絲而織者有以麻伴棉而織者他如細可爲線粗可爲繩更有織成麻袋而便於盛物者要皆可以女工成之何莫非生財之一道每畝每季可收百觔時値最賤亦應値洋邊六圓以外欲開此利源則惟有籌欵創設麻局給發麻根俾領栽植刊刻各法以起其愚定限徵納償還本息以免其惰三年必效十年大效安得不仰望賢有司舉而行之哉。

火麻

齊民要術曰種火麻用白麻子白爲雄口含小時色如舊者佳變黑者浥不用故墟耕地數遍夏至前十日下子布葉而鋤去弱苗勃如灰便刈束欲小縛欲薄一宿翻之穫欲淨漚清水生熟合宜。

農桑輯要曰種䌿麻地宜肥濕早四月遲六月芟蘗密九十月採爲佳刈作小束池內浸之爛去青皮取其麻片潔白耐水爛織毯被作綆索衣牛衣雨衣。

葛

羣芳譜曰葛有野種有家種春生苗夏月葛成採嫩而短者留之一丈上下連根取之謂之頭葛。如太長近根有白

黠者不堪用無則可截作七八尺謂之二葛。採後即挽成綱緊火煑爛熟麻白不粘青剝下長流水邊捶洗風乾露一二宿尤白安陰處忌日晒紡之以織。洗葛衣清水揉梅葉洗經夏不脆又用梅葉搗碎泡湯入磁洗之用木器則黑。

授時通考曰牛乳蕉其根解散如絲以灰練之可紡績爲絺綌謂之蕉葛水蕉白花不結實取其莖以灰練之可紡績爲絺綌今之交趾蕉。驃國有白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掩漬織絣以爲布。益州有梧桐木其華彩如絲人績以爲布名白華布。

藍

授時通考曰藍染青草也凡數種蓼藍葉如白菘五六月開花成穗淺紅歲可三刈不堪作澱僅可染碧菘蓼葉如白菘。馬藍葉如苦蕒郭璞謂之大葉冬藍俗謂板藍二藍花子並如蓼藍。吳藍長莖如蒿而花白吳人種之。水藍長莖如決明高者三四尺葉似槐七月開淡紅花結角寸許迥與諸藍不同而作澱則一大藍葉如萵苣而肥厚微白似擘藍槐藍葉如槐小藍莖赤葉綠而小葉皆可作靛至秋月煑熟染衣止用小藍。種藍十畝敵穀田一頃能自染青者其利又倍。

齊民要術曰藍地欲良細耕三徧正月中以布袋盛子浸之芽出撒地上灰糞覆蓋三葉澆水糞薅治令淨。五月長二寸擇濕分栽三莖一科相去八寸水糞澆活五鋤爲良五六月烈日內糞水潑葉上約五六次。七月作坑令受百束麥桿泥塗之令深五尺以苫蔽四壁葉厚方割離土二寸倒豎坑中下水木石鎮壓熱時一宿冷時再宿漉去荄內汁於甕中率十石甕著石灰一斗五升以木打轉一食頃止澄清去水別作小坑貯澱候如強粥還出甕中盛之謂之頭靛二三靛澆鋤收割浸打同之。

茶產

農家正業曰產茶之地在赤道北緯二十五度至三十一度處佳者在二十七度與三十一度之間。種茶相宜之地爲向陽斜坡地乾而土肥懼落多雨如地內有小石磈磊

則甚佳以其能令雨水流散若平地兩畔新開溝洩水水浸根必死其地宜向西有日照曜者爲上。

大觀茶論曰植產之地崖必陽圃必陰石之性寒其葉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資陽和以發之土之性敷其葉疏以暴其味強以肆必資陰蔭以節之陰陽相濟則茶之滋長得其宜。

茶解論曰茶地南向者爲佳向陰者遂劣茶園不宜加以惡木惟桂梅辛夷玉蘭玫瑰蒼松翠竹與之間植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陽其下可植芬蘭幽菊清芬之物最忌菜畦相逼不免滲漉滓厥清真。

種茶

四時類要曰、茶熟時收子、和濕沙土拌、筐籠盛之、穰草蓋、不爾凍不生、二月中出種之、背陰地開坎、圓三尺、深一尺、熟劚、着糞和土、每坑中布子數十、覆土厚一寸強、相距二尺。一說白露後、採茶子、遲則裂出、不宜晒、晒則子油散去、不宜藏、藏則其油必乾、宜即採即種、不可足踏、踏則土實、必無萌蘖、不宜疏、亦不宜密、密則不易發枝、疏則日曝地即乾、枯性畏日旱、以米泔澆、二年外方可耘、又每年須用鋤、以小便稀糞、添蠶沙澆壅之、不可太多。茶樹生長既高、清明後用鐮刈其半枝、以草遮其餘枝、日用水淋、四十日後、除去其草、全樹俱發嫩葉、造尤香。而割獲老枝、斬其嫩莖入鍋、以火製熟、取去晒乾、可爲香骨。

摘茶

農家正業曰、初生之葉不可遽摘、二年清明後、可採燕尾嫩心、餘葉勿摘、其已摘者、發芽茂盛、中秋後亦可摘嫩心一次。三年春季、正幹橫枝、隨可摘取。四年嫩葉生起、隨時可摘。茶疏云、清明穀雨、摘茶之候、清明太早、立夏太遲、穀雨前後、其時適中、若再一二日、待其氣力完足、香烈尤倍、易於收藏、雖稍長大、故是嫩枝柔葉、穀雨前後爲頭春葉、脆嫩而濃厚、夏至前後爲次春葉、老而味薄。

炒茶

茶疏曰、生茶初摘、香氣未透、必借火力以發其香、然性不耐勞、不宜久、久多入鐺則手不勻、久於鐺中過熟而香散、

甚且焦枯、何堪烹點。炒茶之器、最忌新鐵、鐵腥一入、不復有香、尤忌脂膩、害甚於鐵、須預取一鐺、耑用炊飲、無他作用。炒茶之薪、僅可樹枝、不可幹葉、幹則火力猛熾、葉則易燄易滅、鐺必磨瑩、旋摘旋炒、一鐺之內、僅容四兩、先用文火、次用武火、炊之手加木指、急急鈔轉、以半熟爲度、微俟香發、是其候焉、

龍茶箋曰、茶初摘時、須揀去枝梗老葉、惟取嫩葉、又須去尖與柄、恐其易焦、此松羅法也。炒時須一人從旁扇之、以祛熱氣、否則黃色、香味俱減、炒起出鐺時、置大磁盤中、仍須急扇、令熱氣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鐺、文火炒乾入焙、揉則其精上浮、點時香味易出。田子藝以生晒不炒不揉者爲佳、亦未之試耳。

農家正業曰、採茶置於鍋內、略洒新水、蓋覆一二分鐘之久、用微火炊軟。取盛篗內搓之、待葉柔軟、復入鍋內、用火炕之、始用烈火、後則緩之。內手旋搓、略乾、微火煨之、乾極檢起、凉藏於器。

蒸茶

農家全書曰、茶之美者、質良而植茂、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斯爲上品、如雀舌麥顆、特次材耳。採訖以甑微蒸、生則味硬、熟則味減、蒸生熟得所、蒸也用筐箔薄攤、乘濕略揉之、焙勻烘乾、勿使焦、編竹爲焙、裹蒻覆之、以收火氣、茶性畏濕、故宜蒻焙、以楓子雜以香草、宜置頓高處、常

近火爲佳岕茶不炒甑中蒸熟以葉軟爲度然後烘焙緣其摘遲枝葉微老炒亦不能使嫩徒枯碎耳

紅茶

農家正業曰造加色茶與發行茶採葉晒於禾塲隨晒隨用以足揉之晒乾用篩分出粗細揀出茶梗加以藥料若造紅茶則滲入紫粉少許製法有日晒鍋炒木板隔住火烘之不同

擷茶

大觀茶論曰擷茶以黎明見日則止用爪斷芽不以指揉慮氣汗薰漬茶不鮮潔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隨得芽則投諸水凡芽如雀舌穀粒者爲鬪品一鎗一旗爲揀芽二鎗二旗次之餘斯下茶之始芽萌則有白合既擷則有烏帶白合不去害茶味烏帶不去害茶色

煎茶

農政全書曰煎茶須用活水活火活水謂山泉爲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始則蟹眼中則魚目纍然如球終則泉湧鼓浪此候湯之法非活火不能爾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蠟茶凡茗煎者擇嫩芽先以湯泡去熏氣以湯煎飲之然末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細碾以供點試凡點湯多茶少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鈔茶一錢七先注湯調極勻又添注入迴環擊拂視其色鮮白着蓋無水痕爲度其茶既甘而滑蠟茶最貴而製作亦不凡擇上等嫩芽細研入羅雜腦子諸香膏油調齊如法印作餅子候乾仍以香膏油潤飾之久則點時先用温水微漬去膏油用茶鈐微炙旋入碾羅發茶少品言茶之團者庀者皆出於碾磑之末既損眞味復加油垢即非佳品總不若芽茶天然者自勝耳茶釋滯去垢破睡除煩然茶性冷多飲則能消陽王山谷益以薑鹽煎飲其亦以是歟

農田門 果品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柑橘

授時通考曰橘樹高丈許枝多刺生莖間葉兩頭尖綠色光澗闊寸餘長二寸許四月生小白花清香可人結實如柚而小至冬黃熟包中有瓣瓣中有核實小於柑味甘微酸蜜橘味最甘黃橘扁小多香霧橘之上品綠橘紺碧可愛不待霜後色味已足隆冬采之生意如新沙橘小細甘美油橘中堅外黑橘之下品橘肉生痰聚飲不益人若煎以蜜充果食甚佳蜜藁作餅尤妙亦可醬醃作葅花柑樹似橘少刺實亦似橘而圓大霜後始熟味甘甜皮色生青

熟黃比橘差厚理稍粗而味不苦橘實可以久留柑實易腐敗柑樹畏冰霜橘樹略可耐惟乳柑山柑可以入藥乳柑出溫州泥山樹性强果扁圓又正圓大六七寸色則濃黃皮有光澤味甘漿多瓤不黏瓣食不留滓顆三核亦有全無者勞之香霧噀人別有一種香氣每年食期自十月始至明年三四月仍堪貯藏爲柑中絕品江柑闊及尺可久藏洞庭柑皮細味美色如丹熟最早性太寒治腸胃熱毒解丹石止口渴食久令人脾冷生痰發痼癖皮調中下氣不便酒香

農家正業曰柑橘之良種有五一曰奈普爾柑原美國加州產木甚强健是形圓或橢圓皮平滑色紅黃美麗耀日外皮與內皮皆薄剖之則味甘多漿無子核芳香四溢果頂有微痕如臍皮與瓤皮密接以刀削去之無害於食一顆重量平均七十兩上下二曰旭柑樹性亦强健果大而扁色黃赤而濃厚儼如旭日剖之肉色濃黃味甘酸適度多漿外皮與內皮易離瓤皮去肉亦無損爲生食釀造最美之物且生長力壯病蟲之害亦稀一顆重量有八九十匁至二百匁者三曰夏橙樹性强實頗大形扁圓色黃多漿味甘酸微苦盛夏方宜果量八十匁至二百四十匁種雖較旭柑稍劣然亦一豐產栽植之利益頗大四曰鳴門蜜柑樹稈畏寒並畏蟲害及稍壯性頗强固果實亦大形扁圓色橙黃甘酸適度且多漿液食期不宜過早十月食

之較夏期尤增一甘味且果在林雖經盛夏液亦不虞其涸一果重量五六十匁至百二三十匁取供製造甚爲優品五爲溫州蜜柑

栽法

農家正業曰栽柑橘之法地宜平又宜暖不得已而栽於山腹必南向東向猶可西北皆忌土宜鬆宜燥雜砂礫利洩水者宜多韌泥有瀦水者忌範地爲圖起土深三尺碎土使無積塊畫定位置距離約六尺至一丈五尺縱橫張繩相交處立竿定植在春秋二季春季發芽時尤宜及時掘穴穴心墳起穴內入堆肥廐肥豆餅菜餅鈉養硫養上覆耕土移生長二三年之苗本植之擴其根敷土溉水根

之元踏使堅、幹之周圍、堆積細土、覆以屋根之舊稿乾草阻日射也、腐朽則耡入根際、以作肥料、扶以竹木之枝柱、禦風搖也。植後樹間之穢草當芟莪、土常墾、土壤膨輭、則鬚根四布、樹勢向榮、每歲春秋細耕、令土鬆輭、以收深耕葉茂之效。暑時防蟲、見有鳥蝟及簑衣蟲等發生、搜集踏踐斃之。寒時防霜、十二月下旬、遮以藁薦、然勿厚、厚則葉落去、在發芽之前、至發芽、剪除矮弱之枝、梢枝之密者亦去之、所以均樹勢也。枝幹之粗密細疏、無失其度、空氣流通、日光透射、而後樹遂其生、故定植三四年中、最當注意於剪枝。

施肥

農家正業曰、柑橘之施肥、視氣候、土質、種異量異。言其概則苗本一株、第一年施油粕一兩、下肥一升。第二年施鰊二十五兩、下肥二升。第三年施乾鰯五合四勺、下肥四升、堆肥二貫五百兩。第四年施油粕五合、下肥六升、堆肥三貫。第五年施鰊粕八十兩、下肥八升、堆肥三貫、骨粉六十兩和水。第六年施干鰯一升、下肥一斗、堆肥四貫五百兩、骨粉六兩。第七年施大豆餅一升五合、下肥一斗、堆肥四貫五百兩、骨粉二百兩。第八年施下肥一斗、堆肥四貫五百兩、骨粉二百兩。第九年施鰊粕二百兩、下肥一斗、堆四貫五百兩、骨粉二百兩、以後準此。如在運載不便之地可用燐養淡養肥料、每株以一二百兩爲度、施肥在開花一月前、即四月上旬、從枝端向裏四百寸直下處、周圍開溝、中實肥料、上覆細土。凡果樹一歲結實甚豐、則來歲恆歉、欲矯正之、全賴剪枝及施肥、如今年豐收、則明年施肥之量、當增二三倍。

除蟲

農家正業曰、柑橘之病、爲黃萎黑黴、而黴爲甚。其增殖也概生蚜蟲於枝葉、期無定、樹之發育者、病之蕃衍亦盛、蚜蟲所泄之液、蟻慕之、故樹有蚜蟲、則蟻必上下樹幹、以害嫩芽、且就幹根穴居、則害更烈、觀蟻可知蟲在、即以漬石油之毛髮、卷束樹之中節、復以薄肥皂水灑布枝葉、則蟻蟲一時俱絕。貝殼蟲一歲三次發生、越歲之卵、藏於貝殼

之下、作二列、約二十餘、色白、近孵化時色黑、好蝕枝葉、不甚害幹、除之當用藥劑、釜盛水斗二升、加生石灰五升、硫黃五斤、沸騰二小時半、色始黃終黑、更加生石灰五斤、食鹽三斤半、沸騰一小時、更加水、用時濾去塵芥、以毛帚塗之、此宜用在冬閒、平時用之、有害樹幹、肥皂十二兩、加水消化、更加石油一升、掉撥五分至十分時、爲石油乳劑、用時加水九倍至二十五倍、以喞筒射之、此宜用在六月、須貝殼小蟲出而升降樹幹時、買苗本時、審視有無貝殼、如誤買有貝殼者、斷而燒之、毋稍顧惜。髓蟲爲害、在七八月之間、其始爲天牛蟲之甲蟲、晝伏而居樹幹、夕出而嚙樹皮、產卵三五、移至別幹、產卵如前、數盈三千乃止、卵須二

三十日。鵝化爲蜾蟲。漸嚙入木心。縱橫肆食。樹幹頓枯。此蟲天未曉明易捕。避債蟲害亦較著。除之舍燒殺外無良法。

常法

授時通考曰。柑橘種成者氣味勝。種子及栽皆可以枳樹截接。貼接尤易成。正月種子。二月移栽。掘深坑。糞河泥實底。下樹。下懸土滿半坑。築實。又下糞河泥。方下土。平坑。又下糞河泥築實則旺。冬須以大糞培壅。泥壅亦可。春用水澆二次。夏以糞溉之。遇旱以米泔灌溉。忌豬糞。以茅灰及羊糞壅之多生實。小則搭棚以護霜雪。大則襲糠襯根。柴草裹幹。大寒上風焚糞壤以溫之。柑樹爲蟲食。取糭窠於其上。則蟲自去。藏柑子以盆盛。用乾潮沙蓋之。藏錫器內

穰以芝麻。經久不壞。藏菉豆中尤妙。近米則爛。鋪乾松毛。藏不近酒多不壞。

柚橙

授時通考曰。柚一名臭橙。實大而粗。三月開花。奇大香甚馥郁。實有甘有酸。皮厚而臭。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甚良。潮皮水浸糖煮名柚糖。順氣解毒。橙樹似橘有刺。實似柚而香。晚熟耐久。其皮香可以薰衣。可以芼鮮。可以和菹醢。可以爲醬齏。可以蜜煎。可以糖製爲橙丁。可以蜜製爲橙膏。其瓤洗去酸汁。細切和蜜鹽煎成。食之亦佳。可以順氣。多食不宜。種與橘同。金橘一名金柑。樹似橘。不甚高大。五月開白花結實。秋冬黃熟。大者經寸。小如指頭。形長而皮堅。味酸甘而芳香可愛。糖造蜜煎皆佳。入膾醋尤香美。枳棘接之。八月移栽。灌以糞水。金豆一名山金柑。一名山金橘。皮甜可食。味淸香。美可蜜漬。

梨

農家正業曰。梨之良種以十數計。舉其要則有四。一曰生赤。樹性强。果中大。概爲扁圓形。皮色淡赤。味甘多漿。每年七月下旬。即可采收。販賣利益亦堪。貯藏。果量每顆約五六十匁至八十匁。二曰赤龍。樹性强。果大形扁圓。熟時仍現綠色。肉緊。味不甚美。及采收後數月。色變淡赤。甘味始生。貯藏經數月亦無損傷。爲晚種優品。果重七八十匁至百五十匁。三曰俄梨。音沓兒。樹性强。果狀如倒卵。色淡黃。

有褐點。肉白而柔。富味甘。有佳香。口含如冰雪。渣滓全無。植四五年。即能結果。爲生食之最良種。一顆重量小者四五匁。大者恆至百匁。四曰呼哇意特啤呵。樹性强健。枝條矗立。果甚大。爲尖圓形。爲不正形。外皮淺黃有褐斑。肉色純白。質粗密相間。十分熟時。柔軟多漿。入口如濟。爲生食最適之品。熟期在九月間。一顆量七八十匁至百五十匁者。又通考言梨二月開花。有二種。瓣圓而舒者果甘。缺而皺者味酸。性甘寒無毒。潤肺涼心。消痰降火。解瘡毒酒毒。雪梨出宣城。皮厚肉實味長。鵝梨出河南者。皮薄漿多。味頗短。香則過之。二梨皆入藥。

栽接

羣芳譜曰、種梨、梨熟時、埋之、經年至春發芽、次年分栽、漑以肥水、至冬落葉、附地刈之、以炭火燒頭、二年即結子、若稻生及種而不栽、則結子遲、每梨有十餘子、惟二子生梨、餘皆生杜、又栽梨、春分前十日取旺梨、截其兩頭、火燒鐵器烙定、澤䐛臥栽於地、即活、接梨、取棠杜臂以上者、大者接五枝、小者接二三枝、梨葉微動爲上時、欲開孝爲下時、截杜離地五六寸、貼皮劙開、竹籤刺入深一寸許、先取欲接梨枝長五六寸、削成馬耳、名曰梨貼、與所刺等、用口含少時、以借其氣、拔去竹籤、插入杜孔、緊縛勿動、以綿裹杜頂、封熟泥於上、以土培覆、令梨僅出頭、仍以土壅四畔、沃水、梨上以土覆之、務令堅密、梨枝甚脆、培土著掌則芽折、

梨貼去黑皮、傷青皮則不活、杜旁有葉去之、勿分其力、梨生用箬包裹、勿爲象鼻所傷。又接梨園中用旁枝、枝得四達、庭前用中心枝、幹直上、用根邊小枝、五年方結子、用鳩根老枝、三年即結子。藏梨、初霜即收、多經霜不能至夏、屋下掘深窨坑、底無令潤濕、收梨其中、不須覆蓋、便可經久、梨與蘿蔔相間收、削梨蒂種於蘿蔔內藏之、皆可經年不爛。

柿花

農家正業曰、柿之良種有二、一曰御所柿、太和國原產、果形扁圓而方、面有微凹、色綠時稍澀、至夏成紅色、則漿多味甘、超絕他種、柿中最優品。二曰百目柿、果形較大、爲扁圓形、紅熟時、頂粧黑色雲紋、肉多核少、有褐斑、爲甘熟柿中最上品、果量每至百匁、故名。通考言柿赤實果也、八九月熟、柿樹接桃枝則爲金桃、柿子接及三次則全無核、軟柿子[illegible]甜美、一種小圓如指頭大者、味尤美、其樹接柿爲佳。

授時[illegible]口荔支樹高數丈、形團圞如帷蓋、葉如冬青、四時常茂[illegible]白、二三月開花、五六月結實、大樹每下子百斛。閩中[illegible]蜀次、嶺南爲下。荔支以狀元紅爲最、然不如長樂勝畫[illegible]厚而味甘、富爲種中第一、第乾之不能如狀元紅風味、楓亭驛荔支甲天下、亡論丹實纍纍而樹亦婆

娑可愛。性甘微熱、止渴益智、健氣、病齒及火病人最忌。鄧慶宋曰、荔支原無用核種者、核種氣薄不蕃、蕃亦不結、結亦酸澁、皆用好枝、刮去外皮、以土包裹、待生白根、再用土覆、臘月鋸下、春生新葉、他木栽時、皆去枝葉、獨荔支樹必留宿葉、承露、若葉去露稿、則無生機、最怕日晒、必求陰處、時時灌水、方易生葉、新種者、極寒以稻草煨火溫之、秋冬壅根、最忌麝香。

龍眼

授時通考曰、龍眼一名益智、樹似荔支、高三丈、枝葉微小、凌冬不彫、春末夏初、開細白花、七月實熟、肉薄於荔支、白而有漿、甘如蜜、質味殊絕、實極繁、白露可採。甘平無毒、安

志健脾、補虛開胃、除蠱毒、去三蟲、久服身輕不老、碑益聰明、非今醫家所用之益智子、食品以荔支爲貴、而龍眼爲良、荔支性熱、而龍眼平和。

梅

農家正業曰、梅之良種有二、一曰林州梅、樹性強、果大、形圓、核小、肉厚、熟爲淡黃色、鹽藏最宜。二曰豐後梅、樹最強、長成最旺、果大肉多、熟爲淡黃色、有赤褐色斑點、亦豐後產。齊民要術曰、春取核埋糞地、長二三尺、移栽、若大樹則去其枝梢、大有根盤、沃以溝泥、無不活者。其樹接桃則實脆。採半黃者、籠盛於竈上、熏乾、爲烏梅。青者鹽漬、日晒夜漬、十晝夜爲白梅、亦可蜜煎、糖藏、以充果飣、調鼎和虀。熟者

笮汁、晒收爲梅醬、夏月可調水飲、晒乾爲脯、含以香口。又楊梅六月取糞池中浸過核、收貯、二月種之、次年三月移栽、臘月開溝、根旁高地、離四五尺、以夾糞壅之、不宜著根、每雨肥水滲下、則結子肥大。鹽藏、蜜漬、糖製、酒浸、皆佳。

棗

授時通考曰、南棗堅燥、不如北棗肥美、生青晉絳者尤佳、能開胃健脾、選味美者留栽、振落犯花、結實多、全赤卽收、擇去胖爛、鋪箔日晒夜露、乾可收貯。去皮核、切而晒乾者爲棗脯。煮熟榨出者爲棗膏。蒸熟者爲棗膠、加以糖蜜則更甜、以麻油葉同蒸、色更潤澤、搗棗膠晒乾者爲棗油、法取紅軟乾棗入釜、以水僅淹平、煮沸漉去、砂盆研細、生布

絞汁、塗盤晒乾、摩亂爲末、每以一匙投湯盌、酸甜味足、卽成美漿、用和水麨、止飢渴、益脾胃。

西瓜

農家正業曰、種西瓜法、掘地二尺、深四五寸之穴、人糞和草糞灰壅之、掩以土、令與糞相和、將糞填滿、較平地略高、每掘穴之處、播種子十粒、土覆之、發芽後拔瘦者、留壯者一科、生四五葉、則切斷其梢、至結瓜之時、每科留一二枚、餘悉摘去。一法、西瓜與南瓜對種、兩種發芽五六寸許、南瓜之幹、與西瓜之幹、合而爲一、麻線縛緊、經八九月、凡南瓜之葉與蔴悉去之、則西瓜生長甚速、不但得胍大之瓜、且無枯死之患。西瓜以解酒毒。

百合

授時通考曰、百合其葉短而潤、似竹葉、四垂者百合也。葉長而狹、如柳葉、紅花不四垂者、山丹也。葉莖似山丹而高、紅花帶白、黃而四垂者、上有黑斑點、其子光、結在枝葉間者、卷丹也。又有一種色微綠者、開花最遲、俗名眞百合也。二月種百合、宜肥地、加鷄糞、熟鋤、取根大者種於畦中、如種蒜、花每坑深五寸、五寸一科、二月半鋤之、滿三遍、不鋤不長、三年大如蓋、頻澆則花開爛熳、清香滿庭、秋分取根晒乾、搗如粉、細篩、泡湯甚益人。

蓮子

授時通考曰、蓮子一名藕實、齊民要術言八九月取堅黑

蓮子瓦上磨尖令皮薄取墐土作熟封三指長令蔕頭泥多而重磨頭少而輕種時擲池中重頭向下自能周正薄皮在上易生數日即出不磨者卒不可生。蓮房成菂內白皮六月採嫩者生食脆美至秋房枯取之去黑殼謂之蓮肉熟肉頁切碎可作粥飯菂可磨以爲飯又可爲糜味甘平無毒厚腸胃固筋骨强精神補虛損利耳目除寒熱治諸血病生動氣易脹。

蓮藕

授時通考曰蓮藕以蓮子種者生遲以藕芽種者易發冬月至春掘藕食之。大抵野生及紅花者蓮多藕劣種植及白花者蓮少藕佳。白花藕大而孔通生食味甘煮則不美。

紅花及野藕生食味澀蒸煮味佳氣味甘平無毒消食解渴散血生肌蒸食開胃補五藏實下焦擣浸澄粉服食輕身益年與蜜同食令人腹臟肥不生蟲亦可休粮。埋陰久如新泥裏遠不壞

甘蔗

格致彙編曰種蔗之地無如地中竅使水易於流通爲妙倘泥太多則水積滯不去若沙太多水又太易流去最好泥中有沙少許方爲美善。蔗園須四方中間綫道均須直式每株直向須離二尺橫向須離三尺未種時先挖一孔方約十五六寸深約八寸至十二寸止每孔種三四節以防不活如種二節則當並排斜插若四節則當橫直相架若不挖孔則當一直挖通將蔗全倒在地或相連或斜排或相疊而種均妥。種後加泥土一寸至二寸止新蔗已出則須泥土加上愈出愈高則泥土隨加俟孔滿始止倘傾斜不直仍當加土倍正並野草以及枯葉均行除淨。若一孔之內多出除去以作糞土之用選留一根尤易肥大。種時最宜有雨最不宜無雨無雨必須灌漑蔗地太瘦當加肥料若以糖水所剩之渣滓及蔗樹葉之類作料則地無不肥美如糞水之類猶屬彼善於此然糞水入地易於乾燥蔗地中間多種豆莢之屬不俟成實即行翻倒泥中爲料誠至爲善。蔗熟之時須用利刀砍下砍去之後所留蔗頭猶可出新蔗但原頭所出之蔗若不砍下移植他處則

一年必小一年。如一園之中種蔗三成每年以兩成仍種老蔗以一成改種新蔗輪流更植不過三年盡屬新蔗如土地不宜老蔗則當全種新蔗然種新蔗當改挖一孔不可仍植原處並將蔗頭取出不可仍埋在地。遇天氣旱熱新種蔗根最怕生虱並恐爲飛蟲所傷法用石灰硫磺拌水煮滾冷後澆入蔗頭則蟲蟻遠避單用石灰亦可葉上時生蟲蛋須於初種之時將甘蔗用温水洗過然後栽種蟲不再生蔗內之漿以中間爲上等且又最多其邊旁則少外國之糖以胡蘿蔔爲大宗中國之糖以甘蔗爲大宗。

卷四十七終

農圃門 材木

漆木種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日健增曰漆木二種一曰梨皮一曰餅皮梨皮皮粗而雜斑點餅皮皮滑澤無斑點又梨皮採液少一日不過二十目餅皮採液多一日可得四十目

授時通考漆全州者最善廣州者性急易燥廣淅黃漆六月取汁漆物如黃金廣南漆作飴糖氣沾沾無力樹高二三丈身如柿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似牛李子木心黃

選種

日健增曰十一月初旬漆實成熟時採其性質良好者曰

之取其核用微溫湯和以木灰納核入採洗之磨去其蠟氣捨其浮種而取其沈者貯之囊袋漬之尿水中翌春播種期取出洗滌以竈灰墨一斗灰一斗尿水一斗混和納去蠟氣之漆種浸漬而後植之亦佳

土壤

日健增曰適植漆之土壤爲鐵綉粉和土其大別有五一白壤二黃壤三紫壤四黑壤五沙壤乾燥之沃土植漆則液積濃厚而多砂礫寒瘠之地漆液少而稀漆宜於含沙石之陽地植宅畔畑間者生育頗善結實繁而採液多而蠟色純白植河岸者蠟色透明且純白因吸受川霧之故

苗圃

日健增曰夏期選腴地再三犂鋤布人糞及馬糞至秋再加犂鋤翌春孟月三加犂鋤作畦廣七尺五寸高六寸築實其左右以防崩墮畦上平坦每一方寸地布種五六粒覆以細土厚五分加之以藁防其乾燥頻米泔水三周日而萌芽拔去雜草九月中旬始除藁翌春三月可移植他圃第二年後秋間再擇良土移植之於是始成樹作畦之法宜東西延長北高南下以防日暴

農家正業曰移栽熟田時鋤土須深尺餘勿遽出鋤鋤柄向內一按今開一縫以苗根插入抵底將苗向上輕提使根不拳曲輕擊鬆土一二鋤則氣不洩而生機暢移栽相苗亦同

農學正業曰擇小木漆樹移植已五六年枝葉茂色青葱者掘取其小鬚根粗約如筆管長六七寸作一截種於近宅沃壤碎土和糞悉同相苗田每根作一鋤寬之溝審其順逆而植之根本上者仍上與土平本下者仍斜下入土約深三四寸每根植橫行列相距皆以三寸爲度種後雨少宜常以清水糞本年根上生苗次年春分前移栽雨足時去土三寸以利刀截根二寸許連苗上餘根數寸留土內再以糞末微掩之不久仍又生苗其截取根帶之苗移栽熟田悉與大木漆樹同五六七年可割漆三四年樹枯又另植苗田二次所生之苗次年又可栽植三尺一株老根漸盡所生新根漸長取不盡用不竭

雌雄

日健增曰、漆之雌雄易於判別、大抵雄樹春季萌芽、雌樹必至秋季、雄樹根如牛蒡、無鬚、雌則根鬚甚多、雄樹葉細而長、雌則圓厚、種雄樹採實以取蠟、種雌樹割皮以採液、其種植之法不同、種雌樹則畑一畝步內植二三株、六月中、穿地深二尺五寸、方三尺、納以馬糞、翼年二月選雌苗植之、若其時雌雄難辨、則植三株於一處、形如叉式、於每株二尺高之上、以藁結束之、二三年後、三株合成一幹、然後斫其雄樹、而存雌樹。種雄樹約一畝步間二十五本、至三本

除護

日健增曰、漆樹多爲蛸蟲所害、蛸蟲似蠶、亦四眠、當二眠時、作一團塊、可爲撿取、並罹害之葉燒殺之。

日健增曰、漆園防寒襲入法、於西北植柹及梅與他果木、以蓄東風陽和之氣、漆旁隙地可種荏蘓小麥小豆馬鈴薯楮二椏等、以所收之利、補開墾之費。

肥料

日健增曰、漆樹所用之肥料、一人糞和水熟用、二和水尿、三牛馬糞、四鳥糞、五蠶矢、六獸肉水、七魚肉水、八海螺儿骨粉、十石灰宜陰濕地、十一木灰宜多霧地、十二漆核粕、十三茵肥茱蔬豆葉、和鳥糞熟用、十五火糞草葉燒和人糞、十六煤肥諸灰物。

製蠟

日健增曰、漆實於十月中旬漸成熟、十一月初旬采集、以日光暴燥之、以器械採成碎粒、搗其皮肉、合成粉末、篩去其核、是謂蠟粉、蠟粉貯於麻袋、蒸而榨以器械、是謂落蠟、落蠟入鐵鍑中、微火令融解、入袋中濾而貯以他器、除去蠟面沫、再入他桶冷固、始成精蠟。卜來歲漆豐歉、冬折漆枝有汁出則豐、無汁出則歉。折實時不可折枝、若傷枝則明春不實

采液

日健增曰、采漆液當於四月前、其法漆樹周圍三尺者、從地面起、每一尺五寸、以刀於三面畫一横綫、廣二分、更以鋭刀畫細小之綫於其間、令汁滲出、以器插盛之、十月更采之、於前次所畫綫間更新畫二十綫、令液外洩。采液於幹、其質最上、枝間亦有液可采、惟品質不如幹液耳。采枝液法、冬初刈枝長二尺五寸、以二十木爲一束、浸水中、約七日取出、每一寸畫横綫、以取汁液。雨天不可采液、水氣浸入、令樹衰弱、又削漆皮、不可傷其內皮。第一次采液期約植樹十年、以後七年可收液一次。農書云、七月以竹筒釘入木中取汁、或以斧破其皮、侵肉開二分、螺旋及根、以大蚌盛之、每早收訖、復插入以汁枯爲度。

貯驗

日健增曰、盛漆液器以木製之、內面塗以柹花、可免減耗

口上糊以厚油紙，可[illegible]乾燥。拭之色黑如墨，若鐵石者爲上等，黃微若蜂窠者不佳。驗滚眞僞，取少許塗枯竹上，置密室中，眞者立乾，僞者則否。又法取液滴紙面，以火炙之，若和以油，則紙背油迹滲漏，若和入麥粉，則立即乾燥。訣云，微扇光如鏡，懸絲急以鉤撼成琥珀色，打着有浮漚。

女貞

按時通考，女貞凌冬青翠，有貞守之操，近時以放蠟蟲，俗名蠟樹，亦呼冬青，與冬青同名異物，皆因子自生，最易長。女貞葉厚柔長，面青背淡，長者四五寸，甚茂盛，五月開細花，青白色，甚繁，九月實成，似牛李子，纍纍滿樹，生青熟紫，木肌白膩。冬青身大合抱，高丈許，木理白細而堅重，有文，

葉似椿葉，微窄而頭頗圓，光潤，甚染緋，其嫩芽煠熟，水浸去苦味，陶淨，五味調之可食，五月開白花，結子如豆，紅色。放子收蠟皆同。

便民圖曰，收子臘月下種，來春發芽，次年移栽，縱橫相去一丈上下，則樹大力厚，須糞壅極肥，歲耕地二遍，有草便鋤之，令枝條壯盛，長七尺，可放蠟蟲。

放停

農政全書曰，女貞收臘有二種，有自生者，有寄生者。自生者，初時不知蟲從何來，忽遍樹生白花，取用煉蠟，明年復生蟲子，向後恆自傳生，若不蕃，寄放樹之則已，若解放者，傳寄無窮。寄子者，取他樹之子，寄之此樹之上，其法連年停年、就樹代條。就樹者，連年就樹寄之，俟有衰頓，停年以休其力，培壅滋茂，仍復寄放，謂之養一年停一年。代條則取樹栽徑寸以上者種之，俟盛長，寄子生蠟，離根三四尺截去枝幹，收蠟，隨手下壅，冬月再壅，明年旁長枝芽，以擇去繁冗，令直達，又明年復修理，恆加培壅，三年可放蠟，四年再收，五年復放，迴收蠟，仍剪去枝，如是更代無窮，謂之經三年停三年。

寄法

農政全書曰，秋冬蠟老，結苞樹枝，春漸長，遺卵作房，俗云蠟子，一包數百，凡寄子皆立夏三日內，從樹枝剪下，去餘枝，獨留寸許，令子抱木，剪訖，用稻穀浸水半日，淘取水，剝

下蟲顆，浸水中一刻，取起，用竹箬虛包之，大者三四顆，小者六七顆作一包，韌草束之，置潔淨甕中，若陰雨甕壅中，可數日，天熱其子多迸出，宜速寄之。寄法，取箬包剪去角作孔，如小豆大，用草　之樹枝，其子多少，視枝大小斟之，枝大如指者可寄，枝太細幹太粗者勿寄，寄後數日，勤驅鳥啄。芭種天䖹蟲去，苞繫樹上下行，若樹根有草，附草不上，須芟極淨，更數日復下至枝條，食其脂液，因作花，蟲出盡，取下包，視有餘子，並作包別寄他樹。

收蠟

李時珍曰，處暑後剝取，過白露則粘樹難刮，秋分看花老嫩，太嫩不成蠟，太老亦不成，不可剝。剝時就樹剪枝，先洒

水消之則易落、乘雨侵晨帶露摘採之尤便。次取蠟花投沸湯中鎔化、俟稍冷取起面蠟煎之、再取滓沈鍋底者去之、蠟未淨再依前法煎之、淨則乘熱投繩於中、候冷提起成蠟堵。又取蠟晒乾以越布蒙於甑口、置蠟布上、置器甑之中、釜內水沸遂鎔下入器、凝則堅白而爲燭材、其滓盛之以絹囊、復投於熱油中、則蠟盡油、遂可爲燭。

烏桕

授時通考曰、烏桕一名鵶臼、樹高數仞、葉淡綠色、五月開細花、色黃白、實如鷄頭、初青熟黑、分三瓣、八九月熟、昨之收子取油、甚爲名利。種之佳者有二、曰蒲萄、曰穗聚、子大而穰厚、曰鷹爪、曰穗散而殼薄、江浙人種者多、樹大收子三石、可得白油十斤、清油三十斤、白可爲燭、清可燃燈、可入漆、可造紙、查可壅田、葉可染皂、木可造器、且樹久不壞、一種卽爲子孫數世之利。

種桕

農家正業曰、取桕子大而白皮油厚者數升、置木桶筬器中、用截去杪尖之掃箒、去皮油光、種時兩月浸入溺桶中、二月初旬取出、拌以柴灰、種近宅沃土。先將土犁過打碎、和以牛馬糞、布子於上、每粒相距約二寸許、以棫輕擊一周、使子落實、勿再掩土、月餘苗生、勤拔隙間之[illegible]年正二月後春雨沾足、掘取移植熟田內、直行上下相距三四丈、横列左右相距二丈、以後犁田、宜離根株尺許。戒樹雞枝宜在柯槎之上、則抽條倍多、子倍蕃衍。宜於低山。

採桕

羣芳譜曰、採桕子在仲冬、以熟爲候、連條剝下、留指大以上枝、其小者無子、亦宜剝去、則明年枝實俱繁盛。其剝刀長三四寸、廣半寸、形如新月、鈎刃在鈎內、以竹木竿爲柄、刀著柄端、令刃向上、剝時向上鑱之、不傷枝幹。揀取淨子、晒乾入臼舂、落外白穰、篩出之、蒸熟作餅、下榨取油、成白油、以製蠟燭、若穰少不滿一榨者、作餅入他油餅、雜榨之、榨下盛油中置一草帚、候油出定、曰油凝附草帚、不雜他油。其篩出黑子、用石磨麤礱碎、簸去殼、存下核中仁、復磨或碾細、蒸熟榨油、成清油、燃燈極明、凡製燭、每曰油十斤、加白蠟三錢、則不淋、蠟多更佳。

楂

授時通考曰、楂木橡栗之屬也、其樹易成、材亦堅韌、實如橡斗、斗無刺爲異耳、斗中函子一二三四、似栗而殼薄、殼中仁皮色如榧、瓤肉如栗、味苦而多膏、油燃燈甚明、勝於諸油、最可食、種楂樹可省猪肬。

農政全書曰、秋收子卽種、油足易生、又簡取大者、掘地作一小窖、用沙土和子置窖中、次年春秋取出畦種、秋分後分栽、每叢三根、三年結實。每歲寒露前三日、收取楂子、則多油、遲則油乾、收子涼之高處、令透風、樓上尤佳、半過月則罅發、取去斗、欲急開則攤晒一兩日、開後取子晒極乾、

入碓磑中、[illegible]細蒸熟、榨油如常法。其性寒、能退温氣、療一切瘡疥、其楂木可爨、用乾柴燒熟者可省火

桐

齊民四術曰、桐宜朝陽高敞之地、正月耕地、種七八叢生、止留强者。江東江南之地、鋤轉山場、種芝麻、收畢、以火焚之、使地熟沃、首種三年、桐其法二人並耕、可順而不可逆、一人持桐油一瓶、種一籬、一人持小鋤劖土、以油少許滴土中、隨以種道之、一丈一株、次年一耘、爲利近速。久遠之利、當樹千年桐。九月收子榨油、油以篾圈樺起如鼓面者爲眞。

楮

農家正業曰、楮樹古名穀桑、又名檀皮、今名紙皮、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紋、謂之斑楮、一種皮無花、葉似葡萄、作瓣而有子、爲佳。其實初夏生如彈丸、青綠色、至六七月漸深紅色、乃成熟、八九月採種、宜擇澗谷良地、秋季收子淨淘曝乾。二月耕地令熟、和麻子漫散之、耙平、秋冬留麻、爲楮作煖、明年正月初、附地芟薙、放火燒之、其年長可沒人。三年中砍、卽剝其皮、如芒成束、石可值十餘千、過時不砍者、徒失利、砍以十二月爲上、四月亦可、外此則枯死。每歲正月就落地芟燒之、二月剔去亞根、移栽亦宜二月、凡剝皮煮熟賣者利尤大、煮法結皮爲把、以石灰拌、堆水中澆之、三四日水氣如蒸、月餘就水揉去青黃穢皮、略如麻片、又

以灰漚之、攤[illegible]山上、令露風雨二三日、洗而曝之、價十倍。李耐菴曰、檀皮葉如山桑葉、略窄小、而有斜尖、子如楡錢、而內有核。植檀者俟長養成株、鋸斷中幹、多發旁枝、每屆二三年、斫旁枝一次、斫後發條、最易生長。斫檀枝放河內浸數日、剝皮晒乾、放河內浸兩月、天暖三四十天、粗皮腐化、用腳蹁踏。取出理成扁束、盆貯清水、計檀皮百觔、下石灰四觔、與水和融、放入檀皮、漬一小時、取出瀝乾、放入木甑、用板蓋覆、泥土封固、蒸過一晝、取出肥料、將上層放在甑底、下層放在甑面、封蓋如法、再蒸一夜。取出解開結束、放河內洗淨石灰、鋪在晒場、晒一百二十天、若晴雨調勻、晒六七十天亦可、無雨用人灑水、不及天雨之佳、初次晒

後、盆貯清水、計檀皮百觔、下鹻水十觔八觔、與水和勻、放入檀皮、漬一小時、取出瀝乾、放入木甑、如法蒸一晝夜、取放溪河、洗去鹻汁、再鋪晒場一百二十天。用鹻和清水、再漬再蒸、再洗再晒、成極白紙料、其中污質粗皮、用人檢剔、手理成束、放木板上、榨水使乾、後用碓舂、其碓木質、圓嘴無鐵、舂用青石塊、上有縱橫齒、解束鋪齒上、上用人舂、下用人移、舂至極細。入布袋放河內、以一人牽袋口兩旁、以一人持木杵、其杵頭安圓板片、挺入袋內搗洗、洗淨將袋放平石、擠乾、皮料使成圓餅、撕放鋼內備用、膠料楊桃藤、蘇芋、水木樺、均須捶破、暖天用涼水泡、冷天用溫水泡、自出黏汁、用以不多不少爲要。槽抄烘焙同常法。

杉

齊民四術曰、杉有赤白二種、赤杉實而多油、白杉虛而乾燥。杉木有班文如雉尾入土不腐不生白蟻宜山坡軟土、先耕地種芝麻一年、驚蟄取杉苗下糞栽之離四五尺成行若插杉截嫩苗接濕以杖刺地孔插杉之深七八寸下細土鬆築以水澆之明年芟其下枝歧枝每年耘治高三四尺則不必鋤若夏種粟冬種麥可當耘鋤十年其利無窮。

松

齊民四術曰、松百木之長移栽者正月多帶故土、樹大者科去繁枝種樹書言去尖大根惟留四旁鬚根則無不盛。

種者九月收子來歲春分甜水浸子十日治畦下糞水散子上覆鬆土半寸常須潤濕十日撒麥糠數寸。次年移栽先掘區以糞土水調如粥下科壅土忌脚踏砍松下弦後上弦前永無白蟻他樹亦同。

柏

齊民四術曰、木皆向陽柏獨向陰指西木之文理多爲雲氣人物鳥獸徑尺一株可以值萬錢。九月採柏子來春用水淘取沉者着濕地二三日淘一次候芽出以劚熟地調成畦水飲足以子勻撒其中覆細土半寸再以水壓下二三日一次籬護蝦食常澆水糞高數尺分栽。

梓

齊民四術曰、梓名木王植於山諸木皆內拱造爲屋羣材皆不震秋末冬初梓角熟時摘取晒乾取子耕地作壟漫散勞之草生令去再年春月劚移方步兩步一株無子可於大樹四面掘坑移栽又春月斷其根瘞於土遂能發條取以分種。十年一樹一千錢車樂任用爲棺材勝於松柏

楊

齊民要術曰白楊性修直中屋材凡屋材松柏爲上白楊次之榆爲下正月橫掘小坑斫白楊枝大如指長二尺屈着坑中以土中壓尺五寸令兩頭出土一根兩株明年正月芟去惡枝。五年任椽十年任棟去山遠者宜多種千根以上所求必備。

卷四十八終

農田門 畜牧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畜牧

農家正家曰畜牧者農業之補助而工商之基礎農業而不先之以畜牧則糞壅之肥料無所資工商業而不先之以畜牧則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之貨品無所出大興牧業則其利有數端焉肥料多而農業可藉以豐收生貨多而工家可資以製造出品多而商場可占其優勝價值多而利權可卜其獨擅又家多畜牧則不出戶庭而取資裕如國多畜牧則安養人民而為利甚普孟子言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足以無失肉馬蕃庶而非子興騋牝三千而

衛以富畜牧之所關係豈淺鮮哉

牧料

農家正業曰家畜如牛馬羊豚雞鴨鵝兎之類牧料品質若有不良則佳種變為劣種牧料甚多常用者為藁乾草生草菜根穀實豆油糟糠酒糟豆腐糟等物其中如穀實豆油糟含滋養分最多為濃厚牧料唯常用則以藁乾草生草菜類為良是故牧草者家畜之飼料也則栽培牧草首宜別擇牧草種類雖多概別之則為禾草與荳草二類禾草之最良者曰卡謨咖曰溪本犀曰巴離希巴曰卡尼致里荳草類之最良者曰致迷曰路薩曰胡枝子曰紫雲英曰草藤其含有滋養分最多者為荳草類凡牧草非植於排水利便之地雖為良種而滋茂實難若排水便利即不用肥料而冬期灌溉可溫地氣以免凍萎之病而其中含有養分者亦可滋潤焉。當播種時須先墾其地碎其土塊以耙耨之然後撒播種子種類以開花同期者三四種混種之覆之以土凡牧草初開花時莖葉最多養分且易消化至開花後其滋養液則皆移於種實而莖葉堅硬消化殊難故刈牧草當在開花之前所刈牧草欲留以為乾草用者使其勿受雨露則品質不損大益家畜。

飼料

農學社曰牧料每日飼時須有定候其分量配合之多少因家畜之種類稚壯及其季候而異不可太多亦不可太

少。飼料更換之法須漸次行之如春季時由乾草換之生草秋季時由生草換之乾草必須注意否則食料驟更家畜易至不消化之病。又如幼畜斷乳時不可以多量牧料飼之須俟乳量漸減時然後漸增其牧料之量家畜所飲之水須擇清淨不含臭氣者牛馬勞動之後不可飲以冷水須俟其體度復常時飲之。又食鹽足為增食量速消化之助食料中可用之牛馬牛馬每日約二兩左右羊豚每日約一二兩左右。

畜舍

農學社曰畜舍須常潔淨流通空氣室內溫度亦須適宜。畜舍之位置當擇南向土地稍高以無濕氣者為佳。若舍

在北方者則不可不防寒氣須植樹木及防寒物蔽之畜舍室內可將草蓐敷之以收熱氣且可吸收溲渤為耕種肥料之用敷䕺隔日換新一次

畜疾

農學社曰家畜有罹病者皆因人工飼養不注意所致須速揀出防其傳染畜若不食飼料舉動停滯眼無光澤鼻漏粘溢呼鳴失常者必有疾病速與獸醫診察之而從其醫法凡欲得善良畜種須擇牝牡均極善良者養之其有病疾者宜加意去之

馬

農學社曰馬之種類甚多頸廣背强胸闊肩及股强大者

適於耕耘運輸之用胸闊尾高頸細長而腳輕快者適於乘載之用乘馬之有名者如中國山東馬亞刺亞馬日本薩摩馬皆產之良者馬之可為力役者在四五歲至十五歲之間若管理飼養得宜則可用至二十歲尚有强力馬之飼料用大麥大豆糠玉蜀黍等物夏季攙之以生草冬季攙以乾草切藁菜根諸物食時須有定候食後必使之休息三十分鐘又服勞役後先用清水洗口休息暫時以水飲之然後再以飼料食之役後馬必發汗可用軟草及乾草等拭之再用被布類被之置於無風空地不可卽導入廐又天氣溫暖時朝夕須浴水兩次馬體每早用刷子梳之去其汚物再以水洗之又蹄鐵內易攙入汚物每日亦須洗之廄舍須掃除清潔空氣流通濕汚棄物最損馬蹄且發惡臭易生蟲類亦大有害於馬體欲馬馴良不可濫用鞭策恐有血脈僨張之弊而成為惡性蕃殖用之年齡牝在五歲以上牡在三歲以上四五月間可使之交尾懷胎通常十一月半分娩期近時可與他馬隔廄多敷藁稈分娩後三日間飼以麩與濕湯經十日後可服輕役子馬生後三四來復間母乳之後以良乾草生草穀粉等物攙清水飼之至四五日間乳斷斷後時時使之遊行以馴其性供人服用焉

相馬經曰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强腹脅城郭欲得長四下為令欲得長肝欲得小耳

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犇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亂不驚脾欲得小膁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看馬捷法頭欲高峻面瘦而少肉眼下無肉多咬人胸堂欲闊筋骨過三十條者良三山骨欲平則易肥四蹄欲注實則能負重腹下兩邊生逆毛到膁者良馬生墮地無毛行千里溺舉一足行五百里

便民圖曰馬火畜也其性惡濕利居高燥之地仲春羣順其性也季春必啗恐其退也盛夏必牽於水浸之恐其傷於暑也季冬稍遮蔽之恐其傷於寒也啗以猪胆和料餵之欲其肥也料時須擇新草篩簸豆料若熟料用新汲水浸淘令冷方可餵飼天熱不能加肥料止可用豌豆大麥

之類、生饅飲食之節、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何謂三芻、一曰惡芻、(飽時草粗)二曰中芻、三曰善芻、(饑時芻細)何謂三時、一曰朝飲少之、二曰晝飲、則胸膺水、三曰暮極飲之、每飲食令騃騃則水消、夏月自早至晚宜飲水三次、秋冬只可飲一次、飲宜新水、宿水能令馬病、卸鞍不宜當簷下、風吹則成病、

齊民要術曰、久步則生筋勞、筋力則發蹄痛、久立則發骨勞、骨勞則發癰腫。久汗不乾、則生皮勞、皮勞者騙而不起、馳驅無節、則生血勞、血勞則發強行。何以察五勞、終日馳驅、舍而視之、不輾者、筋勞也、輾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也、噴而不溺者、血勞也。筋勞者兩絆却行三十步而已、骨勞者令人牽之起、從後

笞之起而已。皮勞者夾脊摩之熱而已、氣勞者繫緩之櫪上遠餧草噴而已、血勞者高繫無食飲之、大渴而已。

牛

農家正業曰、牛爲農家之本、其用途甚廣、供力役、產乳、製肉用、因其體格不同、故用途亦異、役用種、須擇骨大胸廣、強健有力、行步自如者爲良。肉用種、則擇骨細肉多、體格巨大、四肢短小者爲良、肉用種之佳者、爲短角牛、底蒲恩牛之屬。乳用種、以頭角優美、頸長、胸肥、尾長、體之後部廣闊、乳房發育、乳脈大者爲良。三種雖各有特性、而肉用種、亦有適於取乳者、亦有可以兼三種之用者。唯供力用壯牛、須馴其性質、若欲速其肥大、須於幼時閹之、是爲閹牛、

牛比馬較遲、然其力頗強、且耐勞役、價亦低廉、又易於飼養、役用以牛爲便。牛之反芻類者、具有四胃、嚥下食物後、再反之口、善於嚼咀、故其消化食物之力、比他種家畜爲強、不妨飼以粗硬牧料、卽羊及山羊等、亦有此性、故放牧家畜時、先馬而後牛羊者爲良、因馬唯食葉尖、牛則好食根、羊更好食殘物、是最有益於牧場者、可因之而利用也。養牛有放牧舍飼二法、放牧可行草地廣闊、否則用舍飼、夏季專以生草飼之、冬時則以乾草、及茱根荳萁穀實藁稈等物飼之、食隔三四時一次、尋常一日三次、朝夕二次、以水飲之爲良。母牛產後五六日間、以穀實油糟及食鹽碎之、投之微溫中、加以良乾草飼之。飼育犢牛自牛母之

乳房、使之吸乳爲良、唯欲將乳汁售出者、當犢牛生三日來復後、漸將乾草煎汁、及骨粉油糟、加以少量食鹽、以代母乳飲飲之、若欲以爲蕃殖用者、則五六來復後斷乳可也。牛滿二歲、可爲蕃殖之用、其飼養管理得宜者、十二三歲尚可生殖、其最宜時期、則在四五歲之間、牛懷胎、凡九月半、分娩通常、僅產一子、其分娩期近時、可置之閑靜牛舍、自分娩時、六復來及八來復前、決不可取乳、分娩以生草多時爲最宜。

陳旉農書曰、善牧牛者、春初盡去牢積滯蓐糞、亦不必春也、旬日一除、免穢氣蒸鬱、以成疫癘、且浸漬蹄甲、易以生病、又以糠穰鋪牛腳、謂之牛鋪、每日一覆、十日一除、祓除

不祥以淨爽其處乃佳方舊草朽腐新草未生之初擇潔淨藁草細剉之和以麥麩穀糠及豆使之微濕槽盛而飽飼之豆仍破之可也藁草須以時暴乾勿使朽腐天氣凝凜處之煖媛之地煮糜粥以啖之卽壯盛矣亦宜預收豆楮之葉與黃落之桑舂碎而貯積之天寒卽以米泔和剉草糠麩以飼之春夏草盛放牧必恣其飽每放必先飲水然後與草則不腹脹又刈新芻襍舊藁剉細和勻夜餧之

又法每日前後餉約飼草三束豆料八升用蠶沙乾桑葉水三桶浸透分三和皆拌水第一和草多料少第二比前草減半少加料第三比二又減半乘日未出而用之力倍於常半日可勝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令休息勿竭其力

時其飢渴以適其性則血氣强壯其血氣與人均也勿犯寒暑性情與人均也勿使太勞此要法也當盛寒之時宜待日出晏溫乃可用至晚天陰氣寒卽早息之大熱之時須夙餧令飽臨用不可極飽飽卽役力傷損也如此愛護調養尚何困苦羸瘠之有彼藁秸不足以充其饑水不足以禦其渴天寒嚴凝而凍慄之天時酷暑而晒暴之困瘠羸劣疫癘結瘴以致斃踣則田畝不治無足怪者又牧人類皆頑童苟貪嬉戲往往慮其奔走繫之隱蔽之地其肯求牧於豐芻清澗俾無飢渴之患耶飢渴莫之顧恤及其瘦瘠從而役使困苦之鞭撻趁逐以徇一日之急日云暮矣氣喘汗流其力竭矣耕者積於就食逐之水中放之山上牛困得水動轍移時毛竅空疎因而乏食則瘦瘠而病矣放之高山筋骨疲乏遂有顚跌僵仆之患

陳旉農書牛之病不一病草脹食襍蟲以致其毒爲結脹以閉其便溺冷熱之異須識其端其用與人相似也但大爲劑以灌之卽無不愈者其便溺有血傷於熱也以便血溺血之藥大其劑灌之冷結卽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卽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脹卽疏通毒卽解利若每能審理以節通何病之足患哉

羊

農家正業曰羊之種類有米利拿誇阜爾特沙斯同諸種米利拿種毛質良而體格弱誇阜爾特種體强健而毛質

劣羊毛可爲羅紗氈原料之用肉與乳又可供肉用山羊之肉與毛比緬羊雖劣其乳汁之滋養分則比家羊乳汁爲多又山羊比緬羊體質强健少罹疾病而飼養管理亦比緬羊易羊在夏季時飼之牧舍甚有弊害故以放牧爲宜剪毛期在六月天氣晴時驅入池浴之以手洗淨俟乾剪取蕃殖適宜在二歲及二歲半之間懷胎期五閱月十月之頃可使之交尾子羊生後十一二日用良牧草及細碎麥類少許飼之過二來復復用利刀切斷其尾三月時卽可斷乳陰濕牧場於子羊實大有害可擇高燥地居之

齊民要術曰羊火畜也性喜燥惡濕墊窠常須乾燥作棚宜高圈宜爲廠以禦霜雪不宜屋以習耐寒圈開小瀆使

不停水間曰除穢牆立木柵使不揩牆損毛。揀九十正月生者爲種十一二月者次之一雄十雌少則不孕多則亂羣養山羊三雌一雄牧羊須老人及心性宛順者忌停止忌急行忌渴忌頻飲宜緩驅來往於遠水多草之區宜時寒暑春夏早放秋冬晚放不可一日缺食冬飢一日夏必死夏飢一日冬不生每日申時飼食一番隨與淸水大擔叉羊食不顧其子小羊離乳者另棚飼之。羊千口者三四月中種大豆一頃雜穀並草九月刈作青茭否則秋草結實廣刈曝乾以備冬飼積茭之法豎桑棘木作兩圓棚各五步茭著棚中高丈無嫌任羊遶食冬終過春無不肥充不收茭者羊羔乳母比至正月母皆瘦死羔亦難活寒月

生者須然其旁凡初產者宜煮穀飼之白羊留母二三日即母子俱放羖羊留母一日寒月者內羔子坑中日令母還而出十五日後吸草乃放之。羊有疥者宜急治否則染蠹以米泔水浸藘根鹿黎數日味酸先以瓦刮其疥令赤塗之再上即愈見羊腹上毛損即與裁甲捉蟲否則脚軟而斃。用蕎麥擣掛梁上則羊不生虱羊有病輒相染欲別病作濵圂門深三尺廣四尺能跳過者無病不能跳者別之掛石灰籠於圈門受雨歸打之以散其寒以瓦器置鹽掛圈中往返舐之則不瘦。

猪

農家兀業曰畜牧副業之爲類不少其最適切而有利者莫養豚若捌豚者飼法簡易豢者不取閒飼料不求美廚下所餘葉屑根屑果實魚鳥之殘屑以及諸製造所一切糖粕類米糠麥糠之屬不能以養他畜者均可得而養之所謂廢物利用者是農家每戶畜二三頭其有裨於財政不鮮又況豚肉味佳滋養分足用途極廣以製火腿鹽肉腊肉可貯藏久日可輸送遠地近因衛生事業之發達而肉類之需用益增人之嗜豚肉者益衆盛養豚以應取給固當人我交利也。至於糞尿爲農家所宜貴重之肥料也頃因農業開進肥料之智識普及於農民既知窒素燐酸加里三要素之必要但如硫酸阿摩尼阿如過燐酸石灰如特種之人造肥料皆非含有機物者若單用之則往往

變惡土壤之性質年年收穫減少且如豚肥於一切作物俱有效亦能改良土壤之性質其飼料之所耗以肥料之所得相抵制而有餘。他如其皮可作鞍靴書等用其脂肪可作器械油點燈油及烹調食物其毛可作毛刷等雜物其骨可作燐酸肥料其血可作窒素肥料且體中不用之部分甚少脂肉之率多至十之七八其爲効也不遑枚舉。而况豚之爲物以食物之分量比例言之則其生長肥壯較他畜爲甚生九月而交尾百十日內而分娩一次產八頭內外一年春秋產二次熟練者可使二年間分娩五次如改良種可一年生長三十六貫日每一日生長百匁牛羊肉需用雖盛究不及屠殺之數故肉價益有騰貴之勢

代用之以補不足舍豚肉其奚屬哉。又選擇種豚亦是最要之事如英國原產之巴克西耶種強健而不罹疾病耐粗食為肥滿性年可長至四十貫內外又蕃殖力強善撫育仔豚而仔豚亦舉動活潑罕被壓殺其體徵係全體黑色惟四足之尖與額及尾尖帶白色口與臉短額現凹形頭隆起頭與肩似密接頰肉瘦自肩至尾為直線肩部闊腹部更闊肉甚多四足短殆至觸地言其全體之形則各部分俱完備為豚種中最優美者恰似馬之有亞刺比亞馬牛之有短角牛也世界各國欲謀養豚之改良者無不輸入此種而輸入以往又能慣於氣候風土適於飼養而不至失敗者惟此種耳。

農學社曰豚極貪食不能咀嚼食物嚥之而下飼料須擇其易消化者飼之又豚極渴時不可任其食飲濁水須以清水飲之豚性好涼每居於污泥非性不潔之故豚舍必宜清潔又置清水於庭中導豚使浴之則無是弊豚之之早熟種經九月後可為蕃殖之用胚胎期四月一歲產兩次分娩期凡一來復前使之與他豚離豚舍中多敷草蓐經產後即抽出舍外否則母豚食之子豚亦食之子豚必斃子豚生後五六來復間可煮馬鈴薯及甘薯碎穀實等物飼之至八來復後令其子與母分離

農家正業曰母猪擇短喙無柔毫者良喙長則多牙猪有六牙者不肥初生者三日掐尾六十日後削之冬生豚以細絡紮令出汁以溫其腦否則旬死供食豚乳下者佳牝者于母同圈則減食牝性遊不息猪多總設一大圈細分為小圈小止容一猪則猪安而易肥旁鑿池則猪浴不病上為廠覆以避寒暑中架竪木以安棲止下開溝以藏糞尿。豚生一月食乳二月食粥其後始飼以嫩草後飼以粗料米由少而漸多煮至爛熟時加以細糠煮一刻而止臨食又調以米湯不冷不熱日多則三頓少必二頓其肉味最美。小以細糠和水飼之大則煮粥飼之以速其肥則其味亦美煮草飼包穀者肉粗飼糖渣粉渣腐渣酒渣者肉淡徒以泔水和草生飼者其味硬而其味腥。蘋藻馬齒宜猪桐葉桐花尤宜梓花葉並能肥大且易養。占山皆用橡

食藥苗謂之山猪其肉為上約量多寡計畝而種易活耐旱其初已茂用之漸切以泔糟水浸大檻中令酸黃拌麩糠䅯飼之特為省力易得肥腯肥猪用麻子二升搗十餘杵鹽一升同煮和糠三升飼之立肥用管仲三斤蒼朮四兩黃豆一斗芝麻一升各炒熟共為末餌之十二日則肥閹猪瘡口乾平取巴豆兩粒去殼爛搗和麻糂糠糟飼之半日後大瀉日見肥大猪病割去尾尖去血則愈瘟疫用蘿蔔及梓樹花與食之食則可活芙蓉花葉解諸物毒疫

魚

農圃四書治生之法有五曰馬牛羊猪魚而養魚為第一馬牛羊猪須資本厚而費人工魚則資本薄而省人工獲

利又多且池塘畜水灌田賦既已出塘泥更可肥田養魚利上之利人何畜魚不力哉魚惟鯉魚易長不相食惟鰱魚爲良其口闊而盆首似鯉而身圓食草而易長謂之草魚白鰱乃魚之貴者巨首細鱗池塘中多育之鯿魚頭匾骨軟目赤身圓口小鱗黑食土春寸秋尺腹背皆腴爲池魚之最池小則畜鯿魚雄魚頭大而身似鰱年可長五六觔有難長之秧曰螺師青以食螺得名其口尖期年鼻皺通則生長至尺許乃易大黑魚鮎魚能食魚黑魚者鱧魚也夜則仰首而戴星鮎魚者鯷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而無鱗又多涎撩水草者宜防之

養魚說曰魚有魚之天也得其天而魚生失其天而魚不生無他亦養之有術無術耳不可養者海魚也其水鹹其體大易地以殖而其種不滋海以外爲江爲湖滋生最富厥養亦繁立夏以後漁人置木張綢於長江一帶日出則歸日息則往以魚性忌明日午則游於裏面夜昏則游於表面在表面者易取立夏以至芒種數十日間魚花爲最有用其體如科尖狀若細毛厥類稱萬辨者於身之黑白頭之大小點之深淺尾之長短別之過時爲霉花矣霉花多不育然此數十日間無日無魚花亦不爲有用大抵白鰱爲上黃鰱次之鯶子靑魚又次之得黃白鰱之日漁人所謂潮好頭也好潮頭不數見見花之日必得大雷雨遲五七日自洞以達長江所在皆是老魚疊子多在湖濱得大

雷雨以震盪之以衝決之故由上而下也沿江上下塘戶以桶來購者繹絡不絕花魚又名魚苗收魚花者江南省在焦山以下圌山以上爲最盛歲利恆萬漁戶之事終而塘戶之事始矣塘戶約分二種一爲養魚花之塘戶一爲養老魚之塘戶同一養魚而功程各別養水花之家動謂關乎塘主之財運而不知非也推其弊皆水質不合認魚不眞洗塘不淨雜草不除以故魚多不育卽育矣無正色魚而皆草魚草魚性烈非塘物也水花塘貴一色水不宜卜成肥水過肥則折魚矣水花下後如水過肥兩三月間卽宜速加黃豆漿日三兩升仍視塘之大小花之多寡爲斷若不折魚之肥塘則無用此一水花塘之中各種俱備如有鯶子半日以後挑小浮沫飼之時至一月太多卽宜分塘不分則不長不長則瘠瘠則飄飄則死矣建方十丈之塘深五六尺者可下水花子頭五六十萬多則早分亦無定格此宜視天時地利也水花既成小者二三寸大者五六寸黃白鰱不可其置一塘白鰱易欺黃鰱被欺則死然死黃鰱多而白鰱少則亦不至於死養老魚之家必分配黃白鰱者何故譬如一塘能容魚一千黃鰱必六七百頭白鰱只三四百頭白鰱吸水之綠沙黃鰱吸水之肥無白鰱以吸綠沙則黃鰱不長無黃鰱以吸肥則白鰱不壯米汁菜邊皆爲魚之生計至於鯶子僅容一二百頭用萵笋葉飼之無此物時卽用路旁馬邊草繼之靑魚較遜於

二物、藕塘之中、亦宜養魚、食藕之萌、卽可養魚之天也、每人力量每年不過能飼三四百頭、故鯶子之價、貴於黃白鰱、以其費人工也、推其所居第次白鰱爲上、黃鰱爲中、鯶子爲最下、靑魚較遜於二物。靑魚好食小螺螄、家塘之間、此物較少、今之蘇州無餘一帶、專養是物者必將螺螄搥好日以爲食、故每頭不下數十斤、至於鯿魚飼以東厠之蟲則壯、鯉魚宜於肥泥、養之者稀、良由工費也。夫齊以魚鹽而霸天下、魚爲富國之一端、雖曰微物、而其物較厚、然非得其術以行之、卽日日養魚、而魚有養名無養氣矣、我願善養者得魚之天、而又恐墍魚之天、以自蹙其天也、作養魚說

陶朱公曰、養魚以六畝地爲池、作九洲、使魚環游、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百尾、公鯉魚長三尺者四尾、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至四月放一鱉、六月放二鱉、以防魚飛來、年魚長二三尺者數萬尾、歲久不可計數。

羣芳譜曰、養魚掘小池、方一丈、深八尺、底又作小池方五尺、深二尺、仲春買鰱魚鯶魚、一寸上下者、每池鰱六百、鯶二百、日以荇草餵之、無草可用鹹蛋殼食之、冬月尤宜用之、魚並泥食不散游。五月選去雜魚、送入中池、中池方二三丈、可放七八百。其中池移大池之鯶魚、日草二擔、移重一斤、十月可三四斤。刮芸蘇用下葉以食之。樹楝木、落子以飽之。常時置草薦僻處、使人溺其上、冬月剉細、以稻泥黃土、和成碗大、乾置池心、魚拌泥食不瘦。以馬牛家糞飼鯶魚、而鯶魚糞飼鰱魚。作羊圈於池上、掃其糞於池中、可以省人刈草、但魚略有微滯。

農圃四書、育魚之所、須擇泥土肥沃爲上、鑿池必以二有三善焉、可以蓄水、可以解汎、驚時可以去大而存小、不宜太深、深則水寒而難長、置洲島環轉則易長、池之正北宜特深、魚必聚焉、則三面有日而易長、飼草亦宜此方。魚未下塘、必先晒半乾、栽荇藻以飼魚、塘池不可以漚麻、漚則一日卽汎、池中不可着燒石灰、能令魚汎、魚遭鴿[illegible]則汎、以圊糞解之、魚自糞多而反復食之則汎、亦以圊糞解之、池傍樹芭蕉、則露滴可以解汎、魚遭毒汎白、急去毒水、別

引新水、多取芭蕉葉擣碎、置新水來處、吸之則解、以溺澆池面亦佳、池藂太密則魚鬱死、必去其半乃佳、池邊勿樹柏、落葉入水、變黑色、令魚病、魚食楊花則病、亦以糞解之、樹葡萄架子於池上、可以免鳥糞、種芙蓉岸周、可以避水獺、凡池必畜靑魚、吐涎以蔽獺目、魚食雞鴨卵黃則不子、池瘦傷魚、令生虱、速栽荇草、山中暴雨入池、帶惡蟲蛇氣、亦令魚生虱、則極瘦、魚虱如小豆大、似團魚、有則以松毛遍池中浮之則除。

農家正業曰、魚不除內臟則腐敗速、遺留水分則腐敗速。大氣流通則腐敗遲、血液滴盡則腐敗遲、若斷其首、除其內臟、縛其尾而倒懸之、使其全體內血液滴下、則不用冰

爲而爲肉之美味多日尚存加以硼酸液常如鮮魚。

雞種

農家正業曰雞之種類甚多如列古蓬亨巴古米諾爾加斯巴尼可供卵用者鶴雞及道兒輕古等可供肉用者其卵肉並用者爲交趾婆羅麻蘭古湘等雞皆產卵就中列具產卵性然數量有大差通常小軀之雞不論何種皆有奔雞體軀雖小產卵多其性溫和易制皮膚黃色優於他種大軀種類中最能產卵者爲弗羅埋雞若非有特殊理用歷三冬以上之牝雞決勿飼養雞種取九月生者良善守窠善育子春夏生者不佳每雄雞一羽配雌五羽至十羽。

飼雞

農家正業曰雞之飼料穀實糠麩蔬菜昆蟲等物之外須以卵殼及介殼末少許投之欲雞肥大置之暗室用蕎麥玉蜀黍大麥馬鈴薯等並少許清水飼之又法以肉骨砍碎飼之易肥以做成硬飯同土硫磺研細每次五分同飯拌飼數日卽肥

農家正業曰卵者由多量蛋白質油脂肪及小量纖維燐質硫磺等而成卵殼者由炭酸石灰而成欲牝雞多卵須多炭酸石灰之原料穀物中含卵之元質性分極少給穀多則肥滿而懶惰亦不產卵故混用各種食餌爲要夏季放飼自取適宜之養料雞好青草多食之以保康健夏刈青草陰乾貯之冬季細切浸溫湯與食無異青草藻蔬草之外宜給石灰與礪殼無礪殼則以石灰混砂礫雞於動物無不食產卵牝雞食與十分之餌又給以肉屑燒豚皮魚骨魚腸爲要雛不宜餌欲保牝雞康健常與菜蔬爲要蕪菁及葱花紅三種細切其味更美雞尤好食之飼栗稗則多卵。

雞病

農家正業曰瘜留布病溶解明礬浸羽一枚洗雞鼻孔雞病呼吸困難則服蓖麻子油服後一二點鐘可與明礬一茶匕許肝臟病不食則以蒲公英胡椒小片與之欠伸病則與以樟腦振以石灰秘卵病以羽一枚浸蓖麻子油令通

卵管滯食病以蓖麻子油二匕許微湯飲下凡雞雞病以眞麻油灌之立愈中蜈蚣毒則研茱萸解防卵腐敗塗以脂油爲要

雞舍

屈克氏曰雞舍宜清潔俾空氣流通屋頂設風窗內置床板布乾燥之藁泥炭有收污穢之效無則代以煤炭樟腦等不但除其臭氣且香氣滿室令家禽快樂羽毛乾燥雞被混濡無患囊潤翻轉去其穢糞冬季欲使溫暖舍內遍布木屑庭外布乾碎砂以防蟲害雞舍生蟲用硫磺薰蒸雞者天性活潑之物不可局促狹隘處所不然減卵又不康健。

抱卵

場岫曰、抱化雞卵以懷於巢者較便、懷於巢者以烏骨雞爲第一、覆哺不需雌雞、以爐火烘曝雛可出卵。又法抱時、用密室一間、內分左右、盤二大匾、匾上鋪搗輭麥莒一層、厚三五寸、匾用糞幌至溫、不可熱、卵須多、少則易冷難成、將稻穀皮鍋內烘溫、鋪於右邊匾上、厚二三寸、次將卵蜜排一層、又鋪熱糠三四寸、又鋪卵一層、不妨多層、鋪畢用熱糠厚一層、再厚覆稻草一層、時常以手探試、不可令內熱、亦不可令內寒、常令裏面溫和方好、二三日上面及中間有涼意、如法復倒於左邊匾上、將上面倒在下面、二三日又涼、復倒於右邊匾上、如此六七遍、雛在二十一日、鴨在二十八日、放溫水內試之、見卵自動者、雛出之時、分置匾上、溫如法、候雛有三出者、將卵用熱糠單排炭火室中、不半日皆出。

鴨

齊民要術曰、鴨以一歲兩伏者爲種、則雛成、五雌一雄、伏子數起者、不任爲種、食伏者五六日一與食、起以溫水浴之。雛出、先以粳米爲粥、飽食一頓、然後以粟飯切苦菜蕪菁葉爲食、與清水飼之、濁則換之、否則泥塞鼻而死。凡相鴨、母其頭欲小、口上齕有小珠滿五者爲多卵、滿三者爲次、純取雌鴨、足其粟豆、一生百卵、畜鵝之法皆同、鵝必三雌一雄。

鵝

張楊園先生曰、畜雞不如畜鵝、雞食腥、鵝食草穀而已、雞畜一年、不及五觔、鵝三月卽有六觔、若非留種、及家用、則六七觔宜賣、惟多畜母雞、以伏鵝卵可耳。鵝雛一隻價貴一錢、賤六七分。雌雞之利、厚於雄雞、雄雞每不及半觔、雌雞生蛋十餘枚、可當一觔之值、食亦相當。若伏鵝卵、則食月一錢而食較省、

蜜蜂

格致彙編曰、蜂爲釀蜜製糖之物、一羣中有三種、曰雌蜂、曰雄蜂、曰工蜂、工蜂亦爲雌蜂、然不能生子、每窠內有一大雌蜂爲蜂王、能生子、並約束一窩之蜂、所生之子能變蜂王與雄蜂工蜂。工蜂身長約半寸而色黑櫻、其頭平而形三角、頭連於胸、胸連於腹、腹分六圈、二翅四足、兩眼之間、有兩鬚向外略彎、鬚分十二節、其端有小球、最靈動、能按摸所過之物、在窠內作蜜房、育小蜂、及裝蜜於房內、並做窠內之各工、皆恃此兩鬚、凡兩蜂相遇時、彼此以鬚相接、則能相認、蜜蜂有長鼻、能伸入花心、吸花內之甜蜜、存於腹內小袋、摘入房內、吐出釀之、腹內亦有專做蠟之處、所做之蠟、作房內小膛之用、以便盛所釀之蜜、工蜂之身多毛、排列甚密、易受花心之粉、而爪如刷、花粉粘於其身、用爪拂之、搏成小團、送入房內、合於蜜成膏、爲養小蜂之用、採蜜料至秋後爲止、尾有刺、一窠蜂五萬、其雄蜂約三

十分之一其餘盡爲工蜂。雄蜂較工蜂其體更大而胖頭圓而鼻短鬚多一節後無裝料之袋腹無成蜜之具其性懶不工作只管葧殖而已工蜂欲存蜜與蠟爲冬時之需恐爲雄蜂所食至九月初旬爲工蜂刺死。蜂王較工蜂更大而身長而翅短上黑下帶黃色腸內有二子囊腹端亦有刺略彎常居巢內專事産卵從早春至晚秋爲止連生不停當夏日最熱之時日生卵二百餘稍冷則生漸少。

蜂窠

格致彙編曰草窠最合於鄉人養蜂之用窠內高約十二寸口徑九寸。如用木窠連於口內且易於移動又應有平木板連於頂上而板中有一寸半徑之孔可用木塊塞之

孔可添料通風開孔時應用多孔之馬口鐵塊蓋之木窠更佳方形更合木不可有蛀爛處如不許分羣窠大約方十二寸深九寸木厚一寸頂四面罩出一寸便於移動上作二寸徑之孔便於置玻璃罩並添所食之料背面作小孔以通氣前後作玻璃窗高五寸闊六七寸用白鉛皮作起落之外蓋窠口不可過大徑約四分寸之三爲佳。窠有多層者俟下層已滿則開窠頂之門令通至第二層此層又滿再開頂上之門通至第三層。又數窠平列一窠已滿則開門令通至第二窠。有用頂套套其木窠頂上作一孔孔有塞蓋之至期去其塞以頂套置於其上則蜂從此套內做房藏蜂收蜜去其套倒置之葢以手巾手巾內留一小孔便於蜂出套外敲數次即出套而歸本窠套內之蜜易於收盡。

農家正業曰養蜂須用巢箱巢箱有葢筒台及巢脾椎等器各相集合而成採蜜之時可一一折開。冬時巢箱用藁包之置於溫暖之處五六月之間天氣晴和自蜂羣中將一羣分開剘箱是爲分封。巢內新生二三蜂王互相爭鬬各分一羣引去巢外可養之他處巢箱使其增殖。

蜂地

格致彙編曰置窠之地必周圍有高樹林之處否則蜂從遠回窠爲風飄跌傷。又蜂喜飲水近窠處須有流水無則備木糟內置淨炭小木塊蜂集木上則便飲水不可有深

水大池而至淹沒窠不可置日光常照之處令糖過熱鎔出所遇日光略淸晨十點鐘至十二點爲限又不宜置於樓上風力過大而易遭險如多蜂窠可特設棚蓋之其傍應有通風處不可有多風如房屋有遊廊則最合宜因能遮太陽與風雨。窠在露天者可用一樹托之窠應離地十六寸每窠相距三四寸蜂窠不可移動而周圍必須寂靜如鐵匠木匠汽機處俱不能蓄生其故半因所有之聲半因所有之臭。擇置蜂窠之處左右必多有樹木花草曠野之地如楓樹楊柳之類並香草野花與荆刺等能多得蜜糖與蜜蠟等料最合養蜂之用省遠飛之勞亦有數種花草樹木爲蜂之所最喜可特種於蜂窠相近之處如蘿蔔

之類秋間栽種春間開花而菜類亦然又有芥子等草能早開花以便其採。

蜂濕

格致彙編曰養蜂家言蜂冬喜睡臨冬埋巢於地內其法擇乾而遮陰之處用乾樹葉約深一尺蓋於其上作棚向北令棚內乾其免濕之法置巢於長木架上以極細之鐵網蓋之離地數寸架兩端通棚外每若干時開之進風又用長管從每窠頂之孔通至棚外可用玻璃罩蓋於管上令濕氣在罩內凝水引之外出每巢所用之料為乾葉厚數尺木炭屑枯炭屑煤爐亦可蜂不可過冷過熱一冬能睡而以乾暗靜三事為要至春時漸去所蓋之料將蜂置

於夏時相宜之處每若干時與之食物少許至花開為止冬春晴和可與之食不可過多如天甚冷少與亦可春養蜂必俟日落之後清晨必在日出之先。

蜂料

格致彙編曰養蜂之料上等舌酒四磅蔗糖一磅礶內加熱令沸至糖全消化為止去面上之渣滓待冷時稀與密同預備木盆與窠同徑高一丈餘日落後將窠輕抬起置盆於抬窠之架上以料傾入淺瓷盆再置窠於木盆上瓷盆面必排列稻草數條上鋪一張紙必有多孔可劃成裂紋不可與稻草平行則草與紙浮於糖料之面不然蜂在糖內易淹死第二日清晨取起蜂窠盆內之料食盡。又有法在窠頂用玻璃罩將食物置於罩內令蜂從下升上食之。

分羣

格致彙編曰蜂王與雄蜂相交四十六小時生卵初生者為工後生者為雄再生一蜂王一日生卵一百至二百一年生卵十萬。方春窠內之蜂有二千至三千六月放出其羣放出之羣一年又放兩羣每分兩羣之間最多為七日九日老蜂王帶出第一羣小蜂王帶出第二羣時約七日至九日第二羣與第三羣之間其日數更少三羣與第四羣之間祇有一日者。凡有分羣之事養蜂之人必預備新窠捉其蜂王並工蜂兩三個置於窠內則餘蜂不久亦隨

入分羣蜂性溫和不多刺人

合羣

格致彙編曰合羣之法莫巧於惠特立之所設蜂之目不甚靈最靈者為鼻鼻辨他窠之蜂臭不同立即驅逐用馬口鐵一塊多鑽小孔置於兩窠之間或將一窠倒置之以馬口鐵蓋其口將第二窠置於其上則兩窠之蜂相爭一在上面一在下面因孔口太小不能相遇二十四小時後則彼此之臭氣和同可去其鐵塊而合成一窠所爭者惟兩蜂王至強者刺殺其弱者而後已令兩窠之相合又有三法一為噴烟二為浸水三洒糖酒噴烟之料為草地所生菌類秋間採其未熟者爐火烘乾藏於燥處另將馬口

鐵造圓盒、徑約二寸、深一寸半、蓋以圓形、鑽多孔、盒底亦鑽三孔、將空倒置於木桶、以木條插其頂、再將圓盒套於木條上、以菌料燃火、置於盒內、覆以蓋、次將欲去蜂之窠置於空窠之上、以濕布圍其相切之處、不久其蜂墜於空窠、去其上窠、下窠之蜂如醉、揀去蜂王、以玻璃杯蓋之、以少許蜜食之、再將苦酒合於糖、加熱成濃漿、洒於醉蜂之身、將欲添蜂之窠、置於其上、仍以布圍其兩窠相切之處、使不外散、上窠之蜂、聞下窠之漿香、往舐其全身、下窠蜂由漸清醒、得以行動、由是兩窠蜂相合、其升至上窠、併成一窠、而上窠必移至遠處、令得食料。

取蜜

格致彙編曰、取蜜每年兩次、在五六月與九十月之間、以外不可取蜜、否則奪其冬期貯蓄之糧、必至羣蜂餓斃。取蜜法有三、一爲冬窠內取若干蜜、而存若干、爲養蜂之用、二爲將一半之窠悶死蜂、取盡其蜂蜜、存其餘窠、爲來年之用、三爲將窠之一半蜂、添入其餘窠內、而收盡一半之蜜。然在各窠內取若干蜜、如用數層窠之法、則放蜂之後、將空窠置於本窠之下、上層窠之各房滿蜜、約西歷八月初、可去此窠、再將窠蓋置第二層上、已收一層窠之蜜、以後蜂在外採蜜、備冬春之用、必割上下窠相連之柵、開上層窠之頂板、噴烟少許入窠內、則蜂落下層窠內、始可去其上層窠、而無危險。但此層所得之蜜、非全爲本年者、常含粉質在內、故不甚淨、如要得最淨之蜜、則所加之空窠必置於各窠之上、空窠加於上者、惟舊窠最合用、空窠加於下者、惟新成之窠合用、又倒窠於架上、置空窠於上、布圍接處、敲新空窠、噴漿於上窠、而取下窠之蜜。窠中取出蜂房、必乘其未冷時取蜜、嘗設數種器、流蜜而不多、遇空氣自行流出、以紗布濾之、爲最淨之蜜、後將蜂房割碎、少加熱、令所出之蜜、行過小孔濾之、爲二等蜜、再將蜂房置於鍋內、少加熱所得之蜜、以布濾之、爲三等之蜜、可爲養蜂料之用。將蜂房分出之蠟、入羊毛布袋、縛緊其口、置於沸水內、則淨蠟出至袋外、浮於水面、用器具收出、令其漸冷、蜜蠟爲各國出產之大宗、英每年購蜜蠟萬担、其價每擔

三十兩至四五十兩、美每年所出之蜜、值銀三百八十餘萬、而蜂之有益於人、非淺也已。

除病

格致彙編曰、蜂春初常有瀉痢病、托窠板有黑糞、又有大臭、其故因久閉於窠內、空氣濕而不淨、舉起蜂窠、洗淨托板、去其死蜂、自愈。冬日斷不可遇日光、一食毒物、亂飛忽停忽落。一病爲頸腫大、頭變黃色、一爲瘟疫病、同治瀉痢病、以葡萄酒一分、糖一分、和成漿、置窠內。蛆死於房、傳至別所、必去其有病之房、用香花草薰其窠臭、又令飲葡萄酒、蜂漸能愈。止燈蛾、除蛛網、驅禽鳥。治鼠害之法、令托窠板、靠在柱上、則鼠不能在板下面倒行、以至窠門。治黃蜂

之病將養蜂周圍之黃蜂與除去。蜂蝨細長其色如鐵治法洒鹽粉於蜂之身舊窠必洗之最淨

卷四十九終

中道全書卷五十

邵[illegible]龍山輯

水利門 川河

五大洋

大地一統志曰環球之水三倍於陸偏於南半球東西皆連貫不斷分為五大區曰太平洋曰大西洋曰印度洋曰北冰洋曰南冰洋五洋面積共約四萬四千百萬方里太平洋在東大陸之東西大陸之西赤道北曰北太平洋南曰南太平洋形略橢圓東西三萬餘里南北二萬二千里總計二億四千萬方里占地球三分之一幾與四洋並積相等內多海島風浪平靜大西洋在東大陸之西西大陸之東赤道北曰北大西洋南曰南大西洋長而窄廣約三

千五百十六萬方里面積僅太平洋之半。印度洋在東大陸之南東西北皆陸而北為印度土股所劈分廣約二千五百萬方里。北冰洋在東西兩大陸之北廣五萬方里南冰洋在東西兩大陸之南廣四百五十八萬方里南北冰洋分繞二極大都為堅冰凝結人跡罕至

黃河

姚氏平吾曰黃河之初源蔥嶺也出於喀什噶爾以西之阿喇古山其上為哈喇淖爾譯曰大黑龍池為黃河最遠之正源。自是東行始則圖木舒克河來會繼則圖舒塔什河來會而總名曰蔥嶺北河其自葉爾羌合澤普勒善河聽雜布河二水來會則總名曰蔥嶺南河南北兩河東行

北會烏什水、未幾有于闐河、自南來會于闐河亦有二源、一爲哈拉哈什河、一爲玉隴哈什河、至和闐州北始合。自和闐呢瑪依山、自西而北而東、至於阿喇古山盤旋一千八百餘里、無不可以蔥嶺統之。細分之則以黃河兩源、一出蔥嶺、一出和闐、如昔人所云耳。兩源既合以後、中歷庫車喀喇沙兩廳地、北會庫車開都兩河、始瀦爲羅布淖爾、古謂之蒲昌海、西域大勢、縱橫七八千里、四隆中窪、羅布淖適當其窪、其水不溢不竭、冬夏不異。滲入沙磧、伏流一千五百餘里、而始發於青海境內之巴顏喀喇嶺、其初如黃金、故以阿勒坦郭勒名之、在中線爲偏西二十度、在北極爲出地三十五度。自此屈曲抱大積石山、北抵陰山、折而東、復大折而南、歷壺口龍門雷首諸山、大折而東、經砥柱王屋北邙諸山、至利津牡蠣嘴之新黃河口入海。長七千二百九十三里。

入黃河巨川

姚平吾曰、入黃河諸巨川、在甘肅者、北岸曰湟河、大通、莊浪諸水、而以大通爲之最、南岸曰大夏、洮河、祖厲、清水諸河、而以洮河長八百餘里爲之最。在陝西者、小水無慮數十、則以洛水、涇渭爲之最、洛水源出慶陽府北白於山、渭水源出渭源縣西鳥鼠山、涇水源出平凉府西北笄頭山。由山西入黃河者、西以源出管涔山之汾水爲最、東以源出緜山之沁水爲最。河南則以伊洛二水入黃河、伊水附洛水以入、伊出悶頓嶺、洛出冢嶺山、下流山東則惟源出原山之汶水入河。

大江

姚平吾曰、大江最上之源、出於巴薩通拉木山者、曰金沙江、卽古麗水、亦名犂牛河、番語呼曰木魯烏蘇、其地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六分、中線則偏西二十五度四分、東距黃河源已徑一千五百里。自此東行三百餘里、喀七烏蘭木倫河、自西來會、其源出勒斜爾烏藍達普蘇山、其山脈北岸與巴顏喀喇山接、又在巴薩通拉木山西五百里、木魯烏蘇河、自會喀七烏蘭木倫河、並下會拜都河、東行旋折而南、至圖恰爾圖河來會、其水源隔山之東、已卽黃河南源。又南行折東、至尼牙木錯土司、東卽鴉礲江源、北望黃河星宿海、亦止相隔一山、僅距一度有奇。自此屈曲南行、入四川、有多克楚諸河來會、更歷巴塘、過甯靜山、入雲南、初經塔城關之東、旋經雪山之北、始名金沙江。又東南行、忽折而東、而鴉礲江、自北來會、古名瀘水、發源西番之匝巴顏喀喇山。又南行、折北至四川、始與岷江會、已行六千七百餘里。岷江源出岷山、其峰巒則曰羊膊嶺、初源有二、北源初曰岡、出阿林水、其地在中線爲偏西十三度三分、北極出地三十三度二分、東南流、而南源自那哥多母精阿林來會。南[illegible]行、黑水河自西北來會、源出鐵豹嶺、爲岷江別源、至灌縣[illegible]城西、分爲二派、沱江東行、至瀘州始合、經流

南行至敘州、與金沙江合、計一千七百里。金沙江會岷江而大盛、始稱大江、東行出夔峽、至福山狼山入於海、共長八千四百二十八里、闊則五百六十丈與八千四百丈之間。流域萬餘里、土田肥沃、大輪上至宜昌常德長沙、西人謂之文明水。

入大江巨川

姚平吾曰、入大江諸巨川、在四川者、南有黔江、北則涪水、嘉陵、渠河、三大水、以嘉陵江爲較長。嘉陵江卽西漢水、下流西漢水、亦曰沔水、源出秦州西南之嶓冢山、至成縣東而嘉陵江本源出鳳縣之嘉陵谷者來會、南行至廣元縣白水江出西傾山來會、至合州東北東出巴山之渠河來會、稍南源出小分水嶺之涪江來會、三水合流至重慶入大江、幾居蜀地之半。黔江源出威甯州東北山、穿黔地而入於江、源流共長二千三百里。其在湖南境者、以沅湘資澧爲大、澧水源出永順西北大山、長一千一百餘里、沅水源出貴州都勻西南境山、長二千三百餘里、資水源出城步茅坪、長二千里、湘水源出廣西興安之海陽山、長二千餘里、皆會洞庭以入於江。在湖北境者、巨川以漢水爲長、其源出甯羌州北之嶓冢山、斯乃禹貢導漾之嶓冢、歷三千里、由魯山以入於江。其巨川在江西之境、澤爲彭蠡、江則首稱贛水、其川以章貢合流而名、中會瀠江、袁江、錦江、章水源出湖南桂陽東之孤山、東流、貢水出福建長汀、西

北山來會、至湖口入江、行二千三百里、他若長一千三百餘里之盱江、則東自廣昌縣之東南至、長八百里之上饒江、則東自玉山縣之懷玉山至、長七百里之婺江、則東自樂平縣之大廣山至、長九百餘之修河、則西自義甯州之大阜山至。安徽大江以北之水、以巢湖納肥河各水稍巨、安徽大江以南之水、以丹陽湖納水陽江胥河各水稍巨。

淮河

姚平吾曰、淮水出桐柏山、東流匯洪澤湖、至雲梯關入於海、長二千八百里、納黃河以南諸水、若汝河、沙河、澮河、若潁河、若淝河、若渦河、若睢河、皆自淮北來入、南境則納淠河、南淝河、池河、諸小水、而汝水有二源、北源出華山扶予山、南源出中陽山、沙河卽古滍水、源出魯山縣之堯山、潁水源出中岳西南之小西山。

粵江

西江說曰、西江匯滇黔桂粵之衆流者也、其大源有三、一桂江、一黔江、一鬱江。桂江卽古灕水、源與湘水出興安縣海陽山、相離出廣西桂林府、經平樂下梧州、與黔鬱二江相合。黔江卽右江、發源有二、一由貴州發源者曰柳江、出貴州黎平府東南、入廣西柳州會龍江、經尋州與盤江合流、至桂平府城與鬱江會。由滇省發源者曰盤江、爲粵江最上最遠之源、出雲南霑益州、分南盤江北盤江、南盤江自州之西北花山、曲曲出雲南境、經入黔西、過西隆州而至

泗城府北盤江自貴州義興府折而南經九百餘里至泗城府由是盤江相合而名紅水江經慶遠而至潯州合鬱江總名之曰潯江並流至梧州鬱江即左江其源亦有二出雲南保甯縣西北者曰西洋江即夜郎豚水亦名牂柯江入廣西百色廳境東流至南甯宣化縣而爲鬱江出安南廣源州者曰麗江由鎮南關外入境經龍州太平而至南甯宣化合爲鬱江三江總匯於梧州梧州以下水勢頗大可通吃水八尺之船由梧州入粵東更與綏江折江會至廣州三水縣又與北江會而入珠江以至於南海粵人以地望在西因更名曰西江西江長四千七百餘里實包粵西之全部及雲南貴州之一部焉

閩江

姚平吾曰閩江自仙霞以南合建甯邵武汀州之水會於延平東南上源有三曰延溪即浦城崇安之水曰富溪金溪即光澤建甯之水曰沙溪即汀州甯化清流之水經五虎門入海世又謂之建江幾二千里出浦城者則一千三百餘里介閩江粵江之中九龍江行六百里由漳州海澄入海韓江行七百餘里由潮州澄海入海龍川水粵東人謂之東江兩源均出庾嶺以南入於南海

浙江

浙江水道考曰浙江之源有三西出之源曰新安江一曰徽江港出徽郡黟邑之黟山東流經郡南至嚴郡城南而東陽江流合焉東南別出之源曰東陽江一曰婺港出東陽縣之大盆山西流至蘭溪而信安江流合焉西南別出之源曰信安江一曰衢港出開化白際嶺東流至蘭溪西而與東陽江合二江既合東北流而與新安江會三源同流東北入杭州謂之錢塘江又東北流至蕭山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對峙謂之海門又東則錢青曹娥之水並匯而爲三江海口

太湖

范大成曰太湖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二十里周五百里爲三吳之巨浸太湖之西北則有建康常潤數郡之水自百瀆注之西南則有宣歙臨宜苕霅諸水由七十二漊注

之其旁近州邑之水類皆以太湖爲壑源多流盛惟藉三江導之入海而已

三江

纂鶴鳴曰三江皆太湖之委流一曰淞江一曰婁江一曰東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淞江自太湖分流出吳江城東南之長橋合龐山湖歷長洲經唐浦北而東南流爲崑山之直浦歷青浦之澱湖合嘉定之五浦至上海會黃浦至吳淞口入於海東江自太湖分流奔趨而東經浙江嘉邵澱山諸湖蕩之水過嘉善流入淞郡之泖湖從華亭南折而東北爲黃浦合吳淞江入於海婁江自太湖分流出吳縣西北鮎魚口經蘇郡城之婁門港又東至瀆墅

湖、練湖又東陽城湖之水入焉抵崑山東合新洋江由太倉歸劉家河入於海吳淞江直而不迂比二江為切總以太湖之水源多勢盛一江不足以洩之其下海口患於介而利於分耳。

黑龍江

姚平吾曰黑龍江上源元曰斡難河今曰敖嫩河出小肯特山實漠北一大分水之嶺其地為中線偏西度北極出地四十九度不足。自此東北行受科勒蘇河巴勒集河布裕克圖河諸水至温多河昂衣得河二水並會其口如十字形以下始曰黑龍江折而東額爾古納河自西南來會自源至此已數千里東行而南湖瑪爾河來會益東南行

精奇里江自左來會為古愛琿城東南斜行至中線偏東十六度松花江會嫩江及甯古塔之瑚爾哈河來入更東北行值喀爾喀山之北烏蘇里江復自南來會益東行至別夬阿山西南麓以下東入於海長萬餘里。

入黑龍江巨川

姚平吾曰入黑龍江巨川最大者為源流長三千八百里之喀魯倫河出大肯特山東南百餘里之支峰西行數十里有別源自肯特山南麓來入又西南流經肯特山頂之南水距山頂僅數十里去敖嫩河南源尤近南行歷拖陵山托納山折東北行瀦而為呼倫池出湖流土人名曰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之巨水者此其一。松花江數源均出長白北之支峰一曰鴨子河亦即混同江西行將北山松嘎里烏喇自南合諸水來會又北會輝發河至伯都訥城之西未幾嫩泥江自西來會松花江已行一千六百里嫩泥江源出興安嶺南行會阿喇河入於松花江東行至三姓城西湖爾哈河南自甯古塔合長白山北諸水來會至查匪噶山之北與黑龍江會計松花江長三千七百餘里入黑龍江之巨水者此又其一。烏蘇里江源出長白山東之錫鳴塔山東北麓北行數百里松阿察河自興凱湖匯諸水自西岸來會湖周五百餘里益北受諾羅河多羅河入於黑龍江長二千三百餘里入黑龍江之巨水者此又其一。

遼東巨川

姚平吾曰遼河之源有二小遼河今曰渾河源出柳條邊外大遼河即潢水源出內興安嶺東行白狼河自南行八百里來會益東黑爾蘇河來會一曰東遼河東南行又折而西南小遼河歷盛京而至再歷三岔牛莊以入於海灤河源出獨石口外巴延屯圖古爾山屈曲下受熱河諸水由喜峰口入邊南入於海計長二千餘里。

燕直巨川

姚平吾曰桑乾滹沱二河為燕直諸水之冠桑乾縈繞於北滹沱橫抱於南他若滱河若沙河流貫於二河相夾之中者也若衛河若淇河下流入於南運河若獨石水若潮

河川下流入於北運河、而亦並二河由直沽以入海者也、桑乾今名永定源出山西馬邑之洪濤山更遠之南源則出管涔山之北麓滹沱河下流曰子牙河源出山西繁峙東北泰戲山水自源向西而南而東迴環山西之境者九百里又行一千二百餘里以入海。

朝鮮巨川

瀛寰全志曰朝鮮江河之大者有五北界鴨綠豆滿二江、鴨綠江發於長白山之西麓西北流折而西南至義州之西北口分三道入黃海長約八百四十里水深利舟楫河口十六里之間可通汽船豆滿江一名圖們江發源於長白山之東麓較綠江爲短然支河多故水勢亦大其流直

急每一時一海里半流入日本海口廣二里長五百四十里亦便行舟十數里之間可通汽船東南有洛東江源出大關山脈東麓南流入高麗海腰最爲運輸之便江口在緯三十度五十分長四百二十里沿岸土沃產豐西岸之江以漢江大同江錦江爲大漢江源出中央山脈西流過漢城入黃海長四百里水深宜舟楫全境主要之河併臨津江扼江華之島爲入京城之要路大同江源出北方山脈西南流過平壤廣開流域下幅甚廣右岸爲鎮南浦之開港場入黃海長四百二十里錦江居南境源出中央山脈之西麓西南流入黃海潤忠淸道之地產物最多尙有蟾津江榮山江流入東海淸川江過妙香白雲兩脈間流入朝鮮灣。

日本川河

瀛寰全志曰日本江河之最大者曰利根川、發源東山道之東南流至關嶺其支流曰江戶川南入東京灣正流復東南流至銚子口岸入太平洋共長四百五十里其次者曰信濃川木曾川皆發源於東山道信濃國信濃上流曰千曲川西北流折而東北至新瀉口岸之東入日本海長約六百里木曾川西南流折而正南入伊勢灣長約四百里水流急激北海道有大川曰石狩發源中央先東南流後折而西北入日本海長一千里水深利舟楫又有天鹽川亦發源中央山中西北流入日本海其道紆曲長約四

百里最上川源出東山道羽前國入日本海長三百二十里北上川源出東山道北境山中南流四百五十里入松島灣河武隈川源出東山道東南入海口近松島灣長三百餘里富士川源出東海道甲斐國南流入於駿河流入駿河灣日本河流此爲最急其水流湍急往往有洪水之患入春山雪融化其患尤甚。

西伯巨川

瀛寰全志曰西伯利江河北流巨川有三。一曰俄比河、爲西部巨川發源阿爾太山北流距多波勒七百五十里之處與源出阿爾太山南齋桑泊之厄爾齊斯河會北入俄比海灣共長八千四百里灌域約二十萬方里二曰葉尼

塞河爲中部巨川有二源發蒙古北部一曰安嗒拉出唐努山東南匯貝加爾湖一曰烏爾克出唐努山西北會安喀拉總稱葉尼塞河直向北入葉尼塞海股共長一萬二百里灌域約二十萬方里三曰雷那河爲東部巨川源出於貝加爾湖東北六十里之處小肯特山東北流至亞古貲折向西北入雷那海股共長九千里灌域十六萬方里發源後闊一里後至十里入海處至二百里其河有大三角田三大川爲世界最緩之河。

貝加爾湖

瀛寰全志曰貝加爾湖爲亞洲最大淡水湖長三百九十七英里寬處五十四英里窄處十三英里面積一萬二千

五百萬方英里深不可測周有貝加爾帶山繞之

安南巨川

薛福成曰安南南圻水道最多水利最厚尤著者有四一曰湄江發源藏衞順雲南暹羅入南圻分爲二支其一東流入海爲前江前江入海又分四水通舟者二淤塞者二其一南流入海爲後江一氣貫注寬廣深闊爲暹羅柬埔市舶必由之路二曰溶奶江發源南圻之東北境西南流匯西貢河入於海三曰西貢河發源南圻之北境東南流溶奶河入於海西貢海口有九十九灣海道甚狹豐都北臺西貢第一重守險千吉阿江面頗狹西貢第二重守險西貢出海要路卽溶奶河溶奶河與瀾滄江實爲南圻之命脈四曰湄河發源東埔東南入海諸河上流多險不利舟楫下游進口無阻而汊港紛歧又有運河縱橫其間儼然澤國水田之利甲於南洋惟地勢低窪潮溼蒸熱水土之多亦甚於他方

緬甸巨川

瀛寰全志曰緬甸大河二條流於其間西曰伊拉瓦第河源於藏地西南流三千六百里入孟加拉海河口有一三角洲計十七萬方里輪舟上溯可行二千四百里東曰怒江源於西藏歷雲南入緬甸南流二千四百里入瑪達班海股灌溉甚便地土肥沃支汊分流舟楫極盛。

印度巨川

瀛寰全志曰印度北方平原爲雅魯藏布江恆河印度施河塞特勒河四大河流域四大河同源希瑪拉山相距不遠約百里布江發源於希瑪拉山之北坡先東行次乃西折合於恆河之東口入孟加拉灣共長約五千四百里其流頗急常發大水恆河源於希瑪拉山之南坡東南流四千五百里入孟加拉灣河流深而寬廣一二英里輪舟可通八百英里之上印度施河最長源於希瑪拉山之北坡西南流五千四百里入亞拉伯海河水不深口有三角田支河亦甚多舟楫之利遜於恆河塞特勒河源包希瑪拉山西北坡西南流入印度河四源之間有湖曰瑪那薩羅瓦在雪山南四面各流一河中亂高原有二大河北曰各

達瓦里長二千七百里南曰克利希那長二千四百里並東南流入孟買孟加灣。

入波斯灣川

瀛寰全志曰東土耳其東南平原濱海波斯海股有第格利河阿付臘底河灌注汪洋大水直駛東南合爲賽代爾河拉普河注入波斯海股二河之岸土皆肥沃。

入鹹海巨川

俄游彙編曰蔥嶺以西之水皆入鹹海鹹海所納之大水二一曰希爾河一曰阿姆河希爾河上流即納林河由天山北發源向西曲折而下長三千五百六十五里既會於馬爾格蘭又分向西以入鹹海阿姆河發源蔥嶺南阿賴

山與黃河南源不遠向西會布哈爾諸水以入鹹海長四千二百十四里鹹海南北約六七百里東西約二三百里水鹹凝結成鹽不通大海故名鹹海。

入裏海巨川

姚平吾曰裏海所受之巨川首曰窩瓦河次曰烏拉河烏拉河發源烏拉嶺由境南歷阿薩揩干注於裏海長二千七百里窩瓦河源出佉勒代山之東坡東流三千四百五十里與源出烏拉嶺始爲烏舍剌河後爲喀瑪河會又受鄂噶河喀穆河諸大川復流三千一百五十里下流分十口中間三角洲無數以入裏海長七千餘里灌域五十五萬方英里歐洲第一大川裏海南北約三千餘里東西約千里汪洋似海不通大海故以裏海名

入黑海巨川

姚平吾曰黑海者水自地中海分小汊溢東北成巨浸南北袤一千三四百至千餘里東西廣一千七百餘里地形如蟹南則大腹蟠然北則兩螯球峙亞速海灣當其東北端河地尼伯河皆北面巨川各入一螯西面所納之水則以多腦多河最大而遠多腦河發源黑林山中東流入奧境灌注平原自西北而東南輸運便利奧境可通輪船者二千五百餘里支河徧國中大者凡三曰第色河自東北來曰德拉法河曰撒弗河並自西來支河又有分流如第色之瑪羅施河撒弗河之德拉那河其著者也合計諸河

之灌域不下六十萬方里其地土質肥沃農產豐盈爲奧國命脈行五千一百里入黑海爲歐洲第二大河地尼伯河源出摩棱斯科東北窩集中屈曲南行受鄂爾噶河科納河及長一千一百里之德斯河以入黑河共長三千七百餘里爲歐洲第三大河端河源出澤爾納城之西受鄂羅尼斯西河鄂羅尼斯東河集豐多訥特河諾都瓦擦河多訥特河諸水由亞速海灣入於黑海長三千四百里全志言搭羅河自奧國東流爲羅馬尼亞弗爾加利之境下流北轉東折再成廣大之三稜洲入於黑海窮源九百餘陸里下流廣及一英里運輸至便汽船得溯至上流流域廣大土地肥沃。

入地中海巨川

瀛寰全志曰、地中海、三面環以大地、東西長七千里、南北廣二千里、水面積、爲方里者、九百六十五萬、亦天地之大奧區、入地中海巨川有三。一曰倫河、發源亞勒伯勒山、經若內弗湖、向西南至利昂、孫河會之、南流過韰業之地、以入利昂海股、共長一千五百里、大舟可上至利昂、惟水急灘多、頗有不便、多腦來因、倫河、三河發源相距不遠、末流乃大歧異、大率東部之川、水流甚緩、舟可直行至源、以其地勢平坦、最宜航業、河之發源亞伯勒山者、其流皆急、尤以倫河爲首。一曰亞伯羅河、源於千達伯連山、東南流一千三百里、入地中海。一曰羅尼河、出瑞士大山阜加峽下、北流匯爲給尼發湖、南流入地中海、共行一千四百二十里

入大西洋巨川

瀛寰全志曰、入大西洋巨川有七。一曰色因河、發源瑪拉代達山、曲折西北流、入巴黎城、西出流入革蘭海岔、河口深廣、曰哈費耳港、長一千四百里、可行巨舟者一千里、其支河曰瑪倫歪斯。二曰羅亞河、一名勒瓦耳河、發源色分山、北流至靈昂城、西向流入比斯喀灣、沿河多肥地、水勢漲沒無常、共長二千八百里、可行舟者一千六百里、有運河通色因等河。三曰嘎倫河、發源比勒尼斯山、流八十里、過度魯斯城、折而西北、灌漑蒲萄產地、下流益廣、由吉倫河港、入比斯嘎灣、共長千里、大舟可至度魯斯城、諸河貫通平原、輸運灌漑、俱得其利。四曰度羅河、發源達伯連山、西流而入大西洋、長一千五百里。五曰達賀河、發源嘎斯第勒山之分水界南坡、西流而注大西洋、長一千六百里。六曰瓜第亞那河、發源土雷度山、西南流、而入嘎第斯海灣、長一千六百里。七曰瓜達勒基斐河、西流注入嘎第斯海灣、長一千一百里。諸河大率水淺多礁、夏令水小、幾不可通巨舟。

入北冰洋巨川

瀛寰全志曰、入北冰洋巨川有七。一曰來因河、源出瑞士大山哥他得峯東麓、匯諸湖、經巴勒城、灌平原、肥美古衛城與奇巖、映帶兩岸、風景稱絕、美因河自東來、摩色勒河

自西來、會合之水勢益大、下流緩而多曲、以入北海、長二千一百里。二曰偉色河、發源巴斐利亞北之深林中、西北流一千二百里、而入北海、所灌漑農田多繁盛都邑。三曰亞勒伯河、發源摩雷斐亞山、薈萃波希米亞諸水、穿山帶而出、經平原、再合支流、而入北海、長二千二百里、便於通航者、千二百餘里、水中多魚。四曰俄德河、發源摩雷斐亞、北流一千六百里、入保勒第海、其支流之大者曰瓦耳達河。五曰斐斯度拉河、發源嘎巴典山、入旦劑革海股、長一千六百里。諸河經過平原、流緩少深、故轉輸灌漑、兩得其利、加以運河四達、交通便利、於其國勢之盛、實非小助。六曰伯紹拉河、發源烏拉山、北流會烏薩河、轉西會伊白瑪

河西北入冰洋。七日土味拿河、上源無數、大者二、東曰雲索拉河、西曰蘇哈那河、北流西會瓦嘎河、又北流、東會皮梩嘎河、入於白海、長二千四百里。

英吉巨川

瀛寰全志曰、英吉河之大者凡二、西流者曰色分河、爲第二大川、發源偉勒斯山、西南流六百三十里、入伯利斯多呇。東流者曰典斯河、爲第一大川、發源西北部邱陵、東流七百五十里、河口港灣寬大、能容若千舟、二百噸之船、可上達倫敦。又別林連岡之南端、一面平地、數河灌潤、爲國中要部、著名之鐵姆士河、緩流平地之間、入於北海、河口廣豁、以爲港灣、河道長二百英里、中下六十英里、可以航

行流域凡五千方英里、爲形勝之平原。

歐洲湖海

水道合纂曰、歐洲湖之大者、曰多拉加湖、長三百六十里、廣二百十里。其水自尼法河與芬蘭海股通。次曰歐尼喀湖、長四百二十里、廣九十里。海曰波羅的海、爲西北方之渤海、海水由西北環注入大地、分兩汊、約三四千里。其海灣凡三、曰波的尼、曰芬蘭、曰利牙。

非洲巨川

瀛寰全志曰、非洲水流較他洲爲少、然內地因林深澤大、雨水頗多、故其河道水量皆足、源遠流長、紆迴盤曲而後出海。然諸河入海處、大率狹淺、灘石險惡、舟不能過、不能通行內地、黑洲所以久未開化者、亦以此故耳。河之流域分三面、北入地中海者、爲尼羅河巨川、東向印度洋者、爲散備亞河巨川、西向大洋者、爲庚哥河諸巨川。

尼羅河

瀛寰全志曰、尼羅河、六洲第二大川、非洲第一大河、發源赤道之下、有數小河、北入尼支撒湖、爲白尼羅河、東北走五千餘里、至喀盾、與東南來發源代比亞湖之藍尼河合、北流六百里、又受阿德拉河之水、其流益大、北穿埃及、一千四百英里沙漠之間、有灘無數、兩岸平地三十里、常爲所淹、下流可行舟、至該羅府數里、分爲二大支及無數支河、注入地中海、長約萬有五百三十四里、闊三百三十六

丈至八百餘丈、灌域約千萬方里。尼羅河曲折貫注中央、其灌域窄而長、兩旁有邱陵相距僅一二十里、高者二千英尺、低者土阜而已。此河永古無變遷、因上流一帶暴雨有定期、每年六月、河水漸漲、高可二十四尺至三十六尺、停十餘日漸退、九月水復平。河漲時、淹沒兩岸村邑、宛如島嶼、其水含黏土最多、凝於地面、性質極腴、居民種植不需肥料、而五穀繁植、年穫三次。河爲該地衣食之原、居民崇敬河神、以此故耳。下游水勢漸殺、並無支流、因取水灌田者多。尼羅河外、又有運河無數、以灌田運物。河西至大西洋一帶、共約四千萬方里、無一河流入海洋者。至西端乃有發源庚山之森伊喀河、比千亞河、革蘭河、三者俱流

入大西洋。

庚哥河

瀛寰全志曰、庚哥河、一名公額河、一名孔戈河、非洲第二大河。其源在南緯十四五度間、爲旦干尼喀湖、會無數支流及邦圭俄羅湖水、北趨過赤道、成一半圓狀、折而南、再過赤道、受北來之木幫吉河、及東來喀賽河之水、其勢益大、西流過史擔利池、入大西洋。長約九千里、輪船可上溯三百三十里、有灘止阻、造鐵路轉運中央。廣六里至十二里不等、小輪舟可暢行無阻、可三千餘里、直抵擔利大瀑布。地當赤道河之流域、凡九百餘萬方里、卽廣哥國土。庚哥河之南、有哥安撒河、挪耳斯河、皆水小河短、不足稱

數、而俄蘭吉河、實爲南部大川、發源東海岸帶山之西麓、西流三百餘里、入南大平洋、大雨後河水充溢、久旱則水甚小、各處多急灘、河口又有沙磧橫阻、故輸運無裨益。橘河亦南部之大川、處處急灘、少轉輸之便。

奈遮河

瀛寰全志曰、奈遮河爲非洲第三大川、灌注蘇丹中央、發源森伊干比庚山之北麓、又名達羅山、東北流至典伯革度域、折而向南、東受支河之水、距海面三百里、成大三角田、終分二十二道、入西洋基尼海股。長七千八百里、其最寬廣處有十八里、爲往來中央部之要津。尼設爾河、蘇丹地之大河、其流頗曲、全長二千三百英里、入吉尼海灣、下

流流域甚廣、潤諸勝地。

備散西河

瀛寰全志曰、東流入印度洋之川、以散備西河爲巨擘、實非洲第四大川、因其水勢大灌域廣也。發源於西岸山麓、下至中流、爲斐多利亞大瀑布、廣七百里、全河如自空中倒瀉、噴礴之聲聞數十里、誠奇觀也。河再東流、入摩散比革海峇、長約五千里、灌域約六百萬方里、多因瀑布險灘、舟楫不能徑行。散備河之南、有林波波河、爲德蘭士之北界、不可通舟。散備河迤東北、有茹巴亥內河、皆東南流入印度洋。

非洲大湖

瀛寰全志曰、非洲南部多大湖、統稱其地曰大湖部。最大者曰非多利亞湖、正當赤道、長九百里、廣六千里、面積三十二萬方里、高出海面三千五百尺、爲尼羅河所自始。其水北流二百四十里、入阿勒伯湖。阿勒伯湖長四百五十里、廣一百二十里、面積一萬七千方里、高於海面二千五百里、爲第四大湖。次於斐多利亞湖者、爲其西南之旦干吉喀湖、長一千二百餘里、廣處二百四十里、面積十四萬方里、其水南流、爲庚哥河流之源。尼亞撒湖在其東南、勢平行縱列、位居第三、長千里、廣百二十里、高一度一千六百里、面積十三萬方里、水淡多魚、南流入散備西河。其西有邦圭俄羅湖、長四百五十里、廣二百五十里、高度三千

七百尺。此外南方有納喀米湖、尼亞撒東南有布爾瓦湖、中央內地有一大湖、曰乍德、在撒哈拉沙漠內、水深而廣。其面積隨時增減、遇雨則廣、久旱則小。

北美洲米士西比河

瀛寰全志曰、米士西比河、世界第一長流、源發自美之北境伊大斯加湖、南流入美希哥灣、河口有大三角洲、計長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九里、闊則一百四十丈至四百八十入丈不等、河流湍急、經山石間有飛瀑、迫與米蘇利河會、水勢奔騰、經大原灌域一千一百萬方里、兩旁有隄、以防漲溢。汽船可上溯六千里。其中途受納俄亥俄河、千撒斯河、紅河等長流、內以米蘇利河為最大。米蘇利河發源羅

基山麓地、為黃石林公園、水流湍激、東南流八千七百里、入米士西比河、抵上流之大瀑布、可通汽船。此外一千英里以上之河、凡九道、入美希哥海灣者、更有革羅拉多、與革蘭德二大河。

桑羅稜索河

瀛寰全志曰、北美洲河之流入大西洋者、為桑羅稜索河、發源阿達諸湖、水道甚廣、舟楫可通大利湖、休倫湖、米西干湖、蘇比利湖、滿伊多巴湖、偉尼備革湖、東入桑羅稜索河海股、航路共長五十三百四十九里、最利交通。赫德森河、河口近紐約克、出赫德森河海股者、有奧勒尼河、內勒森河、遮支勒河。

太平河

瀛寰全志曰、太平河發源羅基山、穿阿達巴喀湖、大奴湖、北入冰洋、長六千里、每年冰封數月、無舟楫之利。更些河發源羅基山、始為賴亞河、繼為氏斯河、下為無算河洲、入於北冰洋。東有大魚河。又有發源於羅基山流入太平洋者、為育根河、科比亞河、喀利多河、皆流緩、利於運輸。

北美大湖

瀛寰全志曰、北洲之湖、可分三大部、其主要者、在桑羅稜索河流域、曰蘇比利爾湖、為世界最大淡水湖、占地三十九萬方里、高度六百尺、深千尺、與米西干湖二十萬方里、伊利湖八萬方里、恩德略湖七萬方里、合為五大湖、水路

交通、輪帆相望、輸運便利。伊利湖與恩德湖、水之高下、相去一千六十尺、故兩湖貫通處有大瀑布、曰尼阿加拉、為世界第二大瀑布、有小石島橫砥中央、析而為二。一在阿達境、曰馬蹄瀑、廣二千一百尺、高百五十尺。一在美境、曰亞非利加瀑、廣百尺、高百六十尺。銀河倒瀉、水濺氣噴、誠奇觀也。在太平河流域者面積較小、曰大熊湖、大奴湖、阿達巴喀湖、地處嚴寒、為用較少。其在內勒孫河流域者、偉尼備克湖八萬方里、滿伊多巴湖與小湖若干也。此外又有大鹹湖二萬三千方尺、在羅基山西、較大西洋水味殆鹹四倍、尼喀拉瓜湖位中央美利加、二萬五千方里。

南美洲巨川

瀛寰全志曰南美洲中央平原安第斯山與巴西高原間、面積三百五十萬方英里占全洲之大半安第斯山之東、雨量最多故能養大河之源自北徂南共爲三巨川之域、一爲阿瑪森河流域一爲俄利揶河流域一爲拉伯達河流域。

阿瑪森河

瀛寰全志曰阿瑪森河世界第三巨川也其流域二千四百萬方里不啻與歐洲相埒發源安第斯山距太平洋僅百五十里東流萬四十八里北受喀圭達河尼格羅河南受烏該雷河布勒斯河瑪德拉河達巴卓河申固河多千定河之水入河皆長三千餘里注入大西洋河口廣五百

里深二百尺其流直激海水於四百里外近口有大島曰若安內斯面積千七百方里分河爲二北曰阿瑪森南曰巴拉由河口上溯三千里可通巨舟若小輪舟可直抵安第斯山足潮汐逆入一千餘里每遇潮汐同時漲落則波浪掀天彷彿錢塘風景流域雨溼溫暖植物暢茂禽獸繁多。

拉伯達河

瀛寰全志曰拉伯達河一名巴拉那發源于巴西高原西南流會北來巴拉圭大河又南流受烏魯圭河入大西洋長六千四百八十里更合比勒哥邁河斐美賀河撒勒多河西來水勢益壯近海六百里間成大港灣名曰拉伯拉達海灣自八十里至四百二十里內多風濤沙磧壅塞行船爲艱流域大率草地。

俄利哥河

瀛寰全志曰俄利哥河發源於基阿那高地及安第斯山、東流分爲二支一南入內革羅河一東流過分額兌拉行四千五百里入大西洋河口有大三角洲在口七百里以上尙闊十餘里支河無算中流多灘不便舟楫流域數萬方英里天然一大牧場然至乾期則滿地枯草無復寸綠變爲赤地。

三川運輸

瀛寰全志曰阿瑪森河之支內革羅河與俄利哥河之

支流通阿瑪森河之南支瑪德拉河與拉伯達之支流比勒哥邁約河又通故遇盛漲時可自俄利哥河航舟過中央草原以達拉伯達河口運輸之便莫過於此三巨川外哥倫比亞有瑪克達雷河北入喀利比海基阿那有哀色波河北入大西洋巴西有巴宗巴河散西哥河並東入大西洋阿根第那有內革羅河入散瑪第亞灣。

南美大湖

瀛寰全志曰南美洲少湖沼第第嘎嘎爲世界最高之湖、在安第斯山中高出海面一萬三千尺長五百里廣二百里瑪拉該波湖在分額兌拉之北長四百里廣二百里其水與分額兌拉海設通。

澳達拉亞巨川

瀛寰全志曰澳達拉亞江河少而淺每年數月無雨殆多伏於流沙隱而不見故灌溉之利亦尠其大川為東南之末雷河發源於澳洲亞勒伯山西北流與達令河會折而向南以入海全長七千里流域五百萬方里大舟可上溯五千里然遇旱令不免淤淺巨艦不能經行達令河亦發源亞伯勒山西南流與末雷河會此外西方之天鵝河北方之斐多利河皆通舟楫有轉輸之利

中道全書卷五十一

水利門 治水

黃河衝決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李宏曰黃河自積石以下至龍門砥柱兩岸崇山高阜河不為患砥柱以東峭壁洪河水從石出名曰三門總寬七八十丈關鎖洪流勢甚湍急至孟門兩岸漸無山岡河面寬闊約計數里北岸之涉縣南岸之滎澤始有隄工河防衛北有丹沁兩河由涉縣木欒店匯入南有伊洛瀍澗由鞏縣洛口匯入遇雨多水發俱挾沙而行勢甚浩瀚故河南廳屬之胡家屯楊柳橋溜勢忽來忽去最為緊要迤下河道順軌東流惟因土性虛鬆遷灣掃刷究之臨河工段有限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先後長發則黃河儘可容納易於修防若同時並漲則大河漫灘兩岸工程節節均須防護孟門以東北岸秦家廠河勢為沁水所逼前為廣武山所阻大溜陡折而北緊衝隄脚南岸塹遏灘心大灘橫攔直頂致溜勢不得復折而南地屬武涉接連衛輝大名為大伾故道

大清河防

大清河防曰河自陽武而入開封東南由荊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較出徐沛合淮泗入海者道為徑易大清北岸張秋以上至開州境內二百餘里有古大金隄可恃為固張秋以下抵利津海口八百餘里

岸高水深令東撫保護南岸自安山下抵利津多傍泰山之麓天然屏障惟安山以上至曹州境二百餘里地形較窪爲古鉅野澤蘭宜東明地勢平衍接築長堤俾資固防計自安山上至銅瓦接築南隄趾者約六七十里宜作遮攔之勢其中大水所常漫者二三十里所急流者三五里任其淤波蕩漾寬緩水勢以漸趨下游北岸自齊河至利津南岸齊東蒲台均宜接築。

黃河分流

治河緒言曰河流之分莫便於鄭州直抵淮河自洪澤湖清江浦老河入海穎州去河數里一片汪洋廣袤二百餘里豫州南水匯於此復有自正南六安州來諸河之水正

陽闊宛在中央可闢爲湖由豫通皖多有西南順向東北之深溝高隄昔人所遺取汴河汎濫之水分入小黃河有此隄爲溝即爲東北十數水邊之岸兼而行之事半功倍庶免築隄反以填河之害

黃河開湖

治河緒言曰黃河之開湖莫便於口外蒙古之地周圍千里沙塞荒野黃河出關北經其地若開成大湖湖之西南開一二口以納水湖之東面開口洩水亦如之湖之兩面各建以閘以限水之多寡合閘設員以主水之啟閉河水小則兩閘皆閉則河白河湖自湖大則開西面之口以納之當亦殺其大半況河水一停沙石沈於湖底下流自免淤沉。

黃入遼河

陳志三曰堵黃河使由套河北路圖爾根河東北行達德布包黑河遼黑灰驛路踰納林河循察罕鄂博入昭哈河堵東洋河達七七哈那河踰哈那台河沿哈拉馬蘇河改穿內務府鑲黃旗牛羣牧場循察漢托羅海嶺北麓疏烏蘭克勒大馬庫朝古者五河爲數不及百里堵五可兒河而匯五河之水入烏蘭城上都河北流復折而南浮於庫兒奇勒河於郭家屯北堵灤水截使東北行循郭里嶺東行穿蝦蟆嶺入英金河沿西刺木倫河達遼河入海其利甚普。

審勢

陳子曰河之形有古今之異河之性無古今之殊本無殊性故治無殊理千古治水者莫如神禹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言順水之性也又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所謂行者疏瀹決排是也所謂無事者因其欲下而下之因其欲豬而豬之因其欲分而分之因其欲合而合之因其欲直注而直注之因其欲紆洄而紆洄之順水之性而不參以人意焉是之謂無事河之橫決非河之本性也猶人之拘於氣稟蔽於習俗以至蕩佚爲非而曰其性本惡也豈其然哉河之所以決者皆由黃水暴漲下流壅滯不得遂就下之性故旁流溢出致開決口決口既開旁流

勢分則正流愈緩正流緩則沙因以停沙停淤淺就下之性愈不得就而旁決之勢益橫若曰河性喜決豈知河性者哉河之性約而言之則曰就下分而言之則避逆而趨順也避壅而趨疏也避遠而趨近也避險阻而趨坦易也漲則氣聚聚則不洩則其性乃怒分則氣衰衰不能激則其性又沈沈流迅則性能挾沙土而俱行勢集則性能壞山陵而駕上善治水者曲體其性情而疏蓄束洩分合得其自然之宜雖有所事究歸於無事欲順水性必也其審勢乎有患在下而所以致患者在上當溯其源而塞之而在下之患方息有患在上而所以致患者在下則當疏其流而洩之而在上之患自定勢之爲言不一有全體之勢有

一節之勢論全體之勢識貴徹始終見貴周遠近寧損小以圖大毋拯一方而誤全局寧忍暫而謀久毋利一時而患他年地有高卑有險易土有淤鬆有燥溼其應鑿應築可止可行必究其致患之故以爲揣本之謀必得易於施工之法以成夫爲下因川之計若論一節之勢如水弱必束之使其勢急水強必洩之使其勢平水勢停緩宜引之使直水勢猛疾必紆之使寬水勢冲射而難遏必束上流以遏之使之瀠洄水勢蕩滌而可用即合其流以導之使之洗刷苟不知勢用力多而成功少若審勢以行水則事半而功倍

治隄

潘季馴曰水以海爲壑海口外壅則河身內潰然必上決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壅與決相因其初必由壅而決其繼則由決而益壅海口無可浚之理惟導河以歸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浚河之策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即導河之策。多穿漕渠以殺水勢特可言秦晉以上之河耳若入河南水匯土疏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即平陸耳水之爲性專則急分則緩河之爲勢急則通緩則淤若順其勢之所趨而堤以束之淤安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惟河欲東而截之使南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氣化

而反天地之血脈河始多事也已。

挑淤

陸稼書先生曰黃河善淤其來遠矣故治河州縣設有淺夫原爲挑淤計自足供挑河之用使當水落灘見之時即率役夫灘淺所在逐段挑深伏秋水至衝刷一空黃雖善淤安得數十年間河身遂高與城等惟是前此治河者創爲束水滌沙之說歲增長隄若干丈歲築埽壩若干處即謂治河得善策而不知束水滌沙者果能滌之以歸於海乎無論旋滌於此復停於彼且河水暴發併前隄壩盡化爲河身河身安得不日高正由河官以挑淺則用力勞而無可見之績築隄則取效速而有可紀之功。勅近河大臣

督行各管各官除水漲冰凝之候率各處之淺夫挑各處之河道大吏時加稽查勿令虛曠則河道不日深通而無壅水之患又水以廣而能受後世欲與水爭地河身因之而狹水遂爲之潰決惟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庶幾斯民有賴。

疏濬隄塞

潘季馴曰治河疏浚隄塞無不可用。上流利用疏暴漲利用疏榆林甯夏以西皆引河灌溉有沃饒之利誠上流多爲分支殺其悍激之勢未必非利也至漫溢四出之日浚塞之功茫然莫措於是多爲派別平其泛溢而後隨宜致功軌之於正疏可偏廢乎歸流宜用浚農隙水涸時宜用

浚河出險就平無重坡大澤惟恃河身深闊庶幾順流無阻安可不察其壅障急爲蕩滌又霜降水涸曾不容舠及伏秋淫潦一瀉千里使不於洩涸無事時深廣如一忽然奔潰而後圖之其有濟乎河流散漫宜用隄地勢卑薄宜用隄河性易遷任其浸淫無以約之則變且不可測隄以束之使順隄而趨無從旁溢所謂因其勢而爲之防非逆其流而爲之障若其沙土疏薄形勢卑窪則當規其遠近隨其夷險多方以制其侵嚙禦其奔衝故道當因則新口宜塞正流欲利則旁支宜塞水之橫潰多在近海口之上流惟下流淤然後上流潰亦必上流緩然後下流淤近海之處當厚其力而速其勢不當多爲之途以弱其力所謂

塞亦可用者非乎要以與時變通因端順應本之以已溺己飢之心揆之行所無事之智河未必終於不可治也夫脅之裕曰水之治也不一其術有疏有濬有塞何謂疏分其流而導之是也何謂濬挑其淤而深之是也何謂塞拒其狂而阻之當其衝而禦之是也疏濬之施有生地有故道有河身有減水地之生者有直有紆疏而不順其勢直者湍紆者滯矣道之故者有高有卑濬而不得其平高者壅卑者豬矣河身者河渠雖通而面底中邊廣狹淺深不一律淺狹者流不暢也闢之使深廣者岸易崩也防之使減水者水浩蕩則旁分以洩之水衝突則潆洄以緩之若夫塞則有隄有埽而隄則有戗有堌有補有剌水有截水

挑水護岸夾隄月隄縷隄遥隄石隄之分欲深左則隄右欲深右則隄左欲其中之深也則左右之皆隄至於埽有岸埽水埽龍尾攔頭馬頭之異其爲埽臺有堆捲牽制挂韆之法有用土用石用草用木用纜用樁用鐵之方即隄埽之施於水也有決口豁口龍口之不同尤有開口放淤之奇智龍口者築塞將合而水泓激湍必立表貫絙綱聯巨艦而穴且窒之然後實以土石掉至龍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隨壓隨築晝夜不息而後可以合口。放淤者就隄之旁先爲月隄極堅極固視月隄本隄之上下而開口以誘渾水之入上口視下口倍高俟渾水滿灌於月隄之中泥盤旋而自落則清水泛焉於是開下口以縱之牛月之

間月隄平而大隄厚雖有狠窩獾洞鼫孔穿潛之隙莫不深而實之。要之疏易於濬濬易於塞而疏之需於器者畚鍤車筐之類濬之需於器者鍬兜船爬之類塞之需於料者草土木石麻鐵之類而草工爲鉅然而推轉絡挽資於絙堅立穩植資於找夾輔鎭重資於石。

隄防

陳子曰隄防之名不一其去河稍遠築之以備大漲者曰遙隄逼河之淤以束河流者曰縷隄地當頂衝慮縷隄有失而復作一隄於內以防未然者曰夾隄夾隄有不能綿亙規而附於縷隄之內形若月之半者曰月隄若夾隄與縷隄相比而長恐縷隄被衝則流遂驅於兩隄之間而不

可遏又築一小隄橫阻於中者曰格隄又曰橫隄。其作隄之法遙隄去河遠必相地勢因高而聯絡之其餘隨流而防範焉。取土須遠隄根築土必旋挑旋夯若近隄取土則基不固土厚方夯則築不堅。築成驗土舊法插鐵灌水水不卽滲便於堅結然插驗之法務於連晴之後其鐵籤須細直下直起方合遙隄之外離隄取土之地可成小河以資運料縷隄逼流排樁襯埽所不可少若在頂衝檢工尤必用護隄埽隄土插柳可備捲埽隄根畜草亦足禦波若備異漲之害則遙隄之減水壩斷不可不議議減壩則遙隄可保無虞保遙隄則全河可冀永定。

晉之裕曰隄固所以防水而隄又需人以防之有隄而無人與無隄同有人而無法與無人同。其法維何一曰晝防五六七八四月雨多水漲之候常以人巡隄上搜獾洞窩鼫孔灌柳枝堆土牛而要害之處尤須積樁草檾麻柳稍等物以備之。一曰夜防防於夜則燈竿不可不設而設燈竿則信地不可不定約隄長一里宜分三鋪鋪各三夫而里以數計鋪以號編夫各分其信地必給地耕種自食而又鋪十有長里十有官當夫汛至而隄有欲決之勢則鋪長鳴金左右鋪夫奔至卽運土牛下樁埽以搶禦之倘一長之不勝則叠振其金而官督十里之夫以禦之。一曰雨防防雨之法與夜等惟是二鋪三間須更設一窩鋪使大雨有蔽而勞亦可息。一曰風防四防之中風爲劇濤之洶

湧風致之無風則漲易禦耳平時預束秸藁麹薪柳藜等物而貯於岸上及水發風狂則自下風之岸浮繫於樹以禦其衝而殺其勢迨風定隄安收晒而高貯之以爲捲埽之需四防之候每歲不過此數月數月不過數次每次不過數日然初發之水不盛再發則猛八月以後雖發而勢亦殺惟是極盛之時苟防之而不能禦則須避其銳焉其法在謹守要害而不以要害之處委之非然則不能固其要害俟其勢退急補其所委否則再至則愈流而愈深不特深而補之難爲力決口既深則正流必淤正流一淤而疏之費多而工鉅兵法云善委敵者敵必疲可爲河防之一助。

黃廷鈞曰，嘗攷隄之堅者莫如石，非獨石板也，卽碎石散砌亦可用。其去石遠者，莫如以泥合沙，摻以石灰，俗謂之三沙。泥隄之固者，莫如銳其上，銳其上取遠波，以防衝擊。而隄之經久不壞者，莫如雜種薪木，敷以草萊，以衛其根。且河勢勁悍，尤莫如逢灣取直，使之遄趨海道，以免其中梗。河勢橫溢，莫如先築縷隄以束水，次築大隄以防溢，再築堅隄以備決，每隄約相隔二三里，而斜其勢，其衛隄根之法則皆如一。歲加巡閱，日益修治，可數百年河無患。

河官

陳子曰，膏粱紈袴之子，不可與共荼苦；躁進趨利之徒，不可與歷艱辛。宜以選錄之任，責之董理之有司，必先究其

素履，驗其才力，審其邪正，擇可錄者任之，而升之於公。然後親爲驗之，而試之以事，試而不稱，卽黜之，並究保者。試而稱事，由細而鉅，歷委以試之，於是堪大任者出焉。始愼其選擇，繼嚴其考覈，終信其賞罰，自可收任人之效，而何失人之患。雖然，猶未論其本也，從來治法固行於治人，而治人之本，尤在於身先。故膺重任者，敬以臨之，勇以任之，明以察之，勤以率之，寬以期之，信以要之，恆以守之，備此七者，又矢以實心，徵以實事，庶百執事從風而偃，於以捍大災禦大患也何有。

陸稼書先生曰，得其人而任之，必假之以用舍之柄，需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生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法，淆亂之以議論，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功，用一錢而必用估計以銷奏，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注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奪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效。

陳次亮曰，虞廷分職，禹作司空，垂二千年河無大患。溝洫既廢，阡陌乃開，水利就湮，河患以亟。河之有專官，實自明始，迄今五百載，河防最重，河患亦最多。嘉道之間，歲修三四百萬，不數年輒決，塞決之費輒千萬金，窮天下之力以治河，而河益橫潰四出，而不可治。河官之有效無效，亦大略可覩矣。且不惟無效而已，不設官則河猶可治，設官則

河必不可治。何則？國家歲修之費，決不如塞口之豐，朝廷詔糈之頒，萬不敵分肥之富，一事一案，河官河兵河夫有大利焉。河南之官紳與閭者，沿河之百姓售芻藁者，來往之紳商市易告貸者，工部之官吏覈報銷者，有大利焉。在河督何忍以有限之帑藏，供無算之侵漁，然違衆獨行，稍變成法，則諉卸隨之，弊竇繼之，致決之事，既非一耳目所能防，塞決之功，亦非一手足所能任。上其贏者，道府則咎有所分，使之決者，兵夫則罪有所諉。決口稍革，合龍開復，而身肥家富，故每值口決，獨宵旰焦勞於上，司農仰屋於中，億萬災民愁苦於下，而在事之官紳吏役皆歡欣踴躍於河干。欲求河之治也，猶抱薪而救火耳，宜一律裁省，改

歸地方官兼管草歲修之費免議處之章決則塞之否則已焉治河之本在開渠溝洫多則水有所容而伏秋漲減治河之標在種樹林菁密則隄可長保而霜汛瀾安二者皆非河官所能爲也地方官則優爲之亦非河官所肯爲也地方官之賢者則勇爲之省國家百萬金之浪費免閭閻億萬姓之沈葘以纘神禹二千年之盛績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幽燕

程氏曰幽燕之大水有五曰大清曰桑乾曰滹沱曰衛河曰白河清源吉嶺桑源管涔滹源泰戲衛源蘇門白源獨石而桑乾滹沱二河又爲諸水之冠桑乾縈繞於北滹沱

橫抱於南衛河南來下流入於南運白河北至下流入於北運大清中貫若滱若沙若滋若漳諸水皆入五河由津沽以入海治水如治病治病者必先明病之源流統全體而熟籌之按部伍而諦審之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以直隸全省之大勢觀之天津爲眾水出海之路若海河若塌淀若七里海若賈家沽若陳家溝若三岔河若典濟若捷地若鉤盤若老黃河若筐兒港若王家務各減河皆所以洩水入海猶人之有尾閭東淀迴環數百里全省之水所停蓄若楊家河若楊芬港若臺頭若勝芳若辛張若三汊皆淀中之河道沇泓汪濊猶人之有腹囊大清子牙永定南運北運五大川乃眾水之大宗流貫淀中猶人之有腸臟

西淀容納順天保定河間三府二十餘河之水南北二泊容納正定順德廣平三府二十餘河之水猶人之有胃垣而其傳送之匯若大港若烏道若清河門若張吉口若玉帶若中亭若盧新等河猶人之有胃腸其上若豬龍若九龍若府河若三岔河口若新河若十字河若新灃河若滏河吐納各支河之水流注淀泊猶人之有咽喉各屬之支港溝渠引導積水入河猶人之有血脈欲治上游先治下游必胃腸利而後四肢之血脈乃通天津全省之尾閭多其途以洩之使全省之水不必注於天津而尾閭始暢尾閭既暢則胃腸之氣始通至東淀西淀全省之胃腸東淀之扼要在三河頭楊家河與南北中股河合西淀以清河

口爲道河趙北口爲扼要決挑之使胃腸寬舒不致脹滿爲患尾閭之勢既暢胃腸之氣漸舒則得其就下之性而支派旁流乃可次第引導

王善橚曰直隸之水源之當濬者少流之當暢者多衛之當遏者少怒之當殺者多水勢以永定子牙爲大白河衛河次之蓄洩以東淀西淀爲大塌河淀七里海次之其務豬之而使有所容者在清理淀泊而勿令淺淤占耕其務防之而使不得逞者在開河分水而非徒隄埝所能捍禦陸稼書先生曰治直隸之水者莫如擴達海之口而欲擴達海之口者莫如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來之永定南來之子牙中七十二清河得綽然入

三岔口而東注之海河右受者曰衛河計德州以上度地建壩廣三四十丈而注之古黃河不惟直隸河隄永免漲溢即一帶工程亦復甯謐新河由西北而趨東南從高就下直注大坑甚爲徑捷河身陿岸但必深濬而堅築之焦家口分流之地建挑水壩遏子牙之溜移入新河刮刷愈深則王家口以上無羨溢之虞臺頭一帶亦免墊淤之患。陳黃中曰治永定之法有三其一濬下流以決其流自三角淀以東廣加濬導使滔流而下略無阻滯則衝決之害可息其一借淀以刷其流如於雄新諸淀要害之處旁通曲引藉清刷濁則東趨入海當益暢流其一開支河以殺其勢使於固安新城雄霸之間多開小河則漲水之來有

所停蓄自無決蕩田廬之患。

陸稼書先生曰北方溝洫之制不可不亟亟講求令各地方所有古河其寬深過溝洫遠矣但使流而不窒絡脈相承近泊者導之歸泊近河者導之入河近淀者導之入淀淤者挑之平者濬之斷者聯之隔者通之勞費原亦無多而水潦各有所歸無氾濫之害有屢豐之慶其爲利不亦溥哉。

梁潮生曰天災國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賑亦挂一而漏百何如擲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富民安之效縱有湯水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無弊之賑恤邇年米價屢廑聖懷漕運採米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穫豐裕自然二麥有資直隸士民云有水之田較無田之水歲入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雨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盛則水氣受制故明臣皆以興水利爲致雨之術直隸閔雨者屢矣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燮。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周用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陸清獻爲靈壽令督民濬衛河人謂開無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獨靈壽有宣導歲竟有秋貸殖者旱則資舟爲國者備斯無患是謂隱寓之河防。

范本禮曰北方之水利一日不興則水害一日不去直隸

一省除灤河諸水皆會天津三岔河入海合一省七十餘泉總匯於區區水口潦安得不溢。而河底所在淤積高與岸等淀泊又率爲民侵佔水無所豬一洩無餘旱安得不乾迫水旱頻仍請發帑截漕以爲補苴恐國家之漕米帑銀有限而北方之旱乾水溢終無已時萬一運道梗塞且將何以支持考北方在禹貢爲冀州賦上上田中中總稽粟米皆賦於甸服他州之貢僅獻土宜無他決大川濬畎澮而已沙土浮鬆海潮鹵鹻不宜種稻審地形者在別其高下耳高原遠水即非甚旱引汲維艱概令種稻鮮不枯槁下溼之地雖皆肥美而陂池淀泊悉占爲田水無所容仍必漲溢害且立至惟棄最下之田浚之深廣以爲陂池

而又多穿溝渠以殺水勢浚深淀泊爲蓄水之所旱乾資於澤瀦潦洩於潰水旱奚患不均高燥之地聽種雜糧土俗又奚患不便。

畿輔通志文安爲七十二清河匯聚之區土人瀕河傍泊芟茭蒔稻多獲豐歸大成爲子牙河所經土性膏腴爲宜稻之區系乾河經保安稻田最盛皆於上流疏引隨高下以作溝洫於泥停壅不糞而肥所收倍於他水天津營田全資潮汐瀛海當衆河下流故號河間視江南澤國不異東西二淀塘濼之遺大陸爲上流之壑下流之源沿河夾岸汲引其利尤溥易水可溉金台滹沱可溉恆山唐水可溉中山滏水可溉襄國漳水可溉鄴下至山下之泉地中

之水所在皆有設壩建閘通渠築隄六郡之內得水田數百萬頃。

怡賢王曰胡良河所經地稱膏腴溝渠圩岸宛若江南擴而廣之房涿之間皆稻鄉也涞水一派石亭赤土樓邨秔稻最盛而河流所經之定興新城等縣亦沾澆灌之利三易水曰濡曰武曰雹俱挾源泉分流疏渠其勢甚便一畝泉流爲清宛河五雲石臼二泉流爲放水河蒲水伏流復見涞五郎九龍泉繞慶都而入方順河源盛水饒疏而引之不可勝用也滱水入唐縣爲唐河橫水會之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而所溉尤多南入定州白龍泉會之傍河諸村皆圩岸也推而廣之所得稻田難以頃畝計沙水沿河多資灌溉滋河經靈壽爲慈水沿流皆可田伏而復見饒無極經深澤疏流成渠天然水利也。汶河至灤城合北沙河而流漸大繞溉可資岸高難以升引作壩壅之俾水與岸平開溝二三尺縱橫俱可通流涓滴皆爲我田矣伏秋水漲則決壩洩之旱澇無虞萬全之利也聖女河源出任縣泉從地湧引流可田牛尾河百泉河源出邢臺作閘節宣沿田一帶皆水田也滏陽河源出滋州至邯鄲會諸沁二水貫大泊而與滹沱合所經之地皆可疏渠灌稻南北二泊爲二十餘河之委匯而水口河身均多淺溢展空寬深導南泊之水歸穆家口北泊之水入滏陽河積澇日消舊岸漸復四圍涸出之地尚可以數

計哉然後作小隄以遶之多開斗門疏渠種稻則沮洳之場無非樂土。

怡賢王曰薊州運河東西至寶坻會白龍港又南會浭水沿河建閘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玉田夾河爲湖引流種稻足資灌溉。豐潤負山帶水湧地成泉疏流導河隨取而足南接大泊平疇萬頃土膏滋潤河自館山東流繞邑而南傍河稻數百頃農多饒裕若推而廣之兩岸良田不可數計灤州之別故河若疏通而西南負郭之田皆收浸澤之利龍溪沂河之間地勢平衍土岡環之東南一望無際皆可播流而溉西南游觀莊引泉可田南則稻河吳家龍堂等處引河可田西北則自沙河驛東榛子鎮西流淸

而腴地平而闊沿岸建壩開渠無非水耕火耨之地遷安之桃林河泉河三里河夾河皆可田黃山之麓清泉噴湧即洩水河所自出兩岸與水平播之可種稻田百餘頃且可分洩水之勢盧龍縣北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漫溢四出皆可挹取爲樹藝之利

淮澤

吳氏曰禹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治淮必先治淮之上流定遠之葉子湖瓦埠湖皆四面有山一線入河而霍邱壽州之湖與河相連中隔長隄因勢建壩增隄稍高淮水大則閉閘不使助淮爲暴洪澤所不能容者而諸湖分容之淮水小則啟閘使與淮流並注洪澤所不能

蓄者而諸湖分蓄之其事易成其利甚溥

鳳臺縣志曰古稱淮地沮洳若疏流引渠足以殺患興利而參觀地勢厥有三宜約舉大端略有三要淮南之地多宜蓄水淮北之地多宜洩水濱淮之地厥宜障水綜是三者厥以淮南爲上若疏導得宜潦可以洩旱可引溉利孰大焉障水宜講隄防隄防之利曰劉村灣牐大山集壩豐湖牐二里壩葉家港東西壩洩水宜講溝瀆溝瀆之利曰溼泥河裔溝河黑濠河界溝若乃北山諸泉可資灌溉者曰磬泉元女泉聚星泉抱雪泉嵐香泉沁月泉洗雲泉澤山泉

孫氏曰懷遠東南地形右濱淮左距山中多官塘鳳陽諸山之水爲上盤塘入境流爲下盤塘而盤塘之間有龍王壩壩南有溝曰閘溝水盛至則啟閘洩水由閘溝北行以歸濠水水小則閉閘使悉由龍王壩西行以歸郭陂塘焉郭陂塘之南有東肖家湖西肖家湖洪塘石塘澄漫塘分受諸山之水以入郭陂者也郭陂塘之西有孔冊湖分泄郭陂諸塘之水歸淮其西南有白龍壩潴山水以濟郭陂者也夫講溝洫於懷遠淮以南當與其利淮以北當除其害利莫大於郭陂諸塘今之所以廢者龍王壩之不築也塘下諸溝之不開也築之開之則其利興矣其餘如盤塘女環塘之類各循舊制而復修之則利興矣又其餘如馬廠湖孔冊湖之類隄者隄濬者濬則利無不興矣害莫甚

於沫河口水漲則倒灌爲害水落則停蓄爲害欲除倒灌之害宜於隄防除停瀦之害宜於疏導

韓理堂曰來安多圩田凡圩之制大者周四十餘里次二三十里隄高一丈餘厚三四丈餘隄外有夾河有散水隄內有月塘有溝有渠隄半下作斗門以石爲之小者爲銛以磚爲之時其啟閉旱則引河之水入斗銛流入塘渠灌田潦則決圩之水出斗銛由夾河分入散水達沙河沙河不能卽洩在東岸又有江陂蕩鵝兒蕩以匯之在西岸有紅草塌黃線溝以出之而江陂蕩爲最大蕩廣四十餘里東南通烏衣河水口以北諸岡阜之水皆聚焉故凡圩田之設其爲利害於沙河者十之七爲利害於江陂蕩者十

之三

張恕齋先生曰溝洫之說凡河皆可用而獨黃河不可用以其隨行而隨淤也若與諸湖相近者皆可用溝洫之法而洪澤一帶尤爲便利如周橋翟壩高良澗諸閘下皆有河務使先開河渠俱令至運河之西岸仍於運河之下開涵洞遇水小時則閉之止用以灌田遇湖水大則取其足以灌田而止餘盡令洩於運河之東由射陽湖馬家蕩鯿鬚溝濠瀧入海運河之東至馬家俱可爲蕩鯿鬚二溝俱可爲水田與其以有用之水委之於海何若多開河渠廣修溝洫引水灌溉既資其利又除其害之爲兩得哉。

張鵬翮曰淮陽水利上流曰堵築高堰曰固塞周橋翟壩

曰復天妃下閘中流曰開涇河大腦曰開黃浦子嬰雙閘下流曰濬白塔丁溪石䃮諸閘以暢入海之路宜洩下河積水之法當分三路高郵太州興化其南路寶應其中路山陽鹽城其北路下河以興化爲壑故水趨之以運鹽河海溝河爲絡故水多徑之以射陽湖爲墟故水多萃之尾閭通而包絡俱暢淮陽徐泗之水難於入海近海三十六鹽場尚有涵洞故跡可修葺以洩水舊制洞門自外拴海潮至則海水內衝洞門自閉海潮退則河流直走而洞門自開門閉則潮不得入而無鹹水以害田門開則河無可阻而有支港以達水。

中道全書卷五十二

水利門 治水

江漢疏支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胡伯欽曰岷山導江嶓冢導漢其間相距千餘里大山延亙足資障衛自無漫溢之患入楚荊安而地已平亦至荊安而流已近平則易泛恐其勢大而善潰近則易虐恐其勢迫而相侵禹順其自然之性分而導之以澧爲岷江正流而沱乃江北之分派以三澨爲漢水正流而潛乃漢南之分支其爲支分派別也孰非殺其勢而使之小且江在漢之南至荊導之愈南漢在江之北至安導之愈北江漢導之日益遠而不相迫而勢已舒。加南有洞庭青草赤沙

北有龍骨三台汋漢諸大湖停而蓄之以緩其流紆徐而匯於大別之南雖湘資沅澧橫截於南涔湞富曰合流於北自能廣爲容納不至相助爲暴而濱江臨漢築土爲隄溉田其中俱享樂利之福慨自正德嘉靖修防失策隄塍漸壞上游潰則中途淤中途潰則下游淤水道壅遏遂至橫溢淺見者不開疏以宣流修防以禦險而竟妄肆堵築致令江漢形移江移北易沱爲正流與漢南近漢移南濱潛爲正流與江北鄰而且澤口支分之漢直抵監利城北去江僅二三里以千百年樂土之區江阻於前漢凌於後上溢則江監鍾京爲大壑下決則荊潛天沔成巨津在堵築移形之初蓄流有湖諸洩流有支穴尚不免水患頻仍

況今湖豬淤流以狹而益急支穴塞墊以合而益猛冲決之患其能已耶。且夫水也者地之血氣支派分如筋脈之通流湖瀦匯如胃腑之停蓄營衞配經絡運行不息則體自舒泰江漢何獨不然所慮者九穴十三口故道難尋豐樂新灘等口淤蒙殆盡爲今之計惟有南疏松滋之采穴石首之調弦與虎渡匯於洞庭北疏江陵之郝穴由白湖而達沌口分派以殺江勢不令急趨而遏漢水之下流漢則先疏竹筒河出劉家隔牛角灣出風門繼則鐵牛關泗港等角導漢北瀦三台諸湖分洩涓口五通口以緩漢勢不令猝合而助江水之橫溢並於支穴中相其高阜修隄以禦之順其低窪以疏濬之俾注之湖澤不令壅塞而漫侵則大者分之使小近者離之使遠急者貯之使緩江恬漢靜有不永享安瀾之慶哉。

江關曰楚北之水江爲大漢次之而漢之爲患效江爲尤甚江水出三峽勢如建瓴夏秋汎漲頃刻千里然夷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惟松滋下勢多遷回地勢平衍土性疏鬆決害多在荆州夾江南北沿岸爲隄咫尺不堅千里爲壑非支河港汊不能洩。漢至襄陽岡嶺夾下繞襄陽城北匯唐白二河地勢平衍始無所制安陸河極寬廣入潛江以次而狹兩岸相距猶里許歷天門沔陽漢川僅數十丈至大別入江寬僅數丈而已水愈行而愈多河愈行而愈狹約之使不得洩其不潰決隄防者幾希且沙石俱

流河心墊高水無所容而專恃隄防以遏之激之使怒焉耳然則如之何曰激之則怒分之則安分疏之法漢水兩岸舊有支河分洩水勢潛江之澤口迤西南流由田關高家場過張公嘴了角廟匯入長湖桑湖出荆川之黑穴閘歸江又由監利之福田等閘出沔陽之新隄茅江龍王廟二閘歸江。又由官木嶺歷監利之陽林關沔陽之戴家隄大腦沙湖達沌口歸江。澤口而下又有蘆伏河南流由排河渡歷監利之柳口沔陽之沆家河口入府場河去沌口歸江又沔陽則有仙桃鎮之渡口河由小石村歷李云口太陽腦出沌口歸江五者皆在漢之南岸。其北岸亦有二焉一爲天門牛蹄口歷田二河出漢川之麥旺觜入漢川歸江一爲漢川之江池口歷邵家觜慈担溝歷洋子港至柘樹口出口歸江支河七道合漢口正河而入猶黃河之水疏之爲九以弱其勢未始非禹跡焉。自被淤塞漲則舟楫僅通涸則涓滴不洩冬春之間既不能預消積潦夏秋之際又安能分洩洪流愈講隄工愈多水患其故何哉合數千里之水放之泥沙壅塞之上不求所以分其勢又盡驅之使由漢口數丈之壑以入江恐鎔金鑄鐵以爲防亦斷不能安然而無事則疏通支河之宜急焉。

張漢曰平江漢之水必以疏通諸河之口爲急務。江水支流其下流當先疏者五通口調弦口溯而上之當疏宋采穴楊林市與調弦合流又溯而上之當疏虎渡口彌陀寺

又溯而上當疏采穴、與虎渡合流、再疏北岸之便河郝穴、令水從長湖了角廟合注、則黃潭隄不築而自固、又復疏龐公渡、則監城可以無虞、疏新隄之口、與新潭之淤、則江漢之水、互爲取濟。漢水支流、則疏京山之小河口、以分其勢、疏臼口操家口、而上流沙洋鎮之一包三險、可以無憂、疏泗州港、而潛沔可以無憂、疏通順河、而潛城可以無憂、再疏小里潭竹筒河、與鍾祥之鐵牛關天門之獅子牛蹄等河、而低窪諸邑、無其魚之嘆、江北之雲夢其間有白泥赤野、斧頭湖、皆有支港以通江漢、皆爲疏通、然後隄防可得而固、水患可得而息。

水利考曰、漢之患多在襄承、江之患多在荆州九江、之患

多在常岳。禹之治水也、疏瀹排決、盛則利疏、淺則利瀹、壅則利決、急則利排、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川別水、以澮瀉水、雖治田之事、亦治水之法。後世阡陌既變、水流亦亂、惟恃隄防以捍衝流、苟免渰溺、復因而爲之利、紆迴壅阻、以便田作、大水時至、盡委於壑、但知蓄止、而不知均瀉之宜。誠因其故防、增高培薄、使經流不至越軼、復視其漲塞之至急者、疏爲支渠、使有所淤蕩、則江漢之水、末必終於不治也夫。

水利考曰、漢水之經襄郢而下者、潛當其衝、沔受其委、潛如喉、沔爲腹、環沔皆湖也、大者數百里、小者數十里、其北屬竟陵、而李老爲大、其西屬監利、而西湖爲大、其南則黃蓬爲大、其東則太白爲大、諸湖皆透迤入太白、洩於沌口、又其間支流爲湖爲河者、錯綜連綴、皆以新灘口爲之咽、吐納總匯而入於江、自諸湖淤爲平陸、下流既壅、水無所容、江溢則沒東南、漢溢則沒西北、江漢并溢、則成大壑、豈隄防所能禦哉。

三吳水利

徐旭旦曰、西北治水、其大要在黃河、導黃河入海、則西北之水患息、東南地形卑溼、浙西之田、低於各省、蘇松之田、又低於浙西、環以太湖、治水田者、築而爲圩、捍而爲圍、不患水之不入、而患水之不出、不患水之不足溉田、而患水之反足害田、古人所以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其流、又

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疏其勢、使田不受水、則水自有所歸、水有所歸、則水不侵田、而田亦治。天下之田、大概資水以爲利、故興三吳之水利者、當去三吳之水害、害去而利自興、去三吳之水害者、當分三吳之水勢、勢分而害自去、何則列澤中匯、瀦而爲湖、無以洩之、勢必乘高而橫溢、故下流分注、導以入海、既有淞江、又有東北流之婁江、又有東南流之東江、今則微塞、宜視江之可濬者濬之、浦之可開者開之、下流既分、上流自平、於是引湖水以達江、引江水以達海、歸宿有地、自不爲害、於是蓄湖水以溉田、洩田水以入湖、節宣有方、而自爲利。第復古之迹則難、而因今之勢則易、官督之治水則難、

而民自治其水則易迺使而刻其成則難任守令而收其效則易。

陸稼書先生曰浙西之水利在震澤震澤之通塞在三江三江者震澤之咽喉而旁江諸浦則又三江之肘腋顧昔之爲江者三而今則僅存吳淞江矣昔之爲浦者三十有六而今則僅存白茆黃浦諸浦矣其已塞者未易修舉其僅存者時浚而疏之亦不至於大患前代治東南之水者宋莫詳於郟亶單鍔而明莫詳於夏原吉郟亶主於築隄捍田而單鍔主於滌源濬流亶之說可以防一時之害而鍔之說可以規百世之利故急則宜從亶而緩則宜從鍔至於原吉之相地利濬諸浦民不勞而功不廢尤近事之可舉者。

浚諸浦港

夏原吉曰江南諸郡蘇松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亙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拯治之法在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三十餘里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百三十餘里開浚浩大嘉定劉家河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引入大江皆廣川急流宜疏吳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引大湖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入海淞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旁有

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

濬上下流

呂光詢曰三吳之水有上流下流之不同必須均行濬治則脈絡流通可收全效蘇松居東爲受水之地湖常在西爲出水之源而湖則上乘於蘇淞常乃逕通於大江下流之治開澱山等處菱蘆之地鑿長橋七十二門水竇導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湖又開吳淞江及太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鮎魚等河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置斗門於江陰以洩運河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患上流之治開湖州溇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濬臧村港以溉金壇濬漅港等河以溉武進凡隴岡支河皆濬之深廣則上流之地治而旱無所憂。

治吳淞江

郟亶曰水利必先於江甯治九陽五堰治丹陽練湖宜興滆湖江陰港浦入江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治華亭柘湖澱山湖障塞開通諸港浦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開常熟之許浦梅里浦決無錫之五卸堰使入楊子

江則水患可息民田可治凡此不專力於吳淞江而實所以殺太湖之水太湖既有所分而吳江乃能獨承其下流不至於壅噎然大湖由吳淞江以達於海而吳江縣治東西南北實當咽喉之地治水而不治其咽喉則必有腹心潰亂之虞縣北有夾浦南有長橋河及三江仙槎六橋東有隴山等湖西有梅堰行港疏於導滯使江湖不至壅遏此治吳淞江之大略

治長橋石塘

唐仲冕曰吳淞之久而必浚者以潮汐挾沙而淤也且源出長橋石塘長橋爲門六十有二石塘小則有竇大則有橋內外浦溼縱橫貫穿自石塘溼竇中堙長橋內外多圮

其來已微不能勝潮汐之勢而滌濁沙之流於是湖壅而田溺治之之道一疏來源使長橋湖水暢大力能攻沙一除內壅禁江中茭草漁簖使無停沙更開崑山幔港瀋嘉定艾祁直入於海庶幾百年之利

黃浦開支

吳騏曰黃浦爲松江巨川吞納潮汐宣泖洩澱田疇賴以灌溉溝澮賴以通達然松郡所患不在黃浦而在支流之壅海潮自黃浦而入分灌百川泥沙渾濁惟黃浦之力足以盪滌而支流小弱沙土日積自上海以西循吳淞之涯以至青浦起東蘆抵米野其港十有七自上海以南循黃浦之北岸以至郡城起龍華抵官紿其港十有五循黃浦之南岸以至金山衛起馬家濱抵米市塘其港三十大抵湮塞淺狹有同平陸無復稻田今日之計開浚不可緩宜仍舊設閘以拒濁流潮落則開潮至則閉其水口太直者宜紆迴之殺其潮力塘長之役歲冬挑浚無爲具文

劉河作壩

周大韶曰婁江之委七十里劉家河東南諸水全恃以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長靈之利三十六浦之中惟白茆七浦爲最次則陽林湖川福山諸浦宜相時閉浚不可壩截餘如茜涇東陽林雙鳴鹿鳴大錢周涇許浦等河各爲開浚兩頭作壩以節清水以拒渾潮旱則潴而蓄之潦則抉而放之則官不勞於開濬工力之艱民不病於挑

棄田地之苦實爲兩便

白茆孟瀆

慕鶴鳴曰常熟白茆港係蘇常諸水東北出江第一要河接震澤之北注洋澄巴城等湖而江無諸邑接受宜溧諸山之水又迴環而聚於華蕩尙湖咸賴白茆匯歸入江武進孟瀆河係常鎭諸水歸江要道凡高淳西北諸水競趨東南則注於宜興金壇更轉瀉於丹陽武進惟藉孟河一口出江吳淞流通蘇松常資其益者甚鉅白茆孟河壅淤蘇松被其害者亦復不小

孟瀆諸港

邵長蘅曰江自丹陽繞常郡境一百八十餘里西北支流

導江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稍東則小河港稍東則剩銀港剩銀以東烈塘最大岔東迤邐而北溧子港最大桃花以東入暨陽則中港利港最大皆可行舟宋元置閘引潮通漕有餘則用溉民岔股引溉田無數

廣通壩移五堰下

錢中諳曰塘堰爲水利之大闗蘇常水利之大者莫過於五塘曰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陳公塘而三吳水之來源不外建康天目二脈而甯國建康之水高若建瓴故五堰之築在宜興以西屬溧陽古人欲分殺水勢使西南諸水不入荆溪由分水良林諸堰入運河以至大江而後蘇州水患十去六七五堰去溧陽八十里自廣通壩而東十

五里曰東壩東九里曰昇平堰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堰又東九里曰南度堰又東九里曰沙漲堰又東九里曰前麻堰廣通既居五堰之上故高淯以上之水無所入雖入而爲占田者所阻故三郡以上之水無所蓄惟移廣通壩於五堰下五堰爲高淯洩水之區而新壩復爲三郡截水之路兩者均利焉

三江不宜置壩

沈起元曰天下建閘之處大抵因上流高峻水迅易竭故建閘以時蓄洩未有於平水而用閘者吳地水平故號平江路自常而東則又平矣自蘇而東則又平矣何事於閘當事者但知閘之功妙於蓄洩而不計平水之無所蓄洩

范文正公有言新導之浦設閘以禦海潮使沙不能壅諸言堰者皆爲支河之通潮者言之非爲榦河言之支河之潮可禦榦河之潮亦可禦乎不以之禦將以之蓄昔人方欲禦潮於外今反可蓄潮於內乎明於閘之所用卽可知閘之所不用三江水利之通塞斯爲定論

兩浙

淩氏曰浙江水利就湖州一郡而論猶人之一身碧浪湖咽喉也運河及分洩支港腸胃也沿太湖諸漊瀆尾閭也喉不可塞腸不可脹尾閭不可不通一有不治則一身受其害統蘇湖數郡而論亦如人之一身天目首也餘杭南湖口也湖郡碧浪湖及各漊港咽喉脾胃也太湖腸也吳

淞等江尾閭也蘇常諸浦涇入江入海足也嘉郡之水肢股也一有不治則兩省數郡均受其害猶一身血脈貫通而衆竅各有經絡故不得藉口於吳淞等江既開湖州水患可息亦不可徒責太湖港之阻塞而不問吳淞下流之通塞徐憲忠公云蘇松興利之處卽吳興去害所由直兩郡治水扼要之言

修仁和塘

陳芳生曰仁和里有上下塘之分而旱潦因之異焉下塘苦潦患在下流之不速欲下流之速者當合嘉湖蘇松以爲功上塘之旱患在隄防之不修則仁和一邑之事上塘之所恃以爲隄防者東新關至長安塘塘自半山以下石

關堅固、不患坍損、自金家塘以上、漸自低狹、由李王塘而上、有傅家莊、有臯閘、有沈塘、正王家鈇緯路、全無淫潦之時、而上塘略一車、戽河低卽爲龜坼。通典言錢塘仁和海甯三縣、田畝數萬頃、賴城外上下兩塘河水灌溉、兩塘河之水、源自西湖、城內之河、營人設筧鑿溝、引西湖之水入城、然後由桃花港、嚮水閘、會流於上下兩塘、以溉田、湖田不致涸竭、而三縣民田、潦旱有備。

築海甯塘

柴紹炳曰、天下有三塘、河南有防河之塘、湖廣有防江之塘、浙江有防江海之塘、皆大利大害之所在、而海甯之地、高於他郡、其塘一決、勢如建瓴、蘇松猶恐被殃、而嘉湖屬

邑切剝膚之災、然則障海甯者、所以保列郡、塘之關於東南利害、豈不鉅哉。必於塘脚之外、沙土之中、砌出十有餘丈、以固其根、斷木爲大樞、編竹爲長絡、中實以石、引而下之、汎濫有定、築塘之法、先植木樁、共疊石下則五縱六橫、上則一縱二橫、石齒鉤連、又恐潮之直薄隄岸、則爲斜階以順其流、而內復堅築土塘　爲護。

塞亹建閘

韓振曰、江海之門戶有三、浙省城東南龕赭兩山之間、名曰南大亹、禪城何莊兩山之間、名曰中小亹、何莊之北、甯邑海塘之南、名曰北大亹、三亹形勢、橫江截海、實浙省之關欄、若於小塕兩山之間、仍舊堵塞、使江水潮海外行、則

潮頭可禦。曹娥歸西匯、嶌爲東江、錢青出閘歸東匯口、爲西江、其東海之西北上流、爲浙江三江口、內江外海之關鎖、浮山之東、兩岸石骨橫亙、三江口以內之關鍵、而天然閘基。昔人定啟閉之制、版必厚闊、環必堅鐵、其啟也、必稽底板多寡而盡去之、使水勢湍急、沙則隨潮以出、其閉也、又必實以沙土、塞以草薪、故秋潮雖大、而沙無從入。

濬泖湖浦塘

顧廣譽曰、秀州之水、最上流則爲杭州於潛北之東天目、湖州安吉西南之西天目、最下流則爲上海之大海。然而天目之在湖州者、多合諸水以入太湖、而由運河以入秀州、不過十之二三、惟杭州之東天目與武林諸山之水、由

上下塘遞自西南而北、而秀州實全受之。大海固爲萬水歸墟、要必由東泖入三泖、由三泖入黃浦、然後可由黃浦以入海。案秀州之水、東出會龍橋、分二支、一由漢塘至平湖、一由魏塘至嘉善。由漢塘東流者、合胥江、淘涇諸水、匯爲當湖、海鹽、鷓鴣、上谷、黃道諸湖之水、會流而北、過柳莊、獨山、乍浦、諸塘之水入之、東北流、由三泖入黃浦。自魏塘東流者、一爲華亭塘、東爲張涇匯、風涇之白牛塘、合祥符蕩、葉蕩之水、會章練塘、東入泖。一爲東瓜湖塘、北流入夏暮蕩、又北入淀湖、又北入澱山湖、東至黃浦入海。泖湖爲秀州下流、旱暵則恃泖湖以爲之納、水潦則恃泖湖以爲之洩、水利之要道在通泖、泖通而天時之窮、可以人力補

救其間。秀州水所由洩者、嘉善爲張涇匯風涇、平湖爲泖浦堪東泖、其可由以洩者、卽可由以納、然由張涇匯風涇者、其勢紆而緩、能及嘉善、不能及嘉興秀水、由泖浦塘、東泖者、其勢直而駛、能及平湖、亦能及嘉興故論秀州水利、莫要於疏濬東泖泖浦塘張涇匯風涇、而東泖泖浦堪爲尤要。

濬碧浪漊港

淩氏曰、碧浪湖、湖州之上源承天目西南萬山而來、南條諸水之總匯、與南谿各水、由七十二漊港、散注以入太湖、故沿湖各漊瀆、湖州之下委、此程邑情形。若長邑則獨承天目西條之水、會安吉諸水、由各漊散入太湖、然西條之水、又分洩於湖郡、而會注程邑各漊入太湖是以碧浪湖爲七邑聚水之藪。論厥情形、碧浪湖爲咽喉、而各漊瀆爲尾閭、顧非碧浪湖之容納、則水無囊蓄、而郡之西南鄉、及東北兩鄉受其害、非各漊瀆之分洩、則水無歸宿、而郡之東北鄉、及長興下六區、均受其害。碧浪湖爲上關、城濠及運河、與各漊港聯絡爲中關、各漊港爲下關、非第湖州此爲要害、實東南諸郡水脈、呼吸相通、一有不治、水患不息、但浚杭郡之上游、勢若建瓴、而湖州之病在泛溢、但浚蘇松之下游、漊港仍塞、則湖州之病在難消、其爲要害何如耶。

兩浙水利

浙江水利考、杭嘉湖三郡之地、以杭爲最高、他如孝豐安吉武康則踞湖之高者、海鹽則踞嘉郡之高者、長興之西北境、烏程之西境、則又踞二郡之高者。雖其流之遠近不同、而要皆水之所自出、張邦彥謂杭則上流、嘉則杭之分流、至於湖則兩引天目諸山之水、獨匯於太湖、譬則釜底。欲治其源、當於杭州餘杭境內之南湖浚使深通、既可分殺上流暴漲之勢、且可備旱歲瀦蓄之資。並挑濬錢塘境內之西湖、及達海甯之上塘上備塘河、西谿之沿山河道一律通暢、劃削瓶窰涇山港口之漲沙以導其流、則嘉郡之運河、長水河、湖郡之餘不溪、可不治而自理。然後因端竟委、彩平湖之新埭廣陳、新倉一帶、嘉善之楓涇、張涇、九曲港一帶、出泖處所、疏治深寬、宣其去路、則杭郡治、而嘉郡卽與之俱治。湖郡之碧浪湖、荼花涇、昆山漾、爲洩水歸東要道、今被沙泥淤阻、東塘受全郡之水、出南潯、今隄岸低挫、單弱難資捍禦、北塘爲漊港之源、今多壅塞淤淺、幾成平陸、程邑三十九漊港、係杭湖之水由之洩入太湖、今除大錢、小梅、楊瀆三港外、皆侵狹淤澀、弗克暢流、其間亦殘缺無板、不能因時啟閉、亟應疏濬條築、因勢而利導焉、則湖郡亦治。外如長興之三十四漊港、宜洩攸關、壅閼宜治。海鹽之永安湖、澉浦河、白洋河、地高易瀉、宜濬深以蓄之。烏程之永安湖、出水爲碧浪湖、淤沙阻遏、必彼通而此乃暢。再於百名橋、治隄塘路、多開橋洪以洩之、至於圩岸

低薄田功不修諸邑皆然宜就近深浚河港卽以其土培厚加高爲一舉兩得之計若夫尾閭之治則惟決淞婁二江導太湖而注諸海又與江省同其利害者

美洲修米西西北河口

美義德氏曰河口所以有沙泥岡者因河水素皆含泥在流急之處欲沉不能但將入海流漸闊而漸緩其沙泥之沈者愈緩而愈多至流緩極之處泥盡沈落而水澄矣日久年湮凡所沈落之泥及所勒住之沙卽成泥沙岡充塞河口然則沙岡旣因流之寬展而成亦可因流之窄狹而去故宜在流之微見寬處左右築起兩隄使河水入海不寬展則流必急自可假水力沖開沙岡至其修河口之法

則於該築隄之處先測量詳明栽木樁爲記因河旁有大葅澤柳木無數卽於此製作木架中以大小柳枝橫豎層壘夾令堅實成如大木瓶形長約百尺厚約二尺寬窄自五十尺遞減至三十尺先以最寬者用小輪船拖至樁記之處卽加石沈之後以微窄者漸次沈之層層上累累近水面用石塊壓之令石塊高水面如許未幾柳枝與石塊俱被沙泥所掩一如生成之隄如是直向海內之沙岡而築逼緊河流未幾築至沙岡而沙岡早已沖開且沖去之泥沙亦不至復成大岡因於兩隄之盡處水卽旁散以至有小回流其泥沙亦隨回流而返漸將隄外等處淤起至於中流之外雖有沙泥少許漸漸堆集然已在水深之處絕無碍於行船

修米西西比河上流

美義德氏曰上流泛溢之故都緣沙泥淤起河心不能順流而下蓋河水皆含沙泥至水流頗緩之處泥沙沈落漸積成岡阻水下流一旦大水漲發河心便不能容故宜設法使河中泥不至沈落以障河心夫河水含泥之多寡一視乎流之緩急若緩急有一定之勢含泥自有一定之數太緩則泥必沈落如許致河心漸淺太急則泥必帶起如許致河心漸深淺深懸殊便多不穩欲使水中之泥不沈水底之泥不起必須河流處處適均而後自上而下之泥沙皆可直沖入海至若流之緩急不均其故有二一在河

之低率低率大則流急低率小則流緩二在河之寬窄河寬則水淺而阻力大流故緩河窄則水深而阻力小流故急總之河流均勻必須低率寬窄有定比例低率大處宜寬以免流之太急低率小處宜窄以免流之太緩修河之良法乃在使河之寬處改窄改寬爲窄初則上流之水必被阻而高起高起則低率大而流急流急則將河底高處之淤沙沖去於是上流之水亦不復高起漸落如故是使河中平日之水及有時稍長之水將河心高處自行挖深所以大水來時處處通快自可奔走入海矣

修米西北河隄法

美義德氏曰修河隄之法先以量地所用之羅鏡經緯儀

水平等物測河之方向、體處處之寬窄、處處之低率、畫一河圖、遠近曲直、恰與河符、後憑所測之寬窄與低率、仔細算明、當如何寬、始能容受河水、使上下之流、緩急均勻、迨及算定、即乘水勢小時、於河岸欠修之處、下樁一行。若其地勢高而無水、即以大柳枝、栽植成行、各距二三尺中以小柳枝、編成一片、若其地勢低而水深、即取長木榦、以打樁橛、深入地中成行、各距二三尺、中以柳枝葦箔等物、勒成一片、其木樁有下於河一邊者、有下於河兩邊者、亦視乎地勢若何耳、如是水稍長時、其流限於兩行樁內、必急、不久將河口挖深。顧大流雖在樁內、而水仍有透出樁外者、但樁外之水、靜安無瀾、泥多沈落、漸將樁外淤起、河水每漲一次、有時能淤四五尺厚、於第一年間、其樁外等處少者淤五六尺厚、更有多至三十尺者、故修築以後、越一二年、毫無溢出隄外之患、此法不第使河自挖其心、並可使自築其隄、不第永免淹沒、利於農田、更能使船艘往來、利於商賈。

閘壩涵洞

魯之裕曰、水之束也、隄力也、然而隄之高低厚薄、有定者也、水之消長盛衰無定者也、以有定待無定、能保、其力之常固歟、是故閘壩之建、所以殺怒浪之奔衝、而保隄者也、涵洞之設、又以洩積水、而灌漑乎窪下之地、且能淤磽瘠而沃壤之者也、不但惟是、積水洩則閘壩且多其衛焉、閘壩堅則大隄並蒙其奠焉、蓋閘壩所減之水、非漲而平漕之水、乃激而思逞之水也、其勢既突、而洶湧於閘間、則閘基且岌岌乎撼矣、而跌落之力、又將淘穴乎閘底而陷之、於斯時也、乃有涵洞之水、出而與之瀠洄旋轉焉、閘基可免於震撼、閘底無虞於淘穴、涵洞之有助於閘壩、因有功於大隄也、其用如此。唯是建閘必先擇地、非堅土不足以爲閘基、必先挖固土之塘、乃可以釘樁、樁頭取平土地龍骨、木鋪板、灰麻艌縫、次砌底石、迎水處立石一行、攔門樁二行、跌水處必立石二行、攔門樁八行、由是而砌金門、叠雁翅、其功不可缺而序尤不可紊。若夫建壩則須擇要害卑窪之處、堅其基以釘樁、其雁翅宜長宜坡、近水之石宜短、立石攔門與閘同、凡石縫俱宜糯汁和灰以艌之、涵洞之擇基釘樁砌石也亦然、涵洞之孔、則審水以酌之、水勢盛者二其孔、不盛則可一其孔。

蓄洩

元史河渠志曰、昔者禹湮洪水、疏九河、陂九澤、以開萬世之利、而周禮地官之屬所載、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川別水、以澮瀉水、其法甚詳、當是之時、天下無適而非水利。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壞、而後水利之說與、水二二兩下、而欲爲之防、以殺其怒、遏其衝、不亦難矣哉。惟能因其勢而導之、可蓄則儲水以備旱暵之災、可洩則瀉水以防水潦之溢、則水之患息、而於是有無窮之利焉。

黃六鴻曰地勢有高卑之不同故水旱有蓄洩之或異南方地低窪多湖蕩陂也北方地仰亢多平原曠野卑窪者利於疏洩高亢者利於瀦蓄然而南方亦有山田隴地未嘗不畏旱北方亦有濱河近淀未嘗不畏水其卑窪者爲之築隄堰建斗門旱則閉而蓄之澇則啟而泄之其高亢者爲之引河渠通溝洫旱則灌溉有資澇則流行無礙則南北之地勢均可以無虞若夫山隴之田下流築大壩寸寸而壅之引以牽車使不傷於大旱河淀之田四隅互長圩層層而遏之疏以涵洞使不傷於大水則依山傍水之地又可以無憂甯有地力之弗盡而天時之足慮哉

晏斯盛曰山谷之間有溪有澗有渠有溝遇低平能通水

之處即爲節蓄而爲之陂爲之堰隨勢而溝行之較之平地開鑿尤爲因利乘便窮衍之地有湖有塘有潭有泉有浦有蕩遇低平能通水之處即可車汲而爲之溝爲之梘就近而分注之枯土停瀦亦爲以逸代勞其斜坡倒坡水不能到之處山頂有泉者可層引而下無泉者因其最高稍平及平岡稍窪之處多開池塘亦可遞放而行遇旱均足資濟

陳庭經曰昔禹之治水有三始洩之以去害則導河入海
訂之以興利則瀦水爲澤終乂之以播種則濬畎
稱其盡力乎溝洫溝洫即周官遂人之法
爲三江之兩旁十里五里則有縱浦縱浦
江南

之支流也縱浦之兩旁三里二里則有橫塘橫塘者又浦之支流也塘之兩旁又有港汊港汊之兩旁又有高渠而凡江浦溝塘之上莫不有岸萬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則江岸也千夫有澮縱浦也澮上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洫橫塘也洫上之塗則塘岸也十夫有溝港汊也溝上之畛則港岸也夫間有遂則溝渠也遂上之徑則塍圩也禹貢揚州之域厥田下下至今皆成饒沃者得水之利故堰以瀦之壩以壅之隄以束之圩埝以衞之閘以時而啟閉之水至有以泄橫流之潰水退有以溉高仰之田所以雨則不溢旱則不涸田有秋而財賦甲於天下然東南水多而不盡得水利西北水少而恆不免水害者則溝洫之不

修故是故溝洫之制無地不宜而西北尤亟考西北支河所經淵泉所出皆可引之以成田以殺其勢其淀之最下者皆可留以瀦水淀之稍高者皆可如南人成圩之法水利興而水害亦除大抵天下形勢近山者在乎開泉吐溜濱河者在乎穿渠引渠高山平原水利所窮之處在乎多開池塘水厚多鑿井以資灌溉隨地制宜或瀹之使通或渟之使匯或滌之使暢或障之使迴不限方圓不定多寡不拘曲直橫斜因地勢而利導之因古法而變通之總以水之蓄洩爲度旱澇均必可資以此推之豈復有災旱之虞哉

周用曰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古今稱

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而孔子稱之曰盡力乎溝洫而已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者即平天下之大患欲修溝洫之政非必一一如古但各因水勢地勢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海而已合行司府縣州規畫定界先通流畫爲大渠次因頃畝畫爲中渠小渠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中卑窪特甚不通轉輸之處則疏爲塘濼於溝洫之間以游衍之潦則取蓄旱則取用則河患可平民利可興

陸桴亭先生曰治地之法與治兵不同治兵由寡以及衆治地自大以及小故善事兵者必先定隊伍隊伍定而後千夫百夫以至數十萬之衆無不可約束善事地者必先濬大川大川濬而後橫浦橫塘以至港汊浦渠之屬無不可條理知隊伍而後可以談八陣知濬川而後可以論溝洫。今之談八陣者泥八門之說而隊伍之間亦欲以八起數是由衆以及寡也論溝洫者泥遂人之制而萬夫之川亦必以三十里爲程是自小以及大也何怪議論煩多迄無成功哉。

農家正業曰中國東南爲水鄉初爲澤國而一遇少雨之年則大祲累告幾於赤地數百里偶值多雨又淹沒稻穀淤圩破塊八牛隨沒旱既籌賑水亦救飢皆不興水利之故。興水利則必開支河開支河則必濬舊河濬舊河則必挖深舊塘增築新壩又必厚其舊隄添開塘井每井可溉田九百畝東南地窪無處不可開井然必及於深量而井乃可不竭又近乎大川經流兩旁岸高者必須謀激水上行之法用風氣壓力置鐵管於江流湍激之間則可摶水上躍。

興水利

張楊園先生曰水利爲上下必興之務爲長上者與其嚬眉焦慮於征賦之無從慘慘畏罪黜之將及何如集父老而謀之於預爲豪家巨室者與其晨夕咨嗟於租課弗登

寇盜愈熾震震虞家室之不保何如消鄙吝而圖其長策爲小民者與其滌場無望呼貸無門去者流離轉徙居者不免囹圄骨肉難全溝壑是迫何如悉筋力於畚挶忍疲勞於井里乎。即若仁厚長者與其凶災之後流亡在目隱痛在心議施議賑皇皇於捐輸勸助而卒不過致嘆巧婦之炊竭涓涓之潤何如及未災之時幾力而營本計乎。此水利之宜講求昭然可覩者矣。

田文鏡曰水利關於民生甚鉅有父母斯民之責者乘農隙之時親行境內查河道溝洫池塘塞者通之淺者深之淤者挑之缺者開之荒者責之有關於鄰封者詳明關會協力以治之務期有益於民生毋致擾累乎百姓舉措紳

之品行端方者以諮詢於利弊擇鄉黨之老成持重者以董課其工程不假手於吏胥不委任夫佐貳不許鄉保斂錢不許奸民漏役明白曉諭躬先勤勞以本地之民力治本地之河渠利本地之田畝貴賤同工貧富協力一以至公無私民雖至愚安有不踴躍爭先子來趨事者哉

程月川曰政莫善於養民養民莫大於水利余在南雄嘗開陂塘五十有三矣民之慮於始者吾愼圖之民之慮於繼者吾預防之民之慮於終者吾善成之民朝有請焉而吾夕來矣民夕有請焉而吾朝來矣肩輿就道不勞僕從不費民財示則親給諭則親書書役不得過而問也一陂之勘至於再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吾不以爲勞也首事之來見者如入其室至於再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吾不以爲煩也大寒大暑吾能耐之大飢大渴吾能忍之逼仄之區險危之地十里八里吾能步之陂之未成吾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晝之所思夜之所夢咸在於此往往有緊要關頭百姓未言而吾諭先下首事未到而吾已先來陂焉有不成乎一陂旣成百姓見有利無害咸曰吾父母官未嘗有尺土於此而如是勞心如是勞身如是費財況吾儕小人衣食之資子孫之計能無勤乎於是强者效跡弱者勉力紛紛以開陂塘請矣。

中道全書卷五十三

理財門 經制

邵陽魏禮龍山輯

道義

大學曰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胡敬齋先生曰人民殷富國賦不乏須分田置井務農重粟輕省徭賦使民得以盡力於耕耨去冗食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躬行節儉限貴賤之等變奢靡之俗然後儲積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饑困天下之土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

要時而已。

華光煇曰、歲入不敷、民貧財匱、議者皆曰清逋賦、核釐金、加捐稅、皆取財之法。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取之過度、民力不足以供之、則亂端起。有變爲節財之說者、則曰裁額兵、除中飽、汰浮費、有變爲通財之說者、則曰興工作、振商務、修鐵路、設銀行。二說節勝於通、而原本則不在是。國用何出、出於民、民財何出、出於地、地利何出、出於物、故董勸農業、講求物産、爲古聖王生財之大道、即今日養民致富之真源。

徐鼎鼐曰、籌國用者、在於重農業而已矣、重農業、必先貴粟帛、貴粟帛、必先禁淫侈、禁淫侈、而後商賈之利微、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衆、耕織之人衆、而後粟帛之出多、粟帛之出多、而後銀價賤、銀價賤、而後泉貨之源通。

謹案古者井田之法、爲致富之經、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罔不推行盡利、國富民饒。降及後世、阡陌開而田制一變、買賣興而田制又一變、經營紛擾、欲致饒而饒卒不可致、欲求富而富卒不可求、財源之匱、固非自近代始。然井田不可復、買賣不可行、而公田必當興、理財貴理其源、土田之公、其理財源至善之道與。

賦稅

陸桴亭先生曰、田畝之賦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增田畝者、無如薄賦、故李朔曰、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役、欲增丁口者、無如輕徭、故馬端臨曰、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也。其要在節用、故楊萬里曰、欲薄賦斂、當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三公之言、皆知其本矣。

陸桴亭先生曰、古者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未有稅其身者。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年十五以上出一賦、人百二十錢爲算、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繇役、亦五十六而除、一人之身、役之兼稅之、後世因之、計口出財、遂謂之戶口。唐租庸調、亦皆論丁、一年之間、納租之外、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二十日、不惟稅役、兼於一身、而稅役之法、又視漢爲過重。明制一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爲定、十年編審、以次輪當、其法視漢唐爲簡。然漢唐之弊、在併賦役於丁、丁困則多逃亡、明代之弊、在併賦役於田、田困則多拋荒。

朱豫乘曰、古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則賦稅必本於田畝、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是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是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不可復輕、自魏至唐是也。丁錢徭役、因時所急、而別立名以取之者、自宋至明是也。 國朝定丁

銀既有定額、永不加賦、而復均丁於地、無遺漏偏枯之慮、不可謂非今勝於古者哉。

謹案夏后氏六府孔修、庶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三代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以田爲君授、故上與下俱足。秦廢井田、置買賣貧佃富田、天子稅什一、富人稅什伍、天子稅什二、富人稅什七、君與民共困。若易私田爲公田、上田畝十石、稅二石、中田畝十石、稅石五、下田畝十石、稅一石。三代關市無征、而山林有稅、故與其征關市、則冗蠹上下其手、而利歸中飽、孰若歸山土於公、價値十緡者、稅五十緡、値百緡者稅五緡、値十緡者稅五百文、市法而不廛、關譏而不征、則下可以足民、上可以足國。

本色

任源祥曰、古者粟米布縷力役、視民之所有、土之所產、而征之、間有折征、所以權一時之輕重、非定額也、而唐之庸錢、宋之免役錢、始以錢爲額、然惟役折錢、賦不折錢也。明季條鞭、始以銀爲額、是故征愈急、則銀愈貴、銀愈貴則穀愈賤、穀愈賤、則農愈困、農愈困、則田愈輕、田者民之所依、國之所寶、輕有棄如敝屣者、嗚呼、豈謀國之道哉、黃梨洲云、以錢爲賦、陸贄尚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爲不可、而況以銀爲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爲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仍使民歲歲皆凶年乎。謀國者立市以收本色、則銀輕而賦無病、斯民庶不至困苦爾。

宋史食貨志曰、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可强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又扣錢完納、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詔州縣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法、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糴、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

謹案產米之區、納米不難、納錢銀則匱、礦穴之區、地瘠穀少、得錢銀不難、變而通之、田產則徵穀麥、山澤則徵錢帛鹽茶則徵錢銀、法以錢爲準、穀一石準錢一緡、布一端準錢八百、銀一圓準錢一緡、稅一石則納一石、稅一端則納一端、稅一圓則納一圓、隨產完納、又隨[illegible]完納。近世貪墨、皆以財賦爲先、不以民事爲意、斗斛[illegible]所以準租、而對量加耗、尺寸銖兩所以均稅、而展取[illegible]畸、石米折銀一兩、而一兩折錢三緡無厭、民財既竭、民心亦怨、凡勒折加耗加賦者、殺無赦。又石氏稷臣云、錢貴之時、民敝於納錢、銀貴之時、民敝於納銀、納本色、則穀貴時民亦敝、是故國非有三品幣、輕重相權不可、有三品幣而無法償、亦不可、有三品幣、有法償、又定以一定之賦、官吏不能上下其手、民困庶稍蘇、今鑄一兩至一錢銀幣四種、準與銅元制錢完糧納稅矣、更能定法

償定賦法斯爲千古之良法焉耳

緩徵

陸稼書先生曰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輸今則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撲急踰星火有餘者尚可勉强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廹重科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累一歲所入不足以償何論仰事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否則春夏未完者至秋冬遞加重徵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爲苦今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堯舜在上何可不念若以上年所剩之銀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

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力以舒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撲可省一轉移間而其利無窮

催科

袁易齋曰催科無他術不擾即是善術所謂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寇萊公知巴東城安兩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楊誠齋知新奉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謹趨之而賦自足葉公衡知於潛徵科豫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民爭先納賦此無他不擾而已曩在楚南所至邑皆有里差每里之糧歲差一人督催而責其成而需索挪侵之弊作余所至革里差但令各保長鳴鑼傳催而賦亦無誤

謹案正供莫輕於我 朝而大催莫重於我邑邵邑上下兩忙各自完納急於星火無俟糧首之追都差之催者不知作俑於何人邑分五十六都每都分爲十甲十甲十年輪流當大催一次每升糧米收錢少一二百文多三四百文多五六百文甚且七八百文約計一歲每甲所收不下數百緡通計一歲各都所收不下數萬緡名爲作都會與都差催糧飯食之費其實每都都差只一人定額八十緡其作會以豐厚爲度者所費不過十之四五餘皆入於糧首之私囊以故人皆爭當糧首而

肥其身家又富者因自承當不令人收而所收者皆貧下之戶完正供猶難何堪受此重征每逢大催之年在糧首則喜出意外在貧戶則憂從中來奉土田而出售抱衣服以典當忍飢强凍以免其追呼小民何辜處薄賦之時而受甚無謂之暴斂可哀也已望聖君賢臣革除大催邵邑之民感德無暨

存留

陸稼書先生曰國家均賦役於田故原編存留所以免雜泛之役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工務則有一項錢糧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存留款項盡行裁減

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於此起。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不給以食、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心紅紙張、修宅器具、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有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乎、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上司過往、下程餽送、雜支供應、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不能不資藉於地方乎、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

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上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

胡石莊先生曰、唐以諸州之賦、析而言之、其一上貢、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非此不足窒其貪墨、而養其廉恥。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後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為上供、上供頗盈、而不加賦、當時以為善政、其實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需索、不得不抑配民間、細而斗斛折變、微利亦歸於官、大而飛芻輓餽、輦金積帛、以輸權門、行暮夜者盡諸民、官皆取其節、民日領其資、政之不善、孰過於此、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不困征斂也、斂之既盡、有司所負必多、譴責不已、罷斥亦多、奸胥知守長數易、而侵漁亦多、有司倦於檢察、抑配見民益多、奸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又多、未知何術以處此、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杜監司脅取之門、塞長吏抑配之竇、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於得罪、而後王道可行、然天下之弊、不可勝數者、其原皆私之一言、人臣私其身、不得不私其屬、大臣私其儔、不得不私其屬、展轉紛糾、以及遠方小吏、皆在所私之中、久則

避私者甯舍直道、遂私者遁迹公途、人人各行其私、而為之公焉、李泌諸人之罪、可勝誅哉。

糧册

陸桴亭先生曰、凡州縣錢糧、有多年未完者、有已完那借不明者、有未解者、有已解未獲回批者、因頭緒甚多、文卷浩繁、官司不及致詳、胥吏因而作弊。剛峰設格眼册、凡一應錢糧、俱照年分、逐年開列、某項已解、某項未解、某項領否回批、其存放給俱細細開列、遇大吏巡歷、即以此册送比、比後印官仍自親收、遇陞遷事故、即申藩司、交代明白、方準離任、如此可杜官吏侵漁之弊。

陸桴亭先生曰、凡戶口丁田册、在州縣不可不詳、而在朝

廷則但當職要、每見十年大造、費民間無限金錢、不過置之高閣、終未必得實數。則何如令州縣竟具總數達部之爲得哉。但籓司不可不存副本、恐有喪亡遺失之患耳

火耗

顧亭林先生曰、嗚呼、自古以來、有國家者之取於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姦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汚官猾胥之所世守、以爲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啟盜之門、而庸儒在位之人、所目覩而不救者與。原夫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

諸司府、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於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羸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羸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籓司謂之羨餘、貢之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多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曰、子以火耗爲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

宦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始出、有兩車行於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胡衍虞曰、爲吏欲爲良吏、必加意於有關萬民之事、而求其有關萬民、人人可沾實惠者、莫如錢糧一事。蓋一邑之民、非有地卽有丁、無一家不在錢糧之內、卽無一家不在徵比之中。然富而易完者十之二三、貧而難辦者十之八九。每見徵比逼迫之時、重利稱貸者有之、減價變產者有之、逃竄流離者有之、甚而賣男鬻女者有之、又甚而筆楚致斃者有之。此時催完正供、尚恐民力難堪、若再加耗橫

征何以克當所以廉吏到任務須痛革火耗凡里民交納錢糧止將由單派定正數依厘平稱納自封投櫃官府去一分之耗蔑小民受一分之利盍澤普萬民有不家尸而戶祝者乎不然取百姓之膏脂充一己之囊橐往往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其亦何益之有

鹽田

謹案人生食用之物五穀而外莫要於鹽鹺國家賦稅之入田畝而外無過於鹽款鹽為天地自然之美利解州之鹽風水所結雲夏之鹽刮地得之淮浙之鹽熬波川滇之鹽汲井閩粵之鹽積鹵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山東之鹽有煎有曬而其所以隨地皆產者原以備

人之食耳 國家定額分省行銷官為督運不得越界而私鹽橫行鹽梟競起不可禁止其故何與蓋民之所以食私鹽者以私鹽之價廉於官鹽官鹽之貴以上憲委員以督之分局以賣之又必用善會計者以司出入必用傭役以轉動之多千百萬人薪俸飲食關卡盤查所費甚鉅使之貴耳民有十分之供幾於官耗其四胥吏耗其三商取其二國家所得十分之一又重鹽稅上負與民爭利之名下受煩征食貴之苦若私鹽無諸費而賤買賤賣官鹽不廉則私鹽不絕私鹽不絕則官鹽銷路不暢然既有官鹽則私鹽又何能絕耶況官鹽稅之奉公者甯有幾何官鹽無異於私鹽何咎民之私也竊思鹽產於場猶五穀之產於田有國家者度田定賦官為徵收無漏稅之患而民甚便焉莫若就出鹽之地酌竈井之厚薄派為科則昔每觔稅數文者今稅十文編為正賦謂之鹽田由官按冊徵收否則俱由井司完納任民者商販可民販可不分官私任其所之安用緝私罷一切督運之官鹽局之人關津之人點驗之役巡邏之卒使各修其職業則鹽無滯礙之虞官無加派之弊國家歲多億百萬金錢免他項重征民食賤鹽上與下兩利焉夫何憚而不為

竈戶

彭鳳儀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海鹽煎熬全資爐戶雖有

等分業產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豫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盡言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山塲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薪積之苦曬淋之時舉家登塲燒灼熏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寒暑陰晴朋有課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客商到塲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疾病死傷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然去住兩難安生無所定加矜念遇事寬恤

煤鐵

鑛務實業曰鑛物之種類雖繁可以兩言括之曰石類曰

金類石類之不一、凡被以至高之熱度、而不鎔為流貫者、皆是也、而無往不有者莫如煤、金類之不一、凡被以至高之熱度、而即變其定質者皆是也、而所在皆生者莫如鐵、煤與鐵出產富而採取易、價值賤而需用繁、大而汽車輪船、小而飲食烹炊、無一不需、況產煤之富足供金球二千年之燃料而有餘、而出鐵之山則往往千里棊布、曾文正嘗言中國開鑛、惟煤鐵最有把握、宜盡革辦鑛之積習、宜洞知鑛礦之形勢、宜研究採煉之成法。從來內地之辦鑛者、殷商大賈居其半、達官貴人亦居其半、無論官辦商辦、與夫官商合辦、其人必漸染官場之積習、鑛工之勤惰、固弗及知、鑛利之贏絀、亦弗暇計、不知辦鑛為商務之一端、必須事事躬親、時時撙節、而後款不虛糜、利皆實獲、故辦鑛之積習、不可不革除、若夫機器之應用與否、當視乎鑛礦之形勢以為衡、其大要則有三等、有無需機器者、有暫需機器者、有全需機器者、何則、中國各省南北直向之山、其層石中、均有煤鐵相間而生、大山則為斜綫、小山則為直綫、平地則為平綫、或稍帶斜綫、而有上聯下聯、正聯內聯外聯之不同、然山為地中之石骨、山斜出於地、則石骨亦斜出而上、而煤鐵各鑛、隨山脈之蜿蜒起伏、於是鑛之層次厚薄、質性老嫩、成分輕重、　之而殊、即礦石之高低隱顯、亦因之而異、所謂礦口者、鑛地之由是施工者也、然有開口、有閉口、平進者謂之洞、直下者謂之井、兩山之

間、必有澗焉、山則上銳而下寬、澗則下狹而上廣、而其旁皆為斜綫、澗甚寬而兩山遙對者、知鑛苗不在山脊而在山足、循斜綫以求之、則礦口立見、是為開口、即由礦口以施其椎鑿、平行而進、愈進愈深、厥名為洞、此可用中國古法、而不必機器者也、其有澗甚狹而石壁層層合縫者、知鑛苗必深入山腹、須鑿山麓為隧道、隨綫以知鑛所在、是為閉口、然礦口倘可平行而進者、厥名亦為洞、此仍可用中國古法、如察知礦道過深、則當用鑿石機器、以節人力、此不得已而略用機器者也、惟鑛苗甚旺而皆隨斜綫深入地底、須直下數十百丈、而後得鑛、既得鑛、則左宜右有、取之不竭者、必須先用挖泥起重之機器、如鑿井然、自上而下、厥名為井、其鑛苗即以起重之機器引出之、其下遇泉脈、則當用抽水之機器、其下過深、風不能入、且不能開旁出之井、則當用吸收空氣之機器、此鑛之深入地中、此中國之古法、有時而窮、而不能不全需機器者也、然鑛產所在、可以開洞者十之七、必鑿井者十之三、故鑛礦之形勢、不可不周知。至採煤煉鐵之法、則又不可不分別研究者。洞煤採法、為平行而進、愈進而愈闊、然煤質甚鬆、常有覆壓之患、宜於闊處留取未鑿之煤、或作柱式、或作牆式、以指拄之、井煤採法為直綫而下、愈下而愈深、苟礦口不廣、必有崩墮之虞、宜於井中四周架以橫木、層累不斷、以為井內之欄、即藉作鑛工升降之用。至於井洞深處之黑

暗者、用油火恐誤觸煤氣、致遍地皆燃、宜用銑瓶代之、銑瓶者、取玻璃瓶一枚、注以橄欖油、及瓶之半、投燐質其中、即爛然發光。及煤已出鑛、則當籌輸送之法、集鉅款築鐵道。若夫煉鐵之法、則當先審鐵鑛附近所出之煤質何如、煤質果淨、可徑用生煤煉之、煤質苟雜、當改用木炭煉之、蓋產鐵之所、必兼產煤、否則必產木炭、挹彼注茲、至為便利、然煉鐵以木炭為上、焦煤次之、生煤又次之。其法於附近冶爐之所、砌一石窰、取鐵苗與生炭、層疊堆積、封其窰頂、煆一晝夜、然後閉息、其似鐵非鐵者、經火必變色毀碎、當揀出之、取鐵坯入冶、每鐵一層、夾木炭一層、須炭多而鐵少、如是者更煆一晝夜、其鐵即鎔為鐵汁、瀉入爐底、結為生鐵、彼司爐者、取鐵坯木炭、陸續加上、鐵汁復陸續瀉出、隨瀉隨加、源源不絕、炭有磏性、不至結滯、縱有混入鐵中、然重輕煆煉、即銷歸烏有。近西人因木炭價昂、改用焦炭、倘分鐵不清、則攙以石灰、第煤質雜者、即焦煤攙灰、分鐵亦不清、煤質淨者、即生煤加灰、其出鐵亦可用。至於用機器煉鐵、雖每日可出十餘噸、至三四十噸之多、然按之中西古法、皆可不用、惟既成生鐵板以後、所有煉生成熟、煉鐵成鋼、及製造重大各鐵器、則非機器不為功、吾故曰宜研究採煉之成法。泰西大利、在於開鑛、而鑛以煤為最、何則金銀諸鑛雖貴、究非人人所必需、其銷路反不若煤之遠、故論鑛以煤為上、鐵次之、鉛又次之、中國煤鐵至富、倘盡地開採、運銷列國、亦國家之大利、

錢幣

陸桴亭先生曰、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器械耳、粟與器械、持移量算、有所不便、於是代之以金、則以大不如小。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則金又有不便、於是又代之以錢、則以頓不如零、千里齎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又俱有所不便、於是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今之會票、則以重不如輕。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

銅錢

陸桴亭先生曰、錢之輕重、自當以一錢為率、錢之價值、斷當以每一文準銀一釐為率。若錢大輕、則銅不敵銀、銅不敵銀、則多費錢大重、則銀不敵銅、銀不敵銅、則難用。國初每文鑄重一錢、以一文當銀一釐、每千作銀一兩、則錢輕銅少、銷鑄無利、所旨之銅、可多資鼓鑄、而民間出入、均得一文當一釐之用之便。

陸桴亭先生曰、朝廷用錢、每便於發、不便於收、每便於下、不便於上、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天啟時嘗鑄當十錢、其重以一兩為率、愚謂今後遇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固難於個數、竟用當十錢、不必一兩、出入瞭然、無耗損兑折之弊。又鈔法之廢久矣、莫若取白銅之精好

者銷鑄爲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面曰康熙寶鈔背曰當五當十當百而止雜行散錢之中其鈔爲母以統錢之柰有錢爲子以分鈔之簡

花錢

王輔才曰銀不若花錢之用便銀之大者爲元小者爲錠用之於市有折色有減水有加耗又有庫平漕平湘平之互異貴賤輕重憑市儈上下其手花錢一圓有一圓之數十圓有十圓之數隨地而用無扣折之虞必大者重一兩準錢一千中者重五錢準錢五百小者重三錢又小者重二錢再小者重一錢再小者五分共分六等金錢大者重五錢準錢五千中者重三錢準錢三千小者重二錢又小

者一錢再小者五分共分五等

鈔法

陸桴亭先生曰古有三幣皆用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然此特以楮券錢而非即以楮爲錢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然後可宜於各處布政司設立銀券司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

李次青曰鈔用以準銀而不執以發銀造鈔計銀百兩編一字號五十兩一張十兩二張五兩四張一兩十張出款進款搭鈔三成滿十二年照原字號造換不以鈔爲權宜之計而以鈔爲制用之經得二千萬兩流通上下自足資周轉而爲力亦舒

陸桴亭先生曰昔之造鈔制度苟簡故易於毀壞今之造鈔程式精工紙料堅厚大者裝潢成卷藏於函可數百年不壞小者裱糊行用二貫以下用錢則不至於繁雖小鈔亦可數十年即有霉壞準其納糧充稅解部焚毀可以免倒換之累於民無損若慮水火之虞則以木皮爲函可以入水不濡以金石爲函可以入火不爇何易壞之有

貨貝

魏默深先生曰古者貨貝而寶龜財賄寶貨文皆從貝錫

我百朋制詳五等兩貝爲朋大貝一朋直錢二百十有六壯貝一朋直錢五十公貝一朋直三十小貝一朋直十不成貝者卒枚直錢三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壯貝三寸六分以上公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不盈一寸二分者不得爲貝取之水族物多而工不費屬鏑可以累世宜復貨貝與錢並行

銷禁

李穆堂曰天下錢之不足者多由銅鋪之銷鎔惟禁銅器之鋪則銷毀無所用而銷毀之弊不禁自絕請自鑄鏡及樂器外一切銅鋪盡行禁絕神像金箔一歲所糜難以計數服飾器皿概用純銀銀箔之多尤勝金箔金鋪銀鋪概

宜禁絕、犯者充邊。神何像之爲、敢以金飾像者罰不貸。

甚昶亮曰、禁銅不惟嚴於大而更嚴於小、市肆之間大小銅器俱不得鬻、毋爲姑息之令、已成器者官代鎔鑄、禁民間行用銅器、則私毁者無所售、而自息違者發覺重懲。有私銅貨之棄於家、而願交官者厚值償之、嚴官吏抑勒之令、而銷錢賣銅之弊自除。

楊於稜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無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行之中原、今洩之邊裔、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以廢功、昔雜金銀丹砂象齒鉛鐵以通時用、今一切用泉、皆故錢

不足。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粟穀、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所積、收市廛之所滯、厲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罷銅鋪之銷、則貨日重而錢日輕。

度量權

蔡元定先生曰、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蔡元定先生曰、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寡也、生於黃鐘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槪、以度數審其容、兩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蔡元定先生曰、權衡者銖兩觔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鐘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觔、三十觔爲鈞、四鈞爲石。

顧亭林先生曰、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則每歲而再正之、禮月令日夜分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槪是也。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審度、武王以之造周。今法不一、則民巧生、宜合天下度量衡而一之、部頒鐵尺觔斛

通行各省、以示整齊、亦平天下之一端。瓊山言勅有司每正歲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權衡、使凡收受民間器不許過則、又於凡市交易之處懸掛則樣、在內京尹及兵馬司官、在外州縣官、每月一次校勘、憲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程驗、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

沈順尹曰、孟子以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則其國爲幸存。今工部頒營造之尺、而木工復自守其魯班尺、衣工復自守其裁尺、又有所謂海尺平尺京尺不下十餘種、通商埠頭製造局所參用德尺英尺。晏子以家量大公量小爲陳氏盜齊之隱憂、魏武以小斛大斛爲搖動軍心之厲禁、今則

京倉之斗斛、與州縣之斗斛不同、而民間之斗斛則內地與沿海不同、而折色與本色徵收逕庭、關卡之擔數、出入差池、由無一定限制之故、貪官污吏、得上下其手、今中國之衡則更雜、戶部既有庫平、而復有公砝平、海關平、而發餉又有湘平、漕平、京平之不同、各省商人所用之平色、則更歧出、漢口一隅、平色有五十餘種、通商碼頭、則又寖用磅數噸數、推原其故、皆始於奸商猾吏之因緣為奸、破國家劃一之政令、以便其巧取豪奪之私圖、使外人得窺伺、以攘其居間之權利、此皆民之巨蠹、而國之蟊賊。考西國之政令不同、至律度量衡、即其主權所在、不能聽客之所為、無論何國人通商於其地、皆必折節以就其範圍、今欲

一新耳目、掃除弊竇、莫如由國家設局、製造度量衡、頒發各省、皆貢行用、自頒發之日起、一切私度量衡皆廢、而不用、則民聽不惑、而國家統其製造之權、除工本之外、酌收其中二三之贏餘、以資國用、此皆比戶所必需、而官造機器、價值工料、又較私造為廉、又何患小民之不從令哉。又石稷臣云、若造庫平一兩重銀圓、令天下權衡輕重、悉准此、不必須鐵斤、而權衡自同矣、推此以製度量、亦無不可同者。

漕運

陸稼書先生曰、漕運之法、三代以前無有也、以漕運而裕國、秦漢以來、不得已之策耳、夫以京師之重、而仰給於遐方、天下無事、則有浸漁遲誤之弊、天下有事、則有咽喉中梗之虞、甚非所以久安長治也。謀國者、當以三代為常、而以秦漢為變、經其變所以為一時之利、復其常所以為萬世之計、漕運無得失、漕運之多寡、即其得失、漢初漕山東粟以給中都、歲數十萬石、其後則歲六百萬、唐初歲二十萬、其後則三歲七百萬、宋初亦數十萬、其後至五百五十萬、其後之所以不得不多者何哉、養兵之太多、冗員之未去、西北之荒田未墾、不去其不得不多之故、以驟復於不漕、自裕之法、區區謀目前之得失、抑亦治其標而不知治其本。治本之計、亦惟汰羨卒、裁冗員、墾閒田而已矣。

漕運書曰、漢漕山東之粟、以給關中、唐漕江淮之粟、以濟

關洛、宋漕荆揚之粟、以給開封、元明海運、河運、循生迭起、勞費糜弊、海運則憂漂失、河運則苦沙淤、設官數百、員役夫數千萬、綜計一石之米、費銀十七八兩、而始達京師、漕蠹倉匪、百弊叢生、及至給發、陳紅朽腐、可食不可食者參半、售諸米肆、僅值一金、勞孰甚焉、拙孰甚焉、弊孰甚焉。根本至計、自當以舉荒田為要圖、否則統改折色、商運採買、裁一切漕員、歲省金千萬、陸宣公有云、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計一斛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斛、計民私耗綱司、話會通關、小票篩籮、會算酒飯、諸費石米四倍、商運一石之粟、民有三四金之省、歲省三百萬、逋賦安有不清、國用安有不足哉。

市糴

文獻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貨物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輸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法、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失、非市物也、亦諉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捄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爲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總配名目、不給價值、鞭笞取足、視同常賦、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

胡敬齋先生曰、天下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便於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己。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糶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糴強配、皆私而利。

工作

勞工說曰、海內何治乎、治其民而已、民何以治、使之安其居、樂其業、衣食饒煖、有室家之戀、不敢失職、而妄動焉、則民治、非然者、則民亂、民亂則世亂、預防世亂、莫大於廣民業、廣民業、莫大於多勞工、勞工者、有水工、有土工、有木工、有金石之工、有雜役之工、勞以手、勞以足、勞以負戴肩荷之強力、勞工一興、授民以業、傭值日進、趨工者衆、能使地無餘利、民由以富、國由以強、若夫消亂弭禍、使奸宄不生、寇盜不作、而無俟設維防、行殺伐、多損民命以求治、勞工之用、所關係者尤鉅焉。

世宗諭曰、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必當崇儉而去奢、工匠造物之情、喜新好異、見一靡麗式樣、初則爭相慕效、後必出奇鬭勝、雕文纂組、古人所以斥爲奇衺、豈可導使爲之、而不防其漸、又器用服物、爭尚華巧、必多用工匠、市肆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少一耕稼之人、且羣趨爲工、則物之製造必多、物多則壅滯、不但害農、而又害工。況華巧耗人之財、亂人之性、財耗則啼飢號寒、必得不免、性亂則放辟邪侈、無所不爲、風俗之澆漓、尚堪問乎、爲官者留心勸導、崇尚樸實、工作之間不爲華巧、違者重懲、則財用足、而風俗亦厚焉。

商務

黃庭鈞曰、建商部大臣、嚴定僞物之禁、立商會以制其利病盈絀、嚴定出口之稅、廢釐局以去其抑勒稽延、而又爲

之鑄金幣以一其衡平開鐵路以利其轉運庶幾朝廷可收實際商民可免虧損。

經世緒言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三代以上關市譏而不征風俗敦龐商賈饒富成一代承平之治降及近世五洲通商出口稅輕入口稅重若本國不自抽稅者惟美國為然論者謂各國能推廣不收外稅而後可爭端絕風俗醕天下人民永享太平之福。否則萬國公議一律持平不偏不倚之心無畸重畸輕之弊斯亦挽回稅務之一道。

中道全書卷五十四

理財門 耗損

游民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蘄紫垣曰古者民之類有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士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農服田力穡收粒米以養天下工製必需之器皿以適天下之用商則通有無聚貨財以利天下又有庶人在官為政不可少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四民之中力田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在官者居十之三每歲天下之穫除供天下食用外尚有積儲以備凶年。天下之治也由於家給人足而其亂也由於凍餒流離若使天下之民果能樂歲有餘而凶年不困孰願為寇攘

奸宄以自取喪亡是故欲天下之治必使天下多力田之人而後可。三代而下四民之外更有僧道之流與夫遊民乞丐悉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病民而蠹國無怪樂歲不免凍餓而凶年死亡相藉也。有王者起一切游惰之民嚴行禁絕不許官民施舍盡令改為良民給與土地使之自食其力足國足民之至計

工藝書曰國之貧貧於民民之貧貧於惰貧且惰求其不為非而不得求其勉為善而尤不得而又重之以末俗之浮靡積習之嗜好一應酬所費而故逞豪華一日用之所靡而動形拮据通都大邑巨埠要津無論已間嘗過百餘戶焉十戶之村落其居民皆好所銷耗不數年而百存數

十戶焉十存四五戶焉又不數年而數十戶僅存十餘戶焉十戶中僅存一二戶焉其田地以典售而爲他姓所有其子弟以好逸而與匪類爲羣今試問不兵不農不工不賈不衫不履蠢然騷然自別於四民之外者非游民乎極其游民之害至飢寒交迫細之則行竊黑夜大之則放會結盟取類呼朋肆無忌憚說者謂民亂之階始於官迫飢驅吾獨謂官之所以迫飢之所以驅實始於無業無業之原實始於無教欲力挽頹風俾之相生相養相習相安非疆吏嚴飭州縣多設工藝局廠不可泰西東西罪人尚且習藝何有於平民女流且能作工何有於男子瞽聾喑啞且各專恒業何有於智慧聰明患在地方官慢不加察任

其暇豫優游疲苶皆竄教民若何宜勸工藝勸工藝若何宜先籌款提淫祀之需無益之費延公正紳董以經理其事聘精於製造者以充當教習納無數之游民食息寢處於其中定以年限必使之藝成而後已兼編俗語以啟其蒙而覺其瞶痛除煙毒不數年中而民皆有業可執向之疲苶皆竄暇豫優游者一變而精神淬厲發奮自强西人能體華人之性質造成適用之器以出口華人何可不體西人之性質造成適用之器以出口耶民不至更流於惰國不至再患其貧是亦圖强轉振之機軸

謹案季世十室九空一言以蔽之曰游民太眾士農工商非游民然非明道之士非力穡之農造奇巧之工貿蠹物之商何莫非游民而不可計算至隸胥蠹役之滿布衙側闌津又無論已一人爲富游手者數十人一人爲貧游手者數十人其最眾者有惑世誣民之僧道其最眾者有無廉無恥之娼優其尤甚者有無禮無義之齋匪尼姑其尤甚者有不仁不智之盜賊强丐煙痞博徒與夫技數之流皆不耕而仰給於農語云九分閒人一分耕管子曰一夫不耕欲天下無飢得乎賈誼曰生之者少而靡之者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毆民而歸之農皆著其本使各食其力若置公田一切游民非耕莫食非工賈莫活可盡驅而自食其力議者謂盡禁游民安置何地不知天下之土足以養天下之人盡地開墾謀

生有餘不務正業者拘之城市以充苦役不改黥其面手天下莫容雖被囚死置之勿論必懼而勤減無數游民增無數農民生無數食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洋煙

陳忠告曰嗚呼洋藥耗敝中華實爲古今禍變之極富者吸之漸貧貧者吸之益貧弱者爲丐而强者爲盜癮入膏肓年壽爲促生育尤艱西人以此毒我中華非特歲取數千萬之金錢抑且歲減數百萬之生靈而且煙癮所迫更甚於飢寒雖使寡廉鮮恥犯法輕生亦有所不顧坐使國勢日流貧弱民生日益困窮而風俗人心亦因之而大壞如江河之潰其隄防其害甚於洪水夷狄猛獸等亦可謂

生民以來未有之浩劫已。革煙之法，商請外國禁止入境，內地禁種煙苗。六十老癮限一年斷。其爲煙民新癮令出必止。從前煙土官盡收貯，賣與老癮，而定價一元。每縣遣一人巡查。官紳不嚴者，參罰不貸。藏煙不呈，違禁不從者，罪在不赦，則煙可絕。

糖酒

張楊園先生曰，食爲民天，酒爲民蠹。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無羣飲之禁。今日流濫已極，凡人日食一升，能者倍之而已。飲酒率數升，能者無量。食食久止，踰刻飲酒，或終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妨日廢學，猶其小也。淫奢於是乎興，訟獄於是乎繁，金於是乎盡，粟於是乎死，天下囂

然，常若不足，無謂秫田傷穀，有數也。得百里之地而治之，禁釀三年，而民自足。

船山先生曰，古之爲酒者，以療病，以養老，以將敬賓客，有過飲之禁。自禹以來，垂戒亟焉。天子所不敢耽，聖人所不敢旨，則愚賤貧寒之子，不敢恣其所欲，素封紈袴之豪，不敢聽其所嗜。故周官有萍氏之譏，藉其無之，而民生自遂，且能永無之，而民氣尤醇。乃其流既久，不可以乍絕，則重稅之而酤者不得稅焉。稅重價增，而貧者不得飲焉。減釀一分，即多省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豈非厚民生，正風俗之所大快哉。榷酒雖辱，而稅酒則正，又何疑焉。百家之市，無懸帘，則日暮無猜爭之狂夫，三時之暇，無巷飲，則長夏無稱貸之窮民，又何病焉。尤宜廣戒飲之諭，加酗酒之律，鞏宴享之事，爲之節制。沉湎之人，勿登薦剡。至於糖舖茶室飯館，其常禁革，尤爲緊要。

征榷

道與曰，山林藪澤之司，所以崇本抑末，使人盡力於南畝。後世征財繁興，視爲利藪。至明末季，凡民間簑鋤箕帚以及薪炭魚蔬之細，莫不有征，甚至一物而關市疊輸，一市而東西重稅，至於鄉村僻遠之地，差胥徵收，令牙行總繳。交官甚微，不過飽奸胥之私橐，而小民重受其擾。富國之道，當與地爭利，勿與民爭利，當培工商，杜漏卮，勿搜括稅釐，以病民而自病。

李贊元曰，日中爲市，各相交易，布帛菽粟，是其日實，雞豚牛犢，是其畜養，以及花棉蔬果，無非肩挑背負，圖升合以餬口。乃有奸民串通衙蠹，賄營符劵，凡民間斗米耕牛隻雞尺布，無不撮取用錢，以故落地有稅，空舟有稅，甚至搜囊發篋，且徧及於窮鄉下邑，菜傭固所不免，屠戶亦在必征。究竟上報甯有幾何，而窮民之膏髓錙銖不遺，稍有不就，意指爲漏稅，誰敢起而與之辨明。祖嘗扯而禁之。

汪康年曰，病民之端，莫甚於釐卡。天下設卡數百，設官數千，增役數萬，候補人員皆視釐局爲利藪，百計鑽營。其釐卡如織，一水之地而抽釐十餘次，驗票十餘次，一貨之稅，而征之於未成材用之時，又征之於已成器物之際，物價

低昂之不一也、而稅課則一成不變、有始僅值百抽五者、繼至十抽三四、各局之衰旺不定也、而稅額有增無減、致有强稅就額之弊、其扼制商民之法、有得錢賣放之弊、有大頭小尾之弊、有得錢減貨之弊、此猶病國而不病民也。若夫銀則補水、錢則補串、漏報一絲一縷、雖全貨充公、尚須加以厚罰、司事差役、同惡相濟、又層層苛扣、稍不遂意、甚加鞭扑、翻囊倒篋、無異盜賊、且又商人守卡、而故與晏開、商船乘潮、而故與停留、疾風甚雨、而故與稽滯、商人之貲財不顧也、商人之身命不問也、釐稅之入、上得其一、而下得其九、此九成中、官得其二三耳、司事得其二三、而巡丁得其五六、縱千里百虎狼、以迫羊兎、幾何不相將俱盡

耶

胡致堂曰、榷酒茗、算舟車、筦山澤、古聖王所不爲、而後世以爲大利之源、置官設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有廢弛、立見其竭、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廪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獨貢賦什一而足、是何道哉、取之有制、用之有節、設官甚少、量入以爲出、無侈靡妄費故耳。若出無涯、征求無藝、權征筦筭多至於倍蓰、加至於什百、於是財竭民叛、并國而失之。

劉克莊曰、昔之理財者、擢抑富商巨賈之盜利權者耳、逐什一以養口體者、弗問也、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細民者耳、營升斗以育妻子者、弗問也。天地所産、海之魚鹽、藪之薪蒸、漆枲絺紵之百貨、械器陶冶之一藝、蓋販夫販婦、園夫女紅、所資以爲命者、苟操斡之無遺、則嘆愁之甯免、漢算緡錢、下逮末作、唐爲官市、害及樵夫、治世氣象、不宜如此。向也榷酤榷契、信有遺利、今囊括殆盡、弓張未弛、巳失利源、邑困繭絲之取、民受池魚之殃、麟趾澤息、蠆尾謗興、將安取此、國家此一氣脉、宜迓續、不宜間斷、宜培養、不宜椓伐。

經世緒言曰、釐卡槪行裁撤、令各項坐賈計貨認捐、統爲地方官徵收、不必别設局員、則實徵實解、直截簡明、官省則役省、役省則費省。

利臣

顧林亭先生曰、古之人君、未嘗諱言利也、所惡於興利者、爲其必至於害民也。昔唐太宗責萬紀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以利民也、與其多得數萬緡、何如得一賢、卿未嘗進一賢、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斂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黜萬紀還家。明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王允道以鐵利進、上曰、朕聞治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財源塞、而必損於民、杖之流海外、聖祖不屑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

趙雲崧曰、權臣強藩、積貲無藝、親行掊克、廣收苞苴、無一非出自民財。漢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縣官斥賣三十餘萬、以充官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唐李錡反、兵敗伏誅、朝廷籍其所沒家財、送京、李絳奏錡家財皆刻剝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憲宗從之。以橫取於民者、仍還之民。憲宗英主、其說易從、不謂桓帝先已行之。後世有似此者、當籍沒貪吏之財、以償民欠、籍沒權要之財、以補官虧、故明王宗茂劾嚴嵩、請籍其家以充邊軍之費、亦裒益之一術焉。

范祖禹曰、利、百物之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君子不盡利以遺人、所以均天下之施、聖王

寗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有聚斂之臣、寗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極於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眾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大、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掊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世蒙慶。

楊奐言於耶律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已非所長、又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撓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善之。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嚴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爾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行、時論翕然。

帑藏

陸宣公曰、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尙廉、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惠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取之

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亦何必撓廢公方、蒙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哉。

陸宣公曰、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者、未之有也。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者、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商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無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必貯之內府、方為己有哉。

節儉

朱黼曰、國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之好尚、本於人主、人主以儉約爲心、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以過侈、朝廷以儉約爲先、則士庶之家、不敢越分以過晉、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不可勝用。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趾既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庶富之效、唐太宗監秦人之弊、財用既具、而一殿不爲、於是成貞觀之治、樽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於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根者甚鉅、人主其可不察哉。

王叔英曰、古者制民之用、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差等、不得過侈、而又無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

世雖有制、而未必盡行、苟富有貨財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於婚姻之事、往往假借於人、務爲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乏祭物、欲竭己貲、而至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用之不舒、財何能足。議者謂以天地之財、用之天地、何害之有、不知儉而不勤、儉亦徒苦、勤而不儉、勤亦徒勞、以無益之事、耗有益之財、財日見其減、而不見其增、以有益之財、爲有益之事、財日見其增、而不見其減、所以聖賢論政、開源尤必節流、是故醮度必戒、有敢爲修齋者、罰無赦、演舁必戒、有敢爲遊觀者、罰無赦、上下衣服、一概衣布、有敢爲華飾者、罰無赦、嫁娶禁厚奩、喪葬屏儀文、室禁峻宇雕牆、宴禁山珍海錯、金銀銅器花畫新樣奇巧、一切無裨實用之物、盡行禁絕、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不誠然乎。

趙清獻公曰、古人有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天地雖有自然之財、如百穀出於田野、百貨產自山澤、必待胼胝而後成、必待採擇而後積、諸如工賈雜作、易米而食、伐薪而炊、無一不煩經營勤苦、而後可得、財之生也、何其難、若用之如泥沙可乎、邇來風俗奢侈、一衣服也、極其華麗、庶人僭比公卿、僕隷亦衣綢帛、未曾念機匠女紅衣砧繭舘中絡

緯刀尺之辛苦也。一飲食也、極其珍錯果肴、皆異品、食物必有上、未曾念虞人鈞叟、空紅蔓草中宿霧餐風之勞瘁也、一器具也、極其精工、不有奇技淫巧古董玩好、人爭以爲鄙、未曾念竹頭木屑、百工胼手胝足之艱也。一屋壁也、極其華美、非有峻宇雕牆連甍廣廈、人恥以爲陋、未曾念蔀屋茅簷、農夫塞向墐戶之苦也。以及婚嫁祭葬之禮、富者罄囊、貧者稱貸、竭中人之產、傾上農之資、而不足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是故庶民尚此、居鄉必盜、士紳尚此、居官必賄、此民習之所以日壞、官守之所以日弛、率皆奢侈之故耳。請嚴勅大小臣工、省身約己、去奢尚儉、爲民表帥、並諭天下百姓、力敦樸素、違者按

徃治罷、則人人爲天地愛財、而財益足、而民風國本培養萬年矣。

瑪林、一曰儉德之恭也奢惡之大也從古無以奢昌而以儉敗者、論語曰、與其奢也、甯儉全盛之天下猶宜儉、何況凋殘、承平之天下猶宜儉、何況兵革比者兵興、戒嚴、徵調供億、賦車籍馬、行齎居送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轉饟、餓殍在衢、菜色在室欲有以保黎民、甦元氣惟有一於儉而已、禮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嘗秫嗚呼此何時乎、豈僅靡敝之謂乎、非有以挽回之不可。將勸導之恥、必不從將懲創之恥、攝民之害大惟有躬行以化之、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

優倖、卑宮室、廢苑囿、捐羞品、卻異獻、戒横賜、而禁奢以衣服爲第一義、帝堯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漢文帝身衣弋綈、令王公以下、一概布衣、貴人衣布、則俗必重布、重布則一切文飾皆不稱、不言儉而自歸於儉矣、國用安有不足哉。

謹案大禹菲食卑宮而興夏、文公布衣布冠而復衞、孝文恭儉而富庶、金世宗訓民節省、無妄費、禁學南人衣飾、稱小堯舜、儉樸之所尚大矣哉、叔季競尚奢侈、一簪之值、幾乎百金、一席之饌、半乎中產、窮竭乎室廬輿馬之飾、競務乎錦繢奇巧之觀、杭之綢蘇之縐江甯之緞、口外狐鼠百獸之皮、人人得而衣之翠石瓊玉珊瑚瑪瑙琥珀、奇花異樣、人人好而玩之、財安得而不匱、然此中國之財、耗之中國、猶未至於大失若夫與洋人通商、此中國一大禍機、我以農桑立國、彼以商賈成家、我以禮義爲先、彼以財利爲首、顧利不顧義、損人而利己、通國之人、皆以行商爲生涯、精製造尚奇巧、造奢侈之物、可觀而可愛、爲不堅之事、易購而易壞、反復流轉、以罔取我金銀、中國之衣足以適體也、中國之食足以適口也、中國之貨足以適用也、而皆賤而不尚、厭故喜新、竭其資財、無人不衣洋衣、食洋食、用洋貨、渾樸之天下、變而爲奢靡之世界、我之金銀、盡爲彼有、我之人民、多爲彼用、中國貧而外國富、彼以金銀之富足牢籠我國之貧

民中國之民、必盡趨而助洋人所謂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又況彼假通商、而埠據要害彼假保護而滿布兵輪、彼假貿易、而居住我城郭、彼假礦學、而探識山川昔止欲盤剝我金銀、今更思攘奪我土地、且利權多倩洋人管理、關津皆歸洋人收稅知我財用虛實、其不爲印度之續者幾希、何爲徒益其富、甘受其愚、而不覺耶。然則爲之奈何、洋人之所以富强者在乎通商、中國之所以貧弱者亦在乎通商、中國不欲禦外侮、可以不禁洋貨、中國而欲禦外侮、不容不禁洋貨、然洋貨不能顯禁其不售、其要在我上下之儉樸、不禁之禁而已、爲長上者、躬行節儉、衣中國之衣、食中國之食、用中國

衣貨爲民表率、又諭人民敦行儉素、衣取溫體、食取充飽、用取堅固、城市嚴以街總、束以保長、閭里約以鄉正、糾以族長、有服異服、食異食、貨華侈者、始則重責、繼則笞罰、而必自禁官塲盛饌、謁見盛服、衙門華飾、始君子德風、小人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則一味僕儉、不溺於外洋者、並不竭於中國、爲理財之良圖、總之、中國尚儉樸、則洋貨無所售矣、洋貨無所售、則洋人貧矣、洋人貧、則外國弱矣、此制外洋之第一要策。且夫足財用、制外洋、惟有尚儉樸之一法、而尚儉樸、又爲挽回天意人心之大權、天下人之所以相殘相賊、相欺相詐、趨利如鶩、逐欲如虎、貪冒無厭者、無非爲衣食之華、宮室之美、器用之侈、玩好之盛、吉凶慶賀之隆、競尚奢侈焉耳、貪冒已失性真、奢侈又增罪惡、環顧天下、奢侈日起而日甚、貪冒日出而日進、罪惡愈增而愈多、終不免於災亂、從古未有儉而無福者、未有奢而無禍者、上自朝廷、下至小民、如大禹卑菲、如文公布帛、如孝文恭儉、以古聖爲法、有何不可、小堯舜衣食不許學、南人何必爭學洋人、少一分衰費則多一分蓄藏、多一分蓄藏、則免一分妄取、免一分妄取、則葆一分性真、葆一分性真、則消一分災亂、而無罹於浩劫、則天下幸甚。

國用

邱瓊山先生曰、人君爲治、莫要於制國用、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君特爲民理之耳、古之人君、知其爲天守財也、爲民聚財也、凡有所用度、非爲天、非爲民、不敢輕有所用、其有所用、必爲百神之享、必爲萬民之安、不敢毫釐以爲己私、苟認以爲己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艱、積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有餘、日消月耗、馴致府庫空虛、國計匱乏、求之於官、官無儲峙、求之於民、民無蓋藏、當是之時、凡百謀爲、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爲安、國家何所資以爲治哉。

董仲舒曰、古之聖王、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父母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蓄妻子極愛、故民悅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富、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冒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內興工作、外攘夷狄、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用。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通典食貨編曰、漢文躬行儉嗇、爲天下先、京師之錢累百

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溢露積、至腐敗不可食、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愧辱焉。漢武因文景之富、擴四夷、事神仙、財用益匱、杼柚其空、於是置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開鬻爵、設榷酤、收算緡、納雜稅、更造錢幣、蓄貨長財、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使無靈臺之悔、漢祚不其殆哉

唐史食貨志曰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民物蕃息、外戶不閉、天下斷獄二十九人、號稱太平。及其弊也、兵冗

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况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幷、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生民窮困、以至於亡焉

宋史食貨志曰、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嚴守令勸農之條、稻粱桑枲、務盡地利、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羣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政、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西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欲、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進富國强兵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行。徽宗旣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政暴斂、以濟多欲、自速禍敗。又宋初會計、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旣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

明史食貨志曰、記曰、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明初沿元之舊、錢法不通、而用鈔、又禁民以銀交

易、宜若不便於用、而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者何哉、勸農桑、務闢墾、土無萊蕪、人登本業、又屯田開中給邊軍餉、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强之兼併、計臣變鹽法、於是邊兵仰食太倉、轉輸不給。世宗營建最繁、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俺荅入犯、增戍倍餉、加派於是始、其箕斂財賄、題增派、括贓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神宗營建織造溢經制數倍、畝加九釐、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實左藏、中涓羣小、橫被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內困敝、而儲積因以空乏。崇禎時、加徵迭起、民不聊生、國遂以亡。明之國用不足者、織造、賞罰、齋醮、土木之故、

詠眘復謂通鈔法、可以富國、不知國初之充裕、在勤桑農、而不在鈔法、強本節用、爲理財之要。

孫鼎臣曰、財者、天下之大計、財有數而用無常、考其盛衰、足以知其理亂、其君仁恕恭儉、民得阜其生、而遂其求、無勒富之心、而天下之富、皆歸於國、君失其道、政失其理、聲色狗馬土木之欲繁、而水旱盜賊夷狄之患作、於是聚斂之臣進、剝下益上、至於四海困窮、天命人心隨之而去、嗚呼、可不畏哉。唐天寶盛時、海內殷阜、元宗侈心一生、宇文融楊國忠王鉷之徒、以財利取媚、遂釀安史之禍、兩京陷沒、民物耗斁、肅宗中興、奮於艱難之中、用兵專仰江淮財賦、至大歷初、稍稍孳息。宋太祖懲五代籓臣驕恣、漸收利

權、守令更用文臣、其時士卒簡練、宗室鮮少、自朝廷以及郡縣、官不必備、故財雖不足、而綽然常有餘、休養生息、至於太宗、遂成富庶。英宗財多而用不賢、則兵冗官濫、宗族太蕃之故也。熙甯以後、言利者蠭起、掊克橫賦、法守蕩然矣。明初制財有法、立魚鱗圖以覈土田、立黃册以稽人戶、賦役既定、徵收以時、關市之征、務爲簡約、盡除宋元苛細之弊、以充衛養兵、以開中實邊、天下府庫、各有存積、外餉不支於內、京師不括於外、其取有制、其用有節。宏治以後、內庫供億寖繁、始增市稅、置官房、改直省漕糧、以供御用、繼之以武宗之游宴、世宗之營建祠醮、累世之積耗焉、久之、外庫所藏、宣索亦罄、由是羨餘乾折抄沒孝順之名起、姦璫四出、礦稅橫擾、四海騷然、民不聊生、至萬歷之世、危亡之禍成矣、然其時經入之數、無減於舊、而出倍於入、黷貨無藝、至天下兵起、乃益橫征苛斂、救敗而適速之、亦可悲已。是故天下之財一也、物之衰王、俗之奢儉、繫人主之敬怠而已、以開元之富實、而元宗西幸、以彭原之迫隘、而肅宗中興、以五季之凋瘵、而藝祖開國、以建中靖國之豐亨豫大、而二聖北狩、貸逋租、寬稅額、而明興、講礦利、增田賦、而明亡、數君之成敗得失、豈非千古制國用者之龜鑑哉。

謹案洪範八政、首言食貨、大學十章、終論理財、財本國家之要務、理有經營之得失、而民心叛服、天命去留、國

之治亂興亡罔不因之。間嘗俯仰古今、府衡中外、上問萬全之策、下抒一得之見、士擬議於學、官籌畫於朝、覆土田、清逋賦、行鈔法、廣鑄造、開捐納、括贓贖、事非重大、姑無容論、而論得失之大關、必以開源節流爲上策、下此、則舍本逐末、而與民爭利、下此則侈用無度、而橫征暴斂、下此不力圖自強、竭民膏以爲歲幣、此畔服去留治亂興亡之所由、以決王霸暴虐昏庸之所由以分也、其要繫乎君心之敬肆而已。財生於天、長於地、而成於人、人生日用、以衣食爲大宗、國家賦稅、以農桑爲巨款、環顧天下、縱橫億萬里、耕者半、荒者亦半、人民千百兆、勤者多、惰者尤多、地利所以鮮出、國用所以不敷也、舉

天下之大、盡地開墾歸公量佃上田稅什二、中田稅石五、下田稅什一、山澤價值千緡者稅五十緡、值百緡者稅五緡、稅雖重於古、而民無買賣之費、官免力役之征、修水利以備旱潦、饑饉泯而蠲賑可省、辨五土之宜、求種植之善、勸百畜之喂、衣服皆令女紅織紝、驅無業之民、盡業農工、閭里少一游手、則畝多一農夫、山川多一地利、則朝廷多一賦稅、天下之土田足以養天下之人民、天下之正供足以佐國家之正用、鹽爲每食不可少之物、度井納稅、官司省而上下皆益、五金之產、無地不有、察地開礦、國用自可流通、化學又在所必講、此開財源之道、億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上古之財患在不開其源、後世之財患在不節其流、流不節猶萬頃之水不爲畜止、而任其放洩、則竭在轉瞬間耳、後將何濟。以故下之節也、飲食衣服、訓其儉樸、婚姻慶弔、垂爲定式、抑末作以免侈心、禁淫祀以免浪費、除僧道優俳、清訟獄煩苛、俾一涓一滴不爲虛耗、而藏富於民間、上之節也、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比德大禹、省後宮、減僕寺、戒珍奇、去武神聖、官不必備、惟其人、省冗員、更嚴贓吏、兵貴精、不貴多、汰羸卒、必講屯田、而藏富於內府。壞國用者銅器、銀貨、害農事者糖食、煙草、必嚴行禁塞。視府庫爲己私、不成事體、用貨賄如泥沙、實傷國脈、少一分妄費則多一分蓄藏、多一分蓄藏、則免一分妄取、免一分妄

取、則得一分人心、此節財用之道、亦億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二者皆帝王理財之上策也、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三代以上無霸、三代以下無王、霸者無萬物一體之懷、專以富國爲強兵之計、田置買賣、徒知賦斂人民、繁庶第顧丁銀、煮海爲鹽、運售於四方、興機器以造貨賄、建銀行以析秋毫、要會之地、埠頭林立、統以公司、輔以兵輪、立學不講道德、而講格致、謂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以天子之貴而下同商賈、以四海之富而謀及市廛、因是天下之人賤稼穡而貴鬻粟、舍田畝而趨市廛、廢詩書而攻製造、渾樸之天下變爲奢侈之世界、錙銖之計算、用爲鋒鏑之漏卮、名爲理財、實則耗財、則霸者之逐末、王者所不爲也、古之漢宋明祖、今之歐美諸君是也。若夫暴虐之君、貪聲色、樂逸遊、尚華侈、興土木、希宗神仙、縈情老佛、悅珍禽奇獸、好開邊拓土、吏員日衆、兵籍日多、正供因之不給、奴藏以之屢空、於是財利之說興、而掊克之臣進、井稅有常征、而復益之口稅、有定額而更重之、置平糴、立均輸、與鹽鐵、設榷酤、緡錢有收、間架有征、舟車有算、和糴借商、青苗市易、助役之秕政紛然並出、縱一己嗜欲、不留爲保障、反取盡繭絲、民不聊生、嘯聚爲非、禍延宗社、唐太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剝民以奉

身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此暴王之以横征暴斂爲理財也如秦皇漢武唐德宋神明武是也今夫理財之道暴主固不可與知而庸主尤不可與明彼其惑豐亨豫大之説用度不經具優柔寡斷之質委靡不振內亂交作外侮頻生戰守無策惟是以和親偷旦夕之安納幣數千萬賠償數百兆取之府庫守藏告罄商之公卿小大弗克於是攤派於諸州抵借於鄰封加釐款重關征廛酒菸房雖搜括殆盡猶不足以償萬一顧與其臨時以數十兆之金錢助人甲兵之資孰若先時以數十兆之金錢爲己戰守之具戰可以轉禍爲福和則坐以待斃人事日趨而日下外患愈出而愈

奇歲幣愈和而愈多財用愈理而愈失如宋之真宗徽宗欽宗是也且夫君有王霸庸暴之分由心有敬肆之異心有敬肆之異則理財有得失之殊理財有得失之殊則天命民心國家有去留畔服治亂興亡之不同世之理財者果何如耶如王者則元氣厚而福祚長如霸者則元氣薄而福祚短如暴主則元氣耗而大命懸如庸主則元氣盡而大命傾唯大有爲之主必法二帝三王之上策不爲秦漢唐宋元明之下乘要之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義者公也利者私也人君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不患財之不殖祗患德之不修不憂利之不豐特憂義之不明德不修而放肆雖有鉅橋之粟敖倉之積卒

爲興王之資義不明而侈肆惟是剝人之財攘人之國難免爲人之得敬修德明義清心寡欲惠下恤民物非己有一毫莫取何有悖入悖出罔不來享而來王不可永保天祿哉

理財門 積儲

積貯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積貯書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至三十年之久則恒餘十年之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古之所謂餘者餘於民也今之所謂餘者餘於國也然餘於國而能出以利民濟一時之急猶之餘於民也至餘於中飽則直謂之無餘而已矣且夫餘也者積之餘也非多取之餘也爲國者必計一歲之所出其爲賚予有幾其爲膳服有幾其爲冗兵之糜餉有幾其爲宮室苑囿興作之可已者又有幾使一歲之所節常得什之三則三

年而餘一年之食以其餘者貯之有司凡遇饑饉出以賑之則民得以仰食於官而無不給之患亦何至入粟賣爵混淆名器苟且於一時之計如昔人之所譏者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陳次亮曰水旱天之災饑荒民之患積貯人之事古之人隄防溝洫備之於先儲峙糗糧恤之於後是故歲有豐凶而民無流散者誠有其道焉經理之覈實則官不如紳散放之得宜則銀不如穀建倉之地當視戶口之多寡而酌爲變通告糴之資可提賑欵之羸餘而量爲補助並諭民間思患預防各謀蓄積豐則慮歉飽則慮飢樂歲紅陳勿爲狼藉綢繆牖戶充實倉箱。

倉儲

儲叢山曰積貯世言莫善於李悝之平糴大熟糴三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而要未盡善漢耿壽昌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糶亦本李悝之遺意而隋長孫平義倉歲豐令民出穀麥一石貯之社司而不領於郡縣議者謂視唐之義倉於民尤有利故宋朱子社倉請官米六百石積至三千石復以官米還倉凡領支者盡捐息米止取耗米三升而崇安一鄉遂無饑饉之患此豈直社司出納之計算哉凡國計胥可通焉

陸桴亭先生曰社倉不如常平常平倉不如常平田社倉

春散冬斂取息什一得先王春秋補助之意然出入之際最須得人否則爲青苗之續常平增價而糴減價而糶出入便捷無追索之擾然止利於市民與農民無涉且二者之粟俱恃官錢爲工本一遇貪墨官錢耗散二法便成廢棄若買田爲常平歲收其所入之粟於倉欲賑則賑欲貸則貸欲減價則減價所糶之錢又可糴粟爲來年張本源源無窮歲有增益即有貪墨侵漁爲粟而去任之後一得良吏田畝固在修舉不難視前二法兼之且勝之社倉不如常平然常平之法有糶而無賑不如立子母倉先以千倉萬石爲母遇小饑則減價糶之薄收其息以入子倉使歲恆小饑則子母俱減價收息大饑則母倉備糶子倉備

賑。治國者能使子母常盈則無憂飢矣。
楊士奇曰太祖篤意養民令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
倉以備水旱歲歉滋弊豪猾侵漁穀盡食費稍遇凶荒民
無所賴請擇京官廉幹者往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
銀平糴儲以備荒郡縣官以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各務稽
考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潦旱之
虞上命戶部急行之。

常平

陳文恭公曰常平貯之城中其出入也官主之社倉貯於
鄉其出入也社長主之其出借之期則按耕種時候依次
而放平斛響攩不許入多出少其出借則先麥後穀先陳

後新所借之戶均須力田之家兼有的保田契爲抵遇糧
價昂貴詳糶以平市價所借之糧有麥者夏還麥有穀者
秋還穀。
方望溪曰常平之穀隨年輪糶地易霉爛則春盡糶而秋
糴之。歲若大歉不足以充原數銀交郡庫俟有收補糴。歲
歉春夏穀貴任州縣發糶以糴本轉運贏餘別貯以備歉
賑。
朱子曰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
封鐍遞相付授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
後發之則已變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
朱子曰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爲

費已不貲矣官吏往來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
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
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
乾隆元年諭曰積貯平糶之法原以便民開倉穀出入竟
有派累百姓者當出糶之時則派單令其納銀領穀若干
及買補之時則派單令其納穀領銀若干納銀則收貲亞
取其贏餘納穀則倉胥大肆其抑勒甚至以霉爛之穀充
爲乾潔小民畏勢不敢不領惟有隱忍賠累而已

社倉

陳文恭公曰捐輸社穀十石以上給以花紅三十石以上
給以尙義匾額六十石以上給以好善匾額百石以上給

以樂施匾額其有好善不倦年久數歲捐至三四百石者
奏給八品頂帶若有犯捌責之窮酌情罪可原亦准出穀
贖免紳衿士庶有能約社倉會二百石以上者照例旌獎
社穀石收息一斗以三升爲社長折耗鋪倉費以七升歸
倉。社長主持一社出納無論紳耆衿士官敦請委任倍加
禮貌雖係平民免其雜差見官免跪逞强滋事之人不可
濫充如有侵蝕賠完治罪社長三年無過給以花紅十年
無過給以匾額選充之後官給執照戳記凡有稟事用戳
投衙免其僕僕往返。官給印簿借戶完欠逐一登記送查
出納雖責成社正副而稽查仍在官自無營私舞弊之患
皇朝通考社倉捐穀立册登明不得苛派不拘升斗量加

擬稱。設正副社長擇立品端方家道殷實者二人出納有法鄉里推服按年給獎十年無過題請給以八品頂帶徇私者即行革懲侵蝕者按律治罪。其收息之法借本穀一石冬收息二斗小歉減半大歉全免祇收本穀十年息倍於本祇加一息七升歸倉三給社用四月上旬定期給發十月上旬示期完納。其冊籍設印官簿二本一社長執收一存州縣存查夏則五月申繳至秋領出冬則十月申繳來春領出每次總數申報上司凡州縣官止聽稽查不許干與出納如有抑勒挪借強行糶賣侵蝕許社長呈告據實題參。

張楷曰社倉事例一 社長三年更換以社欺弊一 春借之時酌留一半以防秋歉。一 限令每年清還兼收麥石以省拖欠。一 將借戶姓名穀數粘貼曉示以除捏冒。一 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賠以專責成。

義倉

戶庭經曰義倉之法每鄉勸諭好義者為之登記有司戶口有冊散領有簽春夏推陳出新貸與農人息取加二小荒則貸貧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大荒則量捐而賑其貧必眾計而均分之雖有公事急需不得輕移以致耗散日積歲累民無大饑。官之為民計不若民之自為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則吏胥無由滋蠹城之專為備不若鄉之多所備故貯於鄉而不貯於城則散斂可以隨時可久行而無弊。

胡石莊先生曰今之義倉非古也隋氏之法藏於當社以社司主之其出其入取於鄉黨故名曰義不知何時而官吏視為已行之法斯微矣朱子所用隋氏故法也若以官吏主之民不得而有之矣況以義為名而斂民以實之是不義之尤者被以嘉名不亦誣乎故義倉之法至後世而可廢必欲行之一準隋氏之故藏於當社以社司主之如曰當社不可藏則城郭亦不可藏如曰社司不可任則官吏亦不可任矣陸象山更欲置平糶一倉以代社倉之匱其說亦可兼取。

廣積

陸桴亭先生曰欲積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縣內有荒地而無責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租稅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即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僻之邑皆可有穀以救災荒在倉之穀聽有司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上戶一石中戶七斗下戶四斗歲收八分以上加一息米六七分以下免息五分以下緩至次年。

種子倉

諸葛昇曰設種子倉大州縣約[illegible]處小州縣約五六處每倉約千石歲祲賑濟不與焉專以待開荒者給借之法則酌戶口之多寡及所墾田畝之廣狹以為差實有田若干畝始給種若干石而收成之際一視歲之荒歉為息之厚薄大豐則三息之次豐則二息之僅豐則一息之不豐不歉則收其本而蠲其息大歉則并其本而蠲之至杜冒濫稽真偽則責成於鄉長長官唯為綜核焉

倉量

王楨曰方倉丈量之法每粟一石應方一尺高二尺五寸故量其倉內長若干闊若干長與闊相乘得若干再量其積高若干又相乘得若干而以二歸五除算之除柱氣箭

所占若干外可得實穀數目二五歸除與四因相同四其二五亦一石丈量與用斛相符而穀之經欠與新收虛實稍異故量收為確

救荒

荒政綱目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財二曰薄徵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婚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宋董煟救荒全法人主當行六條一曰恐懼修省二曰減膳撤樂三曰降詔求賢四曰遣使發倉五曰省奏章而從諫六曰散積藏以厚黎元

宰執當行八條一曰以調燮為己責二曰以饑溺為己任三曰啟人主敬畏之心四曰慮社稷傾危之漸五曰進寬征固本之言六曰建散發粟之策七曰擇監司以察守令八曰開言路以通下情

監司當行十條一曰察鄰路豐熟上下以為告糴之備二曰視部內災傷上下而行賑救之策三曰通融有無四曰糾察官吏五曰寬州縣之財賦六曰發常平之滯積七曰無崇遏糴八曰毋啟抑價九曰毋厭奏請十曰毋拘文法

太守當行十二條一曰稽察常平以賑糶二曰准備義倉以賑濟三曰視州縣三等之饑而為之計四曰視鄰郡三等之熟而為之備五曰申明遏糴之禁六曰寬弛抑糴之

令七曰計州縣之盈虛八曰察縣吏之能否九曰旱檢放以安人情十曰預措備以寬州用十一曰因所利以濟民饑十二曰散藥餌以救民疾

牧令當行二十條一曰方旱則誠心祈禱二曰已旱則一面申州三曰告縣不可邀阻四曰檢旱不可後時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糶六曰申上司發義倉以賑濟七曰勸富室之發廩八曰誘富民之興販九曰獎尚義之人十曰除入粟之罪十一曰防滲漏之奸十二曰弛關津之稅十三曰查戶口十四曰擇監視十五曰截留上徵十六曰激勸功勞十七曰旌賞節孝以勵民十八曰禁止浮費以救民十九曰寬征榷二十曰除盜賊

明林希元曰救荒有二難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藥既死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變通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陸桴亭先生曰一曰賞以勸富民二曰平價以賑平民三曰興作以役貧民四曰施捨以活窮民五曰詰姦以戢亂民六曰周給以惠秀民治國之道使富民出粟以養貧民貧民出力以衛富民此其常也然其要在使貧富之心

相通貧民食富民之粟而知感則其効力必勤富民藉貧民之力而有用則其出粟必樂

修省

朱子曰陛下臨御垂象差忒識者寒心水旱盜賊畧無寧歲饑饉連年民多流殍意者德之崇者未至於天與業之廣者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不當而其近者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騁與貨賂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悟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疏賤咸得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

韓理堂先生曰嗚呼入夏以來雨澤告愆夢周再禱於城隍之神以誠之不至而神不我德萬姓惘懼祈祝皇皇靡神不舉夢周身為長吏惟民是司其憂其樂長吏以之其死其生長吏視之夙夜徬徨莫識所為伏念一區之民皆皇上赤子一命之士皆為天子牧民夢周不揣猥陋且願為民請命敢以十事誓於神惟神罰其吏而哀其民夢周

死且不朽其一有若貪黷貨利浚民之生願罰算十年其一有若受請託枉是非願罰算五年其一有若殘忍酷刑以戕民命願罰算十年其一有若驕逸弗念民感曠厥官事願罰算五年其一有若法弗及惡以莠賊良良者弗式願罰算三年其一有若置民依農桑弗興願罰算三年其一有若學校不舉教士不誠願罰算三年其一有若諂上以利與色罔固寵位願罰算三年其一有若厥鰥寡漠不在抱為心之喪願罰算三年其一有若縱吏胥假官之威用毒虐於小民願罰算三年凡茲十事長吏有一於身實為惡德愆伕之由惟神殛之累事而加奪其算數用赴告於皇天后土其疾既去其民得蘇及時大霈霖澤俾萬彙

開閭民生康濟

消亂

朱子曰蝗旱相仍惟有斷自 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撥豐儲 之米以備濟糴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州縣旱傷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濟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給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

伊州程子曰觀公奏之意思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幾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不忍之心而已

朱子曰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國之與身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賊盜賊盜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寒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給降緡錢廣糴米斛速行賞典激勵富室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顧從容玩愒以僥倖目前無事不知禍本日深其所憂與受害尙忍言哉

秦文恭公味經曰民莫不安土而重遷非計無所出誰肯舍其鄉井廬墓棄其親戚故舊而轉徙於外者惟其官吏無可告訴比鄰無可假貸束手待斃朝不及夕始不得已而爲趁食之舉倘所在長吏有富彥國滕達道其人者爲之計口而賑給分地而安揷俾有更生之樂而無離散之

苦則流民皆良民不然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弱者有轉死而已耳強者有劫奪而已耳大盜因之亡不旋踵

宋孝宗詔曰朕德菲薄饑饉洊臻使民阽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過於下耶爾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振給不盡及民與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與偏聚所近不能均濟與官吏視成而自不省與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

報勘

楊箺濟曰夏災秋災輕重不齊非親至田畝無由定其分數其勘報輕重之間不惟核賑以此爲根據即錢糧蠲除

之等差、所由判焉。遣官往勘、使者所至、苛擾實甚、不若合有司自勘、良便。即使者不苛擾、亦多增一供億之煩。大抵勘災之弊、半由書吏需索、牽混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輕爲重、以重爲輕、預留徵納、條漕辦理、綢繆之地、災有所隱、害在民生、災有所飾、虧在國計、司牧者可不躬親勘履、杜絕弊端、以盡康濟之實也哉。

楊𧦬濟曰、災荒不報、則民隱不上聞、膏澤無由下究、道殣相望、盜賊伺目、釀成事端、而朝廷不知、追知之而百方綏輯、已無及矣。諱災者國家之大患也。奏報而涉遷延、嗷嗷者待命須臾、輾轉間殘害生靈、虧損元氣。遲延之與諱飾、其害雖有輕重、皆足以殃民而蠹國也。稽古藎臣秉鈞、常

以災祲上陳、奉使輒以饑荒入告、所以動人主勤天戒畏民嵒之心者、意至深遠、不以非己專責、權上厭聞、而安於簡默也。況守土之吏、親民之官乎。

通商

楊𧦬濟曰、歉歲無糴所、則民無所得食、而切奪興賢。司牧料其必然而危之、及其未然而弭之、則通商以裕食、洵賑濟之餘事、而平糶之先聲也。大抵商之不通也、有故。遏糴者藉口留本境之糧、不知米價益昂、其價而興販莫來。抑價者命意惡鬻食之眾、不知囤戶賭售他方、而貿遷莫至。毋遏糴而糴廣、不抑價而價平、而復無暴關以困之、商民有不奔走偕來者乎。有子民之責者、知歉歲以通商爲要

圖牟、尚強其禁、而內地之通分畛域者、可愧矣。關津並免其徵、而城市之借端勒索者可誅矣。無使買利者轉而買害、庶幾利商者即以利民乎。

興賑

謹案救荒莫善於興工。其事宜早、其道不一。端論富民挑塘築堰、其災大者許動帑金浚河渠、上有裨於國計、下有益於貧民者、固其一。天下荒山荒田、設法墾之、俾地有所產、人得所食者、亦其一。水旱諸種、開倉借貸、令民備植者、更其一。薪炭之類、無地不有、令貧民採取、廣爲收貯、雨雪售之者、又其一。荒年婦女束手無策、勸富室之家、發積貯之粟、購木棉以紡之、升米若干兩、循環

紡織、俾女工得食者、又其一。舉一以明之、三隅以反之、尋事皆應爲之事、人人皆食力之人、無坐食、無不食、而荒以救。

獎義

朱子曰、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

張恕齋先生曰、諭富室量力捐施、有捐之極多者爲一等尚義之民、大吏給匾旌獎、有司宜加隆重、次者爲二等尚義之民、府尹給匾旌獎、再次爲三等尚義之民、州縣給匾

旌獎。若有破格多捐爲人所不能爲者則申詳上聞具題旌獎。

周文襄公忱曰民有出粟助賑賚粥食人者上也有富室巨賈趁豐糴穀歸里平糶循環行之熟方歸本者次也有借粟借糧借牛於人待年豐而取償者又其次也皆爲尚義給冠匾賞帖後犯杖罪子孫皆可准折皆所以獎之而不負之有司所當急行者也

于忠肅公曰若仗義者石減價二錢減至百石以上者免其數年差役一二千以上者奏請建坊旌表不願減者勿減若姦民擅富要利不與平糶者里老從實具呈重罰不恕

于忠肅公巡撫山西河南曰若有遺棄子女里老可報州縣着官設法收養歲熟訪其父母而還之如里內有賢良之民收養四五口者官犒以牛酒給以匾額十口以上者蠲繇役免其終身差役二十口以上者冠帶榮身一時富民樂之而尚義者甚衆。

圖賑

齊彥槐曰圖賑之法以各圖所捐之錢各賑本圖圖有貧富以富圖之有餘濟貧圖之不足令圖之耆長經理之其錢存於捐者之家官於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爲之調撥而已某圖饑口若干捐銀若干協濟若干各書一榜於其圖內使貧富見之施者知其財之所自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遲疑不捐者無所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自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恤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

黃懋曰賑饑之法莫善於散米莫不善於施粥莫善於各團散米莫不善於城市散米。施粥止可及十里之人十里之外多不能及卽十里以內之人其腑臟筋骨已爲饑餒所敗欲晨赴夕歸力不能堪況日止一餐而逐日奔馳往返兼之風雨霰雪道路泥濘雖施粥不缺亦必轉塡溝壑至疲癃殘疾極老太弱之人不能出而喫者又不必言若各里散米則皆安居而受賑其善一。賚粥必多人料理此曹私其親友假其僮僕有濫冒偷竊縮米添水與夫宿餿

餧病又有柴薪器具之費計米一石饑民所食不過六七斗耳散米則一人之費可供二人其善二。城市得鄉團若索之捐富戶叶餘膏之橐城市遊閒無賴皆得謀籌積飽鄉愚遠窩瀕死安能與爭强者重飧連次弱者後時空返不公不均無從查考若本團捐米捐者樂從無憾舉目皆親鄰熟識誰不顧利患一方本團散賑則按籍分給既無重飧之弊亦無徒返空嗟其善三。喫粥必須齊出以少年婦女出頭露面有志者羞愧飲泣愚痴者習成無恥厮役之夫喪志許色亡命之徒調戲挨擠事變叢生言之髮豎散米則男子持票受給婦女得全廉耻其善四。然此猶小者受粥只救目前至救永命則在農桑若日日待餐城市

早出暮還荒耕廢織散米則五日一給領受本圖僅廢一時之工農安於畎畝婦任於紡織生計既裕賑益省力其善五況飢民宜散不宜聚宜靜不宜動日喧鬧於市井穢汚之氣最易蒸爲疫癘何如帖然受賑於本圖村落之家其善六城市散米可省舟車之費然鄉民走領數升之米往還過午饑腸難支不免換餅充饑而家中嗷嗷無食若各里散米則無其患其善七籠統散米人戶難稽應領不能領弊多叢生惟各里造册委任大姓自賑則鄰里熟悉根柢易知眞僞難欺可少不公不均之弊其善八議者但救此土而不救流亡而不知各邑各圖效行此法各任其土著自有流亡故鄉受賑誰樂爲他鄉人乎不救流亡正

救流亡其善九茲法既行又可行地方利益巨室之家浚河增築堤岸有產之家稍出升合既以活人又可興無窮之利其善十

良吏

蔣涓川曰救荒之法在得良吏吏之於民休戚利病刻刻相關者莫如守令如其不廉不能坐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一旦盜賊蠭起民亦疾視其長上而莫肯效命如其果廉且能民信之既深有所勸諭必能樂助有所委任必能盡力其於民之頑良必能洞悉民之肥瘠必能周知其於給散之際必能嚴出納之奸必能杜浸漁之弊轉徙者可望其招徠拋荒者可望其開墾故天下無救荒之奇策而有救荒之良吏

袁易齋曰陳公格門巡撫江西值歲饑早作夜思多方調劑委太守吳公辦理賑務一時愚民就賑者歌謳太守之德而不知其出於撫軍甚且以爲太守活我撫軍不活我公知之不以屑意委之愈力民藉以全活者甚眾迨後知出於公之所爲比戶感泣至今思之不置嗚呼當公極力籌畫民食時曷嘗有近名之心哉直行其心與職之所當然耳此可爲不居功德之法

朱子官南康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五六上歲值大雨講求荒政凡有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

細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蠲奏三四不已并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平常兩司發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會浙東大饑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初拜受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入奏荒政日與僚屬寓公詢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晝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卹靡所不周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以故所歷雖廣而人

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

備荒

沈丹崖曰救荒無上策備荒無下策備荒莫先於重農事重農事莫先於籌水利陂塘溝澮壞者修之廢者復之廣泛溢爲患則築堤以捍衛之水利既興多備穀種如地恆虞水則以不忌水者種之地恆虞旱則以不畏旱者種之凡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之地相土所宜廣植果樹亦足以濟五穀之缺乏若煙草甘蔗之類悉爲厲禁農家涉訟速爲訊結俾不致曠時廢日其次莫要於立義倉聽民自議自行以出入之數歸民以賞罰之權歸官必先有

備荒之法而後可行救荒之事亦惟先有備荒之法庶不致有救荒之事范忠宣在襄城時歲旱度來春必乏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惟販五穀貯公所候缺食時吾爲爾主糶眾賈樂從所蓄無慮數十萬諸縣饑而襄城之民不饑亦備荒之一道嗚呼以實心行實政尤存乎其人。

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巡歷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之地其苗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得奉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

王禎曰備旱荒之法莫如區田劚地爲區布種而灌溉之備水荒之法莫如櫃田沮洳之地四圍築土可種黃穋稻地形高處亦可陸種。備蟲荒之法惟捕之不爲災蝗不食芋桑與水中菱芡亦不食豌豆宜廣種諸物其餘則果食之屬米豆之麪核於山者有粉葛蕨萁蒟蒻橡栗之利瀕於水者有魚鱉蝦蟹若夫蕎麥大麥小麥葡萄油菜諸百園蔬皆爲要物徧地種藝闢牧猪牛何荒之足慮

朱止泉曰三代聖王位民有地教民有法民之多寡有無上皆知其數而措置之今則督撫不知郡守不知州縣不知豐歲優游坐食一遇凶荒相聚爲非何所不至。呂祖謙

曰上者修先王預備之政其次修李悝之政不修預備而講求於臨時未見其有濟邑有里里有鄉鄉有團團有老一團中有田有業者幾家有田不耕有業不勤者幾家無田無業傭工操作者幾家老預教之官親行之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業教之以濬畝澮教之以遠服賈教之以量食教之以節儉教之以多蓄積而又常平社倉義倉之積以備不時之用。

張惠言曰欲民之無饑寒莫若均利源欲利源之均莫若正民業其民之能盡地利者工之能立器械者商之能裕本計者所在以告吏發帑聘之建以爲師使長其曹而教其不及稽其怠者不任者斥之。農聚於疆工聚於肆賈聚

於市田而不能播穫者不容於鬻藝而不能飭器者不容於肆貿遷而不能阜通者不容於市。男年十六而不業農女年十三而不治絲枲者罰其父母則民勸其業而利修林駉曰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爲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饑之民何益哉。寧願爲不取繭絲之尹鐸毋願爲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爲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爲發粟賑饑之韓韶則裕實政隱惠常平義倉之外昔邵先生有言諸賢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其勉之

救荒通論

胡石莊先生曰救荒之法有平昔預備有臣主修省有臨事區畫要歸於有司之才智其法亦無甚善無奇策足以濟艱斯可矣所云平昔預備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古法也後世儲蓄少而預備疏故陸子爲平糶之說萬家之邑有穀千斛在官迫其饑也千斛在市米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以此摧富民閉廩騰踊計亦良法也所云臣主修省者記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又曰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又曰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造車馬又曰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此世所謂迂闊而格天心致和氣未必非至理也所謂臨事區畫者其法有二一曰賦粟一曰賑粥賑粥其弊無窮賦粟之法有取諸大臣家以餼國人者有請於君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者有告糴鄰國者有喻富人義助者有出稻十一發窘十九者有請截留上供者有興力役以養饑人者有糴石以上則閉不與以禁射利者要皆隨時制宜不可一法齊也尤在有司公廉吏胥畏法使其利常歸於民不歸於公家之蠹與民間之桀則幸矣朱子曰救荒第一感和氣以致豐穰其次祇有儲蓄之計又曰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賑濟於凶荒之餘所惠者淺亦無濟

矣又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此探本之論也。水旱之災無時無之若夫吁嗟而請雨徙市以自責伐鼓用牲於社於門要之皆具文耳無救於饑人也旱災之後毛澤已盡民所恃者水族之庭與來歲之成爾胡不弛山澤之禁使被災之民移家而往就焉耕沮洳以種宿麥相水族以給鮮食亦足當稼穡十二矣水災之後因決壞陂澤之障隨所歸而宣道之蚌蛤魚蒲足救目前水去其田塡淤所收必倍苟無失種畝數斛可必又來歲之益也二者不煩有司賑恤而民可自給救饑良法也其他若穀工之田不以供畜牧瀉鹵之區不以耗豪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種穀

必雜五種婦人同巷相從夜績無荒尺地無一游民此又先災青而修備者也夫何荒之有。

濟養

陸桴亭先生曰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古人發政施仁必先乎此爲官者始莅任時當以此事爲急身臨其地親爲經理凡院宇宜編號稍加寬廠井廁畢具四等窮民中惟寡婦獨爲一處其餘三者當各因其所親熟束以伍法使之老稚相依聾瞽相濟送死養生互爲倚賴是亦處煢獨之法

呂新吾先生曰錢糧原非有餘豈能盡人養濟强壯丁男遊惰不立及男子平日爲惡曾犯徒罪以上婦女平日犯

姦淫潑惡不孝不賢及家道原豐自已浪費者雖極孤貧衰老俱不准養雖極孤貧衰老而近親遠族尚可依倚責令收養瞽目而能筭卜弦歌跛足而尚能織屨編席爲繩結網量給工本亦不准養濟外其餘孤老殘疾責令里老盡數報官收養

中道全書卷五十六

刑律門

邵陽魏[illegible]龍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刑部

陸桴亭先生曰愼刑天子美意而愼刑莫如簡法簡則寃抑少繁則寃抑多欲救之而適以弊之今一刑也既有刑部又有大理又有都察院而鎭撫詔獄又得參其間使不稱其職雖再設平反之官何益刑得其平如皋陶爲士蘇公爲司寇豈有刑部駁正乎不特鎭撫可廢卽大理亦可廢一刑部足已。

獄官

朱子曰獄者民命之所係而君子之所盡心是故欲清庶

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昏謬疾病之人苟且徼祿惟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吏之入官者又狃於故習與吏爲徒販鬻隨手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

刑禮

陸稼書先生曰帝王所以化導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性者惟中所以範圍天下而使之不戾於中者惟禮所以整齊天下而使之不違於禮者惟刑故禮也者納民於中者也刑也者所以納民於禮者也禮者天下之大範刑者天下之大防可相有而不可或無也但禮禁於未然之前刑禁於已然之後禁於已然者人皆見其效而以爲不可廢禁

於未然者、人不見其效、而以爲可緩。於是禮輕而刑重、自
禮輕刑重、而爲治者、徒思所以整齊乎天下、而不知所以
範圍乎天下、徒思所以整齊天下者、禁民於已然、而不知
所以範圍天下者、禁民於未然、欲民協於中也、難矣、然則
求帝王之治者、無他、亦惟灼然於刑禮之辨、而不淆於異
論而已。

賈太傅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據此之公、無私
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
起敎於微渺、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國家者、以禮義治之者、積禮
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仁義積而民

和親。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被、
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秦皇置天下於令法刑罰、
德澤亡一、有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
孫誅絶、非其明效大驗耶。

胡石莊先生曰、君子爲治、立制度以防其僭、明禮義以正
其心、惜物力以養其財、課生業以作其怠、專一其志、不尙
奇巧、以厚其風。父子親而後責悖逆焉、夫婦正而後禁淫
縱焉、君臣定而後詰倍叛焉、貨財足而後正盜竊焉、地力
闢而後料租庸焉、廉恥生而後殊黜陟焉。人皆以治世爲
樂、則不宜驚以猛悍、人皆以　樂生爲順、則不宜逆以慘
傷。

刑具

李笠翁曰、刑具厥數有六、曰笞、曰杖、曰訊、曰枷、曰杻、曰鐐、
覈罪之重輕、爲刑之巨細、笞杖皆用荆條、笞小杖大、訊爲
竹板、鞫罪不服、責以訊之、枷輕於杻鐐、訊輕於枷、笞杖輕
於訊。非極重之罪、有死無赦者、不用杻鐐、非罪犯衆怒、法
當榜示、以快人心者、不用枷、下此常用之具、則訊杖笞三
者而已、杖笞止於臀、受訊則臀股分受、三者皆不及於股
灣、恐傷其足。置高敞廠屋、安頓一切刑具、用則取出、不用
則束而藏之、又必量其新舊燥濕、爲下手之輕重。設枷之
意、不過辱之而已、受者改過、見者知警、何必過於厚重、略
有顏面身家者、甯置他法。杻以攣手、鐐以拘足、苟非大辟、

當存鐐去杻、以遂人情之便。至夾棍扛子、非人命強盜、及
謀叛重情、此峻法嚴刑、終身不用、未爲不可。

乾隆元年部議、各省州縣所用刑具、務照定式、不得用短
夾棍、及大板重枷。至徵比錢糧、應用小板輕枷、薄以示懲、
下限卽行釋放。又強盜十惡、謀故殺人重犯、仍用鐵鎖杻
枷鐐各三道。其餘鬭毆人命、以及軍流徒犯、止用枷杻各
一道。笞杖人犯、止用鐵鎖。

刑制

刑制說曰、凡刺字、犯　逃盜者刺、謀故及拒捕殺人者刺、刺
因不待時者刺。旗人　另戶刺臂、奴僕刺面、民徒罪以上刺
面、杖罪以下刺臂、再　犯者刺面。刺臂在腕之上、肘之下、刺

面在鬢之上頰之下逃犯刺左。餘犯刺右初犯刺左者再
犯累犯刺右初犯刺右者再犯累犯刺左罪名刺左者地
名刺右方一寸五分闊一分有半並不得過限。立決者獄
成即刺監候者奉旨始刺餘悉於起解責釋前刺。職官不
刺貢舉生監不刺奴女不刺。

懷刑

聖諭廣訓曰周禮州長黨正族師皆月吉屬其民而讀法大司
寇懸象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知所方向知不孝不
弟不友之律自不敢爲蔑倫亂紀之行知鬬毆攘奪之律
自不逞囂凌強暴之氣知奸淫盜賊之律自有以遏其邪
僻之心知越訴誣告之律自有以革其健訟之習一蹈法

網百苦備嘗與其宛轉呼號思避罪於垂楚何如洗心滌
慮早悔過於清夜與其傾貲蕩產求減毫末何如改惡遷
善不犯科條倘不自警省偶罹於法上辱父母下累妻孥
鄉黨不我容宗族不我齒即邀恩倖免而身敗行虧已不
足於人數追悔前非豈不晚哉。朕聞居家之道爲善最樂
保身之策安分爲先勿以惡小可爲有一惡即有一法以
相治勿以罪輕可玩有一罪即有一律以相懲惟時時以
三尺自凜懼法自不犯法畏刑可以免刑

愼刑

康誥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
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
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於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
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事。
葉玉屏曰治民最當養其廉恥事至爲之剖其曲直諭以
理法則彼此之氣易平。若不論犯事之輕重素行之良頑
槩予杖刑有終身含羞無能復振者有不復顧惜恣其所
爲者有仇恨愈深尋釁生端累代不解者故刑非不得已
未可輕動愧悔者並可寬免。
唐甄曰殺人者豈其始念則然哉逞一時之忿自陷其身
於死而不徐爲之慮也。既以一死抵一罪亦足蔽其辜矣

又從而杖之是淫刑也吾不加一杖者是爲至平不爲過
寬巡撫達良輔嘗謂唐子曰百里之宰不患無威奚以重
刑爲重以刑之既傷其體歸而療之又傷其財仁者勿爲
也苟治事而事治懲民而民服斯可已矣奚以重刑爲
霍韜曰昔漢光武尚節義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後忠
義之士爭死效節。夫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廢
之誅之可也乃使官校衆執之脫衣裳就桎梏朝列清班
暮幽犴獄剛心壯氣銷折殆盡及覆案非罪即冠帶立朝
班武夫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猶吾縶執之小人無
所忌憚君子遂致易行此豪傑所以興山林之思而變故
罕仗節之士。願自今東厰勿與朝儀錦衣衛勿典刑獄士

大夫罪譴廢誅、勿加笞杖鎖梏、以養廉恥、振人心、勵士節。昔先正詹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必如是者、君臣禮始兩盡、太祖深然之。

孫襄請曰、文職官罪、先下吏部核議、如所坐重大、必請旨革職、然後送部問擬、武官隸兵部亦如之。府州縣各官、被參革職應逮問者、行該撫按、就近提訊、具獄於讞、法司但於爰書覆核、不必徑行勾攝。職官有犯、未奉旨革職、毋得徑行提審。

刑惡

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唐甄曰、善爲治者、刑先於貴、後於賤、則刑約而能威、彼夫專利蔽主、阿黨營私、民之仇、國之賊也、若之何不刑。愛德爲祥、愛殺人之人、斯爲愛乎。忍德爲恩、忍於殺人之人、斯爲忍乎。刑不可爲治也、而亦有時爲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懲狐鼠、養豺狼之官。國有常刑有變刑、常刑者、律例也、有司議之、人主不敢私。變刑者、雷霆之威也、爽主行之、羣臣不得與。常刑以齊小民、變刑以治元惡、元惡之臣多援要譽、其罪難見、非雷霆之用、何以治之。

王犀川曰、漢張綱云、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顧豺狼大小亦無定形、其人小有才術、心狡而行險、膽大而志肆、蟠踞要津、結交胥役、吸人脂血、析人骨肉、冒人田宅、擄人子女、無

告者腐心、行路者寃舌、倘非強幹之吏、鮮不爲其把持、握符乘權、勢搖山嶽、詎可畏縮不前、狐疑不果耶。其訪欲確、其機欲密、其懲欲嚴、其斷欲速。

汪龍川曰、吏治以安良爲本、而安良莫要於去暴、里有地棍、比戶爲之不甯、訛借不遂、則造端詐告、其尤甚者、莫如首賭首娼宿嫌之家、一網打盡、審誣而破家蕩產、已相隨屬。惟專處原告、不提被告、善良始賴焉。至若輩倚胥吏爲爪牙、胥吏倚若輩爲腹心、則尤不可不察。王竹嶼云、地棍爲閭閻之害、拘則必得其人、治則必盡其法、斷不可姑息養奸。

汪龍川曰、媏族互訐、分其曲直、毋輕笞撻、如犯者實係凶

橫倚貧擾富恃尊凌卑稍從寬宥則欲壑難填爲之族姻者必致受害無已必盡法痛懲老病婦女亦當究其抱告。
純皇帝曰姦宄不鋤不可以安善良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三王不待教而誅者也二曰賭博干犯公令貽害父兄三曰打降周官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也四曰娼妓則自周以前未嘗有此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爲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四惡責兩鄰首告不首者同罪及其親屬獲四惡始則懲之繼則黜之不改誅之州縣有政令廢弛使四惡行於境內者即行嚴參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輔治者以溺職治罪。

謹按天下之傷風敗俗者以娼優爲最娼以少年婦女誘少年子弟喪其羞恥遠客不記歸里使父母汗顏妻妾怨懟昏迷不返者囊內錢空流於餓莩閭有娼婦悔言少不自返老何以終以父母之遺體供狂蕩之玩戲誰能贖出此火坑執帚不忘飲藥而無生育誤終身且少人倫飾錦而善姿顏荒女工大失婦德嗚呼作俑於管子流毒於後世爲此貿易者罪在不赦優爲無賴之徒演無根之戲一場之戲一日之間演者數十人觀者數百人忘時廢事耗費傷財猶其小焉者也明明以下賤之惡少粧成美色之婦女飾爲冠帶之書生作爲淫態以取悅慕無識者不以爲假反信以爲眞驚心動魄男良邪念女學淫奔倡此風者法所不容說者謂立娼家以安下流此不通之論也曷若無娼家使無妻者積財以娶妻有妻者思歸以就室家之願之爲愈乎。謂演戲以彰善惡示勸戒此盲目之說也不觀今之所演有萬惡而無一善乎以聲名文物之地而爲此藏垢納污之所以秉彝物則之良而爲優俳所敎壞此在鄉市猶少而省郡州縣無市不有以官長坐治之地而有此無禮無義之事成何治體乎。甚至以幕客而宿娼家以大府而演堂戲成何敎化乎。乞一並刑制娼婦配與僧道否則迫學女工優俳驅業耕耘否則罰當苦工其養人廉恥者無窮保人身家者無限至於邪說淫詞焚其書

而鏟其板使風淸俗美德莫厚焉。

聽訟

周易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正中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不克訟渝安貞不失也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正中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朱子曰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研究道理分別是非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多事。

陳文恭公榕門曰審理詞訟平心靜氣秉公持正民知官不可欺法不能逃事入官衙是是非非確乎不爽則身受者折服無言聞風者知誣詞無益。

何士祁曰內堂聽訟止能平兩造之爭無以聳旁觀之聽大堂則堂下觀者不下數百止判一事而事之相類者爲是爲非皆可引伸而旁達爲未訟者可戒已訟者可息且

訟之爲事不離乎倫常日用斷訟以申孝友敦睦婣之義其爲言易入其爲教易從。

何士祁曰民所仰望於官者惟訊案爲尤要凡所收呈詞准則必審審則必結勿枉縱勿遲延勿擾累勿草率日日坐堂常與民相見則親愛之情油然而生。

陳慶門曰戶昏田土當視其情詞虛實不宜濫准不准者必斷批其不准之故其准者則必親問問則必速審明則必斷結。投詞之日因原告證佐同時到案堂上取證佐確供倘詰出囂惡誣證之弊先懲其罪。其有情節可審者則限日投審原告情虛固必加罪三等而誣佐則尤必加重。

治獄

周易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薛敬軒先生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張恕齋先生曰刑所以輔德也德化之所不及於是有強

梁頑梗之徒甘自蹈於法網庭鞫之下其情有掩蔽不吐而難以遽信者非明敏不能以決其疑。有畏刑誣服而不能昭雪者非精思未足以洗其冤。若夫情僞微曖變幻百出歷訊滋紊而連年不結者更非中正公廉苦心推勘無以燭其奸而得其情也。即有重大案件訊讞已成須詳加體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引律例以斷之方不失仁人君子之克盡乃心者。苟其矜智炫能逞威骫法爲一己邀功避罪計是罔民也何以爲民父母。書曰惟明克允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可不加之意哉。

沈丹厓曰折獄以平矜釋躁從容詳細爲主。呂刑曰非佞折獄倘恣其才辯以口給禦人致愚民應對失措遂謂能

窮其說塞其口炫聽斷之長直謂之佞不可謂之折獄。又好用刑求誣服無辜路溫舒曰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況取供於刑求之下解上每多翻異可不懼哉不佞不酷然後可與言折獄。惟本之以公明處之以審慎無枉無縱而一歸於平允仁恕庶祥刑之遺意焉。

張南軒先生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無數者之患卽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

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端忠愛之誠明敎化之端以期無訟為本則所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張南軒恕齋銘曰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羲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辟云淸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强慝靡誅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銘於此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平反

宋邦憲曰律載若犯人自行反異原招家屬代訴稱寃審錄官卽再與推鞫若因犯明稱寃抑不為申理者以入人罪故失論。凡遇案情重大與罪囚反招必反覆詳究不可輕率定讞。若確得其寃情萬不可委之上官之主持同寮之審定徬徨瞻顧不為辯理誠以前此之寃誤於他人之失入今日之寃卽成於我之故入也忍心害理莫此為甚。

朱子曰南安獄有因法得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濂溪周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因得不死。

結案

朱子曰君子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詰結其合貸命從輕之人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可減降者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

朱子曰狀牒頗多集官同堂商量分別自無壅滯非為長官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敎誨之也已。

張齊賢疏曰請令外縣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閱其禁多者命官卽往決遣寃滯則降黜州之官吏

宋史刑志曰太平興國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爲姦逮捕証佐滋曼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卽決之非人命所係卽量罪區分勿再收鞫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決獄違限準官書稽律論踰四十日則奏裁事須証逮致稽緩者所在以其事聞

宋邦僡曰內外衙門承審事件例有定限杖笞等罪限十日完結遣軍流徒限二十日命盜案限一月其鬬傷殺傷之犯到案後以傷經平復及因傷身死之日爲始內外移咨行察及提質並案犯患病以查復及提到並病愈之日爲始接審者以接日爲始又審官聽斷時供證已確一二

不到非係要證不得借端稽延違者議處兩造訟牒官早斷結可各治其生俏宕延時日訟者多食用之耗甚至情罪未判禁繫廢時不免疾死者皆因循怠緩階之厲也戒之戒之

陳佑銘曰田土戶婚錢債詞訟能早結一日民少耗一日之財免荒一日之工無如疲玩牧令不親呈詞濫準濫駁出籤遲速聽之書吏行票遲速聽之差役兩造既到送案遲速聽之家丁尋常細故累月經年不得一訊訊仍不結久羈濫押控訴無門其間訟棍之挑唆書差之婪索釀成變故破產蕩家傷殘人命死者抱冤九幽其室家妻子宛苦慘痛當復何如天變人眚如響斯應

命案

州縣須知曰命有眞假不離七殺殺人而得財爲刦殺凡有嫌隙先謀而後殺爲謀殺事有怨恨心無宿謀逞忿逕殺曰故殺彼此交搆原無致死之心有致重傷而死曰鬬殺本欲害甲錯中乙身曰誤殺相打以決勝負因而致死之類曰戲殺如投擲磚瓦彈射禽獸不期殺人而偶有致死之類曰過失殺

李士楨曰謀殺故殺情律甚重鬬殺者以一人而敵一人有兩人則爲共毆非鬬殺同謀共毆究其下手致命之處之人坐以絞罪原謀者不論共毆與否並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其爲禍端之所起若其共毆之人雖有別處重傷亦

止杖一百以有下手致命者抵償如共毆致死須悉某持某器某處有致命口供務與傷痕兇器適合獨者抵罪

高忠憲曰人命狀詞尤不可輕准出票在城者卽至其家相驗審問四鄰誣告者重懲情眞者方准在鄉者必令帶尸到壇帶四鄰到尸所然後投狀卽到壇驗審如城法則不眞者不敢輕告否則必嚴誣告加三等之法

李笠翁曰屍當速驗而不當輕檢骸可詳檢而不可輕折輕折不如詳檢詳檢不如速驗速驗不如細審果能審出眞情則無事檢折愼勿輕檢輕折致生死俱累

劉簾舫曰相驗定例止帶仵作一名刑書一名其皂隸二名則減爲一名令兼傔事加一馬以節夫力轎夫四名自

携小菜飯則隨鬻市肆其書差夫馬飯食捐發不許擅離寸步犯者不宥。

袁易齋曰遇報人命即面諭速歸鳩齊保鄰屍屬屍所聽審不許搭棚張綵有杯水之費隨裹糧而往詢明情由不抵之案即屍所發落告以結案之由不許入城應抵之案祇帶正犯收禁告以應得之罪不許餘人入城默記供情於內署發稿通報其有証佐不具不得確供者不得不諭令入城即日詢明定案此案應引某律得某罪爾輩速歸則書差不能染指

陳佑銘曰呈報命案無論眞僞減從立驗眞則嚴拏正凶僞則痛懲誣告不令差役絲毫擾累則痞徒無所施其串

詐藉命妄控之風自息。每有州縣相驗遷延時日致屍臭腐累己累人縱聞報即行而携帶多人充塞道路差役協押地保催辦供應急如星火設廠有費下廠有費僕徒夫馬有費而刑仵差役無厭之求尤不可問既經獲犯又有招解諸費於是有望鄰飛鄰之說更有證佐之株連牽控之苦累一次相驗中人之產可以立破數家推之勢惡痞徒遇事訛詐生計索然官不之究民安得不窮且盜也而貪污之吏藉案羅織擇肥而噬者更無論已小民艱苦積累之資忍痛填之谿壑上干天和可不戒哉

監獄

李笠翁曰罪有輕重則監有深淺非死刑不入深監非軍徒不入淺監下此則欽犯防竊慮其疏虞不得不附入監籍自茲以往則非其人飭下屬之清監戒佐貳之監禁隄防獄卒勿使殘虐罪囚潔淨圜扉無致釀成瘟疫而罪人之死於獄夭年者少非命者多有獄卒詐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仇家賄買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凶坑貪取利而拷逼致死者有無錢通賄斷其獄食視病不報待垂死而遞病呈甚至死後方補病呈者酷弊冤苦種種不一雖因吏卒之逞凶實由官長之不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豈得以瘐斃二字草草申詳遂畢典守監倉之重任哉與其追究於死後不若申飭於生前時時稽查勿令魚肉囚犯有

疾責令早具病呈取囚親結狀調治無親屬者以里鄰代之賊盜無鄉貫者以刑書代之。

監獄正義曰人生不幸父師失教既無恆產以資事畜復無技藝以給饔飧貧困無聊流入匪類致罹法網而斬絞以下本無死罪周禮以圜土聚教罷民而施職事焉凡犯入獄使習一業男執技藝女督紡紉出罪之日則資本俱足學業已成工資半給本人半充公用頑蠢罪重者令洗除穢惡酌給辛工罰滿給遣日令觀書不時教誡不率者減食一次寬其房屋鋪以地板病給醫藥

耶律楚材曰罪人之苦牢獄爲最其中雜穢疫痢之苦暑月爲最仁人體上天好生之心無濫受詞狀無枉斷羈候

常使人掃除囹圄清滌鐐杻木時弔監簿查囚數務使眼前火坑化爲逍遥樂境祇在當權者念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耳而鬼神已鑒之矣。

范堯夫先生曰趙清獻公抃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中夏有疫疾濕蒸冬有瘴瘃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取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者。

書差

劉簾舫曰訟師爲民之蠹欲革訟師當用代書考代書不

妨多取數人給戳當差者兩三人諭令遇有告訴之人查問明確依口直書不准增減情節違者不宥官收呈詞如有供詞與口詞不符者嚴究代書加責革役以記名者挨次充補有代書則訟師自除而訟易理

陳佑銘曰天下鮮不擾民之差役束之有法尙難保其謹飭奉公每有怠弛州縣任門丁與之勾結表裏爲姦每行一票一二人可了者動標數名又復私帶白役其多寡之數視兩造之貧富强弱爲準常有一票多至二三十人者又輒擅乘肩輿絡繹充路鄉民無知任其魚肉稍不遂欲繫若犬豕又宰殺雞豚戲調婦女無所不爲弱者相顧側目敢怒不敢言强者偶一抵拒則以毆差碎票搆詐動以會營發兵相恫喝至於倚城爲崇則私設班館私押善良可以唆嗾痞徒憑空誣告哀此孱民時抱無涯之痛而有意作威甘心袒護者難逃天譴安免國法。聽訟者以票交原告帶交鄉長轉交被告否則一票一差一里二文造福無窮焉。

株連

文帝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辜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爲暴者也其除收孥相坐律令。

宋邦僡曰律惟反叛殺一家三人支解採生折割造畜蠱

毒邪教惑衆糾衆戕官坐其親屬而女許嫁以定子孫過房與人聘妻未成者俱不坐又一家共犯止坐尊長。凡詞狀止許一告一訴告實犯實證不許波及無辜及陸續投詞牽連原告內無名之人如有牽連婦女另具呈詞倘波及無辜者一概不准仍從重治罪有司承流宜化自當以矜慎爲心非案內確有罪名之實犯不得牽連非案內必須對簿之要證不得拘喚自來秉性殘忍者往往羅織無辜不旋踵而自罹慘報可不戒哉。

汪龍川曰一詞準理兩造耗貲動致破家佐幕者其累人造孽多在準詞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人非緊要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被告多人何

妨摘與干證紛列自可摘其少與一人即少累一人堂上一點硃民間千點血下筆時多費一刻之心涉訟者已受無窮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爲上。

贖赦

皇朝通典曰贖罰並見虞書呂刑以贖爲罰蔡傳議之孔疏意善功惡令出金贖罪是於本應罪者而重贖以答其意總之皆以濟法律之權耳初制贖罰並行用於軍旅用於獄射用於牧放後有王公職官罪應金贖者改爲罰俸而贖與罰分乃有捐銀運米河工邊牆諸例凡以與事役民中國惠而俾自新請贖之案部臣按月彙題可否總奉上裁作姦犯科者無納鍰逃罰之虞而罪重情輕者受金

作贖刑之福。

明史刑志曰十惡不赦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

皇朝通典曰赦宥之典議之者眾矣不赦無以召天地之和數赦易以長奸宄之漸國家逢慶典則赦值眚災則赦非其時不赦又赦。有常格十惡不得赦有三次緩決減等開釋情實重罪不得與彼觝網觸禁自速厥辜者又豈有幸焉。

呂新吾先生曰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若因人慶而赦之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殘賊幸赦而屢逞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聖王眚災宥過不待慶時其刑故也不論慶時夫是謂大公至正之道而不以時之喜濫恩則執法而小人懼小人懼則善良得所。

出罪

朱子曰法家者流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日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眾雖曰生之適以害之

朱子曰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之說出入人罪以求福報

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今之法官多惑於欽恤之說寬人之罪而出其法凡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爲可出之途以俟奏裁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求賕者耳何欽恤之有。

許魯齋先生曰俗吏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明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方望谿先生曰近世號爲仁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爲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於生者而不仁於死者以有容

爲德而不知容其所不當容則德於有罪者而大不德於無辜者。故惡人在位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於衆則惡爲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而虧於本心之明不祥莫大焉

朱子曰人之說輕刑者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如劫盜殺人者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豈不長奸惠惡若酒稅僞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朱子曰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非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律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明知其

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有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是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所以好生之德洽乎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若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殺者無以自伸之爲冤而奸民之犯於有司者且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俾民遷善遠罪之意

鬻法

呂刑曰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薛敬軒先生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善良者獲伸矣若納賄而釋奸頑則善良之冤抑何伸哉善良之冤抑不伸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處高位戴顯名秉

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酷吏

路溫舒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則不然上下相歐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故俗云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於治獄之吏

唐史書曰自仁義既廢而後齊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爲用持法任術審其策而鞭撻宇宙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貴縱其欲毒侈其心天誅發於唇吻國柄弄於掌握若是者何要時希旨見利忘義怵惕之憂坐致尊寵秩起卒伍富擬封君故有國者則必窒覬覦之路杜僥倖之門。嗚呼天道禍淫人心惡殺既爲禍始必以凶終蹈其迹者率以誅夷執愚賈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歸天下之惡或肆諸原野人得而誅之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誅之天人報應豈虛也哉。

淫刑

呂刑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並越麗刑幷制罔差

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法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漢史刑志曰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顚抽脅鑊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毁先王之法亂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德敎

帝曰皐陶惟玆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

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

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康誥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汝瑕殄。

梓材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中道全書卷五十七

武備門 講武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武經

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焉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

輿尸使不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京營

陸桴亭先生曰京營莫善於分莫不善於合多多益善非信之才不能如十萬人爲一營則必須才堪十萬者將之使十萬分爲十營則才堪萬人者皆可以爲將勿拘以文法使得各自爲訓練而以一文臣知兵者統之以時巡閱各營令嚴兵精者獎擢將驕卒惰者誅之賞罰既公士氣自肅京營既分當使之分屯城外不可使之聚屯城內量地勢每門一軍軍三營爲小營授以閒田使自屯種父母妻子咸往居焉死徙無出其鄉庶幾心志一而戰守自固

府兵

顧臨邦曰、軍國之事、武備爲急、武備之務、兵食爲先、屯田之法、足食足兵之要道、天下之大、盡與屯田、相其府州縣之大小、以定其屯軍之實數、相其附郭切近之地、給田五十畝爲一分、各令屋廬耕種其上、其旁設演武敎場、令該首領官不時演習、依數分五營、更番入城巡守、賊盜之有窺伺者、旣懼內有鈴鏵之兵、又懼外有要截、不勞而城固、况行之旣久、朝廷無糜餉之費、而兵藉以精、民賴以避、要害之地、別置遊兵、以防不測。

朱子曰、主兵之員、多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困怨於下、變而通之、但可責之郡守、彼固名爲守將、若

使練習士卒、修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

邊兵

方望溪先生曰、邊疆要地、莫善於屯田、就地取材、使各有身家之念、守禦必力、又熟於地勢、不至迷罔、必家有餘丁三人、然後許其受田、以正身爲衞卒、而餘丁力耕、盡免其租賦、正卒一人所授之田、必可給十二三口衣食、按時訓練、入山步圍、操舟習險、而外侮可禦。

團兵

孫子餘曰、昔周官之法、鄉有大夫、州有長、黨有正、族有師、閭有胥、比有長、皆以鄉士大夫之賢者能者爲之、司其敎令、軍行而因爲之將。今議團練、宜立三總、察士大夫之賢且能者、尊禮而專其任、使掌一鄉之事、別淑慝、重賞罰、約之以相保相糾之制、勉之以相賙相救之誼、使良民有所賴、而邪僻兇很者無所容、度地以制財、量戶以制丁、部之以伍兩卒旅之法、入則敎訓之民、出則節制之師、安有不同仇敵愾、如手足之捍頭目、如子弟之衞父兄。

屯田

李晉卿曰、古者民與兵出於一、天子有六鄉六遂之兵、諸侯有三郊三遂之兵、又外有都鄙邱甸之兵、其實皆比閭族黨井邑之民而已、漢初亦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郡國之兵、天下有事、以虎符調發、事已則仍復於其地、故三代

秦漢、無養兵之費、而財用足、三代則又不輕於用兵、而民力裕、其時有農隙講武、追胥竭作之法、固無患武備之不修、六朝日事戰爭、而兵與民亦未嘗二。唐府衞之制雖善、然駸駸乎有兵之名、而兵民始二、後藩鎮分裂、始有長聚不散之兵、而天下之費、盡於養兵、遂自唐至今不能改焉。明初則講屯衞之法、屯者漢之所謂屯田、衞者唐之所謂府衞、闢開曠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爲世業、設衞官統之、古者寓兵於農、今也寓農於兵、可以漸省養兵之費、而又爲兵者、不至浮浪無根。海宇承平、武備不可以不修、餉饋浩繁、屯衞不可以不講、沿邊沿海、形勝扼塞要害之地、則重兵固不可去、法當與屯田之利、以省歲給、且使化土著

之民以困兵心非得廉幹之帥而用之其事不能成其功不能久腹地則用民兵土兵之善熟道路識聲音調水土有保護鄉里之情勇於戰鬬無望風之驚道里之費驛站支應之苦較之以西北之兵而救東南遠在數千里動經旬月兵未至而賊已去賊未見而帑已竭疾病相尋地利鮮識者不大相逕庭哉

通典兵志曰古者寓兵於農漢魏而下始置屯田為守邊之計有國者善用其法則養兵息民之要道明代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勸輸誅侵暴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倉聽本軍支用餘為衛所軍官俸糧

朱子曰天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今日民困緣屯兵費重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別作名色巧取於民開廣屯田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兵民兼用各自為屯收穀必多汰列屯坐食之兵捐列郡供軍之數漕運可省民力自蘇

陸桴亭先生曰軍士之在城郭封疆者給屯田惟長征給衣食與屯田文武合一兵農合一選賢能為之主治無事修立教化務農講武有事則簡練精壯者以為兵

陸桴亭先生曰衛所軍官斷不宜與守土之官共處一城勢分不相統攝易生乖戾無事則強弱相凌有事則緩急坐視必敗之道軍丁所居不當與民丁雜軍田所在不宜與民田雜清軍不難清屯亦易

民軍

武備新制曰軍分三等一曰常備軍選土著之有身家者充之屯聚操練發給全餉三年出伍退歸原籍一曰續備軍以常備軍三年出伍之兵充之分期調操減成發餉三年遞退一曰後備軍以續備軍三年遞退之兵充之仍分期應操餉又遞減四年退為平民每年十月派官遴選退者派弁管轄操以一月為度發給全餉其才可用者拔升將弁次則賞給功牌

兵部

武備輯要曰兵部宜統轄天下兵權原為中樞重地近惟職掌冊籍報銷軍政之得失毫無關係為外人所姍笑豈計之得哉當此整軍經武之際似應特簡有威望知兵之大員專管兵部事務京師八旗各省軍制餉章軍械務使整齊畫一各省提鎮逕自受制於兵部嚴其考成庶可日起有功收指臂相顧之效亦可杜外重內輕之漸提鎮概與督撫平權受制於兵部遇事自達於天聽非有兵部文憑督撫不得調遣副將以下各官皆由提鎮奏補但督撫有監察之權有糧餉之責年終歸督撫密攷有劣跡亦可隨時奏參可文武相維而不至有所偏重

魏默深先生曰兵者專門之事非倉卒嘗試可能欲儲樞材與邊材則必自兵部司員始宜擇幹濟之士使爲職方武選二司出爲提鎮舉山川扼塞形勢兵之强弱將之材駑四夷之情僞無不瞭於平日以待邊方督職之缺又使邊督與侍郎互相出入以待尚書總督之缺終身不改任他官其習西北者不移於東南長東南者不移於西北内重兵部之任外重提鎮之職嚴保舉專職掌重事權則樞材邊材出焉。

選將

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

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强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强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歐陽永叔曰前代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求將之道先取軍中少壯而有英氣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忠勇者百人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忠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擇其見機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選有謀智者以輔之名將不必他求而有。

范文正曰邊上將帥常患乏才豈天地之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今諸軍諸班必有智勇之人多被管軍彈壓不得進用至衰老伏乞專委管軍臣僚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問以韜略試以武藝邊士任用如建立戰功則明賞舉主儻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吳昌言曰昔曾文正胡文忠善於擇才諸生布衣而師干重任不加限制恣其所爲而展其所長破格用則立功之心堅歷練久則應變之才靈。今朝廷側席求才而内外臣工所薦者非世臣之華胄即當任之提鎮若輩已登仕籍又何勞表揚汲引哉所見何不廣乎天下之大何地無才我朝興王之良佐皆明季之棄才在季則愚在興則智惟願當事者實心擇之虛衷廣納耳。

任帥

戚繼光曰任將之道其始必慎而擇之果爲純臣推誠心以致之絕疑間以重之歸其事柄假其設施言必行焉計必聽焉財穀無問其出入機宜無掣其肘腕昔人言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中制則事不一而純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機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陸宣公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成其或疑於委任昧於責成鋒敵交於原野

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喪師蹙國、靡不由玆。若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

胡石莊先生曰、任將之義有八、選賢德、一事權、尊體統、寬文法、宥非過、絕讒慝、豐賞賚、全終始、而後責以成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折衝思難、勝於無形、有以才能服人者、有以謀略服人者、有以德量服人者、有以威望服人者、皆大將之選也、三代之上、克壯猷者、惟曰方叔、秦漢以來、稱賢將者、必曰岳戚、所以選賢德也。閫而推轂、登壇授鉞、軍功爵賞、皆決於外、用機用閒、不牽於中、

兵未出境、進退在君、兵既出境、進退在將、不以內臣指揮軍事、不以大將節制命帥、朝士阻撓者、出而遠之、小臣異議者、謫戮其幕、所以一事權也。古者三公主兵、則司馬爲之副、唐以太子爲元帥、則副元帥即大將之稱、軍中不跪、天子按轡而行、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所以尊體統也。便宜發郡國騎士、承制補軍前幕職、不請於朝、而釋衛從、機會響赴、先發而後聞、開府庫行賞、而免覆校、分合進退、君命有所不受、知難而退、勿拘常制、所以寬文法也。勝敗軍家之常事、素服郊次、不以一眚掩大德、將吏貪不愛士、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所以宥罪戾也。雖有謗書一篋、不以問克敵之功、雖有咸陽王之稱、更遣妻子如鎮、雖有擁姬抱子之諮、即使待罪幕下、以問執其口、責以報忿除害、捐殘出殺、而不責以免冠徒跣、稽首請罪、所以絕讒慝也。春夏行賞、既以大賚百官、而軍帥武人、更於立秋受賜、又以軍市之租、郡國之権、皆資幕府、令募驍勇爲爪牙、私死士爲間諜、所以豐賞賚也。勝敵而歸、以飲至之禮勞之、受命祖廟、錫以圭瓚秬鬯、土田附庸、作祖考之彝、以遺子孫、所以全終始也。然大將成功、又在人主與宰相、爾趙充國屯田之議、非魏相保任於內、宣帝樂盡其說、何由奏績乎。世俗之論、皆以顛倒駕馭爲先、推誠置腹爲後、舍文武之正道、襲孫吳之鄙言、不幸臣奸頗遂跋扈、遂生幸而主術既售、偏聽自智、將漸及於盈廷、雖弭將帥之患、更啟上下

之伺、將焉用之、古者擇於先、任於後、茍得其人、盡禮使之已爾。

彭笙陔曰、宋世談兵者稱岳家軍、岳少保志在吞金而竟齎其志以終沒、明世談兵者稱戚家軍、戚少保才優守蓟、而克展其才以有爲、功之成敗、不在二將、而在任二將者之有忠有奸。宋相秦檜、與金國通、力主和議、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於是謀殺少保、明相徐階、高拱、張居正、任戚甚堅、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爲少保難者、輒徙之去、故動無掣肘、以修邊備、報朝廷。然則人主任將、必先擇相、趙充國之平罕开、賴宣帝之明者、不尤賴魏相之賢哉。

大將

許天淵曰、持身以禮、奉上以忠、廉於財、疏於色、節於酒、誅能審疑、能斷、勇不淩物、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者不諱其親、有功者不忌其仇、智者禮之、勇者賞之、飢者食之、寒者衣之、老者扶之、弱者撫之、驚者安之、憂者樂之、訟者決之、暴者挫之、橫者殺之、傷者憐之、死者哀之、服者原之、失者扶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去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獲敵之貨賄不蓄、得敵之婦女不留、敵淺以變、待敵詭以順、會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名將。

荀況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

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是之謂天下之大將。

胡石莊先生曰、爲將之道、勿幸兵柄以自重、勿以小忿而開邊、勿奏小捷而邀爵賞、勿體統尊而防衛疏、勿越境而過聽、勿嫉偏裨之賢而抑其功、勿自入財貨、不與士卒同有無、營壘未安、身無就舍、卒乘未食、不忍先嘗、勿散車甲於草野、以避譴責、勿以萬人性命而易一官、勿竭國力以幸功名、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則師之所過、不爲郡縣所苦、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則軍行嚴疾、不擾農事。名將用兵、徙舉欲疾、奔利欲密、歧徑間道、若從天降、間諜不知、其合戰也、勃然震怒、援枹而鼓之、敵情自亂、伏甲道旁、不驚前驅、而突取中權、則主將失措、部曲皆靡、以精銳之兵、載羸弱之旗而出、羸弱所處、忽易之以精銳、則敵人之諜、適以自誤、彀弓矢而微發之、度其中堅也、然後鼓全軍而注射焉、則無亡矢遺鏃之費矣、兩陣既交、士卒皆坐、敵在百步之內、然後突起、志氣一新、敵人値之、焉有不懼者乎、戰陣不

利、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卒、不幸而遇敗衂、則明罰思過、效變通之道於將來、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方略雖多、總之以不殺爲仁、力戰爲勇、辭功爲智、尊君爲信、衛身爲嚴、故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

宗史臣曰、岳武穆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敵未滅、何以家爲。客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

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以子壻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眾、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好賢禮士、博覽經史、忠憤激烈、議論持正、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

選營哨長

胡文忠曰、治軍必從十長百長營官起基、專意此五十餘人、乃有實際、而實則專意營官一人、營官先選其才、次選其氣、尤須深察其品、營官五哨官之總、不宜更立總哨、軍事成於一、敗於二三、哨官為最緊要之事、五百人之營放

哨官五人、副哨五人、必須十分可信、哨官又各選什長可信者十人、什長得人、則全營可恃、擇營官、擇哨官、又擇什長、則無不勝之理、治軍在提綱領而已。

胡文忠曰、營以五百人為度、哨官什長必須精益求精、哨官不得人、則百人皆廢、什長不得人、則什人皆廢、各營知大旗之可衝鋒、而不知什長之最要、大旗奮勇、原可臨陣爭先、不知大旗不能管事、不能管人、大旗奮勇、僅有百人而已、什長奮勇、則其下各有十人、與之同奮、此軍如牆而進、敵豈能當哉、善用兵者、與其多而冗、不如少而精、乃可必勝、善用兵者、與其挑大旗、不如挑什長、什長勇、則十人皆勇。

曾文正曰、帶勇之人、一才堪治民、二不惜死、三不急名利、四耐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著。不惜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為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則怨、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缺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生、無忠義血性、則貌似者終不可恃。

營官

王壯武曰、營官留心人材、慎擇哨長什長、以樸實寡言為

主。日與哨長商議軍務、詳詢所轄什長稱職與否、勇丁勤練聽令與否。賞罰務須嚴明、不可稍涉偏私。訓勉滿營、開誠布公、申明大義、務令聽者激發天良、鼓舞感格、而不自已。又常親閱操練、教習陣法、毋令稍荒。尤須同甘苦、均勞逸、恤飢寒、問疾病、為各長各勇倡。

哨長

王壯武曰、正哨長平時訓飭各勇、恪守營規、偕副哨長、察什長能否、規其過失、詳論所管散勇勤惰賢否、及疾苦不便之處。賞罰之事、小者公平處斷、後稟營官、大者先稟請決、令其代決、然後治之、必復命焉。若在途臨陣、有不容緩之事、亦可先行處決。途間尤宜嚴加約束、臨陣對

旗幟勇當先、為一哨倡。餘同營官。

王壯武曰、副哨長平時倡率各勇、操習武藝、怠惰者告知正哨長而責罰之、不變稟知營官革之。在途專管哨探賊情、相地結營、交戰之事臨陣督各勇護正哨長、奮勇向前、避退者立斬之、觀望一切形勢、相機應變、餘同正哨。

什長

王壯武曰、各勇之賢否勤惰、營官不能周知、哨長亦難盡曉、惟什長居則共帳、食則同餐、其性情同事、可以洞悉、即疾苦亦毫無隱蔽、須常傳語訓誡、解釋同隊小忿、使皆如骨肉之相親、倡習武藝、使莫不極精極熟、嚴加約束、不聽令者、告知哨長、聽其發落、不得姑息隱徇、疾病憂患必待

若同體。

選兵

江忠烈岷樵曰、選兵之道、膽氣第一、樸實耐苦次之、技藝嫻熟次之、巧猾懦怯為下。有武藝而無膽氣、則臨陣忙亂、藝并其演習之技而忘之、常有力敵百夫、藝高羣卒、而臨陣一揮即仆、與未習技藝者等。質實耐苦之人、軍令易於服習、性情易於調馴、令進則進、令退則退、陟山渡水、不知其勞、歷夏經冬、不知其瘁。巧猾懦怯之流、無事則應對趨蹌、務為美觀、臨陣則趦趄退避、專擇便宜、論功則多方鑽營、希圖美擢、遇敗則巧為推諉、求便私圖、將弁如此、不足以整軍、兵士如此、不足以禦敵、徒糜金粟、無益絲毫。務選其膽氣充壯者為一等、以備攻勦之用、而疲乏殘敗者、淘汰盡淨。

曾之裕曰、兵貴膽、不貴其皮肉也、兵貴樸、不貴其伶俐也、兵貴福相、不貴其黠暴也、兵貴能勞能苦、不貴其言語委婉、趨步周折也、膽壯則無畏、無畏乃可以臨敵、性樸則守法、守法乃可以訓戢、相有福則其精神常足、可以久用不衰、雖有時置之危地、能轉敗以為功、兵能勞則奉命、能苦則無怨、奉命無怨、而後可以收臂指之效。雖然是猶選以入、不足以盡選兵之道、蓋選兵莫善於選器、必明於選器、而選兵之道乃盡焉、人有大小長短強弱之不同、故其用器也各有所宜、得其宜而用之、無不利、目睛灼而猿臂鷙

立者、宜於箭、身短小精悍者、宜藤牌滾刀、其殺氣蘊結於中、有時勃發於面者、宜腰刀手鎗至排鎗大刀撓鉤之用、則必老成有力者任之、授之器而時習之、尤不可不精以辨之、辨之精而後可與語練選之道。

曾文正曰、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儼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以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若練軍之兵、離其本營本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徒卒之柄、上

下隔閡、情義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續通考云、兵丁宜令將官親自選用、就令訓練督戰、則情義孚而恩威積、若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領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親、斷斷乎取敗。

練兵勇

李奎樓曰、船礮水雷皆可恃而不可恃、最足恃者惟練兵、合天下軍民、挑選十六以上、三十以下、精壯四千人、倍給口糧、嚴立課程、試一月、汰五百人、爲仁字營、試二月、汰五百人、爲信字營、試三月、汰五百人、爲智字營、試四月、汰五百人、爲勇字營、試五月、汰五百人、爲嚴字營。餘千五百人、優給口糧三分、習走、習力、習騰空、習越限、習登山、習入水、

習刀法、習槍法、礮法、藤牌法、朝夕訓練、務使走及數百里、力勝數百斤、騰空如飛、越限如稜、登山若猱升、入水若魚游、而刀槍礮藤牌最利禦敵、尤精益求精、則一千五百人、皆裨將才、並有可任統領者、嘉其名曰將士。其汰出五營、間日一練、習隊伍、習火器、嚴以馭之、而驕惰朋散之氣、概從屏絕、則二千五百人皆精兵、異其名曰戰士、以將士爲腹心、戰士爲爪牙、結以恩義、束以紀律、運以奇謀、而保護之、鼓舞之、使皆得其死力、再佐以馬隊六營、以常汰教之、更加以常勇十營、供其驅策、以壯軍威、此縱橫捕蕩之要圖。

練鎗礮

武備輯要曰、軍器不徒取其靈巧、尤貴機件簡少、質地堅牢、臨陣適用、並可耐久。攻校快槍、口徑宜用七密達以下、出口速率、須六百密達以上、取準擊遠、須四千密達以上、行營礮、口徑宜用七生特半以上。陸路礮、出口速率、須五百密達以上、取準擊遠、須四千密達以上。過山礮、出口速率、須三百密達以上、取準擊遠、須三千密達以上。至攻守礮、十生特、十二生特、十五生特不等、各因利用、分別鑄造、長短大小、不拘一格。所有槍礮均用無烟藥。

李奎樓曰、用礮必先練習、而練習貴求實用、時下操演排鎗、滾鎗、連環鎗、皆空費火藥耳、法當逐日專習打靶、時左時右、時高時下、懸空擲球、突出無意、過眼應手而中、始有

實用、平時分隊練習、習擊鎗作勢、矮裝高裝、隨意伸縮、習快習健、習眼法手法、後手要快、快則靈、前手要健、健乃有準、每日用空鎗練習、逢旬試以火藥、務靈而有準。又法、其力在肘、歸穩於腰、運用在托、責其踏步播腰、左手執磚如舉鎗式、數二十字之久、能肘定腰穩、可期鎗出無虛、則時尚花樣、可以廢而洋操無論已。

練騎乘

武備輯要曰、軍馬選補、最爲陸軍要務、古者別羣以色、齊力以足、罔不訂爲成規、須行馬政、現在馬兵功用、尤以偵探接應、包抄衝鋒、爲專長、次則礮車之拖駕、輜重之載送、亦莫不爲軍事最要之關鍵、前選馬之式、首以性質馴良、

無踶齧驚逸之病、體力强健、有負重致遠之能、方爲上選、其他則額欲其廣而聳、背欲其闊而平、眼欲其明而不躁、腰欲其柔而不靡、蹄欲其堅而不脆、筋肉欲其舒長而豐實、脛節欲其壯大而有力、四肢欲其正立而不倚、行步欲其輕迅而中節、口齒則取其方壯盛、而能久用者、六穉則患弱、近老則易疲、以五六歲爲適宜、毛色則取其易敝藏而難辨見者、黑與紫爲善、紅與黃次之、以青白灰爲最忌身幹則取其修偉雄岸、而合程度者、北口之馬、高自四尺五寸以下、至三尺九寸以上、西口之馬、約比北口高三寸餘、以官裁尺較之、及此格者、均堪備戰乘之選。至於礮車用馬、不妨稍高、輜重用馬、不妨稍低、騎乘之馬、宜於身長

而體均、馱負之馬、宜於腹寬而背短、分別配置、功效斯彰。

楊氏曰、練騎其力、在腿、歸重於足、運用在蹱、隨處立馬、鞍木架、較常馬高五寸、牢紮鞍鐙、責其以足登鐙、不許扳援、左右上下、以手據鞍、不許登鐙、左右超距、各二三十次、能得腿足力强、自然身輕膽穩、分鬃抹鬣、騎騁自然。

練長矛

葛士達曰、兵法云、長以衛短、短以衛長、曲道相伏、險阨相薄、則利刀楯、敵眾蜂擁、直逼陣前、倉卒難支、則利巨斧、平曠相距、遠在百步、數十步則利鎗礮、至若十步之內、刀楯不能及、而鎗礮又不及施、我進則逼賊、賊進則逼我、勝負之分、全在此刻、則利長矛、長矛之用、比他器爲難、非精習

不可。練之之法、當如習射、立一木表、高與人等、分爲四部上部爲面、次爲胸、次爲臍、次爲足、令足上裹鉛、持鎗去表二十步而立、命之刺某部、則飛步刺之、不得略滯、刺無不中、若稍遠其表、至五十步爲度、一練其眼光、二練其手法、三練其脚步、嚴立賞罰、五日一考、數月之後、技可略就、臨陣自能擊刺如飛、比他器尤爲得力。近之練長矛者、專習刺擊空勢、殊無實際、又臨敵眾矛齊刺、只封閉得力、不須跳舞花勢。

練藤牌

錢屐榮曰、火炮之用、宜於遠、不宜於近、宜於日、不宜於夜宜於平原、不宜於山谿、若藤牌紮屏、屢伏屢進、皆避炮之

長法、選年輕力壯、身軀靈便者、勤加演習、以不露身體、伏行矯捷、爲熟手、用張威撒星陣、五人爲伍、分合不常、用之衙鋒蛇行、速進彼短、於夜戰、我卽潛師以乘之於暗、彼短於技擊、我卽疾趨而迫之於近、齊之以軍律、激之以忠義勵之以重賞、則勝算在我、何虞槍礮之猛。

練神氣

馮國士曰、神足而後氣盛、精足而後力强、彼嫖蕩、酗酒、吸洋烟、諸惡事、耗散之大、有軍法在者無論已、如多吸水煙旱煙、多說無益言語、亦足以耗散精神、然精神雖不可耗散、而亦不可怠弛、古人云、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必時常提斯振奮、勤習武藝、謹守營規、時時鼓舞、以打仗爲事、

不可久坐不貪睡令其疲瘵年少之人溺於色則神衰沉於酒則神昏過勞則神短過逸則神散練神之道莫如靜。

揭暄曰兵戰在技而實主於氣氣盛則弱者可強氣衰則勇者亦怯平居則假息休沐以蓄之椎牛設酒以養之投石超距搏攫爲戲以調之時令各陳所能使之自逞以導之抑較閱能否重其賞賚以獎之談說忠義尊死重傷以勵之謂敵善戰衆鮮與敵以激之詳檄賊勢重宣國恩以感動之陳敵敗局著我勝機以壯之託祥瑞夢卜天協神助以鼓舞之自爾雄氣勃發請戰願効思一擊以逞能及其用也而又故遏之使之抑不得發以盈之選勇敢常勝之士以倡率之少使之利進有所獲以長大之又厚其護

身之具利其攻人之器制人而不爲人制使其氣常固與以可憑之勢展以得爲之機授以能勝之略成功易而覆敗少使其氣常倍凡屬遠行急趨諠譁婦女罌粟能耗散精神者則早行禁戒酷暑極寒淒風苦雨能變靡乎氣者則預爲調停又用其朝而不用其暮用其銳而不用其衰用其壯而不用其老則戰無不勝。

練戰陣

揭氏曰馬駕大礮護以槍矛籐牌騎兵在後以備衝突共兵若干名爲一隊責成各千把輪流日操一隊更番演習計五隊共兵若干歸將備一員督練至六日合操一次爲一陣。臨敵仿積卒星體五隊站成梅花式用前三隊擊賊得犄角之勢爲正兵後二隊接應爲奇兵遞而增之五陣爲旅鎮將統之五旅爲軍大將統之一兵有失責在千把一隊有失責在將備一陣有失責在鎮將。如遇更代擊鼓爲節以後左隊搶出中隊之前成進銳之勢再以後右隊搶出前右隊之前成斜飛之勢再以中隊搶出前左隊之前復成犄角之勢層層奇正變幻左右前後顧持俾整暇有序。若限於地勢兩兵拾打一礮容隊則隊容陣則陣疏密有法南北適用設遇密箐山谷如鼠鬭穴中隊隊間隔分段直入層層接應亦最相宜此練兵克敵之實用

王顒曰凡兵五人爲伍一人居中執旗四人立四面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堅立不動赴敵則四人聽中一人使四

人相顧策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伍爲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再倍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爲游兵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業可成。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中軍主將之令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各以將之令令其餘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者哉

陸桴亭先生曰凡陣法以三起數以五起數視兵數多寡

不拘成格、至於隊法、必不可變。若以三起數、則三隊爲旗、旗三十人、三旗爲哨、哨九十人、三哨爲總、總二百七十人、三總爲營、營八百一十人、合家丁雜役之類、約成一千人之陣。若以五起數、則五隊爲旗、旗五十人、五旗爲哨、哨二百五十人、五哨爲總、總一千二百五十人、五總爲營、營六千二百五十人、合家丁哨探遊兵之類、約成一萬人之陣。要之隊法、則總一鴛鴦陣。

簡軍

周世宗言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兵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之壯士、咸遣詣闕、命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命各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

軍服附

武備輯要曰、軍服必須窄小適體、靈便合宜、尤忌顏色華麗、易招衆目。寒時尚黑色、暖時尚土色、使人不能遠望瞄擊。又須分色緣邊、肩頭列號、自官長以至兵目、各按等級次第分設記號、務使截然不紊、本國將士易爲辨認。操戰號帽、亦應分別等差、記號前簷稍寬、取蔽風日、以便瞄準命中。

衛生附

武備輯要曰、衛生之術、綜其大要、約有三端。一曰平時之衛生。操練必時、起居必察、屋宇必做、服食必潔、盥沐必勤、災疫必防、治病有特室、驗病有專員、每營均設養病室、每鎮均設養病院、如一事失宜、一夫失所、皆爲有軍事者之責。一曰行軍之衛生。勞與逸殊、動與靜異、風日所暴、雨露所侵、一有不防、摧折必甚、是故緩赴急赴、厥有定程、舍營露營、必導成法、又軍人奔走致病之故、多由於靴傷鞍傷凍傷渴傷、更宜留心、防此四弊。一曰戰地之衛生。槍炮交轟、血肉相薄、不有恤者、荼毒何堪、應在陣地、派衛生隊、攜帶兜具、舁送受傷軍人、又於陣地之後、設裹傷所若干、以彌縫傷口、又其後有隨營醫院若干、以療治傷病。

軍餉

揭暄曰、籌糧之法、大約歲計者宜屯、月計者宜運、日計者宜流、給行千里、則運流兼、轉徙無常、則運流兼、迫急不及鍇釜、則用乾餱。若夫因糧於敵、與無而示有、虛而示盈、運斷圍久、索百物爲飼者、間可救一時、非可常恃。食者民之天、兵之命、必謀之者不竭、運之者必繼、護之者惟周、用之者常節。

綠營兵制論曰、馬兵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平時仰事俯畜、尚難自給、咸以小貿營生、手藝餬口、承平日久、沒齒不經戰陣、不知刀杖爲何事、而復狃於因循、拘於文法、於是有老弱濫竽之弊、有[illegible]走之卒、有侵減

虛懸之餉、其兵仰食縣官、視爲當然、悍者飲博無賴、愿者疲玩不振、每遇操演之期、巧飾虛藝、以炫耳目、一聞徵調、膽寒氣阻、甚者僱人頂替、行則需車、役則需夫、繁索供張、官民交病、洎乎臨陣、眞能折衝致果者、百無一二、與其以一餉養一兵、而十兵無一兵之用、何如以兩餉養一兵、而一兵獲數兵之用哉。

謹案用兵之道、不難於訓練、而難於籌餉、三代兵農合一、漢代屯田、明世屯衛、無養兵之費、而財用足、自兵農分、始有長聚不散之兵、而天下之費、盡於養兵、而兵不可用、漢武窮兵、立均輸算緡錢、而民困、唐藩鎮叛、稅間架算除陌、而民怨、西夏入寇、安石行青苗免役、而民亂、

明萬歷崇禎、因遼剿練餉、共加田賦、每兩一錢二分四釐九絲、苛矣、富人哀此貧戶、欲籌餉以保邦、而先壞其邦本、宜其亡也、忽焉。借箸代籌、金銀銅礦、無地不有、擇善相礦苗者、盡地開之、民採官收、講化學而就地鎔化、取之不盡者、用之不竭。糧莫輕於我朝、而餉之浮也、一邑多至數萬、乞加養廉、稽田賦之額、徵耗羨之數、賦不可加、糧毋許欠、加賦則違祖訓、而失人心、欠糧則惠奸民、而無國用。山澤之征、在乎釐卡、多者數萬金、少者數千金、恐歸於中飽、乞簡廉員、以坐釐局、俾涓滴歸公、上有益於國計、下無害於民生、員之冗者、制軍牧令而外、甚無謂也、多一衙門、則多一分俸廉、歲耗無限金銀、何不亦其冗費、以講武事乎、弁之羨者、有守城、又有游協、不能打仗、歲糜無數金錢、何不除其羨費、以練精銳乎、人臣事主、君國爲重、身家爲輕、斯爲藎臣、受厚祿而家富足、當危急存亡之秋、毀家紓難、大者出十萬金、小者出十千金、取攜甚便、分亦應爾、小民値重熙累洽之時、得起家而至殷實、厚德不可忘也、軍書孔急、小戶不必捐、家五百石者、捐一百緡、家千石者、捐二百緡、家萬石者、捐數千緡、簡賢牧令、臨都勸輸、喻以德義、曉以利害、獎以頂戴、爲征討而非爲和償、置印簿、令親書、民自無不樂輸。籌餉既有其道、而發餉又有其義、立糧臺、按月給發、糧臺短發、准營哨申詳、以杜侵扣、欲得兵勇之死

力、則餉宜豐厚、禁苛扣米價、禁勒與衣服、禁攤派欠餉、禁零星花費、禁食缺額、將弁者士卒之腹心、欲其疆埸效命、必自平時束約嚴明始、欲其束約嚴明、必自不侵冒尅扣始、韎韋跗注之君子、欲知武有七德、一言以蔽之曰禁暴而已、乞遴正直之人、查有侵吞軍餉、尅剝兵丁者、殺無赦、則士思殺敵致果之概、而武可成焉。

武備門 用武

師貞　　　　邵陽謝維撖龍山輯

周禮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魏弱翁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胡石莊先生曰聖王之師恭行上天之罰克終前人之烈救民水火之中詰姦暴之害謹內外之辨是以反道敗德畔官離次威侮五常怠棄三正者則征之率過民力率割民生民欲與之偕亡者則放之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則伐之間國家之不靖蠢動胥伐則破斧缺斨而誅之其或戎狄內侵驅之境外而已不窮追也既來庭矣旋師而亟去之要以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為武之七德德以施惠刑以正邪祥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為戰之六器其於吾民也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其於敵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不可犯也不為是征所以正歲之月不可以稱兵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聖人不驟用其民於死地必馴習既久而後使之亦不輕棄其民於死地必勝於廟堂而後用之故曰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陣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

胡石莊先生曰兵有義有暴義者民之父母也暴者民之盜賊也義者國之爪牙也暴者國之屠割也仁者愛人而暴君殺人是以伐之義者循理而亂國滅理是以取之彼賢君者正心者也正身者也正綱紀者也正民俗者也四正之名布於天下有不正者莫不服焉賢君之守國掠其野不可得而獲其野固已攻其城不可得而下其城固已

施其間不可得而入其君臣上下固已三固之迹見於天下環而攻之曠日持久勞費多而益利鮮莫不廢焉賢君之行師也動必以義征必以名伐必以罪出必以律修備而已不至用戰也戰勝而已不至多殺也受命而誅生既死則無所致其怒故敵國有喪迴師而不伐執言以伐人自反不可不直也義所不克乘墉而弗攻兵未舉而先責其詞詞苟屈伏則兵可已矣雖有猛將強卒不入無釁之國雖有重賂不登叛人之黨敵雖有閒不因叛人以取城邑不擾農事不斬祠木不殺疾癘不獲二毛不誘臣妾不攘牛馬不踐墳壟不焚廬舍不堙井渠降不可殺奔不可逐地廣大不可狃敵國之患不可虞師不可踰時而不罷

功已成矣、改畀政、釋罪累、旌死節、禮賢士、發倉廩、偃武修文、毀車甲而藏之、三綱、兵之大本也、報德、兵之大利也、從王、兵之大順也、救患分災、兵之大仁也、不貪、兵之大正也、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兵之大防也、若此者、義之屬也。好戰之君、乘人之敗、而深爲利、伐國無義、而人不服、無名妄動、而衆不奮、一歲數舉、而師不戢、役久踰時、而士不罷、與人同約、而好主怨、與衆同伐、而獨挫强、苞人民、敺馬牛、斬樹木、壞宮室、當其隧者、木刊井堙、披鄰國之地、以居叛臣、爲邊將小吏所、興師、聽降民誕詞而興師、爲貴戚邀功而興師、爲中人冒賞而興師、爲匹夫報怨而興師、爲奇琛珍禽不至而興師、利人之土、乘人之危而興師、得志於此、妄意

必務於彼而興師、不以天道相恤、而貪禍修怨、亂無已時、假途於人、而人苦之、若是者、暴之屬也。義、正也、暴、不正也、易曰、師貞吉无咎。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湯誥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方百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良策

漢高祖拜韓信爲大將、曰、將軍何以教寡人、對曰、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印刓敝、忍不能與、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

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强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强以秦王之、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犯、除秦苛政、秦民無不願大王王秦、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憾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高祖大喜。

漢昭烈帝見武侯於隆中、問計將安出、對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

已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與矣。昭烈曰善。

王朴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必先

知其所以失之之由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之失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無不成之功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宜以輕兵撓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則江北諸州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不難取之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阻未必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

李忠定公曰中興之規模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至於

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萬人朝廷不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緩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之意有能復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急務。

世祖召范文肅於湯泉決策進兵文肅曰自闖賊猖狂中原塗

以逆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橫行無忌、然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紳、拷劫財貨、士憤矣、掠民貲、淫人婦女、火人廬舍、民憾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　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討之、恤其士大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又好生者天地之德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今誠欲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於是大軍遂發、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妄殺者罪之、入關大戰、敗賊兵二十萬、長驅而西、民多逃匿、公草檄宣諭、言義兵之來、爲爾等復君父仇、非敵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爾害、民心

遂大安。

安民

漢祖入關諭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

伊川程子曰、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我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久不下、屠戮無遺、彬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匃海上者、天道好生、報應不爽。

嚴樂園曰、兵以衛民、不戢士卒、雖殺敵致果、終非雲霓之師。經略贊參所以克奏膚功者、以保民爲主、每當下營、村老皆得進見、詢問民間疾苦、長吏賢否、約束兵弁、秋毫無犯。德侯勦賊紫陽、軍缺糧已二日、兵有掠寨民糧食者、立斬以徇、三省邊民、感戴異常、兩侯營至、老幼夾道歡迎。

曾文正公曰、殺賊所以安民、安民乃可殺賊、所患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秋毫無犯、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無殊、故董兵之官、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百姓最懼者、惟強擄民夫、強佔

民房、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佔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爲將弁者、先禁此二事、更於淫搶壓買、一一禁止、用兵在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自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招撫

朱子曰、寇不可招、當盡力撲討、然其所以爲寇者、必官司非理侵擾、有以致之、詢究其由、將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發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別致響應、接見賓客僚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

龔景瀚曰、賊不可撫也、其勢亦不受撫、所謂撫者、撫百姓之脅從者耳、皆招撫之、豎投誠旗、距營左右、其有投棄器

賊來降者無論是賊是民不得擅殺問其姓名里居願留者安爲安插歸籍者酌量資送風聲傳布孰不求生李愬之平淮蔡武穆之平楊幺皆用招撫予以重賞轉相鉤致賊心既散賊黨自離渠魁何難殄滅。

宋史志曰岳飛招捕楊幺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佐襲周倫砦擒其統制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又招楊欽表

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後入湖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口。

地利

李東沅曰古者師行鄉導爲先地理茫然兵家所忌地利云者視賊出入之蹤而先爲之防察賊分合之勢而遏爲之制苟形勢在所必爭卽機會不可偶失故統兵大帥必先洞悉山川形勢由何處進勦何處安營何處設伏何處可斷其糧道何處可絕其援師地勢敵情瞭如指掌繪圖錄示使營中上下無不周知其心先有恃而不恐以故戰無不勝勦無不克將兵之本以此爲先而營官哨長時以山川險要示之邊省緊連敵國者其地圖險要尤宜共悉圖繪之學必需預爲講習

屯地

英克利賴曰擇地駐守屯前地面闊數與全軍人數相配屯旁天然阻險其高下可以照顧砲置穩固易於旋向及敵各項軍衆皆有遮蔽而旁有通信之路後面退步亦須利便前面寬曠無高地樹林遮蔽卽有阻險水道務阻敵而不阻我。

隊地

英克利賴曰步兵遮蔽如牆籬塘壩可借爲用若蘆葦水蕩溼草爛泥最累步行有益步隊者前面寬廣平坦馬隊以衝兵爲能前路地須平坦若陡峭則亦無用如地有遮蔽可以乘敵不備礮隊最合之地前面低坦敵皆顯露前

有城堡敵不能飛越礮可得利若地有浪形最足制勝地上輭爛難以轉移礮位若礮隊近有爛泥溼草反足以陷敵礮而無炸礮之患若近有石爲彈所擊害亦匪小泥土堅硬便於車行。

地形

孫武子曰地形者兵之助故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凡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倍城邑多難以返者爲重地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

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可以寡擊吾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以必戰爲的、輕地吾將使其屬、擇險而自戰、爭地吾將趨其後、循間道以出奇、交地吾將固其結、設伏背誘以擊之、衢地吾將議其市、選步騎以扼四衢、重地吾將繼其食、順安否、裒貨獲付吏、圮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出其不意以衝敵動、而後擊之奇兵奔衝、

孫武子曰、又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有遠。我可以往彼

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先據高陽、利糧路、障間道、以戰則利。我可以往、彼難以返、曰掛、掛形曰、敵無備、出則勝之、敵有備、出而不勝。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曰、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谷口帢絕曰隘、隘形曰、我先居之、必盈陣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他攻之、居高待下、處安待危曰險、險形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則引而去之、勿從。敵壘遙去曰遠、遠形挑戰、必有伏焉、戰不可進、退不可逐。凡地有絕澗遇天井天牢天羅天限天郄、必亟去之、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擇地利

胡石莊先生曰、善用兵者、擇要地而據焉、一將當道、雖有百萬之師不敢過也、畏我之扼其吭也、雖有捷徑他岐、不敢踰越、畏我之拊其背也、漢駐敖鞏、楚人不敢越洛而西、太原未陷、粘罕不能渡河而南、地有所不守、而敵人不能攻也、陣有所合、而敵人不能近也。成師以出、不可久頓堅城之下、又不可遠求濟師、此雖抗而不服、必有畏而輒服者、取所畏而服者、以障厥勢、則不服者孤立矣、道里之迂直、非所論也、屈突通守河東、唐由韓城渡河、而避河東、文天祥守平原、元由常州趨獨松、而避平江、大勢已敗、孤軍不能有爲、吾避堅而攻瑕、瑕者破、堅者瓦解矣、此秦王伯顏用兵之道也。兵有正道、有間道、由正道者少、由間道者

多、漢高祖鄧禹唐祖入關、皆不由函谷、苻堅宇文邕取鄴、皆不自河內、鄧艾取蜀、不由劍閣、唐莊宗入汴、不自德勝、宋琪幽燕邊事、不自雄霸、皆間道也、孔道叩其門戶、間道披其闥闕、故間道之師、常易取勝、所道之中、有關隘以當道、必有徼徑以越關、劍門者蜀之險也、由益光取捷徑至清強、與驛道合、則出劍閣之東矣、王全斌以之、清流者滁陽之險也、由山背抵西澗、浮水而至城下、宋太祖以之、函谷者秦之險也、關左有谷、謂之禁坑、黃巢叩關、倉卒忘守、齊克讓潰兵自谷而入、一夕之間、灌木壽藤、踐爲坦途、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浙西之險也、然不守多溪、則三關不固、貢天蕩之間、有老鸛河故道、可通秦淮、兀朮鑿之以避世

忠若也鄂之南有蘇湖上游舁舟入湖可越治城而捷出於唐埗、伯顏破竹席地而濫舟者也、沔口可抵漢、別有沙蕪以入江、有饒風關以蔽洋漢、別有祖溪間道出其背、以瞰饒風、善用兵者、棄爭地不取、而擇偏壤以居、可以休兵養士、以待亂人之變、故鄧禹不取長安、而取三郡、姚萇不取咸陽、而取嶺北、此擇地利之一策也。兩軍相拒、尺寸之地必爭、但不可獨處爭地、必別置一軍、默與當道之兵、緩急相應、以成援臂之勢、若李光弼之在河陽、此擇地利之一策也。以一郡受兵、而大將堅壁守、時出輕兵絕敵饟道、待其攻取既疲、糧道不繼、而以全軍制其極、若周亞夫之在昌邑、此擇地利之一策也。江臬浩渺、設險爲艱、洄洑猥

多、亂流不易、彼此相持下流、潛以一軍控制上游、使敵人糧運艱阻、進退顧慮、乃制敵之奇、若張興祖之在錢溪、此擇地利之一策也。步利險阻、騎利平曠、不善用之、以騎兵陣險阻、長鎗大戟、納諸狹隘、士卒雖多、皆若束槍槊之無用、又精選甲士、不陣平曠、而棲江湖之區、舟楫之上、如將搏擊而縶其手足、哥舒翰所以敗潼關、馬援所以困壺頭也、此不善擇地利者也。

步馬礮優劣 以下陸軍

英克利賴曰、步兵之軍械、來福槍與槍頭刀劍而已、敵遠則用槍、敵近則用槍頭刀劍、步兵摧鋒陷陣、較馬礮隊靈便、尤能隨機應變、攻與守皆得其用、又自能保衛、其行裝不費、又易於簡練、而能盡其用、不若馬與礮之借他力、馬兵之悍、須人馬相配、而其效之明著者、在衝破敵陣之一端、軍械利用刀矛、而不宜於火槍。礮隊之用、毀短垣、斷堆梁、摧中堅、然較步馬則多不便。

步兵

英克利賴曰、步兵攻法、一直趕上、到敵彈所及之地須有遮蔽爲佳、遇地有浪形、仍借以遮蔽、可略爲休息、更向前衝、務令齊心猛擊、若敵陣堅不能拔、祇有急退、爲是先鋒與添助及後隊、名雖三項、而力則齊施、惟後勁暫不開槍、尤得生力之用、後隊衝出、敵隊若開礮遠轟、後隊亟分隊散布排列緊密、齊力以奪敵步。步兵守法、敵人前衝、俟槍

火可及、槍火齊施、守兵以火器爲功。其不俟敵近而始發、大都敵來而能止之爲貴、須於其中路而殺其勢、勝敗之機、爭此一刻。全軍須有遮蔽、則挖濠築壘、尤爲緊要。兵列蘭引、敵火可及、能於濠牆藏身、而以槍礮向敵。兵須單排而排列以稀爲貴、不拘碼半、地既寬舒、槍可取準、而敵火所損無多。前列之兵、亦有伏而不開槍者、必敵至緊要羣起奮擊。前列堅守抵禦、有鈌即補、而守兵可轉爲攻兵。

馬兵

英克利賴曰、馬兵之力在於急衝、利於攻人、而不待人之攻。敵馬前來、先發以衝之、排隊以禦之、行取其快、隊取其整、前列衝上、不無鬆散、後列乘間而衝、馬兵有三要、一欲

其驟突、一欲其迅疾、一欲其乘敵機會。機會者、注敵有懸動而亟乘之。馬兵衝突、必乘敵不意、必有遮蔽、可避敵火。馬兵所欲衝之地、必探查無阻、若猝遇阻險、爲敵所乘、所損實大。後勁馬兵、列於左右翼後、不至爲所衝潰、轉可幫助兩翼馬兵衝陣之最得力者。初行必緩、迨行近敵、則飛奔陷陣、無一參差。馬隊輭弱、每在側傍、善攻馬隊者、必攻其側。必有步兵防禦。馬兵固不可擊嚴整步兵、然步兵苟有不齊整之處、而驟乘之、最爲得力。步兵倘畏怯不前、爲敵礮所撼猝、以馬兵乘之、必可如指。欲攻礮隊、馬兵須四面巡察、而攻礮隊之背、若向礮前撲攻、則所傷實大。

礮兵

英克利賴曰、礮隊之用、在火、全視所擊何兵、與若干路、應用何種彈藥。礮兵能明見欲擊之物、彈能打中、則礮爲得用。若敵槍能及礮隊、則礮不爲用。安設礮位、地須高、頂須平、礮可旋向前、無遮蔽、且有退步、向敵地形漸漸斜坦、不可陡峻。陡峻則敵從陡落避彈、而彈不能直墜而下。礮過俯、則彈不中敵、而入地。礮隊位置得當、以不能移易爲妥。礮隊羣萃一處、適足爲敵礮聚殲之大靶。善用礮者、礮列散處、而礮火專攻一處、不獨免患、且較得力。彈行有直線、斜角線、橫交線、或由側旁開放、其最無力者爲直線、最得力者爲側旁開放、拋物線所擊地步甚廣、又可與側旁斜飛彈相遇、至敵炸裂、勢力更猛。

英克利賴曰、守兵全恃礮隊利鈍、視地形爲先。大礮保衛要道、先定標準、候敵至擊之。守兵留意敵礮、敵礮隊至、則聚礮以擊退之。敵步兵至、則亦猛擊之。敵若聚礮猛攻、不能久與相持、惟暫避其鋒。俾敵步隊至礮火距度、亟轟擊之。發礮有數要、敵礮隊布置未定、宜亟擊之。敵移徙時、亟擊之。敵礮隊側旁偶露、即於其旁擊之。戰必以礮開先、敵礮兵至槍火距度內、即令槍兵急擊之、留我礮火、以擊敵步。敵來已近、則用子母彈、葡萄彈擊之。須常衞步隊爲要。

步馬礮兵

英克利賴曰、戰務以步兵爲上、礮隊馬隊、祇作幫助、可期暫得大功、而仍賴步兵爲保衞。征伐以礮火開先、敵人轍

亂、旗靡、步兵繼之、必可得手。各礮齊轟擊、敵距本營不可過遠、致步隊不及趕上。敵若用新式火槍、礮手須謹防之。且旗弁主將尤不可不防。防則以步隊排列周匝、逐而去之。敵步礮齊集、先轟擊敵礮隊、使其大創、然後攻敵步隊。若先攻步隊、恐爲敵礮所乘。如軍中礮尊衆多、則分攻敵之礮步。礮數與敵礮相埒、則宜聚攻、不宜分散。礮隊不能破敵礮隊、無令步隊趕上猛攻。礮攻敵礮時、步隊須有遮蔽、以免損傷。如我礮隊業已見功、乃可發步隊進擊。礮隊步隊自始至終互相助戰、不可各行各路。攻敵礮時、須察敵步隊所在、欲攻敵步隊、先以礮驚擾之、令步兵趕上擊之。攻步隊時、倘有敵礮相阻、即以羣礮攻其礮隊、攻敵步

兵而奪得其地步亟令礮隊趕上以擊反攻之敵兵藉以休息步兵重整隊伍並令礮兵擾亂敵軍不任復行排陣嘗戰陣間礮隊欲移徙者須用步馬遮護馬兵分敵八馬兵之勢伺敵隙而衝擊之戰場伏匿於有遮蔽而亦不離步兵步兵蘭列兩旁爲最輭弱馬兵即駐於彼以步兵爲屏蔽彼此可互相助倘地形不宜馬兵甯令他往勿置有用於無用步兵敗後令馬兵禦敵俾步兵重行排陣步兵大勝後馬兵即搜查四周以便固守

傅雲龍曰陸軍扼要不越步兵馬兵礮兵擊遠莫礮兵若行捷莫馬兵若轉動分合整散離奇莫步兵若三者相輔缺一不可如地勢平衍以礮兵馬兵爲一大隊而分配步

兵爲散隊以迎距其間敵距我尚遠則必以大礮轟之及其漸近則槍隊步兵逐層排列前跪後立利斫馬足利伏地避礮彈利突起爲游兵以犂敵勢利能整散離合彌縫馬礮隊之闕若敵陣不動則放馬隊衝之凡橫衝直衝斜衝隨地相宜而步兵或尾其後或從他道包抄之敵陣已潰則萬馬齊發蹂躪平原與歧出包抄之步兵相助能獲全勝若山路崎嶇步兵山兵野礮兵爲宜大礮隊馬隊似難兼用仰攻俯攻進險肉薄其權全恃督步之哨長什長全恃分道絕其糧道子藥之奇兵鎮關之捷法子藥告罄我軍奮勇乘之遂有轉機今夫平地之用步馬礮如率率然擊首首應擊尾尾應是曰互抵行伍小而靈游兵多而捷是曰便利方陣聚而守散陣散而寬無方無圓惟變所適是曰整暇以礮兵亂敵陣而開步兵之路以馬兵遮敵目而便步兵之移以步兵左右礙兵而防攻奪之猝是曰掩護是故三者滯一不可弱一不可要非百鍊之兵難與變化

攻守

傅雲龍曰陸兵一擊法括之析言之曰攻曰守然不知守無以攻不知攻亦無以守攻無退而守未嘗無退退忌速而必速者二一敵槍所及之平地一我兵別隊之火線否則不輕退爲善法以六之二爲火線以六之一爲援應以六之三爲留後以守法列先退之陣以攻法移後退之兵

先退者援應兵也火線兵次之留後兵又次之或誤敵瞭或避敵擊而擇地近是斷未有善退不善守者守非惟城堡已也列陣亦用守法厥要三一迎衝二衝禦三衝陣以逸待勞避其銳而邀其危擊其密而衝其疏使敵之攻法不成此之謂迎衝敵近二十餘步而立以槍擊之速發齊發此之謂衝禦敵近十二步停槍盡力衝出或夾擊或轉抄或後應出其不意此之謂衝陣敵陣如因此而亂則改守爲攻攻法至今難昔例矣以游兵多爲便以行伍小爲靈以礮兵亂敵陣而開步兵之路以馬兵遮敵目而便步兵之移以步兵分爲自擊之小綜仍合爲共擊之大綜此大要也其法七一曰六逹與其分前六之一爲游兵而續

增之不若居十之五、而借避彈地勢、先踞敵腋、免包抄也、
分兵敵側、備聲援也、逼發敵槍、耗其子藥也、猝擊敵伍、雖
傷少、亦奪其氣也、先用重攻法、非爭敵要、卽取糧道也、不
攻陣面、而擣陣端也、礮不宜少、少則敵陣近、凡礮六磅彈、
其率千步、十二磅彈、其率二千一百步、擊兵勿擊礮、而礮
或聚則擊、二曰開衝、敵用子母彈、則陣宜寬而疏、敵用爆
彈則陣宜狹而長、既擊而衝、與其從平處齊進、孰若從凹
處漸進之爲愈也、凡一營火線、視兵數而定、譬如五百、則
二百五十步可盡火線之力、距敵千二百步、宜分小綜爲
左右線、過此敵槍所到、行伍忌密忌緩、距敵六百步、尤宜
小步急行、無可倚則伏地發槍、近敵百步分段參差、節節

躍進、移步換形、臨機應變、是在將、三曰接應、宜分營、不宜
全隊、如在敵礮二千步內、勿令敵見、然接應兵患遠、法以
礮兵列後、軍步兵之前、藉前矛蔭、以半營張雙隊、如翼、分
攻敵腋。四曰衝陣、略同守法、其置槍刃、約近敵四十步、前撲
繼躍、以噪而猛、以包爲衝、成偃月形、而行忌平、而進忌怯。
五曰混合、其礮起、罔弗散伍、而必散中見整、是談兵者第
一要訣。六曰權謀、張羸伏强、欲近示遠、聲東擊西、實虛虛
實、孫子云、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我欲戰、雖高壘深溝、不得
不與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不得
不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七曰追敵、急擊齊擊、敵恐自傷、
必不搶矣、輕退勿追、防誘也、走險勿追、防伏也、攻守通法、

凡不輕擊、散擊者勝、凡以馬兵護步兵、以步兵護礮兵、以
礮兵導步兵者勝。非陣而擊、六韜言敵人新集可擊、人馬
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
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阻
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吳子言以一擊十、莫善
於阸、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
斯拉弗司曰、攻法之要者有五、一行列用小者、而多用游
兵、二前行宜快、急速行走、三用多槍、專擊敵兵陣線之某
處、四從圓周至中心、卽在欲攻處、聚會攻之、五用斜級陣、
護其陣端。守法之要者有五、一前陣俱攻、游兵多放槍、二
前陣端之後、用斜級陣護之、三後陣近於前陣、四用擊法、

待敵極近、以守法改爲攻法、五用張陣之法、急速放槍、而
不必成行列、依令同刻而放之。
英克利賴曰、防守者出界反攻、乘敵人力乏而出、留後新
兵以猛擊、必潰其衆、而後已、敵人遠來、更發生力軍、以制
其疲憊、攻必聲東擊西、覻定欲攻之處、先舍而不攻、引兵
攻所不欲攻、迨其用全力趨救、乃猝攻其輭弱、無不破者、
預以勁兵嚴待、且出界反攻、出敵不意、而奪其地、並中路
邀擊之、來去如風、不與持久、敵果轍亂旗靡、乃可追之。勢
均力敵、而得勝之機、專恃先著、欲爭先著、須確探敵人動
靜、而我軍動靜、不令人知、我趁敵兵未動、而勢若疾雷、敵
旣動則堅不易摧、而設法撓其所反顧、攻兵勝著、在乎聚

力專攻攻其要害輾弱敵與我力相埒而抽兵出擊必有單弱之處深恐敵來相乘守果無隙可乘攻必令軍盡往令游軍虛張聲勢令守者備所不攻而攻兵直搗其要害追前軍得矣乃合而追擊之此攻法之大略。

牆壘

沈兆霖曰絮屏藤牌及屢伏屢進皆避礟之良法勤加演習氣膽日壯然後攻其所短彼短夜戰我潛師以乘之於夜彼短技擊我疾趨而迫之於近齊之以軍律激之以忠義勵之以重賞直前而義不反顧小挫而氣不可衰掘地洞以避礟礟然則入洞以避之礟止則出洞以禦之交戰則用工兵以築土壘夷礟雖利勝算在我當亦堅無不破。

伯里牙芒曰羅馬之並吞各國僅恃掘地之技而已凡有營壘者我兵自壯而敵兵自怯敵既未知路徑不能驟攻我又藉有遮蔽易於伺擊故交戰築土壘最為利用凡築土壘勿太高勿太長勿阻攔我兵猝難出攻須多造陽卡銳角向外多積樹木護之使敵兵不能窺視必臨敵先夜造之所用鍬鍤縛於馬鞍昔俄與瑞戰先一夕築城七堡卒敗瑞兵自後開門鎗力可轟擊故濠壘土牆尤為急務凡築壕牆不可築一字相連之式阻塞出路宜分作數段前後參差庶追擊敵時易於衝出凡戰時前鋒策應須均築土濠如前鋒前進則策應者進守前鋒之濠如前鋒敗北則前鋒者退保策應之濠。

中道全書卷五十九

武備門 用武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主客

曾文正公曰凡用兵主客括之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為客後吶喊放鎗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鬬先動手戳者為客後動手截者為主。

胡石莊先生曰兵有主客有攻守攻守異宜主客異制客兵利速戰當為法以撓之主人利持重當為術以挑之敵之始至也思慮精專志氣銳敏未可干也宿師既久攻取無成力疲意阻計不復生然後從而擊之鮮不勝焉倘復

挑之以僥一朝之功失策之甚者也陳餘李密是也圍之始合也人情危悚因其危而攻之可瓦解矣遲之又久初之震懾者已而鎮定初之疏漏者已而嚴密初之怯懦者已而壯果失策之甚者也桓溫枋頭是也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遁必死者難卻所固然也客兵利速戰者也有時入人之境堅壁而守數挑戰而不出避銳而擊怠然後可以必勝也王翦是也主人利持重者也客之營壘未成亦可阻隘而擊之所以奪其氣也奪其氣而後可以固守也所以安眾心而杜內亂也張遼是也客兵亦有恃險深入鄰境子女玉帛取資於敵將有晏安

之[illegible]懷思歸之志、此遺之禽者也、齊人所以殲於遂也。善用兵者、又有易主爲客之時、以我懷土之民、納諸敵人之腹、不能破敵成功、是無歸路也、田宏正所以絕楊劉韓信所以背水也。佯敗以誘之、俾其空壁逐利、別以奇兵襲據其營、此韓信法也、劉裕所以取臨朐、張須陁所以破涿賊也。堅城當道、姑引而去之、使城中之人、幸其無事、上下解弛、然後迴軍疾攻、城必下矣、沛公所以取宛也。去國遠而行、道阻、其糧車必自爲陣、主人深溝高壘、以當其前、別出間道、襲其輜重、彼必困於乏食、無食必退、然後襄兵而擊之、必大勝焉。敵入吾境、吾亦以他道入敵之境、得失既足相當、彼若迴師自救、則士氣已奪、進退失據、勝獨在我

矣。敵人積粟所在、吾能取而有之、雖懸寓他境、我則主也、耕稼既熟、吾能芟而夷之、嬰城而守者、反資轉運於他郡、則彼爲客矣、此主客變化之妙、非庸陋所測也。

奇正

曾文正曰、凡用兵又奇正括之、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紮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武備志曰、奇正不外一頭兩翼、中軍爲心、是謂握奇、心運四肢、當敵者爲頭、以迎鋒、尾卽繼後而折至、與頭更番間出不窮、兩翼隨之、自遠而近、迎合於前、但遇敵卽爲頭、爲正兵、但在左右卽爲翼、爲奇兵、但在後卽爲尾、爲策應兵。

續通考曰、兵之勝負、不在衆寡、而惟係於精練、與節制分合何如、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支、每支九百人、張犄角之勢、常以一支當敵、二支治力、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兵、專司截殺、治力者爲奇兵、專司接援、以三百人行哨設伏、寇雖億萬、吾以寡而擊之、有不勝哉、遇強難勝、亦豈至於敗哉。

胡石莊先生曰、兵以正合、以奇分、奇正之用、莫如分合、合者正也、分者奇也、知武子曰、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伍員曰、若爲三師以肄楚、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賀若弼曰、以廣陵屯兵番戍往來、使彼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必不復疑、又使沿江時獵、人馬喧嘩、及兵臨江、彼猶以爲獵也、范蠡侵楚以誤吳、李密以三地縶四將、皆以奇取勢、以正成功、分合之妙也。一陣之間、亦有分合、曹操扼袁紹官渡、以偏師燒其糧車、糧車軍之大命也、並力取之、是以破支軍之勞、卽有破大軍之功也、此一陣之分合也。一城之中、亦有分合、唐討澤潞、澤人分兵大半、潛伏山谷、

以俟官兵之疲、然後四面雲集、官軍常以此敗、此一城之分合也。一戰之頃、亦有分合、鄭與燕戰、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燕人與前軍戰、而不虞後軍之見襲、越子爲左右句卒、乘夜譟進、吳人分以禦之、然後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此一戰之分合也、善用兵者、敵以合爲勢、而我促之使分、以分相持、而我迫之使合、不宜分而分之、則兩地之勢皆弱、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不宜合而合之、則猥積而無用、苻堅百萬而自相蹈籍也、歸師勿遏也、然主將無謀、士卒膽落、可因其歸而取之、曹操所以遏袁尚之歸也、相倚爲强、急之則益堅、緩之則自二、公孫康所以送袁氏之首也、此盛兵攻險、彼據扼而守之、力足相當

也、別以偏師斥入其腹、不惟險不能守、腹亦不能固、郭崇韜所以決自鄆入汴之策也、此奇正之妙也。

制勝

魏默深先生曰、勝無定在、制勝在人、其術邀其歸路而截之、誘其近城而取之、佚能勞之、飽能飢之、靜待動、暇鎭卒、佚制困、險而制之、犄而角之、援而結之、圍而解之、敵將能識之、敵矢能取之。禕扼爽於三嶺、桓蹙休於夾石、清河之禽明徹、京口之困兀朮、知歸路之可乘。詡之强弩誘羌、宮之僞降陷操、雄之設伏間倘、錡之浮橋濟敵、知引誘之可用。佚而勞之、其術有二、夜鼓嚴隊、若將出擊、及旦乃寢、伺息忽出、備夕攻晝、備晝襲夕、更衝迭突、不令休息、此之謂明遝、或募死士、效敵衣號、乘怠劫營、因風縱砲、電起奪殺、電止則寂、驚與同驚、睡與佯睡、暮往曉返、東出西入、此之謂暗擾、飽能饑之、其術有二、敵有糧艘、募鑿沉之、敵恃囷積、伺間侵之、輜重禽之、火藥焚之、此之謂明害、毒其水泉、以渴其人、毒其草芻、以飢其馬、囊土量沙、以揚其聲、此之謂陰害、雖然、不可以不靜、守陴靜坐、徐城莫測、雞犬無聲、順昌逐北、巷斷夜行、刁斗寂默、譁則易驚、靜無不克、雖然不可以不暇、臨敵倉皇、躁則可乘、洒門卻掃、强敵斂形、飲博澶淵、解衣新亭、其外有餘、何機不應。雖然不可以不佚、毋失飲食之節、無絕人馬之力、無肆寒暑之極、請言其要、番休迭息、彼竭我盈、厥勢相百。雖然、不可以坐俟、漢阻與

勢爽不前、唐扼虎牢、夏兵遭、玠保大散、巴漢全蜀、失陰平成都覆、燕亡大峴、滅廣固、幽棄榆關、胡馬牧、不守采石、侯景祇、縱敵渡河、金捽腹、無悔噬臍、無忘蟻築、舍易即難、前車屢覆。雖然不可以株守、善守者守郊原、不善守者守城垣、奇正相輔、如環無端、何處可偏師令韋顧、何處可遊兵絕餉路、何處可伏兵摧半渡、步騎屯外、分據要害、城與相應、敵受腹背、抄糧掠樵、困久必敗、布圍陳宮困於邳、[illegible]谷離城卒全、棘永援彭城而不入、元景守隨而分卒、雖然、可以孤峙、楚非包胥、郢都覆、趙非信陵、邯鄲壓、史慈告於平原、崧女突圍於州、敎虛聲應和者不可恃、鄰不知兵者不可恃、解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格形

禁勢、守陴鬪之、銳氣百倍、表裏夾攻、坐收其弊、雖然、不可
以久困、可恃者己、難恃者人、求援莫應、非奇曷生、廉范形
之以緩而圍解、耿恭詭之以神而圍解、皇甫火攻、乘風而
圍解、劉琨胡笳悲嘯而圍解、光弼地道陷營而圍解、張巡
詐走破敵而圍解、郝昭死守力戰而圍解、趙衮間其與國
而圍解、勾踐間其謀臣而圍解。曰然則識敵將之法如之
何、曰射之以書、以觀其取而告、嘗之蒿矢、以觀其走而白、
選善射中之、勿失殪一以當百。
何邦彥曰、遲而待之之謂需、急而乘之之謂疾、敵援未至、
吾急攻之、險阻之地、吾先據之、有輕車捷馬一日馳二百
里者、有潛師利兵、一軍而襲國都者、有乘勝擊之使不得

合謀者、有席捲乘威、而勦滅後患者、有乘勝急進、而敵不
知備者、先有需而後疾者、需爲疾輔、疾爲需輔、宜需則需、
宜疾則疾。
英弋登曰、兵宜多用逼近散戰法、其勝算在運兵神速、在
斷絶敵人糧食、在夜間佯爲討戰、在頻頻滋擾、倘敵人逼
近攻城、毋俟彼來攻、必先往攻敵軍後陣、如輜糧之隊、且
迎彼之來路而擾之、務使今日拒其前、明日襲其後、忽攻
其左、忽攻其右、以致困憊、將士不和。
沅曰、善將兵者、雖戰陣之頃、瞬息千里、運用之妙、有
心、陸營選北人充之、則騎射是其所長、水軍擇南人
之、則行船是其所習、然後汰其怯弱、選其情强、再參以

兵法陣圖、奇正縱橫、窮研嫻習、一經臨敵、有截有伏、有誘
有援、有夾攻、有分兵、有合戰、先列礮車、環於三面、前隊衝
鋒、奮施火器、繼以步隊、伏於兩翼、使之前後策應、迴合自
如、雖彈如雨驟、礮若雷轟、惟有前進、萬無退法。
沈文肅曰、鮑超之治軍也、算定後戰、度不中不發、雖倉卒
遇敵、必深溝固壘、偵探四出、務得賊情、躬率諸將、親觀戰
地、凡敵營之前後左右、山川向背、徑途紆折、瞭然於心、歸
詢諸將之願戰者、飭取軍狀、乃於所事畫地爲賊壘、令諸
將各以所派進兵路徑、次第按行、使人人如虜在目中、次
日乃決戰、號令一去、悄然無聲、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
獨退、奇正分合、使萬衆如一身、稍有怯者、雖鎭將立按軍

法、身臨前敵、將士能否、一一周知、故措置營哨各官、必稱
其能、故戰無不勝。
金國志曰、金制、凡用師征伐之事、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
下自百戶、其於飲酒食食、一切起居之事、略無間別、所以
上下之情通、無閉塞之患、疑忌之端、國有大事、適野畫灰
而議、自卑者先、議畢、卽侵滅之、不聞人聲。軍將大行、會而
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決擇焉、其合者卽爲特將、任其事。
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其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舉以示
衆、薄則增之、史稱其用兵無敵、有以哉。

戒浪戰

江忠烈曰、用兵之道、能守而後能戰、能制人而後不制於

入能避賊之長而後可用吾短賊之結營也因地築壘環以深壕牆厚數尺層開礮眼壕闊數尺密釘竹籤其置陣也分三路分兩路正兵應敵奇兵分抄陣後與擣中堅其止也遍購匪黨四出窺探伺吾虛實以廣其謀其行也遂張虛聲颷忽突至乘吾倉皇以逞其毒我之圍賊也宜扼要以斷其接濟嚴兵以堵其逃竄其追賊也宜預擇精兵宿將擱頭迎擊以遏其鋒沿途設伏以撓其勢

戒驕散

胡石莊先生曰行伍不整壁壘不固囂譁不戢疾行而喪列過險而亂次輕挑而易驚自戰其地各顧其家咸有散心莫有鬬志勢之所重而以輕師當之勢之所輕而以重

師當之師衆而無統令多而不一衆聽而無上臨陣而易慮挺身而蹈危逐利而入伏彼此相推為鋒而莫肯先無成算而浪戰有所恃而不備聚於一處而不能分師歷勝而不戢徵兵大雜而勢孤役久病於外而不恤寵貴在軍而不習事大將有二心而欲危衆求功前擊後解而無鬬志舍水近山其汲可絕阻淖自固藉葦可渡與强敵隣棄其家而遠師者可襲而取也三軍之氣非一人所能鼓三軍之心非一朝所能固成軍以出人有立功之心一旦退卻志衰氣盡雖欲再用不可得已凡退一舍者百舍之幾也棄一城者百城之媒也此必敗之兵也戒之戒之

苗防

嚴樂園先生曰撫苗如撫子備苗如備疾禦苗隄如禦水攻苗巢如攻伏撫苗道二文告不與目不詩書足不城市奚知文奚知告則從所欲歟則去所惡歟何謂所欲鹽布入於峝藥材出於山何謂所惡莠苗不留於寨奸民不入於寨吏胥不擾於寨備苗道三兵哨不與兵久則蠹哨久則圮我以此往彼以此拒毋予其距歟毋芽其勢歟毋釀其漸歟苗壞不硫礦奚自而入入與其距苗技習鎗矛睚眦而鬬鬬芽其寇苗俗神巫鬼椎牛而祭祭耗其費撫之善備之勤變乃不成距不奪芽不刑漸不懲狠翼而飛怒將食人人曷禦之又曷攻之禦之百里之外攻之千阻之內攻之以兵禦之以民禦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遏其聲勢

遏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去以截歸邊牆亘山澗哨臺守邊牆礮臺橫其衝碉堡相其宜制碉堡之法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內土留孔以鎗掘濠以防碉容五人堡乃衆藏有三固矢不洞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强堅壁清野乃可以禦攻之之法曰徵兵不如募勇募勇不如土蠻土蠻不如苗攻苗習技藝習登涉習路徑習虛實習勞渴習苗情攻之之法曰騎不如步矢不如槍山叢徑仄箐密澗曲騎射不宜步利探捷槍利仰攻攻之之法曰合攻不如分攻緩攻不如速攻懸深巢不如屯沿邊苗若狡兇合則聚聚則堅緩則備備則延分攻

故不相顧遠攻故不及備屯邊故進退如意聲東擊西如意水土糧餉如意攻之之法因其鬼神而成之因其貪利而購之因其仇猜而離之因其鄉導而用之

山戰

俞益謨曰會戰山內大軍迎敵若四傍有山可撲賊來路者先分路而進倘賊分隊而來自可頭頭相對如其未分則乘其不備四面夾擊又大將分衞兵爲數隊每隊統以能將嚴整以待登高觀戰我某路失列必怯急命將兵助之賊某路倍於我兵亦命率隊助之又我兵至山頭賊至山下待至半山伏砲發石以擊之賊在山頭我兵山下引賊半山平鋪急上以攻之

朱子曰山寇無行陳部伍憑恃阻險跳浪山谷正得用其長技非可以堂堂之陳當之主兵者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從事而山寇可平

王守仁攻橫水左溪賊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旗懷鎗砲由間道入險分布近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奪險盡獲其滾木壘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正據險迎敵忽聞近巢砲烟蔽天急麾兵逼之賊大驚潰遂乘勝破之

明韓雍攻大藤峽以歐信等率兵六萬餘爲右軍自武宣分五道攻其北以白全[illegible]兵九萬餘爲左軍由桂平分八道攻其南以孫震等守左江截其歸路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夏正伏兵林峒扼其奔遂夾攻之遁入桂州橫石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拒雍雍令死士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火箭焚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遣將四出削平諸寇兩廣平雍始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嵓密箐多瘴不可深入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道遠紛披錯雜安可圍屯兵日久將士懈弛豈能爲防

礮臺 以下水師

守口說曰海防兩岸夾擊之具有水礮臺在水面浮洲排列堅木成格外以沙土爲垣者是爲定礮臺下繫重錨數

箇中用鐵鏈堆於木樁者是爲活礮臺用笨鐵船配以極大之礮者是爲浮礮臺三者孤立水上守之實難要不若岸礮臺較爲易守惟礮臺宜建地險水曲敵船宛轉多受其礮前面後面又可以擊否則一擊不中敵船逕過如北海大沽大江圌山均可以築焦山不逮築臺之法有謂內層灰牆外牆磚石不如三合土厚二丈外高低視地勢低昂水陸中偏者有謂暗窗發礮餘烟翳目當易如明臺者竊謂礮臺以礮力能及遠者爲上其製不嫌麤拙累土爲山即能發礮以竹簏貯沙環之即能避敵人之礮其下以磚石陰爲隧道左右歧出皆能安礮明轟暗擊其法兼備西人云西法有作饅頭者曰圓礮臺作弧角形者曰小礮

臺、作磨盤形者、曰旋礮臺、作偃月形者曰彎礮臺、作之字者曰曲折礮臺。礮臺之要約有數端、一山坳嶺曲隱蔽擊敵、不宜孤露、一臺中須作高大隔堆、使敵礮不得通身橫擊、一臺外須作坦坡、不宜壁立、一扼要須有數臺犄角、不宜聚礮於一臺、一連臺多作犬牙形、以便兩臺礮力相接夾擊、一臺後不宜背山、以免敵彈反擊、一護牆交角、不可正角、敵礮斜過、不與我抵、一正臺之外、高下遠近、築次礮臺、不一其處、密林遮蔽、敵擊不定、一溝外之小礮臺大沙堆、必迤邐照應、敵用陸兵闖入、尚可側擊橫截、一若地礮坎地為臺藏礮於中、上施鐵蓋、適與地平、人伏其中、其礮之擊、水機升降、乘敵不覺、又不勝防、築臺工費可省倍蓰

一臺上礮體不宜寬、以防炸彈墮落、一臺外宜有回擊小礮、以防敵襲、一火藥倉宜作太平蓋、用二寸厚鐵板六層合作一層、禦彈上落、下設隔堆、禦彈橫掃、臺掘土室、兵番休息。

平地築臺

張學醕曰、礮臺宜平地、不宜山腳。礮火之性炎上、平擊一里者、稍高可及三里、俯擊不及一里、且準頭極難。山腳立礮臺、居高臨下、我之擊人也十發九虛、敵之攻我也、自下向上、百發百中、卽落在礮後、石壁山石崩落、悉成礮子、更難立足、況山上不能紮營、以護礮臺、敵一經登岸、抄我之後、礮臺卽不能守。似宜出山較遠之平地、築五丈、厚八尺高之長隄、以避敵人礮子、每十丈留一空缺、安放礮位、其缺左右牆、用三合土、以防坍塌、口門前寬八尺、後寬二尺、外掛棉絮、以護礮口、高低以潮不到為度、臺後列營保護、以免抄後、營式宜扁、以避開花礮彈、臺旁作濠隄、伏連響快槍快礮、以防敵人舢板登岸。

堤溝安礮

守口說曰、礮臺坐守一隅、能防敵船之闖入、而不能游擊泊岸登陸之船、游擊之法奈何、當循海口兩岸築堤、空其中為大隧、約隔五丈為一窟室、臨水開竇、以能出礮彈、及望見敵船為率、每眞竇一、雜疑竇二三、竇外循堤根偏種叢刺密篝、以遮蔽之、堤裏度窟室之處、啟門隧中、冶鐵為

轍、以機輪載礮運動之、使窺敵船所在、停車入室、從竇中發礮擊之、我軍匿隧中、無的張矢集之懼、游行自在、必能命中、能得堤助其勢不孤、游擊坐守、交相為用、斯兩得之、然而臺中可以安礮、而安礮不必拘於臺中、臺外掘地為窟、預安大礮、為敵人毀臺泊船近岸、出其不意擊之、堤內可以發礮、而發礮不必盡在堤內、堤內洩水、必穿堤為溝、溝中卽可安礮、虛實變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而已。

毛竹避禦

薛福成曰、險要之地、先立長樁、交錯疏布、後編粗笪、挨次密環、每層隔尺、實沙其中、視基厚薄、分層多寡、懸綱多層、濕以鹽鹵、高臺二尺、下[illegible]至地、沿途扼要、添築數座、以為

後勁而壯軍心、以剛克剛、增用鐵板、厚約二尺、始能相抗。
燕急之計、以大毛竹、密排夾牆、牆後空尺、復如法為多三
西層、中貯麻包、實以溼泥、礮位之上、數層毛竹、為簷向後、
水溝、礮落圜、掘深坑、以避開花、更備水車、以防火箭、上佈
鐵網、以免飛彈。

沙篠遮護

薛福成曰、礮臺之外、沙篠連環、下平臺基、上齊雉堞、每至
礮門、仍留門戶、使礮轉動、左盼右顧、礮門之上、仍然連結、
遮護周圍、厚置數重、惟其性輭、不能豎立、間植鐵樁、以扶
持之、篠壁之內、實以篠絲、篠壁之外、加以沙包、沙包之外、
加以土壘、而篠壁後、鎮以沙包、臨敵均澆溼、不畏火、敵礮

雖利、難傷臺基、雉堞不倒、飛彈無患、沙篠價廉、半月功成。

臺宜口內

張學醋曰、礮臺宜口內、不宜口外。海防之設礮臺、祇拒敵
人不能進口、非能制敵人之死命、宜在口內扼要而守、內
港小窄、不容多船、我軍守其一面、彼此開礮、勝負各半。今
之礮臺、多挺出口外、敵三面環攻、鮮有不敗者、即能自守、
敵從附近登岸、以抄我後、或開輪而去、我亦無如之何、同
一不準、其進口何必挺出口外、使其轟擊哉。

臺宜疏聚

張學醋曰、礮臺宜疏不宜密、宜聚不宜散。敵船之來、我軍
對準放一後膛礮、至遠為時四分、至遠不過五丈、再遠目
刀不及、難以命中、中而力弱、不能透堅、船行之速、每時四
分可分三百三十餘丈、預裝藥彈、距船五百丈、開第一礮、
至三礮、船已過臺一百七十丈。守一總口、每十丈設一礮
位、不論洋礮土礮、安置百尊、洋礮力足、擊其船身、土礮力
弱、擊其船面、船頭氣筒、桅桿、敵船雖堅、豈敢過千丈之險

定點

周郇雨曰、測量山坡定點、以定臺址。臺可稍高、不可太遠
址、宜廣平、不宜逼側、如有小山作堡、依山脊之險、鑿平基
址、安置礮位、更善更妙、惟號線最遠界、必以四十五度為
率、礮彈最遠所能及焉。田雞礮臺無礮門、有礮堡無礮房、
有礮匣、堡後為臺、臺須空闊極平極準。臺上精畫識線、以

示礮軸之定點、礮軸心點之垂線、直距平水平面、幾何尺
寸、垂線正角之平線、橫距最近號線、幾何尺寸、一一測算
精確、然後平基劃界、分臺列礮、十礮為一列、二十礮為一
列、各列高下曲折、隨地而布、斯礮臺之大局成。

號線

周郇雨曰、測量水面號線、以定準點。號線以礮臺址界為
底線、或以兩岸定物為底線、或即用南北經緯度線為號
線、皆視其地之形勢而定。然後依度線求經緯各線、而識
之、每線相去一丈、與二三丈、視礮臺去水遠近而別、址界
以礮彈所能及處為限、其線之號數、以礮臺近處起數、及
敵船來方起數、均可。

點數

周郇雨曰、定準點之數、以備施放。各礮軸心距水面經緯線相交各準點、俱有不同、逐一推算、既得各準點距數、卽依以定各準點所用礮高各度數、礮編各度數及彈藥之磅數、然後編其距度磅各數、分寫每準點下、列表於牌、每礮有一牌、使礮兵平時操演臨時審視。

瞭房

周郇雨曰、置瞭敵房以統礮隊。瞭敵房鑿山爲窟、立石爲壁、房上作斜坡、房頂角有天窗、安照物鏡、鏡所能照之地、須稍逾水面號線止界。照物鏡後有折影鏡、房中壁上有收影鏡、折影鏡與照物鏡之距數角度、視收影鏡之遠近、

平立而別。又依測量水面之經緯線、以定收影鏡上之經緯線、其線亦依次編號、須令鏡上號線、與水面號線一一符合。敵船入號線內、照物鏡照其影、折影鏡折其影、收影鏡收其影、人在房內見收影鏡上第幾號線有船影、知敵船已行至水面第幾號線、傳各礮臺整備齊集。

鐘表

周郇雨曰、設鐘表以指揮礮兵、號表設瞭敵房外、升號之機設瞭敵房內、號字明顯、分上行下行、上行爲經號線、下行爲緯號線、如上行現二字、下行現三字、則知第二經線與第三緯線交點有敵船、號鐘設礮臺邊角、每礮一列、設號鐘一具、擊鐘之機、設瞭敵房內收影鏡左近、擊鐘法用

電氣、用拉線溝地設放、如敵船循第二經線而來、已入第三緯線、卽行升第三緯線號、令礮兵速照牌定度、俟敵船行至第三緯線、卽刻報鐘、卽刻拉藥齊發。

明燈

周郇雨曰、夜備明燈、以遠照口岸。燈約有二、石灰燈費大而事易、電光燈價重而器精、置燈遠近、隨地而定、須令燈所及照之物、瞭敵房內收影鏡上亦能見之、臺上號表礮牌、各須置燈照明、以備礮兵夜瞭。

礮彈

周郇雨曰、礮彈有二類、曰平頭、曰尖頭。平頭彈橫衝力大、欲其砥覆船隻、尖頭彈繞行勢銳、欲其鑽通船甲。放礮有

二法、曰平擊、曰懸擊。平擊法但望定對面一方而發、直擊其船旁。懸擊法必測遠近左右四向而發、隨擊其船面。水口礮位礮臺、皆用尖頭平擊、取事易法捷而已。郇以爲平頭彈未必勝於尖頭彈、平擊法則遠遜於懸擊法。何則、直擊船旁、敵未必盡用夾板船、數十磅彈未必擊穿、卽能擊穿、彼又有補救之法、欲以禦敵、實難爲功。隨擊船面、雖不能炸裂敵船、亦必有損器傷人之事、而況彈如雨下、無器不損、無船不傷。今用礮彈懸擊新法、其礮用田雞礮、取其價廉而質輕、輕則捷而用便、無礮門則不爲敵人所窺擊、無礮房則不致藥煙之瀰漫、用前膛炸彈礮、亦可求其多、不求其大、一險要口約五百尊、少則二三百尊、腹地要口

約用百等以外

鐵甲船自衛法

丁日昌曰鐵甲船自衛之法遇兩岸有林木之處船桅必多掛樹枝使敵人不能辨識鍋爐氣貫機鏈兩邊必護以沙袋外面必蒙以鐵鏈使之往復回環又以大繩結網爲外脣遮蔽使之以柔克剛遇敵之鐵甲船衝撞勢猛者捩柁偏左偏右以避之勢相等者急轉船首鐵衝先撞其腰又以船首衝四五丈之長木二條作叉形外蒙以網下以重物墜之則可以收取前阻之水雷諸物俾免爲所觸擊

鐵甲船攻臺法

丁日昌曰鐵甲船攻礮臺之法在八百丈以内者可用八

寸徑以上螺絲礮配以實心彈專指臺面一處層放迭擊不可忽東忽西俟有傾圮之形然後自上而下遞擊遞低其臺牆自必漸裂離卸其十五寸以上之麼打礮炸彈則用以仰攻臺中之火藥倉太平蓋使其延燒臺兵自無站足之地而船中人抽配陸兵爲常行壘以逼之敵人接濟一絕豈有不渙然瓦解者哉

造小戰船

英布拉斯曰水師戰艦鐵甲之外以小者爲佳裝大船則所費既多以一大船之費可分造小船數艘駕駛既便攻擊復捷其利一大船所發之礮不能擊盡小船以數小船圍攻大船礮彈無有不中其利二一大船猝遇水雷微有損壞既有禦敵小船爲數既多可互相救援更番進戰敵計難以猝施其利三小船所費既少有事亦易建造其利四小船既眾置礮亦多較諸大船倍能命中及遠其利五船小則食水亦淺凡焚燬城郭轟擊礮臺大船不能駛進者小船自可近岸其利六兩軍接戰勝則可追襲深入敗則可退守河汊其利七若以水雷礮置於小船中進泊敵船又可乘機施放其利八

攻鐵甲船法

丁日昌曰攻鐵甲船之法一曰大礮用實心尖彈自二十四磅至六百磅愈大愈爲得力其彈體一爲觜弧形爲圓椎形三爲圓柱形四爲平圓底開礮之時先計其速率三

千步内定其率點於船頭三千步外則定準點於求到之處及其尤近又必礮礮擊其火藥倉及鍋爐螺輪氣機振柁之處一礮勝於十礮一曰水雷用生鐵鑄殼厚約半寸藥五十磅至百餘磅以距水面之淺深爲用藥之多寡水深者用電線引火之雷水淺者用磨觸發火之雷下繫之錨重必比雷七倍以木樁繫之尤爲定而有準若靠船底轟發雖極厚堅鐵甲無不裂沉内港雁排虛虛實實以標識之敵疑自退小船勢槊長竿繫雷夜用猛力送敵船底自可轟破

守口說曰阻攔之物有以亂草蔓俘牽掣機輪者有以連枝大樹槎枒橫列者皆力弱不能勝船或以巨木爲樁排

列水際或以鐵組貫串簰浮阻水上施之小水未嘗不宜要不若以船載石沈水法拙而功易集若口內有支水之處預伏石船以引敵船入口潛出塞之最妙若水深之處不能塞者以長木爲大圓圈外束以鐵中實碎石砥塞中流參伍錯列水面雖寬敵船非盤辟不入轟之最易轟船惟水雷最猛有用電線引火用强水磨觸發火或用錨定其位或繫於木樁木簰之間總以安於敵船必由之道爲主惟潮信漲落不時安置甚難得法太低恐潮漲時轟擊無力太高則潮落時形跡必露惟以木爲活機繫雷其上俯伏水底使敵人不能以網撈取及以他物先行觸發俟其船過然後發機上觸船底靡不裂沈亦有用船水雷以

機器伏行水中者往往作法自斃若順風力水力飄動之雷或用機器自行之雷既難有准卽近敵船以長竿撥之則開不若以筏載雷匿港汊中繫以鐵鎖使人持索隔岸伏之竊敵船將近引雷撞船收發甸能自主要之多置轟船之器尤須多養泅水之人使人潛行水底不難制敵船之命鐵甲船堅厚似非人力能制不知輪船之靈全在數竅船底有六竅出水門二進水門二縮櫃門二徑圓不過四寸中用銅爲管厚不逾寸外以螺旋錫罩罩之若令人潛啟其罩納小炸礮其中卽壞一竅壞則全船不行

防海策曰帝王之道必出萬全則避其所長攻其所短禦之於海中則關山無阻彼之礮足以擊我之士卒彼之使令藉詞閧礮聲卽飄然四散不足以制其長而創其鋒口內狹隘褊淺敵之船艘止可魚貫而入也山重水複敵之槍礮不知飛空而擊也我則險要無不深知水陸無不熟識我預於口內排列樁筏港汊之間軍火器械一齊分布四周埋伏兵丁遣羸師引入四路來攻而敵可滅

彭剛直曰防海口先飭各軍會平陽注山險層層布置步步爲營誘敵人登陸前以一隊當其前依山據險俯伏施擊再以一隊攻其左以一隊攻其右以一隊抄其後四面重重牽制使敵疲於應接凡海口防營必先扼險要築土牆挖土洞如有戰事傷藏匿伏覘度槍可及然後號令一齊施放百發百中

賞罰

高宗皇帝諭曰國家設立營伍領以將弁所以禁暴止奸折衝禦侮兵法失律有誅書稱不用命戮于社軍旅之事必當申明紀律信賞必罰方足以振憲綱而作士氣爲將弁者在平時則勤訓練嚴拔補謹巡防以固疆圉設有緩急統帥則詳訓機宜熟籌勝算其偏裨士卒則奮勇爭先摧鋒陷陣不避矢石效指臂之使自能克敵制勝若平時不能拊循而流於廢弛苛急而激爲忿怨偶遇小醜竊發則號令不明指揮不定畏葸退縮縱寇老師臨陣之時望風委靡甚至欺蔽容隱負恩僨事國家所倚以爲干城腹心者何在此而不誅何以示懲戒以仁治天下慎重民命罔敢

州欽、而天討所在、朕勿敀枝、凡在披堅執銳之徒、當思臨
陣爭先赴敵、危險死於鋒鏑、或所不免、而國家加恩賜卹、
廕及子孫、如退縮偷安、挫衄失事、縱一時苟免、終於身伏
斧鑕、等死耳、死敵者榮、死法者辱、特諭武臣僨事者、必無
軼罰隱罪者、斷難倖生、與其伏法於誤事之後、不如捐軀
於臨事之時、大義昭然、必致身效命、以戰則克、以守則固、
不苟且偷生、蹈於顯戮、
[illegible]宗皇帝諭曰、重臣膺閫外之寄、自當戮力疆場、綏甯邊徼、至
於玩愒偷安、甘心養寇、傾險妬功、忍心誤國、實屬情罪重
大。嗣凡統兵將帥、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不以實
在情形具奏、貽誤國事。又凡將帥、因私忿娼嫉、推諉牽制、

致隳僨老師、貽誤軍機。又凡身爲主帥、不能克敵轉布流
言、搖惑衆心、藉以傾陷他人、致誤軍機、均屬有心貽誤、應
擬斬立決、庶軍旅嚴明、而身任元戎者、儆懼奮勵、
聖祖皇帝諭曰、軍器務令堅利、盔甲均繫號帶、書旗分佐領姓
名、繫於馬尾、其行也、視大纛、整隊齊發、有亂行酗酒者、立
拏懲責、其止也、各按旗分隊伍、分別屯劄、有前後錯亂者、
罪及該管、馬無印矢無名、罰給拏獲、失火者、從重究懲、官
兵厮役、毋騷擾、毋搶掠、毋踐踏、有擅離營伍、入村落山谷、
奪人財物者、軍法從事、罪及本主及該管官、出境哨探斥
堠、務期嚴密、曠野交兵、攙越前進、有功不敘、其進也、齊列
綏轡、按隊前行、如自離其隊、而附入後、自棄其伍、而入別

行他人已入、而獨留不進者、其應斬籍沒、懲責革罰、分別
治罪。整隊而進、擊敗賊兵、厥功維均、勿以略分前後、致生
爭競。兵者所以討逆安民、領兵大臣、嚴束其下、不使良民
受害、則上賞、違者罰無赦。
高宗皇帝諭曰、兵丁隨征勦賊、俱應奮勇直前、其見賊退走者、
不過各惜身命、心懷畏怯、試思臨陣退卻、律應斬首、若能
殺賊立功、必蒙陞賞、卽或陣亡、國家自有卹典、子孫俱得
邀恩、與其臨陣畏葸、難逃國法、何如爭先殺賊、奮不顧身、
況勇往向前、未必卽死、一經退縮、斷不得生。
杜佑通典曰、臨陣皆無讙譁、明聽鼓金旗旛、聞鼓則進、聞
金則止、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

令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
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在後、違令不進
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之。
江忠烈公岷樵曰、法者將之所以馭衆、使人出入生死而
無敢違者也、將不行法、是謂無將、兵不畏法、是謂無兵、文
武以避賊爲固然、士卒以逃亡爲長策。人情孰不畏死而
貪生、而軍事必責其舍生而就死者、誠以百人決死、萬衆
莫當、一夫倡逃、千軍自廢、使將士知國典之不可幸逃、自
不得不併力以致死於賊、將有致死於賊之心、而謀自生、
士有致死於賊之心而勇自倍、所誅戮者不過一二人、而
保全者、常千萬人。君上執法以馭將帥、將帥奉法以令偏

裨、偏裨行法以督士卒、遇賊潰走藉詞巧避者有誅、臨陣不互相救援者有誅、不奉令而遽先撒隊者有誅、堵禦不力致賊竄逸者有誅、軍令既嚴、士氣自奮、討賊之效、計日而待。

江忠烈公岷樵曰、勝有賞敗有罰、夫人知之矣、雖然、勝有賞而所賞者非眞勝也、則不如無賞、敗有罰、而所罰者非眞敗也、則不如無罰、無賞無罰、人猶冀有賞罰之時、賞非其功、罰非其罪、則人知其賞爲主帥私暱之人、其罰爲主帥傾陷之人、懲勸之用乖、怨讟之聲起、而軍心不可問、軍興以來、得一勝仗、有功者固賞敘隨之、而左右隨侍之人先叨獎錄、逆匪蔓延四年、糜爛六省、未嘗行一失律之誅、

按一縱寇之罪、勝敗本兵家之常、主兵者每言勝而不言敗、功過不妨互見之事、主兵者不錄過而專錄功、有賞無罰、何以昭懲勸、而令三軍。又軍中賞罰未可以一概論、戰而勝固當賞矣、然或雜然旅進、取他人之首級以冒功、或當進擊之時、不思乘勢掩殺、祇奪財物馬匹致大勝變爲小勝者、又當罰、戰而敗固當罰矣、然或奮勇前驅、後援不繼、或大眾卻走、而一軍對前者、又當賞、且同一賞、而厚薄攸分、同一罰、而輕重迴別、當視其功罪爲差等。大帥惟據營主之稟報、營主又付左右之品評、功罪之實、既非採訪所能知、又因毀譽而多誤、自非親歷行陣、開誠心、布公道、何以慰士卒而振積疲。

趙翼曰、明內地用兵、有巡按御史、及臨戰紀功御史、從旁核奏、雖用兵固當責成領兵、勿便人掣其手足、然徒聽領兵者之奏報、其誰肯自言畏誤、自言敗衂、勢必粉飾遷就、以掩罪爲冒功、有官吏從旁奏報、則諸將皆知儆畏、不敢避賊玩寇、削刻士卒、此不特防欺蔽、亦隱寓伺察催督之法

曾文正公曰、古稱恐則致福、驕則致敗、欲求眾心之儆懼、須先戒奏報之虛浮、奏報之於軍事、關係甚鉅、所奏果實、則一軍之是非、悉公朝廷之賞罰、亦當、所奏若虛、則勞苦多功者、從而寒心、僞功潰事者、反以得志、其屢報勝仗、毫無實際者、嚴旨詰責、風氣自振。

武備門 失武

周兵得失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續通典曰古聖人之重兵也久矣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他若五射以教國子五物以詢眾庶罔不以兵事爲兢兢用戒不虞無時可緩後世以治兵爲好武以田獵爲禽荒以晏安爲得體以簡閱爲故事軍政日弛而國遂以弱。

唐兵得失

唐兵志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

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唐始盛時有府兵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番役更戍多不以時衛士亡匿張說請一切募宿衛名曰彍騎天寶後士失拊循衛佐假人爲童奴而六軍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諸鎮專方而天子置禁兵自衛專以宦官掌之外不足以定寇而內徒以脅君逮中人誅神策廢而唐亦亡。

宋兵得失

宋兵志曰宋初有禁兵廂兵鄉兵蕃兵內外相維上下相制。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臨陣輒潰徒耗國用崇甯大觀增額日廣而之精銳無益靖康之變建炎南渡收潰卒用張韓劉岳爲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光甯以後募兵雖眾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外有稽簡之名內無訓練之實受制強敵而夷淩以亡

明兵得失

明兵志曰明以武功定天下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復有十二衛爲天子親軍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軍各回衛所得唐府兵遺意洪宣以後狃於治平未

久而有土木之難于謙立團營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兵威以振憲孝武世衛所之兵疲於番上京師之旅困於占役馴至末造尺籍久虛行伍衰耗流盜蜂起海內土崩宦官降於闕門禁軍潰於城下而國事遂不可問

綠營之失

曾文正曰自古養兵本無善政南宋之括財晚明之增餉皆爲兵多所累我朝綠營兵丁五十餘萬國家養兵之費歲逾二千萬當多事之秋未聞立一奇功出一良將平日有慬少之名臨事無省費之實百年有受養之累應急無破寇之效

腐將之失

朱子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劄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信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階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師哉。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備政軍、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

朱子曰、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徒以苞苴結託爲事、所得差遣、費已不貲、

以故到軍之日、惟務掊斂刻剝、以償債負、償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皆不暇及、軍士困於役使、能者不見優異、其無能者反爲親寵、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而恃。

王邦瑞曰、武備積弛、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見在之內、操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衣用器械、取給臨時、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提督坐營、號頭把總、多世胄紈袴、中官監視、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江忠烈公岷樵曰、兵勇皆未嘗不可用、患在將兵勇者、不得其人、使得一廉明之將統之、視兵民爲一體、則兵不敢擾民、聯兵勇爲一氣、則兵不敢仇勇、將之愛兵、如父兄之愛子弟、則兵之衞將、亦如手足之衞頭目、而無把持挾制之患、將有敢死之心、則訓練必勤、兵有可以殺賊之具、則膽氣自壯而無畏葸遷延之禍。兵之弊由國家承平日久、市井遊滑之徒、無所得食、攢入營伍、求肥其身家、養其妻子、不知打仗爲何事、其尤者工於語言趨蹌、以媚其上、爲之上者喜其媚[illegible]也、而與之官、彼以是術而得官、則必操是術以進退衆兵、薦之高位、則必操是術、黜陟衆官、相沿已久、積重難返、營務安得不壞、軍務安得不弛、一旦有事、惟相率而逃耳。

劉去華曰、今則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叢勳封、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威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維藩臣、干臨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

缺額之失

武備書曰、將弁之惡習、全在缺額、（缺一額則營官）可得若干、缺百額更百倍之、有每營祇招足五成、且有不及五成者、試問當臨陣之時、能以一人而兼二三人之用乎、非但侵吞缺

頹、更復藉撫、派公費爲名、盜行朘削、兵士豈不有性命身家、誰肯得區區之銀兩、而皆性命身家於不顧、亦無怪其貪生死、遇敵不前耳。

招募之失

馬端臨曰、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自募兵之法行、養兵之費日耗、敗亡之形已基、而其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亡命之徒、則不孝不弟之輩、良民不願爲兵、紀綱尙立、威令尙行、猶能驅之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散遣無歸、反爲上下之禍。

和撫之失

孫衣言曰、和撫不可混施、漢文帝之撫冒頓、宣帝之撫呼韓邪、張喬祝良之撫定交阯、以漢當方興極盛之時、彼固知我之兵威、足以滅之而有餘、而民之逼迫於州縣、則如嬰兒之見苦於婢僕、呼號以求慈母、此固可以一撫定之、使其爲天下之亂民、方謂我法之不足畏、而夷狄方有輕中國之心、乃欲苟且以出於撫、則其禍必不可救、靖康建炎之際、相將皆可以有爲、而徽欽高宗、爲女眞所脅、遂出於和、至蒙塵異域、明之流寇、亦屢撫而屢叛、此其效亦可覩矣。漢之不肯用兵者、仁愛惻隱之心、宋之議和、明之用撫者、畏葸苟且之計也、出於仁愛惻隱、其用心可以屈夷狄、感異類、而出於畏葸苟且、則五尺之童子笑之、豈徒如

此而已哉、忠義之氣、君父之仇、雖衰亂之極、而其中不能泯、吾不能用其所不能泯、而以畏葸苟且倡之、且百計以挫之、一旦而有求於折挫之民、則勢必無及、夏少康以一成一旅、而中興、宋徽欽席累世之業、撫萬里之地、而社稷移於一朝、此何故哉。嗚呼、兵者刑之大也、天下事固有必出於戰者、出於戰而後天下遂無不滅之賊、而可以畏葸苟且之見行之哉。

眞西山先生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鬭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敵國相與、有以拾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啟其慢、則爲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常理待乎。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虜人欲得姦人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曾無留難、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闞我之情、而滋慢我之意乎。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爲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勾踐之行成於吳也、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爲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早朝晏罷、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於一時、迄能伸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委國以爲仇讎之役、而非用

權以無猜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暮棄謀臣之言夕遺質以入秦則且絕鄰國之援撤防殆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耶六國實自亡耳善謀國者不覩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爲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昨者寇壓柄臣敵亦竦然易覩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爲之志益加於內則國勢日强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徒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彼者太重一箇行李曾未越

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晏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責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

致禍之失

真西山先生奏論邊事曰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君臣相勸維是幾安股肱不良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爲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肴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粧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其失一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總帥必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權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陛級之禮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其失二。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大舜之聖舍已從人成湯之德從諫弗咈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

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以昌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鉗詰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君子在內其卦爲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政宣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几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抑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乂安得乎其失五。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廁樞庭其緇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詞華卽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卽與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記曰四方有政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

韻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
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
臣摇覆於外、女眞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
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甯、政宜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
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攸改鹽鈔、而比屋歎
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
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
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
既興、遂對戎律、以僕隷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

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將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尸
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眞知中國之無人、
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
嶇强國、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
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之大、大
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
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
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强、有國
者不幸與强國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
眞與遼國交兵、雖日每戰輒克、然視吾國之尊、如高山大
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

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將數
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石萬而不靳、至於索
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貨糧則許以貨糧、一事方酬而一事
已生、前請未畢、而後請又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
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此處置乖方、其失十。

窮黷之失

通典曰、天生烝民、樹君司牧、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
一人、患在德不廣、不患地不廣、秦漢之後、以重斂爲國富、
以卒衆爲兵强、拓境爲業大、遠貢爲德盛、爭城殺人盈城、
爭地殺人盈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則天下怨咨、
羣盜蜂起、大則殞命殲族、遺臭萬代、不亦謬哉、

通典曰、覩兵黷武、討伐戎夷、爰自嬴秦、禍患代有。始皇恃
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事胡爲弊、漢武資文景之積
蓄、務恢封略、天下危若綴旒。王莽獲元始之全實、志滅匈
奴、海內遂至潰叛、隋煬承開皇之殷盛、三駕遼左、百姓怨
苦而亡、持盈固難、知足非易。唯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三
十年人康俗阜、臧宮馬武請殄匈奴、帝報曰、舍近而圖遠、
勞而無功、舍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
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諸將莫敢復言、於戲、持盈知
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道歟、
歷史曰、窮兵黷武之君、未有能善終者、西國法王拿破侖
第一、恃其智勇、鷹瞵虎視、有囊括六合、席捲八荒之志、百

戰百勝當者披靡卒以兵敗身辱爲天下笑傳曰兵猶火也弗戢自焚又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窮兵不已必致覆亡增兵不已亦必致國庫空虛商民交怨而後已釁端之起不在外患而在內訌。

蘇子瞻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至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卒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師首議之人冥謫尤重。

張方平曰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

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屋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聲苦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腐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哉。

李遐叔曰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肅肅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軍國之誡

胡石莊先生曰謀國之道不賞邊功宰相之長慮也不撫彊寇大將之忠謀也不募義兵弭盜之深計也不借夷兵戡亂之永圖也不寵降將安邊之勝算也何以徵之漢之郅支雖曰成功然矯制發兵事不可訓必以宋璟爲法段

潁附會中使不足法也故曰不賞邊功宰相長慮也廣明之亂宋威失策於前高駢受紿於後皆以議撫之故胡世甯曰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持此之論守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後賊可平國可安也故曰不撫彊寇大將忠謀也元之季盜皆以義兵爲名雖得察罕猶苦不能奏功餘適足爲亂矣故曰不募義兵弭盜深計也唐之回紇雖有定亂之功然以儲副之尊拜馬前留幕下傷威損重天下寒心亦云甚矣況一陣之間主客錯處戎夷雜居陸贄之論萬世所當戒乎故曰不借夷兵戡亂永圖也六朝七得河南地終不克有侯景一逞建業爲墟宋以長淮假李全而屬二趙以鎮壓之任又陰掣其權不

能乘機殄滅、以至跋扈。故曰不寵降將、安邊上策也。此五者立國大誡也。

武備門　神武

邵陽謝維嶽龍山輯

平內患

韓魏公曰、今獻策陳邊事者、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練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貪糧、爲安邊捍寇之切務。臣謂此特外憂而已。若紀綱不立、忠義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謂內憂。且四夷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內患既平、外憂自息。

去姦臣

裴晉公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尙存、則逆賊縱平無益。

遠小人

汪椽堂曰、懷宗非失德之君、而亡於懷宗流寇亦可游之賊、而亡於流寇。揆厥所由、一由於守令貪殘、一由於大吏玩愒、一由於武臣驕蹇。三者皆寇之資、而其根本則在朝臣植黨營私、爲人擇地、不爲地擇人、人之媚己者親之、異

已者憎之所親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問其能勝任與否惟用以快恩仇主上用一能臣則羣起吠之商一良策則比而撓之遂使明作有爲之主宵旰焦勞於上愈理愈紛愈撲愈熾卒致國亡身殉而後已是故力殺賊不如使民無作賊欲安民必先擇吏擇小吏必先擇大吏欲外臣公廉必先廷臣清白欲廷臣清白必先親君子而遠小人。

撤胥吏

丁日昌曰外患不除人身癰疽之疾民生不安人心腹中之疾海內黔黎僅有生業饔飧不缺者十之三飢寒逼迫朝不保夕者十之七其中尤受困累無可告訴者一爲農一爲商農民終日胼胝所得幾何一經胥吏之垂涎叫囂

必至雞犬無聲催科串票有費投納有費詞訟審訊有費提押有費朝廷有豁蠲之曠典而取盈者不爲下行草野有委曲之冤情而倚勢者不爲上達其佐雜之擅受濫刑營汛之藉端訛索者更無論已。商人涉江浮海冒犯霜露營求尺寸之利而官府榷吏卡員苛索萬狀翻囊倒篋無異盜賊漏報一絲一縷雖全物充公尚須加以厚罰私費未投雖千百守候呼號而有所不恤征收完納之間絕不寓體恤矜憐之意。然而農商之受害日甚則由於官吏不能通上下之情官吏陋習之日甚則由於員多缺少補署無期一旦冀得差使地方如餓狼之忽遇肥豕不趁此飽噬一口則永無果腹之時迨此狼去而彼狼復來民困如之何得甦元氣如之何得復萬一誅求無厭人心或搖不知須糜費幾千百萬之餉貽害幾千百萬之民而始能奠定明收有數之款項暗耗無限之脂膏。必大僚不貪餽送而州縣之法可行必州縣不任吏胥而後官民之情可通若上之於下呼吸易通則下之於上親愛自至一旦海疆有事蒼赤抱同袍同澤之忱可一呼而成勁旅雖有教士之浸淫不懷疑貳雖有漢奸之買囑不能離間國家所失於捐輸者甚小所得於民心者甚大。

治人民

自强說曰强兵固所以强國而第言强兵恐其國之强猶未可盡恃何則國之所以興立者非立於兵立於民也兵

特以保民者保國家耳民爲邦本自古爲然故凡有國有家者治民之術與治兵而并重世容有有民無兵之國世甯有有兵無民之國有民而無兵則執干戈衛社稷民猶有效死勿去之志有兵而無民則斬木揭竿變亂蠭起民皆有挺而走險之意且兵之爲用所以安民亦以攘外也至於內不能安而外將安攘乎雖可以馳威於域外而不能弭變於國中雖可以杜强敵之覬覦而不能消鬩閻之反側治兵而不能治民正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也。今中國於治兵一事極意講求固知治國之用惜其於治民之道未能整頓猶未得治國之本也最可憫者中國之民官貪於上吏污於下供意煩苛誅求無厭呼號

宛轉、莫可告訴、而官吏絕不爲保護、一任其流離失業、以致伏莽潛滋、到處皆是、一朝發難、勢極可危、於此而無以休養之保全之、則數年而後、兵氣日益强、民氣日益困、兵勢日益强、民勢日益忿、國家知有兵、而不知有民、官吏知重兵而不知重民、民不聊生、難且作矣、以一國之兵、敵一國之民、猶慮不足、尚何强國之足云乎。然則以中國之練兵爲非歟、是又不然、中國之弱、弱於無兵、若再不練、必底於滅亡、强兵爲中國之急務、惡可以爲非、獨嫌中國專事練兵耳、朝下一詔曰練兵、夕下一令曰練兵、能練兵者賞上功、不能練者有常罰、政府以是誠疆吏、疆吏以是督僚屬、一若內外上下、舍練兵無可報最也者、而急功近名之士、咸視此爲終南捷徑、豈尚有留心於民事者乎。迨至官吏之視民事爲無重輕、而徒以兵事爲務、兵卽强矣、其如民心之渙散何、天下安有人心不附而可恃兵以自强者耶。然則若之何而後可、則曰治兵者治兵、治民者治民、以事課功、無所偏倚、庶幾兵極以强、民極以安、而國以强、文治武功、從古無偏廢之理、執國政者、愼勿徒惑於强兵、卽執爲强國之說焉可耳。

用人行政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眞西山先生曰、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强、形勢鞏固、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雖微而有足懼。聚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强、則形勢張矣。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爲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一季梁足以安隨、厥效甚明、不可誣已。

春秋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張楊園先生曰、孝宗之時、不用兵、以金主雍甚賢、南北和好、罷兵息民、亦事理之宜、然若輕於出師、小則覆軍殺將、

大則敗亡隨之、微欽之舉族而北、亦其自取滅亡、雖孝子慈孫、莫如之何、但在高宗忘父兄之讐、殺岳飛、竄張浚、棄李綱、趙鼎而獨任秦檜、以媚金人、則爲萬世之罪人耳。愚以爲恢復之事、可以責高宗、而不可以責孝宗、爲孝宗者、特當用賢修政、內治朝廷、外固疆圉、以需可爲之時而已。

弭盜

陸稼書先生曰、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既熾、不若治於未熾、絕於既萌、不若絕於未萌、何則、盜固吾民耳、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不給、賦役不時、禮義不知、然後陷於盜、而不能自免、苟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虞唐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寇

望、固弭盜、稷以播穀、契以明倫、司徒敎稼穡、鄰長趨耕耨、用力不過三日、起役不過一人、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恆賦、用其一、緩其二、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使其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唐虞三代、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形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敎其民、所尙者虛名、固非能安利其民、所急者賦稅、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以爲盜賊無自而有、一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勦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illegible]刑之、其果可乎哉。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敎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不足憂者、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憂之大者、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是故敎化不可不敦、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可湻。稅斂不可不薄、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浸漁、勿使加耗而牛正供之額、則憔悴可安。農桑不可不勸、必使農夫女工、恆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不令

而墾。如是民何樂而爲盜、萬一有之、則自作不典、凡民罔弗憝、兵以禦之、官以詰之、勦以撫之、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欲兵之禦盜、而不爲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脅從、撫可以育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既有弭於未形、復有弭於既形、則世不登唐虞、人不躋三代未之嘗聞。秦觀曰、盜賊平之非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招降與窮治是已、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官無奇略、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姦惡之民、見負罪者未必死、則曰與其俯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

若摽擄攻劫不失爵祿之榮乃誘民為亂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伏其辜刀筆不顧簡疏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脅從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澤脫身而求全乃是驅民為亂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威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無辜則損威威與惠兩失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渠魁盡殲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污染而許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

石莊渠先生曰余惟今海內多盜孰非國家之良民乎飢寒切於身而公私復交征其利故不得已而為盜非不知

其終弗免於死也以為獲一日之養則延一日之生猶愈於立殞命耳長民者弗能養民之生又欲盡促之死吁亦忍哉胡君僉憲福建其無以盜為可惡而以為可哀藹然不忍之心憤盈於中而充溢於外有以先加乎民俾聞之者雖極兇惡咸情得而動心焉下車之初痛自刻責以率其下先去其在官一切貪污苛虐之人由是發號施令與民更始理究滯賑貧窮均賦役節財用凡可以佐民者汲汲為之不遺餘力困窮之欲為盜者以為自今吾猶可以生何苦而從盜既為盜者感君有哀矜之誠無忿嫉之念亦消沮閑藏各欲解散徐為規畫招安勦撫時措之宜詢於眾而斷以己意盡一方之才處一方之事恢復乎有餘地盜既解散益恤民隱可與之利當除之害次第不遺庶民各安生而無將來為盜之患

安流

劉彤曰沿邊土司必有以漸變之必有以善撫之禁有司鎮防之貪黷絕漢奸流棍之勾唆鄰近豪民毋使有侵漁凌侮出入商賈毋使有欺驅擾害禍患必援毋因其有事而棄之荒歉必拯毋因其被災而絕之於是申之以法而彼知懼則其惡無敢肆嚴之以威而彼知警則其亂何由生為之百姓者既獲免於荼毒為之統馭者又不病於掣肘復為之潛消焉默化焉又養之以恩恤之以惠使彼得以生息焉久之為良民

嚴樂園曰山內防維之策以安輯流民為要務流民開山作廠奸不能緝差役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兵弁附和為奸今日儆令查某寨明日差令禁某事山民受其凌虐囂然無復有生之樂奸徒倡率爭相附從則禍變成監司太守軫念民隱勤於稽查俾在官人役不能逞其奸蠹則土流安業自不至有輕生之心

馭戎

司馬溫公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illegible]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蠻夷戎狄氣類雖[illegible]樂生惡死皆與人同禦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是以先王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

已若覼如草木禽獸悉芟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戎所以叛、爲郡縣所侵宼、叛不卽誅、將帥非其人、使良將驅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豈可以多殺爲快哉。

明太祖曰、四方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爲不可。禦夷之道、選將練兵、謹防邊塞、順則懷之、逆則威之、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恩則不能懾其暴、威惠竝行、要以輯彼異志、歸吾同德、收其內附、益之外籓、廓然優容、而無苛責焉。

張齊賢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夷狄、多由邊吏擾而致之、若沿邊

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甯而民獲休息、民獲休息則敎養盡而夷狄服、安肯投死地而爲宼哉。

陸宣公曰、守邊之道、揀良將以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屯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築土壘、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鬭。

漢世史曰、趙充國屯金城、備羌戎、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解散虜謀、選擇良吏、拊循和輯、言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貴謀而賤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罷騎留步、分屯要害、順天時、因地利、益積畜、省大費、降衆虜。

交鄰

張楊園先生曰、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三代以下、士庶人之家、傳之先祖、編之邦籍、亦與有國無異。人在覆載間、無論大小强弱盛衰、略如此、鄰而已、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人人當存此心、人人當勉其事、孟子交鄰一章、以大事小、以小事大、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事勢雖有不同、理則一耳、自恃其强盛、而淩弱暴寡、固已逆天之理、天不佑之、若不安於弱小、

而敵强圖大、亦豈綢繆牖戶之道。其義有二、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一義也、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又一義也、須當不失文王我師之意、則處盛强固可、處弱小亦可、修德行仁、非禮勿履、自强之道、莫過於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羅羅山先生曰、小弱之事强大、亦迫於勢之無可如何、而究其理、當如此、何則、在彼雖非當事之人、在我實有必役之理、當其强大自恣、乘乎氣數之適然、苟不受命、危亡在於朝夕、人君承宗廟之祀、保社稷之重、顧欲抗衡强隣、自取滅亡、使祖宗之血食不存、先王之封守頓失、尙得謂之理乎哉、理無定在者也、隨其勢之所存、莫不爲理之所寓、昧乎勢者、卽昧乎理者也、雖有行仁之主、當其初未必不

役強大外盡禮節使不敢覬於邊陲內修政事有以愛育其犂黎迨至德積日盛、人心日歸、在彼之勢、不能敵我之德則伐罪弔民之師、自有不能已者、人豈可徒畏其勢而不自修其德也哉。

經世緒言曰、睦隣之道無他首在自強、而自強尤以得人爲先、得人必克以總理衙門始、能自強則遣使人、設領事、一切皆有實用、否則亦不過以虛文相縻而已。有國家者、舉賢任能敬教勸學、通商惠農、本也、練兵選將、制器造舟、開礦理財、末也、睦隣柔遠、一視同仁、破除畛域、相見以天、此以盡乎內者也、遣使人、設領事、通文告之詞、浹往來之誼、此以盡乎外者也、本末兼備、內外交修、則庶乎可矣。

聖武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對梁惠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羅羅山先生曰、用兵之道、以人和爲第一、人心不和、則吾國之黎庶、皆爲敵人之資、不僅不敵吾愾也、人心和則鄰

國之民、仰其德政、不僅吾民足用也、夫人之和不和、亦視乎道之得不得耳、其道維何、曰正心修身、以清立政之原、發政施仁、以達立政之由、制田里、薄稅斂、愼刑罰、正紀綱、君子愛其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弟、民之衛其君、如子弟之衛其父兄、人心既和、敵患自消、此非招徠要結之術、所可同日語者。且兵所以行天討、方命虐民、罔畏天命、以兵靖之、而後可以禁萬民之亂、禦戎之法、不在邊陲、而在朝廷之政事、戰勝之道、不在殺戮、而在德威之素著、是故佳兵者不祥、有德者無敵、聖王之征天下、以仁義爲本、以制勝爲用、除暴安民、不得已而用之、故戰則必克。

謹案、今夫天下之大不仁、大不智者、世主之爭尙戰爭

是已。兵凶器古爲干戈刀矛鳥抬諸槍劈山諸礮今爲前膛來福毛瑟諸槍、無煙開花諸礮、一戰而傷人數千、一戰而伏尸百萬、水爲之斷流、野爲之膏血、數百里寂無人煙、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生也何恩、殺之何咎、祇求一已之大欲、不顧烝民之屠戮、一將功成、慘枯萬骨、何不仁如之。且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未有不仁、專事戰爭而可以得天下者、雖得之、其失也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厥鑒不遠、在彼秦隋、河山莫見其永保、罪孽常昭於天壤、耗一生之謀畫、成千古之惡名、何不智如之。不仁不智、胡爲戰、胡爲爭。論者謂尙戰尙爭、固不仁不智、而人心不古、盜賊蜂起、豈可任其燎原而不爲撲滅。不知

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以大夫師長、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其始不能養之、其繼不能教之、而橫征暴斂、以窘之、嚴刑峻法、以威之、俾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得已挺而走險、至興兵以勦之、既已毒也。因是當修德行仁、選用良吏以善其後、乃官復虐而民復變、輾轉相循、世無甯日、此三代下、朝之善政、官鮮賢良、所以無代無兵、無歲無兵、東征未已、西師復起、南患未平、北兵又出、此殺戮赤子之大不仁、大不智者。論者謂赤子弄兵、宜安之、不宜勝之、而外侮頻生、宜用武、不宜失武。不知鯨吞小國、蠶食鄰邦、以强凌弱、以衆暴寡、列邦之無道、霸者之習氣、王者所不爲。然必我人材之好、庸政事之混濁、人民之離貳、而後彼乘間而入、得以搖蕩我邊疆、折毀我箔籬、擾害我人民、侵佔我埠頭、强踞我城郭、要索我珍寶。設使我君明臣良、士正於學、農奮於野、商平於市、工樸於肆、上下一體、貧富相安、無邪慝、無漢奸、衆志成城、彼自必航海來王、觀光上國、同我太平。否則我主彼客、我鈍彼利、彼以正出、我以奇應、彼以整制、我以散勝、相擊相搏、同歸於盡、此外侮戰鬬之大不仁、大不智者。論者更謂虎狼之徒、梟雄之輩、覬覦朝綱之不正、喜中原之失鹿、亦遂起而角逐、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竊思桀紂殘賊、湯武征誅、救民水火、望切雲霓、漢祖約法三章、吏民安堵、唐祖約法十二、悉除苛禁、明祖不嗜殺人、禁

卒侵暴、古之舉大事者、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天與人歸、知帝王之自有眞也。維彼妖魔、素無令德、亦無善政、殘忍成性、藉端生事、東擦西掠、惟任子女玉帛、兆民怨之、痛入骨髓、不轉瞬而殄滅無遺、至無識者、聽外人之嗾、操同室之戈、忍忘乎君父、罪實難逃、天誅此流寇猖狂之大不仁、大不智者。且夫虞帝之敷德也、三苗以格、明王之愼德也、四夷咸賓、秦皇漢武、好大喜功、幾墟宗社、法拿坡侖、窮兵黷武、終縛海島、至於謀臣猛將、鮮得令終、蠱人心、厭亂、天道惡殺。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又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

下無敵焉又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漢世祖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昌貪人有者亡以故偃武修文則爲聖主開疆拓土則爲暴君致君澤民則爲良臣約縱連橫則爲民賊顧與其詭計百端於疆場之閒孰若光明正大於廟廊之上之爲愈與與其選將練兵致上下之擾攘孰若選賢舉能致遐邇治安之爲得與與其籌餉餽糧令邦本之日匱孰若輕徭薄賦令民心日固之爲萬全與且天子之位非至安之事非至易之事何苦爭此大任古人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又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理則必畫界分疆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始能相

上帝而綏四方是故君之能盡治道者相與尊禮而效法之不盡治道者相與擇賢而更易之變征誅而爲揖讓爲兄爲友相親相睦體兩大覆載之德造一世和平之福其仁如天其智如神上符堯舜億兆愛戴子孫福祿五洋六洲有萬世承平之休

中道全書卷六十二

治術門

治道

邵陽魏龍山輯

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

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程子曰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飭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末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

不明指歸者若飢寒與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卻步而求及矣抑有甚焉耳。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要其教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方正學先生曰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而已。聖人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矣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飢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柵而雞彘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爲煩刑以虐之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

節物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略其婚娶之宜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敘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詠歌搏拊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

胡石莊先生曰紀綱法度必爲數百年之基其自處也動必由義居必由禮不以私智偏見取必天下不以小信小惠掩私己之情市利物之美其論官也有德者貴無德者賤不假借權貴不屑越名器。其取民也不奪其耕稼利其貨賂苛以文法以破其積聚。其化俗也不以輕纖奇巧之物先耕作織組之器不以輕訬傾覆之私智壞敦樸豈弟之良心。其詰奸也振衰剔弊使頑嚚革面髖髀畏法雖反經任勢而得事理之中。其服遠也修明政治使順從者安甯叛去者危殆至於六軍電發三年震用人不以爲勞其立法也不以一事是非傷教化大閑故功有所不可賞刑有所不必用甯疏纘以自蔽勿縱小吏爲耳目總以愛惜防護與衆共存此大閑焉爾。

胡敬齋先生曰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制事

禮以爲秩智以爲鑒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

薛敬軒先生曰帝王之治天下德爲本政爲具刑以輔之書稱堯曰克明峻德舜曰元德禹曰祗德湯曰懋德一德文王純亦不已武王惟皇之極德者天之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建制立政以匡正之不從者刑以治之爲治本末先後具舉有序所以天下無不化之民後世本有未盡而專恃刑政之末所以治不古若也與。

潘節齋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

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賞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服三者之要在修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唐虞三代之治純用禮樂教化大行不令而信不怒而威無爲而治如斯而已

胡敬齋先生曰天下古今共此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霸竊者爲姦未有舍此而能濟者舜無爲而天下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一則得賢以任衆職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乎德化任賢兩得其要一人修德於上衆臣寅亮於下此所以成中天之治也與

變法

伊川程子曰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程子曰法制之宜定者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改易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生齒日繁衣食日蹙轉死日多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黨其法始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罰鮮犯廉恥易格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貢士不本於鄉里而實行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六曰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害七曰民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利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凶歲之備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九曰山澤聖人理

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事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長養之則有變通常久之勢十曰分數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厭其所求此爭亂之道也

張横渠先生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家無立錐以至游民日衆强梁横行雖有堯舜無以使老有所終壯有所養幼有所長有王者起田制必當變師儒不以孝弟忠信造士而相率爲浮文以壞亂其心術學校必當變取士不以實行而專以藝文不足以得賢才科擧必當變自一命以下

至於雜流俱命自朝廷雖舜禹爲選司無以知人銓法必當變職事相牽制雖有才能不得展舒官制必當變入仕之後無論賢不肖一概資格序轉賢者壅於上達不肖者優游以取高位資格必當變養兵以病民而兵不足用軍政必當變一州之土物自足以養一州之人民而使西北必仰給於東南賦法必當變士人不知法令他日無以守官椽吏世其家得以因緣爲奸當做進士觀政監生歷事之例自京朝以至郡邑使生員貢士主文移獄訟錢穀之事而去其[illegible]椽史等而下之衙役必當變

憲法

美國志曰華盛頓制定憲法分國政爲三大權一曰行政

權在大總統副總統佐之任期俱以四年連任者八年爲限入選之格必在年三十以上居於本國已十四年者方可大總統歲俸五萬金元其下有內閣七部大臣俸各八千金元皆總統選任之而先由上議院允准二曰立法權在國會分上下二議院上議院爲各邦代表者所合成每邦舉二人任期六年爲限上議院於立法權外又有允駁總統所任官員之權下議院員數視各邦人民之多寡每十三萬五千人可舉一人由各邦人民直選之下議院有彈劾之權凡法律經二院議定後再經總統允准即爲定例三曰司法權各區有裁判所邦有高等裁判所中央政府別有裁判所專理合衆國法律之訟案地方制州各置州事及州會州行一州之政事成自治之體官吏皆由人民公選

議院

陳熾曰議院之制其人皆舉鄉之有聞望衆所服者置之一鄉之中以理鄉事才大者升之一邑之中以理邑事才尤大者陞之上議院以平章軍國之事國家之制田賦兵戎刑罰諸事謀之議員下議院條其事上之上議院上議院定其可否以達於總統總統下之部臣以行於民其有未審者總統若部臣駁之必使盡善而已其利之大者曰去四害曰興三利何謂四害一曰抑臣工之弄權自古大臣竊國必箝諫諍之口以蔽人主之耳目故民罷而君

不知政罷而君不知水旱寇賊而君不知議院立則天下之情通而大臣之奸謀息二曰去吏胥之積弊吏胥習於例案凡京員之銓選州縣之補授必厚賄吏胥否則據例而駁之甚至內之部臣外之監司反弄玩於股掌之上議院立則羣臣之情通而吏胥之伎倆窮三曰絕官紳之私田賦征榷倍取於民僅半入於公商農微賤不能上訴帝廷任其所爲而莫敢誰何議院立則商農之情通而官紳之中飽絕四曰免獄官之鍛鍊親民之官一遇命盜重案承審懼有處分輾轉規避取疑似之人嚴栲之以塞責其貪酷賣獄之事在所不免議院立則囹圄之情通而刑獄之寃抑泯四害既去三利仍之一曰吏治可振二曰財源

可裕三曰人才可與。

王霸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仁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心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

薛敬軒先生曰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刑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微遠近之間程子謂有天德者可語王道天德卽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卽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天下國家者也霸者形之於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胡敬齋先生曰王道公霸道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各遂其性霸

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爲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奸雄小人

羅羅山先生曰今夫王霸之辨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王者以濟天下爲心者也明德新民本乎義禮之正蕩蕩平平行其所無事也霸者以利一己爲心者也竊仁義之美名以濟其貪欲之心三代而下雜霸也乘時之亂以成大功於天下厭心之所求者惟在一己之富貴雖或以天資之美或以性天之動所言所行間亦近於道義而輔之不得其人治之不得其法是以義理之心終不勝乎私欲之求其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者誰哉

俞長城曰王霸之辨何辨乎辨之於心也心有誠僞則治有純雜道有本末則效有大小使其舍本而務末則養民莫若井田教民莫若學校固宗藩莫若封建輔元良莫若豫教求人才莫若鄉舉里選阜財用莫若重農抑末厚風俗莫若先禮後刑來遠人莫若修文偃武此三代以後皆能倣其意而爲之而終不能致於王禁內侍干政而瑞禍息戒母后臨朝而戚屬衰收兵權而藩鎮戢重臺諫而專擅杜嚴邊備而不庭服寬賦役而盜賊止此皆三代以後優爲之而不能進於王。今夫喜怒哀懼愛惡欲王道之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王道之綱源深則流遠綱舉則目張故爲人君者必正其心於平居無事之時而盡其誠於人倫日用之大然後推之天下禮樂刑政莫不畢舉而

王道四達。霸者本之不圖而規規於法制之末、飾於照明、而偷於闇昧、勤於變亂而惰於安治、慎於重大而失於幾微、成於少壯而敗於老耄、其善者不過偏陂駁雜之治、而下之不免於亂亡。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董子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君心正則雖節目疎闊、不害其爲王、君心不正則雖治具畢張、不免於爲霸、治之純雜在誠僞、心之存亡在敬肆、敬則未有不誠者、肆則未有不僞者、予嘗謂三代以前無霸、三代以後無王、

王霸之辨辨之於心而已。

功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旨、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豈故爲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然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爲一時之計而已、是申韓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强、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急、舉皆禍殃、顧弗察而已矣。

胡敬齋先生曰、漢武帝才足以有爲、惜乎多欲、周世宗才

足以有爲惜乎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爲惜乎汨於功利人
君不務學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欲逕趨功利不
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敎化聖人制禮樂代聖人以成敎
化天假乎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乎禮樂故己
不勞而敎化行薛子敬軒言王安石以功利蠱君心害天
下斲喪有宋之元氣奸邪迭踵其迹持紹聖之說以媒進
至於板蕩而後已
孫子餘曰聖王之治天下其造端也微其立體也大其成
功也緩其收效也長後之治天下不然急功利而薄道德
尚智術而輕忠信先法令而後禮敎尊才能而卑行誼所
爭者刑名錢穀毫釐之出入所責者簿書期會尺寸之短

長主德之純疵邦本之安危風俗之厚薄紀綱之淸濁利
害在積年之後而消息在隱伏之中一切謂之迂闊忽而
不問上下相求以文而不究其實巧僞彌起叢脞眩瞀從
而更張之防奸而奸愈滋救弊而弊愈甚勵精之末化爲
因循英察之過積爲壅蔽問其君則早朝晏罷也視其臣
則循理奉職也典章文物無闕也號令條敎無失也然而
人材呰窳民心澆漓一旦禍起變生倉皇不知所應魚爛
瓦解驅至於不可爲嗚呼不可懼哉
揖讓
羅羅山先生曰天生蒸民無主乃亂曰惟有德克享天心
位也者天下之公也子能繼則傳之子子不能繼則傳之
賢傳子傳賢於己無與也丹朱之不肖帝堯憂之憂其德
虧匪憂其位失也堯已爲天得舜也商均之不肖帝舜憂
之憂其慢遊匪憂其命黜也舜已爲天得禹也堯弗得舜
舜弗得禹天命誰承民難誰紓堯舜之憂用是益切矣天
下之大詎可輕以與人哉授得其人百姓久賴授非其人
四海困窮爲天簡后罔敢弗欽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
天下得人難
征誅
羅羅山先生曰隆冬肅殺春氣發舒有一時之閉藏則有
一時之更革湯武革命匪湯武革之也天命有歸不得已
而應之也上天生民暴君虐之穢德腥聞皇天震怒天命

未離曰惟我后天命旣絕是謂獨夫海隅何冤萬姓何辜
弗將天威厥罪惟均夏商之臣不仇湯武者湯武爲匹夫
匹婦復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篡奪
羅羅山先生曰揖讓征誅救世之大權必聖人之大公無
私乃能行之堯舜之傳賢非輕以天下與人也知舜禹之
德實爲歷數之所歸奉天命以授之於己無與也湯武之
征誅非湯武之願也桀紂暴虐皇天震怒不得已而應之
也子噲子之以私意相受授齊宣以私意相征誅皆不
知天命之正者也後世襲揖讓之文倣征誅之迹竊窺天
命謀圖神器其爲害於天下詎可勝誅哉

羅羅山先生曰帝王之道以利天下非以利一身也揖讓征誅救世之大權必聖人大公無私乃能行之故三王公天下其治隆後世私天下其治雜爲義帝發喪假名以誅項也非湯武之仁義也立恭帝受隋禪襲揖讓之迹也不知征伐之大權也征誅攘奪揖讓逼簒陽竊美名陰受實利干戈雖靖於一時禮義之心幾乎熄矣。夫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義者利之和大中至正不求利自無不利也利者害之媒徇利遂欲求利未得害已隨之矣嗚呼罔曰君利臣下化之罔曰臣利庶民效之各肥其身各私其室官競利於朝民爭利於野堂簾市道四海驀心寇盜刼奪終於莫懲三代之休風不再見於漢唐之世君之咎也於民乎何尤。

興王

仲虺之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武成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羅羅山先生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漢唐之君抑何其興之暴也。曰漢唐之仁雖不及乎湯武秦隋之暴實已甚於桀紂當是時四海鼎沸民無噍類苟有能庇其生者莫不俯匐歸之嚴寒之後溫風噓之萬物即萌也亢旱之餘微雨潤之生意即蘇也漢祖唐宗德雖不足天下之亂賴之定矣民心所歸天意亦宛轉屬之此亦彼蒼之仁愛不忍斯民之終喪焉耳。嗚呼項氏秦之續也世充民之盜也天惟簡爾多方罔堪配命漢唐之興故不可禦向使當漢唐之際有聰明慈惠之君出以沛仁義於天下日月得天燭火失明漢之興唐必有不能乘時成事者由此思之天意

亦可知矣
史臾曰唐太宗去奢侈輕賦徭寬刑辟整武備大勵經學
其時名臣如房杜多謀魏王能直諫李靖善用兵海內
昇平商旅野宿而成貞觀之治元宗戡亂勵精圖治召姚
宋任以輔弼去奢泰守節約於是賦役薄百姓富故後世
以貞觀開元爲唐之盛世以房杜姚宋爲唐之名臣
潘節齋先生曰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英宗謙恭以任
韓琦文彥博司馬光富弼等之賢世頗治安哲宗元祐之
初宣仁垂簾聽政其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
以至公御天下當時賢者畢用於朝如司馬光呂公著言
無不納他如程明道范純仁呂大防皆以次擢用王安石

呂惠卿蔡確章惇之黨罷黜之任賢不貳去邪不疑宣
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百姓謳歌謂之太
平天子又稱宣仁爲女中堯舜號元祐爲治平之世
薛敬軒先生曰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
宗養其根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仁浚其源秦晉隋
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導其源於
前即繼以殘暴淫侈之君也若漢高祖之後非得文帝之
養民即繼以武帝之多欲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唐高祖
之後非得太宗之富民即繼以高宗之昏懦則唐之存亡
未可知也宋太祖之後非得太宗仁宗之愛仁即繼之以
神宗之紛擾則宋之存亡未可知也大抵漢唐宋之所以

延綿國祚者率由此數君有以立其本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
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
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
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喪亂

祖伊告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
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
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

不至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
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
無戮於爾邦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於
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
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
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今爾無指告予
顚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
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
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

嗟不急罪合于一多瘵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石守道曰周秦而下亂世紛紛何爲而然也原其來有由矣由亂古之制也天子君也諸侯臣也君南面臣北面上天之制也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朝諸侯於明堂周至夷王不敢自尊於諸侯與諸侯下堂而相見則君臣之禮夷王亂之也君臣之禮亂則朝覲之禮廢而諸侯不臣矣天下無王矣吁亂是以作古者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子聽男教后聽女訓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三代不易之道也秦襄王太后出閨閫而臨軒

戶以女子而朝羣臣則男女之職秦襄王亂之也男女之職亂則陰陽之序失陰陽之序失則日月逆行而天地反覆矣吁亂是以作古者一后三夫人后妃之數也秦漢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良人美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娙娥容華充衣昭儀之號則后妃之數秦漢亂之也后妃之數亂則品秩雜而女色盛品秩雜則上下瀆矣女色盛則邦國殆矣吁亂是以作周禮閽者掌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王宮之戒令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武帝啟之也宦官之權啟則巧邪入而僥倖進巧邪入則正人廢矣僥倖進則君政敗矣吁亂是以作古者什一而税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周室寖微諸侯專征伐擅賦役兵革不息興作無時而用度奢魯宣公於是税履畝成公於是始作丘甲則什一之制宣公成公亡之也什一之制亡則聚斂之臣起而國日以削矣民日以貧矣吁亂是以作古者爲井田一夫受田百畝田有定分賦有常出而民無爭秦孝公專務富國强兵用商鞅計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則井田之制秦孝公廢之也井田之制廢而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吁亂是以作君臣之禮亂則僭奪篡弑作矣什一之制亡則暴斂重算行矣井田之制廢則豪强兼併興矣亂男女也呂后專制而炎漢中否亂后妃也戚姬進倖而太子甚危

飛燕耽寵而成帝致夭用宦官也恭顯用事而前朝大損曹張執政而劉氏終滅嗚呼聖人之制不可易易則亂矣亂如是何則亂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石守道曰王道其亡於漢乎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鄉射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税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孤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其亂時作

石守道曰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后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大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歷觀前代鮮不以閹宦弄權而傾社稷者臣觀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遇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恥尋歷代無不以奸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觀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羅豫章有言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奸人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孫子餘曰昔者成康降而王澤衰至於春秋篡弑烝報非禮不道之事靡國滅有然而五霸猶假信禮以求諸侯淩遲及戰國先王之法盡壞險詖傾危蠶食鯨吞詐窮力竭胥六國而熸於秦秦乘强暴之威仁義不施繁法淫刑以毒天下然後劉項因民不忍起而掊之秦亡七年乃定生靈之禍久且酷焉。兩漢纔安至三國而亂又作司馬氏攘而有之不能守之以德義南北分裂中原淪於殊俗二百八十年之間割爲十六國更八姓五十七君亂與春秋戰國等至隋而始一暨唐而後正五代之亂又與南北六朝夸要而覬之則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心消亡至於盡以梟獍蒙衮冕以盜賊踞神器士大夫不知名義可畏而包羞而忍辱庶人獸駭狼顧骨死趨利而不復有上下之分骨肉之恩嗚呼此與禽獸奚異哉其亂常數十百年。

新民書曰中國歷代所以衰亂滅亡者其厲階有十而外夷搆釁流賊揭竿兩者不與焉一曰貴族專政二曰女主擅權三曰嫡庶爭位四曰統絕擁立五曰宗籓移國六曰權臣篡弒七曰軍人跋扈八曰外戚橫恣九曰僉壬朘削十曰宦寺盜柄。昔在周代統一之業始集廣封宗籓以獎王室及其衰也諸侯力征天王守府迫於末葉政在大夫齊之田陳晉之三家羽翼既就主權亦移。嬴秦鑒之夷天下爲郡縣支蘗無尺寸之土功臣無湯沐之邑而一胡亥一趙高舉而傾之。漢高一天下鑒秦之孤立與其爭統也廣置親籓而呂氏之禍作呂氏既滅七國旋警七國既平景武乃實行强幹弱枝之術翦其爪牙使無能爲役而巫蠱之變骨肉喋血上官氏霍氏踵起外戚之禍復燃弘恭石顯繼興宦寺之禍萌蘗未幾而王氏竟移漢鼎矣。東漢光武明章一小康及和帝以後竇氏鄧氏閻氏梁氏諸后族互起互屠而母后外戚之禍烈鄭衆李閏江京孫程單超曹節王甫等狼狽相倚而宦官之禍烈海宇鼎沸梟雄乘之董卓曹操遂屋漢社。及魏承漢司馬懿鋤曹爽若牧

枯穆、蜀以一黃皓遂覆漢祀、吳登和霸亮四子已相擠奪、諸葛恪、孫峻孫綝橫極凶暴、竟廢其君、弱其國民、西晉鑒魏孤立、大封宗室、而內之楊氏賈氏、外戚女主之亂踵起、外之八王相夷、骨肉剸刃、若居犬羊、遂倚外寇爲聲援、寖成五胡之亂。東晉宗室之勢驟殺、而都督之權驟强、王敦蘇峻、桓溫桓玄、皆以方鎭搆亂、劉裕卽以此簒晉矣。其在南朝、劉宋則有太子劭、武陵王駿、晉安王子勛等之相繼弒逆、蕭齊則有蕭鸞江祏等之廢立、蕭梁則有侯景及諸王之爭亂、陳則有孔範江總等之專橫。其在北朝拓跋魏以道武爲初祖、而及身被弒於厥子、寖假而胡太后弒孝明、爾朱榮弒元釗、爾朱兆弒孝莊、高歡廢節愍、而魏遂分

東西、高齊則常山王演弒廢帝、宇文周則宇文護弒孝明。隋文亦及身被弒於厥子、隋殤旋賈怨天下、被弒於近臣。唐號稱極盛矣、而天下甫定、卽有玄武門之變、僅三葉而武后禍起、易唐爲周、韋氏繼之、女主之禍達於極點、天寶以後、其在宮中、則有楊貴妃張良娣之棼亂、其在朝廷、則有李林甫之橫恣、其在方鎭、則有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朱泚李懷光等十數藩帥之叛亂、及至末葉、宦官大盛、釀成甘露之變、連弒數帝、擁立之權、皆在其手、而唐祚遂屋、五代十國之亂、更不足道矣。宋藝祖陳橋之變、黃袍加身、盡解功臣兵柄、太宗以繼嗣之爭、蝶血於所親、其後蔡京章惇秦檜韓侂胄史彌遠相繼用事、屠殺善類、而僉壬之

倚、亦與宋相終始、其在胡元、鐵木迭兒、鐵失、燕帖木兒等、更迭相亂、海宇鼎沸、亦遂不安中國、及至前明、復建親藩、而燕王棣、漢王高煦、寧王宸濠、安化王寘鐇等、遂以亂國、王振劉瑾嚴嵩魏忠賢等、相繼擅權、及中葉以後、而宦官之禍、遂與漢唐鼎足、嗟夫、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諸子孫、受享無窮、而肆其專制、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此千種罪惡所由生、而歷代因之喪亂也歟。不然、華族給以爵號、優異齊民、其有功德有學識者、列之上議院、使參國政、而貴族貴政之禍、何從生焉。君位繼承之法、一從憲法所規定、某人宜嗣統、皆與民共見、一定而不可易、而嫡庶爭位、定策擁立、大禮爭辯等禍、何從生焉。攝政之權、皆有一

定、元首權倘立限制、況於攝者、而母后擅權之禍、何從生焉。大瀆宗親、各有采食所至、國人莫不加敬其尊榮、雖下君一等、而君位既無可欲、何苦貪此虛名、傷彼實利、則宗藩叛亂之禍、何從生焉。政府大臣、皆有責任、稍失輿望、立卽去位、而權臣簒弒之禍、何從生焉。兵馬之權、集於中央、國防之責、同諸國民、而軍人跋扈之禍、何從生焉。一國會計、皆由議院審定、司農少府、各異所司、而僉壬朘削之禍、何從生焉。君之與國、截然兩途、宮中府中、不同一體、君主若有所親、若有所愛、則自以其私產豢養之、不得及國事、而外戚橫恣、宦寺盜柄之禍、何從生焉。不寧惟是、君主既與國民共治此國、則君位之安危、與國同體、苟有人焉欲

被壞秩序、侵主權、以毒一國者、則全國之民皆將起而抗之、不瞬息而禍撲滅、豈有若專制國之民、視君國之難、如秦越人之肥瘠也哉。

魏叔子曰、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渝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於難、故驕且肆必敗。敬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惰必敗。治國如治病、然而用小人、是飲酖酒以攻疾也、故退賢進不肖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有相、故愎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紀不立則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

不善、故不豫教必敗。親親天之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骨肉、夷同姓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獸困則鬭、民困則畔、故亟作土木、急苛賦役必敗。厚味腊毒、多藏厚亡、故掊斂黷貨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弛戎心、故忘戰必敗。君子不以煦煦爲仁、不以佞佞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跡必敗重則愼、輕則脫、愼固脫離、故輕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

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面焉、故輕信人必敗、鶯雜施喬松、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驕賢德、蔑強大者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淫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者、是故反其道則必興。

蔡葛山先生曰、天人治亂之機、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能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元狩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泰

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其故何耶、以天下之亂、不於其亂而生於極治之時焉、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盤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頼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愚狂、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於目前之安、而圖一已之利、然圖一已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始、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愓法也、昇平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

刻爲足以蘼剔姦蠹出是自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挾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征歛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羸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尚功致治之初尚文皆有

經世之達猷泰運既開承平既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尚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而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始其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龎安集之思厥後生子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卹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戇而疏於奸民是長其傑驁之氣也吏治搏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實日啟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誠使爲人君者懍兢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休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尚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訟獄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眾豐財有包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于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

災祥

呂東萊先生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者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人之出爲嘉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爲大異而彗孛飛流黿孽牛禍之異次之。

白樂天曰王者之瑞在乎天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民安賦役輕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用不肖者黜聲教日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之謂嘉瑞王者之妖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雨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稔百蟲不藏徭役煩征賦重干戈動刑獄作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缺怨讟日生此之謂咎徵此之謂妖孽。至若星辰雲露之祥鳥獸草木之怪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

於陶鈞信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是故王者惟內省其身外勤其政自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能立道之能行雖有瑣瑣之妖不足懼也

呂新吾先生曰有國家者當知眞正祥瑞眞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清寧和氣薰蒸而祥瑞生焉即無祥瑞何害其爲至治哉若亂世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爲妖殿生玉芝未必爲瑞所以聖君不懼災異不喜祥瑞盡吾自修之道而已不然後世祥瑞之生豈出二帝三王上哉。

羅羅山先生曰天下之亂天使之與抑人自名之與曰人

召之也天人之氣一也往來呼吸息息相關斯人之悲懽所戚無一不與之流通民之氣和天地之氣亦和民之氣戾天地之氣亦戾災變之起固皆人之所自致者。是故暴君之於天下也仁義不施禮知日喪暴斂橫征之政作其民窮窮則其氣餒嚴刑峻法之政作其民怨怨則其氣鬱窮兵遠戍之政作其民勞勞則其氣痿祟奸害良之政作其民憤憤則其氣厲咨嗟痛憾上干天和疵癘迭起妖孼並見水旱之後寇盜乘之其積之也有漸故其發之也莫可遏耳夫天豈遽禍乎人哉必先示之以氛祲警之以災異使其自懼以贖既往之愆天變不足畏則人禍因之而至矣降之百殃亦蒼蒼者之所不得已也書曰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羅羅山先生曰至誠之世日月光華卿雲糺縵瑞則呈於天矣山不童赭川不涸竭瑞則彰於地矣賢哲挺生英才世出瑞則鍾於人矣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瑞則昭於禽獸矣五穀豐穰林囿暢茂瑞則顯於草木矣鳳凰怡麒麟至蓂莢生河圖出是皆人事之調理召天地之麻嘉靈秀之氣因之而昭其盛。蓋天地之氣本順也不亂其常則其命自凝矣天地之氣本和也不干其化則其祥自集矣建極錫福休徵畢至天道之常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特遇災而能懼災異未必不吉遇祥而自恃祥瑞未必不凶天休既至宜愼所以應之耳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氣數

羅羅山先生曰今夫天有氣數之天有義理之天氣數之天人爲旣者也義理之天天由人定者也古今來國家之盛衰時代之隆替旋而剝旋而復雖曰天命未始不由仁主以開之暴主以壞之唐虞而上無論已洪水氾濫下民昏墊舜禹建極地平天成夏王有罪矯誣上天湯若天命兆民允殖商受無道穢德彰聞鉅橋發粟敵克年豐一剝之餘復之遂極其復也一姓肇興欽崇天道仁育義正陰陽調和天地之氣因之而大順焉降及後世七國角雄秦火莔熾漢高大度不能反制度於三代吳魏爭命兩晉繼統五胡亂華南北嗜殺太宗英明不能振倫紀之大綱五

季迭興弒逆相尋藝祖繼之天下承平陳橋返旆五代之餘風未殄也遼金繼起元綱不振明祖征之寇盜悉平二黨坐誅宇宙之殺運未盡也剝則極其剝復猶未甚復也數代迭興。世際小康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天地之氣因之而未和焉二帝三王天地之肖子也正已物正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漢唐宋明乘亂成功守父之業而不能繼其志者也除暴息兵亦天之所眷也桀紂秦隋六朝五季天地之不才子也亂法虐民不移時而遂亡者也是天乎是人乎興者天之所興人自興之乎喪者天之所喪人自喪之乎鑑古觀今固自有彰明較著者。然則唐虞三代之盛其終可復致乎曰可有古今者氣運也無古今者理也上帝

降命厥性靡異古亦斯人今亦斯人惟今人之德日喪則古人之治莫復書一人逆理則百官逆百官逆萬民莫不逆戾氣日彰世運乃降一人順理則百官順百官順萬民莫不順大和日溢世運乃復旋乾轉坤亦在人之自為耳後世之君德如二帝三王之德政如二帝三王之政而不能復其治則可諉之於氣數也其德其政不能如二帝三王徒曰古時之氣運不可復於今日誣天乎誣人乎誣天之不足以佑人乎誣人之不足以助天乎至誠建極誕膺天命是足調兩間之元氣挽宇宙之運會

謹案古今之論治亂者多諉之於氣數謂天之氣有盛衰數有長短天下因有治亂不知治亂由人非天之氣數也堯峻德而時雍舜罔愆而風動固矣夏商周之治也由禹湯文武之聖明其亂也由桀紂幽厲之昏淫漢唐宋明之治也由高祖太宗藝祖明祖之英武其亂也由桓靈德僖徽欽神武之怠荒夏四百年商六百祀周八百載者三王深仁厚澤淪人肌膚秦隋二世而亡者政煬暴虐痛入骨髓四百年之漢孝文之恭儉致之三百年之唐貞觀之治道成之宋十八傳明十七世雍熙洪武宏治培養之功若治亂果天之氣數則好生之天胡為喪亂使人顛覆流離傷殘慘戮至仁者反至不仁耶安得不由乎人哉。論者又謂治亂固由乎人而人乃天之所生氣數將治則生賢哲氣數將亂則生不肖。不

知治亂無氣數生人亦無氣數天無時不生賢哲無時不生不肖堯舜朱均産同氣也湯武桀紂鍾一時也治世亦有奸邪亂世尤多豪傑猶地無時不生棟梁無時不生樗櫪在人用之何如耳為巨室而求棟梁何巨室之不可為治天下而傳賢哲何天下之不長治人事盡則天不違其功人事未盡天亦不任其咎故聖賢祇論人事而淺見薄識但言氣數。果如其說則必明新至善而天下治不明新至善而天下亦治不明新至善而天下亂明新至善而天下亦亂然後可也而易何以曰有命无咎疇離祉書何以曰德惟治否德亂孟子何以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率天下之人安於怠惰習

於　朕躬不修政教以致人心離叛寇盜蜂起而喪其家國者皆此諉於氣數之說階之厲耳。論者又謂日月有盈昃寒暑有往來歲序有閏小、霜雪有不時、水旱之爲災非天之氣數與、天有氣數、則治亂安可謂非氣數。不知日爲純陽東球日昃而照西球、西球日昃而照東球、月半明半晦、明極而消之以晦、晦極而息之以明、有寒暑而百物成、有閏小而四序和、天之治道也、非天之亂政也、至霜雪不時水旱爲災、不敢謂天遣以告人主亦不敢謂利氣致祥、乖氣致異、而災異者實天之戾氣所生、是故治世不能無天災、亂世未必皆天災、堯舜在上雖有天災而長治、桀紂在上縱無天災而必亂、安可

謂治亂之爲氣數。開嘗反覆思之、治亂之爲氣數、抑非無說、自古創業之主、勵精圖治、旰食宵衣、櫛風沐雨、簡賢能以居庶位、開言路以收羣策、除苛政以得人心、一政未安、必爲更之、一方未靖、必爲平之、精神愈用而愈生、務使四海底定、咸沾樂利、而後其心稍安、志氣之盛宜其治也。嗣君親炙艱難、飫聞訓告、不敢逸樂、第天下無事、而其氣亦漸衰、至於嗣孫、未識乃祖憂勤、忽承大統、驕侈頓生、縱欲無厭、棄老成、任宵小、由是國是日非、志氣日弛、宜其亂也、猶之耕鑿之家、無擔石之儲、其父艱苦作食、銖積寸累、耗畢生之精氣、以至豐盛、其子隨父、雖半世辛苦、已半世安閒、至其孫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衣錦繡、食珍饈、悅聲色、喜諛佞、好便安、心惰神弛、足痿手輭、不涉田園、罔計出入、至家產蕩盡而不覺蓋富已三代鮮不貧者、治已三代鮮不亂者、無他、昧持盈保泰之道也、然則氣數之得失、實在人而不在天、此大舜所以有耄期倦勤、不怠敬修之傳、召公所以有王疾敬德、祈天永命之誥歟。且夫天之氣運、至誠無息、何分盛衰、天之曆數、元會無窮、何辨長短、元亨利貞、循環而不已也、仁義禮智、賢愚所同得也、人民庶物、生生而不息也、至道彌綸、有條不紊、至理流行、亘古如一、風俗之頹壞也、必爲挽回天之氣數、固爭正也、未嘗頹壞、何挽回之稱、人心之斲喪也、當爲培補天之氣數、本元善

也、未嘗斲喪、何培補之有、循之則國盛、違之則國衰、守之則祚長、亡之則祚短、是故同一天造地設之天下、聖主治之而蕩平、賢主治之而乂安、英主治之而雜霸、庸主治之而紛擾、暴主治之而決裂、昏主治之而傾覆、朝是聖王則治、乎夕非聖王則喪亂、此有聖王則治安、彼無聖王則亂生、猶之同一膏腴之田也、良農耕之則有秋、惰農耕之則鮮穫、同一聖賢之書也、良士誦之則上達、俗士誦之則下流、豈田與書之有氣數、在耕讀者之良與不良、而一治一亂耳。是故聖人法天出治、道之以德、禮官之以俊乂、布之以仁政、明之以賞罰、恵其寃也持之以乾健、懼其衰也、懍之以敬慎、其要在官天下、而

不家天下聖聖相傳何天下之不久安長治而猥誣氣數哉。

大一統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孤寡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

謹案今夫運會之昌隆寰宇之治安可爲前途賀者天下有大一統之局焉說者謂中處溫帶之下稟中和之氣聖帝明王至聖大賢道德冠天下東半球之望國美

守華盛頓之令緒示天下以公治尚正大不貪土地西半球之善國至於日舊然維新威震東方俄鯨吞西北德虎踞東西英鷹瞵西南法蠶食小邦奥斯馬又崛起歐中他如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埃及巴西奥斯達諸國不務修德專以强淩弱以眾暴寡紛紛擾擾無異春秋戰國無識者倡會結羣亦思起而割據非大一統之局面乃瓜分之世界不知亂之極者治之兆危之至者安之源散之最者合之鉅不然則天下之禍寧有止境斯民之糜爛有孑遺無是事也雖古今來一大變局正天壤間一大轉機約指大勢則有五焉。以輿地言之古者中國祗有九州漢武帝始開西域元世祖初踰葱嶺

何知有歐洲何知有非洲而何論乎澳洲又何論乎美洲。今則東半球總約二億七千萬方里西半球總約一億二千二百三十萬方里綏斯灣之土股既鑿拿那馬之運河又開鐵路電線密如蛛網水則航路皆通陸則火車盡達三閱月可環繞地球一週無風濤險阻之慮也無關山難阻之虞也則輿地之開通決其有大一統之局者其勢一。以人民言之古者異服有察異言有禁安土重遷老死不出其鄉里遐邇因之不合。今則東文西文童稚皆曉華服洋服中外畧同華人之傭工歐美者不可計算傭工非澳者不可計算西人之爲商華地者亦不可計算出使無間寒暑觀光時來上國婚媾相

親友朋共處黃白赤黑紫銅各種轉瞬幾無分別則人民之交接決其有大一統之局者其勢二。以言夫政事又知有大一統之局焉古者風氣未開鄰異俗國異政事迹迥不相侔天下因之分離。顧除專制之弊者莫如憲法今天下半爲設立通上下之情者莫如議院今天下多已舉行治道始於治鄉官常失之重複當世悉立鄉官而汰冗員開言路省虛文行實政有事隨見概禁跪叩君與臣親官與民親天下皆大同而小異則政事之相合決其有大一統之局者其勢三。若論夫邦國更知有大一統之局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秦漢至今合數萬里爲一國德合三國爲一國奥與日

耳曼合二國爲一國美合二十五邦爲一國英併印度俄併西伯利非澳二洲與美北境爲諸大國之屬地昔爲數萬國者移時而爲數千國又移時而爲數百國更移時而爲數十國環顧天下稱雄者僅數大國安見數大國移時而不爲一國者則邦國之兼併決其有大一統之局者其勢四至思夫聖君愈知有大一統之局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漢祖起而戡定中原隋室傾頹巨寇繇生唐宗起而永清四海元綱不振羣雄搆釁明祖起而混一區宇顧今天運宏開地球盡闢列强競出非歷代寇盜之可比豈器小者之所能駕馭至其所以鴞張不靖者天意欲啟乎眞王則必有德侔天地才奠乾

坤上爲天心之所眷顧下爲民生之所倚賴者出以總統乎大地則聖君之必作決其有大一統之局者其勢五說者復謂天下有大一統之盛世必需有治大一統之善道否則難保其爲大一統而大一統非一國之易治也非一洲之易治也問嘗遨遊列國縱覽六洲覽國之時形喪亂者無治一國之善道洲之時見亂離者無治一洲之善道一國一洲之治尚無其善道而況大一統之治又豈有其善道不知治大一統之道無異於治一洲之道並無異於治一國之道不明治道者卽一國一洲殊不易治深明治道者雖大一統亦不難治是故治天下有至善之道一時不得而易者萬世皆不得而

易偏安不得而易者大統尤不得而易約舉大綱亦有五焉古今之治皆由於君之賢古今之亂皆由於君之不賢而賢否之原因繫於官天下與家天下失於大禹之一人堯舜揖讓放勳重華大禹傳子禍亂迭起善夫華盛頓之言曰唯宿德重望者可代天統治若夫帝王世襲不問賢愚是私天下也非某所知先王立帝位以居賢德使操大柄以乂安乎天下公器也而私據之則昏庸之主出簒奪之惡生征誅之局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秦改封建爲郡縣而不改傳子宜乎二世而亂亡顧欲其常治而不亂非官天下以位傳賢則不可王者篤生不偶簡在帝心受大一統之命行大一統之事

祇爲天下計安全不爲子孫圖富貴天下爲公如堯舜華盛頓妙選出類拔萃蓋世之人歷試諸艱詢謀僉同廣開議院爲天下人民之所愛戴者則可爲民主俾君主乎天下傳以大寶倦勤遜位否則合衆院而議之豈不賢者之所得而闇干況大一統非不賢者之所能勝其任亦非不賢者之所欲勝其任必賢者具經天緯地之才體乾父坤母之志存民胞物與之心始願肩此大任是故治大一統之道莫善於傳賢舍傳賢別無善法此法一倡聖聖相傳則心無不公人無不賢政無不善何大一統之不久安長治故傳賢爲大一統之主腦者其綱一帝王之圖治莫先於養民民爲邦本食爲民天

小民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置衣則寒飢寒交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三王制井田以養蒸黎天下之田盡歸於官天下之民限以授田民生則有田畝之耕耘無所買亦無所賣不敢惰亦不敢侈百室所以共臻於盈止此三代之賢君小人利其利沒世不能忘也。自三王太公之制廢而兼併之禍興汚吏貪胥以廣田畝愚民刻薄以併膏腴君鮮爲虐於百姓富多爲害於貧民且田連阡陌驕奢淫泆無惡不爲壞朝廷之法紀者兼耗天下之財賄貧者家無立錐樂歲凶年啼飢號寒苟可以救死延生何所不忍苟可以智取力獲何所不爲以故乖離起慳貪生詐僞出攘奪行民生之不聊起而思亂皆由田產之盡入於富室使之然耳顧欲其遂生非興公田則不可。王者重民衣食當大一統之初必制民之產倣井田遺意變私田爲公田繪圖編號分田爲三等上稅什二中什一五下稅什一土地山林一切歸公價值千緡者稅五十緡值百緡者稅五緡鄉正主佃佃隨民力宜少不宜多民皆有土田之可耕衰老退佃怠惰另佃不佃者無所得食彼不能爲士與工商之徒可盡驅而歸之農游手民而土著眾地力盡而物產豐庶幾家給人足共安康衢之天王貪汚驕侈爲富不仁之事可以不禁自止而世慶[illegible]是故大一統養民之道莫妙於公田舍公田別[illegible]衞藏

公田爲大一統之基址者其綱一帝王之治理莫要於教民末世專以簿書期會爲治國之方置教化於不款於是愚者流於頑梗智者習爲姦宄至犯上作亂始嚴刑以罪之興兵以勦之豈計之得哉然教亦有辨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中庸言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教之格致誠正教之修齊治平庸言庸行盡美盡善從之則吉違之則凶此孔門之教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世不能改也自孔聖至中之教不明而俗異之學彰工詞章者昧體用尙元渺者棄倫理甚至倡自由實爲倡亂率上帝不奉君親知有利不知有義明於邪不明於正人心不古世乏良材害家凶國由庠序之不謹階之厲耳顧欲其復性非遵聖教則不可。王者建極綏猷令大一統之地多設學校分家學鄉學縣學省學大學黜非教而崇聖教舉明德新民在止至善之道編輯成書分門別類法戒宣明頒諸學堂選學養兼優之師別其大小以掌天下之教擇士入學必有大志與有正氣聰敏者教以普通愚鈍者教以專門切實講求由本而末由知而行不率教者責學農工以學問之精粗隨大比而陞遷凡是人材迭起抱內聖外王之學有居仁由義之行至於編氓教以孝弟力田謹身節用婦女教以德言容功而風淸俗美則大一統教人之道莫良於聖教舍聖教別無良策故聖教爲大一統之心腹者其綱

三知人者御世之大經虞廷之致治也舜簡二十二人因材器使各專其事終身任之三德有家六德有邦三載考績庶績咸熙人君欲致天下於隆平其要無他在於知人而已。叔季之主無知人之明者其失多端尤莫如開捐納而奸庸並進與科舉而天民難得拘資格而賢否不分密文法謹迴避而才能莫展胥吏爲奸吏部謬爲銓選官歷視同傳舍興利無人爲弊則有顧瞻當世官立如林宜可以治平矣而內患時生外侮頻作無一甯歲者毋乃知人之未至與王者撫大一統官制之建內設三公六部外分省治祇設方伯牧令佾貳判令置曹鄉有長族有正於是選於學校舉於鄉閭薦於百

寮主以議員敷納以言明試以功以光明正大者爲公輔以深明物産者治農工以廉靜綜核者司會計以道明德立者掌教化以平恕明允者治訟獄以智勇深沉者典兵戎以有守有爲者爲方伯以仁民愛物者爲牧令條列乎治道勅令其奉行專其委任久其職位簡節疏目仕近地辟寮屬職以類陞異許超遷分遣公直巡察天下據籍問治功則有賞罪則必誅吏治自清是故一人總統於上知人善任百爾臣工分治於下同寅協恭庶大一統可垂拱而治則知人爲大一統之經綸者其綱四。敬德者宰世之大本中天之大治也峻德明而黎民於變德罔愆而四夷來王德善政而府事修和典以欽始謨以欽終聖神文武皇天眷命爲天下君人君爲天民之主仰以動天俯以慰民含德將何以哉後世之君以逸欲滅厥德貪聲色逞口腹好華侈喜末藝樂遊畋戕賊乎先親傷殘乎同氣優容乎外戚小人樂於昵比老成喜於狎侮政事甘於怠荒橫征暴斂以致富嚴刑峻法以立威窮兵黷武以示强縱一已之嗜好以殘害於萬方百姓四海困窮天祿永絕此弗敬厥德爲不賢之君自夏啟而後歷代皆有喪其國者猶小亡其民者實多可哀也已王者撫大一統欲於大洋求澄清先於皇躬端化理德之在身者務正大之學存仁厚之心言有物動有法式如玉式如金德之在家者思隆孝

養望肅宮闈誼篤宗藩慎乃儉德土木不興玩好必絕勤於政事延羣臣以訪得失親萬幾而求治安撫民以寬敦好生之志行不忍之政刑以弼教不失刑亦不濫刑兵以戢暴昭聖武而不黷武內則主一無適外則整齊嚴肅而德無不敬尤必用賢才以廣德政崇聖教以明道德與公田以普德澤庶德合天地可謂大一統之賢君世主每輕德而重術不知術可以絡人心而不足以服人心多尙力而薄德不知力可以威天下而不足以化天下德則上帝之所賦畀下民之所同好德日新萬邦惟懷敬日躋九圍命式則敬德爲大一統之本源者其綱五且夫天之大也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統於上帝地之大也共二千六百萬萬立方英里統
於北亟人生天地之中安可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而不
統於一尊統於一則瀛寰之民皆赤子而瞿粟毒害之
物所必除其保護民生者無限率土之濱皆臣服而槍
礮猛烈之器無所用其保全民命者無窮歲時月日共
奉一王之正朔律度量衡共守一王之定法同軌同文
何繙何譯稅出稅入無重無輕不大一統則百弊叢生
能大一統則萬善可舉是故聖明首出統御全球都建
天中向明而治秉太極之理行至中之道上順天心下
察地理修身心以興民行敦倫紀以正民德選賢能以
列庶位端學術以造人材垂閫範以赦內則開源節流

以足衣食通商惠工以阜財用五穀和牲六樂和情治
臻刑措兵不待覲巍巍蕩蕩薄遠豕夜郎之奇大卑富
國強兵之圖謀商戰學戰稱雄稱豪相欺相詐相殘相
賊相兼相併已失其良世受其害天地為之失位萬物
為之失育而河山莫見其永保罪孽常昭於天壤耗一
生之心血貽千古之譏誚果何益之有至矣哉教莫善
於孔孟聖賢聚集講明大道仁至義盡萬世之師表大
矣哉治莫隆於堯舜明良會合喜起一堂地平天成萬
世所永賴教師鄒魯治法唐虞合六洲為一統並前聖
於大朝履中蹈和孔孟之教於以大昌唐虞之治於以
復見運會昌隆寰宇治安聖聖相傳萬年有道猗歟休
哉猗歟休哉